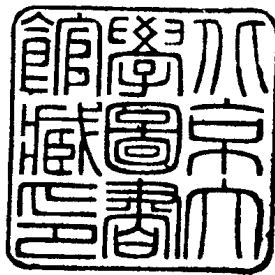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二冊目次

楚詩紀二十二卷

〔清〕廖元度輯
清乾隆十八年際恆堂刻本

..... 一

燕臺文選初集八卷補遺一卷

〔清〕田茂遇輯 喬鉢增輯
清順治十三年李蕃玉刻本

..... 二五七

遼中書牘二卷

〔明〕熊廷弼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

..... 六二九

楚詩紀二十二卷

〔清〕廖元度輯

清乾隆十八年際恆堂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序

詩非史也史以記事詩以言



情然情之所周事亦備焉則

詩猶夫史也廖氏大隱已

歷代楚詩為楚風補矣而於

時賢之咏則分勒厥函名曰

楚詩紀

序

楚詩紀是豈不知紀之為史

例耶其意蓋謂陳詩觀風先

王之典方今

天子訓方輶軒

命采正當其會草茅下士歌詠太

平亦惟是類此國之情寓此

序

楚詩紀

序

大同之盛

暨訖之遙非有高奇壯濶極

顯窮幽博涉旁通之致騁厥

情於荆潭南北之間何以博

峻增吞浩蕩燦殊光於鵷尾

幻譎怪於蛟宮使梗楠竹箭

不得而稱其材金錫丹砂不
得而當其實耶且夫情之渺
忽于作者之胸人世滄桑所
不能名其變也方其在感窈
繇憑心或已失其江山之助
及發而有言呻吟繼之又復

楚詩紀

序

三

依違於獺祭而忘其本矯揉
於鬼語而失其真此詩愈工
情愈偽事愈離古今詩人通
患也而廖氏乃以以百家之
詞該三楚之故是其所望此
都之人者甚厚所律此邦之

詩也其甚嚴矣昔大序論文
風曰發乎情止乎禮義禮義
者即一國之事之謂也情發
而以禮義為心言情而以國
事為歸意將毋同歟予故因
坊人之請為推廖氏之意而

楚詩紀

序

四

申其說并告攝管諸賢果能
禮義為宗揚德廣於泳思保
深仁於蔽芾將教化所係歌
詠傳焉采貢

土朝

光乎簡帙彼廖氏之紀雖不
敢自附於陳詩而事備以情

葩而能正則固洋，大國之
風詩也猶史而仍紀史也
乾隆十八年歲在癸酉秋九
月湖廣湖南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布政使紀錄八次天津
周人驥蓮峰甫撰

楚詩紀

序

五



序

楚子家三世宦遊地先大父主
庚子鄉試其時重湖南北全轄
也因洞庭波濤之險奏請分闈
先君亦由武昌觀察晉蜀臬而
予今忝為長沙守與江華從父
適同時先是予武昌從祖激浦

楚詩紀

序

一

從父前後仕楚幾二十年夫古
之君子出守一方則必於其一
方之山川人物習俗周知其美
惡然後可以達於政而有為自
予髫壯時既聞先人誦說楚風
已悉梗概茲奉

天子命歷重湖而南適守上將昔之

所聞今之所見將毋有同者又何幸博徵文獻而有廖氏楚詩紀一帙存也本書踵楚風補紀之起順治乙酉訖康熙癸酉凡前此數十年山川之真麗人物之嬉泰習俗之淳良皆於一歌一詠見焉伏惟我

朝廓清天宇遠近同風楚南服也疇行瑰異之士思覲耿光制科初開熊劉二君子哀然舉首嗣是而黻休明登薦紳者先後輝映雖其顯晦不齊亦或有窮苦閑塞之音自嗟卑老而烟雲泉石中得與友朋文酒相慰勞一

時野人女子方外雜流又多抒幽緒助群籟者人生此數十年間如陽初暎如春初馥不識不知歌詠

力泚泚乎治世之音集所紀者可覆誦也然予猶恨天下不皆為是書使各志一方之勝抑猶恨

是書所紀終廖氏見聞止耳今之楚猶昔之楚也大湖南北仍統於制府聲教之浹洽師友之淵源將有進於是珍文獻之傳者其復繼廖氏之業乎哉昔予司農從祖經楚中詩云大造緣動靜山水有恒德古之登臨人

于茲見所得讀斯集者誠津津
乎見所得矣抑獨不知楚之人
於予家屢世宦遊之地其民間
歌謠士林絃誦者果若何而予
則有不容已於楚者故於是書
亟表而布之

特授中憲大夫知湖南長沙府事河

集詩紀

序

四

南呂肅高南村氏撰



楚詩紀目錄

一卷

胡江

錄十

毛一駿

錄一

程正揆

錄五

趙開心

錄十

袁彭年

錄二

劉有光

錄六

二卷

胡爾登

錄十

段陽蒸

錄一

王士乾

錄一

王岱

錄六

沈會霖

錄九

李璩

錄三

江有溶

錄十

胡統虞

錄二

三卷

楚詩紀

目錄

劉學國

錄五

嚴正矩

錄十

奚祿詒

錄三

周應遇

錄十

關士登

錄十

汪樾

錄一

陳聯璧

錄十

胡泰徵

錄一

胡獻徵

錄三

李春江

錄八

向兆麟

錄二

歐陽暹

錄三

李呈王

錄一

田霽霖

錄二

田既霖

錄二

田甘霖

錄一

田舜年

錄三

四卷

趙而鼎

錄二

王戩

錄九

胡念祖

錄四

屠應守

錄三

程絃時

錄八

林瑾

錄二

李世格

錄八

趙而祚

錄二

章成賢

錄一

龍孔然

錄二

程封

錄七

五卷

項始震

錄十

古通今

錄一

譚鳳祥

錄一

朱承煜

錄二

劉子壯

錄五

熊伯龍

錄五

張三異

錄六

沈倫

錄一

程倣朱

錄一

曹木榮

錄一

楚詩紀

目錄

顧如華

錄七

盧紘

錄八

鄒山

錄二

黃倫

錄一

李國寧

錄一

劉懋發

錄十

陳瑛

錄九

六卷

高思忠

錄二

尹惟日

錄七

劉臨孫

錄二

黃秉坤

錄三

李昌祚

錄十

陳維國

錄二

黃鈞

錄九

李何焯

錄三

龍德溥

錄一

黃鈞

錄二

闕闡

錄一

劉昌臣

錄二

楊繼經錄十

七卷

堵巖錄一

李震生錄八

胡在恪錄二

王澤弘錄十

夏琮錄一

楊兆傑錄二

朱寶璐錄一

徐子有錄一

許長庚錄一

蕭企昭錄二

王吉人錄二

譚篆錄十五

汪以淳錄二

陳肇昌錄二

莫與先錄一

石鯨錄十

江殷道錄三

龍賜慶錄一

楚詩紀
目錄

八卷

吳升東錄四

姚締虞錄一

葉封錄十

楊柱朝錄四

沈可遷錄一

楊州彥錄五

王追嘏錄二

唐世徵錄二

黃佳色錄一

楊佐國錄十

九卷

羅人琮錄二

鄭之誥錄一

汪特昌錄三

蔣本生錄三

白鼎亂錄二

車地育錄五

吳李芳錄二

周士皇錄四

徐則論錄二

王瓊錄七

陳憲道錄二

方來錄一

周之麟錄一

十卷

李嗣泌錄一

戴縱錄一

姚繩虞錄一

胡彥頴錄二

詹士懿錄七

胡之太錄十

熊正笏錄五

米舫錄一

黃正堅錄八

吳應庚錄二

熊開楚錄一

宋敏求錄一

楚詩紀
目錄

十一卷

汪垂錄五

許之豫錄七

金德嘉錄五

胡作梅錄二

羅俊錄三

張佳晟錄六

簡能錄十

張希良錄四

十二卷

陳鵬年錄二

夏文毓錄十

徐芳錄十

孫錫蕃錄二

李中素錄二

廖燧錄二

田浹霖錄一

蕭貞明錄一

譚籍錄二

李旭白錄一

游本厚	錄二	陳醇	錄一
詹大衡	錄十	金先聲	錄六
周和溥	錄九	李以簪	錄三
蔡合天	錄七		
十三卷			
楊金聲	錄八	官撫邦	錄六
吳嘉驥	錄三	駱化麟	錄十
楊起雲	錄八	劉倅	錄一
詹大衡	錄五	黃玉鉉	錄六
羅弘備	錄十		錄八
楚詩紀			
十四卷		唐懋	錄一
高騫	錄四	羅世珍	錄二
戴祁	錄二	朱士尊	錄二
劉效曾	錄四	李可滅	錄二
鄭師濂	錄一	范秉秀	錄二
左史	錄六		
十五卷			
舒逢吉	錄一	袁坦	錄一
于公胤	錄三	林之華	錄一
王承時	錄四	朱日濟	錄一
趙見心	錄一	閔開	錄四

楊旦	錄二	羅賢	錄一
余國樞	錄十	馮俞昌	錄二
耿宗頊	錄三	蔣大年	錄一
唐時鄰	錄四	王鳴琦	錄二
羅有望	錄二	李懋極	錄一
蕭廣昭	錄二	黎正經	錄二
尹士潮	錄一	周敬先	錄一
嚴以立	錄二	余光晃	錄一
梁山金	錄二	李必昇	錄一
柳天生	錄九	龍際時	錄一
十六卷			
楚詩紀		歐大一	錄一
王如琮	錄三	羅天經	錄九
徐昌夏	錄一	胡紹安	錄三
車萬有	錄四	易用九	錄一
金德崇	錄二	徐雲彰	錄三
易明生	錄一	葛世封	錄二
陳之駟	錄三	趙又昂	錄五
張世謙	錄一	劉定基	錄二
王敬	錄一	朱萬仰	錄六
李一生	錄三	張琛光	錄一
程學瀛	錄一	胡夢葵	錄三
易宗洛	錄三		

謝天堦 錄三

汪璽 錄一

汪際美 錄一

歐陽文燭 錄二

陳士望 錄三

十七卷

羅天緯 錄三

朱萬錫 錄一

劉世坡 錄二

曹大聲 錄一

王銓臣 錄五

易最 錄二

米元偶 錄十

劉自挺 錄六

趙而愷 錄二

易畫 錄一

舒峻極 錄八

劉起光 錄六

廖同文 錄一

姚發祥 錄一

楚詩記

目錄

歷恒堂

夏嘉瑞 錄十

郭勸 錄八

唐時淵 錄五

楊升 錄五

袁奐 錄十

石嶠森 錄五

洪謀嘉 錄二

王祚隆 錄五

朱綸 錄五

易貞吉 錄三

劉授易 錄五

廖元儀 錄二

十八卷

瞿謙 錄一

朱快先 錄三

易穎麟 錄八

劉如璵 錄五

胡昂 錄四

陳公祿 錄九

楊瑛 錄十

鄒章周 錄四

歐大生 錄三

李宗仙 錄一

胡率祖 錄一

姜洪紀 錄十

李士林 錄二

孫祺鼎 錄一

王造周 錄四

張有孚 錄一

彭述誥 錄二

周日永 錄二

吳泰 錄一

劉翼孫 錄一

吳珙玉 錄一

郭維寰 錄二

夏國璜 錄一

朱昌時 錄一

陳堯登 錄五

劉誠 錄三

袁孔圭 錄十

汪野 錄一

談若人 錄一

劉白璧 錄二

楚詩紀

目錄

八

歷恒堂

楊州儒 錄三

周恂 錄二

劉如綸 錄四

金簡 錄三

吳開運 錄一

杜國柱 錄二

陳範 錄二

李春辰 錄一

劉銓 錄二

鄒定周 錄一

十九卷

闕允命 錄六

何履仕 錄三

萬引年 錄八

向在江 錄二

夏熙臣 錄一

杜世捷 錄一

游士鳳 錄二

蔡驥德 錄七

吳之鼎 錄二

朱載震 錄二

程正華	錄十八	趙而方	錄四
曹大慶	錄一	樊維師	錄一
向維時	錄一	龍兒	錄二
二十卷			
李以篤	錄三	王天翼	錄十
羅衆有	錄八	周敬溥	錄二
黃道開	錄二	易兆義	錄二
程正興	錄十	顧景星	錄六
葉道復	錄一	李必果	錄五
沈宜	錄一	周詵	錄二
毛士登	錄一	田慶年	錄二
孟乾德	錄二	王追騷	錄二
花湛露	錄三	龔仲文	錄十
二十一卷			
向古	錄二	魏閔	錄三
杜界	錄八	周維壘	錄一
甘調陽	錄一	曹之瑛	錄八
吳開治	錄二	張應宿	錄一
陳錫	錄一	張希聖	錄一
高登雲	錄二	何操敬	錄四
游	錄一	楊構	錄二
曾若洛	錄一	王逢奇	錄一

黃映秋	錄三	岳東瞻	錄一
彭旋齡	錄一	彭焱	錄三
龍鑰	錄一	余經	錄一
郭之都	錄一	周良會	錄一
胡士璘	錄二	吳江清	錄一
吳希舜	錄一	王文煥	錄五
徐尊顯	錄一	陳錫祐	錄一
康霖孫	錄一	卜馬炳	錄四
卜馬燧	錄二	夏光沅	錄一
王蘭若	錄一	廖朝魁	錄一
杜小英	錄九	失名	二
二十二卷			
彭令	錄一	釋續燈	錄九
釋德惺	錄九	釋旋僊	錄二
釋旋機	錄一	釋智彥	錄三
釋本開	錄二	釋智音	錄一
釋本喬	錄六	釋智根	錄九
釋興源	錄七	釋智安	錄二
釋智考	錄三	釋智旦	錄五
釋智度	錄四	釋起乘	錄三
釋本雲	錄五	釋行微	錄一
釋良矩	錄二	釋湛梁	錄四

釋智端	錄三	釋超本	錄
釋圓應	錄一	釋明宣	錄七
釋無爲	錄一	釋海聰	錄一
釋琛大	錄十	釋智韜	錄四
釋文惺	錄二	釋來源	錄四
釋性熙	錄一	釋弘度	錄一
釋願輝	錄一	釋行燈	錄一
釋無異	錄四	釋行徹	錄一

目錄終

近詩紀卷之一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胡曰宇山公孝感人前成展進士官給
國朝起授揚州兵備道

賓州中秋同蔣容菴其賞張紫芝步月江干、

田將心眼廊搔首對青穹遠無星漢高寒有雁鴻

橫橋流河影隔扇落秋風忽聽鳴笳發滄洲意未窮

唐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一

際恒堂

孟秋過武勝閣

川原分楚豫信宿隔魚鴻被嶺荒烟合迴簾杳隔通

人行紅樹裏犬吠白雲中獨有感音賦含悽語未終

憶亡友
劉青岑

瓜渚中秋夜雨和韻

時解綬候勤瓜洲同僚兄
自鄭姊兄會正甫及爾客

長光吹甯逐橫秋支酒殊難結伴遊囊有萍花寒似

水座無塵尾辯能剩六朝螢艸青燈話一夜焦龍碧

海樓天意只教歸黯淡不才奚止十宜休

端叢乍濺叩清秋莫負良辰爛熳遊天半蛾眉何處

曉夢殘境樹我迴欄紙中濡蠟明光燦研欲侵雲海

歲樓四十五國哀冷遍空餘次京習三休

閒庭歷落井梧秋供有茗香當勝遊曲憶秦娥擊似

泣怨添宋玉韻能稠三千水擊瓊瑤座六一茗葉翡

翠樓多少閨情與客思徘徊星漢意難休

雜感同計圃客限韻六首 錄二

雨艇蘋桃鏡裏翻轉頭欲唱望江南摘詞頗愧讀書

半遠害全迷舉袂三買得青山貧到骨賒纔白墮

還貪風標自昔推賢達學柳無成負魯男

芙蓉宿雨帶朝酣我所思兮湘水南屈指風流誰第

一閒還明月遂成三珠堪易餅聊驅客帖可求羊亦

肯貪自古文人多不偶憐才閑閣甚於男

重九瓜渚分韻九首 錄三

唐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二

際恒堂

陌堤柳色咽新涼翠輦曾過刻漏長九曲遺音空墮

淚七年多難未還鄉烟橫紫陌瓊瑤碎影入黃花爵

玷香恨說重陽風雨近那知今日却重陽

朝騎款段句盈囊指點疎籬草樹荒歌鼎頻燒羣蟹

眼灰冠懶插一莢房琴溪早見魚乘赤團練初驚菊

落黃我欲捫蘿攀玉女藕花如雪倒滄浪

碩驪臺殿鏤朝霜秋老蕪城明月牀晴市頓飛三里

霧火山先乞一車香天麟岫壑存松菊得有烟雲淡

稻梁却憶石樓高晚節無錢買得雪堆莊

助畢答圃客

倦篋題盈行路難衙青門下只憐安雲劉細柳皆長

隔眼秋近一小冠欲賺驚鵲錦袖莫喚歸
雁聞芙蓉吹碎汀天雨白銀菱花帶醉看

送友歸里

因緣不借驚輪袍。惹草休誇銅柱高。世自無才難謝
向人從何處得山。愛深月嫩松爲選。塵染霜銀菊
可憎。短笠眠雲歸未暮。楚山依舊舊吳孫。

西園秋宿

蹀躞青驪響玉珂。一場春夢笑東坡。白蘋影寂輕鷗
少。紅蕖聲乾暮雨多。莫逐砌蛩吟虎魄。恐驚飛電走
龍梭。酒家南董今又開。蒲服新醅菊未莎。

淮城開門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隱恒堂

春風春色罩霞裾。脫却湖城楚客居。高柳如飄垂露
字落花已注絕交書。詩翻海霧開門暗。煉去虬岡池
鉢虛。好事彈琴呼野馬。杜康橋外徧寒樗。

淮郭遊

鼓枻盈盈破浪來。無人識却宴花迴。塗山額抹紅綃
雨水部詩成白雪梅。不盡天邊收遠岫。有懷物外綬
平臺。簫燈自稿春遊曲。靜聽雄風一舉杯。

京口

自京口至秦淮作五首

錄一

自解維揚五斗腰。兩看京口百花朝。獨餘嘯傲船中
散。長負彈通陸士瑤。前門人曉。恨澄一滄野。蠅岸
聲。古十載。料鵲橋。山人醉却無他事。閒賣春愁不販

題

吳園次手卷限韻二首 錄一

風波此日嘆長年。湖海元龍氣自前。筆塚封纔高似
塔。荷筒伏借大如錢。絕交喜得君同廣。欲殺何須我
見憐。莫到商山多事。事梅花閣下一神仙。

夜坐

時再過祁門在來京口黃州白

船。櫺兀自枕高春。無盡幽懷。幽懷。幽色。供夢到三山。飛雪
驚餐餘五粒。種雲松。茶經有注。疑鴻漸客話。方殘得
敬容。九點烟青看未了一枝斜。映綠盤龍。

晚入直指巷

冉冉波光薄夕。睡鷗巷。晃開。隔潮聞。薛衣晚帶千山。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四

隱恒堂

南園若晴堆一塢。雲來是桃源。應逐客人如鮑照。尚
參軍。梅教物色烏紗帽。掉入秦淮已半暈。

毛一駿

字翰如。號槐村。天門人。前庚午孝廉。國
朝考授海鹽令。修學校。造營房。築海塘。所

贈松影上人

雨花猶記踏春行。香挹蘭芽帶雪烹。十四年來悲劫
火。朝昏著裏悟虛盈。道成長老知無我。身現宰官豈
爲名。陸羽亭邊風月在。可能洗鉢共鷗盟。

程正揆

字端伯。號古溪。孝感人。前辛未進士。官廣

西。部侍郎。國朝起爲光祿。少與典試。山右景宜

江南二首

山花臺畔草青青復顯顯不爭桃李妍憐人夢懷抱
春風無逐塵王孫哀以老高樓吹送人憂心在遠道
秦淮河上月洗魄青天滑歌吹畫樓極天醉陰鷗鷺
馬踏石橋摧殘音寒鬼背夾岸朱欄千桃葉春風歇

贈金琴士

處士金勾白帶琴復古心希音譜別獨運世託孤吟
習水南風香箕山秋月陰冷然泊一曲何處著情添

張王汝監臨武試

燕市求良駿鷹揚重列侯勁風開草幕追電響離驅
戟門三山動鉦鳴萬馬收且傳黃石法何事赤松遊

四查二瞻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歲暮邛關客加餐處士家寒江間竹徑古閣落梅花
白眼人堪笑青帘酒亦賒素心欣有托吾自慰天涯

卽事

今日湖光好東風百艸頭青原嘶塞馬白露動沙鷗
心與朝陽遠人同畫苑遊得添桃葉雨更上水明樓

立春前一日雪

孤棹連陰雨三冬始雪天寒多人日後瑞在立春前
沽酒既虛市學農且卜年明朝須減出幸負子猷船

題畫贈石溪和尚四首

詩一石溪武陵人精
詩二王漁洋常與遊

梅席洞庭去長風一葉歸禪心定落木吟思動殘暉
故園人還老荒城鬼亦稀德山見鉢處今昔是耶非

中秋山

客有悲秋意無錢上酒樓烟花六代盡風雨一天
淡溼海棠瘦懷紫竹葉書畫簾搖夜幌多分負銀鈎

失題

閒情不可任一往孤亭行雲非草草石自惺惺
雁寄將來信山留不老青彼吟澤畔者辛苦作騷經

失題七首

錄二

入眼部非是浮塵故自新文繁難溥愛地僻尚留春
浮水謝賓客山花散主人南軒高閣迴正好置閒身
澤國天爲鏡茆亭水作幃老堤千疊浪新柳一溪風
心目容自適陰晴變不同憑虛且飛去何地著漁翁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雨阻二首

風雨任朝夕兒童自笑啼物情各有意天事豈容疑
北海藏微盡西山勝栗悲長江一老子放眼看春瀾
浪息南風競孤帆自渺茫遠沙飛鷺白逆水上蘄黃
杯酒酬殘臘吟詩待夕陽揮戈如有力之子豈遑遑

己酉金陵有黃山之遊卽事

曙色南鄉路明星舊板橋垂條猶娉娉征旆自蕭蕭
壁斷紅山果烟連黑瓦窰因人遠遊覽寧惜馬蹄遙

依韻答井二宗公二首

字相虛東閣文章羅筆增名山藏盛業空谷發長歌
吾道推宗子家乘補習官與君將次台金彭落杯盤

骨力經先代雲霞作後身杯中唯此物山外更無人
閒住足風月就佳動鬼神村帘清聖少清醜不須辭
評蠻

栖隱蓬爲徑浮波水作簾意如爭日月態不入涼炎
著色花爭致非烟雨未霑才華終易盡我意愛君清

江行二首

舟發三江口春歸芳草洲殘碑撐赤壁柔櫓過黃州
帆轉移遙岸鳬輕上逆流風波老世故客興自悠悠
野艇清溪客孤峯太白翁清平三絕調采石一江風
峭壁對今夜寒濤泣古松唐朝幾百載零落酒杯空
遊樓霞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七

隱居堂

生平只負樓霞約一日仙上翠微游脚但隨紅葉
任道心直傍白雲飛忘機魚鳥從他去入世鬢眉到
老非爲憶歸田平子賦薜蘿仍挂最初衣

楊又仁使安南復命過江寧賦贈

使臣還詔日南歸虎賁龍船燕子磯辭命四方原有
體天言一字不曾違職方干羽回王會屬國昆蟲識
漢威賜勞大官分王食宴歌寧有賦無衣

庚戌吳門偶遇曹尚白論筆墨事和二首

錄一

穎君久已不中書何事吾曹欲起予食自班荆同子
木醉如舞劍向專諸才人到老詩無敵貧客隨時興
亦疎歸去白雲今冉冉洞庭原木負樵漁

寄李辰玉

先生問道漢陽居鶴影橫江夢不如清冷定懸遊子
稍風流且傍美人廬一帆陣馬孤明月千里飛鴻雙
鯉魚許割白雲囊寄我順江須下八行書

亂仙稱呂祖贈之四首

錄三

踏破乾坤一醉迴仙人原不住蓬萊歷朝興廢三杯
後萬里風烟一劍開太白江空鯨已去今威雙影鶴
歸來玄亭獨許探奇字人問榮枯我愛才
會許相依卜隱居石頭城下卽吾廬交情獨我忘生
死出世于君絕雙響齊物欲聞天外事願仙也請未
焚書頻來游戲多三城不類相如賦子虛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人

隱居堂

姓字傳留亦漁鰲諸君何必說純陽才人自古多詩
鬼草聖無妨作酒任天上讀書非俗客人間賣卜有
仙郎百年未了文章債語既驚人死更忙

王雉公遇諸河岳我以鱸酒約同西江之行

使君竟欲薄淮陽抗疏文章可續匡歸去買舟惟載
鷗再來岐路豈悲辛屈平芳草豈堪讀張翰秋風鱸
已嘗明月許同江上好此行端不負滕王

看花

溪北溪南花盡開何人搖櫓入溪來先年舊路松三
徑都舍新樽酒一杯白髮漸疎桃葉渡青苔自上雨
花臺獨怪野雲飛不去突然幾片竟成堆

王鈞雲三十

王郎年少列侯爵三十名連十五城巷入烏衣橋墜
尾秋風清響一吹笙

遊棲霞

千佛岩前百草霜傳疑彫鑿自齊梁剝竿何不臺城
立甘露猶聞飯粒香
君笑天台路渺茫遊山無計畫山強何曾隱得仙人
住只誤到郎與阮郎

道溪二首錄一

生看風雲生寂寥許多鶴怨冷漁樵大開東閣延賢
館莫道南山總不消

楚辭紀

卷之一

國朝 尤

際恒堂

寒梅圖

寒林落日亂鳴鴉幾樹清香淡影斜莫向孤山尋舊
夢全身今已是梅花

錢舜舉作瑤池圖乃袁尚寶柳庄家藏物出白

內府者予游白嶽得之尤溪故家其粉色稍
蝕而神彩煥發踴躍非凡之氣翳翳尺幅間
題跋全玩尤深藏所難遺者紀之以詩

瑤池春宴步虛聲畫影婆娑醉眼清亮節自應降王
母不知誰是董雙成

仙人解佩愛餐霞醉醒何須問酒家輕紅五銖衣不
禁手持金勝剪春花

吳興公子學龍眠慣買丹青入畫禪下筆何嫌烟火
氣盡情傾倒向神仙

失題四首錄一

聖寺松風意悄然無人叩壑自周旋隔溪應有漁樵
者為問秦時是漢年

歸舟道人說偈

殺人如草血痕多眨眼回頭一刹那僧帽錢衣都不
著雨花臺下老維摩

一滴曹溪總未乾在家彌勒許同餐團圓共說無生

話好把袈裟作布單

孟冬詞二十首錄八

楚辭紀

卷之一

國朝

尤

際恒堂

孟冬十月奉先壇天子呈牲白玉盤今日景山堪曉
射鏗鏘劍佩促回鑾

鐘鳴鳳閣午門開鼓樂聲闐闐地來萬國車書頌玉

曆一人黼藻上瀛臺

宮雲五色出長楊旌旆風搖日月光馴象兩班乘大

輅官蝦一簇擁諸王

朝衣蜀錦覆羊羔金爪龍鱗海獺毛萬壽山高風色

冷夜來親賜講官袍

名花妃子供金錢一曲清平被管絃射子梨園多入

選不知誰是李龜年

起鵲翡翠羽毛文翠鎖珍禽總不群爭得司空識鷓鴣

語其也解聽顧參軍

中左門前挂寶瓠將軍翠羽坐紅毡紫磨金色提梁

注稽首呼嵩飲醉

朝鮮國進海東青金距黃眸白雪翎左翼曲房遮錦

幕豈知君意在滄浪

南海子應制

王轡乘雲出九天風生蹕電直如絃甲兵十萬翻銀

海齊看君王八寶鞭

贈微師初度六首錄一

雲水千層脚底知草鞋到處落便宜自從參破三玄

要曹洞門前更不疑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七

陸恒堂

過蕪湖關

歸心遠挂白雲邊歲暮江干日悄然一陣飛鴻過北

岸徘徊冷月叫沙田

乙巳江行卽事十三首錄二

草堂三面逐江開歷歷修篁拂澗苔忽憶琵琶亭子

上聲隨月影過橋來

平沙淺水夜波澄帶月移舟傍野營彭澤城邊千仞

石翠微深處一龕燈

漫題二首

寥寥烟樹亂流多涼草山頭冷淡破輪蹄幾間鄰屋

予看人新赴孝廉科

有客訪我山之巔風雲指顧思茫然請上迴廊看烟

天都峯

天都曳杖摘星辰些子烟華世界春清閑盡歸風月

至尚留一半與閑人

贈雲笠上人

將雲作笠意蕭然須是藏身北斗前勘破黃山求寸

土西來不在白雲邊

雜詠六首錄二

大笑千山俱振擢毫五嶽能搖僻境更無塵到酒家

時有加招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三

陸恒堂

世外白雲雞犬人間綠野桑麻消得洞天七日奚勞

惠子五車

趙開心

字材門長沙人前甲戌進士官兵部職方
主事
金都御史曾左都御史有直聲後特
授工部尚書總督倉場卒賜祭葬

聞禁撫軍新修滕王閣遙賦

洪州高閣枕江清閣下蛟龍恣天行沐日浴月生開

闢編惟帝子名元嬰東南巨蹟真奇睹雨棟西山雲

南浦詩賦當年曾幾人秋色欲歸都督府天壤何處

得王郎座客詞人觀堵牆九江三峽彩毫起山水欣

見大文章俄瞻中原飛赤電畫棟朱簾不可見蓬蒿

久沒孺子亭馬矢成懸昌邑蝦蟇公典勅撫西南奇

氣容人見蔚藍妍手巧心百緒舉勝地香名必解
勝王一閣尤奇燦欲看潮汐捲花幔樓居雖未際伯
人人語直在天之半蔡公草創真奇哉物華已教天
寶迴永壺玉宇偶凌覽千門萬牖俱為開十年如此
新南軸大壯相占矐耳目梁棟千秋歸豫章經綸一
代煥雲屋鄙人薄夢制揚州此地滄桑多未修因公
歌頌為公起瓊花臺與昭明樓

建閣

水天相渾處不禁紡輕搖魚鳥知親客晉羅識避橈
幾隨潭影靜神與去帆遙鴈咏無心極清商應玉簫
遊時何常地會心隨命名端鳴山谷籟溪湧竹松聲

華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主

隱居堂

各制造化況因之有別情漫言舟似葦一葉此身輕

立秋約諸公遊荷池集飲

選勝尋花待塵談水添湛淨酒添酣儗借太白仙成
八韵遇桓伊笛弄三風月到來開作主江山相對笑
難堪濟川浮海人憑臆但道行休是指南
溪行何必菱歌女蓮葉相迎勝翠鬟酒力壯來愁欲
減詩腸寬處句難刪得邀風月依人好便覺乾坤於
我閒邱壑渴胸池溢艇臥遊終是負江山

為定九賦新柳堂

定九廣陵人各元龍

揮得春深護墨莊風流濯濯憶張郎繞樹絕勝松三
里連星遮來書一牋擊折不關重客含高吟仍待賦

長揚經年河畔青如舊滄海堪憐幾變桑

和姚若菴冬嘯韵

辭身輕亮且悠然骨帶山林氣帶烟歸思繁迴隨蝶
夢憂懷別種泣啼鵲難將邱曲歌翻雪卻讀離騷懶
問天於況不堪更節候異鄉寥落屢經年
嚴霜披幹尚成團蕭瑟蘋花冷釣磯蘭芷固知當夕
秀尊鮪空白憶秋肥漫云吾道存真是寧謂斯人可
厚非汾汰竹爐晁隱几披裘端合挂柴扉

喜罷織造

蘭卜郊原聽踏歌詔隨春布意如何桑田非復波臣
貢緯恤無憂織女梭新渙綉綸昭日月好持節儉撓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百

山河從今曳地宮衣少四野棧聲軋軋多

贈王山長

衣冠色笑自離奇到處逢人國士知點染依然還面
目昂藏端不負鬚眉衆評虎鼠皆皮相身任飛潛足
羽儀絲竹牙錢聊寄韻無妨揮塵傍摩尼

袁彭年

字述之號特印公安中郎長子前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國朝起復廣

東軒學

禮部取使

若右草

問詩稿

壬辰元日

歲時尚舊歲

偶後依舊曆年身過眼風光跡又陳題句忽驚更甲
子張表猶憶上星辰烟深苑苑三冬迴歲晚鴻音萬
里新歸夢已隨楊信往青山應笑倦遊人

喜門人程周量舉南宮第一

提書萬里下江瀕往事曾驚相馬歎豈是吳平先獲
陸須知奚入定空秦銅駝棘裏花前客烽火城邊劫
外身風度一時推領袖中原文物曲江新

劉有光

原名自舉字壯三牛魚計號鶴齋廣東
人前兩子孝廉南北兩都各籍甚詳
授翰林不就國朝辛亥授沙河令有聲
辰內陞行人未赴卒於家文詩歌真州書
明自機屏與人交不持一物數尤好獎進後
著西遊軒南文行吟挹外紀終風宿抄
南國雜述北註李行世
正公案府諸條行世

雜詩

棗雖甜於棘妄心耐苦不采其實

惟其棘矣雖像適口人不忍饑或忘其手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樂江南

昔自樂江南不知湘水長君本湘江人不問湘水香
妾家小門巷宛轉渡寒塘芙蓉三四里步步有鴛鴦
送君從此去寶馬穿垂楊楊柳絲百尺不繫紫騮韁
只知弄春風吹我玳瑁牀蒙君不記憶述此人意傷
浮雲不蔽日明月入虛廊是君少年時贈作耳邊瑤
君今在何處猶是昔時光烟花不入戶移影出高牆
君亦低頭否此中有故鄉

曉雨行某行爲廖大隱賦

北皇車馬不甚喧紅稠碧委微空谷孤篴魚梁各望
為廖家亭子新移卜巾車最起命涼風春餘墜歡心

述肥有琴有書忘我歸紫覓青非山園綠供給能

盤餐細簪角欄曲盡岳麓就君舍枕覓鄉縣愧國山
川又縱日夜暑猶酷畏雨寒天意於人明倚伏滿厓
微茫待整頓草色黃綠上板築非種歌成佐大風芒
刺自應蒙詠戮連筒引灌方塘流懶向朱門淹酒肉
七月有瓜八月葵榆離慈本滿東籬幽風漢制意煩
碎京者鼓腹老舍怡目今有田不得畊里魁府帖氣
縱橫狗馬角足戀續蜀秦箏鄭袖馳蹄美日食萬錢
無下箸獨餘菜色隘通城不種黍稷種麻菜安能飽
猿鶴沙虫之飛鳴

看家僮縛竹枝作帶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柯怡小築落成

芙蓉青百尺氣勢壓晴簷隙地營雞棚鄰牆出酒帘
渠疏泉入甕松響鶴開簾鼠雀憂難免殘生老白鹽
江園久蕪側過有作
步步數峯在堵衣淒淒綠蕪殘生浮戰鼓塵網許寒蛛
葉下窗疑雨黃涼鷺引雛竹竿秋水上月月拂珊瑚
秋陰寄王山長

一寸心中地容憂竟萬端樹涼蟬命促蟲苦夢陰寒
高里觀狐穴桃花計釣竿夢中綠竹在落葉滿長干

喜吳友于自禾川至

何意慕高士孤表恐出羣畏人門掩竹向客坐分羹
獨樹還栖我秋山已屬君秋山禾川山也旅居疎磬下酌酒
送斜曛

祝融夕望

是處夕陽好祝融看白殊空濛平四顧蒼鬱浩千隅
鴉晚巢分認峯晴翠不孤來時紅未了相待只須臾
訪諸子不值思還柏巷

城居暗若此心亦愛吾廬行盡寒塘晚情深一磬初
梅香奴滿戶松老鶴移居得報深相念山僧屢寄書

送李語齋還蜀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七

際恒堂

逸蹤俱未去猶羨汝先行春漸江南老人如秋暮情
竄叢傷杜宇馬跡入流鶯歸去門深閉三年抱此盟
登雨花臺遂謁方正學祠

城南徐纘步猶似暮春天晴散六朝樹山收萬井烟
啼鴉昏廢廟含淚謁先賢登眺如觀史感懷落照邊
赤壁

萬古此山在獨傳壬戌秋揮盃聊勸影長嘯白登樓
木葉霜微脫松鱸釣未收飛鳴誰過我斗酒大江流
橫槩推前輩微茫獨振衣月明烏鵲在江迴伯圖非
一粟觀滄海百年此釣磯洞窟何處是空扣夜船歸

雨中得蘭數叢偶然有作

湖岸誰佩此遂得老疎林招隱詞堪聽當門忌顏氏
幽情初出谷贈喜是同王貢蜂全急窗深未可侵
擬九日必抵石公采山堂狂飈中阻竟滯無人
之野有懷四首錄二

扁舟雖大寂不繫故園思開徑同誰望移帆冒雨遲
良辰頻失酒沈醉必東籬自笑行藏迴無勞惜羽儀
名山誰可避還向此中來仔細黃堪把商量菊應開
白衣人望望青鵲船初迴若問安心法從公乞死灰
春夜宿廖大隱雪蕉堂

屢說園中樹春來漸次芳荒池留闌鴨得月許連牀
鐘鼓晴通曉江聲夜面墻同君思學圃一頃豆悲涼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八

際恒堂

過蔡野鳴山居不值

入林思把臂題鳥恨離羣有人堪畫紙出岫且隨雲
竹粉青新墜松清鶴竊聞胸中能事促邱壑總紛紜

賦得北林榮且辱二詩爲廖大隱雪蕉堂作

徑曲交阡陌蘭皋說舊鄉雨聲蕉不厭風度柳難忘
借樹烏鵲夕尋花蝶過牆南鄉堪託贈約老杜陵傍

賦得乾坤一草亭

禹亭無限翠卷幔得月旋甕熟黃鸝酒城連青艸烟
循牆雖種竹得笋待明年強健何能必虛蒙相獨懸

得聞東陶石長書知舉家人頭感寄

袖裏三年字詩因委曲傷舉家原異縣垂老更披荒

水綉依嚴武飄零過夜郎相隨雖有夢風雨暗歸半
雪棹迴何急彩雲隔海看度遼留見帛懷楚戀南冠
帝飯憐兒小懸鵲憶歲寒無絃琴自好原不向人言
石長居漢十一年返湖澤卒居巴陵
子家建號大終身行脚識者哀之

宿雲峰寺贈湛上人

結帶上絕頂度世下雲峰松蓋分巢雀紙窗微碍蜂
龍尋牀下鉢石集講時鐘語我天台路自雲猶未封

暮宿淨瓶岩

晚客人行影諸峯翠倚欄鐘隨千界滿門立一僧寒
竹老春陰薄雲歸岫路寬清螺浮百寶光散此林端
和詠鶴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二

陸恒堂

永日蘆簾畫不開癡癡簾外護蒼苔隨琴曾冒青天
險起月新從赤壁回屢勸加餐方學釣深憐無伴又
移樽自來處世心何厚不問賢愚報客來

山中

蕭蕭中野已無家擊木聲高亂暮鴉久住山中焚柏
子畧從簾外補梅花兒痴睡熟三竿日歲計全憑滿
架瓜欲買五湖舟一个不知何處是天涯

九日山中

微躬數息向東臯獨有秋聲此最高九日看山誰送
酒十年流水竟無橋家貧侍婢愁珠賤雨後牽蘿補
屋穿更擬種松三百樹並邀詩到聽寒清

思舊

其結同心五色珠春風吹散只須臾經行柳陌絲
斷痛惜桃花源已蕪即使鏡分猶愛面豈因雀好
彈珠鴛鴦頭白余心動生抱芙蓉入畫圖

新春仲玉舅氏枉顧艸堂有作

諸峯宛轉馬蹄輕引視山田薄亦耕鄰樹當窗施鳥
食寒溪得雨活春聲瓦盆鈔理醪常濁戍角經心憾
未明
新得河岸一居尊爲讀書處

江上何人擬結鄰卜居曾亦有靈均鵲同流水難辭

即約分潭許借緝欲治輕舟通後閣暫疏小港待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陸恒堂

深春易成竹樹家家乞風雨閒來種畫因

歡歸喜聞仲調至

深喜相逢數年能將心目各淵然衣餘南嶽雲嵐
氣門馬江干車馬緣菊徑未荒惟有酒松風特愛果
然仙近來小築新臨水時有人呼上釣船

武昌逢蜀中楊愛竹話舊

自愛竹
華陽人

天涯流落各心酸寂寞蘭摧鸚鵡寒一別違時遭袖
短遊年種樹倚江干長腰炊煖香風米縮項人垂明
月竿欲卻青山歌蜀道看君行路不曾難

雨田不得上方廣

初入祝融擬退尋偶因積雨緩遊心自雲空負輕

紅黃葉虛傳清碧音雙展覓然逢路滑諸峯何處
秋深只如訪友逢他出灤到柴門愧獨吟

泊維揚登梅花嶺作

春漸了泊揚州香動黃昏梅嶺浮芳草彌深臺榭
內垂楊只聽管絃舟平山客香荷花散那幕人閒芳
草思說有詩名齊小杜悲傳薄倖到青樓

和吳既閑蔣樓韻

既閑即中吳號

家山何處可掛杯酌酒天涯送夕暉詞客至今歌王
司徒人自白蘋洲君渡頭挑葉年年在蓬裏梅花步
步開莫向空門窄長望無人能解玩流雲

王君斯尚書枉駕青谿閣上小飲至雞鳴時同

齊詩紀

卷之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集者寧鄉陶大汝舖天門吳三驥也

臥對鍾山翠欲垂平分朝爽共支頤挑根渡緩遊人
揖木子花香貫酒旗觴到蘭亭無少長人來江左繫
安危艸蔬莫咲茅容儉能動清流禮數卑

山中

閒外頗將物理靜觀亦自廢沉吟菱收應梅徒爭
角蓮剝何因只苦心禱性允宜靜擊鼓王門原不解
彈琴遶踪必擬遲嫁嫁五嶽盟寒尚至今

雨岫無心罷遠遊我生家幸在芳洲人自欲分鳥
龍君道何曾怪馬牛尊榮早致憐赤脚誰花細雨越
黃頭逢人盡說忘機好到底臨流下釣鷗

幽居未可謂無營習苦勞勞自有亭報客新傳詞
法鄰人又送種魚經籬疎尚欠陶潛菊雨潤誰疏庚
信萍更欲縛茆三百把為樓割取數峯青

聞譚岑止又移寓石盤山却寄

不隔青山到石盤就中更選一烟巒閱從流水爭門
徑可有桃花壓釣竿繞樹幸蒙明月照舉家真耐白
雲寒百年粗糲留供給尚有何人問藥欄

丙午七月七日立秋是歲大旱作此二詩東廖

大隱時余以赴簿淹郡也

悲秋自古說長沙憔悴浮生未有延黃葉流傳詞客
賦青門掃落故侯瓜臨風苦聽誰能語不雨誰憐鼠

齊詩紀

卷之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有牙懶乞月明今夕巧久從愚谷已成家

楓林江上望無遮霜葉能開二月花懶婦通宵啼
蟀伊人隔水弄葦葦河京鵲羽星喧渡粉墜蓮房露
早華夜月同虛哀杜甫支機何處憶浮槎

清明日方吉隔比部自衡陽郵詩垂訊次韵以

答

吉開名亭咸
字節村制人

果然皇甫是安居春艸池邊夢亦如回雁應逢蒼水
使乾螢空照杜陵書月明尚有無枝鵲鼎猶存不
死魚亂後桃花溪數曲釣筒粗具亦稱漁

冬日過廖大隱雪蕉堂值其初度留飲垂詩次

韻

園禽籬犬不相猜
聽竹聽蕉聽我來
如汝風流真不
樹間雪耻到金罍
關情蒲柳哀無緒
元化蟲魚理亦該
場裏少年誰得似
長吟榮木獨徘徊

過廣平懷申大臬

申大名酒光中加
詩人以布衣終

垂楊散馬錦連錢
遙望城南尺五天
三徑蓬蒿門似
水兩頭書畫屋如
船齊人踞海長留
恨楚客逢秋倍
可憐一郡芙蓉宛
澤畔招魂時一爲
予寒

兩湖漢上陶石長使君寓居武昌有懷

勞車暫息獨徘徊
老向江頭更一哀
艸色連橋通綠
里樹陰隨蝶送青
來菜蝦晨取盤餐
媚筆遂風淹賈
客同惟有解官彭
澤令閉門連雨獨
銜杯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送費瞿如還山

蕭蕭黃葉送歸吟
流水無絃獨抱琴
烽透故園憐瓦
台老依獨樹入雲
深秋場得林催收
獲晚岫當窗送
夕陰稚子候門殊
不已逐江真得釣
人心

湘上昭山長

中流悵望氣全蒸
浩浩湘烟綠有層
江上夜涼風送
雨山中日久鶴同
僧青蠅遠集天難
問白馬長流車
未澄橋燕飛飛人
寂寂春雲江樹杳
無憑

寄未陽廣文陳耳臣

樂舞三千出絳紗
問誰清夜當侯芭
莫矜西土還爲
岸偶覓東陵擬種
瓜不以千金汚玉
貌姑留雙膝待

金楓侯山月色無
今古猶照漢時丞
相車未陽侯山爲武侯

和韻慰蔡友悼內

池邊柳仍棲鴉不
見人同捉柳花棉
葉若留雙杵在
麻姑還認蔡經家

荷葉生來一瞬紅
何能不葬五更風
從今莫畫離魂
女祝拜雲林學洗
桐友能畫笑人敢反之

謠言詩道

漠漠寒天起暮沙
三千客死楚誰家
馬驢那得有三
窟便是殘碑綉土
花

楊纖纖邀坐姊妹花下

纖纖秦淮舊院
名妓後移廣陵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春風燕子自家家
手種恩深姊妹花
明月香邊簾外
生荷紅衫袖拂琵琶

過方密之

興盡從來笑子猷
蹇驢疲似雪時舟
桐陰千尺駭人
宅定有秋聲上小樓

看馬卿曉妝後同入園中尋殘梅作

誰人解與說新詩
長恨猶傳是楚詞
垂柳還來明鏡
裏不知人已畫雙眉

二十株梅香繞屋
遊人爭過碧油車
傷心怕向高樓
望同入園中數落花

聞歌

吳門小部類華清能彭伊涼宛轉生解變新聲頭已
白有誰還問米嘉榮

春風一曲剛宜男與度池萍蝶夢愁紅豆飄零誰倚
笛落花時節憶江南

聞笛

飛樓隔院玉缸明滿洩天津橋上情大小梅花俱是
恨幾回曾夢繞江城

法部選茲第一班本師妙技落人間一春楊柳聲全
忽偏向江南戾子山

雪中種柳

亂絮因風一樣飄留鶯送客自今朝金塘月下情無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五

隋恒寧

限絲到南朝第幾條

雪中種竹

閉門偶臥不曾開徑造何人日日來逃入此中誰得
見祇因多意盡情栽

楚詩紀卷之二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泰訂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胡爾楷字石江長沙人前丁世進士授太平推官

名士旋擢吏科給事中晉吏科掌印給事
所著有日耕堂集

夜遊嶽麓寺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一

際恒堂

日夕羣峯收負策臨深窺青谿意已遠况復月空微
山鏡同谷口烟鳥無驚飛繁繁寒苦壁松蘿引薄衣
簞筵入幽遠危泉挂石腴霜色滿前路行行漸忘歸
除夕

風急敲窗戶驚心是歲除笳吹疑塞外柝响辨更初
霜髮今宵換鄉心何地舒挑燈須索醉不必嘆無魚
感懷和趙洞門韻

披裘長避世賣藥亦逃名未具蛾眉倩終難學步成
樵漁魂夢穩冷煖世情明自是滿湘客舍淒弔屈平
掩扉常寂歷厭聽搗衣聲難送蕤英願差牽蠋角名
拋書呼酒至看劍遠牀行門徑蕭疎更何妨棘與荆

關月 咏月十首

宮月

庭月

小孤山

香國浮人境歸然絕衆援碧環千浪影青立一峯琅
梵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二 際恒堂

金陵贈別呂良夫監軍登萊

廿載投分久多君濟世才擁旄清海甸投筆上雲臺
氣為鏡歌壯顏因國士開臨岐何所贈看取隴頭梅
飲龍熙載寓中和壁間韻

海外神仙擁十洲可能槎泛泝黃流樽前白墮難
老匣裏青萍自結秋故國風烟千里夢他鄉鴻雁一
天愁憑君坐對疎窗月卻憶行吟楚水頭

元夕後二夜洞翁邀觀女劇賦贈

清樽卜夜月來初綺閣臨臨試翠袿座上周郎能顧
曲鄭家婢子總知書何求舞雪多爭態怕去隨風好

以爾乘地且開雙醉眼莫教春色一簾虛

歐陽修字文忠江人前丁丑進士除江都令

國朝順治初補授吏部文選司郎中乙酉

題張承宇所作魚腹圖龍舟雜劇歌

良樂無端心在紙捲起秋江向筆底湘烟野竹山鬼
啼楚客偏能為楚語九歌漫遣俗人歌此曲賢愚心
盡死紛紛續騷添我辱緩緩排場生我哭丈二將軍
鐵錚板音賦長空氣不屬江妃漢女珠亂傾柳毅宮
中水怪星忠臣孝子血流痕有聲還向無聲入風定
船收手夜雲常憐爾

王士禛字履齋吳人前已舉人官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三

南唐李潛問諸子集尊經閣

一官肅械狎樵漁圖史聊將慰索居慣聽應門傳竹
牒敢辭閒徑迂籃輿論詩久許隨鞭弭問字空斷梓
魯魚從此詞壇思蓬羽坐中早已集應徐

王岱字山長號了菴一號石史又號戈山人湘潭

人前已舉人國朝順治初補授吏部文選司郎中乙酉

禽言五首春添書夜鳴甚哀或云即老鴉也

姑惡姑惡責已何薄家有好婦姑不樂姑身無一可
姑言愁殺我婦亦似我姑我姑將何如化鳥高飛適

樂士竊恐姑身復毛羽

不如歸去愁不在風悲不在雨巢離離棄非故土異
國虞羅險且阻傷翎銀翅誰知苦安用捐軀殉禾黍
不如歸去

酬石谿和尚贈畫石谿武陵人

石公筆墨真離奇一石一木匪所思大者山河撐法
界小者芥粟藏須彌胸中本具千邱壑不與粉本爭
起落畫家開口稱宋唐了菴大笑連呼錯我觀法界
初立時本有神人自開拓中有巨山海四隅四部州
分四郭廊百千萬億風氣殊世眼少見生驚愕石公
學道任牛首數十年來閉關久偶然遊戲翰墨場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四

與兒曹論好醜三昧之趣定慧力斷絕時蹊出胸臆
徒使兒者生嘆嗟比似烝沙不可食若將筆墨求石
公面壁那是西來意

後猛虎行

饑來猛虎夜號呼居人吹角爭相驅沿山野燒燒虎
穴猛虎似亦哀窺途居人不解憐虎厄苦死持戈相
逼迫豈知虎怒正難逢橫噬無辜不暇擇可憐茅屋
者誰子未與虎鬪遭虎死多少虞羅暗設人幸脫還
來誇絕技造化無悲難具陳猛虎噬諸君莫嘆

陳則采先生招遊海月菴觀詩藏二首錄一
野艇迎山客村庵倚石橋亭臺無近制碑碣已前朝

麥浪春方漲天風海欲潮與君忘世事白日坐來消

謝泛同微了問趙珍伯吳瑞雲徐瑞如孫宇
次重金瑞枝和姜貞除韻

禮法容疎放招攜共酒杯山容隨岸改秋色逐人來

衰柳亭俱廢殘荷晚更開為憐良會少盡艇不輕回

歷下三首
工部唱和詩一錄一

五月間吟客栖遲歷下亭散裝經幾雪衰髯帶晨星

沙暗天難白春深艸不青主人無北海何物足居停

新燕後

此屋哀笳家姚家線縷迷忍棲愁怨宅無門懶上覆

巢泥遙險鷺鷥小天高惜羽低托生應有命鷺鳥謾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王

際恒堂

雲齊

秋雨後步溪上值津公至

秋好雨和憶臨溪一笑同麻鞋過亂水野服受涼風

沙鳥當烟白晴竟背雨紅看公吟最苦好為續寒蟲

寄程穆倩

上載秦淮夢頻來識未曾新詞歌妙妓畫筆入枯僧

宅畔如楊子鄰家即杜陵杜于皇欲尋桃葉舫定為

破春冰

雪中舟過朱開子湖上及岸未登

湖光風雪暮興盡送難乘鴉散將昏岸鐘鳴欲定僧

村烟青晚爨漁火白雲皆應有南人望扁舟識水僧

過張螺浮南郊山莊

出郭路微茫郊原草木蒼新晴喧乳燕春女繫柔桑

海色千尋立人烟一帶香故人居宛在清絕讀書堂

永州道中示易無畫

松影碧搖搖無風亦自濤寒花隨澗落細路入峯高

雲動低依客烟深遠唱樵嶽青九面外此地足誅茅

送易無畫下第還零陵三首
錄二

楓落添霜色故人歸舊山青雲無路入白髮帶愁還

蘿薜仍初服寒花對旅顏莫將和氏淚洒人淡岩間

廿載干戈後重逢尚故顏酒杯消永口詩卷寄名山

玩世同山獲全身雞洞蠻蒼梧無限好日暮看烟鬟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六

際恒堂

宿唐魏子庄
碧泉

蒼茫一徑入草閣生春陰世路不到此孤筇山夜尋

雲迷嶽峰隱月照寒泉深抵足不成寐長歌接漏音

遊古州青原用施愚山韻呈方無可和尚
印方

法幢龍象護金碧雁堂開溪水穿廊出峰巒入殿來

沈清塵自洗石古澗無苔繞佛時三匝山鐘扣幾回

七夕風雨戲占

指三秋望此宵無端憔悴又今朝踉蹌雀渡波濤

潦倒雞鳴風雨驕自是星宮綠信薄始知仙劫累

銷人間多少癡兒女白首相依看彩橋

錢王廟登雷峰塔

錢王祠廟西湖西龍蛻長飛免麥齊野老杖藜狐穴
入山鴉巢傍石人啼射潮有力空荒壇壞碣何年積
舊題最是狂歌憑弔客雷峰悵望夕陽低

虎跑泉和蘇子瞻韻

峰轉溪迴松路長秋陰拄杖自生涼寺依崖壁飛空
翠地湧泉濯衆香猛虎伏來僧示滅雲山空在客
無常前身五戒迷踪跡展轉看碑立上方

同劉杜三晚步同慶寺看金魚池

風沙雨後淨無飛艸岸瓜畦盡翠微古寺梵鐘間累
劫高樓歌舞入斜暉魚吹藻荇應知樂人自風塵易
息機此地重來忘歲久只今華髮已全稀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原恒堂

寓劉儲升江樓

出山猶勝住山幽爲愛君家江上樓風送岸花粘客
袂雨來烟嶂壓行舟遙峰入幕青無已野水平天穩
不流獨有海翁機事絕朝看沙鳥暮浮鷗

淮擬浮家坐釣舟江邨漁市滿汀洲春深南芷隔江
綠湘漲魚龍徹夜浮雨意欲來風滿榻月光纔上水
明樓杜陵野哭不聲久聊爲行吟散百愁

宿唐質生山居八首

錄三用杜
甫秋興韻

柴門逕徑傍松林天外青蒼嶽影森姓字不留同谷
溪流如畫卽山陰半宵難盡重還語十載無更故
舊心屈指連牀凡幾夕比來纔共聽新砧

古近幽心閉戶中芳鄰何事問無功伯鸞孤絕借
隱蘇軾才多有父風混俗免垂雙服自忘機常得醉
顏紅婆娑莫厭遲還意漸喜杯觴侍若翁
幽窗閒夢自遙遙聽盡溪聲過野陂秋淺艸蟲入
戶林深山鳥夜翻枝銜杯靜對燈頻換抵足談深榻
屢移索句幾人籌火伴湘江回首欲雙垂

銅雀臺

彰德府四
里外

吞吳霸氣盡飛灰銅雀荒涼鎖舊臺青塚艸深蘭麝
淚白楊風起管絃哀空令總帳分香履無復西陵泣
故釵獨有百年驢背客漁陽依舊鼓聲催

魏武故鄣

許州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八

原恒堂

郊原悵望夕陽低淅淅水空流故國迷芳艸已眞成兔
穴月明依舊看烏栖黃初白骨悲文藻赤壁青燐泣
鼓聲行跡更無人共語春來唯有鷓鴣啼

元日登雨花臺謁方正學墓二首

石城春滿動葭灰衫服新妝紫閣開萬戶管絃新歲
事六朝花雨舊荒臺空留正氣永霜承重記春王正
月來蘿露芊芊惆悵盡東風酬酒不勝哀

羊腸石徑舊祠荒拄杖看山拜墓傍老去松喬還自
羣春來花艸不成香鍾陵王氣曉龍虎楚國狂歌泣
鳳凰千載長干君故里幾人相望欲褰裳

秋夜聞雁四首

錄二

一行風露帶青征，憐爾崎嶇絕塞程。幾月關河辭故土，全家負帶免羈情。相將旅宿常依序，恐失雲深互答聲。鳬鵠謾追南去影，高天別自有飛鳴。

幾千萬點入烟微，影亂明河列宿輝。養嗣何年曾北返，避寒今夕始南歸。菰蒲暫息羣鴈羽，湖海終忘野鷗機。自是無求雞鶩飽，虞人空設網羅圍。

某胡孝緒河房送李語齋湖上
同胡君信問仲穆倚
西子湖頭春水生，微州細雨蕩舟輕。年華莫負此時日，花鳥當場即盛平。三竺梵雲外響六橋燈，火月爭明當年南渡非。長策未必臨安勝，汴京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九

陸恒堂

戶間仙見過因宿溪上
尹名兒初號後改問仙
一榻蕭然機事忘，孤懷各具凜冰霜。履穿東郭無行跡，雪滿袁安有睡鄉。為熟屈騷悲感重，欲師莊說舌根強。無言靜對茶鐺畔，撥盡爐灰夜未央。

蔡伯玉過山庄

干戈六載各天涯，悲喜重逢尚有家。兒女別來俱壯齒，髭鬚添處但霜華。居連白社惟禪隱，飯向青門有豈瓜。肯與東籬分半榻，深秋相聚醉黃花。

次納拾殘雪中過訪韻

僧即陳五篇

齋禁華鹽挂納瓢，慙將雞黍舊時要。無家我亦如僧舍，補髮君猶念舊寮。七日遶峯經雪嶺，九年面壁倚

江湖趙州咫尺邯鄲道，莫設機鋒度石橋。
別北錄一

次韓聖秋和陳亂倩韻八首

日歸路熟一車輕，早晚微雲入岫行。幾歲上書同賈傳，一人知己感虞卿。西懸華嶽高難竝，北望渾河不易清。莫以霜天怨搖落，東皇春及好躬耕。

情為詩嘲之

榴花開後藕花開，桃葉桃根次第栽。恰有藍田雙玉種，不妨銅雀二喬來。王孫芳艸無相怨，交甫江皋應自猜。獨笑武陵問津客，桃源路斷獨徘徊。
嘲其徒吉三也

晤郭天門先生長沙舟中憶隔十一載二首
錄一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一

陸恒堂

丹崖翠壁白雲封，洗滌淙淙百結重。
公曰隱去狂歌為僧
仍比嶽年來老子尚，猶龍東籬自擬成三嘯。
公及尹
魚西溪難忘是四松，
石門在
下學吳仙
熊魚山名開元

趙石君赴官集周園紀別

莫將別緒動悲吟，師友君臣誼並深。三顧定舒梁甫膝，一疏須盡賈生心。日生東海銷殘雪，雲散南湖望作霖。此去治平堪屈指，不徒縣筆擬錢音。

答戴初士見贈詩

君赴沅州

幾載湖濱隱叔倫，高牙驚見舊綸巾。攜來匡嶽雲霞色，回盡沅湘草木春。不繫一竿風與雨，空存七尺病

送趙孟還南還

遊子悲歌憶故鄉西風衰颯鬢邊霜
霜鋒懸無纓因人熱隨令難分煖
客裝酒後放言須檢束老來別淚不
尋常黃花歲有南中雁爲記衡陽與報章

送趙國子還粵東寄懷吳錦雯司李

游子擔簦向廣州西風蕭颯江頭花
百粵難爲客陰雨南天遙是秋此去
好將琴碎市何人解贈麥盈舟
國子家有山鵲能言語翼翼隔深起舊愁
自古番州寶玉卿千金陸賈莫愁裝
珊瑚網去嘗盈尺某荷西來不變香
採藥應尋鮑靚女觀風須避竹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士

際恒堂

郎王故人舊有投香節爲乞羅梅作報章

送道階和尚入主君山

飄然烟水興悠哉一袖千峰白徑回
直路不教婆子助艸鞋唯許趙州猜
沿溪流葉尋源入分榻停雲撲面來
欲訪梅花嚴雪後好煨半芋撥寒灰

陳珏菴朝日設齋招龍隱和尚並大化衲子時

胡山公後至因戲東珏菴

略有頭毛亦是僧
盤盞脫粟幸無憎
勝心消盡修羅劫
道眼誰傳正法燈
但使鐘聲過惠遠
不須春杵問盧龍
龐公近日全能會
女隊男婦得未曾

自五臺港至北塔同孝思二首

錄

高公寂後五臺荒雲水依稀選佛場
第一義今誰薦取最初機已落微茫
江翻急浪悲船子枯木寒灰冷石霜
獨有春風渾無意山頭依舊百花香

送舊令翁曰可還常熟

東帶天涯髮已霜無邊苦海嘆蒼茫
安絃膠柱音誰解茹蘗加茶味共嘗
浮世戲場原易盡故鄉歸路不嫌長
與君聚散皆匆遽落日空思照屋梁

步曾旅菴韻兼柬于君男

拾盡清流白馬津花源何處問幽人
吟成綺語難超劫盡取書山不救貧
度世空存菩薩願濟時須現宰官身
欲知化俗文翁異尚有無懷以上民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士

際恒堂

吳燕勒泊舟渚溪風便帆開遣從者六人岸畔

旋汲於兵有蕭郎者小史也哀念至告督府

遣騎沿江徧索止得蕭衣血跡一片公索詩

戲作四首

錄一

看朱成碧汗衫分浪打風飄一片雲
竹淚君山帝不盡湖邊哀挽過湘君

自崇澤至鄭州口占四首

錄三

落月城頭未曉天與人車馬並爭先
深林處處聞幽鳥不獨天津啼杜鵑

車馬誰家簇若雲遺飯墮處隔簾聞
嬌呼宛轉青衣隊夫婚新今是使君

落髮蕭蕭老髻丫公然羅綺坐香車可憐十五如花
女短袖青衣蹇步斜

曹瞞疑塚三首 錄二

枯骸一束尚人欺七十餘墳鬱鬱豈識霸圖灰燼
後更無人向塚中疑

擬盡疑墳真塚閒漆燈寒焰不須猜要知詞智終難
測水必西陵道上埋

春暮飲菊道生山齋贈歌者幽蘭

好春盡付積陰中花落春歸原野空客思不堪三月
暮攜君看竹未殘紅

書深柳讀書堂圖贈過補老人 錄一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三

際恒堂

翠編東籬幾萬條野人其踞自徇陶安知送雨迎風

草不笑先生懶折腰

同程青溪司空生湖亭五首 錄二

江行詩錄 和公

新蒲細艸水融融望寺人烟處處通無數流鶯歌宛
轉同將乳燕掠迴風

客來高閣掩明霞一瞬消閒便當家滿耳清音山水
內不須更唱後庭花

題陸子壁芙蓉

一枝秋色醉霜華瀟灑誰邊自放花不許隔江容易
採寄將離憾到天涯

題房慎庵書冊四首 錄一

錦林紅紫映丹霞竟似春添二月花山半白雲迷去
路不知難大幾人家

沈會霖 宇時冲號茶花 錄一

枳兒嶺答方子

絕塞草樹稀有嶺獨名枳與子車趨之近見黃雲起
人蔭與肩齊曳履聲跣跣停車入土穴行行如跛跣
手足非我有麥飯雜糠粃笑問君何爲君言有所以
故鄉豈無家坐受虛名累安得移拳石安置名園裏

高達夫有征馬向邊州之句用以答方子

征馬向邊州黃雲日夜流君才應受妬我病更兼愁
官况渾如客天時只有秋挑燈清話切風怒不曾休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十

際恒堂

題方子不至四首 錄一

昔日無他事思君未肯閒自從分夏月不復看秋山
遠黛誰顏色空齋自往還何時能握手驚說鬢毛斑

追送徐子不及漫成四律 錄一

子去天將雪秋風餞路入七年雖馬邑終日只車塵
歸思輕千里寒雲裏一身縣門閒好在吾道自能貧

方子歸去閒復來白登四首 錄一

慘澹蕭關路君行胡未休亂雲人足起寒月馬頭流
風勢牽孤客山聲逼一秋問程何處足爲子上高樓

初次蔚州同方徐二子夜集

松陰泣別已經年此日尋同轉共憐曾記住山吟寒

月遂教走馬路荒烟臥當風雪渾無夏披盡輿圖別
有天錯錯欲歸歸未得可堪南望是燕然

冬夜渡飛狐峽四十里許看天一線隱隱有

月光映積雪上時朔風如刺馬上口占一首

馬趨趨亦曾傳萬山如削結雲屏鬚毛著霧皆
白春草愁邊未肯青沙亂客頭淡素月谷深老眼失
疎星側風千折飛狐道可向峯腰結小亭

夜示二子川靜巷韻

河上遺事散未收誤沉陸海失滄洲杯湖燐火驚漁
父荻岸刀聲逼漏舟冰水仍留秦塞月朔霜難上漢
宮秋逢人欲話征夫怨惟有遶風解贈愁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主

原恒堂

徐子衣敝辭以墨汁余問於五色何居徐子笑

日珍重漆城子行上使君衣矣感而有賦

官衙寂寂亦柴門翻借宿愁笑語繁自以榻懸苔色

影遂教衣帶草玄衰六年五斗裘千結午夜孤城吏

一村梅失時簷楓葉冷却從小隱憶邱園

李燦字叔瞻巴陵人前壬午舉人官勸山教諭遂家南嶽

祝融歌

呼吸洞洞精且專載登祝融望八垓元氣浩渺無中
遶萬象昭回到目前五行翁關自陶甄低以真化齊
愚賢天地萬物互相堅根實循環成距連海峙山流
如可塞雙飛免鳥天外玄五峯巖起西南天影照洞

庭朱鳥縣石磷磷兮水潺湲未免塵襟胡眺眺我獨

五峯採璫蓮手搏日月貫飛泉飛霞散雪下百川噴

薄英華光爛熳炎精赫赫出山巔山性山情日自然

五芝惟岳赤芝傳撥一須知五亦全魏媼率牛來仙

仙並驅洪崖友偃佺古壁苔莓不記年下跡城域宿

蠶眠一器蛇蚺啾啾翳電光瞥眼誰能憐封天制地

就吾便自得具得忘言詮坐看靈嶠生紫烟

西嶺晚霞

返照街西岫霞岩挂斷霞照書驚野燒過木曳桃花

鴉背翻晴鴈雁行寫練斜似疑天女下共御七襄車

與寺鐘聲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主

原恒堂

何處鐘聲落依稀隔寺聞烟霜和韻溼星月度霄分

夢破增深省更殘滅宿醺名山棲隱客清夜許同聞

江有浴字隱伯一字谷向長沙人少與廖孟符武

順天副車投推官不以前乙亥貢成均壬午中

與天與交久而益敬善與草書法晚

鍾髮讀本易和尚若有勿錄齋集

西山登來青軒

臨地京華勝香臺翠嶂環鐘聲聞下界人影立天間

濤入松行定泉依竹去響太平無事日御墨酒名山

求青軒題榜為

中湘小普陀菴新燕四首和壁上王山長郭幼

曉韻

萬家流徙盡祇樹幾曾迷不羨青雲路惟街白社泥
飛飛斜自好喙喙語常低雞鷄非吾侶江鷗泛泛齊

山居晚秋

河漢如銀瀉冷然欲問天斷腸芳草路隨意淺溪船
蘭操無辭怨秋聲不受憐松風漸漸息側聽萬山泉
施景偏中野衣裳集晚荷灘頭與馬靜洞口薜蘿多
題題防語語被發嘯歌山林同宦海各自慎風波

至

李敬夫車公遠胡石江留宿小園待周九農不
至
爾後難扶去寧留不可歸侍兒分色簾草榻借光輝
同宿紅鵲嫩是日看燈明絲蟻肥曉山紅燕集一羽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際恒堂

詩題飛

高陽同魯空聲十四夜看月

難逢紫纜岳樓邊南國烟波在眼前天入洞庭加倍
明月如湘女未成圓荷香入酒輕沾露官舫看山已
隔年吳楚一江消息斷快談永夜不須眠

訪郭伯中讀書處

芙蓉峯下讀兼鋤留得梅城一草廬晝掩荆門來燕
燕風生珠樹白魚魚山川不改秋冬色兵火猶存斷
續書獨許羊裘尋野徑笑多元亮一籃輿

訪唐魏子不值讀其秋日諸詩

乾坤偌大少安居各在江湖上下漁刺託人投神不

許詩先客到意何如素交易徒無功宅華屋難停有
道車怪我草廬遭地相傳君若閉門書

楊稚弘以詩來以過草廬奉荅

雨共扁舟過洞庭猶工新約訪柴局各言桐柏門前
路且定升沉物外形俱是貧家充藿食從無貴客嘗
車鈴冬霜春雨皆能到潦倒歸山可暫停

山居

郊原雨足靜蓬扉許放山林老布衣地隔市城迎客
少塵封筆硯各書稀甚當敘局知高下鳥向閒檐說
是非消受竹籬眠一覺去年春盡尚遲歸

癸卯高秋贈別廖大隱再遊南嶽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大

際恒堂

秋清一棹又衡陽較甚春晴始泛湘名士只航南嶽
展詩筒自愛白雲航正逢林樹當霜變何處僧門不
菊香遊事再經方入室好將題詠勸芝岡

胡統虞

字孝緒號此菴武陵人前明進士授檢
書院大學士纂修實錄教習歷祭酒終秘
書院大學士及卒宣素蕭然

贈杜于皇

疾走如奔馬急歌成太悟豁然生面開天地一指顧
蹴踏毘盧顛斷截葛藤樹此中誠蕭蕭何妨物來寓
性情同乎人所貴在能忘狂傲全其真俯仰存其誤
唱哉古士懷烟水溪山路

琵琶行

更發生欲闌悲風拂長竿隔鄰有艷女時抱琵琶彈
彈者不知聞者苦梅花紙帳誰爲主選妓場中奏合
歡其誰惜此黃金縷黃金縷薄命不求人棄取魄殺
梁園逐歌舞

渡沅水

灘淺聲如瀉人行逐影流歇鞍休病馬掬水戲浮鷗
古渡橫西岸江關截上游莫言鄉國遠襟帶在扁舟

夜夢

一夢夢中身新月令侵苔霜影寒如雪枯腸瘦似梅
故鄉自滿遠鳥鵲去還來彷彿家山意時從好夢回

秋暮歸自星沙喜晏天河過訪次韻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元

際恒堂

秋容荏苒三十日半度留連在橘州紅蓼雨催遊子
騎芙蓉猶繫故人舟心懸今古吾甘逐身寄湖山世
與浮指點風霜顧華髮相逢同賦少年遊

中秋前一日曉發紫沙洲

月爲離人不卽圓清光殘夜照歸船舟行十里猶貪
睡夢遶三江只白塞客久但知山水好身閒不覺性
情偏莫言秋色今如許明月平分又一年

將發白門飲印雪浪

六朝佳麗在山河雁盡江天水上波湖海門來白
下雲開青嶂露晴螺君無宿債堪償酒我有良朋爲
作歌今夕又添楓葉恨平分秋月是離蓀

春閨四首

春風吹我衣良良侵寒竹獨坐最高樓傷心祇沉醉
樓前楊柳枝春到綠遲遲不向春前發臨風傷別離
淨掃鞦韆院花飛去又來如何故搖落不待五更聞
夜雨滴空階漏細不成寐吹去溼郎衣半是相思淚

春中讀書仁壽林

水滿池塘長綠萍看花半是葉青青春光已過五十
日偏到花開春不晴

湖南道中懷問石和尚

老人結菴白雲嶺坐斷雲林愛孤冷一夜風前踏月
歸振衣掠盡空山影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辛

際恒堂

秋日星沙懷歸

湖水連雲晚未收征帆遠挂碧天秋心隨江上蘆花
雨吹到歸帆結渡頭

春莫有懷

青梅如豆柳如煙夢裏懷人似昔年風靜夜寒天水
曉一簾疎雨下平川

野菴

曉起茅菴煮茗香香烟騰高樹接嵐光梳完短髮無此
事閒聽沙鷗讀樂章

春日寄懷友人

和風吹雨香飄柳柳窺人綠上衣最是多情心緒

柳盡梁時有燕來飛

訪山隱

短袂芒屨木製冠洞門方廣石礚礚浮鷗飛去清溪
淺坐看山樵折野蘭

都門除夕二首 錄一

回首家園隔歲忙心髣旅舍日舒長東皇不省遊人
睡一夜春風到客牀

除夕憶內

振衣夢斷人千里執手與君相對起酌酒看春上
柳愛花時注銀瓶水

定詩已

國朝



卷二終

楚詩紀卷之三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初茶訂

益陽陳益謙甫茶訂

國朝

劉肇國

字阮山清江人官保雲密公第子前癸未進士官編修國朝起祭酒晉內閣學士

秋日客鄂雜詠十三首

湘江攬芳菊風急不得渡脚踰立江皋蓼花秋已暮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原恒堂

遠看鸚鵡洲亂蓬飛無數蕩子豈無家乃為道途誤

布衣不掩脰不暇愁為履嘔心投奚囊吟聲入秋雨

美人寒秋帷桂香盈羅綺博得明珠聘自憐還自喜

笙瑟夾門楹金車擊騶駟君王猶未顧光輝已莫擬

回憶高樓思散入瀟湘水緒文未易成悔作市門倚

蕭瑟高山樹晚風如驟雨時聞梵磬音閒似樓頭鼓

短夢不堪憶兼之愁縷縷兄弟兩三人鴛衣各未補

擁被坐寒牀嘆息當夜午

古木雲峰外云是楚王宮支庶開朱邸千門攸城東

秋園猶帶綠鳳子老梧桐醴酒原未設移生各賦蓬

泊潯江草王子雲至尋別還吳門共成一首

無力能招隱亦不受隱招十年迷路人鬚眉僅未凋

江尋故澤布帆風雨搖晚泊潯陽浦空羨廬山樵

白雲封谷口玄霧鎖山腰山南有故人形影正蕭蕭

嬾作白蓮社不學王子喬穿雲為我來眼孔破層霄

穿雲為我來眼孔破層霄既無新杖屨並廢舊笠瓢

風雷百折後手目有餘驕熊公鹿邊萊摩詰雪中蕉

衆人笑不已曲士疑未銷踟躕號寒鳥海鶴自飄飄

掃盡欲獻習藏名莫亂標求食恒不飽朱戶盡蕭條

三冬容易忍遲我在山椒

博浪

博浪沙中椎孰云勇與智漫嘗偶一中寧了報韓事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原恒堂

豫讓仰天呼莫伸國士志假令大索時蹉跌不能避

辛苦孤忠魂將同腐艸墜龍運未終劍客空憔悴

或別有機權乘時可得意不然亡一人安足撼天地

所幸沛公來子房計始遂報韓復報劉竭力抑何幸

忽作烟霞思功成身不累卓哉英傑行一一與人異

仙術誠難求奇書匪易致子房數十年何以頻相值

未逐赤松遊先分黃石秘商山隱者徒舉手幡然至

所遇誠多奇所為不擇易要知博浪謀妄擲終兒戲

憤懣難姑忍神機聊一試

漂母祠

韓信佐炎漢建功為最奇當其窮餓日六國已亡時

士賤如螻蟻孰爲富貴者分餐唯漂母惡少恣凌欺
負劍投西楚風雲不在茲掉頭奔漢壁東手亦無施
匪得蕭何識英雄數已奇一登大將壇將卒如嬰兒
所向都無敵竟陳垓下屍徙封王楚地報德千金貽
雲夢川遊後虛名關內羈陳稀白反側韓信竟誅夷
三族抑何罪奇功徒爾爲何如貧賤日常得釣竿持
俄死何堪惜幸生乃至斯從來快意事禍福固難期
漂母存賢士以開漢室基末蒙漢帝賞乃動後人悲
空有虛名在覆宗竊子遺此中恩怨理後世豈能窺
鬱鬱韓侯氣風摧漂母祠

補香羅 王子雲自山中以補
香羅樂府兄寄和答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補香羅日摩穿纖纖素手如何曾向鮫人眼裏過
刺繡倚門爭幾多酥酪細嘗分贈炙琵琶斜抱上鞍
駝風塵閉閣渾無定縱有相思不敢歌幸得免補香
羅

秋夜告雨百感俱集曉起漫歌

漸州竹簟盈數尺涼於冰玉滑於液夜堦滴瀝亂蛩
音單衾知夢寒生脊起來趺坐和秋吟雨透紙窻風
透額坐臥總爲秋氣侵天心至此何蕭滅水底魚龍
秋作夜江濤如怒海風迫鮫人有淚不成珠銀漢倒
翻天路窄誰能此際復安眠雖喚秋意慘慘白披衣
啓戶衝泥行占夢上砧求指畫費卜何人只下簾從

來不辨支機石

五月題雪崖滄浪閣

池上嶙峋閣淙淙五月寒盤旋新舫臨堅樸古關干
地接城關近堤連野岸寬石榴飛琥珀色照酒杯殘
前題

有客吹投轄無人自著冠種花客郭蒙聽缺愛馮驩
得句邀余賞洗心與佛看鶯聲猶未已鳴鶴在雲巒

聞競渡

年年當五月處處憶三閭競渡千江鼓雖騷一卷書
放餘天可問亂後十無居未飲菖蒲酒高歌似醉餘

舟中漫興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際恒堂

布穀呼猶急新蟬已暗驚浪花翻口色葦鼓飾歌聲
岸曲帆無定風驕暑不清望家心轉迫瑣屑問期程
秋客

雨後秋山夜涼從簷砌生淒蟲爭用力落葉自爲聲
大意因人事雲光入世情此時孤客夢莫傍楚王城
任邱道中

客路寒猶急更憐井甃荒雪冰留地白沙霧逼天黃
艸樹遲春色啼呼滿道傍驅車不敢疾時問角弓強
初春同六弟過西郊別墅時凍雪方消竹樹紛
拆披逕以入因訂讀書於此

春望雪初消方塘亞柳條脫冠穿小徑曳履度斜橋

才野惟空廓常意不寂寥詩書兄弟樂多事更相

漫成

寒意集高柯風輕水亦波天心已有屬人事更如何
短袖羞蠻舞長吟學梵詞半僧強半俗一縷尚嫌多

邦上春夜雨中同六弟

時丁卯

澹泊有清素歸栖何所營春山隨意老細雨帶愁生
歸鴈難成字候鳥不定聲聯牀唯手足和淚對燈檠

春興

柳香猶索飲桃浪已迎風望眼鴻聲外歸心燕語中
野雲春自遠山路問窮通亦有林泉客占天說歲豐

秋夜

建詩紀

卷之三

國朝

際恒堂

秋燈涼影結清瀝動疎籬響散龍眠處濕飛鴈到時
淋漓兒女泣迢迢阿翁癡正守冰霜意非因風雨移

九日雨中登舟

西風吹簞笠挾雨上歸舟林洗巒峰老江空斷鴈秋
平生不嗜酒今日始辭樓寂寞鍾陵路烟橫古渡頭

秋日舟泊

野岸經旬泊離愁路正賒臨風牽綳帶著雨看黃花
鷓鴣爪剛瘦漁竿故斜濃陰遮舊徑何處不天涯

岳陽樓眺望

曉上岳陽樓朝光一鏡收遠峯星點落小渚露華流
沿蕩渾元氣空明最上頭君山當八寨前修作神州

鄂城歌

鹵莽山川在蕭條市井移僂樓雲漠漠朱邱艸離離
舊燕依前屋新鶯遶棘籬大觀峯頂樹無罪亦荒彫

冬杪雪後舟發淮干同嵇三匡侯

淮陰遊已倦南指即如歸歲月遲鄉夢冰霜到客衣
驚眼拳力緊鷗去爪痕稀殘雪照雙影布帆一片飛

歎息

歎息長江水迎潮接海涯鯨聲奔萬馬鷁陣逐羣鴉
襟帶危如髮片烟亂似麻青山深亦淺何處可爲家

子規啼月亂離分手而六弟在都門

忍別心爲割相將餬口難東西岐路遠風雨早秋寒

先哲紀

卷之三

國朝

際恒堂

秋海棠

瑟瑟秋堦艸最憐秋海棠避炎常若怯凝露不知涼
甘讓芙蓉色羞分蘭蕙香垂垂時顧影無計逐春光

得友人書用韻遣意四首錄一

鹵莽難爲態衰殘更失容譚經舌本強聽法耳根重
精衛空填海蒲牢自繫鐘慙慙常問夢無意和吟蛩

索居

索居已越月獨生日偏長雨後憐秋老風前入夜涼
雲山一淨室湖海幾荒莊安得咽霞客爲傳蕉石方

無題限韻

學來梵語且低歌肉味都捐不似何建利尚嫌干界
小白椎生恐一言多忘情好與人情人得法還從世
法磨顆顆泥沙皆拱壁嬾拈松手數恒河

道院作

春風新水靜無波幾樹桃花間薜蘿似此適懷誰見
妬偶然得意自高歌憑虛白室能馴虎摹本貴庭不
換鵝何必買山方避世臨窻疑在野雲窩

暮秋江行二首 第一

歷數長江古戰功一般秋色澹高空倦魚入夜無心
自苦夢分崖著意紅浪影不因霜氣老潮聲自與海
音通戰戰處處原堪繫肯任虛舟逐轉蓬

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七

際恒堂

晴江水漲諸蘭若皆在水中央僧人但以小艇
往來

倒寫江波戶不關蛙鳴香積鼓鐘閒蓮華瓣披袈
去蘆葉莖莖托鉢還多寶佛光雲外塔楞伽海面鏡
中山雖知彼岸原非遠無那萍根遠碧灣

戊戌春月余方在山中王子雲攜子渭溪訪余

潛江蓋兵火之餘其父子相失者十數年矣
今能相攜以來和韻志喜

避人隨處得幽棲有客停舟漢水西攜到鳳毛猶帶
露歸來鴻爪尚黏泥書傳五世囊仍舊石識三生路
不迷投老故人身健在草堂穩取竹雲低

方舟送子雲東下子雲有作依韻和之

何處為家邵道歸布帆輕曳影相依負書尚厭書囊
小折柳還憐柳絮飛水到晚春初織綺月當深夜亦
開幃漢津此日方舟意莫念匡廬故故違

春日送友人渡江卽便眺金山

限韻

風波閱盡去來人剪斷江雲一色春分袂共憐身是
客振衣暫與佛爲鄰澹烟九點難分局空碧雙丸不
臥輪誰似中流能砥柱相逢語及莫搖唇

蘭香入室

得香

正抽閒夢憶蕭湘縹緲幽芬到竹牀不帶黑甜烟火
氣唯餘沆瀣露華香僊人解佩貽空谷王者分甘及

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八

際恒堂

草堂最是無言投合處許多心事足相商

感事

欲敲馬腹握長鞭結網求魚向涸淵家給有心供暮
夜困虛何策救荒年繭絲到處催桑葉蛇足逢人撒
酒錢取邑自憐爲澤國空江無地著焦先

獵者

獵者已忘焦下鹿市兒爭捕影中蛇履穿甬父終難
補背癢麻姑不肯爬且置馬肝求饕餮誰尋魚目辨
瑜瑕明知碧落傾西北煉石空勞問女媧

種竹

十年三徙笑吾廬種竹無園草倦鋤得此數竿纔免

俗愛君百尺尚能虛亭亭畫影清標立裏受風聲韻
事餘一榻靜懸門自掩莫教牽引子猷車

假寓寶應淨土庵

嶺瘴厭塵事況今漂泊時但能容杖履即可閉籬籬
蘭若清涼地郊關東北陲阮生聊雪泣楊子暫忘岐
橋外松邱古溪頭草舍庫利閒磬遠逕曲到塔遲
盆藕蓮房結欄藤豆角垂數椽成淨域一衲正龐眉
支遁原堪友瞿曇自是師拈花隨手得聽貝欽容窺
鸚鵡曾啼樹鷓鴣近借投餐非托鉢開牖足裁詩
有託神爲定幽栖性所宜不然搶攘裏遊子欲安之

移歡詩六首和陶仲調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九

時

堂

分得深秋月不忍作秋思秦宮花底醉自唱比紅兒
歡來遇儂時香更名先暑楊花逐雲飛雲引楊花去
手觸絲絲聯出水蓮花面歡作七寶箱珍惜秋來扇
夜深攜手去恨不駕歡車舊歡建業水新歡武昌魚

諸衲子持紙索書漫作數語以應之十首錄二

優填報佛恩爲作梅檀像大衆見彷彿頓忘兜率上
皎皎空中月無心留作影雪山自清涼不爲寒花冷

讀曲歌六首錄一

蓮子未剖時苦心那得見細嘗蓮子心憶取芙蓉面

子夜歌二首錄一

可憐下弦月來時及夜深白晝不相照空懷皎日心

秋海棠

可憐秋海棠卽是斷腸艸含毒復含嬌癡癡顏色好

竹枝詞

綃綺臨風佩帶香夜深無語對橫塘芙蓉自作鴛鴦
伴一任梧桐宿鳳凰

漫興

誰向盧村訪莫愁眼前無事不風流蜻蛚亂驚鴛鴦
塚紫燕雙棲翡翠樓

枕上

愁心如織不須催絡緯頻呼短夢迴涼透耳根推枕
起秋聲無數向人來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十

時

堂

雜述口號六首錄一

神龍蹄不是驪龍橫海將軍氣自雄萬弩虛張劍未
發鯨鯢先逐退潮風

愁述

蘭若依橋市盡頭帳房厓落散林邱窮山竭澤等常
事冷電涼簷徹夜愁

嚴正矩

字方公孝感大前癸未進士
科入尋陞山西參議以撫寇
東按察使晉太常卿歷戶部左侍郎致仕

晉中送友還金陵

金陵遊子動金羈臨岐不發有餘悲南渡滄江秋
晚棧花柿葉何離披晉陽道正霜如雪把酒牽衣爲

惜別人生雖非塵鹿比聚散風煙長嘆咽
一遇君黃姑山下又離羣相思惟憶秦淮水送君歸
以敬亭雲

泊清遠

艤艇孤城下烟深野水秋暮雲歸遠岫返照倚層樓
笳鼓聲齊響星河影並流含情無限思清夢繞滄洲

十日閒坐艸堂漫憶

采風吹曉日芳景照初陽攜興歸清座臨軒問艸堂
芄蘭垂藥白枳橘綴枝黃酒宿晨分醉黃留昨日香
再作

菊花漸有色蓬餌味何長竹閣疑無路松臺送遠涼

黃詩紀

卷之三

四

陸恒堂

蟬鳴深樹側鶴倚池傍餘韻猶孤適清詩此數行

贈王處士

處士名嶠字瑛庵
云不庵荆南人

石門山下客栖隱得真情藥圃時勤耕林田任薄耕
茅茨結屋小蘿薜製衣輕日暮吟詩罷惟聞猿鶴聲

泊舟登岸有感

岸沙明落日縹霧隱空林一棹憑江海寸心橫古今
樓邊黃葉盡衰颯白頭吟徒倚倚衣節不聞山外砧

泊江望廬山

匡廬天下秀削壁出芙蓉入望多殊色徐觀無定容
香鑪餘雪積紫蓋翠雲重使欲捨舟去登遊備五峯

重過王太守山園五首

錄一

芳華花事刺蘭柱嚙衣香竹引石泉細風吹蘿帶長
疊峰青倚星溜溜碧粘墻別有人間世桃源未渺茫
塞上寄舍弟

渭水波無極東流去不回鶴鶴頻見憶鴻雁幾時來
故國懷三徑他鄉賦七哀園丁慣習蠶趣令剪蒿萊

向夕

向夕烟光澹流霞著影長深林喧鳥雀欲徑下牛羊
水氣空含碧山花晚送香一鈎初挂月拂拂上西堂

次安定署和石上韻

覽物詩思動長吟興不孤鳴鶴懷舊侶飛燕引新雛
坐惜林花晚行悲春色徂老來筋力弱藤杖喜相扶

黃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陸恒堂

游法泉寺

古洞何年闢丹崖此地開萬珠懸露滴一澗引泉迴
梵響松間出鐘聲雲外來欲尋絕壁處更上石蓮臺

皮州送風樵歸楚十首

錄二

久客荒三徑清思縹十洲寒催花柳發曲度鷓鴣愁
大雅矜年少爲郎帶白頭送君歸興動徙倚仲宣樓

南州三月榻詩酒日相從玉倚階前樹青來江上峯
有臺聞喚鶴何處響疎鐘別後餘兩席花茵定幾重

胡簡士年丈八載廉吏一朝挂冠其廉也可傳

其歸也足尚爰成五律用志永懷

錄一

我讀古人傳丹砂羨葛洪龍眠山色外勾漏水聲中

雅意號微尚浮名縮半通芳型猶在望今昔有同風

董湖涉園

遠樹蒼茫外環溪碧水深繁花非一色好鳥有遺音

竹露垂秋月松風響玉琴白雲堪送老引興自長吟

入望多芳艸經冬亦未凋山微連野徑岸柳接河橋

求仲時相過尚平晚見招祇應憐白髮終此息漁樵

奚祿詒字蘇韻員同人其會大為世亮死後賊贈

令進家馬前後詩以請考廉入國朝官江陰

歸風送遠操

成帝太液池王作合宮舟宮人雲英裙寶瑟間笙篴

中流波浪迴石燕搏扶搖行雲復行雨飛人開襟

樓御帝巧呢喃無方倚洞簫翩翻掌中舞寵與趙

妃作解秋至不周風梁傾玳瑁巢碧瑤綃作飲送蘇

黃花前解黃花成茂艸牛羊居上頭至今行道入掩

鼻過蓬邱解前池老父母化作白文龜延年傾國歌

夷絕聽者愁解

博平寺插

為關原不易五日閉行舟王者今重譚軍儲尚百憂

橋通魯酒市城隱濮河流去住渾無主將心問白鷗

寄王錦州龍師

宦遊直到海東頭念爾棲遲兩度秋幾處蘆花塞

月一天風雪漢臣裴側身燕市青春老淚眼龍堆白

鴈愁若見李郎知客興寒梅香落滿幽州

周應遇

字鶴泉一字麓山善化明經受辟於吳興歸怡情山水以詩文自娛著有友水軒集

平江遊天螺菴遇兩留別山僧

奔走日東西塵勞同商賈忽陟天螺山靜穆積太古

中有閒放僧忘言惟拂鹿常誦赤書文取為如來輔

嗟予儒者身浮名任去取非釋亦非玄竟將誰氏伍

豈故與世違實難同仰俯以是得踴涼甘心守貧窶

我來不為客我去不問主有如太空雲隨風盪為雨

遊六度庵見文岸詩

散步山間一茅室一僧始歸一僧出霏霏細雨鎖禪

關六度至人幸不叱歸者心印喜解醫藥籠徐傾買

參朮出者懷璞拜佛行滿架琳琅存卷帙益人神智

醒人脾使我不俗復不疾題壁新詩是阿誰結響幽

遐我友年三十年來風雨盟恍然對此如促膝我去

君來知幾時見之應作數日思

丁酉思南五日贈馮駐鎮

將軍五日轅門闢大轟高牙森劍戟神威誕播吼雷

霆和氣所翔謁圭璧開疆斯土亦有年口碑載道如

流泉試觀處處飛鴻集或頌為佛或為仙莫謂古人

不可及如公掃盡古今習方今習氣何若何趾高氣

揚堂上立本色風光獨見公驅場戮力耻言功浮議

浮名都不著一眼覷破真英雄大地千秋海光電
谷名殊安足戀淡淡相遭等閒雲雞羣一鶴人爭羨
問字時停長者車扁舟揖客幾牽裾屈指今日登壇
輩馬上誰人肯解書我臥南山一野叟慕公爲人方
外友高懷不覺動微吟酣歌聊作舊陽酒

楚雄遊紫頂寺同王王熊李少白汪季安時茶

花盛開

綺閣盤溪頂千松抱佛青好花先客醉塵影對泉醒
官戀閒中爽僧翻忙裏經曉來成底事歸路媿山靈

閒著卽事

自是烟雲癖入官猶隱心搜泉常汲頂聚竹遂成陰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王

際恒堂

喜滿花間墨偏沈醉後吟衙齋時緊閉俗客不能侵

湘陰喜李幼仙過訪

幽獨勞予夢十年酬所聞及湘觴韻客燒燭把殘文
宦海若能斷寒山我欲分柴門雖穩閉何似臥連雲

南岳宿慧水禪室

別徑穿崑洞悠然高衲居枯藤隨步折老石聽泉梳
花鳥通禪意雲烟入夢餘慙慙分楮筆添我半意書

南岳與恒明僧

偶然留石浪枯坐似頑空每值高禪語如生靜夜風
短籬頭可越曲運不須通寂對忘深著秋心入磬中

甲午過茶陵宿靈岩寺

竅自何年出應知鬼斧穿石牀時臥月洞口欲春天
人夢魂爲歛觀空眼亦圓岩僧將古佛共此半瓢懸
李叔晦以詩見訪書此以答

家居原共水潦倒復依山還藉野人服結茲方外閒
狂踪僧俗半孤韻雪梅間得句時相問蒼然古色斑
重遊南岳過白雲王命伯宅上望紫蓋峰

歷過諸峯後歸然紫蓋尊以能存倔強不肯逐群奔
積雪依雲老寒松受日溫看山緣好友卻喜近君門
舟中卽事

不識斬州路逢人問所之遠橋雖暗引岐口便生疑
岸曲風多微舟輕浪易欺短帆剛數尺非買不嫌遲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王

際恒堂

闕士登

字岸先桃源人前明經進令汝川涉縣
國朝授遷安令時知事所著有潛庵近草

山中雜興

西候林僻淡窮居得四和孤等多坦步老至畏蹉跎
桐作秋聲賦蛩吟子夜歌偶聞諸洞近飛夢到寒婆
淪境有
寒婆洞

遺懷

柴荆銷白晝襪襖勝青衫疲馬纔知倦情苗已半芟
志灰費短劍思苦託長鏡自笑無三窟營營適狡兔
館張千里迎翠亭

清嵐排闥入知是戀玄庵籬下悠然見城頭不暫違
松根山際髮蘿雨半峰衣只此堪休暢亭空鳥自飛

張夢得續絃和溫孝廉五思韻

賈識天台路疑歡亦姓劉人猶前度客宵是可憐秋
幸不輕唐突性宜善婉柔君家王謝敵只憫蒲河洲

感懷三首 第一

不是傷心候難銷客子魂時証腰領賤文厄羽林尊
黃鳥能無賦青燈且勿論叩門辭自拙若箇飯王孫

偶作

南華讀罷讀黃庭日對南山積翠屏夙世想因官翅
部周王直不少茶星病餘未減歌鳥興孤遣宜登放
鶴亭却怪耳邊聞未得松濤梧響一時聽

同驥雲張倩探張夢得病寒有作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隱恒堂

休傷憔悴與支離狂癡書淫病每隨熱不因人寧作
我交能如水却憐伊換來胎骨證仙易醫去情癡學
道宜翻美掩關增靜理藥爐經卷是相知

夢思招飲瀛洲閣賦贈

江干原不少軒車爲愛巖耕井瑟居赤壁朋遊張楚
士同黃州 滄江我是避秦漁鳥啼寒雨來採凡鴈引
涼雲入綺疏洗醺不知更漏換月華升樹影徐徐
層閣高處讓樓生玉八凭看似送迎望裡烟鬟沉小
閣遠來練色洗空明醉鄉日月同王績岐路窮愁似
步兵賸野莫忘經世事賴君五字作長城

和渝友秋晚二首 錄一

興亡閱盡六朝鐘黃藥 蕭逐晚風女拭寒砧嫌月

冷僧歸紅寺許雲封身 處士霜中菊命似神仙字

後蟲秋去幾程臨水送 堪惆悵夕陽東

汪櫬 字中野崇陽人

論歷衡州教授

明經初司漢陽訓導南漳

著以集

再遊臺山

數年不到山愈古漸曠 不廻昔塢山景漫云今昔
殊草草前遊曷足數支節入上紫衣嶺一層一歇雲
中冷磬板聲傳落山腰知是青精前客請此老此遊
何以再花鳥欲爲話往繁陰 風吹芝圃香秦敷漢
賦將近代吁嗟于今恨昔遊切莫後遊將今悔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隱恒堂

陳聯璧 字珪菴襄陽人先朝歷任戶部員外郎佐

雲山房 詩集 國朝 復台州太守所著有紫

舟草言息堂諸刻

少讀輿圖記卽夢麻姑路積想非一朝今始得徐步
有地皆籠雲無谿不騰霧山深饒石田洞轉藏芳樹
雙吼玉龍矯時時選觀鷺沿溪過仙橋突見山門處
五老遙相迎培塿皆布渡麻姑儼若生俯仰竟無數
始從溪水來還從溪水渡持杖相周旋晴嵐散風雨
何事秦人居乃在山巔附得無古人心自戀烟霞故
向當營一枝恬息還貞素

贈楊東曦

東坡余素友也一別四年所便過訪適請

鹿洲未備余遂為西山之遊及還梓吳城

風望湖亭下而東望以還制府至相見欣

慰連舟暢飲作詩贈之時八月初九也

亦知素心在交意昔所厚懷此經四秋長吟對高柳

千里命輕船不謂期復後西山豁幽襟返棹吳城樓

信宿阻波濤延佇邈難守鬱鬱掩孤蓬銜觴嗟無偶

天風亦憐人吹雲送好友笑語眉為開放懷傾大斗

縱橫論古今探奇入二酉良會欣在今別離嗟已久

寤寐冰雪姿貧子懷瓊玖君才實卓犖一瓊亦何有

去去覆肩背慰我垂綸叟

次楚蕭生秋殘晚眺韻

秋色落蓬門蕭條結夢魂烟蘿通古戍風雨暗江邨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九 際恒堂

倦鳥投林莽斜陽照藿殮幽蘭如有意特地綴琴尊

登寓樓遠眺同鄒流綺

風光偏泥客極目寸心舒老入春猶健貧惟酒不疎

雲歸千嶂合水受一舟虛安得乘風去鹿門有敝廬

李家渡雨泊

一艇依蘋岸披簑問女鬟有無靈運石是否虎頭灣

急瀨懸風易荒村索酒難烟雲窻外裊濃淡自班班

上已擬遊龍溪阻雨有客攜尊見過

上已陰雲合花開繞幾迴短牆延碧草破瓦受青苔

未展西池興遙傳北道杯何須春醖飲坐對好懷開

雪中課豎子種樹

斗畝閒閒地從人乞樹栽高低隨野性軼散任天材

度月枝連影棲禽去復來陽和生雪後瘠壤自堪培

別陳賡明 武進人

客路驚華髮相依念白眉醉堪從夜卜歸及與秋期

薄霧開江練輕舟散雨絲應知重握手花發上林枝

得劉航石書

風吹雙鯉出安昌一片離心到水陽作客大都俱寂

寞歸家何事復悲傷朋經幾輩詩能和路憶何村酒

更香試問懷新籬下菊而今可待故人黃

晦日酬聚邀同孫介子方在茲諸子

晦朝朝夕景冲融况復尊中酒不空已與窮安無可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送吳憐詩晚尚求工千山春老難藏翠一逕香叢半

道紅莫謂嚴更輕易別幾時重坐數花風

丁未七十自壽

落拓江湖七十春往來酒國與花茵偷閒每日叨清

福學道何時掃客塵豈必著書長閉戶偶然放艇學

垂綸生平循省差無忝留得清芬竹筒新 鄒流約為

胡泰徵 字去驕 武陵人 行入司

桃葉渡東羅魯峯

何處尋桃葉桃花過眼新芳時思絕艷流水表餘春

書閣香生縷輕枕山蟬曉晚潮潮寂實無聲詩人

胡獻徵 字有人 武陵人以官同部新江司

胡獻徵 字有人 武陵人以官同部新江司

秦淮夏日

夏日尋幽賞長橋隱夕曛香從簾裡度曲前醉時聞
白月浮空樹紅霞漾晚雲刺舟隨處好荷露上衣薰
贈王山長二首

結念烟霞外橫琴山水中揮書消白晝跌坐引清風
首惜官仍冷青蓮道自崇長安表馬地碩果幾人同
老尚依金馬因時學抱關楚材雄杞梓王化洽烏蠻
有字饒堪煮浮家髯易斑父交零落盡猶得拜蒼顏

李春江
庚戌人
陸中書

示中素

此生不逢展弱冠喪兄伯兩弟相繼亡隻身毀羽翮

交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主

際恒堂

撫我弟若兄歷盡艱屯厄汝兄纔十齡阿父即易箴
外憂患難來內教墳典藉身作醜頑堆姪得安枕席
十載學業就憂懷稍得釋汝生纔學語祖母復疾革
抱汝置膝上哭聲頻哽噎愛汝掌上珠珍汝連城璧
指汝千斤愛任汝一身責汝今十齡餘急須窮簡策
我怪杜工部賢愚渾不擇翻笑陶淵明懷抱胡不釋
吾今病且衰生事日蕭索四十已成翁視身若過客
獨念汝未成耿耿徹晨夕汝當善自愛長將寸陰惜
送別周深公返武昌
纔共澆新醖慨然問去舟如何三載別不作幾宵留
遠樹濃丹葉霜風上黑雲一追憶竊自爲君愁

苦雨

不爲洗昏睡分明設客愁竟將春盡景支作雨中秋
樹老枝溪沒山輕著水浮開牕聊一望身已在扁舟
燈下觀菊花影步袁石公韻

絕似幽人致分形倍可憐芳神觀壁上秋思話燈前
實以虛呈巧姿因幻更妍南山何處是對此亦悠然
籬邊頻有約室內豈傳真顆顆成圓印燈燈識化身
植憑空界土侶是畫圖人陶令如相值詩應別有神
夜聞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不信今年別重逢向此宵生還原妄想痛定轉無聊
境以真逾幻愁因疑未消離魂常不值遮莫好相邀

梵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主

際恒堂

山居

參透浮生盡日閒更無俗事可相關貧猶受用詩中
畫懶得便宜枕上山風送新寒因酒破雨淹午夢倩
鷺剛殘荷盡催秋急野老高吟興未慳

雪關禪師同余中丞集生虎跑結社以偈見示

賦答二律并訊集生

好風誰送到簾間偶有僧來自叩關致訊漫勞和靖
鶴息塵差擬謝家山一般雲月元同色兩處經書若
共刪我欲約君君就我布帆應集楚江灣
機鋒文字兩無功就裡分明不異同石屋句含臨濟
棒寒山語帶趙州風詞壇白作篇章會禪室專將公

案融爲問從來誰撮合虎跑方丈兩詩翁

雨後野望

楊柳滿疎曲岸西耕犁尾上帶新泥雨經望後少云
足天欲晴來漸以棲藟麥葉殘鷗鷺遊魚蝦族盡覽
驚啼恍疑亂後歸鄉國見日潭如聽鼓擊

讀書山館友人代投歌效陳官刺來走筆寄贈
莫漫相逢未嫁時天涯到處鶴同羈更何人誠謝希
孟不使君逢杜牧之多病怕敏知病減閑情原只爲
情凝茫烟水空林暮何處覓教擇一枝

送春步萬三雅韻

殘春無意戀芳華檻外薔薇特地閒僥倖月因雲破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見開塲夢被雨聲催此身於世成匏繫惟我與君共
酒杯偶渡小溪逢斷木不知誰世濟川才

和子石

枕流只合傍清泉況是花叢古寺邊成我寒酸眉似
戟輸他富貴骨如綿非才不入英雄籍能事惟貪詩
酒禪識得蠅憎香氣惡使知難望俗人緣

載慰三雅望舊廬有感

昔人猶得想林泉近口柴桑古寨邊誰却松陰空岬
屹獨餘鶯語尚聯綿浮華無分井關過清福難用未
解禪借我知音三兩輩唱酬且了百年緣

兵燹初息山行有感

雨後秋山淡似春草枯垂茁短苗新田家太息收殘
稻官路欣傳有旅人山犬見僧猶吠鳴飛鳥爰止尚
逡巡栖遲自笑身搖落泛宅浮家豈避秦
月下憶幼文時幼文寓梅信天先生齋頭
侍坐豪談發論新令公座下鬱懷仲料應此際談方
熟也憶空階獨立人

和幼文過邯鄲二絕

何分奴隸與侯王微却屠刀便下塲我到邯鄲應不
夢眼前何事不黃梁

夢中何故說求仙夢醒猶難了俗緣我輩若逢當日
夢黃梁飯熟也徒然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向兆麟

字石都京山人官教諭

舟次寄題高二抱廬兼山堂用深柳讀書堂爲

韻五首錄二

昔讀園居詩把玩不釋手就中最賞心鄰家高栢柳
此語曾幾年清致君自有全家人烟蘿雲嵐列戶牖
呼童課深耕帶月事南畝上以奉慈顏下之贍八口
只此願不違富貴真芻狗閒步兼山堂叢桂懷好友
起作招隱詩指數及某某最後念羈人辛苦爲我壽
衣冠慎畏途深感丈人厚艱難事行役也勉期不負
終當拂衣歸共事沮溺耦
古人破萬卷力學足三餘淵用既備具行藏隨卷舒

今人殊不爾到頭腹空虛出處成兩負殊慙七只軀
吾子抱深警長嘯歸田廬豈惟耽泉石常恐誤居諸
荒山抱古屋夜月哦殘書問吟梁父曲時御花間興
晚焉辭塵累九矣遂厥初賤子何所落不才如散樗
失學空老大能無嘆起予感子入山志搔首長歎歔
送別孫古修南還

洞庭雨歇秋風起冉冉流雲天似水越客迢迢聊楚
吟倚天長劍三千里君家詞賦夙有名鏗錡能作金
石聲到處留題富文藻結交同氣多鴻生黃鶴樓頭
醉辛酒白飯輕下笑口退谷年來雖寂寥招尋時
復得某某入門把臂若有思相視而笑如舊知淋漓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陸恒堂

贈我三十韻琅琅可誦何琅奇廣文潦倒塵滿席
當開千難餽客過院猶逢雙眼青臨江共對層波白
蕭然枯坐殊負君忽唱驪駒那忍聞瑟瑟蕭花渺無
際空令延佇吟停雲

友人見招再游南湖登天龍菴山頂菴主茶瓜

留話薄暮返樞仍宿江阜精舍四首 錄二

茶話從蘭若汀煙送野航雲生河漢隱風靜水花香
酒力經宵薄鷄衣裏露涼午間征鴈蚤嘹唳欲成行
支通幽棲處經年得屢過微江浮岸樹小徑沒庭莎
白月當頭幾青山入夢多留題誰是伴共和有羊何

梅福宅

我昔懷子真抗疏強人意危言洞機宜尊聖永苗裔
選世信能賢移家乃得智淨明忠孝流遺蹤詎荒翳
石城

風流羊叔子威望振南裔割據奪吳資安全爲晉計
舊聞吐雲霞石城雄睥睨猶思身後名岷首一垂涕
環樓晚眺次韻

樓空樹古暮雲閒客裏登臨一破顏黃葉幾邨連野
水寒烟數縷入荒山籬花寂寂仍依砌徑草深深欲
闌闌那得元規乘興至呼尊醉月使愁剛

題贈襄陽吳修人西邨寓居

天涯落落一身孤卜隱西郊計未迂跡瀾漁樵寧乞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陸恒堂

客用范文正人言論著類潛夫杖藜澤畔吟青藜拂

卷花關潤紫腴只此便堪消旅思鹿門松逕久荒蕪

次韻送顧幼鉄歸崑山

片雲撻雨度江天襍被行攜上小船已覺論心盟逝

水何當把臂感離筵白蘋浪煖層皋樹綠柳風迴別

浦烟聽罷驪駒還極目不堪佇望一飄縣

陽春臺罷伯補樹葺亭同人作詩紀盛

曾臺舉畢久稱雄嘉樹還栽信有功雲嶠遍題康樂
興雪堂乞種子瞻風憑將野水晴帆意領取孤亭落
照中父老扳枝更餘嘅濃陰曾似漢新豐 臺時即明
世宗舊邸

江口阻風謠高二抱肅山中聞警

初秋題畫懷見初諸子

過桃源

高路先生墓二首

善在說
卷墓陵

楚詩紀

卷之

W
H

三

際恒堂

望雲斷蒼梧啼鵲

無題七首

百尺桐陰覆苑牆。小樓人倦讀書牀。披帷共坐渾無事。消受縈簾一炷香。

曾苦深處坐花茵一曲高歌酒數巡醉卽團團垂首
臥風清月白可憐人

四面窗虛敞。畫樓湘簾高卷。不勝愁等閒。却憶尋常處。銀漢無聲滴素秋。

遊仙夢三十一章

錄
八

月明控鶴渡清江。同宿仙家玉女窗。旭茗
舞含情不盡。悶銀釭。

雲綃霧縠九陽中阿坡傳喚
鶴雲窗共話揚塵熱列真
甯得短童清似

憐子骨節本珊瑚玉屑和成丸轉丹更欲密傳邪劍

厭聽諸仙話
夙緣天階漏
盡月娟娟
經壙旁有棲雲

曾從訪道過三茅觀見玄元六甲芭乞得丹書才一

仙佩曾經解漢皋醉把蘭衿追往

事如鐘清汨落秋濤
碧梧高柳夜沈沈月
下遙聞理素琴彈到
海波淘

後人間何處哭知音

江
上
曲

羽騎翩翩臨江浦營壘列簇風雨殺氣橫上君山
昏野鷗迴翔逐烟舞將軍錦衣坐大旗落日千峯影
旁午晚風浩蕩悲笳鳴劍戟無聲靜月明倚鞍飯馬
閒回首天水空濛恰三更鬚眉霜滿寒悄悄夢乍遠
家幾線繞閨中似說不曾眠正計鉞衣立江曉

冬夜過友人山莊

行吟舊高懷此際難舉家兒女慮終歲稻粱
老與貧兼得夜因病愈寒幸逢司業語隨意醉湖干

擁膝

擁膝吟清曉春風入幕斜乾坤憑細艸歲月逼梅花
過日詩爲侶經年病作家溪光行欲老小酌看天涯

金口懷張蔚章

鼓角喧金口臨溪幾惘然征塵黃日月戰骨白山川
敗駒蚤吟雨頰橋鶴夢烟扁舟何處泊得未減餐眠

酒友人園亭

曲徑苔痕滿幽溪處士家木山欹竹影瓦鼎靜松花
點易朝軒露彈琴晚石霞坐忘相遇久池柳已棲鴉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庚

際恒堂

夜懷

滿抱悲涼事紛紛此夜叢園荒新雨外人老斷蘆中
不盡乾坤憾難支歲月窮幸逢兵甲洗羞得隱牆東

閉門

幾日山休雨閒亭柳換裝鬚眉慚我老鷗鷺笑人忙
畦菜芽初茁欄花葢半香南溪予憶汝諒亦有幽光

花朝前一日同馬子俊偶步城西遂至問心庵

野樹山山出湖天面面晴偶來看欄柳因坐聽林鶯
花繡村光滿風牽水能生歸鴻回照裏應起故園情

雨中吟

楓林禁下試輕霜萬里秋聲入夜長已是新寒來朔

漠况兼細雨度蕭湘庭花徑外窺杯酒野鶴風前急
宿翠險點棠衣蕭瑟甚暮砧斷續到東廊

閉門

烟樹重重水一灣遠林彈罷抱琴還折腰是處逢人
懶棹刺經年扣戶難深夜幾寒溪外月好春卻負雨
中山維門宛委苦封久縱受輕風亦下關

冬日同芭謀訪皓月主人不值

幽尋次第接溪痕短策相將古寺門幾樹鴉聲依碧
澗一天楓影下寒村禪扉靜掩香生榻茗碗清傳菊
戟軒坐久不知歸鶴晚凭闌高望欲何言

登樓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一懷潦倒將焉寄仰問蒼蒼晝復冥少不如人頭已
白狂無過我眼誰青愁看鄉夢同雲杳厭說塵情帶
雨聽欲往未能歸未得晚風竹影到空庭

訪僧不遇

燕子輕盈蹴浪斜香臺一水隔人家山門晝掩黃鸝
語延佇松陰看落花

李呈玉

字崑山宜都
人官銜山論

自水簾洞觀瀑晚宿九仙觀訪皓白道士次司

馬廖公韻

靈源高閣洞冥冥徹空林靜者聽玉練飛霜寒映
月珠光噴雪冷搖星崖巖奇字驚龍爪路夾蒼松帶

鶴舄醉石何人冲不退壺天深處有仙庭

田需霖字雙雲容美司人太初長于官本司宣慰使

送黃中含翰林出訪當事

舊識中原路柴車伴鹿麋出圖君父計更結友朋知
浦曙難還唱道途馬未疲平生習鑿齒四海有名馳

奉陪文相國鐵菴觀雨中白蓮相國名安之宜昌人

淨洗鉛華曉鏡中清香披拂倚微風不移玉井千年
色較勝西湖十里紅贈佩解解憐殊粲粲凌波偏稱雨
濛濛當筵幸有瀛臺客詠賞應拚醉碧筒

日既霖字夏雲容美司人官本司宣慰使

淮陰侯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四百炎劉一手提侯身難保況王齊從來縛虎屠龍
客未有機權制牝鷄

鄂城懷古

百戰山河感慨中荒臺何代舊王官霸基幾度歸秦
火故物千年泣楚弓月冷兔園賓客散香銷巫峽雨
雲空相過無事頻回首自古興亡恨總同

田甘霖

字特雲容美司人太初第三子性警敏嗜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先朝壬午入楚關以分土列爵之裔求應制科亦罕異事木朝相繼為本司宣慰使詩在義山長吉之間所著有敬

和陶蘇飲酒詩十二首錄一

雞邊握盃把何如奈落英蘇韓耐世徒確有不世情

黃柏洞庭醺無客呼共傾三徑紀甲子多少不平鳴
不台時宜者杯中丁此牛

田舜年

字韶初號九峰容美司特雲公子葉并官左布魯正一品印公著詩文喜交遊著者有自鹿堂集數餘吟甫江紀行等詩記

山居五首錄二

帶影尋溪上閒心數派魚選藤充几杖品石伴圖書
小出能頻至孤遊勝索居雖云殊汗漫自喜得常如
性不欺雲壑情愁境自新峯峯堪引眺岸岸可垂綸
几生琴三弄寒泉響半勾塵纓差許濯郎是古皇民
自小園下等水嶺

上山不計數涉水亦云多人踏雲頭出與盤樹杪過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楚詩紀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叅訂

益陽陳益謙甫叅訂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趙而龍字元公長沙人洞門次子

和姚若侯冬嘯咏

竹隱幽戶鼓琴悲久病身多逐影疑舉目卿雲水至
日傷心旅夜月初時亭臺落葉知多少雨雪迎春任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一

陸恒堂

早避自嘆不如松菊好烟消雲澹一茅茨

雪隱燈火意森然八上雲浮楮墨烟繞戶不聞湘水

竹尋花少見杜陵鶚憑誰仗劍移青海到處吹笳破

碧天口望洞庭難入夢翻愁短髮愧髫年

王戡

字孟敬漢陽人乙酉副榜與蘇小宋喬東柳
前山長後孟嘉
也詳漢陽郡志

春日贈陶庶常二首

去子當天地虞庭咏鳳凰人傳陶靖節我愛魯靈光

紫髓春雲母鴻溝割阿郎衡山九千丈元氣鬱蒼蒼

哲兄雙鯉魚令弟百瓊瑤尺素中應有新詩玉不如

開尊天欲雨擊節了乘車自有江都策余就郭橐書

贈夏振叔先生

竹林萬古競風流亂後樓臺有故邱一劍照將雙鬢
改朱門常傍白雲秋時名世事看飛鳥玉簡蒼文想
汗牛好向烟霞比顏色著書難免古今愁

武昌贈李偉公名煌武林人

北渚如閭帝子哀武昌秋氣亦悲哉追思往事空搔

首欲送將歸罷舉杯鵬鵠何心看去水鳳凰隨意點

蒼苔勸君莫聽江樓笛我到湘南折柳來

寄別復齋夫子二首

柴門臨水後疎林晴日登高望嶽心九月霜飛寒過
鴈一天木落散鳴砧榮華織女移朝錦安穩朱絃托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二

陸恒堂

玉琴何故更尋湘蒨去冷猿叢菊助沾襟

憶因垂釣遠還河白兆青山重此過好我投瓜貽李

外經心連茹拔茅多感恩雲日看天地著體衣裳變

菱荷今日龍門婉諸子

名姝時皆孝感人

贈郭公孫

洞庭南望誰知我雷雨延津得共鳴端坐寒生青玉

案高歌清徹碧雲笙紅顏白首中原日戴笠乘車萬

古情願采香蘭贈公子湘逢莫負少年行

秋夜復齋師公讌卽席賦上兵憲張越青夫子

先生屬

百年霜露楚天開千里旌旗北闕回元氣已將衡嶽
滿祥光還自太行來角聲部曲吹寒月詩興尊疊待
早初鑑品山公員巨識著書裴相本多才

有見

韓生臺下化鴛鴦弄玉樓前惹鳳凰自是侍兒能見
客誰言中婦得同行素裙應遍紅榴冷嬌面遙分白
雪香綰隔巫山雲一段還堪夢裏斷人腸

胡念祖字鶴心一字仁大治人舉順治丙戌科
於任著有一時奉母盡色養授羅川諭卒

詩集一卷

吾里臨江一路則有元次山異泉張志和釣臺
在焉十里烟波上下兩賢呼吸通靈武昌相

詩集

卷之四

國朝

三

際恒堂

皇高揖退谷杯湖西塞可登遙指蒼溪雲水
欣真逸之匪遐躅哀通隱之無特操作二詠
以貽志邑者

泉本中膏首况乃欽元公舊我到其處再拜酌一簡
泌測洗心魂碑銘語鴻濛亭午夜氣分鳥截山腰變
躋人足躡頂徑仄一線通俯瞰大江動入洞語怪怪
泄雲龍骨冷奇石落鬼工時有小魚鱗潛蕩如游空
道逢野豎子喚作僊人宮主人率稱猶有索錢吏何
如先生風不登此下耳道心在牧童

張君以敝拙盡室一承秉媿我陸沉人妻子莫能興
既乏耦耕力刺船如不勝落葉下江潭蒼兕眠石稜

至今風雨中叫之忽復應直釣不求獲萬古一漁燈
燭溪老匹夫投綸胡足稱昨夜騎鯉魚過從巖子陵
誤持青竹竿來踏楚天冰

小瀛洲效長吉

何人曾寫青秋樹歲久飛精不知夏酒酣調笑倚阿
誰扶起菱花山作架天上飛瓊長正屬小豆銀塘偷
打鴨輕船痕軟發生綃老楓搏就猩猩血海中神僊
惟取二仙人玉樓剛十一倚牕者誰休太陽明朝看
取鏡中雪

春興

風急似戰薄天長多所求無因折庭樹還自燕香簪

詩集

卷之四

國朝

四

際恒堂

碧艸能添酒黃鸝不信愁晚光難可見休去躡南樓
層應守字夢齋一字執大孝
讀高處厚江城感遇詩和上徐公

誰能傾蓋即回天帶索相從縞帶邊疲骨自憐空血
盡黃金豈信有臺傳滄雷示警于乾象砥柱狂瀾障
百川老杜萬間存願力至今吟誦欲潸然

子夜歌二首

儂自上高樓望郎日欲暮有人金闔來道郎幾回顧
一葉落吳江吳江清且遠天風解送郎不解教郎返

程德時字靜子一字愚谷天門人舉順治丙戌
科官南豐令著有南豐堂扶柳堂詩文

雜詩四首

家應必采山采香必采蘭蘭幽芳白好山深門不關
飲酌寒泉水風起無波瀾中懷聽所適耳目少艱難
流雲爲搔首疎松吹遠天斧斤動巖壁青桐乃不全
焦鹿成昨夢塵役何爲然坐看川流暮久久起白烟
貞鳥不妄噴幽蘭不輕馥大義在天地人生安可黷
東鄰再嫁子歛容施膏沐經過故夫壠不敢出聲哭
寒獸生樵梓寒雲滿山谷

擬青青河畔草

禽鳥多音好山川盡秀美春烟醉春神兀坐幽窓裏
欲裁短長衣剪刀如貝齒芳菲惜年華大陰漸君子
遠別在天涯博山爐烟死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王

際恒堂

贈鄰叟

近村飛夜雨環舍響春濤烏度層雲滅魚爭急水勞
農家喜壤澤釣艇怨溪高舍笑謂鄰叟年豐逸爾曹

尋了驢上人不值

落日芳郊外斜陽滯晚樵風烟澹石壁霜月冷溪橋
沙白兼葭渚秋深蟋蟀宵披帷人已遠應解隔江招

西山寄懷香海外舅

東閣殘春去西山積雪存行隨泉出谷坐到月當門
鐘遠風吹斷竹高鶻下煩幽棲過客少倚杖立邱樊

舟次西塞

兩岸隨江潤春深艸色歸石欹山欲墮水靜鳥能飛

野火添風氣晴光轉翠微夜中千里月西塞動清暉

村居書懷

柳映春浮暮溪堂鎮日高鳥聲題錦字魚目拂香漪
忽物休評史驅愁且廣驢僻村寬拜揖乘興涉南阜
雨宿山中人家

山影家家入直堪慰旅情層陰迷月色過雨亂泉聲
絕岫歸雲急驚鴻越鳥爭有懷遲客路遙見一峰晴

宿新野同劉四王李共人

贈贈垂楊陌欹橋鎖綠筠楚天遙入望燕月尚隨身
杖策英雄地驅車宛洛人歸心雲外滿無意覓陳遵

冬夜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六

際恒堂

夜深寒力力燈影落霜中小鼎翻茶綠積陰困火紅
愁多頻檝葉書嬾注魚蟲噴噴長恩語昌黎好送窮

春遊

林麓啓初旭東風細艸香溪山朱夾轂士女碧緹牀
烟煖晴絲曳春深布穀忙去來歌舞客曾語及柔桑

客傳川資別墅漫賦八首錄三

棲息全歸澹秋光測有無寒泉漱石髮零露洗花鬚
沃野黃雲合荒塘白日敷霜鐘林外落遙憶楚雕胡
范閣觀魚泳秋聲到樹遲斷雲碧作岬細雨白成絲
愁共陰晴口夢懸吳楚時烟花寒不放顧影笑支離
地到南中暖秋深不肯寒采芹思夢澤沾水類雲安

鴛鴦催芳歇，莎雞詠夜闌。若香清入座，山月屢看殘。

別首何如四首 錄一

何忍遂言別，別情自此深。淵花偏幽淡，林鳥漫沉吟。

一夕山川夢，十年風雨心。明朝去路遙，指隔西岑。

夢得投閒擁几觀身我之句因續成

水檻南開濕柳芽，千章韓鄂映流霞。軒窗積素來初

月，坐對深林愛晚花。白鷺相邀飛近浦，蜻蛉任意點

汀蘆。投閒擁几觀身我，石火新泉試芥茶。

讀劉聲玉步鍾伯敬韻走筆追和五首 錄一

及傳下勝，滾東西萬里。橋邊過客迷，收得人家纔放

歸。戶部老叟慣呼雞，高軒漫枉幽林過。好客何妨看

奏奇記

卷之四

國朝

七

隱恒堂

竹題四節，浮名身便穩。古今工拙幾人齊。

春日家園曉起

澹澹春光漾碧暉，疎林影入落花肥。門前臨急浦，漁舟

過家傍垂楊。燕子歸日涉行藏，由興誤年深杞菊爲

誰非。漁竿未斂晨曦發，恰有黃鸝過翠微。

與邵雨士約遊洞庭不果時有客自吳門至喜

賦

小築荒溪接短橋，芳遊入夢靜鈎簾。石邊楓葉霜文

變，嶺外征鴻雪影深。遠客投門山色負，寒鐘出寺鳥

聲哀。早飲賦葦蒼何月，上林端門座聯。

亦清同志

枝栖兀兀四無鄰，放食居然惟舊貧。一片冰心攜早

暮，十年交道冷風塵。誅茅已就終爲客，霜葉雖紅不

是春。自我入山忘剗餌，迂踈何異轉方輪。

望雪

積雪杳無際，澹然雲水痕。寒深侵短褐，林重失前村。

辛卯閏花朝爲煙節前五日雪中桃花盛開同

關雙石毛翰如外舅香海分賦得十二首 錄一

雪能助，艷即爲瑞。花解移情不足，孤聚景難容。顏筆

墨幾年雪裏看花朝。

林瑾 大治人舉順治丙戌科官銅鼓衛教校爲行嗜學至老弗衰

坐鐵山洞過平等寺訪曇慧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八

隱恒堂

洞古適幽性，登臨亦匪難。清溪縈似帶，奇石束爲關。

歷盡崎嶇路，方知平等山。拈花忘晝永，伴鳥夕陽還。

李世格 字共人江陵人舉順治丙戌科官鳳陽司理

禽言

麥枯一聲來止得，萬家哭粒食絕經年刈。獲飽殘腹

富人惡，何耳邊啼倉穀須糶爾何爲。

漳水吟

策馬寒流眺空陌，烟臥西陵風瑟瑟。英雄嘯咤走風

雷，帳底美人泣明月。月照魏宮曾幾時，漳水千年流

不歇

詠梅燈

一捻芳心寄子裁玉缸分照自徘徊宮中夜夢紅雲
落烟裏人詞白雪來誰倩春風搖暗影特邀明月上
花堆不妨此夕吹羌管環座清香傍笛開

燕巢萍岸得雛五其一純白異之賦白燕

翩然兄弟白爲賓一羽霜清不受塵可似佩蒼呼使
者定知衣白是山人月閒疎柳孤飛冷夢入深雲小
語頻紅線縷眞兒女意寒心去住復何因

徙宅後移梅寄兩竺子

情深何必花開日卻憶衝寒辭故林別有聲聞通夜
月帶來冰雪答同心三更影閒愁常滿一柳香吹夢
可尋坐對遠思難徑說此時微意各崎嶇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九

際恒堂

黃梁祠

白日厭生人合眼覓軒睡不信此卿國夢中復多事

臥龍岡草廬

我讀梁甫辭夷然思抱膝何處認吟聲落葉西風急

送別嚴平子

東山山色望中如雲氣尋常宿小廬未必桃花封洞

口我能讀盡滿山書平子住桃花山語余口但

趙而

字友沂河門長子負奇才善雅談時見

公集考升諸先生咸推之以任子授中書令

四十卒若有孝廉處見集行世

遺興六首

結交莫如花爛熳辭故枝居心莫學鏡背面忘羣
故人色萬里樂甚新相知離袂何足傷天地有羽儀

得朱子昭書

前夕夢君來樽酒爲君設今日得君書遠音淒以切
故人在沅湘扁舟嘯清冽何以墜網羅風流自緇滅
明月滿江城愁來深雨雪李陵功自危馬遷身未潔
張儉昔云亡李篤詞相涉俯仰千載人深情得縲繼
閱物久孤岑失身在交結悲哉俠士名不如廿字拙

題圖次半草亭

公嗣子環莊
即吳洲壩

結構人能異相邀舊夢還胸中非一木眼底即千間
蕭統樓邊月枚乘宅後山無須重染跡今古幾柴關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十

際恒堂

過雷塘車中限賦

破盡江都夢英雄此一場青山殘粉黛白日舊池塘

野豕平鴛塚飛鴻襲鶴糧登高誰醉醒今古付蒼茫

送韓年兄之任湘陰四首

錄二

長沙南畔宅有客抱虛吟三戶景昭族千秋屈宋心

當門鋤正力入世語尤深相送鳴鑼日書傳靜者音

國問若生急城隨白水低兒童浮釣刺風俗愛菰蓼

月洗湘君淚花香帝女泥經綸當暇日俯仰屬佳題

十六夜復雨

花徑雲徒繞秋高氣不清英雄謀醉久天地愛陰成
藥滿雙橋路歌殘一夜聲蕭蕭樓閣影未許望中明

卜晴

起蜚功無用龜鼉勢莫過悲風連碧海天洋到海濁
水下黃河淚粉餒人拾行繇神女多明朝中浣盡日
月意如何

立秋矣舟不行

可惜孤帆宿全井行者思東風不受過秋水若爲疑
夢逗三吳影天開七夕期蒼涼無所托湖海亦何悲

偶簡郭幼輿扇頭宿王山長草亭四韵和寄山
長並呈幼輿

正在滄江晚照潭入夢深門庭帆九面天地障孤吟
世事桃花笑幽人明月心相期居早卜肯直學浮沉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士

陸恒堂

湘上真常滿微名舊雨存陰鏗多好句郭泰到柴門
流水橘洲暮清秋楓樹魂孤餘戶牖圯廢更村村
地久饒詞客如君誰可宗一心惟發史雙鬢幸依農
星斗銜來往琴書廢吉凶且歸名徑逸羅立有諸峯
燕雀逢人賀高天讓鳳饑故鄉愁各得初念事多違
無計酬蘭畹空言逗藏薇會須同識路春向洞庭歸
過魯仲連射書處

莫疑天下士感激在功名直氣孤城得高才一紙輕
扁舟殊范蠡入島笑田橫寂寞千秋後誰爲繼此情

吳同次歸自雒皋和韻戲束

倦飛何日得云還百里看君夢未閒天下名根疲短

展故人學道質高山雨中樹影杳英渡江上花痕驚
謁班爲喜今宵詞賦好香閣同咏月如環

送龔孝升年伯奉詔入粵東

玉階恩影下鸞封持節炎荒雙屐從茅草嶺看猶向
北榆花國到恰深冬陸生錦石懸三島寇準青山過
萬重此去應教芝甸識大夫曾特受登庸

夜集陳階六雙槐軒分韻得眞字

朝回沽酒點衣頻相許臚權共率眞觴滿百千邀月
夜詩分十五采風人冰盤草閣飛寒色老樹花枝蔭
客身應念江湖同不遠清宵有計隔紅塵

寄懷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三

陸恒堂

春放離魂無可銷痴名亦自博風謠月明好去翻花
梨家有橫塘第幾橋

歌者請題便面率筆與之

會携紅板映空庭歷歷天河下亂星軟語不知春夜
促私心愛聽牡丹亭

爲高玄中印席贈人用扇頭韻

柔風秀骨自珊瑚留得青山鏡裏看忽聽一聲清調
出開元寸子和眞難

韋成

韋成字念武貴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授翰林丁
梅均若分校得人最盛遷侍讀翰林丁
現民不擾而賦凡自陞大憲政以外雖哀毀
幸者有同

寄亭詩集

十三

夜生聞鳥聲

風葉滿山頭此鳥空啼血何事風雨宵離離獨饒舌
琴箏鳴以絲劍缺鳴以鉄不如孤鳥閒悲訝易清切
餘聲莫太愁恐墮燕門雪

宋蘇長公梅聖俞各著會言兩公題不相伴體

不相襲寓意同耳余亦感成數闕拂墨自評

可得蘇梅唾餘否八首 錄二

泥滑泥滑滑千里駒阻吳越山北苦久晴山南雨
不歇策馬渡清溪馬蹄寒欲蹶願君臨水一迴思妾
而不如天上月泥滑滑泥滑滑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雄語雖清雌鳴東曙隴溪夏無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三

際恒堂

鳥粵嶺冬無絮寒暑雖違時花朝恐難據荆門日夜

子規啼萬里家山宜此去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歷九秋

歷九秋兮風雨連夢迴雲畔篝火鮮白昔江頭贈明

月深閨花信無時還偶折雙相置亭側須臾駕閣凌

蒼烟妾心那得擬芳樹妾淚何曾紀歲年歲歲年年

苦艸綠窻鈴曉夜歌青玉追憶幾見塞鴻羣一字橫

宵生斷續歷九秋秋不知客城劍佩何遲遲萬里行

舟豈孤繫千山落葉飛相思君不見野樵亦愛連理

枝海燕無情獨解癡但說紅顏媿薄暮君來寧似壯

近時

橫吹曲

客居夜坐聞蘆笛離鵝欲鳴發婦泣黃梅曲盡噙人
啼不寄山陽舊消息昔人多貴楊柳詞裁付柯亭竹
平枝寒北江南自吹遍一經入破誰相思相思萬里
聲切切屢入空閒積春雪化工那得武陵郎日坐胡
床譜離別高歌猶識漢橫吹聽馬關山各委蛇聞道
連翩行役子每因風雨哭和伊

前有車馬行

君不見車中父錦衣繡帶輕揮塵又不見馬上郎脫
弓彈劍鏤冰霜丈夫得志安可及兩足馮虛雲路濕
道旁心醉貧時交敢冀金蘭下車揖呼嗟原有桐隰
有梓桐梓刊爲琴交道感終始不若燕趙之聲寒且
靡竹枯鉞冷侵人齒故令深山綠綺翁抱琴獨泣長
安市長安市上車馬徒乘者無言御者呼試語老翁
休太息此回得見古人無

樹中艸二首 錄一

樹中艸名寄生秋風夜急枝縱橫蒼藤老屈不能折
隱私獨解連理情松栢亭亭立封垓孤高賴與君相
結歲深繁作冥鳳巢寒暑不識樵夫鉄寄言百艸何
摧殘野薺鋤顏蕙苑香莫羨寒花老金谷百分風雨
近淒涼

獨酌謠

人生懽樂堪與齊金蘭之友精嫌妻古人惜此懷欲
結能保終身無弃別凌凌直道誠在茲松栢餘心竹
餘節吁嗟世事久且仆赤蔓蒼蕪浦岐路然諾無從
見飲醉贈袍遺紵將安頓樽前明月照我頭休負當
筵金屈厄有酒寧西北邛土直令蕭朱暮咽張陳悲
不然彈劍成獨酌一曲高歌警栖鶴

焦山隱士

野渡橫秋遇隱焦平僦落語薦蕭蕭三朝薜石空賢
詔四壁霜藤老漢樵去國祇存山下路終心獨結海
門湖亭前幾點梅花笛不吹江南十二橋

都門偶述八首 錄二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原韻

平原獵雨艸痕稀閒向花庭憶紫微閣筆笳聲吹漢
峽催帝風色典吳衣投鴉怨歇長門柳去燕香生落
府幃何處竹枝歌益近採樵人別暮林歸
踏遍廉公萬柳隄春衫漠漠峴花嘶冰紉赤吐鮫人
血石鼓蒼蒼存獵父題畫上不曾歸倩女馬前爭聽說
鉏耨垂楊谷口關山曲字字工傳甲古聲

題友人別業

幕府參軍杜少陵卜居西瀼泛秋澄雲依間鶴巢佳
木月對江猿嘯古藤花逕但遲囊藥叟野堂初定入
禪僧聞君近辭空山嶺一息清涼半曲肱

信生弟別余五年矣已正秋借西泠計開予過

都門暑聚首悉述近狀悲喜無定情未幾語
別舊思惻然賦此以期後晤且心託秋風去
鴈遙逐行馳耳五首 錄二

驄馬行歌傍使星錦囊逸句半西泠謾云季子深悲
路竊附留侯早授經別淚暫舒楓葉去素心長戀竹
枝青茶鐺味熟天涯事何惜開珊暮雨亭
暮雨亭閒客思賒吳衫新試薊門車幾年征羽勞青
翰一曲振雲賦碧紗直道靜偕諸阮舊風流名落小
蘇家餘懽莫向離筵竭看取芳樽百結花

秋日坐問鄉亭裁寄高孝移孫棨臣洪念專
小築亭陰字問鄉買松鋤菊破苔荒行看明月新蘿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云

原韻

石憶利秋風舊艸堂赤壁畫零歸去路寒溪愁重別
來裳近聞兩渡無人跡誰託江蘼入夢香
用九曲亭限韻贈索蒼簣兼別

話別春江去鴈汀羽觴連嘯酌雙星聽殘放竹頭應
自折盡垂楊眼不青半塌虬雲生米石百竿鶯雨濕
倪亭君歸自有名山約莫向漁蓑問醉醒

重過秋浦得秋字

重來顧影接谿流桃葉楊花滿渡頭山落翠嶺原是
畫水餘清淺但宜秋雲林野罩凭孤嶼烟雨離蓑伴
一舟猶記當年驚鶴處旅人愁思在空篴

登采石巔用原韻

遙看江樹盡蘼蕪
莫莫沉烟鳥道孤
百登苦吟書楚

閣半生愁癖在
征途狂瀛福地名堪謫
老任空山迹

易通爲問錦袍人
未遠醉來重畫放歌圖

西湖十八首 錄一

朝吳宮蝶暮堤螢
不如西施妬小青
爲說斷腸悲過客
春江花雨自零零

寄吳山魏三松湖別業十首 錄一

使君幽墅隔湖濱
此處風烟更可親
無限蒹葭生畫筆
也應秋水愛伊人

秋浦詞四首 錄一

桔槔亭外鳥聲孤
遠色空冥度鵲鳩
如此秋情看不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楚詩紀

龍道人何暇唱西湖

龍孔然 字簡卿 湘鄉人 舉丙戌科

洗筆池二首 錄一

褚公不作湘南客
鸚鵡誰從啄李花
李勣蓋愆徒有子
路玉亡命已無家
筆鋒唯許清臣借
謗史空傳義

府譚墨氣釀雲飛
夜雨江潭春漲寫
悽沙

同車與三太史游東臺山次韻

新蘿取次躡雲攀
碧嶂相看一破顏
自笑哀年逢上巳
也隨遊屐賞東山
梳翎燕子清江外
濺玉泉聲古

樹間清朗怡添詔
日好蘭亭逸句未須刪

程封 字伯建 號石門 幼自新安 寄居江夏 讀書以

名士告 樂與交

亂後築屋黃鵠山
瘞枯骨作 山在武昌城南

劫後黃鵠山鬼聲
夜不住晨興陟山巔
齒豁塞山路行人
嗟道傍饑鳥啄日
暮不辨何氏兒
更識誰家煙

豈無友及鄰安問
親與故憶昔賊攻城
人心奚不固城中
殺戮盡那得知其
數即有孝子孫逃
亡無盼顧

白骨不能言甘心
死疑誤或留齒髮存
或餘絲與布

募人掘大壙收羅
成一墓生前縱讐敵
今當泉下聚

寧無格鬪魂勇死
觸體怒壘上築之
堅他年恐暴露

上有楚王城下有
冬青樹夜深鬼不
啼燐火山邊吐

由武昌山中走梁
子湖覓舟逃難至
樊口作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楚詩紀

山行見狐狸水行
見鷺鷥武昌百萬
師奔竄如脫兔

須臾城舍空官吏
不敢顧俄聞賊騎
來風雨窘徒步

故人情頗堅邀我
山中任亂離日見
逼魂魄爲驚怖

失身由迫脅六州
鐵莫鑄古之英雄
人往往受迷誤

黑鳥鳴我前日哺
猶未哺朦朧天及
明披榛尋細路

松杉魑魅多經過
昭王墓漁父丈人
行小艇納芒屨

湖水千萬丈汶汶
舟帆聚樊山塞湖
口雲靈不可渡

長江絕蒙衝洪濤
蔽沙霧履險焉足
論恐與蛟螭遇

安敢謂天高吞聲
頌寒懼生還豈無
願翻令愁日暮

西山

入山清氣多十步
一回頓遙聞鐘磬
聲已出寒溪路

榛莽理斷碑披覽得佳句良遊天及春晴光壓雲
芒鞋踏荒草鬱鬱勞情素眾水照鬚眉衣袖生烟霞

黃州雜詩四首 錄二

天可興慶雲龍鱗潛涸池燕雀驕羽閣神鷺失其儀
悲歌代愁嘆志氣安能施由來不得意躑躅南山陂
因病讀本草孤眠一身危飽吹黃州飯細和東坡詩
客心厭春雨歸夢有黃鵠常見江帆影愁心欲告誰

悼亡詩十首

昔每聞前輩應房閨之私昵作兒
故散亡十年之內猶能振衣大笑追計平生親
已矣然出涕時少今春南歸驚聞內子計於
逝冬歷春凡五閱月夫與顧世之年月日時則
生之不可久長耶悲不自勝泣將何及孤舟
夜號三日不食嗟嗟自同恩好十有七年昔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際恒堂

意生離竟成死別男女功男孤香殘鏡破昔果
嗟叫離別怨婦之魂自骨魂也特結春閨之
受竟不覺其神之無復也遂以得詩之日為
初死之日設位成服悉木考存後賦詩章以
抒慘惻死有知

北風人我室吹我衣裳單成戚望食影沉憂摧肺肝
重壤既承訣孤懷不自安嘆息百年內負爾非一端
卿恩憶所歷難令涕泗乾孤魂委墟墓路何漫漫

離家作

十頭藏見白髮三年家居不雨月明朝又道出門
去連僧投劍西風發楚江釣魚三十年年空上楚
江船老婦向前低口說再釣無魚歸種田

冰洲早旭

上楚路誰鼓打主人張燈照廚下出地明星一丈
高僕人飽喂槽邊馬膠角角唱雞聲欲睡不睡天
不明殘風蕭蕭殘月黑牽馬出門分曙色

采蓮曲

采蓮莫采花雙手摘蓮子采花花落可憐人更防驚
動鴛鴦水岸上女娘太輕薄少時相好曾相違十八
雲鬢別樣妝妒他新嫁生輝光妾緣未得行媒力噴
他故伎不相識

馬上... 無處... 官莫性急... 下烹雌聊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三

際恒堂

王端... 勸爾且勿逃東南金錢亦有限今年轉餉三百萬

去國君恩絕含悲馬上歌渡關憐漢月掩鏡泣銅駝
書裏黃金少墳邊青草多和戎誠薄命不嫁老官娥
從夫別山望鸚鵡州即黃祖殺

葦

不死曹公手其名自可傳半黃洲上日亂綠草邊天
獨我全無涕之人豈受情何須怨殺若狂子或歸僊
應斷青山色寒生客子語晴天常帶雨夜月好難書
水近蘆花入林深鳥宿居廬中人語亂疑是隔江漁

迎江寺在安慶

野水平於岸青山亂出雲古今荒寺在南北大江分
帆影何時盡潮聲半夜聞空餘衰草地秋老又屯軍
登九真山頂遇李雲田不至

豈有登臨者相邀無好朋期君過嶺路遇此下山僧
樹落千巖葉龍明一夜慘孤快何處著默默坐枯藤

雲筋廟屬高軒黃時

何人更告節征騎費徘徊粉黛能如此鬚眉安在哉
野藤侵曉路江雨濕碑苔蚊蚋皆知已偷生愧不才

西平

北望西平縣蒼苔去路蒼微風翻燕子細雨濕桃花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主 際恒堂

帥長田千頃人空城敗家繪圖無鄭俠何處足京華

汪石雨申翰招集西園同園次周量子壽仲昭

爾玄秋崖紫來宗來

為愛西園好邀歡有侶來高林全障日驟雨欲生雷
驚語圍歌舫荷香上酒杯此間來往熟猿鶴莫相猜

秋夜

不信家仍在兵戈滿大荒幾年留逆旅一夜逆重陽
肺病身猶健兒癡夢不忘行當理歸棹何日到雷塘

城陵磯

為問湘陰道行行定隔年龍颺吹白浪蘆葦亂青天
纔曳危磯草風墮下水船祇應沽濁酒恐坐盡陽邊

病馬

平時忘汝力因病始驚心棧豆風塵苦霜蹄歲月深
瘦如憐受妾老且賤黃金日落涼颺起何當伏櫪吟
病日作

賡此雙瞳好看山興有餘入春停試馬連夕罷攤書
鏡在閒無益方多驗屢虛不知垂老日青白竟何如

涇陽驛蚤行

畏起頻驚曙荒雞太不情房櫳餘夜氣馬絡帶邊聲
茅店人初語沙村路欲明草堂林澗在毗窠足生平

道金山寺同唐肯堂諸子分舟字

遠近江聲夾岸流孤峯插入海天浮常空鳥出雲邊

楚詩紀 卷之四 國朝 主 際恒堂

桐傍晚僧回驛口角鐘響帶烟青未了月痕浸水綠

微收眼前興廢聊杯酒不改長江與石頭

蔡甸過黃圯書培風堂同龔南白楊西遠

草堂何必蜀江開不乞時流花果栽遶逕但流陶令
菊入門初醉孔融杯地偏止許孤筇到山靜遙看衆

鳥來吾道艱難安所托眼光能出亂書堆

送玉林和尚還山張坦公司

出山應詔還山去帝里花龕竟不居中禁捧衣來闕
下上方畱鉢到鐘餘都言法海新金粟為戀雲門舊

本魚自有支公開示後楞伽今是御前書

味史二首

夷齊骨已亡首陽山不改雖復生薇蕨歲久無人採

卷之三終

楚辭紀本五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都初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項公字中麻城人順治

順馬父范門人

草頂嶺雲月倏忽響東林所貴林下水時能存至音
喚起赤城霞遙向此中尋中有萬里懷日月仰森森

去子可兄

卷之五

國朝

一

隱居

靜者為岩谷甚者遠龍吟石室層絕者丹書而素心
婉我風雨夜飲咏事無侵視彼螢芝草又范惠張公

日夕何巖巖無言不得意石上有高岑

送王平石還吳門

飛仙山水窟是君與我家百里俗不殊烟雨亂桃花
梁室時連井各自種桑麻愧無風世好相得在天涯
雅尚斯須合高交歲月賒遠遊多失意莫隨長者車
脂芝在萬山君去莫吝嗔何日同清遊溪澗色可嘉

吳門亦山水暫此歷年華

范大夫載西子遊五湖圖

俯高岐晚烟遷鏡中行菱為履子醉我歌我歌千美

巍巍者山流水送遠歌既有聲醉復如泥若有人兮

水之西居無跡兮風依依浮沉坐久寒洲盡宛轉飄
雲志氣移去國片帆夜不冷胭脂淡淡珊瑚永從此

扁舟心耿耿長雲寂寞洛川影化人西去舞臺稀石
竹花銷遺葉衰國色林香隨御水征馬秋高橋鳥饒

隱隱振振汗汗漫漫不為貪殘者之所欺乃為烟雨
之墨墨吾殆彷彿思焉不得漁夫漁婦之謂誰意者

謀人家國何我蛾眉蒙辱無言危子之為息子之機
故里荒店只虛入沙石迎雲而笑子之再歸遂以萬

頃之江洋流爾千古不夫不婦之是非

海若長城

走詩記

卷之五

國朝

二

隱居

帝曰咨爾若吾為爾發源自崑崙之一勺雲車陽紆
出於鴻夷之所噴薄其石壁立萬仞千尋高思其何
層索其波千尺一葉從中隨鳬超度其上琅玕玉樹
端嚴元氣之所吞躍帝曰咨爾若天地修為黃雀日
月因而蕭索渴之飲之集義以為壑帝曰咨爾若爾
其無為爾之鏐鏐錫之大夫翼之將軍之等爾爾其
無虐風兮不可卻朝有日出今夜有作山有木魁兮
水有鰲作者昧昧兮劍為蒲解者翠翠兮斷厥居鳥
飛不度兮猷以癘未得其人兮若何愚有口濡濡有
腹腴腴有莖鬚鬚有身短胄而區區巫山高何逐往
者不可觸車馬其何淑來者未可穀子有人兮獨立

衣履而水不暴子有思今岩壑玲瓏而龍湫渙渙龍
湫渙渙兮善類之悠悠思君未得兮野風颭颭君昔
相歡下揚州斬截江水斷不流細艸長洲春沙煖採
蓮一曲龍西頭隴西頭人如月望見夫君朝帝闕來
時山霧響金絡忍見長江其未歇西流之水東流河
我有枳棘其苦何奔者山兮白者波公馬瘦立兮而
水滂沱長波去去兮奈若何吾將觸夫澗瀨之渦乘
風一葉擲之如梭吾將丹砂萬斛上下汨羅若石蹶
跡林無鳥過朝不日出兮暮不夜歸戰士十年兮身
未肥爲子謂豐壘兮子其舍此而不知他依帝曰短
若者希其渡千尺以張之旂其石壁立以爲磯其壘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三 際恒堂

溪深

水落聲無已沿溪鳥侶驚撥雲多應接隨雨若逢迎
飛沫知何處空房夜入清萬山高士老脈脈百情生
喜徐僻之文學夜談
文字存知已天涯識比鄰三湘孤士淚萬里舊時貧
野宿成吟苦春郊入夢頻蕭山下約谷爾亂離身

仲章叔至

海國朝驅古逸林三湘七澤了文心晴從曠野與荒
暮家人蕭條市井深舊業披雲松熒火高懷歷雨柳
陰陰故園落人棲處聽盡殘年灌木音

送彭鴻叟還梁谿

落落論交古道宜翩然躡屐竟何之別餘盡我臨岐
酒愁到尋君滿案詩楓落好谿水名寒水在梅開惠
嶺夕陽期應知匹馬蕭蕭路正是盤峰夜雨時

夜宿山家詩以酬之

霜花不盡白雲家小店疎星竹影斜自謂兒童諸姓
氏故將雞黍歷桑麻西風夜入忘耕力短笠秋高靜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四

際恒堂

畫講老婦羣羣爭告語平明須及望官車

公譙張序同吉偶卽席贈美觀校書

翠袖昏黃羞瘦影隔簾芳淡與香濃自知碧玉慙慙

意江上何年此數峰

古通今 字非博鍾祥人 舉順治戊子科

古岳篇

若世誰堪稱不朽神仙山水與文章物華原爲造物
寶人傑常增輿地光慕岸之嶺橫雲表乾坤另自闢
昏曉杳森洪波晝夜浮浩盪方知天地小中有主人
發奇葩擷咀菁莪吐筆花詞賦酸苦爭日月詩章芳
潤闢春華更有羽流凌空樓頭時通瑤島路

常現鎖子身頃刻能迴既枯樹度樹飛身不計秋悠
悠白雲任去留天邊鶴往空流水鏡箇縹緲何處妝
新生洲龍沙浩彷彿無從識舊所暑寒代謝幾消盈
湖上年年易遠浦文正記燕公詩千載依稀走筆時
君不見江山改舊金丹冷石壁猶懸得意詞

譚鳳祥字詔成漢陽人

雨中答蕭文遠

高門暫借一枝栖翠竹參差樹影迷世路殊難開口
笑窮途那復向人啼山雲蘊蘊桃花雨茅棟春融
于泥且盡酷來村店酒漫聽鑼鼓馬聲嘶

秦淮曲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五

際恒堂

妾住秦淮畔人傳桃葉名一般鶯語滑指似六朝聲

朱承煜

字振川通山人順治戊子嗣車官江南桃源今

露筋廟

是為吾身愛筋殘節已全不會憂骨碎而豈惜膚穿

水韻貞聲遠山光烈氣傳萬年詞賦客金玉許長宜

劉子壯

字亮叔黃岡人己丑進士廷對第一授修

未竟其用公考及姓成初出嗣叔父叔父授修
慶舉二子乃歸嘗遊家門有金史更急論止之
言於令得脫史嘗愛女者稱金史急論止之與
同鄉有難婦流落長安者稱金史急論止之與
夫完營假其號見神人呼劉狀元官不道
五品爵不及五十年如其言所苦此思堂集
卷十五

鄧中方劔子留宿次韻贈答

汎迹江聲外輕帆但信風偶隨芳艸至適與白雲同
別久鶯花改思窮山水通面憎驚乍識語苦愧相蒙
命厭書生薄名成豎子雄古烟寒勝跡繁露勁香叢
木試西施險難追黃石功歡情失酒味離怨寄詩筒
拈筆聊尋樂省身庶免攻天應悲俗悔道未許吾窮
高嘯忽麟鳳殷憂念雁鴻報君愛出處聽雨曉犁中

雪堂

四壁冷泠雪圖到來應有古心俱未知堂上登臨
者得似當年二客無

花園舖

舊有園亭列石茵尚書曾此樂芳晨只今粉苑都無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五

際恒堂

在何況當時遊賞人

熊伯龍

字次侯號鍾陵漢陽人順治戊子舉人已

孤介獨名節其文章被天下甲午典試
一榜中狀元三人振花一人督學順天及官
祭酒凡鄉會巍科多出其門
年五十三卒著有穀詒堂集

大梁道中

帝京何煌煌車馬何彭彭所思隔冥晦涕淚沾衣裳

窮冬望春風春風多感傷夙昔無歡娛如何今斷腸

憂樂固倚伏意氣詎能忘候羸已千載中情誰與將

活人問盜賊為謀亦荒唐鄙哉難舊情羣飛垂稻梁

送李仁熱請邱歸漢陽

來已楓將落歸猶艸木青君恩不信宿客路自飄零

結友無三嘆謀生有一經考標空涕淚早見髮星星

蕭園獨坐喜標立中至

城市烽烟後謀棲身易幽徑荒無酒掃客至任淹留
飲覺頻來好基因屢北休商賈何太促麻葛一身秋

黃九烟見過

山深地僻似天涯誰指蓬蒿作我家慣客兒童知掛
立近農言誦學桑麻三年詩賦篇篇酒五月葵榴處
處花過別帳君多意緒舉頭真愧入林鴉

答王治微武昌廣文

才長應不忍辭官首藉清齋許暫安豈有繁華容我
共莫將貧賤望人寬樊川黯淡留歸燕宮樹迷離斷

表詩結

卷之五

國朝

陸恒堂

彩鸞飽喫魚羹多作賦泥頭酒熟憶新歡

張三異

字禹木漢陽人順治己丑進士官紹興知府

夜泊危家渡

白露凝帆冷鐘聲出寺南月華穿曲徑山翠落深潭
舟泊雲同臥燈殘酒半酣縱多愁緒在不敢負幽探

南屏晚鐘

晚泊危亭下清音慧日來不似昔倡韻恰與鷓鴣分哀
响落湖心冷聲高天日開滿懷皆濟蕩空載月明回
獨坐樹王堂有感

田塢藏松徑逃名賸有貧長年支儉肯此日得閒身
遣興擬詩卷驅愁問酒鄰故人還不見對月憶春申

笑斯橋步月

秋盡寒砧急溪光上客衣入烟和露冷野色籠霜輝
竹遠敲風細林深逗月微漁翁貪共語忘却掩柴扉
九日次韻

逆旅欣逢九日臨解衣脫帽恣幽尋治鎮菊蕊迎風
綻傍水雲根度石陰聽遠忽來前浦笛與微送隔
村砧今朝盡把閒愁遣笑對清江一醉吟

秋思

秋水隨潮長芙蓉澹澹開寒雲添寂寞無力到妝臺

沈倫

字華士號景山天門人順治己丑進士受知
吳縣公宋九青以廷對稱旨授州太守
至則撫凋敝革鹽販禁鎮兵賊胥役擾民
軍命未下疾作卒於任信人同之贈有秋

走詩兒

卷之五

國朝

陸恒堂

東湖夜汎

一竿刺影著烟蒙四處蒼茫未有中荷力支持香不
了波聲收拾夢將同人疑雁字沿橋立醉遣霜威到
樹紅作客故鄉頻動定還留朝氣補虛空

東湖夜汎

了波聲收拾夢將同人疑雁字沿橋立醉遣霜威到
樹紅作客故鄉頻動定還留朝氣補虛空

尹貞女陶足大

尹貞女陶足大

江上有貞女明妝立素月靜意慕孤芳猶馬懷往烈

十四對流黃鳴機織秋夕媒氏何殷勤手持雙玉珥
點以秋蠟羅紅絲千萬結女生願有家補袂自茲纓

誰意狂騷生山摧梁木折梁木亦以零女蘿焉所適

止水矢從夫百折心益決死義非死情不必曾願
再拜別慈親俯仰腸內裂魂魄今于歸九原有安宅
世人競鉛華聲容隨烟滅卓哉岳瀆英流輝映昔哲
入夜起江濤今古聲悲咽

曹木榮 字木欣一字厚菴黃岡人幼讀新建書廬

胡統虞請學治己丑成進士選庶常與學士
政遷司業尋充日講官注易求道當世廟
內閣學士上讀孟子人知之亦罷
顧榮曰自得無欲汝足當之其春注如此所
著奏議禮詞數百卷學者稱文靖
先生子宜溥已未鴻博授檢討

雜詠

盧櫛新傳罷漢中尚衣聞道滅花城諸州節使休

楚詩結

卷之五

國朝

六

際恒堂

助聖至清心在合宮

顧如華 字質夫漢川人順治己丑進士授廣平令
鹽政轉溫處副使卒

幼女

幼女靡不曉嘆喜隨人作終朝啼餅菓意在訝官薄
汝生吾遇後安知有窮約

雜興

大道惡調停耿耿不能昧直躬聖者事曾莫審知
悠悠征途子請識其中味

著作皆未遑名山一腐灰虞卿空發憤文字已沉埋
敬對古人書不敢自言才

訊宗有六於羅濟之有六時為豐城令羅其邑人

君是豐城宰其下自有劍吾望龍秋水三載仰秋雁
華髮添風塵豈復悲聚散羅子豐城客道君是雷煥

申鳧盟貽自訂詩選

應費十年功纔滌此秋爽孤情不諧俗冷然標輕響
斯人豈空谷卽境多幽賞街頭市魚美莫問初結網

五月晚眺

長夏多幽賞悠然對日曛蟬從聽裏歇鴉在宿時紛
白月生空樹青山抱晚雲池塘隨處好野綠上衣熏

夜酌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十

際恒堂

明月出牆東飛雲落酒中秋思誰解苦細聽剪梧桐

盧玄 字九度華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參政

風入松歌

空山聲震如濤狂老松似龍鱗甲張幽人空臥石間
聽塵懷沈盡生清涼時援素琴發幽響超然疑出雲
霄上總是塵勞癡夢人陡聞應作林泉想

鳥夜啼

林蒼蒼夜啼鳥天恩許貸兼分符漏下誰傳此消
息隔窗有女聞聲呼開戶尋之人不見春風吹作花
千片常留此曲寄相思每聽鳥啼淚如霰

望遠曲

明知人不歸日日樓頭望人尚在天涯只疑行陌上
陌上紅塵逐日飛何曾塵裏見人歸經春歷夏無消
息檢點秋風又寄衣

度關山

迢遞關山路寒霜隱白沙弓彎天外月梅落笛中花
疲馬長嘶夜征人屢夢家回頭看北斗已覺向南斜
（李總戎招飲席間觀試燈火）

鮫宮乘晚入百寶映琉璃細柳管開後神鷺島鴛鴦
鏡聲喧上座燭影落新厄世葉承恩重追陪味露斯

塞下曲用太白韻

邊檄頻年急征人幾在家陰雲連野戍寒月隱飛沙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三

笛怨春遲柳頭悲雪早花思歸雖有意空枕劍長嗟

賦得關塞秋聲

萬里寒沙入夜幽西風肅肅動高秋笳鳴遠戍霜侵
野雁渡長空月滿樓烽火連營防野牧聞人何處寄
邊愁頻年總斷還家夢那怪從征易白頭

粵西秋興

鞭山量海古奇功五嶺三江會粵中潭影紛搖榕樹
色蠻天毒飽桂花風雁虛尺素沉空碧蟬射雙睛照
日紅裏華猶然悲慧以誰憐嬰鏢據鞍翁

鄧山

字禹封姚即景天門入舉順治辛卯在漢陽
論方伯和公聘至江漢會遊中州有白
松記遊歷處有懷歸賦等
作後官王山令多惠政

陪陳明府謙集西塔寺

薄曙清風入郊聖我公勤政閱禾黍羽扇綸巾詢羣
黎清興翛然集朋侶雅談風騷五六人方袍命策侍
洲渚彌天原只西塔寺千古爭傳陸桑苧遺踪况在
竟陵城舊遊最愛邀蓬處吳會楚歌同一高對此那
不酌芳醪山鬱澤魴何足嘗命吏扁舟河之浦採蓮
兼取鮮花芳采葉連莖酒堪茹永盤碧碗照瓊筵移
席遷陰住亭礎油雲一片落吾杯清簾胡牀避風雨
屢移更集古殿中深坐風涼不知暑此時慧酒方更
賒別有碩芽堪共煮素羹分客瓢分泉日銜山色照
村籬爲念明發視系麻客散人影攝中嶼庾公高興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三

陪陳明府謙集西塔寺

更過飛塵尾還將參語語火照空明看旋旆街市羣
兒盡歌舞爲羨我公清政服上客多才盡容與蘭亭
詞賦不須傳爲公作頌張吾楚

步城北郭歸從西湖

敢住城隅倦送迎况言避俗得舟行荷心似快新流
漲風力差含細葛輕開鎖高樓煩鷺立微聞孤磬愛
僧清興餘莫恨歸船早雙履無妨再訂盟

黃倫

字念蔚麻城人舉
順治辛卯科

遇雪

舞雪點征衣寒深酒力微樹水連忽斷鳥凍住還飛
去驛多迷路荒村半掩扉江南春信杳疑望雁聲稀

李國寧 字壽成漢人舉人

同社朱道淵日濬以和尚來謁九真祖雨有寄
詩以懷之

百年身世哭蠻蠻江上何人放翠菴白鹿蹟高峯到
九朱門名謝姓留三食尋泉石連風雨聊寄愁心過
嶺嵐往事不堪回首憶伴在料得一和南

劉懋彝

字麟非監利人舉順治辛卯科著有道齋集

曉起

敗戶納朝光衆香環小几啼鳥與落花若爲春所累
物理自枯榮人生浪愁喜我心何漠漠此念無起止
鵬鷗孰大小賸賸笑莊子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七

隱德齋

禽言六首 道中

行不得也哥哥水之涓兮山之阿戢汝翼兮奈汝何
餐鷹不得飽籠鶴損羽多勉爾晚雲衝朝翔無和歌
提葫蘆沽笑酒溪上活魚園中韭萬事等閒且到口
豪家歌舞且復昏奈何饑人皆泣走安得釀黍萬餘
石既醉復飽家家有

泥滑滑白雲稠百步一山轉十步一溪流春來三月
付閒遊墟婦十八皆以柔笑勸王孫歸去休風和草
軟君莫愁繫馬垂楊且上樓

不如歸去歸去勿回顧風雨值春殘短翅無高步況
復北山羅爲爾頤頤故歸去且歸去佳山佳水傍應

有還鄉路

脫却破袴脫卻破袴拓影東掃日將暮小姑擇繭大
姑繅繭成乍喜光燦燦去年二月賣新絲愛之豈但
勞勞故

麥熟煨磨麥熟煨磨稚子拾穗壯者荷春來挑菜始
炊烟風雨閉門惟高臥今日舉家各欣欣應知小飽
勝於餓泥深秧爛轉堪愁煨磨煨磨莫浪作

草堂落成

癸巳仲冬同弟咸功徙居夏水分齋

誰復捐貲入草堂居依丙舍勝西瀼破觥殘晝充行
李細柳長堤議故鄉疑是蝶庵綠水竹數聞犬吠似
村莊陸家兄弟兩頭屋檢點浮生用與藏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七

隱德齋

池塘生春草

爲觀茶彭廣庵賦

望中是處已萋萋酒榼離亭正可攜煖氣來時香不
斷輕流漲後綠初齊龍洲柳散清明雨鶴澤花消燕
子泥一覺驚回春草夢相邀踏徧楚王隄

雁字

遮莫三秋後書空處處飛水經隨地注白簡帶霜威
南意文多闕天高理亦微微欲圖中澤苦嘗爲蔡池揮
法帖稱兄弟劬勞有刺譏野謀存路史塞曲寫征戎
宿夢花生夢穿雲縑絕韋一釣和月上數書載蘭歸
駭呼疑魚豕從人問是非入春農務曠封事到皇畿
眞定道中

古為田老樹空獨餘翁仲立西風不知何代王侯
骨飛作麥花客路中

過圓津庵示繼亭上人

羸馬從容踏淺沙風吹梵閣落桐花高僧定起松間
坐喜問遊人與煮茶

秋江獨釣圖

西風每日送蕭花解艇乘風處處家釣罷移來高柳
下好看秋水注南華

題畫卷

合來濃淡總風流無限幽情尺素收似寫沉香亭上
景紅裙仙子玉搔頭

素詩紀事

卷之三

國朝

三

除國堂

陳珠

字勝庵嘉善人舉順
治辛卯科官臨潼令

擬古君子行

鷗鷺不鼓翼所見如山雞人生不涉遠終為浮霧迷
感于良友適室有敬瑜妻不作雙飛燕矢以頭上簪
悠悠使我去與爾悵臨溪爾昔為余言幸憐濁水泥
余身非越鳥安用南枝栖楓林悲楚客江猿寒夜啼
但覽別時鏡清輝那可提

息詩四首

園葵斂朝錦畦黍紛夕霖結草蒙幽構編筠膳此林
教子無奇字陶情惟素琴明月出東隅松風起西岑
芳有所託世網不能侵斗酒招鄰叟歡呼當此時

雖然滋醒疾危夢饒悲吟刷羽期溟渤蓬蒿空爾
翔鳥息高林浮烟斷平楚對彼南山石以為差可語
捲衰卑微祿茹荼蘼北渚斗米不數錢再旦開枯梓
尚生渺然去畢娶逃兒女而我未免俗憂勞累暑
每有夏朋約天涯各相許自非范巨卿誰令為雞黍

渡洪水

渡洪水鴻雁飛洪水北來何所出鴻雁南去何時歸
飄飄遶轅轅路寒露浸人衣顏垣揚沙礫戍鬼啼陰暉
聞是古戰場至今日暮行人稀倦馬不能言殘夢語
江妃渡洪水鴻雁飛

義虎行

楚詩紀

卷之三

國朝

三

除國堂

虎何義食人也食人何以義食負心之人也
負心人何古亭太守之客也客何負心之人也
達乞食朝葉被而來暗室竄金夕緇載而去
也與夫脫衣布被即可以記故人狗盜雞鳴
而猶難於今日也庚戌春黃子五至為余快
乃引筆賦此非為封使君作露布也

吁嗟乎吾聞猛虎之啖人眼中所見非人身身儼
然胡弗見骷髏面孔隨心變見說關山白額生垂頭
終日空山行一聲咆哮穿重霧攫得羈人如狡兔腹
血淋漓棄道旁居人莫識行人傷久之知是龍岩客
貯金負義離鄉陌遊魂只逐鷓鴣啼對龍池月影
西於今一飯無尋處飢則依人飽則去吁嗟乎丈夫
看劍為知恩瑣瑣黃金安足論

烈婦歌前

長安日落葡萄宮，青霞晚照迴颼風。有客貽我烈婦
 冊，披衣起對心悲惻。芳姿灼灼來何許，郭農少媳天
 中女。仙娥枝分九經湖，誤入人間巾幗侶。儒家內訓
 飽深聞，嫁得阿郎齒長齊。簫聲鳳羽何曾熟，菱光蛇
 影但含凄。人生有眼終難覓，存亡須向底頭訂。郎曰
 其如未識何婦，曰君行予已定。有首雖封誰為開，有
 詩欲寄誰重來。皎皎青銅如白日，耿耿前夜到幽臺。
 幽臺萬里行披髮，長隨一片黃陵月。諸母諸姑不諱
 人，偷生猶自憐香骨。叫天天暗華山鐵，須臾頭血飛
 冥衣屍歸陰氏千秋事，梓樹墳頭烏夜飛。
 九窮居人謂其嫁女淋浴掩尸以粉書壁曰尸還陰氏遂自縊

卷之五

國朝

七

烈婦歌

烈婦歌

領詩四首 錄一

有詔親儒日天顏，近辟雍奇文觀。石鼓清蹕警霜鐘，
 講易乾元大陳書。帝典恭從來斯道，重非為下章維。
 清明雜詩十首時庚戌燕邸與同邑諸子醺酒

古塚往還卽事 錄六

相國遺亭館重門，只烏喧卽今行樂地。半入眾春園
 妙舞低殘月，新聲咽病猿。興關乘馬去，飢叟覲王孫。
 池邊天慶寺井上海潮菴，菴晚曾經此尋春。那復堪
 烟花紛菊北，離恨隔江南。雨霽家家事，兒曹陟石巖。
 蘇酒頑童負尋山，勝地蒼閒樓雙樹。城邊望五侯家

積翠天壇影流芳，梵院花風塵踏外。日暮數歸鴉

芳樹誰家地，纍纍任去來。識封無馬鬣，迴首似龍堆。

故鬼吟蒿里，飛燐出夜臺。一行環珮雜流盼，餘哀

雉影逐阡陌，鵲頭沒隱巢。白楊風細細，黃鳥咏交交。

麥秀千年血，碑殘十里郊。土花零露滿遺挂，是蟻蛸。

酒記青樓巷，黃昏醉一過。寶箱輕贈客，鉛水根投河。

短髮珠璣少，空牀藥餌多。負人非一事，閒想慶雙蛾。

送倪石帆之任京口

大纛奇觀北固山，江聲海色待君還。同船客醉桃花

水入暮春深，燕子班京尹。名賢傳晉代，龍駭舊將老。

吳關西華我，獨聽朝晚虛。憶承衙養白鵝。

老詩記

卷之五

國朝

七

送倪石帆

送杜芳洲之任博羅

羅浮山色葛洪知，君度銅梁試問之。蒼葉可如靈樹

影，梅花亦作美人姿。閒雲苦憶蘆中雁，瘴海難題雪

裏詩。翹首仙喬來嶺外，大蘇南杜兩成詞。

劔南除夕

羈愁終歲總蹉跎，彈劍何期刻補歌。依嶺樓臺浮霧

近沉潭，燈火落星多。逢入乞食雞鳴爾，此夜無家亦

奈何。喚盡蔗根銷酒力，闌山深處怨嵯峨。

送許子位擢第還姑蘇

高第曾聞送拾遺，維摩金粟不勝思。少陵送許八拾

遺之思，知音南國風。離離獨步西京著，作師閭苑人多

班白髮鄧林春到最高枝
孤庭明月飛鴻有莫惜花
雙早奇詩

紀夢

絲沉輕燕碧綃裙
影管留題笑語紛
二十四橋無處
見更煩青鳥問湘君
何絲絲樂入烟霞玉佩風翔兩翼
鴉霧裏鸞音留不
得空教惆悵紫荊花

卷之五

詞

卷五終

除恒堂

楚詩紀卷之六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參訂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高思忠字孝發黃岡人前督學昆陵高公修三楚

安論以疾不赴

舟過江寧不及晤韋念我秘書二首

吾友韋中秘高才復坎珂歸來賦未早老去句如何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長沙

一榻懸多載千秋足浩歌相思對江水悵望不能過

老大乾坤表馳驅共此身一官嘗落萬卷總艱辛

客久家如泊時危仕亦貧依依猶署閣魂夢數相親

尹惟口字冬如號慶塢茶陵人七歲應童子試增

多士牧遊禁江門高秉簡諸先生俱奇之取冠

長沙贈王山長

羅舍宋玉宅俱殘風雅猶存古道看十載書成未削

草三春吟瘦幾投竿名山自有其人在世路何堪此

去寒謾發枕中讀秘字一舟春雨繫湘蘭

部中雪夜

仗劍投奔萬里身繁華走漏上林春索將雪

市不許梅花冷笑人但有立錫能體我並無五斗也
宜貧天威咫尺今何夕一夜關山倚裏親

臥雪

臥雪吟餘病裏刪曉來春色倩誰看難同綠雨催鴻
去賒得青山共鵲安司馬圍爐作賦早王孫把釣渡
江寒書生自愧空談笑熱卻英雄一片肝

次理上遊春二首

雪裏春來帶雨寒迎春莫放酒杯乾荒城綠線知誰
勝野路尋梅喜未殘移去舊花受綠雨送將歸雁度

青嶺湘南寥落風光在讓與先生指點看

和家叔題陳特生韓居韻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二

陳恒堂

華山漫道拂衣歸勇退急流却問誰遲我十年簪作

相即君一臥可稱師文章刪盡詩猶在風雨吟餘別

後思北上爾我毋忘擗柳葉臨行筆墨擲於茲

折楊柳歌

擗柳柳如絲妾心君不知馬上誰家子停鞭欲住時

香山春望懷陳特生

東風不禁柳條斜忙殺香山洞裏花應待漁郎尋逕

到爲秦爲漢問誰家

劉臨孫

字繼合號耕春天門人順治壬辰進士少

戈陽今省有戈舖

弔姜侯詩

後說明進士成化間今予邑多善政

桐鄉來頌此無源墟墓家國細細存所易腐是世
處碑殘猶記過車門先生自厭衣冠老後裔能知稼
稿尊景水弋山盟兩地他年付與叟童論

贈譚只收

應收先集薦文沙夢到西江各有涯宅近魚梁司馬
里人修禊事右軍家載將烟雨生春草牽得奇峯似
古槎吏可相干溪可酌不妨重一至官衙

黃秉坤字白淵一字至誠鍾祥人
順治壬辰進士官星子令

花朝旅次德安

花日近花城花多不可名有紅皆醉蝶無綠不遷鶯
雨去江峯淨風來野壑明東郊纔徙倚處處鳥鳴晴

未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三

際恒堂

遊白鹿洞

近閣陵陰暗合亭壑氣清虹氣籠雨足電火徹松蘿
古屋蕭書在空梁宋字橫時聞風擊竹疑是管絃聲

落星石

石如仙掌激流輝曾挂銀河共紫微今日漁郎新釣
席昔年織女舊支機青雲彩映南山遠素影光搖北
斗飛萬頃滄波流不盡何時槎拂海潮歸

李昌

字文孫一字過廬漢陽人順治壬辰進士
告得減田和之牛授檢閱尉守河北華縣
息訟解江蘇使督造戰船結書召還補大
理寺少卿考滿歸職正卿昭雪疑案種大
移歸里卒

除父同琴塘飲

必廢絲竹長嘯聲未絕高燭照幽人煙影越
整贈踰風戒子弟禮成列有君敢辭歡側足夢懷切
梅花不須約白髮不須折大顛不須醉舊曆不須闕
雨中野老行

一夜北風吹暮雨不寐呼兒尋漏補曉起晴陰分兩
角蕩舟濛濛愁無數將進酒酒微醺彈瑟漫唱沁園
春歌聲斷處腸幾迴柳絮飛青燕子來江上行人去
如織一日十里帆不開憂心艸艸誰為寫深山曾坐
風雨下垂綸且向谿東西茅屋看山又瀟酒君不見
近南村有蓬門野老漁養獨立存又不見終嶺沉沉
周四開車馬客多不得歸蓬門之老尚開閒何必廣

未詩紀

卷之六

國朝

四

際恒堂

夏千萬間

過黃敬淪遺宅

結宇南林下林深晝不開高堂三徙倚破壁一蒼苔
忽過西州路因曾北道來千秋同志失豈只為君衰

山居

謝客成今日桐陰綠到亭農蕞千葉雨樵笛一山青
設榻延秋夢留花待晚醺不知家計落簷瓦任飄零
落葉千羣下蓬門今有人亂峰如野馬怒雨欲奔塵
愛竹投新句漉瓜事遠晨詎予才未達鹿性許相鄰

過黃河書寄大父

忽忽河邊渡驚魂過祖庭只因多負累不是任飄零

玉女峰前杖金人座右銘家居惟我法正好戶常眉

聞王子雲遣探子舟於江關先此寄答

老友飄零盡聞君強自娛論心從夏口揮淚為焚湖
大地 曾否江州淚無然處士孟慙子煩遠問歸去
舟見

一舟見

自辭金門傳兩弟迎於路過安慶始得三弟書

云在九江相待展讀淚下即思兼程前進風

突如至遂作此詩

知汝潯江泊先懷母命將五年三寄語約至都一日

九迴腸寒渚西風吼嚴更野戍忙行行難就見空對

鏡中霜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五

際恒堂

晤次侯涓來於漢陽城寺

平湖烟晚溼霜柑留得清風坐劇談豈媿前人君第

一恰逢今夕月初三歌成白苧群相向髮變青絲總

不堪買酒祇消門內醉誰容吾醒獨無慚

答王涓來

懷古亭前書數至送君幾日鬢毛斑莫言往事輕浮

海大抵今人重買山顧我機寒猶未足問農稼稿亦

多艱近來觀水心初合碧到橋頭曲一灣

楊青岩學使署中喜晤蔣寅升

記吾十五侍師前屏後亭亭玉樹連揮淚曾留燕市

上重來不是楚江邊詩成霜管孤吟夜人醉秋華八

月天收眼知君原有託暫將青白過朱研

春日雨中同五弟杯湖過王三竹谿草堂分得

鵲字

鵲兒騎過古橫堤陣陣東風入面低舍北芹泥粘紫

燕山南花雨溼黃鸝到門燈火香分案滿架圖書草

半畦只此尋常行社酒春光總不負清谿

朱三菊廬過訊行歌互答漫成十首 錄一

禁烟城下火初紅棘寺人歸暮雨中官冷都如寒食

過客來恰與永和同時當上巳有時花向荒祠望無意香

偏曲巷通莫怪逢迎全未解吾徒仍似在船東

乙未初度泊江寧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六

際恒堂

號泣空悲百歲翁浮生何復復微躬每看去住棲梁

燕却憶東西路雪鴻身泛海風千浪出心投塔雨萬

燈中特在報恩然從前三十九年事負我虛名綠髮蓬

蓬

懷慶署中九月步雲田韻署即鄭王子宅也近

始移此

廢宮移署向城隈轉眼興亡動地哀千里鄉關花下

夢百年時序掌中杯榮莢徙倚仙人藥風雨空濛帝

子臺浪跡何心容久速長天極目鳥初回

陳維國字坦山武陵人順治壬辰進士五

秋懷三首

情曠步隨遠探尋不憚遙林疎山露寺石出水廻
掃葉隨風舞疏泉逐雨消行來深竹塢翠滴蕭蕭
起遊多好客莫負此年華幽夢閒同蝶安謀拙異
山青浮遠水月白映平沙獨向孤帆宿寒烟鎖荻
花桐影撩殘照憑闌倚暮檐琴閣鳴漏靜鶴唳報
更嚴歸夢愁難減鄉思寒倍添多情惟夜月慣上
旅人簾

萬報恩寺

楚詩紀

國朝
士

陈恒堂

夜月仍淮水秋風自蔣山鄉心隨憶處無夢不家還

過明江晤胡逸菴

齊景公墓

荆有一碑在顯名從是終牛山還照月滿水自縈厓
舊白河邊石新青暗上桐徘徊古道側千驛伏其中

治聞

草除荒徑出小構已成村竹籊輕風合松烟細雨分
緇籬遮菊檻位石護雲根日暮頻賒酒惟因月到門

旅懷

欲解愁闌倩酒降非邀明月卽松窗壺中隱矣情無
個几上嗒然影又雙認得帘斜人醉處待將尊倒妓
歌艣楊枝唱出秦淮棹澆盡離憂此一腔

於酒便沽又俗離寺藏城市卻相宜僧房明月松眠處客竈清風茶煮時一塔燈懸烟裏畫半窗鐘渡枕邊詩遊人珍重維摩老共笑雞啼學我癡

十五年來客裏身身閒偏作寺中人壯懷只合浮雲
共老眼惟同野衲親處處敲門隨月過時時開牖與
山鄰嘯歌恰好幽情湊喚得春歸去未旬

竹裏門開覆綠雲。斜臨一徑鳥平分。有情白月邀能
至。無價青山券可焚。草色迎眠花底坐。鶯聲喚醉柳

楚詩經

卷之六

國朝

際恒堂

邊聞幽懷但適娛知已取次甌瓶且索醺

松園寺屋與山連山色松聲枕席前僧澹栽花皆地
王客狂縱酒亦天仙遙情望古愁容釋媚骨謀今意
不然分外蕭幽塵夢遠塔燈燦夜伴子眠

位石空亭手自劖扉開但有燕呢喃朝昏春色尋時
易冷煖人情見大凡桃葉渡清明月盡竹枝歌唱落
花帆善爲身計謀幽便結得雲根護碧岩

和秦淮雅集次徐二玉韻

楚闌吳越客分岐。一呷松醪。慰遠思魚艇歌。中明月
酒。飄香處。落花詩。當軒白鳥啼紅樹。隔岸青峰映
碧漪。笑指石城烟水在。畫船醉時移。

次陳默公韻

時能瀟灑出風塵只是山林不誤人趣在烟霞原有韻
狂於天地復何嘆貪吟江上容賒月貰酒樓頭可贖身
恰好淮河知已約數升同舉坐花茵

味歸

山遊且復任從容縱意躋攀石不封萬里關河長遶
旅百年天地一浮踪尋花溪上當壚酒索句峰頭隔
嶺鐘但使芒屨無浪跡川原咏徧野情濃

遊次石屋訪橫海勒名處

登峰極處惟虞盡石屋遊來復更奇咫尺峽廻十五
里嵌空松挂百年枝樓頭白石雲開際洞口黃花日

美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九

際恒堂

暮時無限烟嵐隨踏徧幽懷恰與故人期

醉過可石西園同樊墨君范抑之劉夏苑步月

涼宵已醉竟忘歸月下來敲隱士扉直上烟光遊子

杖偏侵霜色野人衣鐘聲渡處僧初定巢影翻時鳥

亂飛滿道幽情同步拾松房靜鎖一燈微

雁字十首次施千子僉戎韻錄一

空林舒卷任揮毫豈爲涼颺惜羽毛歷落文章經雪

老縱橫筆意自風騷祖龍不及焚爲異蒼頡能同製

則高烟火氣無君第一蘆花明月徧遊遨

白鹿泉畔同野老憩陰樹下

陰餘古道間野老坐相識鳥啄樹頭花行人去不息

衛藩故宮

陰鬱鬱草萋萋靜鎖宮門只鳥啼不捲彩簾留月
影夜深空自照廊西

黑沙嶺晚眺

未曾一里已重山幾許寒烟抱翠鬟亂樹鳥飛巉岫
下半橋人在夕陽間

長安秋晚同王澹石梅仁仲李在中徵平康校

書最後得馬卿玉色韻迴別詩以紀之兼寄

澹石

每憶花枝入翠叢秋容偏遠靜孤桐月明江上芙蓉
夜不向春風數落紅

美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七

際恒堂

黃鈞字仲宣號嶺生善化人順
治壬辰進士歷官吏部郎

立秋

秋氣桐先得應期一葉飛星高天淡漠露冷月清微

切切蛩音苦陰陰燐火微傷心萬里客一夢未曾歸

十四夜看月

此夜將圓月今年秋又中幽光接旅怨素影偶飛蓬

極望千山隔相思萬里同愁心如可寄隨照落江東

送唐紹緒自遼左還吳省親

輕陰漠漠覆平原一雁孤飛入玉門顧影懷鳴悲月

夜傷秋寂歷傍雲昏離情敢憶三江水別恨長縈五

國屯憐我異鄉還送客相看腸斷更何言

秋感八首

錢一再用韻

二陵風雨關皇州，
斥燧烟銷列戍樓。
實塞漫勞家令策，
屯田爭似隴城秋。
分符已見增專吏，
編戶寧堪半故侯。
極目荒天徒悵望，
浮雲萬古自悠悠。

珠江夜泊

寒空淨碧一琉璃，
皎月澄江兩映之。
棹影參差依岸立，
海烟時慘帶潮移。
樓船鼓角蛟龍徙，
井社邱墟鬼物悲。
晚樹蒼茫餘薛荔，
匡門舊事不堪思。

送李吉津還都

君今還北關，
我尚滯邊城。
萬里聖明近，
八年臣遇疎。
忠同焚艸隱，
賞出賜環初。
玉塞春光啟金門，
秋氣紆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主

陸恒堂

暮烟清野戍，
曉月照行車。
坐訂傾前席，
開顏慰倚閭。
海風空毳幕，
倚色護鸛書。
感激殊威後，
情深惜別餘。
陽關多故舊，
把酒意如何。

春詞十首

錄一

別去愁無限，
相逢恨轉深。
莫將明月夜，
輕負聽琴心。

馬上看花步伯兄韻

玉勒金鞍入市來，
飛紅搖綠徧章臺。
春風有意憐行客，
盡遣名花一夜開。

旅中

時違老大走天涯，
涯每攪秋霜淬劍花。
漢帝只今親薛漣，
何人爲識賈長沙。

李何煒

字義山，河南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平陽府知府。

雜詩

茶經背癢乃更得，
鞭麻姑不怒彼猶少年。

贈賊衲鄧豈凡三首

鄧名凱，或言漢陽人，以故免難，遂爲僧。詳明史。

衲何以破視履，
非頗爲鷹鷂擊不勝而墮，
雖則不勝其袒猶左。

賊何以衲其先，
隸給與日月道不歸，
而闔雖則不關其氣未射。

儒而守之奚去，
而墨服曰緇衣，
其心賊白心之白矣，
他復何惜。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主

陸恒堂

偶興

種樹青山曲，
繁柯碧陰濃。
十年還相省，
不哀獨老松。
昔當具杖履，
數此遊從逸。
響與翠濤酬，
答若鐘鏞。
古人尊遐齡，
喬木尚能恭。
君看潛與見，
原不數樛龍。

雨霽得月次彌嵩上人韻

頑雲忽已淨，
豁然露清晃。
岡林愁倦鳥，
鐘磬寂餘響。
安能蹈空闊，
聊此淡塵想。
白壁不可爲，
幽懷共朗朗。

悲高舒夜眺，
湘流平如掌。

新燕分巢

節序歷重五，
南風吹幕席。
輕斜新燕子，
比個來謀宅。
修尾類刷膠，
封額未加幘。
呢喃語相答，
忻然若有獲。

昔汝黃口日待哺一何急羽毛已豐滿誰使汝各適
昆弟莫汝如父母不汝斥分餐非泰俗雲夢故楚澤
不食新廣大但苦舊逼窄努力事拮据所期在漸積
時方屬炎夏調泥嫌土赤安樂依牆宇沮洳賴膏液
小物亦天造果成自愛惜

漫遊感興

倦馬更莫上大堤寒裝更莫涉植溪漢水何曾風日
損還從城北望城西城西壘壘多往蹟畫史烟煤楫
叟交詩家習氣幻雲霞山寺餘痕留磽瘠嘆息當年
庾亮聲逢萊水淺未渾冷寒潭尚有爲陵日墮淚碑
無第二人

楚書紀

卷之六

國朝

三

陸恒堂

野鴈來

野鴈來野鴈來山巖嶮水際涸天高風急鷹力弱健
兒背上狎鷗索何汝肉食不待攫南山雉免狡而文
白謂九邱與三墳秋草經霜耐咀嚼豈肯與爾共歡
欣城內有臺高十丈神叢少年紛來往望爾不從雲
中落悠悠我思同漢廣機鼠憎人米粟多祥狐夜嘯
更誰何

失鶴

縞衣騎白雲夜雨淨黃塵仰視巖林表旁求故水濱
梅橫誰共瘦粒啄未全貧直是觀瀾海非關欲避人
再過山中寺苦雨

衰年兼懶性睡起已鏡殘不注燈空照無綸竹自竿
衣裳忘浣滌雲霧解盤桓始信山深處夏蟲可語寒

同趙一蒼劉天民訪玄鑑上人于太乙壇

城南十里共幽尋斜抹橫穿上竹林花氣欲燃分寂
照雨絲不斷絡春陰肌膚冰雪人何在警歎風雷响
未沉潭指延留增繚繞虎溪客去有龍吟

病中偶藥

十載湖湘汗漫人江城五月擁寒衾忘家靈運家何
在示病維摩病已真無奈傷心分子母不辭苦口是
君臣行將採藥南山去駐世長留自在身

對花

楚書紀

卷之六

國朝

古

陸恒堂

不散香風昨日花一經雨後艷愈加金稜點染輪湘
子玉樹增庭憶謝家只應盤桓同五柳安知出入有
南衙蓬萊水淺等閒事記得仙姑姓是麻

對鏡

秋風爲爾滌游塵一片空明無寸陰老去不須驚齒
髮興來還與對謳吟客身此日堪騎鶴世路何人可
斷金欽欽曲江書未就河汾寶氣苦難尋

次友人韻

坐成疎放一狂夫曲水斜川興未孤日煖還思開卷
秋秋深不復向菰蒲沙邊晒網來漁父局外分籌笑
博徒陶硯若無哀朽日酒泉可到不須沽

上巳日

一傷西隱忘久仲讀詩方記永和春祓除有事非今日綠竹無情愧昔人采藥葛洪原解老賜金束皙未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用茲巷韻

北窗一枕已黃虞夢裏名花列四隅樂事不煩詹尹策醉鄉尚記步兵廚尊鱸地近非彈鋏鸞鶴峯高愧

林駒江上草堂容俯仰撫琴動操有新圖

半城與劉子端朱林修全寓

江寒殊未倦鳬鷖共向疎林借樹棲不是元龍牀土下何妨二陸屋東西水霜怕近杯中物賦詠新添嶺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五

陳鶴堂

外題莫遣梅魂虛夜月巡簷索笑定相攜

贈京山楊叔起又知先生

子男亦是古藩侯叔起原徐不覺浮家四十秋歸雁

已將鄉信去藏珠肯似賈人留可憐杜老猶寒乞何

似宗生只臥遊與爾扶桑同麗日還從喬木認丹邱

春日寄懷童來斯

細柳春溫不解垂冰心只許老梅知飢將辟穀齒先

豁飲可逃禪衣未緇解語鶯歌能賦媚依人燕子有

丙寅季春長沙訪廖大隱於城西明日以詩二

章見贈依韻奉答

湘江雨後水茫茫烟裏城西芸葉香為喜牽船宿

曲不堪吹笛似山陽風塵老驥多岐下今古春情只

路旁但使絲桐還自造莫將猿汨溼衣裳

苦雨連朝春未尋江干咫尺舊園林早從噫氣聞天

韻每誦祈招式德音三徑卜居談在昔千秋哀郢到

如今芳洲正是花時候放眼姑遲抱膝吟

紅樹八首錄四

細腰向說楚宮機鏡扇無那棄擲時霜氣襲人西子

怨妝臺滿地蹴胭脂

衣白山人家故貧場來公子賦朱輪綠珠未死珊瑚

碎金谷長酣石季倫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六

陳鶴堂

炎洲有路未乘槎紫府何人喚押衙司馬曾留嘯鼎

火海東先望赤城霞

仙家隸籍有情濃紫玉端應嫁赤松膏燭從君恣酣

舞白頭遮莫笑臨叩

八月十九夜戲得起句因足之

已見牆頭三尺月又添地下數聲蛩秋風只解殘禾

黍垂老芙蓉露更濃

秦淮感舊八首錄三

燕子秋深燕子歸眾艭觸盡亂鳥衣西流白日催昏

暮蝙蝠重來只夜飛

黃從淮水問流長姓氏千秋馬奠王乘典為歌茲笛

步相知能得幾桓郎

贏女吹簫趙女歌無郎可奈小姑何欲教紅豆生南

國近日幽州馬客多

龍德溥字孟博一字兩如茶陵人順治甲午午經魁

性孝友篤至與諸弟共臥起丁酉卒遺命家人以麻衣殮曰吾不克終人子之事衣此以志恨也其至性如此

時廬歌

天地囊身軀不脫於夢際晴窗破其囊天地一微礪

大海驚波濤世民不敢睥睨我達者觀卽是誕與涕

有美初在中安知古聖諦所以善射者學臂不學羿

黃鈞字伯宣號飛石善化人舉順治甲午午科官華陽令尋歸隱

回鄉偶書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二

際恒堂

惆悵人生憂思多歸來時藉酒消磨相看世事忘新

舊脈脈湘流仍綠波

澗松

鶴骨龍髯翠滿條森森勁節直凌霄時人休訝春花

艷試履冰霜便寂寥

闕閭字家克桃源人順治甲午利

歸鶴峯

放鶴亭空落翠微層巒烟鎖道人扉洞簫吹罷閒雲

水招得西山鶴夜歸

劉昌臣字山隱武陵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督學道取道湘江飛輦不顧以勞卒

再遊桃川

訪勝黃花月桃川瘦以清霜沙寒雁跡雲葉裏蟬聲

步步殊天地峯峯自雨晴如何來往者不悟古人情

桃源洞

莫將避世等青童流水依然世不同今日桃花開笑

口系麻雞犬盡王風

楊繼經字傳人新水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評事

古歌

春風發發添思時出亦思入亦思豈無薄祿念我父

母今何所之彷徨弗得食徒使中傷悲憶愁日益深

憶歡日益淺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二

際恒堂

庭中有奇樹

庭中有奇樹鬱鬱芳華滋綠葉蔽朱柯將以遺所思

所思在雲端軒車來無期歲晏忽改色銷歇誰得知

遣興效杜工部體

柴桑千古人是陶元亮一屢不肯折自置義皇土

觀其所著詩豈曰非謔浪雖貧得飲酒嘆息不能望

開筍

高樓西北起中夜秦箏發纖指流清商繁絃促明月

彈之豈有懷聞者已凄越俯仰此遺音徘徊誰得賦

江上柳吟擬岑嘉州

江上柳色春可憐江上行人春欲眠行人柳色滿江

路日日江行看江樹一朝北走燕山道柳綠江空春
亦老江空柳綠無歸人柳色春光爲誰好

寒食行兼寄邢侗士何偉人朱自衣周維岳諸

同學

一百五日春又來東風吹滿黃金臺陸渾山中望不
見河橋楊柳生暮哀京都遊人重寒食半爲流墳半
春色手攜一束黃紙錢挈兒提婦走如織平原塚上
紅粉啼踏破蒼苔愁日西繁絃撥向青樓北又見鞦
韆繩低低天涯萬里身如客海棠開盡桃花城桑上
鳴鳩那得聞蕭蕭暮雨誰家宅對此悲欲感並增青
帝春酪愁弗勝山中春酒汝應熟酣歌一曲何峻嶒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二

臨風堂

聊對新豐閒坐臥宮柳無烟紙窗破淋漓寫就寒食
行又聽門前賣花過

酬微密上人見寄並示剛坡

中峰蘭若舊猶與草堂依名嶽有書到空山引夢歸
凍泉苔石苦晴雪藥苗肥惆悵清輝遠含凄向翠微

送程舍人周量出使山左

日御臨丹極天書下紫泥忽傳哀痛詔又向穆陵西
名士爲郎久深恩重寄齊山東轍父老扶杖看悲啼
匹馬朝來策征徒去未艱白雲封日觀青海障琅山
古道並楊合平蕪下鶴開茂陵書數卷驛路好同顏

送王西樵

聞道名儒冠今爲漢使臣封章銜尺一飲賜及蒲人
雨過中條綠波剋黑水春遙知虞夏舊一一見先民

寄懷雲居晦山師

一去寒溪寺茅菴瀑布前履痕苔印石龕影月臨泉
古磬聲難定秋燈色可憐東林在何處相望隔雲烟

送李慎菴水部監稅白門

攜手江潭別風烟四月餘河梁今夕酒白鷺數行書
細雨春帆穩丹崖古木疎王程須愛惜相送意躊躇

由白雉山至東方山宿智印禪師道場

翠壁蒼岩接汶寥參差黛嶺倚雲霄夜寒玄豹啼林
密春煖驪龍聽法過金鐸寶幢傳佛偈石梯殘字見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三

臨風堂

南朝偶來欲脫荷衣去慚愧無因挂一瓢

送王山長遊岱岳

十月霜騶避野堦開君東去迹如萍自攜南嶽千峰
眼欲看齊州九點青爲客正當烟霧處移家却上水
香亭橫梅雪後應迴首好寄新詩與畫屏

送友人謫官登泰山還歸武陵

身在湘衡夢澤濱便依三閭賦靈均長沙地溼皆如
此楚客不悲能幾人花發武陵陵漁棹穩天連青草鴉
亭新歸時應得輕來往不畏睡毗醉尉嗔

憶新上舊居

五柳思歸不得歸桃花開後鯁魚肥幾時爲棹輕舟

言自到湖邊放鶴飛

卷六終

楚詩紀卷之七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參訂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翊紫庭

國朝

堵焜字天柱漢陽人順治乙未進士

再過赤壁有感

樓頭喜復開生面再拜重來揖故侯壁下至今堪舉
網海南何事又行舟文因忌刻翻增價地得名賢足

楚詩紀

卷之七

國朝

賦

賜遊不是謫尼園練使誰將兩賦動千秋

李震生字與菴江陵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郎

懷白雲寺

何徑通蕭寺頻傳虎跡多遠鐘霜後徹芳艸夢中過
松挂四時月庭盤幾歲歲蘿相期長不到無乃笑塵世

送袁秋水使楚

虞部山東妙操符下楚潯蘆花增浦稅湘水見君愁
竹路飛疎雨花津黯遠林遙知沙外鷺不擾是恩深
應有蘭臺賦登臨通歲除雲通巫峽冷雪落洞庭虛
鶴澤何時到龍州步履初相要非久別春鴈有來書

晚曹蘊昔孝子

御風亭寒望有懷

難了西河痛淒其良友詩寄悲秋後收淚夜
勇死從人惜仁成是我師即今哀誄意恐亦負心期
獨眺重關迴空亭落照前市過筠管細屋淨瓦霜妍
臂鵲各王過巢鳥遠樹聯眾容入渺漠百慮減飛騰
實佩初堪記搔頭興惘然酒酣微雨後何老亂峰巔
身世猶今日登臨憶昔年層阿書漸少宸極袞重鮮
征代開新統河山靖几筵劍吞霞外蜃甲散嶺西天
會見狂波晏甘從僻暑遺思親雲黯黯夢弟艸芊芊
風急低沙馬園荒隔楚川南湖先種柳朔雪米歸田
去住無中策安危倚大賢凭欄何限意杜若冷江邊

楚詩紀

卷之七

詩

賦

簡王考功子新城王士禛先生

美人相望在雲端望裏朱門積雪寒
水何人不作鏡中看
看豐亭芍藥醉祖莊而歸

春歸翻擬效春遊得句還從爛熳收莫謂
菱花前能白幾人頭

江上吟

木落懸崖跨頂行短蓑孤笠望中迎江鱸不是無情
物管領秋風颺步兵
胡在格字念菴江陵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江西驛傳廳法道

江舟風雨中率成

不作烟波客焉知江上愁半帆黃鵠雨千里
惆悵一離別蒼茫自去留空囊輪碎壁何事怒陽候
早發舒州有懷郭大令

舒州城外水交流坐擁寒沙憶舊遊遠霧自迷千里
色驚鷺空送一天秋時多好絹碑難寫客少黃金書
未收傾蓋如君真好我高樓何日更同舟

王澤弘
字淵明南齊吳興太守文惠太子舍人

種樹長秋花鑒池待春水故人永相託所得僅如此
水逝有還波花落無生理安知同堂客不似千萬里
萬里隔鄉縣有時自相見片言偶乖離對面顏色變

題畫
願言白頭好不願白頭早白頭難與期此心私自悲

去年身臥西湖水今年看畫面湖紙宛然生我一莖
舟相送孤山小亭裏遠山遠水如無心一筆兩筆藏
真理不用墨處更奇絕雲烟萬丈徑寸耳平坡深樹
何紆迴筆所凝注遂數里方竹杖芒草屨愁顏只爲
看山喜踏盡五湖歸不歸七十二峰從此始

和宋牧仲別駕於洗墨池作三賢祠題壁
石橋烟樹外蘭若雨花旁地近城偏靜官休隱不妨
蔬齋同笠衲書史屬歸裝宿世君來此山川尚鬱蒼

秋夕

不當勝景異地對蕭晨楚客能無怨秋聲倍覺親
葉疎風抱樹雲破月窺人獨步思前事無言悔恨頻
江夏立秋和張洮侯韻

暑退人仍熱憂來秋自生葉知何處落月共此心明
片石樓雲影空池鶴喚聲客懷多感激堅臥不能平
再贈皓白鍊師

憑觀荆榛經久荒閑君手闢作津梁會排大難當
鑄屢爲君生入虎狼勝事已隨烟霧散冥心應在水
雲鄉三丰舊迹今猶在留我他年結草堂

都門送別丁勗菴南旋
暮水迢迢放舸歸柳花歷亂滿漁磯秋風去盡同張
翰落日澄江送謝暉南浦孤吟遲月上西湖獨往看
鴻飛知君高致攜冰雪簾閣焚香坐翠微

秦淮溪上和王阮亭作
故宮荆棘柳陰遲零落秦淮萬縷絲羌笛更從何處
怨江南盡是玉關時

宮草迷離二十秋莫愁湖上幾人辭可憐天地愁如
許苦勸人問且莫愁

自湘水上行
此詩一載何大觀按何潛江進士
行盡昭潭指嶽容雲山縹碧鬱樛松眼前都是青森
色誰著香爐獅子峯

夏琮
字方玉武昌人有文

與王子雲先生感舊

萬感相思夜僧房哭暮秋著書窮可異洗墨歸為愁

野曠樓黃鶴江寒對白鷗殘燈孤影瘦霜露滿衣裘

楊兆熊字又仁號鄂州江夏人舉順治丁酉科授
雲南大理府推官不遷別入申職方主事兵馬司
參將代還報旋旋往北至引辭典獄貴州推官
未幾卒於任平素友交天佳後母與弟無間言而
外意義事尤難枚舉所著詩文集

烟水亭

前必區廬臥羣峰入遠軒羈人草兩晉老衲話開元
綠草填低岸白雲補破村吾徒能自寓隨處有崑崙

楚詩紀

卷之七

詩

原恒堂

飲岳陽樓舊址 時成中九月初
使安南過此

岳陽樓已委荒莽太守風流王局傳乍掃荆蕪羅鼓
吹定招雲鶴下神仙千鍾酒注三江水一葉舟浮萬

里天暇底湖光書不盡君山倒影入前川

自友齋歸

好書看不盡日暮抱琴回古岸舟層泊東山月半開
裊裳遊徑露放步踏沙苔路近君休送明朝我又來

徐子有 西科官國子助教

過三閭祠

去國懷君未忍離三年不見漫追思滄浪鼓枻悲歌

日淫畔行吟憔悴時邊廟荒殘愁霧霽碧潭空寂
楊垂只今江月憑虛弔斜挂寒林古樹枝

許長庚 字遠西湖南人舉順治丁酉
科授司李改廬江令卒於任

次唐魏子韻贈皓白翁

掘山餐王曾稱李青齊又見山陰士擔頭不共挂
裝等閒遺却橋邊履五十九年誠服中欺鬚猶疑三
洗隨忘機王質失柴桑排難魯連直棘批耻向舒州
道鶴飛游移北岫成其是操舟留月往來輕踏破蘆
花和芥子把手逡巡一吸消頤鋒對客客唯唯著就
名山嶺立奇剪斷長天疇繼起咄嗟亂後人半非爲
憶蘇偃如未死霜寒松子落誰家贏得華陽珠繫耳

楚詩紀

卷之八

詩

原恒堂

此事憑翁吞吐問惺塵參香野復爾舉盃分記合盃
時十室滄桑望海市從君輕世且文章嶽嶺開雲莊
止水

蕭企昭 字文旭漢陽人順治丁酉副榜人太學諸
書解定志竟 辛年三十三

雲水半百歌

湘江流下瀟湘暮武昌城北郎官渡蓼花風起鷓鴣
寒行人又向襄陽路憶昔與君同少年不覺醉消華
髮素英雄半百壯心孤秋水浮雲兩相悞君不見羅
含舊宅江邊老風流絕代誇文藻又不見子美飄零
卷詩不忘君國後人師襄陽好去留也上辭別

山無盡時

大別山冬望

漠漠霜天表淒淒客盡寒茅烟隨野出荒字少人看
噪影連江暗鴉聲帶樹殘瀟湘無限酒誰與醉即官

王古人

字鼎伯京山人願治
戊戌進士官編修

訪鍾居易先生湖上園居

所謂伊人在客從舊雨等是處堪坐噤有澤可行吟
水水生閒課雲烟長慧心澹然籬落外種柳續陶陰
寒碧上人同式燕過以閒堂見訪

冬氣稜稜帶烟湖一杖與周旋交嚴冰雪過投
足負重河山烟息肩送客等溪初得笑呼燈移櫓舊

卷之七

長

安禪談鋒堅拂猶存塵別緒紛如逐鴈天

譚篆

字維湘天門人願治
戊戌進士歷官待請

雨中詠蘭

山霧陰雲生疎林復細雨習習澤崇蘭清艷抱寒苦
新叢秘幽花風遇香徐吐垂簾烟景微深翠侵虛廡
涼洶不後時天心眷秋圃寂寞良辰消夢遠湘江浦

感懷六首

錄二

昨夜夢家山春雨池塘綠白雲空在眼慈母勞心曲
離別已三年一官自拘束菽水不得將仕貧飯不足
定省知何時長嘆聲斷續低樹雙慈鳥飛去還啄粟
十年夢世網野出絲自縛此圖

清明授一官章句即媒灼蕭瑟婉華曾膏染腐

世情本如斯我心將焉託田園日已荒歸耕良自若

雜詩六首

錄二

惜別送君行出郭三十里依依河畔柳西風吹不已
沙日四野荒颼颼鳴馬耳再三揖我還東山慎耘耔
孤矢向天涯意氣輕桑梓他年歸去來君勿厭金紫

羽林夜點兵喧呼勤州府小吏持大爺意氣增栩栩
風整戈戟鳴霜月肅天宇清晨渡河汾萬木支檣櫓
沙磧旌旗鳴督郵抱鞶鼓壯哉馬上兒誰堪射猛虎

神堂

幽棲成小築野水接疎籬過雨殘榜子風落燕兒

卷之七

六

昨花香近岸新茗綠移時自覺清閒久空階亦有思

春日偶詠

過雨舒新綠林間覓好春不堪逢世拙早覺愛花真
晴日宜芳艸溪田沒野尊飛來雙燕子依舊渡西貧

病中柬毛子霞先生
苦憶北山北三年未有宋陽春虛夜月丹井落空花

一病浮名誤歸田去路賒結鄰謀老隱何地長桑麻

杜鵑

蜀國子規鳥飛鳴楚甸春江山遠憶在烏鵲舊情真
日落開微眼花陰伏野身休悲龍馭失屋社幾豪塵
燕著對雨憶白竹寺碧公寺在先伯父鵲樓微

君墓左

遙想空山雨春深閉戶眠林花香石屋溪水灌松田
宿艸交情見孤鐘世味捐鶴樓金馬客歸夢何江天

夏陽王女許字韓原張氏子戊子罹寇亂全身

投井以死時年十六今死且越十年餘矣其

弟又旦成進士孝友至性感泣貞烈一時同

人紀之以詩

又旦字幼華爲荆南大參集黃嶺山人詩內進士十才子其一也

關中昔喪亂弱女義能持枯井捐明鏡清霜掩素眉
從容惟一死感激不餘悲哀艸西風裏淒涼有斷碑

岸上殘碑

楚詩記

卷之七

國朝

九

原稿

茲陽何年有頽唐彼黍中遺文常落日荒蕪歷淒風
攤食來羣鳥牽牛坐牧童長歌思作者留憾與秋蟲

八月十四夜

孤棹楚江上佳期月漸完平波光白定密樹影猶寒
過鴈知秋冷休燈待夜闌明宵何處泊百里是湘干

辛丑除夕

辭官身得退依母歲寒心遠屋梅花白浴溪竹影深
過時翻舊曆醒眼聽春禽莫失今宵醉猶然是故林

寄家兄鹿柴客宛陵

家世才名久栖栖四海身尋山殘展齒種樹老龍鱗
松月亭空壁荷風岸隔鄰歸來同寂寞湘水足垂綸

送宗人遊江南

邱壑閉門久尋山羨遠行微風搖岸柳細雨濕江城
舟楫三吳路鶯花六代情金陵啼杜宇往事說陪京

聽琴贈鄒玉治

七十翁猶健還山訂再遊遲行彈別鶴盡醉解歸舟
林僻逢人少泉低入戶幽東望高隱者頻上竹西樓

詠鸚鵡

了不知人事空言被網羅未能謀廣野聊復效嬌歌
飲啄銜恩淺山林引憾多西風涼月夜默默向銀河

送家舍人舟石七兄之延安郡丞

暇日桃花洞攤書聽瀑泉登高思舊友把菊憶今年

楚詩記

卷之七

國朝

一

原稿

接薄山河在專城雨露偏家聲經術效清望到延川

寄答龔素若太守

寒雪送君發今來一紙書艱難疲塞馬哀謝憶江魚
失計藏山晚卑躬入世疎明年春水起訂向藕花居

晴

開門就旭日緩步看雲歸艸藉輕風軟花含宿雨肥
淺溪魚肯躍密樹鳥能飛農事東臯足空閒絲一圍

同莫大岸登魯文恪公野臺

名聲字振之詩一

百年文物見層臺祭酒風流曠代才華表倦歸悲故
郭昆明劫盡認殘灰蓮塘柳路憑欄外剝影湖陰近

座來我輩登臨心自省遭逢可得似鄒枚

河忠

崑崙西極水東流璧玉年年事鬼謀晴日捲離沙作
霧陰雲山海蜃爲樓白洋風急吳兒樂淮北岸高瓊
子秋民力不堪今歲儉餓來擔土築浮樞

送徐仲霞下第南歸

君門既至復難前金柳河邊歸去船璞玉楚山原故
事蒼苔石鼓已三年洛陽太息無妨屈盤谷幽深祇
自憐幾曲春鶯鄉夢遠蓴魚酷酒泊江天

韻

燕署春日懷宣城施愚山學使用廣陵見贈原

樂府詩集

卷之十

國朝

詩

秋深相送過邗溝霜浦丹楓一葉舟落路悲歌留醉

詩帝城岑寂憶風流敬亭穀雨茶烟綠香閣花晨月
露收有約入山尋杜若豐臺羈旅正堪愁

無題二首

錄一

瓊花臺上湧水輪小曲涼州按譜新鸚鵡致成歌後
苑海棠開罷送殘春平山搖落橋前樹湘浦荒涼夢
裏人千里寒濤流不盡倚欄愁對月如銀

屏居

東臯棲集愛吾廬物外身輕是索居未有情人留藥
樹自生幽艸蔓庭除閒心但覺桑麻長野性偏宜世
法疎安得莽山休戰伐鑑湖春水伴樵漁

臨川黃登伯廣文致書追念先君志感

章江悲夢越瀟湘酒荒山舊艸堂挂劍豈無吳季
札遺文還憶孟襄陽平生師友殘年淚往事聲名一
瓣香忍讀父書供老母松楸歲晚踐寒霜

從張賓三寄曹叔方

建安詞賦舊知名聞見空懸攜手情百里三湖容把
釣老年薄地得躬耕丹經味足虛無毛白髮心降舍
衛城帳望高流鄉夢遠祇從張翰憶尊羹

送陳砥菴令武功

新街蕭壁向蓮華飲馬關寒落暮笳聲鼓多年窮戰
伐絃歌計日長桑麻登樓適受終南月闌苑分浣花

樂府詩集

卷之十

國朝

三

詩

曲花卷塞朔風行就遠武功山下若爲家

江干離怨五首

錄一 爲某姬還吳
門別夫作

昔泛小姑來今從山下往石林雙鶴巢只在晴江上

舟雨

平湖百里曉烟低欹岸霏微綠樹迷杜宇過江聲更
苦蓬窓愁對亂峰西

過西陽陳玉叔先生故里

五嶽山房久廢墟斷橋春水過樵漁遊人漫跡當年
路不是先生舊艸廬

泗州道中三首

錄二

蓼花濃露趁晴妍剝水寒塘秋可憐黃土白茅撐不

任饑人難舍舊陂田

斜風細雨斷山行土銼熱炊瑟瑟羹百里白洋船渡

馬平原波浪是河清

汪以淳

字漢水漢陽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廣東定安令權吏部主事

江干

江干深苦晚烟影暗沙痕倚舫方知岸開春幸有村
鴈過千嶺寂漁竟一燈存把竿呼同侶相將破旅魂

舟過金山

突兀奇峰壓海門扁舟擊楫望中存名山猶鎮蘇公

帶霸業難呼孫子魂天闕蠶叢迷鴈驚地浮鼉極接

崑崙妙高臺上重回首帝座崔嵬目可綢

李詩紀

卷之七

國朝

陸恒堂

陳肇昌

字扶昇號寄齋南隴江夏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廣東從化學道弘農人倫雅順天府尹著三楚文獻八十卷抱節軒秋遠詩文集康熙戊辰夏進治武昌慶於兵

望是故鄉行次韻送毛子霞隱君歸郢

八尺昂藏一老子短棹蒼江弄烟水占盡風流賣盡

癡手挽頽波迫正始倚馬曾飛羽檄文英雄原上悲

殘壘千載遭逢吏隱間轉瞬浮雲皆敝屣蘭芷由來

楚澤多朝朝採蘋行還止海內聲華久識君相逢却

在武昌市晴川黃鶴幾招邀載月傳花興無比相如

善病復多情白頭紅粉同歡倚四壁蕭然不厭貧千

金散去渾閒事朝來束書忽告歸吳頭苑尾知何處

笑指郢中是故鄉十幅蒲帆去若尺聽雪樓中景物

清錦瑟湘簾如畫裏只今赤日拂江長芳草王孫行
未已勸君緩棹待秋風一片青山何彼此

夏日阻風武昌

短棹孤帆卻月東江濤飛接野雲紅思秋忽憶霑沙
雨入夏徧多逆水風河朔酒壘驅暑酷昌黎書不濟

途窮故人已作臨印令肯為相過慰轉蓬

莫與先

字大岸清江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縣令

踏雪尋梅圖

藍田風雪意相於每憶王裴賦索居歲晚漁梁斜映

水一枝憑寄隴人書

石鱗

字漢秋號橫海武陵人入歲時輒有驚人句順治戊戌成進士刺豫州以剛直罷去

李詩紀

卷之七

國朝

陸恒堂

登泰山觀渤海若有騰來草堂詩鈔及二子藥器刻行世

拜大士合手而作是言

大士世中尊為佛之副貳自從孔子沒周衰失其次

大士西國人結髮懷大志東漢至於今與聞其政事

四大天下間縱橫乃不啻眇哉古君子奔走豈能媚

國王象蟻蟻山河及大地一切參差情君子何術治

其如蒼生何大士爾不出我律春秋義賢者施責備

爾時手中器械斷不能使爾時眼中光嚴冷止坐視

三十二變相千古餘眼臂豈是流傳訛伎倆以為戲

黃農去我久我生何所寄如以清淨尊我亦陪其位

大士又不言摩足為垂淚

入門

我不合天地夫豈獨爲愚膠柱以鼓瑟何如吹一竽
人皆集於苑我獨集於枯此語豈不好乃我何脚踏
忝聞大君子諄諄不敢渝故輟固寂寞不見崎嶇
此日入門來且不夫故吾弱婦終恭儉不言家有無
所喜守道心慨然感妻孥門前舊漁父沽酒蒲胡蘆
煮魚招我飲與之呼烏烏掀髯畧問我一笑無相娛
從此慎出入竊附於此徒漁父同劍客不敢忘須臾

僕自夢醉而後力漸能飲田家九月醞釀亦成
日得頽然婦能洗盞作詩七首

孔雀焰冰影顧影聊自媚立身豈不防風雨不能避

美詩結

卷之七

國朝

五

孰令生文章轉使自領額古無天年人多爲才所累
胡不飲醇酒朝昏一酣醉

杜鵑

亡國大夫聽負冤帝子心憤深刺客傳病作越人音
雨激招魂賦風悽戍婦砧春來痛切意與汝共長吟

寓都門雜著十二首

錄四

客子經時委頓眠坐枯不子抱鰥寡已過四月黃梅
節孤負百花芳草天近與道人求辟穀見期廉吏可
神僊此番采藥江南去不是過秦賈少年
往事不堪對子說迷懷徙抱何誰開漫歌白水難求
解更嫁青樓耻用媒門海何須驚我在一身尚復受

人猜長源全副珊瑚骨見任衡山歸去來

孤竹入來問起居寄書高老詎何如早尋彭澤先生
傳莫上昌黎宰相書

高老胡不歸休聽杜宇爲何拋
卻好鮑魚蕪拳既長養蒿美願駕明公下澤車

近狀關心惟藥裹倦遊短髮出莖絲註成素門宗黃
帝從事丹方學鍊師舊客羊何今已散貴人許史不
相知中丞亦未車騎過憔悴風流杜牧之

洞庭秋和詩三十首

錄四

長安人有持步卷此詩問余洞庭之氣何如

余曰洞庭有伯氣而無王氣有僊氣而無富

貴氣人謂知言一夜引燭和此卻歸洞庭

建詩結

卷之七

國朝

其

五

久憶洞庭湖水東五年不見老文通此時秋水正無
賴當日扁舟宛在中亦既倦遊悲夕鳥何堪舉目送

歸鴻軒轅樂器淪亡盡尚有湘妃一斛桐

我原卽是古玄彝玉簡金書付與誰若問魚龍安有
夜請看鴻雁到何時三千世界有如水十五國風無

此詩汨沒左徒及太傅可憐半點半爲癡

湖中大水賈生浪天上孤雲屈子魂愁苦備嘗徒骨

立聰明用盡失胚渾上林漫有三三賦雲夢安能八

九吞我實胸中無芥蒂車前不輒後難軒

御風七月乘颺零天壤之間得未曾想向迥遙篇上

去胸無涇渭辨何清計來爲富餘程客變化三千

相僧雲母屏中數黑子強將黑汁點成蠅

僕以壬寅十二月歸洞庭矣未至洞庭前一日

因念柴荆安在十口焉歸欲作書向楊大楊

二分蘇公溪上草堂安置老弱未審得否時

姬人霜紅在旁知狀余命執燭遂和楊大客

堂詩韻二首先寄之求寓公禮也長若仲丹皆相國

也子

道人適遇黃初平教轉崑崙夜守庚冬至奉行將過

臘春王又看紀新正黃河望到何時返白髮悲因昨

日生欲學神僊復獲短病根應坐不逃名

我即與溪同姓蘇牧牛牧豕任君呼不驚長者池中

楚詩紀

卷之七

國朝

七

鴨寄托丈人屋上烏子念讓與收羅羅臣猶負罪恐

取瑜想公相見一相笑寧識神亭卿與孤

答楊菊廬贈別

卿前爲壽舉卿厄不忍聽卿贈別詩豈望衆人憐白

也未知何日見徽之折來楊柳條青去記得櫻桃花

放時吾道滄洲出分外幸將鬢髮不成絲

再和王山長

還鄉乞賜白頭湖種豆南山也不燕漁父相逢猶問

我使君得記莫疑孤已藏劍缺行難伏縱有車騎不

甚都豈必食魚河水鯉近聞尊老卿無嫌

王郎莫但引余裾庶例爲人驪與疎明月飛龍匣樹

鵬過河懸懸泣枯魚歸休青草短長恨才危黃楊太

小餘尚笑君平太世法徒將甲子記孤虛

江殷道漢陽人順治戊戌進士歷官分巡九江道

陶白福

吾愛陶處士高臥東籬下吾愛白侍郎醉吟香山野

出處各有懷古今識此寡俯仰托詩歌惟川杯常把

相去數百年相合不相假風流至今存神靈依蘭若

過圓通寺

白雲深處古招提野鶴閒來碧樹棲石耳峯頭霞氣

合清陰亭畔月痕低松花翠發千重壁泉韻琴流九

曲溪說法堂派人既往空留晨暮法堂西

楚詩紀

卷之七

國朝

八

熊賜履字青岳號愚齋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歷任文華殿大學士諡文貞著有學統及問

道錄詩

和韻答鄧肯崖

百尺書樓一畝宮蓬蒿寂寞賦歸鴻多君杖屨尋溪

友共我柴燈話舊翁鍾阜烟雲封絳帳江天暮色照

詩筒寄言鼓枻臨臯者鄭重清湘子夜風

吳升東字集薇黃岡人順治己亥進士

赤崖春望偶成

偶眺臨巖際春光作意來衆山經雨後無處不雲開

漸覺青歸柳猶餘白在梅輕寒方陣陣莫放手中杯

雪夜宿翁氏書樓贈別

主人雖好客，幃亦豈輕投？爲有三生約，來依百尺樓。
芝蘭同砌長，水乳共杯浮。此後頻相顧，澄懷淡若秋。

清明前一日晚投青山寺

偶息青山寺，驚逢寒食天。春陰將欲雨，野燒已無烟。
座上同僧話，江邊到客船。鐘聲殘夜發，側耳竟忘眠。

壬子立春喜晴行蕪陰道中

占歲聊從俗，初晴喜立春。昨朝猶是臘，來日正逢人。
梅柳含新意，郊原踏近鄰。停車沽濁酒，薄醉適天真。



楚詩紀卷之八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翎紫庭

因朝

禁封

字井叔黃州人順治已亥進士官刑曹郎與
分館一其時其錄計與新進士十才子社悉指諸

白雪樓

在石城西志不詳其所自始體錄宋玉
我來欲歌歌聲更在石城寒江莫雲繞則斯樓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楚詩紀

之由來固已舊矣按志縣治西北有陽春臺
皆以宋玉對楚王問得名然前賢之作無傳

即客歌白雪曲高和彌寡後人雖慕名誰復知音者

層檐聳浮雲俯視寒江瀉遠構自何年瑤華賭風雅

梅福宅

在城南又有梅臺煉丹井龜鶴池皆屬
人居家室以讀書為事元始中一朝棄

後當選即中典

子真數上書非無當世意彬彬大雅辭終存聖人奇

東家始知幾養性宜鍊蛻仙蹤吳市門榛蕪互苗翳

莫愁即

在石城下漢水西宋周邦彥作西河詞
也按唐書樂志曰石城樂末城實作也莫愁

為竟陵郡於城上眺見羣少年歌謠通暢
而作此曲又口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

石城樂和中便有莫愁石城妓而此歌古今樂

口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經于打兩樂

送莫愁來然則莫愁為宋時石城女子明矣

今莫愁無據疑因歌謠為歌舞耳入楚王

石城臨漢水西莫愁都古曲未縣逸傳辭疎討論

不見少年歌微聞渡水喧蛾眉久寂寞烟艸空黃昏

山水池在城東梁邵陵王綸守時雅好賓客

書本傳綸高帝第六子大元為鄧州刺史

盛造舟師逆幸衆計景大寶中元帝開其

威福被宰又稱論應警有才學太清史亂忠

邵陵負聰警忠孝冠屏翰莫解河東園猶援臺城亂

同根忍見逼死死具可憐荆門夫如何荒池已無畔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楚詩紀

五客堂在自雪樓後宋李昉守鄧州為堂繪五

雪客鶴為仙客孔僅為南客鸞為西客鸞為

志又稱昉在那時嘗從榛莽間得宋玉石二

楚國采瑤現一雙宋玉石銷沈到今疑恨望猶陳迹

層霄下羽翰揖之為五客彼鳥可同羣空庭暮雲碧

擬庾亮月夜南樓飲譙

高樓度良夜芳尊集嘉客弱冠懷濯纓謬忝歷疆場

灼灼芙蓉池羣英佐擘畫燭首思龍驤眷言愛駒隙

努力崇景光傾情當此夕君子酒既多老夫興猶劇

露涼秋已清江空月逾白蒹葭鬱參差梧桐墜百尺

飛觴亂簪展浩歌忽瑤席樂極慮悲來宵闌感嗟昔

偷榮日蹉跎止足意所宅

窠尊石即採尊石宋鮑令朱楚刻窠尊二字於石元結杯尊銘序云即亭西乳有窠不石臨焚水浸翁構石顯以爲亭石有窠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爲杯尊乃爲士尊銘

源作打

袁山逸東郎亭下磊砢疑如象與馬驚波帶雨刷崩

沙亂壁芙蓉翠堪把有如截竹劍雲根空中直上名

窠尊北維圻裂頂豁軒八分鐫字今猶存形雖如尊

不可以藏酒東偏之顛有坳復如日節非玉女洗頭

盆宛似青田核半剖漫翁所修諒在茲其器天全可

蒲首澄江就釀葡萄酪挹注何窮傾百斗春風秋月

頻舉杯莫待懷襄徒哀手我思元孟眞高風杯飲欲

楚詩紀

卷之人

國朝

三

際恒堂

遺尊轉空惟亭與湖名竝同共守淳樸追鴻濛荷非

蟬蛻埃壘中焉能痛飲師遺蹤嗚呼誰其繼之吾請

從

洗劍池

在寺前相傳吳王淬劍於此有宋淳祐中高衍題字刻石見存

一片激潭水千年洗劍池土花殘血盡石竹細泉滋

怪雨龍吟夜空山僧定時秋風虎邱路相望艸離離

吳王峴

志載蘇軾記云孫仲謀汎江遇大風其僕谷利以刀攔住使泊樊口遂自焚而南至寒谿寺上有九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迹

曲亭皆孫氏遺迹

傳有吳王峴當年此建都三分嘗鼎立一炬想雄圖

戰壁江聲薄遺宮秋艸蕪臨津門外柳無復可棲烏

登大悲閣

傑閣層梯峻何年妙相存大悲無上士浩劫給孤園

丈六應神化三千此獨尊捫碑尋歲月幾字點苔痕

重到登封縣卽事三首錄一

舊令誰重到勞人獨此安看山如故友去國笑微官

三代斯民直千秋行路難情親似鄉處立馬幾盤桓

雨後立秋獨由寒谿循路聽泉至西山寺卽事

呈開公四首錄二

愁霖及稍霽獨往聽流泉蓮漏寒露外松風古閣邊

有山須磊砢無水不潺湲得石披襟坐微懷一酒然

散步逢秋早尋僧到上方因之開畫定喜爲煮泉嘗

楚詩紀

卷之人

國朝

際恒堂

庭草綠隨意岩花紅斷腸淙淙幽澗響盈耳沃清涼

保定道中九日

十年三徑草全荒九日長途菊乍黃京洛交游纔把

別故園兄弟久相望送鴻背決愁同遠騎馬筋疲老

百傷欲指滄江定何處白雲紅樹滿斜陽

秋日簡石邨先生石村郭功

求友眞憐十倍才寄言如勸百深梧應知賢者分陰

惜可以吾徒舊雨來江畔采芳將苦蕙雲中辨樹堪

寒梅秋期見釀新篇熟待醉黃花細細開

中峰

峻極中峰此獨尊雲低咫尺瞻天門路迷仙館孤池

白烟膠黃河一線皆封解有墳虛月色搗衣何日見
秋痕不知山頂誰刻削今古初無半字存

春愁四言

小園侯門不盈二載然亡妻扶病自遣在在增愁緒漫成口流云爾

扶病行春亦點然鶯花如霧艸如烟而今一夢驚蝴蝶
蝶飛夜空林叫杜鵑

香徑歸魂不可招尋思遺影月痕消系腸渾似春深
柳紙攪東風一萬條

寒谿

在山下
寒龍竹樹小橋橫一道寒谿似鏡明僧院尚餘鐘磬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五

際恒堂

在和風和雨入江聲

姚締虞 字岳龍黃陂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兵部武庫司右理事至四川巡撫晉總督歸卒

夜東王少參舟中

薇省辭黃鶴蘭橈伴白鷗岸回江月抱天迤夕雲流

銀漢乘宵上金陵遙歲留田和聞賜賦側識漢皇憂

沈可選 字粹州一字文龍武陵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封印令

桃源洞後壁

碧山長嘯已輕身故泛桃花果避秦畧謝塵氛一片

石再來終諸姓黃人

楊柱朝 字石林號瑞堂巴陵人順治己亥進士官

崇禎湖之口士民為難全治吳統巡撫而外

新秋登岳陽樓

是地有樓觀何處無山水位置匪天然登臨乏神理
隨彼邱壑情對之盆罍耳茲樓饒大觀奇快難比擬
奇不在亭臺快不在流峙三峯障狂瀾百川不敢瀾
不然水與天茫茫何所倚譬彼大力人特立不披靡
以茲今古懷况值秋光始

大水互為根靈氣歸一樸何人擊混沌元始受雕琢
烟雲任吐吞日月共澆濯即此一卷多氣已盡五嶽
落落曠士衷衆山不能學庶幾筆墨功可以資商榷
岩谷讓其曠海嶽遜其幽黃鶴且逡巡何有於仰樓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六

際恒堂

山水天地光其妙全於秋悠悠千古心對此難沉浮
過此非未遊遊此非不詩胸中與腕中不能發其微
要使心眼開先具高深資慧業山川力精神天所司
胡為小范後閣筆至今茲

王追騏 字雪洲黃岡人順治己亥進士官給事中

雪後偕葉慕廬登西山

偶有招尋興衝寒強自禁層冰環九曲薄霰隱雙林
老衲山中夢幽人雪後心冷然懷抱遠世外惜知音

杜于皇

隋堤佳勝竟誰傳春月秋花盡可憐兩度那溝尋樂

一年一見杜樊川

楊州彦

字宣機

陽人

讀史嘆

史嘆然自漢以下不勝嘆嘆漢以上

樊將軍吟

讀史嘆

史嘆然自漢以下不勝嘆嘆漢以上

樊將軍吟

讀史嘆

史嘆然自漢以下不勝嘆嘆漢以上

樊將軍吟

贈波鴻門沛公即席軍中之劍去不盈尺急矣留侯
前焉措手請呼參乘實為屠狗側盾西向項王稽首
嘆生竟有與斗卮酒天地震動為漢元輔撫車胡為
韓盧就組

讀楞嚴

我有荒唐心如寄如弗寄七處微不得況乃四十四
世尊胡饒舌阿難胡遊淚鶴聲鳴自天胡聲鳴自地
鶴唳兩無聲天地蒼蒼睡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詩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雜詩六章

錄二

集室終南下不採終南藥何以養性年不憂亦不樂
誰知春風溫誰知秋風惡嗟彼神農艸感之成開落
寄謝山中人死草何堪嚼

荒利老禿僧終年臥寒榻有時捫蝨間低頭補破衲
我欲問無生稽首不肯答寥寥方丈外往來自難還

古意

雞鳴高樹顛遊子束裝去借問來何時此去向何處
衣裳未可牽縱橫皆是路陰雲覆高岡不見前村樹
入門固多愁出門何所慕妾是三春花常畏三春莫

偶然作

擊火自星星出自寒潭石借問石在潭煖性將誰室
如彼鈴與丹循環不可割嗟哉真元氣五行尅不得

蘇吾寫愁

遙愁此夜長百計一息睡睡中痛哭醒搔眼不得泪
呼聲不達天呼聲不達地天地果無情無怪陶潛醉
醉吟

陶潛誤之官嚴陵誤結友咄咄兩老夫棄余如敝帚
折女瀨上竿拔女門前柳喚取浣紗人為我小垂手
一曲留儂歌勸儂一杯酒

感興

東風喚春來東風喚春去仰見天桃花人生合大悟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詩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自目偶迴光思知相馳驚腐儒髮已頽辛苦賣詞賦
淚落酒杯中低頭失故步感鳳且高翔不見梧桐樹
潤邱曉起懷栗長伯並寄

味爽坐微涼晨颺吹籬落浮霧散如絲湖陰接林薄

僂仰若有懷美人在邱壑人非麋鹿羣百里詎寥廓
汝病側余衷誰能安離索在昔傳養生未必資醫藥

血氣不周張外物寧相鏢調息靜聰明忘情一哀樂

曠然適所天覲彼松間鶴

和鄭友韓美人睡起

雙腕忽伸半面紫楊如曉夢初驚起席上餘溫溫未

已呼向枕邊覓墮珥

秋夜聽洪大誦離騷

秋風蕭瑟氣凜冽無憂使人腸斷絕阿誰向我誦離騷
一章未竟三鳴咽當年屈子怨何深紙上而今純是血
蟋蟀堂西堂左鳴山鬼應前廳後積與君攜手仰看天
是處星辰一澹白

古意

春風吹人夜未央
縹絲欲繡雙鴛鴦穿鍼卷袖越練長迴身顧影意茫茫
去年寄書傷遠別直至于今音信絕挑燈試揀舊時箋
蠹魚蝕盡字漫滅博山沉水不成烟繡被難溫幾幅錢
啼鳥啞啞曙窗寒門外楊花亂似雪

楚詩紀事

卷之八

國朝

方

陳恒

與王靜夫

何許當今日公然與世疎安知學者誤不爲古人書
一意扶衰俗多年匪太初憐君人漸少自省竟何如
二月初折得白梅滿枝尚蕊怪其太遲迺雪命移窗
外足其寒性

晚燒

折梅當二月猶自裏水肌春入幽岩滯花知消息遲
歸魂如夢雪嫩蕊故依枝移向深寒裏東風仔細吹
晚燒村烟盡胡牀就落暉葉稀堪遠眺鳥冷不高飛
賦性從教懶謀生近悟非敢嘖童僕傲十月未寒衣

秋野

滿地寒霜落蒼蒼萬事秋山雲春欲斷楓落堅如浮

好去尋人醉愁來不自由嘯歌逐處起響盡只林邱

孤雁行前爲流賊所辟光以見志自號江離和尚

尚

總角聞人說君非鼻所思能將著眼妙補得讀書遲

垂老無家國髡頭哭髮絲驕魂何處薄颯颯問江離

夜渡湖

湖闊合風廣輕帆斜可張客心搖暮樹魚浪駭孤檣

月上臨波碎星低人水長夜寒秋較老遙憶菱荷裳

送家荆湖之任咸寧

作吏君知否從來百姓難單車初令過萬戶仰頭看

楚詩紀事

卷之八

國朝

方

陳恒

珍重裁新錦溫恭事上官四知家訓腐莫厭舊蘊寒

漂母祠

短盡英雄氣清淮老媼堂釣難稱國士餓欲死齊王

漂有哀人卹祠非望報香丈夫合自食拜手莫沾裳

寄鄭館陶

吾有吾身後遭逢此最屯幾時脫雉網依舊理魚緇

旅食沾廉俸浮生累故人來書莫細字愁眼認難真

秋坐

薄莫寒砧急于心獨澹然傳聲無宋玉從古有秋天

槐老堪人倚牀閒護月眠酒無思不肖濁者亦如賢

促織

無計驅愁去，翻爲促織愁。微生移短砌，薄命泣寒樓。
月是千家夜，天非獨爾秋。莫吟盤裏調，不見覓封侯。

張賓三羅羽聖書來皆嘲予懶書寄之

萬事垂初願，誰能不廢然。向燈搔短髮，背手立霜天。
垂老兼多病，他鄉又一年。莫須驅我懶，似覺可人憐。

送羅羽聖再赴青州

京華難旅食，之子又山東。薄醉成孤客，輕裝束小童。
調寒遲飲馬，霜滑穩防驢。留眼秋來信，較春同不同。

採桑

初日春樓照采桑，幸未萎薄妝。爭葉嫌努力，救蠶慮
腕弱攀條怯。風寒卷袖遲，妾非無姓字。不語路傍兒。

楚詩

卷之八

國朝

士

張賓

送李懋中之都門

駿馬銜金勒，詞宗紹玉環。放開衡岳眼，踏過太行山。
天下炎涼地，人生出處關。老夫一握髮，盡向此中斑。

懷鄭康仲有韓

亂後無消息，唯君兩弟歸。淒涼奔故里，生死隔江村。
畏路難舟楫，迷途惜夢魂。起居各有報，離別不須論。

旅吟

三間竹屋傍江注，日夜惟聞波復波。自是客心愁緒
亂，却憎流水怨聲多。不安口腹思葦菜，擬製衣裳費

菱荷寂寞古人誰似我當年僮耳一東坡

送孫詰之以參戎作歸西涼

紫騮絡就銀金鞍，嘶向居延古塞頭。簡命教人赴萬
里，賦詩別子值三秋。野霜未老輕沾甲，邊雪先寒厚
著裘。在昔武威稱右臂，相期不讓景和侯。

署中

家傍青溪溪水明，衣裳不著省逢迎。一籌錯下失輕
重，五斗甘將換性情。出洞桃花無道氣，隔雲犬吠說
仙聲。北山別覺朝朝悔，莫更移文問楚僧。

雪中送別陳尉

君已分符曾幾時，腰支恨折雨淒淒。其人皆縱酒容
醒，我不偷金諒子知。立雪相看別淚盡，踏泥還憶馬
蹄遲。迢迢流滯周南客，不聽驪歌髮亦絲。

楚詩

卷之八

國朝

主

張賓

羅羽聖書問近狀代東

遙天尺素問林臯，近況難箋向薛濤。入夜懷人聽候
雁，送秋謀醉貴寒袍。往來偶與詩無恙，老去雙眸字
有毛。擬鎖書帷留一卷，吳門藏板舊離騷。

季女謝于歸

眼看未燦髮絲絲，忽復明珠離掌時。老去爲牛憐舊
子，貧來無犬嫁嬌兒。腕分金釧廚中蛟汗漬，羅衫地
下慈惟有一編熟內則。當年逐字我提撕。

落葉咏十二章

和羅我生錄三

颯颯驚飈吹野老，開門亂撲老眉眉。隨愁逢重帝全歸
藥偶值蟲絲辛挂窗，香篝倚衣歌楚水。冷披風錦

吳江姚家情性渾無賴此咤風生樹樹降

空亭寂歷奈愁何卉木蕭蕭過眼多認種似驚合浦

色送秋忽下洞庭波難辭繞匝輕依地願託旋風倒

上柯怪底山松骨較傲青青不聽楚騷歌

歷亂秋聲片片斜夜深撲向護窗紗鵲巢四達朝開

戶蟻蛭層封晚閉衙踏去軟鋪靈運屐卷來棲斷葦

姬筵迴車坐對楓林嘆無計能留二月花

劉步鳴佩刀

七首驟秋水霜寒發短歌若從燕市過再莫誤荆軻

窺閣

春花著露重徐步小園遲偶惜蜘蛛苦低頭過網絲

楚詩紀

卷之八

四朝

三

同室

漫作

鐵石爲我心背著春風睡不聽賣花聲不洒落花淚

古怨曲

人言歡負儂觀儂如行路昨聞行路人見儂一迴顧

不獨歡憎儂儂亦憎儂醜請呼歡所歡比儂差勝否

古意

酌酒向藥欄拜訂東風約只吹春花開莫吹春花落

夜醉

長吟搔短髮把酒出疎籬未必空天月直聽李白詩

荷花

古蒼亭亭映澤坡香殘猶白襲秋波錯生輕薄江南

水懶聽朱唇白紵歌

韓石麓寫怪石

疎慵不賴混漁樵偶寫石頭蕭墨飄無數松煤君尚

醉直愁折殺米頭腰

贈山叟

十里松風十里苦乍開春釀向山隈直須掃盡桃花

片莫逐溪流惹客來

和龐雪岩盆梅絕句八首錄二

離離瘦影結孤根不費春風幾陣飄細似美人雪裏

浴借來玉女洗頭盆

宜興盜裏十分春尺許疎枝傲絕倫寄語孤山林處

楚詩紀

卷之八

四朝

三

同室

士應須喚作小夫人

山居

蒼蒼老向白雲隈人號先生月不開一徑蘚痕誰踏

被昨宵麋鹿下山來

黃佳色客棧人願治庚子解元

九日登高山寺學博玉里之江石生兩君攜酒

率賦

今日重陽好登高天際陰淡雲出遠岫落葉散空林

秋老山僧意霜寒古佛心同人與不淺攜酒共長吟

唐世徵

字魏子一字琴壘湖南湘潭人前壬午副榜受授司李改玉山令多惠政重刻玉書成進士寅道梗卒于廣陵所著有數峯畧刻蘇庵詩

為郎小
草行世

傷情三首 錄一

振衣古桐陰卷簾秋烟靜夏蟲強相知目我以為冷
茫茫咲談叢方寸歷坡嶺結交難結新古人不唾井

夜出

為吏夜復出夜出中心悲不告民易犯未若使知之
古人重擊析此事閑安危荒燈接遠野三五明星垂
靜念茶亭僧爛熳睡多時誤叩驚僧起僧起何所為
延我坐桐陰白月紛然披是夕微涼寸草蟲零露滋
秋山不外隔莫張尋秋遲

仇英畫李白夜宴桃李圖

左詩紀

卷之八

國朝

三

陳國堂

謫仙人作青山烟修眉麗腕猶昨年雲夢三霜金散
盡餘得詩瓢一酒船卻教秉燭繼康樂豈真羣李皆
惠連春風何圖不桃李是夜之遊真可憐人生哀樂
相倚伏沉香亭北夜即天仇生畫意然不然

寓柳江和王山長見懷五律

聞山長將赴
公車錄二

不出湖湘路栖栖漸遠遊破鎗三改井旅櫬兩經秋
鳥匿無枝樹魚憐半死鉤一從裴九去問殺朝川舟
豈少儲春貨窮交放浪依寄愁漁父宅憑甲鵝辭磯
扣劍思公子輕身許布衣著書猶複壁未應咲知希
將理歸棹別子建彞子伯仲

政厭遊踪冷飄蓬祇二年途窮多所累交久幸能全

哀風山川淚艱難風雨船愁心兼別緒回首正烽烟

秋日過小巽舅氏山居

促飯常私慰重違青鬃衰累緣婚嫁晚亂過宅田遲
細檢庭前藥勤刪病後詩初涼無限好巾櫛可忘疲
蔣道生易無畫罷試還永州泊舟過訪憶相別

十六戰矣

黃葉遲孤艇期予此出山顛狂一夜酒醒亂十年顏
竹屋延琴韻霜花換獎班思溪舊烟樹清夢可能刪

慰吳漢槎

吳江人名兆蓉以事流塞外有
秋集此其送出塞時作也

短劍辭家日長楊擬賦時終然收錢網不用賂蛾眉
叩福沾香霧車書會玉墀一棧天外墜五色染君詩

左詩紀

卷之八

國朝

三

陳國堂

郭幼隗還湘秦別三首 錄二

二千里外客又送故人行別淚新霜溼轡心遠雁聲
老補遊山債詩傳小縣名林宗昨宿處竹影自縱橫
花月爭清夜驚心話別辰東臯兄弟散白社老交貧
小草羞何極勞薪嘆有因脫烟紅樹外應念獨行身
贈西容上人

把茅初歇息何事出湖湘霧豹終難隱神魚困亦強
楊安山月好暑受衲衣涼書畫藏禪性一囊飄古香
獨僧不波住我泉上廢剎愛其堅忍却贈

忽飄奇翰憩幽岩攜得峨眉雪幾函忍草牀前過地
鹿却成叢裏振珠衫溪花似解談三易蔬茗無求乞

一饒結社亦能稱弟子肯將靈運難心友

邑西南開利寺閣高十丈供像高九丈爲吾湘

巨觀碑記起唐貞觀歷宋元迨明中間興廢

始末皆我先世功德懽懽悲淚作詩紀之

雲盤斗絕我家山三十年餘此一振古寺全消桑海

恨百身不壞鼠蟲斑剝碑豐草後僧語縛帶隨堂盡

日閒爛熳春風岩白若寒烟寒雨數重環

過幼隄宅上讀廖大隱湘山隨筆有懷

萬松深處讀新篇年少驚君退步先賈島學詩非本

相右承禪寂自生前無邊杖屨輕如鳥有分雲山到

卽仙幾度思君共明月落聲秋老五峰烟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三

陸堂

和韻答杜三

節條高寄野人居君爲鸞備懶亦如鷺羽卻揮塵裏

扇蹊頭盡載帳中書醉猶沾酒留工部刺不通名到

小芥細雨輕橈過竹埭瀟湘圖畫汝攜余

鄧待菴久留長沙慕至是歸園

麟閣功成早避賢單衫桐帽去飄然昔人自悔南華

句此地曾過謫客船投老虞翻真不媚上書韓愈轉

悲憐對君難盡離筵酒欲寄相思海水邊

玉照堂漫題

齋衙半角翠層層靜日常如退院僧得似宣城登眺

少羞羸彭澤折腰能托身知已寧無淚握髮憐才愧

有稱閩海美人多惠政典型在望欲師承愧翁

山城歲晏匪微符侃侃能容下大夫努力徒耕甌

晚神人填海事何迂空瞻雲路騫孤鶴閒寫水心付

玉壺感泣聖恩勤遠恤頻年錫詔漢文租

華貞子隱懷玉三十年與子相見一日卽別去

懷玉峯頭望少微有人閒種藥苗肥蓋肩素髮經多

劫照眼殘書日掩扉行入新羣潭躑躅說來往事但

賦歎爲愁洞口多霜雪那得蒲輪送汝歸

吳江師母遣使至志感夫人

緘書漫滅帶霜痕傷感吳江舊日恩珠履少時邀上

座雪頭過更愧空存無緣策向西州哭有夢來尋白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六

陸堂

馬弁遙憶瓦棺垂微障不堪風雨送黃昏

死邊

門人廖石銘從南康過訪贈之

過庭晚白遠遊裝載得琴樽一葦航溼灣虛山吹暑

雪秋清彭蠡溯漁梁草亭奇字虛勞問晚飯晶盃可

共嘗歸向紫荊花下語笑才珍重莫爲野

岳陽道中

三閭祠下草萋萋竹兔山雞掠馬蹄儘有征人迷問

渡一肩曉色向寒溪

和劉杜三萬師二時同寓天壇

天淚難得素心鄰小閣疎簾愛此身昨夜鶯聲啼向

月始驚同是暮春人

瑞洪泊舟酬費瞿如巖

十年湘浦倦垂綸怪底怏怏走世塵一幅斜陽疎柳

裏賴君攜作晚秋人

夏日集曾西山廣文齋中

十笏香齋倚絲蘿古樟如蓋夏陰多曉來添送西溪

雨水面新抽數尺荷

楊佐國

字荆湖荆門人順治辛丑進士官咸寧令
羅商州守晉禮部郎中出爲廣東鹽驛道

薙艸

官舍有艸可知地閒官舍薙艸可知人閒有

艸不必薙盡薙艸不欲委人

走詩兒

卷之八

國朝

九

際恒堂

庭無吏跡到苔向籬邊老青青滋蔓生風吹如帶繞

閒來白剪摘幽光別孤抱忘却手指勞但覺心目好

生成本無私蕃育皆地寶取適主人情物性恐不葆

念此轉踟躕芟來亦艸艸

課圃

咨爾各胼胝殿最余較彰山蔬堪努力終畝生理長

物性忌潦州土宜別封疆夕隴月連溼曉鋤露沾裳

玉盤視野饌區畫頗周詳縱未經履畝卽此課農桑

人生貴食力澹泊守家常古人戒素飧此意何可忘

山行

山老叢幽氣晴疑雨並風品花無族類聽鳥不雷同

樹頭迷途客村如失侶鴻未知天所界身已入雲中

燈前剪影

喜傍黃花醉爭知幻更奇無宵不九日有案卽東籬

三徑辭松友孤榮作畫師白衣歸應問采采落何遲

倩誰神妙手寫就筆森森常供銜杯賞何須冒雨尋

懸屏鋪菊譜代月送花陰晚共陶潛節寒光及月深

村燈

落落幾家村歸鴉暮屋昏柳烟封草徑榮火度柴門

側地桑麻影開堂兒女痕繼膏勤夜織辛苦識寒溫

東萬夏帛

薄宦天涯遠季鷹意與同多因懷老友豈止念秋風

走詩兒

卷之八

國朝

十

際恒堂

懸榻簾烟外聯榮夜雨中此心猶昨日相看白頭翁

不寐

短檠兀坐旅懷生飲罷孤吟遠砌行入耳砧偏今夜

急關心月較故鄉明殘更雁過秋無迹弱葉風吹露

有聲萬戶羅幃香夢穩長安此地各爲情

雪行

紛紛滕六受風斜極目長空望靡涯人入瓊宮披玉

屑天從碧漢落梅花暖烟未泚村門閉寒色無邊客

路賒老樹冰稜圖裏看倩誰伸紙點棲鴉

途中雪霽懷舊石林太史

行李蕭蕭度朔風喜逢新霽景應同半山烟澹似村

外一路水懸萬樹中岫展素箋霞就染溪疑碧玉
爲窮山川寂寞無知己好拾幽光入客筒

雨

涼共枯禪意響兼久客聲孤舟腐葉碎新漲板橋橫

楚詩紀卷之九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鄭初叅訂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羅人琮字宗玉桃源人順治辛丑進士官御史著有紫蘿山人集

短歌行

思怯憂兮忽未樂其來無端焉所託松風起雲兩角
夏蟲鳴夜索漠今當誰語古不作地自厚天自高或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一

際恒堂

跼踖或翔翺呼濁酒聊復歌三萬六千日君如棄擲
奈若何

感事

蜻蜓占微族任天何揚揚弄水無能跡遊花妙飲香
方厓伯勞避未計蛛網張投身款款際力盡困翺翺
亭午偶散步創危入瞻望死生爭瞬息惻然爲內傷
持竿破蛛網困體落我傍初解羽翼縛徐散股肱僵
還爾輕捷質高飛入蒼蒼端坐思蛛網殺機巧伏藏
雖收意外獲往往多凋喪何如肆掃除勿使列檻廟
顧蛛長孫子卒業出故常禁此不獲展生理安得將
造物無全仁相養每相妨恩愛固莫解怨毒亦終償

二物無何有區分歸澹忘

畫魚

壁上蒼冥掛秋水中赤鯉縱橫起鬣舒尾轉志神
騰雲氣垂垂波光紫隱見濃澹片片鱗靜觀反覆愈
有神江湖何處無網罟潛躍憑虛久未驚凡魚自應
充廚庖此圖丰度亦龍曹空堂每當雷雨夜側恐破
壁上清霄

戰城南

戰城南兩軍接鼓逢逢悲風冽弱者死退強死擊孤
貉飽騰烏鴉飛萬草寒烟橫白骨堂上閨中那得知
疑信相參音書稀將軍奏凱恩賜隆可憐惟有孤魂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二

際恒堂

來夢中

白苧詞

白苧舞照流霞回身拂袖眩生花嫩楊臨水髮輕蕪
漾風斜白苧舞舞復歇扇後燈前叶曹和婉轉抑揚
無限意就中悲歡胡其多此曲此聲思韓娥圓坐頽
然奈汝何

築河堤三首 錄一

築河堤河堤高且濶萬指億指應呵喝官家買力費
金錢轉屬及我半中脫食不足可若何誰總其事致
嗟此高牙大憲黃白多

悼亡

兩度經推往事辛蘭房又失舊人鄉園十載期滿
共官轍三年飲茹均行意已能成表裏素心還可數
昏晨遺香臘桂依然在退食悽悽何處前

麗人

小媚春風柴陌烟誰傾十斛貯嬋娟盈盈似接羅浮
女綵綳如來洛水仙王貌衛花誰忍妒霞妝封鏡自
生憐巫雲一片飛何處懶拂冰絃思黯然

雜詠三十首 錄三

黃花已老靜寒蛩寄跡中條幾萬重偶移高塗朝飯
顆寧能軟語學吳儂兄輪往復疑乘鶴寶劍摩挲欲
化龍却嘆年來離索甚浮金爲王與誰共

卷之九

國朝

卷之九

國朝

素心幾華夕晨佳也復過從散積懷久廢彈歌忘王
諸姑尋妙理恕茅柴山中報刻無懸漏座上添春有
塵釵未覺三移蹤跡幻還將清夢寄高齋

平生作計許誰豪肯向千秋覓賸膏覺悟偏生標一
指神明固勝畫三毛全天下合同樗櫟與世何當學
枯樗閒却此身休遲屢姑從痛飲快持螯

宮門上封事恭承

清問

暑通

流意

上稱是
者再先日始雪退朝復雪禁路寥寂孤行六
花紛紛亦盛遇之幽景也

宮門聽御迴千秋日表充融道氣周回是聊陳流壤
禾天言早許菲詩收彤廷積王侵朝履禁路飛花

點散裴肅返孤蹤臣自識憑誰譜入上林幽

十二月望日立春時舟行武岳江上

荏苒年華又及春天時人事兩車輪關情豈忘憂
樂適意無須感屈伸柳韻將回鶯宛轉梅魂卻與雪
遠巡兒曹不悞精邱役好向青陽醉夕晨

遊漢三十首 錄二

聞道嗒然我喪予漁山樵水總非虛誰憑紙墨爭壇
坫也問菰蕪試剪勸衆吹何當辭蜀雪技窮漫自比
黔驢此中消息煩推索破酌合呆意豁如

兒童舊事記非差歷歷如新轉瞬斜白首何堪憐杜
老平生坐累似蘇家朝臨朗鑑髭添雪夜讀空齋眼

卷之九

國朝

卷之九

國朝

有花但使王風存嘯詠無容瑣屑感琵琶

長干行

朝望江水清暮望江水白朝暮空相望不如化爲石

宮詞

宮柳如烟粉黛香歌喉萬轉舞千行至尊罷殿沉思
久應感經筵進講章

今宵

家園頗足試吾鋤愧悔移文不遂初東望中條南太
嶽他年蹤跡有青驢

鸚鵡

解奇毛羽更能言擊目鴻飛暗自寬若使追隨威鳳

聞佳音何處不清溫

早朝謝恩二首 錄一

靜聽鞭聲肅王班草茅慚愧也踏攀太平萬歲由來
續補家何人許仲山

退署口號呈同官五首 錄一

裂膚險指雪霜靈短柱無完尚負官自古深宮多煖
氣六龍觀識外邊寒

閑思四首 錄二

荒荒缺月照妝臺角隨風起暮哀想見沙場刁斗
寂征人秣馬首空回

遠戍迢遙妾自傷難分夫婿念空房年來子女克湯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王 際恒堂

壯兵氣何曾或不揚

已未元旦朝賀口號二首 錄一

殘星欲隱曙光生彩伏微分殿鼓鳴共看朝元雲五
色風行萬里八坡平

燕臺雜詠三十首 錄二

華車駿馬日相追塵土污袍無盡時試向諸君詢解
脫何人有夢到東籬

日食金錢過莫齊然魚豈止伴蛇蹄黃蘗紫蟹粗能

供素願寧爲一飽迷

鄭之謹 字野齋 寧人 順治
辛丑進士官檢討

贈別羅紫蘿御史南歸

錫貪志已殘罷去亦君恩母必知天縱多謀却衆言

一時牙可折千載舌猶存歸斷京華夢桃源在子門

汪特昌 字子同 黃陽人 舉康熙
癸卯科官岳州學博

晉滅虞

以國御馬晉何愛於虞虞且不臘矣壁馬安歸乎
碎首爲戀側在在在同一愚

范蠡

極知雲王應託身卿貨殖出處功名會布置有餘適
迷蒙當時答莫知所終極

文景帝

賜民租之半三十且稅一國用胡不置清淨而寧壹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王 際恒堂

騷然征伐起拜爵日不給

二疏

縱身傍權要第絲不知止況託儲傳尊棄之如脫屣
太子何人哉言下有餘指

四知

太尉公忠節尚郁暮夜金敗類至流極賄賂爲公行
累世三公貴何事憂負薪

鈞黨

阮焚烈已甚黨錮禍系趙哲人既云亡邦國亦殄瘁
公忠成激憤伊戚果誰治

聞西邸

豈有富四海猶患作家居公卿有常值令長等屠沽
西園幾日耳所藏竟何如

管幼安

千古管幼安置身雲霄巔遠託度遼海一帽四十年
兩賢同霞表高風足並傳

太宗論驥吏

剖身以藏珠身剖珠安隨忘身以利賄身殞賄何之
延尉望山頭潔身卽已遲

裴納言

梁公且包容何能窺其際以斯處亂世羅織不能忌
非公眞長者卿愿且不啻

裴詩紀

卷之九

國朝

七

終南疾徑

心迹果相并誠不必天台未免無宦情況在終南哉
此之謂旋徑豈遠莫能來

佛骨

任是最上乘總無適於治況其人已往號乃而求蛻
身雖逢嚴譴大義塞天地

白馬驛

白馬雖黨禍何盡屬清流投濁適自取惜爲士類羞
亦應悔鑄錯何不死遷都

耆英社

香山誠會耆耆英豈其偶司馬當朝望徒爲溢勝舉

五年間事尚能救藥否

長沙賈太傅宅

優游絳灌間何適非所求胡遽爲痛哭思與忤見尤
一擲梁范泣長爲遐荒投宣室更何年九閭望難酬
洛陽年少才寂寞湘江頭賴有治安書卓絕冠千秋
奕世蒙衣被區區數通侯簾阿榜故廬俎豆燦芳洲
應同吾楚騷湘水共悠悠

龍標城

爲服荆門外封城阻大荒莽莽千嶂合溪洞遙相望
昔在楚威時拓地爲開疆自此五溪南何土不職方
惟此龍標城遠在黔之陽萬峯爭突兀一水分潯泱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八

何緣江陵令遷逐竟卽當敗葉依寒爐行卷擁客裝

誰遣能乞詩長跪道途旁乃知文章價不以蠻瘴妨
同時謫仙人相繼流夜郎愁心與明月遠寄到君堂
二公當日事千載猶感傷茲城賴不朽歷久益以彰
我亦沅湘客龍標相頡頏太倉米安在酌業酒何嘗
居然鄭博士茅屋荒蒼蒼顧茲遺踪在憑弔獨周章
今昔亦異轍敢竊附同行銘冉今內地況居國南鄉
聊用茲自慰爲一歌淪浪

偶成十首

錄二

纔補琴騎缺噴時意氣殊學語向鄉里列坐橫道衢
鶴僊越裳西健兒猶勝儒

少已不如人何況及老醜太平策不報技窮墨翟守
嬌鶯學語時飛過上林柳

舟晚

遠征晴不妨舟夜白蒼涼烟水明河月兼葭白露霜
晚風吹浙雁平野接微茫不約千帆集相逢認故鄉

夜泊

日六烟波晚棲尋舟似歸疎星搖浩蕩暗火點希微
人定百靈肅更殘片月輝眠餐聊復此遙夜但依依

辰陽道中

一從沙際渡陸盡竟山行雨過千峰暗泉通萬壑鳴
眼隨村近遠身與馬欹平冉冉惟登陟途窮憶步兵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九

際恒堂

次張云吉丁自強餘雪限韻二首 錄一

遊校初歸日驚心萬里餘時余方懷孤惟對酒宦薄
祇依廬因雪尋驢背臨風想鴈書寧知吳下客早已
憶鱸魚

喜得王子翀公安書卻寄二首

忽得南平報天涯走尺書梅花溪峒外柳色曲江餘
契濶存知已平安慰索居鬚眉如共話卻欲寄雙魚
數裁別來意因書向艸堂須知心共素况辱請同行
尺澤偏能躍層空不碍翔凌雲應有日勿作盛年傷

黃河懷古

西望孟津渡公鳥已渺茫臨河悲廣武轉戰憶榮陽

誰發石人眼何辜殿脚娘秋風方罷曲猶事盛宣場

應滇聘和別沅城諸公

去國輕千里望鄉阻二年那堪更遠別况復極窮邊

驛路龍場入王程馬跡牽慙慙詩酒意徒切故人憐

上龍關拜諸葛丞相祠論孟獲處今雲南永昌等處

祠踞絕峯峻雲留古壁荒如椽竹箇箇垂蓋栢行行

一代宗臣畧千秋遺愛鄉三分今已矣遺憾可能忘

沔水舟夜

夕陽已盡晚風天乘興扁舟隨處烟村火微分光近

遠漁歌疊出水中邊涼生汀渚清寒夜霜點蒹葭歷

亂前帆影橫波常信信好留明月洞庭船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十

際恒堂

眞署靜觀樓晚眺

江南佳麗滿城隅眼底風光事事殊萬柳青垂秋色
暝千山碧抱晚雲孤迎欄巷陌參差見錯繡亭臺次
第區惟有鄉關迢遞外遠疑天末入看無

王鈞斜

千騎西苑舊承恩一旦繁華逐水村欲覓綺羅無可

再獨留烟月鎖寒原

蔣本生字宇臣零陵人舉康熙癸卯科

秋夜文昌宮聞鶴

近院鄰花影忽來玄鶴音涼知仙骨瘦秋覺夜思沉
八自聽清唳君懷念舊林稻梁不得已爲爾獨悲吟

過茶庵舊僧塔而禮之

海棠亭下聽鐘曾三十重來訪舊僧流水無人悲斷
塔空林何處曳孤藤草深竹外寒山路門掩秋前暮
雨燈惟有鴉聲猶似昔昔昏相喚過雲層

同大史吳長庚謁柳祠次韻奉和

蕭涼不異柳州詞嶺外文章動古思白石荒烟入醉
後小溪寒鳥鴈來時月殘雨過淒淒火樹老秋深嘯
夜鳴莫讀殘碑詢往蹟南州太史有深悲

白鼎記

字銘石江夏人
舉京兆弘治科

從衡山走衡陽舟中望嶽四首 錄二

七十有二峯峯名不可辨安知最著名不在此當面

其詩記

卷之九

國朝

十一

陸恒堂

山餘初夏氣未減暮春時放眼看山色峰高雲更奇

車萬育

字德田一字顯三別號敏州御陽人康
應甲辰進士官編修遷兵科給事中

香水庵放歌

春郊霧擁迷朝暮谿流曲曲看成路我來踏斷艸橋
烟小艇參差橫古渡帆開遠浦掉清歌兩岬垂楊牽
菱荷新綠到江澄萬頃日光落水翻千波大香水海
圓且慧禪關隱隱雲封閉法藏來一字無莫與山
僧分半偈登樓日送晚天霞烟火鱗鱗幾萬家一望
蒸湘雙練出合江亭上夕陽斜夕陽樹裏山留照不
盡遊人來往毗竹陰深處如有聲耳邊疑是蘇門嘯
薰風南來殿閣香聽徧前廊與後廊得眾芳盈兩

仙歸途燈火雜螢光

瞻卮亭八首 錄一

數武沿溪燈過亭亦有橋懷新看黍稻寄遠學鷓鴣
淙淙蒙莊樂讓西杜子招時隨鄰叟去不覺路迢遙
中秋讀孝思世父賦得今夜月明人盡望詩依
韻漫和

無時無好月此夜可人情秋氣空山際寒光到處生
聲歌開萬戶鼓角動山城為憶庾開府登樓分外清

怡園秋興十首 錄二

開窗看暮天天淨翻如水萬籟衆山鳴清光四壁起
鄰叟步東籬為報黃花發芙蓉江上來移植伴新月

其詩記

卷之九

國朝

三

陸恒堂

吳李芳

字茂孫邵陽人康熙甲辰進士由
縣令補試中書遷同原州知州

重登雙清亭

卜居敞清幽常作烟霞想嘉樹與閒花乃在峭壁上
古亭既已荒結搆從憫恍一朝躋其巔人意殊空朗
二水胡然來澄潭停衆響重以月照之回互而沆漭
寒雨落孤城對此失側儻艇子如挹前訪載從茲往

會山橋

野梁山復曲一道水橫飛賴此橋相接方欣路不遠
溪聲搖石壁雲氣上人衣羣影環高下紆徐遠翠微

周士皇

字南齋武昌人
人進士歷官御史

夏日咏懷六首

高郵人劉光

夢繞迎秋月譚深解暑風故園千里外老友一事出
作計操觚穩愴時倚劍雄龍門方在望能障百川東
補天問老手講席起尋幽五色山頭石蒼烟畫裡洲
試茶烹活火漉酒熟新筍雨過松陰指涼偷一夜秋

同李子左麓雪夜遊張釋字花園

怪石誰將鬼斧通鑿成一徑百峯叢登亭笑指巖花
上秉燭借遊夜雪中故築短橋臨淺水更穿小洞咽
微風村門能讀床頭易城市山林美此翁

荆楚小路口喜劉子仲章牧門出晤

輕舟初發乍晴灘近水村村似考槃草長平沙青兩
岸雲開遠岫翠千巒混茫湖氣遙應濶款乃漁歌落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陸恒堂

照寒明月故人雙聚急疎燈細雨酒杯寬

徐則論

字書平天門人舉康熙丙午
科官長沙教諭陞成縣令

初入湘江賦得湖南清絕地

我家漢水上薄宦湘水頭湘漢雖殊派沿緣可溯流
一葦長沙國卽我門前舟揚帆越大湖出險始減愁
遙憶杜陵叟落拓向南州飄泊失路日未停山水畔
客嗟稱清絕神賞至今留品題開後人懷古証真機
喬口指點過銅官次第投白馬尋無踪道林望有嶠
遠峯不知名縹緲共禽猶水明澄淨練浩蕩若天遊
宿霧迷曲澗朝眠生環洲娟娟雲光濯淡淡烟景浮
細意何極迴轉玩不休逸興方勃勃鬱思忽啾啾

嗟我爲形役行止類狗囚何時理小艇泛宅逐遐幽
捫天祝融頂測地二酉陬南挹蒼梧雲北凌洞庭秋
凡此城內勝務令胸中收五湖良足慕三山又何求
有志逸難逮眷言望古修

聞居作四首錄二

夙昔一何思所思乃無終六合俱不了萬古去匆匆
智識惑亦止賢聖名所逼竟此以自安吾其息微躬
昆侖枉極西滄溟落長江中我有萬古憾託汝寄無窮
昨向長江歎落長江中我有萬古憾託汝寄無窮

詠史二首錄一

獲授三季後祖龍獨狂許區區篋簾智用保天子貴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陸恒堂

鎮兵兵非全燒書書豈字至道室無形末流安足喙
四海束一怒勢極身無內韓推天外落楚火地中沸

苦雨無麥作

田家開歲望新麥屈指青黃日盈百從冬嗷嗷過春
半喜見慈慈好阡陌那知上天蓄愁霖何不炎夏爲
甘澤抗稻愛濕麥愛乾清明後雨尤其厄偏於此時
勞雲雷一夜半晴波幾尺詎意旦暮有滄桑在眼離
離限朝夕數月飽思忽成虛還飽枯腸向棟覷我猶
將脂未圓人念彼已饑重機客肅肅况是播種天軌
苗凍損須復掛誰家有粟且屑灰巧糴猶難矧言借
由來斯雨亦天意紅腐珠玉斯須易

深冬舟行二首

雪霜殘淺流冬盡亦能舟
依楫水心永循環霽月周
孤烟復遠暮獨鳥向寒洲
起泊舟人意吾惟聽所投
征心勇月路鼓楫汴流光
岸樹斜栖鳥浦燈迴掠霜
虛舟知晝夜寒水照津梁
泊就山城曉却憐兩槳長
得家信

殘陽勞張望消息換情端
喜得嬌兒乳能添堂上餐
雪霜遊子諱寧膝暮年歡
爲愛團樂影津津字裏看
贈二吉弟

人生豈有寬當室事千端
憐子烝嘗早慙余孝友難
身先婦毳敏弟及妹單寒
孀母一生淚常年咽未乾

悲詩紀

卷之九

國朝

主

際恒堂

秋杪送魏漢思野遊時應普安州守館聘二首

天高霜露改遊子遠何之
將母却須外憐君空復持
窮交無金庾永歎向驅馳
但記縫衣線未歸定莫遲
稍慰高才寂寞官收汝寒
義深知已重親使遠人寬
絳帳登名士蠻方故賦壇
山川待好句長欽不須彈
王子春其別二十年矣倦
遊落拓清貧轉甚戊

中忽枉長詩見懷寄答

自是君難他非關乏稻梁
可憐廿載外尚負一書囊
才豈後時俊身將老道傍
窮通莫復問此理向茫茫

秋夜旅懷

林壑各蕭森虛寥夜更深
此宵家有款在遠歲方陰

秋見衣裳性山憐晚暮音歸根天地閒孤客亦冥心

星沙學署久圯初至寓萬福精舍者累月

橋門混牧壤講席問禪居半擔裝無幾一間屋有餘
紗香清臥內孤磬拂晨除時共山僧話淒涼及亂初
行止難違命一穗戰後催卑貧旨道在寥落世情灰
且宿贊公室誰憐鄭老才雲波殘篋滿新向洞庭來
亂定終投跡置家取累輕三湘非異國八口未同行
休看北流水祇傷南客情居然一老衲夜夜伴鐘鳴
嶽麓書院東城中同志

萬家烟火外一水分清暉昨夜城頭月遙連江路輝
雨開泉響正風遠浦林依應有關情客云云指翠微
悲詩紀 卷之九 國朝 主 際恒堂

喬口懷杜追用其韻

迢泊尋烟入懷情望古睽才名人已遠詩句地增華

鄉國歸心斷依栖落路斜爲君悽惻意一似向長沙

養生堂尋故壘

長沙南郭外離城七里
卽和項安親滿屯師處

灌莽依稀帳殿存相逢指點舊營屯羽林兒去迎新

婦天寶人來哭故園空谷青燐自照夜匡床紅粉遠

歸魂傷心最怯從頭說莫向湘筠看淚痕

自辰入朗江舟行

撥刺漁船響暗撞奚童鼓舞向飛龍岸憐維解留峯

獨鳥喜沙明下浦雙天近大湖迢遠嶽秋還幾處在

寒江春源漢柱俱無處一抹蒼烟意肯降

過後公東湖故居四首 錄一

殘經着手迹，磬聲亦無收。最是傷心處，入門事事在
忽夢鬢髮盡白，紀以二絕句 錄一

華髮幻從想外生，秋風一夜乍難平。勞人多是魂先
老，闌入幽窓夢裏驚。

王項 字赤雲，長沙人。舉康熙丙午科，少篤志，中五
周公名南，慕其各勝，為子師。禮益恭，而守愈
固。未幾辭出，入其門。為之曰：東精訓，知已。雖此
效小，忠平居，謂此二言當為太息，不謂身自
當之也。癸丑，不第，例授縣令。未幾，
有黃逆之變，匿影得免。卒年五十。

陶花十詠 錄三

兩歲他山四弄榮，落初意倦人舊。縮真成東
將小忠久之不作，身白兩耳守者，課菊十數
本，無多共。釀料秋來代為，艾問青霜既降，騰
屋，遂黃米免低，側簷下藉古意，以消憂之。錄

齊詩紀

卷之九

國朝 古

題口附
花十詠

浣花

久不沾秋雨，烹泉減數瓶。注茲蔬壤白，引入棘籬青。
巾葛吾還漉，瓢椰此暫醒。小畦忘灌漑，敢再話滄浪。

見菊

古道嗟何晚，飄然爾未遲。黃冠誰物色，赤槩老秋思。
憶別三冬袂，重修九月卮。群英不淪落，續伴北牕宜。

醕菊

物性疇為主，旅亭卽是家。人涼君自澹，醴失我寧賒。
高目從殘草，傳神以逸花。飄然秋小愈，浮白到青霞。

中秋借諸子登玉皇山，落鄰庵，並上人先到留

飯四首 錄二

卓錫編書隔嶺幽，君先一宿飽中秋。晴嵐入望空山
市，野寺頻炊累水頭。朝拜多人新聚米，經行示我舊
登樓。解衣更述金戈事，三十年餘恨未休。

不須更泛始登高，有伴尋山筋力牢。綠護千村人蟻
穴，黃收萬畝日牛毛。大湖以下占鰲鼓，南岳將冬祇
繩袍。對上人期出世並，邀香積飯兒曹。

鴈信

沙明水碧數聲來，九月風高尚費猜。紙貴適思天一
寫，硯荒如待羽三催。秋空鶴冷多時露，日落人登何
處臺。彭蠡洞庭俱曠，森衡陽幾幅望峯迴。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文

北上途中作

短食共坐擁微溫，薄暮車裘會驛門。載酒恰逢明月
店，懷人已到落梅村。黃河一夕冰難渡，清夢三更火
尚存。風物洛中何所羨，袁安高處不聞喧。

陳憲道

字介如，邵陽人。
舉康熙己酉科。

會山橋

橋從流水得何事，得山名但看象山。響如聞亂水聲，
古碑殘藁識幽艸。細難明，電勉驅前路輪他濟勝情。

慈壽庵

一椽生樹杪，半閣傍溪隈。雲氣沾衣溼，花香對客開。
小休頻避石，散步畏侵苔。喜得離城市，遊踪未易來。

方來字廟應江人
康熙庚戌進士

湖村雜記

往者湖源涸鄰沙痕長反於鹵瀉地而穫杭稻香
今茲春徂夏澍澤潤天光老農督課倦曝背桃花岡
麥枯驚春曉化為布穀翔布穀荒荒啼辛苦龐頭郎
三日娶新婦五日餉黃梁新婦不識路小姑前提筐
笑指鋪餐處烟落野田蒼

周之麟

字紫芝江夏人
康熙庚戌進士

與王肅公明府話別

江漢津頭訂歲寒我方縫掖爾為官頻年頗怪音書
杳握手纔知宦轍難萬里悲秋遊子意一樽捧腹故

楚詩紀

卷之九

國朝

元

附編堂

人歡朝來又泛烟波去回首吳山未忍看

楚詩紀卷之十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泰訂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翎紫庭

國朝李嗣泌字仲都孝感人舉康熙壬子科官郴州訓導

魚峰山

漫閣臨高岫崔嵬出上方疎林夾古道怪石壓雕梁
水落驚雷吼瀑飛疑練光鐘聲青靄外旛影碧霄旁

楚詩紀

卷之十

國朝

際恒堂

花點苔衣薄絲牽荔帶長亭高雲臥穩峰險鳥歸忙

虹映澄潭月鵲橫銀漢霜松杉和露冷荇藻引泉香

不雨山仍潤無風地亦涼尋幽堪到此圖畫渺難忘

戴維字鶴浦江陵人康熙戴維字鶴浦江陵人康熙

晚過頭陀寺

古寺殘碑一水濱蝌蚪摸索字難真野航日暮爭菰

米絕勝看花三月春

姚繩虞字叔人舉康熙丁巳京闈

登木蘭山

木蘭峻削青天中上依帝座呼吸通南經潞水滙江

漢石蘿苔竹掃春風破石撐空僅一線懸岩直下凌

空同紫梯翠嶂不可捫丹烟寂歷寒雲東淮南雞犬
無蹤跡自當赤脚踏鴻濛

胡彥穎字玉栗江陵人舉康熙丁巳科幼穎異每
胡彥穎字玉栗江陵人舉康熙丁巳科幼穎異每

舟次道士洑

三江萬里帶瀟湘今古騰波西塞旁鴻鵠羽毛雲作

伴鼉鼉窟宅水為鄉孤舟芳草臨春暮曲磴黃冠上

夕陽憑弔千秋何處是散花當日一風郎

秋暮竹宜樓

仲宣樓外晚風鳴吹入寒宮一雁橫作賦何須羈旅

客誰能剪燭到深更

詹士鏗字紀望一字文夏黃岡人舉康熙戊午科官湘陰教諭

楚詩紀

卷之十

國朝

二

際恒堂

採桑謠

村婦採桑葉村童拾桑子桑葉摘未稀桑子拾不止

搖搖桑枝凌霜晨誰推桑根將為薪桑枝桑根桑不

惜妨他來歲采桑人

寄懷宋谷懷同學

風雨橫秋江蕭蕭動城闕唳唳驚寒鴻使我神超忽

園林下落木獨坐清嘯發軒窗生畫寒爐薰蕙香熱

思君君不知一水成楚越徘徊暮江雲悵望雲端月

秋江行

江行無常程夜臥苦未安月色久不出為嗟行路難

水氣漲千里俯仰天地寬舟人紛刺篙潞河臨夜灝

雨飛簾欲令風急衣生寒况當秋氣深愁思累百端

同衡州鄒元翰遊覽寒溪西山諸勝

探幽不嫌遠覽古不厭重城西恣遊遨盡瞻羣峯
平林生野烟晴光上花容溪流漱寒玉碧柳垂陰濃
樵逕轉歌入九曲爭扶節摩抄讀殘碑字古蒼苔封
仲謀邈千載蘇子留遺風君從遠方來與我披心胸
松濤聽謾謾石眼流淙淙高僧出茶瓜殿角鳴清鐘
徘徊重徘徊我心亦已從

同友人山中踏月歌

山鳥夜啼春山空明月照溪溪濕濕清聲出林穿溪
水不遇幽人聲不止幽人依磐植杖立綠哇亂蛙啼

楚詩集

卷之一

國朝

三

夜急耳中間磬不聞蛙聲欲歇已還家

遊廬山白鹿洞和韻三首錄一

疊嶂迴旋翠色重喜從天半見高峰空青霧捲岩前
石細籟風生寺裏松古洞有人曾餐鹿深潭見處可
潛龍扶節曲曲環山徑到眼依稀識異蹤

公無渡河補錄

公無渡河河水深長公渡河時河水昏黃昏黃水面
層冰結舟人刺篙篙已折欲渡不渡臣力已竭千人
打水永始開須臾排山倒海水從天上來龍鼉潛伏
蛟龍哀嗟千龍鼉潛伏蛟龍哀

胡之太

字康臣號龍岩黃岡人舉康熙戊午科官
長沙論詩選閣中令所著有龍岩集

姑蘇懷古

我來闔門外楓杏雲黯黯維攬佇清霽望古餐長嘔
寂寂魚腸劍虎踞何其大可中亭畔池徒聞葉翻貝
館娃吳代宮浣花落根帶燐妻留野冢舞鶴逞狂獍
抉目懸城門初來甚狼狽窮蹙父兄仇吹簫學乞丐
牢落五噫歌儲春夜未艾何如披裘公採薪發清籟
連瞻丹里村縹緲如鸞城麻姑詣方平仙術還授葉
市卒南昌尉易名委冠帶道林隱石劂萬峯埋郁秦
三俊暨八友鴻名屬際會邈矣季鷹達杯酒餐鱸膾
緬彼烟雨暮佇立無聊賴

種菜

楚詩集

卷之十

國朝

四

五

園露竹天氣秋聲來樹枝瓜蔓將欲抱豆架網蛛絲
僕須解我意要在順天時蕎麥色成片種菜白露期
把鋤休辭熱秋熱寒即隨種得菜盈掬聊充盤裏資
既不事干調生計亦當治糲飯與菜根寒主欲誰欺

秋吟

風平樹聲靜柯葉如古處穆然端人容肅肅欲不語
時味北牖下寒蟲作同侶聲聲效倡和似欲諧律呂
倏見一鳥來知予意高舉翩翩飛晴空萬里能幾許
虛館對白晝吟成步沙渚

秋雨有懷顏日二兄入九峯

風樹連暮雨蕭瑟成一秋深酌敬肅殺席間見題

寂寞萬古心乃在雲水遊君今九峯去應與靜者傳
清聲萬松動臥石泉暗流溪壑精魂梵音助清幽
氣象此不殊所欣任峯頂策蹇倘一過爲話今夕愁

依韻和金會公

長嘯高風遠微吟古道存陰何多苦構沈范自分門
詩律訛稱聖騷壇獨尊燕雲楚水際樽酒約重論

雨

細雪衝寒往青春被放回雷聲頻送雨沙路靜無埃
芳草含珠媚勞人抱璞哀小簷聊憩息同侶欲銜盃

望漢上哭司理王夫子四首

師請賜題馬所府人爲武昌理刑府

知平於粵西幕府

楚詩紀

卷之十

國朝

五

恒

雲暗九疑樹雪橫八桂林蓬萊去未返江漢怨何深
酒血迎丹旄開幃展王琴吾師難再覩遲暮孰知音

泊舟天門山

落日孤舟泊雙峰對岸開蜀山形崢嶸天門山一楚名峯

水勢滌洄倒影懸江樹餘霞映酒杯扳岩凌絕頂颯
颯遠風來

院中聞新蟬

在普照寺內海月堂右閣

坐久一蟬鳴聲聞萬籟清院深無俗物樹古得閑情
梵響時能續秋陰日漸生驚心節序易何處計歸程

江上

秋日傍江行悠然踏水聲茂林穿逕僻淺漱漾波聲

國鳥翠相狎魴魚靜不驚渡頭行旅少歲歲一掃

過訪此山和尚次韻酬答二首 錄一

海內誰知已年來幸有君霏霏江上雪蕭蕭嶺頭雲
自許鶯遷谷今看鶴立羣過橋還一笑相送意彌殷

遊西園寒溪賦得偷得浮生半日閒

石尤風阻若重關未許遊人薄暮還一部蛙聲爲鼓
吹數峯螺黛當雲鬢偶然隨地班荆坐偷得浮生半

日閒小飲劇談俱有意不嫌樵牧看酡顏

熱極想望月出納涼次王太尊韻二首 錄一

清齋新浴踏青莎慣著絺衣勝越羅幾片蕉從金井
落數聲烏傍玉繩過風迴霞岫漁歌晚月映波樓客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二

陽

出都門同姚孝升王介錫楊羽伯黃却書途中

有作寄呈會館諸公凡四十韻

離筵臨祖道並轡出皇都迢遞南旌遠巍峩北望孤

紛馳翻共集自顧暗長吁紫閣迷烟霧黃埃溷曉晡
衣裘全點染書案半沾濡淚眼隨嘶馬愁腸逐浴兒

淖泥汚障得輟水蹴裙裾雨洗令慚貌風驚忍痛膚

禽聲時斷續州色閒榮枯不賂陽和返安知掃落蘇
豁然洞心目對此發歡娛倦體閒思息壯懷祇自迂

我生逢盛世誰忍哭窮途累載困行役多年厠老儒

爲文思報國委質欲忘私濟隱違時好暗昧遠圖

履穿難免笑貂敝亦何患獻玉連悲楚嘗羹且

勞生徒碌碌拙計實區區賤子慚雙鬢諸君轉太鉅

立羣皆號鶴致遠不為駒仙籍茅聯許世親劉共廬

涉湘懷帝子初伯往入縣訪麻姑麻姑却寄回夢鳳投懷

地孝升回分蛇暴骨湖湘陰之應知各有適相計豈

誠誣千載豐城劍一朝合浦珠鬼神陰結契際會只

須臾有志終成事何人獨向隅三年旋盼睽萬里快

擁扶痛飲燕城酒還過黃氏墟公孫登秘閣司馬耀

通衢先達人偕喜諸儒道固殊永懷遺錦段益感飢

卿廚志合交誠篤情殷味自腴魏家才子眾漢代史

公俱跨海推龍伯承宗衍鳳雛盟心經歲月引手援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七 陳恒堂

泥塗自見求同氣終然許並驅細裏因走筆狂飲欲

傾壺迴首燕亭迴甘心楚塞趨

大花八花詩和秦驛

昔年身到雨花臺夢歸奇絕天際來陣陣異香飄几

室不隨野馬逐塵埃

雪花

紛飛上屋間梅花無定何如夢綠華散作瓊林子苗

樹南長揖曳杖斜

和石翁見寄二絕句 錄一

小窗閑臥聽鳴禽風雨偏驚靜爽心無恨春光節節

熊正多字元毅漢陽人歸陵先生

應山道中曉行卽事

極目楚山應空林淡日華石邊防虎穴州裏覓人家

山積溪流曲雲封谷口斜時禽啼不住聞徧野棠花

左慈阻風

左慈山前泊孤帆雁影過風來湖上冷濤入夜深多

岐路消樽酒鄉心起桴歌旅懷愁易亂明日更如何

函關

破口容車窮封泥擬彈九東來無紫氣西去有長安

雲自山中出花從洞裏看昔悲盜賊入空負此巉峴

所見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八 陳恒堂

彈劍三山海上眼而今處處有蓬萊仙人不比我籬

物時向庫裏小駐回

秦淮竹枝詞

楊柳毵毵拂畫船新聲低度晚風前五簫倚徧江南

曲不唱當年燕子箋

木舫字人川崇陽人

雨山秋意

孤舫寒霖響自如望中無限客情慙葉殘東窗聞杏

雨簾捲西山隔古廬野水信吹童子笛平湖常拜故

人書依稀風冷天將暮何事重雲隱月餘

寒食泊揚州

一程忙旅色萍梗向天涯故壘辭新燕輕舟背落花
暮湖街市急荒郭抱江斜客裏逢佳節開尊轉憶家

夜泊

晚尋村外泊荒棹不分雁雁向寒沙落山連野燒明
暮田歸牛宿屋宿殘兵莫道昇平久幾窗客易驚

東道道中

歸人東南盡天涯又幾程土城環酒熟茅屋何驢鳴
地割充州戍人勞畔縣耕途中暫相問曾否話休兵

堤行偶感

已作他州客浮生似轉蓬戍旗殘郭外賽火廢祠中
沙吸驢蹄短風斜鳥隊空河流日相送愁對夕陽紅

送友歸吳門

無計能留子離懷得幾開關河應苦別魍魎不憐才
水落孤帆急天高一雁列西山遊興在孰與共登臺

濟南道中雜詠

介粹謀行役驅車過客中昏沙黃裏日岸草綠搖風
惟稅關初緊紆漕路暫通一鞭天外望情懷蔽長空
野鮮無人徑停驂借問遲回空陰覆破沙并雨翻翠
怯渡溪邊馬留看道上碑墮風中今古躑躅動悲
極聯高岡上愁中眼忽開水光連野出雨氣抱城來
濁浪衝隄岸孤雲落壁臺置屯知險處過客暫徘徊

吳應庚字未進士官陸昌令

泛舟月湖

相看秋漸老羈旅未能歸湖漲山容瘦波平樹影稀
扣舷思舊蹟振袂戀斜暉碌碌乘軒者何如坐釣磯

山行

山下多古竹山上多青松四面俱無路一鳥鳴孤峰
熊門楚字未進士官江都令

赤壁懷古

萬傳傳從絕壑邊登臨每自憶成連風光曉白雉成
零波影遙青雀舫烟靄旅秋風人幾輩江天詞賦客

經年臨臯極目多惆悵擊節中流酬昔賢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黎恒堂

朱敏求字未進士選庶常

送程棊三南旋

曉天玉露未曾晞此際輕寒上客衣魏闕獻將三策
去征鞍帶得五雲歸風高蘭北砧聲急木落湘南雁

影稀為問故人分手後可無清夢到金扉

江垂字未進士選庶常

遊聽默庵和壁間韻

松風帶雨鳴開門似溪色夜來影參差竹花與月逼
眾山非不高中峯更奇特引水到廚房泉聲聽亦默

仲春初晴

兩月雲中度窗閑忽見山破苔臨登級脫帽出重關

樹鼓三春頭花偷半日閒眼前詩事富齊色上眉

壬戌仲秋朔七日楊元會門兄卜歸雨阻高峯

過訪偶賦

一利高峯帳客居雨風咄咄倩留渠且添十二時中
語羸寄千重山外書我怨友分青眼席君懷親倚白
頭閣兩情無奈都成句秋墨鳴來春鳥如

廿四初度

母兮久不倚門閨墮地男兒此日初二十四年何冉
冉百千萬算亦還幾花當及少來傾酒窮莫多愁且
著書看徧東西南北地幾人白髮肯停車

有感復作

楚詩紀

卷之十

國朝 士

陳德憲

幾度峰登笑兀端披荆憩石水雲看華山墮盡昌黎
淚得骨歸來興未寒

許之豫

字謙次號嵩贈漢陽人康熙辛酉榜第
廣西荔浦知縣行取戶部雲南司主事監
督大通倉著有補山園集出軸詩鈔

書懷

噫噫蜩滿樹閣閣蛙滿塘蜩蛙鳴未已蟋蟀已在堂
四時遞古今候蟲迭相當豈不愛其聲悲絕時幾將
幾將矣今生會當時那能自秘藏要是鳳凰鳴于飛
聲鏘鏘

嘉樹塢

嘉樹塢何處補山園西偏望不遠百步一徑萬箇

短竹渡池水上上費攀緣為樹數四時

紫棟春花斷鳥白冬葉鮮離離為樹數四時

有樹不知名與桂青連連羅列如攢指長短爭芳妍

又如昂與第雁行分後先何似辛夷塢一春媚湘川

簡星漢四十韻

杜老好吟詩張芝好作字古今賢才性詩字例同異
所好既成癖往往縈寤寐正似一日中飲食不可離
子性好蒔花癖癖自孩穉列樹久成行松柏紛如翠
及壯遊都華感已成何事花如美少年倏忽變憔悴
憔悴未免然嗟嗟生如寄半生為卿相百年總枯槁
要到千載後而能留我意徘徊詩字間詩獨性所

楚詩紀

卷之十

國朝 士

陳德憲

丙寅幸逢君同調復同志厥初三百篇共奉為師範
漢魏晉唐宋繼而皆睹記近體與古風人人殊氣味
早夜殫厥心恨不叩幽閨終乃向詩老退就第于位
始知吟咏理須格立意義一篇失妥帖無心懷慚愧
會家顧之笑如臭豕掩鼻安能比雞肋共惜不忍棄
爾我二十年心力兩勞悴雖未造籀闕豈比畫鬼魅
昨接入蜀草留連起愛畏分手纔六月盼覺出頭地
杜韓庶伯仲蘇陸真叔季名流等趙軍看君立赤幟
流傳至異代紙價終能貴今我不相當引車欲遠避
要是登山然絕頂相與至君馬已登峰我馬敢按轡
續前記文且現許才思文云筆婉轉到處能取勝

光緒

卷之

國朝



終老荒山村

感忠歎

感不
忠及
歎作

亡百萬猶賊

楚書經

卷之一

國朝

10

2—

要

氏王氏

—

十六

●

附註

表時康熙二十四年也

郊城城摧震鼓千人被殺萬人虜徐氏兄弟靡孑
遺呱呱雖存命如縷杜氏攜妾與諸孤保身欽釜脫
猛虎亂後尋夫塵土中戰骨壘葬悲風白楊樹搖
春日長翠眉愁斂秋夜空秋月春花彈指過忍死吞
聲待兒大大兒小兒幸克家猶子成立且箇箇母儀
固已耀地維聖世褒章堪負荷嗚呼相舟辛苦古今
憐小星同賦尤悽然况乎撫姪猶撫子良人一門賸
目死試問有明喪亂時節義如婦幾人耳

二月十二日大風次日大雪東龍星藏

太風怒號從東至樹聲倏如雪浪喧千堆空中聲響

先詩結

卷之十

國朝

原恒堂

更難擬颶颶人耳為驚猜想像楚兵呼聲動天地
向鉅鹿相排延秀髯鄴城射走觀戰者轉相騰藉聲
如雷日落飛廉不肯去夜深膝六從何來陰氣但驚
侵衣透陽氣不信先春回晨朝六花散歌復整豎可
是冰變誰化裁俄頃陵谷平龜粟山色水色同儼儼
天高地下渾一氣蒙蒙兩眼何曾開翠竹疑華皆自
倒閉門積素無人推村居苦寂寞排悶喚春醅忽憶
吾友客大別戶小未可傾金壘蕭寺慄烈知更甚風
炭添滿紅爐灰幸得繩牀展爰被臥穩漢水湘江隈
起來登眺晴川閣三株秀出臨歲鬼應知城市無可
語仙侶遙隔如蓬萊

詞金

我欲追陪聞命駕却望路

雪馳龍媒明朝朝瞰山東海期君尋我荒園梅

俗巫詞

風俗迎神不擊鼓但聽金鉦聲如雨道士于子隨神
來向神噴水對神語黃霧紫氛那得見黑羣白旄在
何許只有道士口哆哆率袂障面神前詛須臾兩巫
扶神與雙手左右迭高舉紙錢索索燭燭爛勢翽神
君來庭宇神之來思固有屬一巫身仰一巫俯俯者
猖狂似醉人眼忽睇昏氣頻吐仰者放手人叢中身
依神輿從旁觀旁觀俯者坐而起手取一劍婆娑舞
紙作炬吞三五烟生齒頰橫青縷輪困小梳還呼取
入口嚼破不勝數愕愕滿中堂睇肝紛兩廡村酒清
寒詩結

卷之一

國朝

云

原恒堂

濁各傾樽羣肩生熟交五組稽首問神年豐凶淫雨
無乃傷禾黍漲水去歲沒中田今年水漲底處所神
言上帝憐汝民一句金烏照下土水漲不及去歲痕
飽見高低食四釜神去巫去雨接踵乍見晴天俄潤
礎馮夷發漲已抹堤上田中田勢莫沮巫乎巫乎何
怪誕咄咄楚俗原上古

閑居歎

我有兩眼水未觀海山未觀崑崙我有兩耳不得乘
雲度山海興起簾水波濤聞手欲斬蛟射虎亦難得
足思追日御十年塵土偏遠巡到今髭白髮短有齒
日兀然志願種種無出仲閑居雙湖上力耕力學力

養親能歌能樂能苦辛神仙勳業徒云云

樂陵詞

荆門地匪高荆州地何下江波蹴到荆門隄江浪打
上荆州瓦男賃荷女鋤把大家晝夜工莫拾豈伊樓
臺與農桑爾田爾廬徧中野昨朝官吏敲門來聲言
荆土住兵馬

山行

過谿北走山叢叢重嶺疊嶂排西東中間一路崎嶇
通平沙印馬跡怪石破人蹤前後澗壑不可窮油油
泱泱一一響答聲淙淙茲行却是二月中昨日今日
南北風北風吹雨朝濛濛山間氣候迥不同袂衣纔

去言

冬之一

國朝

原恒堂

換年裘重山花亦與平地別一天開放爭天工棠棣
競李白梅杏齊桃紅白白朱朱間若石似霞似雪橫
長空奇鬼披髮葉黃栗神仙揮塵枝青松紫藤附木
類蜿蜒寄生團樹真虬龍山中萬種欲形狀太抵摹
寫需從容假使有仙載酒下招我乘雲共賞識百壺
一吸開心胸而我今未能免俗祖生鞭著行匆匆何
時歸田男女婚嫁畢振衣上睡最高頂凌蒼穹

官道古藤附榕狀難摹擬因作長句

一榕覆道陰百兩高不百尺圍八九老藤數株紛繞
之如蛇攀樹各昂首榕梢藤梢相鈎聯上盤綠龍形
羅訓下垂又似渴飲溪蛟蟠依附爭一口蟠結乘流

不肯飛待月畫師來貌取安得漬墨逢巧手寫出之
而龍頰吼弄影月下山鷄走

冬夜讀王孟穀詩集

白菊寒香淡醜樽夜對時已無塵爵因誦突星詩
格變杜千笑家成韓公之三唐到今日大雅實惟茲
送一歸洪山

陶公栽柳處塔寄綠雲深一別東門道空懷高眺心

宦遊吾漸久歸棹汝重尋行脚真堪羨江山隨地吟

春郊

亭亭車蓋散朝暉裁雨太陽雲三月輕鴻四望微草
色蒨連山共綠芽箭茁筍前肥春滿塞暖宜鴻去

去言

卷之十

國朝

原恒堂

水漲江清海燕飛郊外坐舒千里日釣徒相伴欲忘
歸

八月二十二夜喜文賓門同話妻翁王方喬先

生宅卽席分韻得聲字

臨江日夕愛清聲萬里長風正靜傾商隱謫留崇讓
宅放翁夢返武昌城頭顱如此空詩老感慨無因對
酒生最是談高忘漏永曉星疑未夜深明

尖山石洞

振衣直上砌層層百丈梯雲一霎登洞走榕根形蛇
蜿蜒臨石壁狀饒巖遂仰小任誇游侶宦海方浮塊
老宿雨裏休看山色晚梁鴻有約話挑燈

宋立山先生招同陳子京宴飲擬荷花亭雅集

分韻得堂字

桂蘭當暑續春香五月風清別駕堂變正誦詩傾上
若愛逆移興寄芳塘翻翻磨水望知勁點豔舒朝露
憶滾要是同心比君子無嫌花事日偷忙

行次楊林

旅館曾經夢故鄉新年柳色似鶯黃楊林望裏今非
夢滿耳鄉音是漢陽

阻風洞庭

烟雨淒迷失岳陽孤蓬小住洞庭旁石尤有意吾能
說不許人間鐘日忙

楚詩凡

卷之一

國朝

元

際恒堂

梅花

寒轉東風雪尚飄衆花無色上冰條競時早發迎春
藥特地新年破寂寥
交柯冷蕊破春暉白朱朱雪後肥竹裏看花傾竹
葉却無俗客叩柴扉

鄭州遇雪

天涯無物解憐人爛熳山花轉眼春惟有紛紛鄭州
雪沾衣撲面特相親

上元前三日春望

景物中州上巳同桃花徧放浦西東山園巴豆還堪
賞更似霜楓十月紅

映山黃

融融冶冶黃千本短短叢叢花一團自在空山誰管
旣道家裝束夜驂愁

卷丹

蠟黃六瓣鸛鵒斑開比弓梢一樣彎舌吐鬚張應有
意山城乍見爲開顏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良大隱甫藏

茶陵譚之綱履常

等化孫良貴初參訂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全德嘉字會公號蔚齋廣濟人康熙壬戌會元官

朝第一會元計力楚三唐而山之碑

風

帝歌思猛士莫王賦起同臣悠然松菊間趣自謂

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一

際恒堂

義皇上人

竹牕雜興八首錄二

田父急春作犁鉏夾廣路我生天地間悠悠何所務
種麻不滿卽種桑不成樹鶴鵲顧我鳴忽復舍我去
好風江上來吹向芳菲處薄言就東鄰橫經理章句
萊田逢餘歲百口守空倉入門無補救惻惻兄嫂旁
僮奴拾苦菜終日不盈筐引領麥秋至庶幾饜糖糠
聽雪樓歌

曉曉戲窺庫廊裁鄂中聽雪樓下有洞庭雲夢之滸
沆上有鈞天廣樂風颺颺前有蒼松翠竹蟠桃枝柯
之偃蹇後有石城嵯峨齒舉如丹邱居之者誰毘陵

毛史他年仗策氣如虹今日揮毫字如斗日星河嶽

光陸離山車石鼓墮乎後黃金臺畔曾為客歸來買

山鹿門宅江聲嶽色滿皂囊和烟和雨一朝捲櫺樓

中積我何人斯日玉來蘭臺在賸今塵埃千古猶傳

宋玉才史子史乎敬莫哀願依長年恭局穩登臨暇

日酒杯開浮雲於爾何有哉

毛先生字卷歌

毘陵毛史遺我字卷長四丈使我滿堂賓客氣蕭爽

晴天恍忽雷雨來簪告虬龍蜿蜒樽前相摩說先生

年紀六十餘生來好遊樂好書琴岩別蘇無虛日鬼

斧神工爐不如响轉禹碑篆籀祖移置大別山頭今

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二

際恒堂

可觀日星河嶽正氣存平陽高峙筆墨報國古松
鐫丈石塌取往往懸國門復有散騎千字字如斗斧
騰起忽薄著厚是皆方寸五嶽腕下抒摩筆豈落俗
子手當年長安賣字一歌何淋漓公卿以下倒屣爭
仰之顏筋柳骨不足數師宜長史其庶幾只今雙鑠
無難事臨池不知老將至丈縑元練指顧成以臂使
指身使臂腐儒嚙古生已晚眼底蒼茫失奇字嗚呼
此卷殘殘光照地何須更舞公孫之劍器

邱中元父忽憶京華往年之遊汎灑成篇用初

唐體

天運元父京華春火樹華鏗夜到晨樹邀月影枝枝

點燈映星曉處庭新九衢步履過遊子曲巷香車度
笑人人生得意逐年華市上婆娑問酒家瑤珞筵中
雲鬢墮流蘇帳裏玉釵斜車邊挾瑟爭投果幃外彈
箏笑團紗紗牕綺閣凌雲起紫氣紅霞紛迤邐連袂
踏歌白鷺前弓腰舞袖黃龍裏五陵豪貴倍風流乘
燭闌闌子夜游蹤踐金鞍汗血馬蒙茸寶帶鴈鵝裘
裘馬翩翩人所笑門左門右趨迎偏五桂燈市客談
天百載蒼山人說劍劍履簪纓鼎鼎來相逢相對若
相催火蛾春重移時就銀燕金鳬觸手裁歌亭舞榭
人如鶯南陌東城無限路含情悵悵夜深歸夢中却
同懽娛處懽娛回首春可憐過眼風光憶昔年青燈

直釣吟

長年把釣竿沙頭候水色暴雨狂風動地來河大水
浮漁不得漁不得饑無食衆人釣曲我釣直嗟哉謂
直之遇古來稀直釣之志徒爾爲

大梁行

朝渡延津口暮宿汴城關飛沙滌滌口西論讎劍借
關大梁人大梁繁華古中上綺櫺瓊軒盛歌舞繁華

山農詞

茅堂四壁不蔽雨懸箔蜂房走田鼠新婦銅釵換米
炊縣隸苦頭飯孰遲往年人客留我屋人有盤餐馬
有粟今年客至坐雞栖不聞雞哺間兒啼阿翁有家
不得住身帶朽楊縣西去

鴈吳東曙四十

吳郎曰十猶未遇手把殘經授章句門壁蕭蕭朔風
吹出門狂走入烟霧南山白石苦沈吟長夜漫漫誰
知音有母高堂飯脫粟極日山前蒿藟深吳郎飲不
勝杯酒停杯聽我歌今古豐城紫氣夜衝天不遇張
華枉塵土鹽車之下驥悲號世無王良伯樂空牢騷

君不見江阜有客三十六五經便便孝先腹騎驢覽
竟長安道落魄歸末臥茅屋天生七尺之軀豈能供
馳逐何如謝絕交遊交塵鹿餐霞吸露松山曲

草歌呈黃六山人

八十老翁猶未遇茅堂隱几耽佳句醉後新翻白雪
歌時前舊種黃柑樹此翁十五二十時網簾掩映珊
瑚後平頭奴子杯雙研詩成墨汁何淋漓坐即彈碁
行蹴鞠花間夜遊常秉燭越羅楚練競鮮新怡釜蠟
薪田徵逐歡樂幾何歡離憂挂帆東下客南州祭酒
巾衣諸生耳燕頤虎頭欲封侯操觚幕府還說劍將
軍椎牛開廣燕虎鼠龍蛇未可知男兒豈得長貧賤
卷之十一 國朝 五 際恒堂

行路難

我歌行路難請君四座且勿散瞿唐滬瀨未為險人
情翻覆有波瀾范曄蔡澤立談可以取相印汲鄭心
足魏其不能片言折武安破從連衡傾六國蘇君若
在張儀何敢言所以魯連誓死蹈東海不肯帝秦持
南端屈原憔悴死江潭賈生欲獻馮弔仍摧殘端人

誦士且如此何況徐子悛悛祿利間行路難阻非難
客星驚帝座侯舊隱嚴灘何如踰垣沈耳謝物色穩
著羊裘把釣竿

龍躍天津無觸藩斥鴳枋榆鳴九天乾坤賦物固有
分陰陽小大乃相懸君不見東方曼倩陸沈金馬門
庭斥鴳何區區至尊射覆乃與幸偕伍通籍祇承粟
恩澤朝大官富且貴喉舌呼吸安危地奈何布衣翁
自學以同世面折廷諍汲長孺立朝獨有浩然氣不
見武帳中古來社稷之臣豈可同臥治淮陽行
名矣有位何不到三公行路難難為工介者塞工者
通九曲半腸跋涉底須臾失足坎珂逢政言避世可
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六 際恒堂

以無大咎請看君公之牖東男兒生來有命直星斗
長安日者知吉凶不然端策卜居從詹尹問我何去
當何從

道傍蠶黃若有毒蝮蛇瘼狗噬人肉此物天生鋒自
結不如讒人劍在腹腹劍利口覆邦家雜糅白黑淆
瑜瑕中傷匹夫何足校中外萬事滋紛紜上官得志
三閭死子胥吞聲快伯嚭直弦曲釣人所噬檻穽增
縶滿衢市天下有道是非公四門洞闢達四聰獸能
聞邪草指佞元龜吉人驅兇凶青蠅營營詩人側祇
恐讒人在君側君側大陰白晝寒峭啖險熾千萬端
悔爾掉頭市門去高臥不見行路難

黃髮行次少陵韻

亭亭古樹鳴江風歲晏吹我茅堂中兒曹長大吾漸
老側身天地慙良弓門巷過存少車轍黃雞白酒勞
村農拙宦金閨垂千載京洛歸來甌瓠空故人滾滾
大北極十月不見南飛鴻昨看轉漚力已竭有衣典
器輸相扁街對鄰刻却多錢賈舊逋向我呼青銅隱約
已甘鹿永伴忘我渾欲如童蒙年華如此真可惜長
恨短夢那能終

醉歌次少陵錦樹行韻

揮鞭雙轡不肯休行歌坐飲長年憂江流到海垂萬
里今勝日夜何曾留楚江西塞麓砥柱迤東十舍茲

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六

際恒堂

蕭郎老夫茅廬在北岸青林湖畔青松幽歲晏家徒
四壁立萊田五畝春無牛免首豚蹄不入饌鯖味敢
曰希通候短褐三冬袖綻裂朔風飛靈寒悠悠道傍
歎見陽翟賈絮絮孤白千金裘男兒治生須努力曹
郎刁間富敵國不然織綺逐雄刀賣漿販脂計亦得

擇木篇

人維萬物靈可以不如鳥相彼雲中飛擇木曾旋繞
鹿門采藥有龐公當年誓不就劉表邂逅豈無握手
談天要不忘良朋雖自帝城中公孫子馬援棄之如
屣長臣能釋其真英雄如風從虎雲從龍豐沛佐命
高古可商亞父獨西楚彭越歸去亦知幾不待拔

下決雄雌王猛置身差不惡失身惟有荀文若

張寶持年兄謂先大人宜祀鄉賢以書見詒却

寄

雨後傳書到披緘字字哀論從父老起感自性情來
直筆追良史鴻書慰夜臺白雲何處是日暮強徘徊

竹

植此非綠暑濃陰夏亦宜風來徐嘖茗雨過自成詩
巢鳥依人熟停雲入戶遲幽棲遂懶性莫遣外人知

寄題王秀才別業

聞子狂吟處翛然逸興生一亭元水曲萬樹復秋聲
野閣星低照江空月迴明葛巾隨濁酒何事費經營

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八

際恒堂

旅邸

旅食春將盡日歸猶未能雄心輸蠹簡短髮愧青燈
慘淡還看月蕭疎合就僧高談非管輅那得酒三升

郊行

為客總憐春相攜出郭頻偶逢泉飲馬常覺鳥隨人
麥畦沾雲溼桃蹊積露新靜觀誰最得河畔有垂綸

潭口二首

錄一

雲樹黃州路風帆潯口船人家臨古渡野水漲新田
細艸斜陽外長鐘曲巷邊生涯元稼圃飽飯況春天

贈胡我嘉三首

錄二

相期成皓首相對五青樽舊業雲深處新詩江上村

世途言不盡吾道拙常存明日看車轍何人到席門
江上送君去欣看京國遊五經同虎觀萬里一貂裘
花鳥春深好雲山北望優懸弧元此志策杖莫淹留

愁極

愁極醒如夢年華忽忽過身竟依藥餌客語及干戈
古樹流鶯少空舂點鼠多浮名吾已淡長嘆復如何

擬問

靜觀知物理沉飲過年華春雪融無跡寒梅淡著花
馬牛都可應黠燕各爲家何必君平卜浮生自有涯

江上走賸願亦方不及

奔奔奔奔曉風催有客孤帆天際開江漢已傳鷓鴣

走詩記

卷之一

國朝

陸恒堂

賦金陵行過鳳凰臺晴雲萬里臨書卷芳艸千山對
酒杯乘興未能同畫舫側身東望幾徘徊

寄題李二別業二首

其一

茅屋參差曲徑通棘籬藤柵竹枝叢遠山青嶂飛清
外亂樹黃鸝細雨中賦到十年猶洞壁裘披五月白
清風幽懷不獨酣杯酒靜夜疎鐘誰與同

春過楊處士

艸亭地僻人來少倒屣今朝爲我迎老至北窗惟酒
盞當年南國有詩名瓦牆雨色千尋竹沙浦晴暉二
月鶯儉戔盤餐舊建絲神交肯見古人情

春遊雜詠四首

其一

亭亭修竹晚生烟散髮行吟影自憐歸鳥依人低喚
問流雲度水遠連天蕭瑟幾欲同愚谷詩酒何曾異
輞川吟跋故人車馬駐雨花隄畔共踟躕

拜李卓吾先生墓二首

其一

千秋國憤一孤聲尚有豐碑表姓名忍辱豈能同腐
史苦書元不似康卿黃法禁林陰風夜自艸蕭蕭細
雨聲安得招魂歌楚些荒原豺虎正縱橫

昔年楚客諫何如斷碣苔深缺掃除潦倒半生青白
眼縱橫人世古公書潞河月冷烏啼急南國雲昏鶴
唳虛處處墓門寒食後何人酌酒此敬獻

贈竟陵胡君信先生

走詩記

卷之一

國朝

陸恒堂

對酒無悲行路難述名自覺世途寬巾車欲擬陶元
亮皂帽眞同管幼安大澤雲深千樹老却亭月湧萬
峰寒吟成青玉知誰和獨倚西風把釣竿

過何大復先生故里

信陽城外先生宅殘碣今看古道橫萬里風塵齊北
地一朝文治逼西京山連嵩嶽雲俯起水帶淮流月
迴明客子往來頻繫馬隨垣衰艸不勝情

讀王山長集感懷四首

其一

客筵僕僕老公車眼底雲烟散卷書北渡黃河悲廣
武南臨汴水弔三閭詞場自古猜難助世路從今義
何屠兒說青燈虛閣裏年來新法及蠹魚

采石懷李謫仙四首 卷二

寂寞漫言身後事，汗青千載尚如生。名來立奏清平調，放逐曾無寒乞聲。六逸酒中評太古，九華江上想蓬瀛。交遊冠蓋長安滿，竟使汾陽獨擅名。
金花殘賜宜春苑，玉食手調興慶池。至春何妨中貴恨，詩名竟使太真知。匡廬避地心如雪，巫峽聞謫髮已絲。大雅千秋壇坫在，隴西編共少陵垂。

春興 四首

老至傷春興轉饒，春寒連日雨蕭蕭。空囊我昔曾金江，屈膝從誰更玉蕭。忽見鄰家新種竹，傳呼稚子各栽蕉。年來澤畔成何事，憔悴行吟續楚騷。

老詩記

卷之一

國朝

士

際恒堂

自笑生來懶是真，驚看短髮鏡中新。丹鉛往日留東觀，尺素頻年絕要津。五柳吟成書甲子，三閭賦就紀庚寅。多情尚有銜泥燕，春至還尋舊主人。
草堂伴我是蒼松，我若為雲汝作龍。矯矯千霄將百尺，亭亭歷雪已三冬。茶烟雨後湘簾出，醉客春來怪石供。莫道貧家無長物，懶將老筆寫芙蓉。

沅州舟中作

壁盡黔陽路，阻修歸來楚。地忽清幽，停雲喜見山巖樹。湖海月思登水際，樓野潤人烟噴遠浦。更深漁火出，新洲平原逐近風。流甚放輕資，余汗漫遊。
沅江綠水泊樓船，兩岸丹楓十月天。幕府輕裘爭叔

子書家老筆，柳公權清風。夜聽湘靈瑟，地靜朝開鄧。雪筵迤客片帆，千里外洞庭月色武陵烟。

讀晚唐遺集

有和進士如某縣死事，劉忠宣公之子。讀之，感其忠義，遂作此詩。其言曰：『公之忠義，天下共知。公之忠義，天下共知。公之忠義，天下共知。』
世路崎嶇合，神遊人酣飲。欲全貞時非，漢末羅鉤。意隱憂吳門，洞市聖鈴。崇生海過儉，或薛蘿曲徑。老雨人千秋，直筆垂青史。有道猶傳折角巾。

老詩記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野性難馴羞瓦全，法庭吏議且相憐。呼居縶未因人，燕就獄名偏在象先。脫稿牀頭無諛筆，餐生谷口剩萊田。高行海內誰為傳，萬石家風司馬編。
物外脩然衆所聞，如何羅織陷深文。操觚苦憶張廷尉，每飯難忘封使君。慷慨頗能全白社，蕭疎自不附青雲。異時馬鬣封何處，應傍要離烈士墳。

南征寫懷

莫起嚴吳舊路還，幾年玉署點清班。夢遊樵牧烟霞處，家在瀟湘水竹間。世味渾如雞肋飽，浮生合放馬蹄閒。高歌青眼從今得，濁酒微醺亦解顏。

雜詩三首

芳樹生周道女蘿相縈抱天宜霜雪深蘿樹俱枯槁
蟻蝶隨輕風翻飛不肯住通向花間來風吹復飛去
君從山中來應識山中樹碧桃千萬株花落知何處

大觀曲

大觀春風輕楊柳綠絲絲金鞭驅駿馬爭向習家池

今別離

昔席前溪去月蒲前溪柳風起溪月昏行子空回首

胡自梅 字 邦奇 明州人 康
熙壬戌進士官侍郎

贈友人

阮瑤誰爭長陳蕃舊識名步將雙鳥落風佐一錢清
貢王東南美賦歌士女情莫嫌儒術拙探腹是藏兵

楚詩紀

卷之一

四朝

三

際恒堂

都中遊黑龍潭

杜曲尋芳草披襟挹遠風流鶯深徑老春藻碧波融
入地登臨外烟雲俯仰中年桃李色歷亂洛城東

羅傳 字 西叔 號 夢翁 漢陽人 康
熙壬戌進士官侍郎

遊嶽麓次王孟毅見寄韻

偶過洞庭探幽奇嶽麓屹屹湘水維春日明媚事遊
展花迎草接竹遠迤農人緣畝躬耒耨婦子餉饅溝
豚馳古樹參天挂綠蕩幽岩哀聲聞聲悲十日星沙
苦積雨回頭青翠縈墮陂理學淵源有專祀中天聖
道光綸灝網羅拾綴到方丈暗唐寶地餘殘碑高僧
始對萬念淨猛虎不報心生疑

此語云凡貴客
至虎必先疑
西日

木墜登絕頂諸峯環列如旌麾出文蚪蚪音難識俄

白黑霧橫邊陲帝子蒼梧何處是九嶷渺渺愁湘紫

人生五嶽孰無期黃冠壞衲皆吾師獨我潮海餘豪

氣遊俠每受爾并兒醉歌時時自擊仰沉吟往往空

指顧幅巾松下欲何為爾余若拙勝金危杜鵑花發

豔如火山腰嵐氣恒侵眉朝霞暮靄誰設施素心攜

手相諧嬉鸛鳴啼音太凄切紛紛行路將焉追日暮

試誦杜老詩一篇遠勝黃絹詞浮世富貴不足羨鍾

聲野寺欣棲遲已覺山林人夢宜春禽現曉晨興時

笑他杜員立石一山復一谷汲汲功名欲使千年垂

高都夏日詠懷

楚詩紀

卷之一

四朝

四

際恒堂

到處風光好韶華感壯年亭臺背擁月城郭半炊烟
綠染垂楊線青翻榆葉錢羈棲江漢客何日子猷船

秦淮

石橋南畔舊垂楊何許姬人姓字香應是朱樓歌舞

地佛幢懸處月昏黃

張佳晨 字 晉天 廣濟人 長人 先
主 子 榮 庚 申 子 刻

襄陽懷古十首 錄二

郭外看春色萬山入望中雨來江捲釣涼至竹生風
歷歷暮雲積荒荒野樹紅殘碑何處是千載憶元功
野耕方曉日上日夕促征帆茅屋三分策荒祠十五朝
雲盡兔穴網霧鎖漁橋猶有殘碑在當年事未遑

同江秋浦千波河橋夜話

橋流何太急偏帶晚來秋坐見孤雲色時添碧漢思
市人傳夜柝山月土城樓莫負良宵話旅懷殊未休
武勝關

老霧層層落高峯壓屋聲溪流隨馬轉石壁傍人行
白雲間鍾鼓悲風滿戍城荒關兼歲暮誰遣故園情
東阿望小岳

雲門橫東魯曾聞小岱宗低飛僧掌露遠接玉池鐘
咫尺攀蒼翠何年拂白松穀城還入望欲與老人逢
晚渡潛水

曉風吹落暮流水白渚淺渺孤城雨蒼蒼野岸烟
平沙留宿睡漁火散歸船還憶王孫釣能令漂母傳
簡能

我有行

我有美酒如境漿銀燈照耀牀頭香老僧解意親
觴酌酌雀起登胡牀憶昔庾公在武昌南樓清景生
雲光樓中少年不敢當欲避未避同趨船東接洞庭
西沿浪下看鄂渚蛟龍翔臨風酒酒中英雄憑陵志
壁呼周郎曾幾何人入醉鄉此老一去南樓荒

黃鶴行

黃鶴黃鶴何時來赤鳳西走金烏摧仙翁愛酒烟霞
開黃鶴一騎驟雲雷鐵笛橫吹壯士哀積風負翼孤

徘徊我聞鷹隼楚王臺鵬雛毛血如雪堆仙翁招手
呼天台黃鶴黃鶴何時來

示姪自采赴關十首 錄一

明日相陰好雙江夾新清乃知秋水碧始驗五湖明
無垠寬人眼涵虛肯世情楚騷香并盡一一問芳蘅

危樓

危樓闌戶向江開落日殘霞照酒杯四月微涼生夏
簟五更夢夢苦寒灰仙鶴黃鶴歸何處漁艇清極唱
不聞更是風高波浪闊搖搖岑寂使人哀

山居

卜宅天門近五峰前臨溪水碧溶溶魚龍作意橫三
月土穀隨宜課九農邱壑自然無酒掃芒屨任去有

從容子真谷口堪誰侶認取前村假蓋松

雨霽秋望

微雨翻秋響復迴溶溶霽色向人開好看虹影兼天
出倒聽松聲卷壑來蜀道兵戈難重入荆門節制莫
相催音陽已過波濤落寸斷烽烟掃卻回

臨流

臨流澄徹玉沙明况復溪陰處處迎若到一泓全不
酷風經深柳自然清枯槎分澗爭餘句樵牧和歌避
晚晴鼓柁何人空問答烟波半已度餘生

旅夜二首 第一

短帶春殘冷尚侵雙龍何處試華陰乾坤有夢歸黃
鶴山水無情到素琴及此應謀良夜醉他時空有白
頭吟猶聽紫陌須臾靜深夜輕寒半不禁

舟行寄懷李子鶴先輩三首 錄一

難唱江樓曙起東遠瞻黛色正濛濛高臨何倦波吹
岸直江橫吹雨圓風鳴踏清江猶鳥道踈此水國有
難兼適思日出君山曉坐看平湖萬里紅

庚午人日何以里明府以詩艸問李鵠山兼及

鄙人鵠翁報以所畫梅竹賦答索和步韻用

呈二公

五馬曾傳詩有信先得之趙待看佳句轉相親梅花

是詩記

卷之十一

國朝

陸相章

驛使吹香舊錦字高人捲雪新聯璧何當招野客分

符偏欲遣詞臣愛晴醉膠重吟咏淑氣還含雨露津

張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翰林學士

擬附上采

吳地桑難遲四月未成絲今朝見少女提筐採葉光

離離髮忽蓬飛脚不儀倚樹波交頤一問女何所悲

女亦無所悲官家蠶苦旱田家蠶苦遲採桑不盈掬

已從二月賣新絲解為女謂蠶勿食桑願復化為高

辛之帝馬悲鳴奮躍不羈方留科不煩征戰息捲女

上樹樂洋洋

采石懷李供奉

江風亂岸煙水怪頻騎鯨原浪語吾欲問波臣
寄贈梅人浣花寓居

濱西今是南塘路為訪高賢向水涯話到凌雲雙翼
舉坐移明月一橋斜知希已任嘲玄草吏隱能無笑
落花不惜青芻頻繫馬廣文官冷與偏賒

春池

春池平更綠芳經落逾紅雁帶桃花雪魚吹柳絮風

陳鵬年字北濱號葛庵一號滄洲人康熙辛未進士官河道總督卒諡恪勤宣統許

隱山

是詩文苑稿

卷之十一

國朝

陸相章

入春始十日早寒猶在衣策馬隱山道雲耕何霏微

空林積宿雨晏日滿餘暉岩烟出不定往來半山飛

氣暝野鳥快路僻行人稀幽尋自茲去老僧同采薇

半偈閣

禪房淨無塵空山雜花雨了却文字障半偈復何許

何如高座人終日無漢語

三峰

矗立蒼莽中新昏半雲霧澹然自太古時與靜者遇

里笑愚公愚移山向何處

石丈

嶺嶺挺奇安歲久班嶠吼靜對如古人日夕聽師文

悠悠萬物根靜者得天厚

買舟由涓水入嶽謂水俗河

我在南山下日見南山色南山切天青相望失咫尺
忽忽三十年始爲獨往客買舟涓江水榜人戒明發
湖日正曉曉人舟祇煩熱暮見千丈雲心神乃飛越
昔烟變噴喜雲態互出沒遐想短壑松下有太始雪
遲我踏層冰臥坐雙脚赤

白雲道中

一月幸春不知處斷烟殘雪深山路細辨無人雨後
厚肉禽陣陣啼高樹臨水幸夷嬌作花櫻桃殷爛如
何霞南溪北溪雨濕布不聞人語聞喧嘩蒼寒上衣

國朝 卷之十一 除恒堂

生新久馬蹄踏踏青苔走老僧相迓不相識半嶺夕
陽下山口

四月初九夜東霧山頂玩月

碧烟散盡聲俱滅萬仞中峯看明月玉露無聲衆壑
低亂木蒼松漾澄碧一縷衡山指顧間千峯萬峯爭
出沒寺鐘夜起山微寒夜久不睡衣裳單木客呈詩
問象笑問予何故來雲端玉虛豈等塵沙界天風陣
陣吹我帶將欲乘之覓虹橋廣寒不在人間外老僧
促我下繩牀空軒月色猶滿庭問應放月照我寢夢
中夢歸問電蒙

電率庵和壁間米友石先生韻

巖下深溪復絕頂上天下天與雲等路傍別有兜率
大泉聲樹色蒼岩邊我與白雲兩無碍雲去山青我
自在

喜晴用汪柳公先生西蓮精舍韻

恰有登臨約重吟晝曉晴去應攜白柄秋爲刷黃精
木末雙輿喜雲端兩眼明上方猶隔世結想靜中情
宵征

道遠依僮僕宵征戒虎狼艱難人不到嶮阻路何長
地僻雲霞異山深艸木香侵星愁馬首重露溼衣裳

吳一士見過山莊有詩五首和韻錄一

路僻雲連塢溪深樹接村苔階猶未掃人境已無喧

國朝 卷之十一 除恒堂

綠酒春寒薄青燈夜色渾黍離間往事者舊不堪論

野岸

野岸添秋水維舟帶夕陽大江流不盡歸路去何長

漁星親泥滓洲人轉稻梁白藏消息近寒到更懷鄉

西明寺道中請汪柳公先生登祝融有遠迤去

地九千丈崗莽穿雲七十重之句愛其高絕

周憶質夫往年雪中登峰亦有帝敎洪水開

文字身到層霄問曜靈之句頗爲心折自此

擱筆不敢復作祝融詩矣先生仍以續貂爲

言追步二首錄一

名山何必侈修封阻絕秦王漢武礙天作樓臺則數

尺雲爲步障已不重懸岩竹實棲朱鳳絕頂泉根

吸江亭坐晚

五年三十吸江亭檻外風帆望杳冥窟宅地深千頃
碧荷藍天老一痕青何人尚解招漁父此地偏宜集
客星曾倚危欄賒晚對不堪回雁夜來聽朱亭爲軒
翁期南軒

獨柯岩

黃唐峭壁鎖藤蘿洞裏何年此爛柯仙子自殮青石
龜臺人多在白雲窩平逢七聖唯山鬼牌晚諸山出
大羅心胆漸平看尺五向來奇險飽經過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宿上封寺

平生塵海浩茫茫歷徧東南到上方戶牖白雲真作
俱身都空界靜聞香千年龍象指豐艸萬國山河照
夕陽酌罷醴泉容借榻佛燈無語夜何長

錦臣有詩四首次韻奉答

唐長真覺夏雲驕珠玉看君意自消爲我褰裳尋草
徑避人結社比僧寮舊巢燕燕通簾戶新譜鶯鶯暗
板橋識識長卿工作賦興來題句滿芭蕉

吳一士到山中錦臣有詩次韻

吳君林下酒盈甌有客來過第五橋土室不知由外
岩神花新得雨中洗掃除三徑由期在帳望千門去

路遙懶爲升沈勞蜀卜肯將簪紱易漁樵時將有
建役歸兄

柳堤月夜步錦臣元韻同吳一士賦

清涼冷翠上衣多樹底潛知魍魎過夜定急看雲起
虛山空無奈日明何微茫碧漠翻池鏡深淺珠光滴
露荷便暖浮江知近遠美人秋水在層阿

江夜和西臣元韻

驚鵲橫波買扁舟小泊沙村夜更幽萬丈印看江湧
月一尊獨對水明樓綠蘂湖上期空在布韞山中客
尚留輪與海鷗真浩蕩逝波應爲洗閒愁

觀音岩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泉氣渾如雲青苔白應長何處任山人晒藥青岩上

雜興八首

十里青郊接水田板橋茅屋盡如船况經昨夜千峰
雨添得泉聲到枕邊

笋芽新摘鯽魚肥泥飲何妨醉不歸見說今年春事
好種秧時節雨聲稀

九龍盆

十里青溪向九龍古橋留客水淙淙不知由外晴還
雨衣上蒼苔已萬重

九仙觀

曉下諸峰路漸開九仙鸞鶴出蓬萊不知岩翠衣都

澤更向水簾洞裏來

夏文疏字希永一字景善化人舉康熙西武進人

南北遊

醉中吟

常觀古達士竹林因多英藉此杯中物遠彼塵世名

至今酒道尤深玄昔清舉觴詠影中澆見淵明

南山北洛間祇慮恒翰精薄自獨種秫聊以養幽貞

秋間小酌二首

霜落聲秋山添淨澄秋水園林澈素商景物清且美

洗淨足曠懷時佳莫如此種秫喜登塲新釀尤多旨

晴原好攜樽醉何殊栗里載酒詩清真良有以

走馬記

卷之一

四朝

三

際恒堂

擬古招隱二首

山川競流峙其隱獨高古維南湘嶽間奇奧擬玄圃

峰峻偏停雲谷邃深環樹浮翠竹凝岩漱玉泉飛戶

林開丹麓幽蕭然微衡宇景物韻無邊晨夕資所取

極目歲月深荒途橫蒼莽誰能慕烟霞稅駕尋芳矩

送克孚弟之黔中

定幕四首

風景羅施異重遊當自憐三千南國路七十北堂年

鳥道山來險魚書應速傳天涯兄弟思辛苦洗蠻烟

酬曹中玉四首

亦有登臨興長懷湖眺詩看君幽賞處當我半遊時

幾月清書帙風花感舊絲歸舟何太急華岳動秋思

登龍華觀

暮秋今日爽好訪梵玉臺路曲因峯轉門幽向水開

避人羣鳥亂采藥一僧回空響風生樹如泉逐耳來

登永定城樓

秋霽城頭野色青凭高縱目酒全醒亂峯擁翠連銅

柱一水涵空映玉屏鶴報遠書酬昔語蘭思好友訂

新銘狂來未敢舒清嘯卻恐人驚指客星

玉屏諸峰

黃梁夢二首

出夢原從入夢知夢中尋夢覺無期功名佳境非難

悟願借仙人枕片時

北征日號

卷之一

四朝

三

際恒堂

前樓高出遠相望處處村莊鎮白楊推出小車呼道

左案甜棗子水梨香

畫鼓金撓擊最能紅黃衣裏幾層長安走馬如雲

錦蒙俠爭看喇嘛僧

卷十一

楚詩紀卷之十二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校常

善化孫良貴鄭初泰訂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徐芳

字蔚子本長沙徐氏從伯孫

小普陀胎郭幼隗王山長謝叔孚諸子

詩舍尚如昔閨戶三四友僅見此為奇悲歡意各有

南昌香幽地花氣生戶端滿堂寂滅情空王示臂手

楚詩紀

卷之十二

國朝

一

陸恒堂

亂離痛未經不忍俱開口開紙誦新詩相對凄然久

彈床佛夜光呼童雨剪韭

夢翁補山堂歌追和陶密菴

詩品曾衰鳳闕虎人間那眉藩離羽閣闕昔披五色

雲龍宮灑持三丈雨一曲扁舟來鏡湖蒼梧森渺君

山孤蓑笠群鷗同上下秋水生涯信有無水天一色

不盈咫萬古湘流巢父耳獨疑眺聽無松聲一夕層

巒四壁起高撐蘆葦出蓮舫移家欲入松濤裡天地

滄桑說已腐草堂石骨天柱補以近且對嶺上雲城

中奇秀指可數器染此綃挂君堂中流屹立開天荒

東籬應見南山蒼採芝食木寧傷得

江城秋望

可識摩多處雲龍郡中營連十五國花信幾番風

人續分鴻夫蛛絲颺羽蟲先生雖王貌處此得無同

烟點村村舍江流漸漸湖門深何處柳懷熟幾人廚

鴨背翻雲影鷗群古木區細看空濶意逃竹又何拘

贈無塵還岳陽

崎嶇白足走雲泥湖水西東湖水西錫住類施蛟蛭

食盡空瓶切謂堂梨箇巾色相人皆佛定裏禪鋒殺

足雞缺俗道人同此意陽樓畔故栖栖

山夜 先子故弟

飯廚何在馬空旋湖水蒼茫接暮烟澤國村墟家舉

楚詩紀

卷之十二

國朝

三

陸恒堂

結古人墓道自松田夕陽鴉噪枝非故廣陌人稀指

相年猶憶捉鵝行生處霜凄難讀藁我篇

衡州作

江城雨布氣氤絲管喧嘈兩岸紛嶽七十峰纔一

見群有題 粵東南路此中分鳴榔遠浦銜溪尾高峴

南天小岱雲試訪畫翁還有在返踪肯示曠年聞

章廣明將之任嵩明州邀飲東門借許子

清秋傷意在登臺湖海同人手一杯帝里銅駝隣鳳

洛漫郊天馬重龍媒嵐橫石棧孤城急嘯倚樓扉八

面聞東望鄉閭情思遠詒南君且藉長才

茗飲

苦寒臥暑輒稱句近日相過有四鄰何必花神同
而卽無竹徑亦清眞醉看空澗高飛鳥歌愛淅浪美
取人但盡杯中勿復道青州河朔又何論

小除郡城南店有感店係予故園

夢中全是草堂時十載離憂麓水前作客主人幾誤
入故宮旅倂怪生疑已非菊徑兼柳徑行者歌斯與
哭斯歲晚笙歌猶沸起免葵燕麥可勝悲

柳枝詞

山漢口抵燕陸程三千里偶遇敲吟地於冷
巷經行多柳絮名柳枝

野烟生處鳥飛還古道春深麥隴閒一簇紅裙驢背

卷之二 國朝 三 原恒堂

晚燒香纔到木蘭山

書感四首 錄一

一春人在雨風天蓬戶何由近日邊燕于樓中聲欲
斷鸚哥舌裏夢宜然

雁字詩

素秋霞染薛箋香幾度懷沙草露渥忽見紫泥銀漢

落天書一夜下瀟湘

墨氣奔雄寫楚詞高寒雙節與淋漓前身信是鍾王

留橫掠秋江葉落時

孫錫綸字果甫號明經官公安司
訓導上鳳不妄置縣化令卒

寄萬師二孝廉 名兆昌

故人春鴈門塵網春光老敘情事寂寞所思橫三島
黃河鴻東海萬里流懷抱君家兄弟賢入雒聲名蚤
歌哭驚心魂南北各潦倒考叔允康在蘇門雲木慎采薇古
來斷腸草

山中同王渭來述懷

禽鳴林逾寂泉響山更深風塵歷顯晦巖壑少浮泥
策杖過大隄長驅逐寸陰清且閒見靜乃格天地心
雲物生懷抱山水托素琴欽情息群動箕踞以長吟

蘭花二首 有引 錄一

黃邵李雲集先生有詠蘭遺句云我韻在君
懷君言在我鼻今予劬畧續成四詩詩書之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四 原恒堂

暇聊以補和

美人懷湘沉性情山水寄空谷發遺音氣候所自至
同心感之于聲臭達寤寐我韻在君懷君言在我鼻
視彼寒江維芳洲道旁棄嵐露與菊英餐飲亦偶嗜
茲乃幽且默靜對婦神智以此充其根均之造物闕
處爲王哲香出亦或遠志各誦和德詩仰見霜露墜
朝發泰岱暮登壘回鴈翠關河豈問之萬里將所思
願爲化春草連理庭階愔愔生意滿幽林草木同天地
賦贈李五鹿監司兼爲子雲志感

吾友王生老貧病世人欲殺公愛敬蟻視正平黃祖
刀兒呼延之蜀道詠吹地仰塞且高歌千峯通客驕

薜蘿欲往從之山之阿壺中日月立一裝柴車奉母
昆季若美未報安養志昔人抃慨意何為四十學
道亦已遲千里負笈火傳燈世無孔子心未能韋編
鍵戶靜所得展卷讀易畏堅冰馬背雨聲寒溪落淒
楚屈宋魂冥冥邱壑蛟龍奔道場萬竅怒號得所託
贈程伯建廷選

齊雲巖下溪流潔石室珠簾淨冰雪山水發源以神
欠天地文章固不絕十年江漢入洛聲名山著述永
大別曹掄卒章楚無風變正騷選繼古轍野壑長機
便俗醇許身杜陵之稷契所陳吾衰望正始視聽幽
獨勵風節漢起鉤黨宋低厚朕介焉敢畏譏說水歸
楚詩紀 卷之一 二 國朝 五 際恒堂

大海波濤激坐中不驚如井列龍鱗千尺搖風雨聲
老枝長根不折其錯天下五嶽峙日月光芒為明滅
夜生相悅亭

明月松濤出高懷古木依雲流平水靜烟帶暮鴉歸
枝老秋深葉簾疎霜在衣此樹蟠地窟寒歲識音稀
壽昌遲吳木倩

鵬去寒流細春來江雨霽大千古佛貌百代老松心
諸路兵戈靖閉應歲月深應門於忽換牀下有知音
秋夜泛舟赤壁同陳百史雪中雪王甫來

莫楚江烟裏深林一艇開桐疎識露重柳拂得波回
巖曉孤雲度山灣小月來論文在幽獨古色滿蒼苔

曉過九峯

洞口黃雲峻松林一寺遙諸天纖磬下宿鳥數家腰
秋老白霜夜僧迴紅葉橋池塘螢火亂寂寞點山蕉
旅晤曹石霞話舊

鼎世相逢苦欲高落木寒山川仍是舊燈火望中殘
音絕回風奏歌傷斷竹彈十年深一別方信再生難
留別曹公乘

秋色薄于旅鶯秋送客行風遶鴈後約花惜雨中情
採葉寧辭苦藏書畏著名孤懷泉石憩記跡在雲平
長安村訪袁錦崇孝廉

三秋渭北想人口到山家箇箇湖邊鳥村村洞口花
楚人詩紀 卷之一 二 國朝 六 際恒堂
夾松天共綠叢竹徑開斜不信屏陵土時停楓葉車
纔入西河痛時錦崇聞君又戒心寧辭霜氣重為念

故人深苦破東籬路情傷梁父吟抱孫呂世業無夢
到黃金

江南春信早何處隴頭人時齊甫鶴子魂猶結梅妻
老更真山空香滿谷風過氣肥筠夜短燈花續村孤
少四鄰

安湖晚渡
四海飄零一葉槎杜陵落落已無家淒涼菰米遲蘭
葉蕭淡春風逐水涯返照平浮席去鴈倦雲歸繫欲

使鴉桃溪前許漁人間半世心閒學種瓜

集西山九曲亭

詩

臨江漁火冷沙汀，猶見黃州臥客星。春去何曾芳草歇，交深不覺野雲停。大千鐘鼓存荒寺，百代風流擁

皇亭。過眼中原皆逆旅，莫將古道負山青。

賦得江月先於水

沙洲雲散釣竿頭，江水深深不肯流。百代史縣金鏡夜，萬山人臥漢宮秋。波沉野嶂我眉雪，地擁朝宗碧

海鷗。屈宋文章天壤在，年年古道照滄洲。

送別霜葉上人還報慈寺

花朝行脚報慈歸，杖履青山帶夕暉。影散澄波千月

久詩紀

卷之一

七

隱恒堂

滿色空法界，一登微新栽。果地毗松短，炊熟石臺香。

飯肥此別江，湖烟雨重半頭進。步著裴衣。

公安湖棹至中渡八首

經進黃金日，經過白水湖。鬢眉鑑白水，不與黃金俱。

隔院中渡望沿月挂湖東處，歸帆急釣船。炊火紅。

題洪允大草舍

垂柳青青戀舊居，南陽西蜀北荒廬。桃津子驥求秦

隱疏岡雲脚扶漢書

李中素

字鶴山，麻城人。子石，處士之弟。以明經官

御帳軍，遊原澤，即始呈封五大夫處。

千盤歷絕，乃益奇。插天下九州，凍立寒，讀

玉屏照御帳，浩劫堆玻璃。參其凝，合理頓漸難。思緒

當山力少，懈遂受天風。吹斷者因直，突奔者仍倒垂。

徐絲張松，華珠綴紛。紫纓龍提，竹山骨硬。嚼蒼龍皮

松性，木直。胸義不受，瀑跌髡鱗。屢跪陰，掃吮常拿。追

就中兩老，聲風被強。奈知其他，沒何代竟作誰家炊。

唯此朽，杵橫墜。違時宜，略無廊廟氣。偶蒙斤斧遺

七十三封，神停筆。恒在茲時，來各自得。世遠還成悲。

惟看懸岸下，高風無盡時。

目觀

目觀

日夜半開，得氣始五。微齋宿承景光，遂先天下覺。

久詩紀

卷之一

八

隱恒堂

一身萬里色，極目盡斑駁。霜風吹天雞，金紫蕩鴛鴦。

洪波欲吞吐，雲水屢相角。晦德生高明，時至自華卓。

清輝動衆影，一一去昏濁。直欲乘片霞，徹底恣嗽濯。

長吟太白詩，精神共綿逸。

效六朝體

楊柳過初日，已照樓上。味蜂聲，伏媛至。花氣借暖香。

鏡檻易無語，空階難蚤粧。當春自如此，非但惜時芳。

銅甌

鐵騎一朝盡，銅甌獨至今。累殊馴象性，不異露盤心。

過客充行役，居人當洗硯。莫傷埋沒久，何地不荆榛。

廢井

知有龍吟不語水一泓氣清投玉璽銀瓶
道錄故石清大植敗萍金湖如可作應達興荷青
慶城

歌識興亡事君其同水濱一方城閑廢幾處梵垣新
當日思知添何人敢置薪自從無戎鼓鳴噪到黃昏
十七日雪晴同登菴上人坐漢陽門外紫樓

新晴慰孤客尤愛竹樓前紅出當窻寺青門隔岸天
人相餘潤農山亦夕陽遲莫怨寒翁頭年解作緣
九相連連重江色動村城茶味今朝復夢聲昨夜清
寒溫宜野初晴噪見彈指更笑南歸雁雲中片片輕

已亥秋過復峯庵兼讀諸師泛海詩
卷之二 國朝 九 際恒堂

舊水西路榮華到漸廢曉曉菱花雨曲徑竹梧秋
曉坐山僧塔咽看鳥入樓年成往事處處感林邱
空殿閑黃葉閒庭半草萊庭連溪水聲門對鵲巢閑
不盡空王理前餘人子哀先靈情所結精爽或重來

和梅堯兒同子鵠而飲田在樓山樓之作
值此頓交意為樓容門人每來宜一醉相對尚殘春
昔春燕都里苦痕雨化身凭欄孤趣遠風氣看成皺
為雨曉上欲步入孤光小逕連寒食微酣在夕陽
迴展迷蝶夢曲折礙花香非得重來日新添又幾郎

冬日同諸友對歸作二首 錄一
大河孤雨青才疎手能柔木志在高鳥聞心怨宿鵲

風烟奔一發精力守雙眸角無相負他年塞上秋
仲龍沒後家復多故難用主人因往漢上立孤
也送之以詩

癡癡今非易同心古所難我當機每動君敏發其端
孤獨吳之冷囊書楚些殘平生差擊筑未許白衣冠
抵南陽夜宿沙洲寺即事八首 錄一

初二日早參罷自臥佛閣上巖至甘露寺看泉
源贈遂初上人
舊積案峰台一乘通五州佛燈上松色石磬落山泉
解定雲生處人參鶴夢前此身終買隱發願已今年
昨自岱宗次康莊驛贈王古亭表兄

看山喜獨往舒卷任逍遙孤響落人世奇懷上碧空
冠裳星斗氣耳日每天風為感吹噓力橫吟萬里中
登少陵臺望魯宮作 臺故唐兗州南門少陵
宮門無路艸蕭蕭泗水依然過御橋何處靈光餘劫
入幾家疑暮客寒潮城邊菜甲挑還長池上楊花踏
更飄野道不堪頻走馬朔風蕭索滿鳴鑼

王子允招飲見韻四律倚韻和之 錄一
莫將題合門與夫且結溪山六一壺子野恰回邀笛

集 122-143

步雲廊愛石魚湖無才可媚慚猓獮是路難行喚
鷓鴣得向王郎得朝爽每疏清露探高格

漢上送梅十七舅家四弟有事荊州

荆南漢北一帆開別酒難禁曉角催岸岬亂時風欲
起江雲低處雨初來頻年浪跡驚鴻爪千里絨書託
雙雙近日郎中無白雲莫將詞賦擬蘭臺

荒臺風雪寄初涼

莫愁年來夢未明電光影裏縱鞭行從前歲月留何
處不及寒鐘戀五更

芙蓉

亭亭秋色楚雲邊筆底烟波遠換天可是武昌沽酒

長日已記

卷之一二

國朝

二

齊桓堂

夜釐花深壁打漁船

看衡山道士爲人家畫蘭菊譜四首 錄二

蘭姿宜病菊宜貧得絲絲樣子新要作趙家門下
士也應先拜管夫人

愛勾花影上腮紗此法由來屬內家內家自來官人欲解

道人臨粉本政如瘦鏡髮斜

廉州竹枝詞十首 錄一

烟墩遠設大洋濱處處頗將海禁申市上能容賣珠
客港頭只捉打魚人

題粉復菴山水畫卷四首 錄二

處處峯頭樹盡洲家家籬落水痕清重陽風起天將

變恨拾松柴早登橋

欲割溪山幾曲烟儘教兄弟住相連老伶若覓安身

法一處人家過一年

水寺示能一上人

深牆古屋老青苔一鐙平牕向水開夜靜藕花香氣

人夢中知是北風來

唐燧 字言若 涪江人 國朝明經官別駕

遊仙

英雄不肯悲轉眼思頻放濁流變風俗浸淫殊萬狀

結袂佩紫雲神智忽然曠瑤海多奇踪覩古懷慨鬱

秦皇非斯人徒立丹中壘春言傾我友振衣端所謂

走詩紀

卷之一二

國朝

三

際恒堂

水上聞鐘

安能不坐此常有渡梵聲禪氣疎林入雲魂下水清

看人波影外攝我鷺峯行夕岸通漁火薄霜未一更

田淡霖 字允文 京山人 國朝明經

冬日同社集寧止堂分賦

既暮年光草屋留侶叢世外事多幽甯心重看來時

月吟步還尋舊日樓生送蘭言擬百結謝餘楚舞散

千憂深情已付簪冠之寒盡仍披六月裘

蕭貞明 字明勝 陽山人 國朝明經

雜怨

征夫朝出門角方挂白雲征夫暮不歸星月耿耿扉

大德名門龍臥以人在家抱琴開理曲片片山水綠

神篇字只敬天門人同初四日

七月十八日得胡省游書并圖鑄

榮感肆夷威燒雲勢轉浮高臥修竹間有氣不得出
忽報故人書遠自邦江發蒼然置北牕精苦掩赫目
屈臥直瘦硬玉筇何崩越遊學今幾年已入周秦室
足子誠為古暮年益牢西登之早巖親見蟲鳥跡
鄙也嗜書晚始通李蔡筆逸少徒姿媚伯英空揮脫
支病甘自廢眼昏足腹折況于南客久自首田旅食
如何鑪錘手尚有晶鑽力婆娑向鍋同淚灑印泥赤
多千東諸侯古學走誰識勸子急歸歸相醉老蓬華
陸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三 際恒堂

清明借諸子登山

兔園天子白頭翁費欠肯學領非童懶作埋頭周易
曼魯南沂水見家風

李旭有字東巖成寧人國初明經官臨澧縣令

庚子秋過洞庭漫賦

向問洞庭湖今在水中央一碧聯空淨千山落渺茫
舟輕風快重惜短濟驚長蕩深同鷗汎郭翔接雁行
文章傳屈賈雲物感英皇今古升沉異乾坤節序常
風流懷古昔沽酒醉斜陽

詩本厚字古醇寧陵人國初高第先生所授

皇堂觀九折坂

解解有別裁開闢此開路隨山高下形以作曲折步
到來高少雲散之口中聚置我嶙峋座十步九廻顧
身與飛鳥翔勢似懸縶度前人未及升後人空企慕
笑語落幽壑冷然振林樹寒泉投松岡下與積石遇
谿衍如與敵相搏生噴怒佇之以望之皎皎若披素
我老老此中招彼白雲住

愚溪

石齒磷磷一徑通沿流容與自西東岸垂薛荔橫漁
簑山霽松棚隱梵宮闕院無人苔草綠荒畦有雨砌

花紅桴舟且渡湘江去到晚湘煙欲蔽空

陳醉字泰公香陵人李氏孝稱顧孫又常

走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三 際恒堂

湘江馬字

秋雷歷歷點平蕪鴈寫晴空月影孤為問年來蜉蝣
跡果然續得是騷無

詹大衍字國先一字勉庵江夏人

漁父辭

春山盡雨連湖綠烟波上下搖艫彌隔岸人家樹幾
灣曉擊湖魚夜編竹我木江湖笑傲人筆床茶竈五
湖身今來結伴投竿吏隱隱桃源一問津綠蓑白櫂
翻笑鸞輕舄細雨無引暮莫釣青石淺水灘勢勞頓
尾驚人捕天昏地黑忽經過雷電怒人膽奈何華

向溪邊老樂事遠教行處多仰天大笑誓此水漁
翁清地我誰是倚棹長歌歲月閒金盞何處投芳餌
投芳餌釣金盞人生得意任游翔澤畔何用苦牢騷
不如隨意醉臥滄江去垂綸所至忘機事

秋日暗懷念卷五十

秋老山光靜日暮傍水清美人薄朱綬芝草長青春
世具貴苟得家性甘食食科名洵有別半百獨綸巾

陽邏道中

不覺春將暮棠花滿路傍柳紫青樹杪香繞綠蘿長
紅雲西去騎輕移帶雨裝玉壺橋畔近燈火到江鄉

秋日訪高孝段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五

際恒堂

之子乃南丈人將老此身等閒翻粒史甘苦向風塵
學易功元早知非道自珍莫徒書劍惜白首博平津
官素士共尊公健之大參及弟觀白蜀還孝思

感格神異萬端率此志慕健之

萬里歸親觀翻將蜀道輕一身渾是淚百嶮總能平
風雨號長夜江河際至誠從來忠孝骨原不為虛名
弟與兄同戰孤魂弟杜鵑猿啼巫峽岸風冷楚江船
各隨進上哀池塘夢惠連輒危集神異不愧直臣傳

過湘陰見過蘇訪汪仁湖

因聞八經休懷深淡水流寄書同知長訪友獨輕舟
站久天如雪歌殘月一橫政寄寧落何事問江州

承石晚泊

風靜下磯平山高月倍明霧散江影亂松梢鷺巢驚
倚馬村各重將軍戰氣生祇剩不盡意靜聽晚潮聲
和毛子霞辛酉歲朝七十

七十今朝是思昔我亦狂十年兄以事百歲醉為鄉

矮人鶯花賜晴添士女裝乘船此騎馬彷彿賀知章

再登黃鶴樓四首

山情獨抱為誰開萬里蒼茫首重迴王氣直通燕北

去烟波遙撼洞庭來風帆瞬息人千里客況逍遙酒

一盞誰作來山神女夢日夜宋玉賦蘭臺

詩聲八月鴻樓殘影漾波心帶月飛興不依人孤眺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五

際恒堂

晚才多閑章獨吟歸枝頭沽酒青山共江上懷人往
事非不盡世情千難下白雲深鎖萬山薇

晴川樓落成三首

三千劍履正排牙高閣臨江駐綠霞日暖蛟門喧鼓

角風清笛裏落梅花平臨禹廟千盤石曲抱春城斷

岸沙回首鵲磯晴窗合白雲隱隱望中斜

雲山南遊舟過壽昌投詩留別步韻答之

漫江一葉掃清霜欲結輕舟思客忙知予多才原屈

宋詩余三徑小求半晚風莫繫樊溪水夜雨還聞故

園鷗馬首春明同有約不然腸斷杜韋娘雲山南遊

戊戌大水感賦四首

西河獨宿
清溪獨宿
此得細看
大國
昔見見
富七
國野
浸逢
山微
有岸
地卑
無室
不

客愁

六月
中水
意經
臨水
上
官衙
欲臨
地涼
空望
楚天
東

冬日
永石
曉發

月
空明
水暖
榜人
催起
壯帆
回夜
深有
夢驚
飛

元詩紀
卷之十二
國朝
三

雪中觀獵

風振
柔條
胡吹
哀冰
花飛
處血
毛堆
健兒
弭轡
不知

金先聲
字五鍾
江陵
明經
官安陸
縣司訓
通經
史工詩
文教士
有法
陝西
安化
令

張子房

忠孝
如枕
師功名
水與
風祖
龍不
吞韓
子房
布衣
終

嚴先生

三京
漢之
東誰
為風
厥始
憶昔
帝故
人如
鶴翔
千里
加腹
狂態
耳高
實不
在此
所貴
從龍
時一
絲老
烟水

至今
洞江
上貪
夫懶
未已

初履
任署
中書
以自
慰

觸手
經營
不自
遲殘
軀事
足攢
眉但
憑一
念由
機
切敢
謂多
艱無
米炊
龔遂
海濱
皆赤
子仲
升寒
外亦
男兒
強支
鐵脊
慰魂
夢應
有揮
紆臥
理時

六憶

憶者
意也
意發
一心
率戀
渺涉
若夫
觸景
興
懷追
遠冀
舊感
慨多
矣詠
六憶
錄三

萬萬
崗身
秀楚
濱那
堪笑
語三
秦七
年夢
遠榻
前
慈百
里星
占膝
上身
老去
分甘
欣有
待傳
來夏
句解
知新
矢遺
清白
為家
勸何
日雙
難何
我詢
孫

走詩紀
卷之一
國朝
六

像都
豈必
美衡
陽散
步龍
山興
亦狂
伴得
幽人
共賞

順直
窮高
處數
興亡
軒軒
野鶴
翔分
路落
落孤
雲繫

一方
不信
秦關
誇百
二到
來憑
弔轉
悲涼
憶朋

青細
敢擬
富騷
壇取
次安
貧樂
道看
恨不
攜來
消渴

濁空
餘東
去付
凋殘
壯心
藉古
憑誰
證雅
調於
今祇

自彈
閃火
難灰
書種
子終
當抱
爾一
牀難
憶舊

周和溥
字仲宣
寧鄉
明經
黃州
府學
司訓

角夜月
停棹
秋江
上風
濤向
晚平
遠山
四月
淡淡
水帶
沙明

孤鴈
懸微
影殘
楓墜
細聲
坐來
霜氣
薄垂
首聽
雞鳴
舟阻
湘陰
朱子
昭年
伯招
飲竹
館

八月滿湘水在屋阻客船逢君出城郭招我上江華
沽酒臨秋色寒雲掩怒濤竹窓終日坐無語不離騷

題雪壓竹枝圖

所重獨標節凌霜傲雪時筆橫清影亂烟拂寒花垂
枝葉疎方老神情挫更奇何人追與可觸我歲寒思

燕子磯

磯水滔滔迤空留燕子名江山悲六代雲樹照孤城
落日漁舟色他鄉遊子情幾人問過此愁向暮烟生

山家

古木深山路鳴鳩暮雨天已聞人語近還隔一谿烟

山下美人

走馬行

卷之二

國朝

元

際恒堂

政將野色襯嬌娃小立端然處士家不與山頭見翠

玉羅浮月夜看梅花

李以籍

字聲叔黃陽明經
為子雲田之弟

芳村

語芳艸芳艸不如故含情終待誰更復語芳樹芳樹
離離開野花花枝零亂花葉斜暗春空不采風雨美
他家

述懷

方貞未守時貴賤命所適男兒不過身飄若風中翼
既無國士知何勞操讓漆艸木本無能應為君子疾
欲竊處士名雷同顏色

季夏晚過麥山因宿田家

驟雨驟殘暑長林咽暮蟬稻香分錯壤艸露漲溪田
地曠星辰近湖清野月圓故人還簡樸雞黍意翛然

蔡合天

字冲簡俊
縣明經

和答劉杜三寶劍篇之贈

烈士昔聞三尺水入匣錚錚時作吼雙手脫贈是何
人肯棄千金五陵走吏取礪鵠淬其鋒我見光鋸上
射斗誰將當路斬白蛇至今猶傳夜被酒物之所歸
亦有主非人而與胡能受剪爪消金在何年張華得
自秦漢後世事顯晦豈無因寶氣深藏如此久刮露
寒生曉月明君看鐔鏑出誰手藍田細裁未聞聲却
是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字

際恒堂

初霽暢飲

是處青堪惜行歌憶舊年年晴雲去嶺歌雨隴留烟
營囀垂楊外花飛曲澗邊春衣欲典一醉便頽然

秋過流塘弔故太史西泉易公

公自何年沒人傳猶到今宅雖無舊址詩尚有遺音
荒路雲封盡空林葉落深幾回思往事不怨論升沉

暮與鄰無識松下話別

選石坐松林銅盤淚不禁遊人嫌竹淺逃影愛雲深
送路忘殘日歸飛惜倦禽何時當有晤重懸樹中陰

武昌再贈劉質存

玩月曾同黃鶴前，重逢此地共嫣然。
樹遙暗積深林，雨水近寒生薄暮。
烟絕唱有詞，過白雪微吟無句。歷
青蓮何人授我邯鄲枕，早聽笙歌到耳邊。

感懷

夜深扣角向山阿，至醉單衣或自歌。
露早沾思溢，殘陽晚映憶揮戈。
愁看入鏡長常變，漸惜牽身結最多。
獨抱靈均容與意，切雲高著被芳荷。

下第舟過湘陰

蘆葦秋接浙浙風，木蘭爲世度湘中。
征鴻影幾從天盡，殘日光猶逐浪紅。
西土邯鄲還有舌，南山射石未

盡

卷之十二

詞

五

層

吳芳美人自古傷，悲看江干捲釣筒。

楚詩紀卷之十三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楊金聲字修理一字鏡亭別號雙峰

九疑灘七章

虎瀑天來橫波地間審曲面勢輪裁匠裁
洞峽崎嶇平峽激湍使巧使氣習餘力餘

楚詩紀

卷之十三

國朝

一

際恒堂

岳陽樓

九江所由岳陽之樓似見似陽仰之也舟無軒歷歷
之子何求

別沈茶菴之任司理

吾子才如是猶然賦倦遊肯將千古恨都作一身秋
酒酒會呼月剛書未了愁多君祥肺石我自有輕舟
望泰山

七十二代上東高漢武秦皇法駕勞東馬則照風雨
怒問仙何以士人逃八神牆處唯荒艸萬里沙名莫
解嘲我欲勒碑留姓字當年封禪一鴻毛

送徐田谷還里宿真安寺詩酒不至

十年寶氣鬱滯湘得意歸陸渾庄夢裏見君穿柳
陌別時無酒到河梁詩書價已逢新歲何佩貧仍帶
舊霜記與連牀郊寺月從今良約在秋光

別寧遠城北園圃

春陵灌園許多時滿地生涯幾見之結社菜花誰作
主養成瓜蒂不堪移一腔清儉從今約半畝空荒去
後思為帶管床無棄物當年采菊在東籬

聞張晒石計追憶分袂淚口

日年兄弟鬚毛催君下晴川猶壯哉別路幾回江口
留相思約畧布帆開釣天廣樂誰為夢蝴蝶莊生不
改求欲共故人寒夜語可能泚水倩龍媒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二

際恒堂

官撫邦字鏡之衡水明經工古文詞卓然名家善書

馮密庵先生招泛小瀛洲倚欄紅樹下醉歌同

鄭長及石鼎鵲門諸子時客有善詩者

一湖明瑟雙楓底搖空碧鳴簫起簫聲逼樹婁復
綺片霞映目爭林紫吹寒蒲葦靜波紋輝輝白鷺下
報君君乎山水與此同清音四座停杯聽暮雲杯一
領分狂語到但而入室竟同調君平許負韓伯休是
耶非耶自嘲笑嘲笑紫門向華門五岳方寸平無痕
中流一曲日車翻潁陵西原星霜繁醉倚不知何處
西

春日讀書西窗

半春烟雨足荒院可爲家葉墜全疑蝶風香不是花
當窗綺透露柳樹艇如鴉樓樓漁路人生亦有涯
毋作尋春客迢遶春島上閒看雲雲學石潭抱月盈闌
綠編蕭州去香周古殿還何知歸千仞行坐倚潺湲

雨後宿廣法寺

湖波農山寺投扉及晚涼徑開雲自舉息定穗初香
亂水鳴畔露吟蟬弄月光勞生休未得淵路曉懸裝

重遊西寒山

怪石爲林起岸旁山隈亭子引川光竹橫磴道掃空
翠嶂擁江天人混茫老去思孤青笠願聞來忽踏紫
烟狂沈沈木葉吟風切似笑山通約未忘第一關亭子與國吳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三

際仙堂

十載重過木半稀石頭蹲踞羽流井江湖一抹知天
驢岩峭千尋怒鳥飛是處盤根跌坐好不嫌漁艇託
岸微志和兄弟如同趣流水桃花肯喚歸玄貞觀時家兄同遊

吳嘉驥

字龍輝寧鄉明經寅陽

沿溪懷古

爲愛清溪勝維舟欲卜居中興元結頌傳世魯公書
水靜魚龍過天空林木疎蕭蕭懷古客臨眺幾踟躕

客中吟

歲暮歸思過隔天涯未雪倚柴扉非關潘岳爲郎
自是唐虞世道相清莫流通客淚寒燈猶傍庭

臣輝飄零八口歸無計問御溝舊釣磯

義州署中大雪次坡公韻二首 錄一

黃雲封盡類塗鴉六出何心誇瑞車著水無聲先作
凍漫天空色迴留花蕭蕭孤艇山陰夕落落疎鐘處
上家爲愛別波江上叟深蒙蓑笠手長叉

略化詩學草卷之十三 錄十四

洞庭秋三十韻

岳陽西望渺無涯幾點名山盪在誰作賦天青增飾
問懷人露白溯何之神鴉喚醒高唐夢鏡笛吹關朱
玉悲行客滄洲容易老何如此際一深厄
水石天山未有遠主人何事幾番非樂張儵有青蓑

楚詩紀

卷之十三

國朝

四

際仙堂

血戰難存壽樹崩玻璃碧痕隨鷺睡水壺晶日照
魚肥秋岸處處雖堪賦偏判湖空思不饒
瘦水依然無畔雁隔盡桂冷看滑滑上流八景斯尤
倍下去三江此是懷符後漸臺飄楚奴詩留帶葬
韓姪計臣近日爭言利好過湖囊種稻蕪
葉落章華舊日臺綿連萬頃浸龍堆却愁火沒昏車
亂生柏衣單冷角哀星映一杆皆玉子霜飛千里盡
銀灰乾坤故意張蟠腹欲使鴻名列四才
孤雲生處不從山但與輕鷗相往還白帝風清千浪
高夏月小一釣寧南道后淚留斑跡北嫫妃魂戀
碧灣清溪涵空千古是望洋人得把憂酬

紫相黃草欲玄空明紫樹小川川兩九出沒皆變
內四疆橫表各附邊風靜一平觀斗鏡雨來千里種
魚田華州道士常遊此好贈南華秋水篇

坦坐楚心一巨匏橫流直逝箇中包中秋杖柳何能
及七夕鴉填那得交游退好遊吹笛鶴夜清將見攪
珠蛟御風苦得空中見百谷原來只斗筭

紀南江漢說滔滔誰識中浪分去濤通峽千程非是
路極湘萬箭只由舳舻衣磊石砧聲慘集網蕩湖膽
思勞短髮霜侵人易瘦况當風雨讀離騷

蛇頭引客入無疆一鏡帆爭四際茫弔古易從因廣
漢招魂何處但沿浪芙蓉國迴難尋綠橘柚村遙不
見黃荆襄

觀黃荆襄離魚子醉真疑身在北浪鄉
天地何年有洞庭何人初起過湖汀滔滔不洗懷沙
恨浩浩常浮騎鼎靈王露池空雁雁金風吹氣只

魚腥荒涼落日從波沒不見漁燈照杏漠
吳山楚水亦同名楚水雄奇莫與京八百烟波飛始
波萬千氣象盡難成朝霜蓋地堪鋪白秋月當湖若

戀清怪得君山雙帶子芳魂千古不離荆
火堅明夷氣不蒸蕭蕭億丈可睥睨冰除垢賦閒妃
鏡日射琉璃作佛燈澤畔姊歸因弟放蒼梧人杏怨

天崩授衣但有長蓑在好向林磯一下臂
懶婦初驚蟬蟀吟風來澤畔怯披襟清潤冉冉拖藍

卷之十三 國朝 五 際恒堂

歸澤口荒荒漾赤金神蟬有靈能化劍龍無色狂
居林梢腔秋思堪淘瀉一鼓高山流水琴

澤主撥收露作龜鬼烏帆際視眈眈桂芬現舞宜歌
九酒熟僊吟應醉三水簾平勻張月魄品簾淨微覆
龍潭滄浪八十翁無姓良夜魚倚任意探

楊起雲字幽青襄陽明經
官長沙教授
移家赴長沙嗟爾甫三歲晨夕違我膝學語殊囁嚅
有時捫我鬚亦復牽我袂苦雨洞庭湖風阻船亦滯

寒溼侵漏舟致爾染瘟瘧鬼伯何不仁促爾以早逝
所恨為爾父攜爾他鄉驚恐棄母若翁忍別姊與弟

范詩紀 卷之十三 國朝 六 際恒堂
湘浦寒食天北邙草未薙可奈堂中珠持向荒郊瘞
傷哉見爾棺不及見爾髻同來不同歸腸斷風前涕

爾魂何處依鄉關路迢迢
贈途神寅丈天門人
工水墨
曉底生奇致知君嗜好真烟嵐常在日泉石自相親

紆曲藤花路迢迢遙竹枝人倪黃多勝事想應是前身
夜宿南樓聽雨
拆聲啞子夜月色隱湖城簷淺窗全溼燈殘榻半明

撫心悲世網抱膝愧躬耕滴芭蕉響銅鞮夢未成
劉雲先自沅江收任武昌賦寄
一載沅湘客孤帆向鄂州雁飛雲夢澤月湧漢江樓

清冷堪驅暑愁多怕近秋山陰如有興雪夜問輕舟

秋夜看月

流火逢今夕秋聲落井梧衣單雲並薄庭靜月同孤
對酒愁寒減間鐘病亦蘇栖遲聊自適無用泣窮途

送別彭立人寅丈

江干擊筑且高歌秋水盈盈送碧波萬戶砧聲愁裏
聽十年聲鼓夢中過同心午恨孤帆遠世事還憐岐
路多莫訝尊前頻下淚客中送客更如何

秋日飲袁參嵐先生草堂

三徑閒吹兩部蛙桃源相對飲胡麻淪淪桑眼底六朝
事泮水舟中萬里家姓字仍傳陶處士才名不愧賈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七

際恒堂

長沙東陵莫應侯封地到處青門可種瓜

寄懷劉夢經

良月高秋苦自吟西風吹動故園心與君花下銜杯
處只向瀟湘夢裏尋

劉休

字夢庵浙江明
後官華月同知

京口寄懷竟陵龔次鴻

樓船昨口下滄溟南國人歸問使星五載兵戈無息
踵一城砧杵不堪聽深秋露露先霜雁哀草門牆只
度蛩乍接素書

詹大衡

字性山
及寄遊黃山諸紳

寒來悲落桐

悲清桐葉柯凝秋露李春令始華經霜修潔素問

寒山太冥假自天恨出若岑翹葉吐黃金懸孤枝

寒交結百尺攀援絕豈讓松柏姿挺然傲風雪高巖
當羽儀擇才照清池華實恣所採非此亦安施放隰

觀飛鳥美質復誰知偶並三槐植亦同五柳垂涼颺

願秋籜疎影見殘枝殘枝不脫幹殘葉故離離胡不

念根本飄蕩乃如斯賦形何太薄炎焰幾薰灼慄慄

不勝風來巢倚阿問豈獨風風巢雲中看白鶴羽衣

共霓裳應聲忽繞梁變為繁下焦絃徽託聲光聲光

非落葉枝幹自解窳試問陶元亮無絃音孰調趙璧

五絃始則驅以心不隨寒葉掃四時自清潯

楚詩紀

卷之十三

國朝

八

際恒堂

禽言

泥滑泥行路難何人一夢到邯鄲欲前且卻關山險
危步何如退步寬泥滑滑行路難

行不得也哥哥左畏張機右畏張羅收途避之渡水

去眼前一望皆洪波行不得也哥哥

尋魏漁臺先生八十

太虛涵全氣肫然任所之得者罕將迎自與其人期
天意若有屬人事偶在茲疇令心與事一往無復疑

游日上千載高風深我思

曾不羨薇蕨亦不覲牀笏庭堦省記名平湖當漠渤
何柳春風垂有石春雨滑行來古道尊風雨愈昭揭

讀書便吾念明發

品家夢

其此地學泡影中破陽燄紙尚稱雄祇於塵世爭春
夢誰把浮雲付太玄一枕漫酣千日酒雙轡寧較五
花驄十年幾度即郵路彈瑟猶慚技未工

桃葉歌二首

桃葉復桃葉方春學利涉利涉河以廣一水獨來往
桃葉復桃葉根因枝始華風高日莫渡結子將滿樹

望仙

帝子何常露而麗况聞仙侶更雙雙我情欲寄驚風
雨森森虛花就渡江

望仙

卷之一

國朝

九

際恒堂

仙人

山腰寄跡路難齊透望烟雲杖泥厝朔不知秦漢
當年春社嘯黃鸝

鉢盂

鉢盂收萬葉雲况兼雷雨更氤氲諸方徧寄誰真
勇托得來時也冠軍

桃花

雨落花開笑不言武陵人誤指桃源分明遙寄秦時
客下月漁頭另有根

容成

容成吸霞與食霞石髮蒼衣雨不避談問誰離誰離

仙樂高台各為家

石門

其道門前冷似冰叩關消息與誰應書空欲寄敲還
閉莫問雲居第幾層

和郭樞印名士

五月披裘獨上磯青松白石出魚肥垂竿取舍曾無
意萬樂都從一釣歸

黃玉鉞

菊

清秋多逸韻菊隱正當時遊客情九繫騷人意每宜
酌來籬下酒興動月邊詩彭澤今猶在誰為一解頤

望仙

卷之十三

國朝

一

際恒堂

月下小孫戲捉流螢

天更光輝發紅秋伴侶稀見人能自晦遇神便相依
夜月流星度臨風帶露飛兒童不知惜握向掌中歸

商落

骨肉相依附于今耳順餘不愁髭髯白但惜齒牙疎
長嘯從茲廢清談亦聞如更生寧有日令我惜居諸

偶獵

馳驅入鳥道縱步上林阜涉遠驢猶健追奔犬不勞
徑無人到跡山有鷺遺毛得意歸來晚月明猿夜號

洞庭秋

望明何用別銀缸一望平夷遠見磯返照魚龍驚石

天永共旂幟學杯醉消千慮聲鼓何能靖
萬邦欲效五湖人不反恨無騎馬到烏江

燕子磯

龍蟠虎踞自天來燕雀依然護碧苔
點水江干盡日永穿簾宮殿幾時回
遙瞻瀑布千帆轉近掠平湖一鏡開
王謝烏衣雖有巷空簷獨自長莓苔

述懷贈農部胡存人世兄

懷袖不偶生珪璋一何特由來負荷人
自翫青雲翼鼎水古義陵湖光影相即
當時章杜間後先號名德

楚詩紀

卷之十三

國朝

二

際恒堂

即費既謝時五峰盛舉陟開代領羣英殷勤茸聖域
海寓袖中香至今耿不熄我昔授經時侍公仙舟側
獎掖過諸阮謂且受陶廬落身厄焚芝遂遠珊瑚罌
繼是當屆誰吾道關什殖次第接瓊柯後者咸儀逼
高乘口下車重發龍門色鷗才挾鸞藻天成鉅器識
古道竟照人時英不取則鬱鬱西州思升堂收歎息
將千尺尺雲將菱九畹棘豈非繫千秋界之家與國
請有許身初已欲齊禹稷

報國寺松四首

初後繁陰失朝貢不肯肯猶能瞻南豫端自識興衰
故師伏生響寒雲碧受國一度千古意鬱鬱令人思

京地蟠根衆所宗星辰留沐浴山嶽隱心
只信天同老安知世有封朔雲寒雪裏終自慰三冬
結翠雙垂蓋當門是寶林花開長獻佛龍定久安心
嶺人甫歸常乘同柏樹深祇因塵露盛羽葆不曾沉
物華交影亂園對始顏開氣壓金銀外天成礪礪才
欲尋詩夢去休扶市心來此日無章假真形孰寫回
出都門途次追荅程立方贈別

清河新柳綠垂車回首春城曙色遮歸路漸視耕塋
樹名園罷記洛陽花可無燕燕翻斜水最有伴詩補
白華下馬輒吟無敵句時時起舞向烟霞
遊踪真欲比蓬飛不自知心與事違晚歲憶方經闕

楚詩紀

卷之十三

國朝

三

際恒堂

下平生夢夢仰金微雲龍願得時相逐烏鳥難因倦
始歸唱別舍樓還助喜登途未怪馬蹄踴
戰壘初清海宇清文儒端擬志能行藏書事頗閒河
邸獻賦時常問長卿細雨春燈深夕語桃花潭水故
人情風光已信川原好一路新聲接嘯鶯

庚申秋客都門贈王山長先生

天涯如夢得披雲北斗新傳枕笥文功抗藝壇衡六
國芳收湘晚殿孤軍談詩細亦闢家事酌酒深忘對
目應此處乞錢誰最盛菊花松醪可開分
百木才思鄭皮官筆格合花尚推嶺治海未遷英礪
萬青雲不意老成凋人面敵國心猶折業擅千秋照

日寬近日門多彈劔士論兵且看據雕鞍

丙寅元月積雪洞戶歸底懷有作

積素當胞皓不勝驚心始記上元燈萊庭畫黯春三
換上室入分雪一層微戶玉光如見慰照書黎火故
應憑寒爐只擁遺文讀夢繞松楸樹樹永

次韻答李子鶴廣文

爾家魁象有巍堂重說開雲事渺茫肯爲山川留畫
滿記湖水雪壓詞場登龍不墮門庭舊射虎猶疑石
影蒼老去未能忘筆彩欣看文旄正中央

湘潭訪郭幼隴於艸庵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立

縣何堂

鐘磬泠泠一林魚鳥安飛宿我來前款關高人在烟竹
披襟話素心雲氣生幽獨白眼看世機魚魚更鹿鹿
高咏擬陶詩悲歌當賈哭感嘆下烟霜寒香對蘭菊
願封人故里志成

長興出穎城迷離在風雨遙瞻百尺樓封人跡自古
緬思昔郭莊克段亦非武實母憂黃泉能不思仰俯
卓哉類考叔君過進爲補言微旨自深大良實所鼓
出匪歡如初錫類孝成苦小人亦有親母爲屈池羽
懶梳掠前賢勞勞心自撫

大唐庵贈玄鑑法師

故古溫魚池近觀地也池
廣敷敬永常下潤近爲星

詩師聖賜

伴閑臨池靜誰燃劫後灰人隨遼鶴化僧爲咒龍來
潛躍生真悟聲聞長併才觀心同止水不羨渡乘杯

瓶梅將放和吳龍媒韻

欲索巡簪笑脫將綻蕊梅不因春始艷誰倩雪爲媒
夢入羅浮去香從紙帳來含芳在幽閣蜂蝶謾相猜

爲山道中

策杖穿幽徑尋幽乏若村山巾籠樹抄水確掃雲根
買折心猿繫九折崔懸石虎蹲歸然煥樓閣方信古
燈存

送別純真耆宿還白雲故院

世亂荒三徑庭開擁翠嵐婆娑樹栗叟鐙見瞿曇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立

縣何堂

負簞承親授講席說實杖笻藉手彈師爽白雲安隱
虛歸應結珠龕

舟過新現見小艇尋謁郭公先生

湖裏秋光非一隅別裁雲水作人區仙舟不繫非無
壑楚澤惟漁尚可通嶺上寄攜函素片庭中剪刻積

青梧若星百拜羣情泥黃鵠秋風意總無

泊新堤同維揚錢陸齊開源寺散步

扶疎綠柳映禪關遊屐同耽靜影閒幾日江聲翻賦
熟逢僧部似人深山

羅中儒

醉玉果兒

朝朝成余性，偶棲底事忙。家貧曲禮廢，世亂小兒荒。
多作困窮父，難期陸賈郎。君翁弗及處，不在老能狂。

春遊十首 第五

石室經春煖，茅簷覆竹齊。懶能消俗累，貧且傍幽栖。
看日移花影，聽兒學鳥啼。無才甘老大，空費五更雞。
老至柴門裏，時艱杖遠遊。苦吟消永晝，野步送閒愁。
落日蒸霞散，微風屈草頭。林泉今夕好，衆鳥亦忻投。
悠悠三竿日，澆書愧獨醒。有孫羞餽白，無客喜垂青。
燈籠飄黃蝶，煎鼎足紫萍。鄉人不好事，閒却子雲亭。
遲百當溪生，殘沙印屐痕。岩巖晴半壑，樹老露全根。
百前直澆馬，留春莫閉門。日長閒不耐，隨意倒芳尊。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五

際恒堂

上普山

山缺露人烟，幾廢傍熟田。燒殘楓欲死，崩後石猶懸。
幽徑聞樵語，披榛畏虎眠。野藤無意緒，當路自相纏。

東岩過王敬敷辟兵處

孤岸原同癖，招尋匪易期。攜筇扶末路，問字補前詩。
老雪凝成石，輕烟散作絲。莫嗟長守寂，好共問幽奇。

春莫

遲日眠猶懶，空山客過稀。茅亭醺酒坐，樵擔束花歸。
燕習前春語，烟銷別路飛。明朝已立夏，猶未解冬衣。

納涼

夜坐冥琴動，秋河坼彼蒼。得雷星露影，漸覺枕衾涼。
石作幽人榻，螢如熱客忙。坐觀微物性，靜躁本殊量。

秋夕

新月照籬缺，涼風撲壁根。倩人尋酒舍，抱病倚柴門。
雲氣當秋深，蛩音會夕繁。此中無俗物，幸不累詩魂。

清男

兩度移居未獲全，孤心冷節倍依然。花殘風雨逢寒食，
人老戎戍異舊年。溝水碧分原上麥，野蘿深遶屋基。
門前一春農事徒閒說，十畝猶荒負郭田。

歲暮寫懷次高季迪韻兼和父韓介中

楚詩紀

卷之一三

國朝

五

際恒堂

萬斛愁成此夜長，覺來有夢入何鄉。殘燈落葉千林雨，
冷快人一盞香酒至。但知吟屈宋，徑開那復過。
求半岩花潤草紛如許，不解勞人百結腸。

兵後過栗園訪陳五王介中

河山破碎總滄桑，猶復騎驢問辟疆。半夜烏聲懷故木，
一堆馬骨補頽牆。鶯花應作先時業，詩酒仍餘此日狂。
獨念元龍豪氣在，更於何處置匡牀。

肥城雜感十首 錄四

餓鶴胡爲托市廛，食爭雞鶩感今年。有妻望海東方肉，
無客徒臨子敬園。比戶自多清酒，酒探囊終少賣。
文錢盡食雞小，寧非悲烈士傷心在一簣。

什一何曾讓伯龍徒令山鬼笑儒宗沿牆要害蛛爭
網委地膏腴蟻亂封山郭但思游汗漫登牀已覺睡
疎慵夜來叉手頻迴步數盡空堦石幾重

郊關亂後滿溝蓬殘壘高低戰骨叢新故鬼難分大
小去來烏幾識離離彩幃飛鷗淋宮外華表荒顏石
馬中醉裏登城閒展日子山哀罷起悲風

欲焚筆硯久躊躇何事雕蟲不壯夫老去文章商賈
笑賤來姓氏里胥呼愁埋地下應子家影勸燈前只
一盞漫道故鄉非作客離家十里卽江湖

落葉二十韻 錄四

消受衰林幾夜風凋傷那復耐寒空殘陽敗寺僧歸

大邑詩紀

卷之二十三

國朝

二

際同堂

處冷雨幽齋客夢中晚起朔吹同寒雁曉沾霜影覆
堦蟲秋容歷亂誰收拾無限離愁付轉蓬

極目蕭條侶伴稀情知近日守株非琴瑟逃草澤匪亡

命湘入蓬蒿總息機結果因緣成解脫步虛形影不

痴肥與來得借迴風便又向孤根打一圍

野性枯禪只愛逃劫來拂拂收清操荒池不蔽茅容

雨寂寞偏尋仲蔚蒿厚在泥塗誰引罪得依淨土偶

然遭故園老去終無賴減却寒林靜夜寫

只將芽蘗待春光拋擲從人底事惟應念相於徒自

守如何雨雪不同行全戶盡解殉蜩甲一肯能紅紫

解簪選昔榮華竹夢幻空令宋玉九迴腸

卷十二

卷之十四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成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高寫字處厚孝誠明經

鄰人送酒

朝來土脈和龍麥都成汁強地平磨塊殺神當雨淫

料而五稜人我欲相得同人作新釀暇日供緩急

詩記

冬之一日

國朝

一

隱桓堂

東門破成巷花徑穿雛鴨豈不欺喧爭貧家那深幕

竟園摘初莧狼藉盤餐亦萬端亦何為晚食三舉白

陶然真趣在不穢亦不曠回首三十年貴賤同歌泣

人生如寄耳誰能計完缺鄰人感我言愛我稱狂客

手持一尊酒呼徒來共集

守寒傷人情涼薄端居均恐友戚既罕到門豪

客辭倚獨貓犬隨分依人不忘其上紀貓犬

節

百吾聞德操不以貧薄二家合有無中微涼驗純粹

欽哉笑曾期旦晚有鳴思或以山水糧而作妻兒捕

鰥茲英者流不敏浮萍積世出世間人不可等類類

則知高遊心煩蕪不能易洒然向無知嘯咭竟焉出

笑彼叫囂耳慨慨正無次如屬與西施不知其所售

自愧頑民舉勿以勞深枝相軋亦何窮笑談雷雨至

湖始水波瀾層整自湖至郭寓目寄意放石徑

鏗音節挺然君子不遇宜如是矣紀冰

寒起鑑湖光波瀾方肅肅蒼茫一吹風雪氣機憑所觸

嚴霜與月色淺深相倚伏月色一掃不苟端然湖上宿

清鑑集明咽四野但移穆豈不似寒威門亦有微淑

明發本與刪鬚眉印幽衡可以況性情無為娛耳目

終日放浪形孰知其所蓄

聽松閣和石霞聲玉

楚詩記

冬之十四

國朝

二

隱桓堂

別我無十年讀書最宛委淵鏡和澄摩神明出其裏

嶽仄走驚霆百川灌秋水天根一線白擊浪五千里

為山為雲烟舒卷成一紙不識其菊等焉知餘可鄙

火穴與神卸剝落人間字巫峽黃牛日夕至濂澣

豈必洞庭波方思壁壘望空庭不言思公子

好音到雙眠嚮隔長星幾鞭影特導師如猿不忘起

我所忘機人相顧類如此結言乃前路神聽寧疑鬼

牀頭桃花瑟瑟暗朝几

高觀晚眺

嚴推不多西爽來無際斗垂天小樹檣槍共指腕

數行過賓入座間嘹唳老我者百年不破雌黃翳

我本田間人終身守一藝農御趨一趨步步如龍引杯戀良醴拂拂撲衣袂陰晴偶然爾莫問來朝杜陵語丁寧春畔難再戾家庭至樂事豈啻嘲爾兒女常更飽跋踰論文細東海化為膠太山可不弱月上與山連排闥來真契人生豈不勞即景多所滯

擬古八首 錄三

春曉日漸永殘月無停流開軒翫物華濁酒延高倚對論山月高黃虞儼可求烏雀爾何知惜除爲我留抱璞有雅懷寧石不爲玉石老在空山玉累荆人足阮公至慎人勸進無辭辱本不謂王侯何由別芳賄猛虎饑深山騰土氣不飢一受黍餐恩重頭頻大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附錄

蹈海尋常補商賈事則耻片語被新垣魯連天下士

謁岳墳小飲湖心亭晚歸

壠樹日將午高岑遙可望肅肅逼岩垣亮朗通青嶂湖游事未成夙心撫遠訪荒邱罕人跡踰路驚獅象垣衣歷虛幌官默豈意匠豐林作新霽清响接悲壯到門理腸胃心口擊庸妄徒役肅儀刑威神或不餉趨承凜提命鈍根方一創仰眎公眼光眈眈猶北向千載美人顏猶拜忠魂貺忠肅忠烈問百世堪相傍不知何膽識範金鑄奸相未成思速朽屢撞根無恙衰服表泥沙日月臨其上遂令金受屈顛倒失憑仗公則俱不知與湖等烟浪北轅旣不還何心籌策葬

向令死沙場或但稱名將迂儒重行權安知公所向時見採蓮人密葉通幽唱涵涵沐平遠寥天精魄傷夕陽杳欲歸烟嵐盡殊狀遊人爭暮還剩我開敦杖披衣入翠微及此納昭曠

咏懷五首 錄一

春風好息機艸木隨我長黃鳥遑遑飛林花間俯仰嚼食無恒情時時虛自癡噴峰負岨形熙景不可止已辭人間世莫作徘徊想

讀史四首 錄一

吾聞嵇叔夜自云養生好卽其著養生遂號爲知道至人無死地非爲潛身早但恨東市中無以清懷抱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四

附錄

清明前三日小雨催農家看水

自然村務熟漸到老農心豈肯謀生拙都關學道深麥田低處足秋水細流尋如遇杜陵叟傳吾卜築音覓仙水

憚昨來差早不逢花發時侶因白石淨韻共冷雲宜肉食謀應拙烹茶人自知歸舟秋水重心不厭離奇徐公卽席爲凌雲子改字負千重以佳律次韻

賦謝

頻年南北路五十始生兒豚犬曹公誚梅根處士詩天心寧有勸春力本無苛衡口燃鬚句真堪結主思

濯垢師南歸見過

不覺歸牀臨君來共一隅楚驛無客請吳會有雲孤
報母金剛力承師天目劬七年湖上路細雨達吾廬

久雨二章

策杖來泥淖朝榮有桂叢垣衣軟綠字屐齒亂青苔
風靜夕陽出池渾里井充鄰花且莫放留待看花翁
晚晴天可必雨歇更舒眉長醉亦非策孤筇聽所之
柳栽新綠覺竹圃宿烟遲遙愛青山色微吟暮靄時
小暑田舍閒蟬

良苗知節候原隰報勻勻晨雨失村曉秋蟬噪暑新
耕牛欣有侶呼馬欲誰鄰愛水溪邊立寥天聽最真
江城偶寓和蒼其灰路韻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五

康熙

晚照還多熱秋蟲撲面低眼光牛背上溪語鳥聲亮
青笠方垂釣黃花且杖藜斯來江漲落獵穴未應迷
息心真閉戶無事日重關祖德天難問兒才遇豈怪
芙蓉依水放紅葉向人閒爲有看山約門前數往還
酬竹懶師

分得晨鐘覺無嫌市井餐活理奇節易死護未流難
孤磬空中答諸天地上看嶺雲窺玳相乘月到蒲團
穀日

入春人事少山侶訊時愆穀日陰寒氣新年雨水天
梅椿花磊落烏陣暮迴旋猶有餘生在南山種豆田
金山禮坡印二公舊像

簡籟寒俱盡潮音撼石巢海鷗皆靜對漁牧有神交
遠岫來江浦蒼藤上竹梢便令孤達意臨水自誅茆

舟夜寄頌方中

舟泊懷人路天涯仍風興交寒開厚道門掩類高僧
江游閒頻出山樓勸再登遙知詩律細不任放思增
送遊上人還黃岩

上人聞久客到處種青蔬不厭饑寒色寧慙漁牧居
來朝經海路一夜竟殘書自顧衣珠近松臺月出初
出關逢楊大復

習懶久成世深山艸木容虛堂時獨臥竟日對長松
僧到應扶杖人來喜說農偶然久步外得與阮公從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六 康熙

春夜

是月皆堪對春歸竹柏天笛聲向彼岸花落到尊前
茗飲慈親待詩牋稚子傳開圖依澤畔青艸自芊眠
南康城樓望五老峯懷王子雲二首

且不登山去對山讀我書萬重秋色裏幾道瀑泉疎
禿樹分新月閒雲入晚鋤灌園生事足隨意摘青蔬
爾住匡山下依人又幾年愆期今日雨難問舊時天
唧唧聞鄰砌峯峯當我前持竿向秋水紅葉欲嫣然

除日從三弟園移梅
夕茲遷汝去已是負初心微雨上高格危枝動夕陰
冰則不礙冷桐橘自爲深眼看春風近吹成花滿林

得振叔書却寄

路穿穿隄柳春風上酒帘
香尋不出新鳥語來恬
坐向曉思闌書貽幽事嚴
仍將隔歲夢隨爾到弁橋
還村

四弟病中

幾日去村巷田園喜既霽
東花香過牖窗影綠齊檐
遠望山雲發近看野水添
農人商歲事瑣瑣未爲難
三人兩口至傳爾狀依依
半榻坐無幾一甌酒尚稱
寒暄親念苦風雨獨行遲
正待節遶菊應隨鴻雁歸
草堂成寄付心若

冬在遙遙一碧荒
栖神千古賴窮鄉
徑將勇猛酬元

化酒有開心付仲堂
天色暮能同柳質
鐘聲濕不避
橫塘寒香靜對頭
顧舊寄爾疎衷問
澹茫

同馬秀才溪上

每聽疎鐘氣自平
况尋往蹟出溪聲
香迎鳥道穿流
細石入松風臥月
明鶴髮逐人心
事暮青竹雙汝夏
雲生暫令勞足歸
休日莫負霞峯採
藥行

浣花艸堂

三年長夕此湖光
更下依然澤畔香
來雁影侵寒水
碧歸鴉啼散夕陽
黃移書小力多成
担載酒何人徑
上堂問道挑燈興
不淺一窗聲响動
滄浪

卽席送陳孝先南還

長空浩蕩雁聲驕
歸夢應隨上下潮
更復何求山有
侶不能入座客無
膠乾坤萬里君行
遠意氣千秋古
未搖自是北山留
不得舊來猿鶴不
相招

次鏡月韻

十畝桑間共子安
奇書到眼袖相看
山中歲月青牛
老湖上烟波白鳥
寬百里冰霜歸竈
下千秋屈宋作
衙官爲留耕稼淳
風在憔悴亡岩儘
不難

高觀園同老僧小憩

老衲飄然古佛存
此君亭畔水新痕
未容斯世來青
眼只許終身憶舊
恩臘月不寒蒼翠
抱高軒無限夕
陽溫入林把臂忘
饑渴斗酒雙柑好
細論

將歸留別徐公

司業時時送酒餞
梅花留客便爲塵
青山捫風看來
翠白水遊魚不受
烟雁過晴空無幾
字雞鳴風雨有
三篇他年晨夕相
從處堤緣籬黃分
外娟

同鏡月悔人飲晚翠樓次徐公韻奉別

蜿蜒山逕曲如蛇
醉倚梅根靜不譁
旅雁湖中沙偶
跡寒燈客是酒爲
家月搖竹尾花陰
翠春壓墻頭樹
影差精鑒夜來逢
善本十年舍却舊
琵琶

自觀音岩行雲杜道中入郭

程纔二百接鄰封
絕景仙岩志漢東
雲入夏中峯盡
好瀑從雨後亂流
通不逢人跡村村
虎似與石言樹

相風爲惜早鸞山面轉可能搗到郢途中

訪居易先生貽二寶堂圖見別賦贈

白社匆匆見爾書高秋生事問何如同時病法都相
念別後關心自不除又是幾年春艸綠莫教修竹北
窗虛湖山落落堪中隱天放斯人一小廬

寄正公

溪流引到藥畦邊日簡方書三兩篇雨氣隔扉香息
息茶烟閉戶懶年年天寒湖北懷人路梅放江南知
已前最是一春情不淺碧山去後不留殘

唐懋載字補石仰陽諸生下筆無凡興
同邑車孝思好之成薦卒

周居寄懷修乘諸君子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剛焦影綠交沉說是身藏尚未深神錄有精難信
博遂初無賦解栖尋輕多始悔生前誤老到方思理

風心一月僧鐘聽易微空山風雨阿誰吟

戴祁字小宋天門人秋學工文思如泉湧復中興
以明尺行草橫絕一時陳子文高滄入不能過也

田園雜興

黃犢便青坂鶴鳴我廬及時出耒耜澤澤事膏腴
耕淺苗自稀耕深本自舒護膝識蒨淺澍雨應斯須
日暮臨清畝禾香襲衣裾陵倉詎足多食力用款娛

悼亡三首 錄一

惺惺雅初鳴窗前漏隨月心如千盤絲牽引不可絕

披衣涕淚零坐待月西沒月沒曉日升寒光慘不明
曲几發幽香清碧山檣檻鏡篋暗舊壁茵幃委流塵

木西巷暫別浙西關西二使君

禪榻夢魂清風雨歡讌好晤對絕塵器一曲清江抱
涼雲不久停雨歇波浩浩一葉委安流兩漿掠荇藻
回望菴邊人悵悵立蒼吳此別已銷魂後別何山道

雜咏二十首 錄五

瑤琨有碧艸采蘋釀醇酒一飲盡三合冥然三句久
再飲二月餘昏睡無卵西幽憂不入懷得喪何由剖
焉能藏一碩足了三千壽願贏聊賦劉變幻付蒼狗
山中耕田苦境塲土薄培老特叱不前雨歇日向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扶犁過阪去牛背負襪袂春風光鉞秧轉眼禾奕奕
餉儘未及將官租早督責中男頗識字遣往看官冊

懷古緬陳留嗜酒復善嘯對客不關言誰能測玄妙

全身濁亂中放形時登眺高吟詠懷篇舉世少同調
清貧士之常柴桑世所稀田間問水聲蕭然可樂機

達生求長年拂琴更不揮中懷抱孤節命子邇豕韋

去之一千載猶如接音徽安得起之遊臨風重歎秋
笑人挾寶瑟清夜倚雕闌香風吐芳林皓月出雲端

操作鳳凰曲再歌行路難栖禽鳴欲遷蜩螗愁吟殘

相思隔千里含悲忽罷彈玄雲窮明河白露凋幽蘭

時節良易徂拂袖起長歎

登祝融峰頂

海瀾銀島窺難數沙界黏天纔尺五大叫魂飛聞闌
風掉頭衲染髮花雨

七首歌

北斗闌干霜月白主人酒罷呼高憤上客開械出寶
刀傳看摩挲聲噴噴曾發華陰山下土鷄鶴血淬凝
雪色晶苗月牙旋閃燦鵬尾電光隙相射堪胃直上
秦王殿避火空隨新莽席久混泥滓出何年神物遭
逢真堪惜鮫魚室繫文錦帶錯細斲珠裝百尺不向
塵世管碎仇還藏書篋伴仙客骨疎毛寒太息久義
氣相傾重把酒曹專豫焉古何人霜飛月落空回首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十一

際恒堂

放鷹臺

千山圍曠野突兀起平臺逐兔曾經此呼鷹不再來
旗支光杏靄條嶺影徘徊駐馬夕陽下荒林鳥噪回

湘東

湘東春氣早冬仲嶺花開霧青生萊溪寒白放梅
壤童歌且欵江鳥沒還來未得還舟楫等閒挂席回
水落

萬派纔歸壑危集理故林溼烟炊有玉蠹桐落無金
菜把蒙來遠精牀注未深菊衰時已後夏小正云菊
榮種麥時之

送半月師入吳

春江持鉢去自覺少叢林吳下藏名好岩頭燕坐深

倚籬晴窗初收磬夜長吟御座他年地還逢側布金

些菴先生返益陽寄懷三首 錄二

遊作迷山客歸爲洛社豪還家獨鶴語入軫一星高

雲度長齊鉢風乘百衲袍去來本無住日暮倚江皋

江北歎元老湖南返寓公芳洲嗟晚晚香草動流風

翩斂雲盤下心安露地中何時來給掃閒館待霜紅

月夜小集澹圃有懷堯草從弟

秋逼蟲吟苦今宵倍黯然村春來遠間寒犬吠荒烟

友老添支遁愁新到惠連月明看盡夜烏鵲出林邊

九日武昌寓中懷王斌繡二首 錄一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十一

際恒堂

蕭散樓頭雨登臨興亦吟成衣猶是客就菊更無家
酒債同牢落秋田各水涯新交君舊友歸路指寒花

哭從兄子宜廣文三首 錄一

一官柳水遠盡室去衡陽雁沒無消息魚來有斷腸

青醴添酒債白髮轉詩狂閒置孤墳裏牢騷氣益傷

病起雜詠六首 錄二

圍解孤城角使還絕微退得生同一樂病起亦悠然

馬齒重加長雞皮再算年不須頻看鏡豁達向江天

負喧深杜戶密竹送纔通潄否衣懸日煎餘鼎流風

聞聞牀下蟻行比境間蟲清畫多餘暇新添轉光功

贈東山和尚

行晴嶺畔聞香又向東山禮象王者舊欣逢高
袖風塵未許玷衣裳再來蓮壑重開而大索春花寧
似霜花集有春流水階前渾不惜一瓢乞與客先嘗

登嶽有懷

好臨渴日俯高松晴雪江湖夾萬重嶺微鴻稀消遠
聲洞庭花落散寒峯空樓閣芋還山客誰訪休糧飲
谷蹤尋事向夕長嗟猶望望漫教雲海盡心胷

獲稻二首 錄一

秋雨從新洗甲兵薄田依舊好冬耕山南東道纔還
節湖北諸侯罷請纓曉首晴乾催種麥屋頭黃綠下
霜燈莫嫌粗糲傷遲暮清得清開足此生

卷之十四

國朝

三

隱恒堂

登補山堂四首 錄一 時年

安禪散聖老閒心案上楞嚴已不精花底飯僧炊自
熟池前貯月汲來清十年高節標松桂百韻香詞接
杜蘅靜裏微吟度小劫爐烟一縷看簾榮

雨阻不得赴潯斯招和禹航公

漠漠江雲壓遠岑那禁風雨結愁心山城宿溜消殘
夢水榭笙歌遲曉陰懷縣開居聊可賦參軍行路不
堪吟花間沾溼終難好待報新晴著屐詩

悼亡三首 錄一

當年楊柳未栽鴉月下偕行到水涯病臥空堂人去
久怕尋踪跡認春花

題畫六首 錄一

白鹽赤米樂衰翁雨過蛙鳴近竹櫺啼午乳鳩門未
啓應無徭役到山中

立春日禹航公枉駕草堂

柴門傳喜憶車來滿角寒梅火急催人與春風同日
到花隨明月一宵開
羅世珍 字以獻號魯峰漢陽明經有鏡堂書屋
南三吳諸名流多題咏詩文曰鏡堂集

山居

山中結茅屋僻徑遠器塵白雲留戶牖碧蘿空磷磷
洗竹情多逸看花意自新舍見荷鉏月時歌澆酒巾
卽事搜奇字因端竟古人觸目無窮趣天地豈私貧

楚詩紀

卷之一 四

國朝

隱恒堂

在夷伯通廡何如王翰鄰數楹分讓樹與共鹿門春

喜雨

五月枯旱烈秋陽平疇望盡艸欲黃倚然北風送晚
涼遊雲變作仙衣裳騎龍叱電山之陽奔雷擊雨到
石牀須臾原隰起蒼茫漢澗壑溼飛揚水絲滿坐
列羽觴檐花清潤皮餘香舊田麴蘗足秋蕘何事崎

軀遜阮康

春望

豐砌繁新綠桃林裛曉紅去年雙燕早隔水百花濃
頗羨岩棲僻如聞杆軸空鶴糧思二頃勿負此山翁

王次與招遊秦淮

同黃俞邵楊旭方蕭
文遠熊元猷李仁熟

不盡臨流望古情西風畫角起秋聲并梧葉向銀牀
冷岸菊花搖玉露清賦似蘭成猶作客舟從桃葉尚
尋名江干鼓吹連宵發也許新詩滿石城

送丁勗菴先生遊衡山

易菴錢

柳館征帆霧幾重江臯艸色似春濃雪消湘水三千
里翠瀉石山十二峯想到烟霞供嘯傲自然雲海盪
心曾歸來試述登臨勝我亦棲真策短筇

烟霞樓真
俱峯名

江上

雨過吳山秀帆來越嶠青江門吹笛罷歸夢滿離亭

秦淮竹枝詞十首

雲關水檻暮烟生露溼荷香月最明那是莫愁家住

世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處菱歌唱出兩三聲

獵騎城南魚服弓彈丸飛去盡樓中疎簾挂在垂楊
裏慣自開門掃落紅

鍾山日落接昏鴉鴛瓦琉璃滿狹斜三百年來成底
事行人但說後庭花

露溼釣林笋正肥家家買得半籃歸藕花沾酒鱖魚
饌可是能消婦子饑

翠幌青槐面而風涼篷艇子碧波中當年長樂烟花
盡猶剩城南半夜鐘

驟雨花香幾點消白門疎柳見纖腰扣舷野步尋烟
去風滿朱樓月滿橋

青樓長日捲簾斜曲徑蕨蕨鎖碧紗桃葉已無休問
漫行人橋上看榴花

桃葉渡近
說石橋

俱飛燕子烏衣巷細落閒花朱雀橋六代興亡今古
恨秦淮烟月幾能消

幽樹涼生赤石磯長干小艇漸催歸誰家簫管吹明
月倚欄離闌星宿稀

晚泛清尊捲綠荷城頭畫角夜如何而今商女皆知
恨不唱臨江玉樹歌

秦淮後遊竹枝詞十首

錄六

柳絲閣外引珠襦梧葉關邊响轆轤白苧一聲歌正
好吹彈還是舊姑蘇

世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一代風流歎絕蹤留賓無復舊司農半生明月秦淮

夢付與西州一樹中

謂周樑園先生子善有秦淮竹
枝詞先生於幕中諸子南和介
書為題半生明月夢
秦淮之句於冊端以贈

王鈞犀細半塵埃蘭砌芝宮久折摧記得秋風淮水
上當年燕子更飛來

將軍出戰競吹笳艇子闌邊亦載花昨日水關容易
過今嚴猶得少喧嘩

書聲隔岸映槐黃下第盧仝只底忙宮錦行家雖見
慣如今花樣果新妝

死事劉公近已傳河房易主更何年只今鈔庫街前
過招作旗亭醉客眠

送夢懷弟先赴秦淮寄舊寓主人二首

幾年不到舊河房試整蘭橈上彩航難說此中清絕
處水蠶絲外藕花香

錢撥鴟絃泛月波清絲裊裊吳歌竹枝幾曲軟場

遠休道當年人姓羅

劉效曾 字東皋江明
經官懷寧令

送別

分手長安道離亭非故鄉風沙騰朔漠戎馬半疆場
憂聽歌聲促愁看舞袖長送君傷老大意緒轉荒唐

別江非諾清風書院

握手方城五月初清風吹我日徐徐逢人何敢評高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七

際恒堂

士對子真如讀異書南國故人多寂寞漢江秋浦亦
秋歎君家舊有離情賦莫寄咸寧老蠹魚

舟發淦水寄梅人

江天一色盡朝暉指點舟行入翠微潏潏魚船過夏
泊翻翻濁浪下京磯羈愁又逐征帆遠鄉信常緣客

路稀只有塞鴻行陣疾霜毫頻寄莫和違

王戲山雪中枉過

竟日淹留日雪寒腐儒相榻總相安非同杜老能來
客自是嚴公禮數寬

朱士尊 字伯宜
昌明

寄江陵寄莫大岸

策杖欲何之幽尋亦已阻結構在讀書奔逐此今古
漫漫夜初長積露漸成雨暗壁咽淒淒挑燈簡樂府
寒烟冷茶竈有泉皆如鹵

謾園分韻

南郭園林好渾無剝啄聲入山誠稱性諸俗見深情
堂藉濃陰暗窗分落照明翻憐縱眺處十載未春耕

鄭師廉 字鴻雲襄陽
經官訓導

向毛子霞先生遊章華臺有贈

弁洲不作中郎在風流韻事空遺响宮井漸湮臺址
隕居人過客嗟榛莽毘陵一士清以孤著書未改舊
頭顱擔簦負劬作楚客來問章臺梅有無我亦鹿門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七

際恒堂

踏雪人偶騎羸馬逐風塵班荆古道開口笑五年不
見情何親多君意氣饒軒舉漢陽晴樹借百補摹取
峒嶺峯頂文直將龍鳥伴鸚鵡勝蹟與衰良有時楚

官遺楫已無枝憑誰更試補天手莫使春風怨別離

李可城 字衛公湘鄉明經工
行草若如山堂集

陪鶴山先生遊望南芥

曉隨曲徑入招提夾道青松遠望迷墟勢高標幢影
外鐘聲遙渡浦烟西花間把盞行野好竹裏聯吟白

日低往事不堪重記憶浮湘亭畔柳妻妻

龍士林 字簡劉端士

華筵高敞聚冠裳賓至號呶到夕陽莫怪劉伶終口

醉多因李白一生狂縱談有典深杯好驅暑無方亦
脚涼歸路更逢僧共語月林清影足相半

左史字明齋

移居

陶公昔移居所志素心友抗言賞奇文疑義相稽剖
所以安做廬晨夕樂飲酒今我亦南來鄰曲無其偶
析此山水情悠焉林與藪有池可以魚有蔬堪適口
得意人不知機息學園叟

壁月

殺氣暗黃昏月明光慘澹旗影靜無喧鉦聲聞夜半
人將氣豪雄嚴更以待旦豈無帶甲人臥月起長嘆

楚詩紀

卷之一四

國朝

上

附作堂

倒作

種瓜荷池畔瓜密荷葉稀蔓葉相互蔭下有雙鴛飛
時至物不乖瓜熟蓮子肥相與爭氣運人事亦安違

湘江秋月分韻得影字

對月泊平沙月明舟亦靜洞庭氣常肅不秋意先凜
况復月露深此際生微青暮烟起野汀迥然上層嶺
不知何寺鐘悠悠度松影初雁甚分明聲光忽遠隱
水月淨秋容是誰得孤領

閨夜

高閣陰先待殘霞落檻明靜能銷物累感不為情生
竹影搖燈影苦聲雜澗聲幾番清夢裏天籟發孤鳴

早發自藏仙嶺行濃霧中

曉起失峰秀渾然瀟氣中物情皆澹泊身世亦鴻濛
深石方知徑臨岩始辨松仙家原不顯旋復隱琪宮

范秉秀字明經桂

十六禽言錄六

布穀布穀山頭日出驅雙犢老嫗攜壺具健忙不向
田間向山麓官田稅重迫呼速布穀布穀
婆娑餅焦婆娑餅焦無以哺兒兒轉轉那得金飽油
晚景連年歲事屬空枵嗷嗷八口望青苗婆婆餅焦
婆娑餅焦

脫却布袴脫却布袴民間襁褓何堪說一年辛苦又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三

附作堂

無秋盡人官倉猶不足五袴之歌何日作脫却布袴

脫却布袴

泥滑泥滑泥滑泥滑青鞋布襪泥中拔山昏日落苦蹣跚
肉綻皮破霜又刮行人萬里真愁殺泥滑泥滑泥滑泥滑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何如拂袖歸山阿豺
虎豈坐天初暮魑魅白日何人過腰上黃金有幾多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淫淫淫淫淫淫莫脫輕蓑與大笠雷雨垂垂樹葉翻

黑風成陣溪風急歸來空對牛衣淫淫淫淫淫淫

桃源

自昔說桃源肘腋生烟霧便欲學漁郎鼓棹人山去

今過武陵溪艇子堪洄溯山容殊窈窕飄然風可御
卽謂無神仙亦有幽人住野鳥自柯軒溼雲時布漫
古碣立道旁認取桃源路杳不見瞿童但見青松樹
秦人至今在呼之或出語借問白雲鄉可許同來寓
馬庭驛

樹開林鳥亂烟重野橋斜徑折多逢石香幽不見花
青山天際落白霧馬頭遮相顧魂宜斷無由覓酒家
宿鎮遠府憫水災

漲合千山雨狂瀾洗石屏人甘居下溼天豈厭生靈
廬沒炊烟絕魚遊水氣腥高岩投宿處野哭不堪聽

鵲鵲寺

楚詩紀

卷之一四

國朝

三

際恒堂

野寺開靈鷲到來人境分幽花盤瘦石疎磬出重雲
山翠濃如滴松濤遠更聞鳴禽留不住回首但見氣
遊雄川開次永公韻

羣山奔逸響片塵拂秋光江上愁心遠雲過客路涼
刺桐欹水艷野稻過船香候月遲歸棹清光下夕陽

天生橋至合江鋪三首

錄一

曉發龍關路蒼山雪欲堆江花明谷口海水落雲隈
壁立無根石濤飛不謝梅石梁浮動處奇勝擬天台

沅江縣和張鴻伯原韻

魚牀侵邑聚蛟室任人家國課江多網田租菜早花
茶烟生楚竹野飯飽胡麻水霧空濛外孤橋下暮鴉

荷口次韻

不作西南客郵書應到家問愁生細艸鄉路出長沙
白首春花老歸心暮鳥斜已知栖息好何必向天涯
望嶽麓二十首 錄三

衡嶽開千嶂茲山列附庸炎天籠紫蓋冷雨過青峯
禹服神功遠熊湘王氣鍾欲窮南楚勝須策最高筇
嶽色千層碧透迤見一支紫烟鶉首落綠樹橘洲移
花冷湘娥泣江深屈子悲何當聞鼓瑟更讀大招辭
恍惚神龍躍遙看天馬奔烟流湘渚白翠落洞庭昏
滿壑松杉靜層巒波浪翻飛岩堪縱目直欲躡雲根
西平

楚詩紀

卷之十四

國朝

三

際恒堂

輓轡關前夕照西微茫黛影遠峯低黃花有淚逢孤
驛紅葉爲村隔小溪獨樹烟寒鴉亂噪荒原風勁馬
頻嘶故鄉千里無相憶酒幔青青且共攜

將遊滇南與袁大若仙言別

別陽如許莫重陳酌酒寬留雪夜春雙劍三年今偶
合孤筇萬里復誰親天邊黑水尋猿窟客路青山任
馬塵待寄草堂他日夢深杯絮絮總沾巾

客無棣同顧輝六遊天齊觀廖鍊師靜修置酒

閣上

爲溪真栖絕點埃通天高閣迴蓬萊陰陰柳色長隨
同灼灼桃花別路開風搖浮雲空漢壘沙蒙落日冷

秦臺登臨喜共東南客無限鄉心付酒杯

遊羅漢岩懷古

壁立西南瞰大荒參差樓閣嵌青蒼
清山風雨重遊迹萬頃烟波舊戰場
金碧闕文移漢史清虛避暑說
梁王瑤琴一曲諸天靜頭覺塵緣裏忙

曹溪寺訪優曇花

曾到南華地親瞻大鑒龕名山藏舊跡絕域見優曇
大吹孤僧出松吹萬籟含讀碑捫碧蘚倚石看晴嵐
客澹山容媚霜輕樹色酣菩提無相覓妙偈何誰參

衙輝登望京樓

邯鄲依舊夾河東洛府銅駝泣露中
遙望西山雲幕

楚詩紀

卷之一四

國朝

三

除柳堂

巖不堪惆悵立東風

由白岩過定西嶺憩胡家寺

山行半日少人家路出昆彌古道斜
赤佛前墻野寺白岩深處看梅花

詩紀卷之十五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叅訂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舒逢吉字康伯廣濟明經

九日飲山長齋頭

馬聲嘹喨過西樓今古長安我獨愁
磨折不趨丞相府淒涼偏感故人留
頻斟綠蟻凝雙眼誰把黃花插

楚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際恒堂

滿頭取醉莫嫌歸路晚一鉤斜月正凌秋

袁旦字枚菴東陽明經

賦別毛子霞先生

商歌拂劍橫秋水浩歌君向雲山始
丈夫行意去來蹤豈效平原門下士
江漢東連震澤波鹿門樹入鄧

門多翻因作客頻相對候任扁舟去
則那庾公見月同登處疎雨梧桐相
憶何

于公紀字容明善化明經官長治令陞刑部主事所著有吸紫樓集

望嶽

絕壁俯衡山倒挂天之肘每窮飛鳥力
但與白雲友安石展危哉昌黎泣下
否余將擬縱遊問天一搔首

雨宿中山寺和周司李韻

次第探名勝蒼烟四合來天空惟見
霧石洗但存苔野鳥穿林喚岩花趁
雨開中山假一寐喜作白雲猜

客嘆

走馬勞勞客劍橫韶光回首昧平生
時逢靜夜驚人影獨步深山看月明
歷盡江湖千處險空餘貧賤一身輕
如今首蓄寒風味誰信先生不好名

林之華字伯湛一字果存長沙籍黃岡人明經

於忽操

於忽乎不可以為其又奚為魚暇離
水澤兮安歸蛟龍失雲氣兮安依玉
鶴列樹黃雀盈畦金丸不在手

楚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二

際恒堂

利器已失時毛髮容易變那得待斯
須登高山涉大谿僕夫况瘁眼迷離
既東望復向西天涯寥濶道路後遲
美人隔絕寄書稀盡苦短夜苦長磨
舊墨見新光齊純百八寫清狂勸君
莫謀田宅謀美酒待我歸時煮肥羊

艾如張

艾如張徧疆場羅能視羽能揚四時
既既物貴無傷黃雀語因羅不美爾
稻梁下者刈高者翔皇敬德極大荒
飛與番樂化光大可馬蘭為防將進
鼓衆成行艾如張

長歌續短歌

一、婦貌二首

小婦情思甲爲郎整髮與頭

車馬倚門怕客月人空小婦愛種相思取作琴瑟

大婦長秋聲夜半捉蟋蟀

蘇虎行

有牙爪上可爲虎有羽翼絲可爲羅莫辟莫羅

人可也

卷之五

74

三

陸恒堂

南嶽頂望日

論云：夫欲同耕七滿土者，當先無居士等。此

安生說：「奉教日亭時，湖西鼓下，日光之一
躍而足，踏鴻和笛，金長及許，翠嵐滄城，遠空

昔紅鉛細織者少須漸成圓體相對各見髮
髮以爲天此等略下平行里許反見黑掩圓

不山
天除
賦則
與祭
若方
工巧
作強
且信
請古
人

山前拈石打青天
白雲遊倦隨人眠
風吹竹葉聲處處

笑眼雙瞳不肯花
榴花菊花落衣邊
短袖穿雲當

永乾老僧持咒山鬼魅古井肥虹搖頂斗守泉龍王

伏波龍沙驍騎兵
臂龍鈞臂嵐填路
烏雞通夜千難

彭江賊中治氣暖如烘方圓無定指中敵賊

猿眉虎兇驚山下城頭報四更祝融頂上烏吹笙思
人無言兩眼瞪

紅雪社成東諸子

杭源羅耳臣江陵王季豹邢陽申季慶潛江
劉阮仙湘潭謝龍王陶魯王寧邦陶仲訓攸

水剗杜三長沙鴻儒公同集
秦淮暗大雪庚辰人日也

楚雲倒覆秦淮綠
梅花照眼催殘燭
遊斷春絲新柳

烟三五才人未敢續女郎箬歌喉欲倦雪花侵鬢飛

成片嶺和人日少陵詩被却拘尋歌園窮吳聲暫歇

楚聲起。雜擗雙環。不可止。吳女。醉後數楚。男倒履橫。

第十六子

再登采石弔李白

楚詩紀

卷之五

國朝

四

際
江
堂

千年共泛此扁舟
遊子懷深正早秋
落葉雨番催客

賦層雲。口尺護僊樓。君歌以後孤。明月人想從前拜。

翁表牛渚佳期難再得愁無犀火燭江流

與王子雲同遊

道還簡朴易相親譚笑知君學古人聖盡風波生感

鹿題成雪草見精神
禪心異日山嵐夢
客思今朝淮

水身我里桑麻惜孔疴問君何日剔荆茶

它氣充斥親友等落且
雲不勝走人留戴之感

聞兩王將北上草此慰之兼柬阿郎孩兒

友誼

離騷 卷枕頭眠雨也 靜中聽杜鵑怨女豈真顏

浩空開自覺歲時愈萬樓作賦推王粲玉樹登壇看
謝玄正修還君又出才名復落鳳毛邊

同林茂之觀漲

清風穆穆泊淮涓綸似當年讀子詩五月收濤原有
木百年增站自無私晉安典則傳騷雅赤壁兵戈賤
賦詞悔鶴我家成舊業孤山待爾復何疑

同李用雲白燕都還白下計抵滕半載適余先
解歸纔因爲留別

隔入樓遲念舊衡夢中汨水采蓮聲路經青充多禾
黍客歷冬春畏雨晴楚壁別無勞問價胡梁碎反得
成各董風送有貽潭信報道蘭芽出土菁時荆雲得產子家報

述詩紀

卷之十五

國朝

五

蔣恒堂

泊匡廬僧門人劉長人

相思千里嘆羊腸孤雨孤燈遊子忙譚笑無人同閉
戶文章許爾獨升堂名山雲濕僧房得古驛風吹馬
上霜歷盡交精念筆墨踟躕不忍上胡牀長人居平江大辨驛

文德橋懷仲止欽明兼念玄王天植

明珠作枕臥漁蓑秋水兼葭動碧波阮氏落笭維竹
葉蘇家詞賦滿山阿幾番月夜琴難就總爲湘流人
奈何攜手入關應有約王筠高處看婆娑

平湖野望

薄暮平湖野望宜雙柑有伴聽黃鸝忽來遠客澄江
句正值鄰家漉酒時烏鵲領巢栖樹早牛羊戀草下

山遲眼前一幅真圖畫付與丹青總未知

春日

靜裏頻驚物候移正逢鷹眼化鳩時裁藤作杖穿雲
立削竹成簫帶雨吹衰瘦對人稱有疾饑寒閉戶學
無爲晚廚那得黃芽韭坐待枇杷月上枝

同胡伯超過福廬寺見院棟顏廢羅漢露處感
賦分忙字補錄

竹葉啼蘭氣閑藏覺還長秋空雲力澹雨洗佛頭光
鳥鵲歌金呌桐空吹古香殘碑沒句讀孤月到禪牀

詩僧洗衲索詩

身在高烟泉裏行皂袍塵氣等閒清不須再剪白雲

述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六

蔣恒堂

補帶上奚囊分外明

故里孫和王王維周以漕務來潭因共舟夜話
同溯湘流素練高蕭蕭王事賦賢勞霜侵白月吹離
思十載鄉心換鬢毛

過三沙磯塔懷寶藏

芥子須彌藏裡身空將木石壓江濤曾從阿育王家
過舍利雖多不救貧

王承時

字象先麻城明經官西寧令

公無渡河

河水深河水長公若渡之河水茫茫欲渡不渡公心
張皇我思公張皇我心慘傷

金陵紀勝謾成十二韻

超奇恒勝地過此自心雄
步舉遲明月巾揮快大風
雨花催疊鼓桃葉爛浮舸
路楚分湖會泰燕合騎通
護山多向北泗水盡歸東
路古懸崖竹亭虛夾岸蓬
燈魚來嶺半開網撒湖中
露濕將沉日雲凌欲斷虹
驚鷗翻羽白荷菱綻葉紅
暮渚牛環塔涼磯燕連宮
落清酒明洞霖沛望天空
悟處何臨眺行歌且韻工

題楚姬畫

良態溪別洞天台閣毛周
不知年故山圖出腸應

詩集

卷之十五

七

陸

詩所役漁翁上釣船

朱日清明經江州司訓

和韻答謝官座

居士發楚岸餘音動下里
一洗梁陳暝洋洋白盈耳
我本悲蔓草對之益念爾
驚鴻旋學屋清風四座起
微寫瓊瑤意悽愴愧名紙
感此倍綢繆江東春樹裏
題見心弟四經授司訓未仕

失題

瑤階流影碧任隔水晶簾
理照井同暗全生不近炎
心難秋草沒先片薄塵霑
絡繹啼方急遵時在守潛

詩集

訪隱山師於芭蕉寺

山裡尋山烟樹昏
綠天深處一庵存
石頭路滑寧辭杖
王版枝橫敢叩門
燒香悅禪誰解味
聞得座已忘言
焦心不惜層層剝
摘向機鋒舌上翻

咏雪二首

蒼然夏竹雪纖纖
夜靜敲窓勢更嚴
可似落花繁舞
爭如絕幕沒飄飄
寒猶骨立傍橫
徑淒不似啼雀
到看一卷新詩吟
老子呼兒起踏
數峯尖

千山何處覓栖
栖寒崗長安載
酒車坐笑先生
孤閉戶仰觀空際
掇飛花板橋路
漫隨驅蹇步店
烟沉莫問家
獨有蒼江垂釣
客笠裏了了生
魚父

詩集

卷之十五

國朝

八

陸

林宿溪掃月蒼苔
翠屋無多利裏
幾豈為蕭山經
一郊只今黃葉
獨疎光

揚口

和韻

雲雨催春種
山田急早農
麥花翻細浪
水草沒高塘
碧苔鄰人桂
香聞野雞
春但求征
銀息即此樂
堯封

和韻

蓬蒿生處
正陰屏
清簾細竹
透重幃
嗚雁信
哀殘月
角過金陵
更約
飛雲前
步前霜
欲落烏衣巷
裡客思歸
醉中吟
敬泰
景漠漠
烟花艇子稀

雜賢曹金

前司李蔡江門當獻賊至日武弁尹某運降公
督戰不屈被害其從者凌國俊等九人從之
死追紀以詩

妖星臨澤人股栗賊將迎降前屈膝公獨誓與城存
亡結東乃刀紅貫日延與不死爭汗須能得死所爲
真儒田橫有客同死義重何惜尺寸有入生亦各
有懷抱可降疾風摧勁草小人有母藉君傳得君復
幸等鴻寶君不見箇生人承草木腐惟此名節流傳
千秋復萬古

余國樞
字子厚
廣東人
官至
廣東
巡撫
可馬

坐竹

千尋空鴻影一翠出林端露氣光猶濕風吹憂亦寒
閉禽窺倦客落葉點斜冠耳目唯吾取此中天地寬
觀松

前時無年歲人雲几幾重雨過秋一碧濤急鳥來衝
露葉堪棲日奉枝欲開龍高心看衆木小大白相容
夜生

夜安疎人境捫心問所安月高花鬼瘦夜間竹聲寒
微靜豈先噪得聞天自寬寥寥爲傾影龍上一燈殘
下映

蜀地前朝盡自巴一下
疑眸望欲開片天缺處見遠

昔陳中丞諸黃差堪辨狂瀾漸欲迴當年銷鑿力獨
具鬼神才或有黃陵廟相傳
此與爲神所開

過沮水

古道臨橋曲荒郊觸旅情竹殘石可語秋到樹多聲
曉蝶迷寒柳倦鷹戀暮城朝朝車馬地餘得水猶清
渡河

驅馬黃河側紛紛競渡聲洪濤搖遠岫落日照孤城
伊囉澗中急蛟龍怒不平幾時波不動天意息蒼生
從前已渡河宿曹家寨

得岸五仙喜將軍劍氣雄長堤踈柳上矮屋暮烟中
馬休休車馬加食慰僕僮朦朧歸夢醒猶自畏西風
走馬可紀
卷之一五
國朝
一
際恒堂

晚宿尉氏

片石差非問草山夜色盈行人收拾盡老馬縱橫鳴
月色荒城白霜明大地平柝聲敲歷歷百歲此中生
重過岳忠武故里

此地重相問依然一棹通嶺蒼知樹老雲白見山窮
浪小菱深處花殘鳥語中形骸原自放何必怨秋風
先人宦道數世兼嗜藏書辛丑予捧檄旌陽所

攜猶數牀許年來典書始盡以捧腹而笑安
肯薄我枵腹厚爾虛魚口去去行且不用汝
余是貧種也無煩我再作送窮詩

一官生計盡數世有傳書貧已留餘積人方厭蠹魚

終歲癡癡落半牀虛笑向青燈問窮應過州

樂城懷古

頽碑猶自說遺功晉國當時勦業終戰馬不嘶霜月
白落楓猶帶野燐紅千年鐘磬殘烟火一代勲名叫
草蟲夜色征人意氣盡荒郊何處吊西風

代贈

冰為奪潤水為清疑是飛瓊下王京扶起太真愁力
少却嫌飛燕過身輕歌來白雪無雙調彈得涼州第
一聲非是多情偏重色相看原自擅傾城

馮俞昌

字雲興興國明經官海昌令

秋望寄友

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士

際恒堂

看瀑峯峯迴幽踪過小樓屐隨諸習寂風送半園秋
湖海窺終古情文附疾流漁裝方野外雲斷蒨門

悼梅十首

步荆州太守袁彝菴先生韻

人門

頽雲粘草綠梅意盡全身已擬韓山石翻成鐵騎薪
為憐悲路客况是探春人江月滿今古那能不怡神

耿宗垣

字虎伯黃安明經官錢塘令

送別李名林御史謫知信宜四首

錄二

白獸樽前滿霜嚴對仗芬君恩存李泌臣節有朱雲
諫艸焚猶血桃花種亦殷西清帷帳在還望鼓鐘聞

國臣心苦離亭客思微豺狼幾道快麟鳳一時稀

柳映新黃綬塵堆舊繡衣艱難書可上壯志莫相違

孟秋

小苑新礪四壁清別離踪跡是三生奇情易極天涯
事薄福難消文字名邊塞寒催青海馬大江秋至武
昌城笑莫笑年時客風信驚聞舊樹聲

蔣大年

字少卿陽人順治辛卯恩貢為文高卓民和食力請於中丞袁公廟宇設法賑

濱江詩友

敢將春雨怨途泥山色遙憐望裡迷放艇烟花同泛
泛懷人池艸但萋萋怪從北地來鴻翻肯為東風逐
馬蹄楚澤山來悲帶客浮雲不散萬峰西

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主

際恒堂

唐時鄰

字欽子鄧陽明經官訓導

移石

莫眇盆中石能教仙吏求清如陸氏載韻似涇州浮
蓬島分身小桃源寄興幽迤移精舍內不為五丁留
近有紫

和車孝思先生寄古燈和尚二首

錄一

高僧如韻士未見欲開屏遲我溪三笑移君錫一飛
花須留菊看人自食芝肥聞道燈燈續何云今古非
有客僧侵注枝梢回漢陽時同車孝思先生漫

和

暑去無多日微風吹我涼砧聲分雨響客况近秋傷

醉看亭花落歸思曙色光郎湖三選在料亦計朕還
紫和尚自北江說法五龍寺

五龍移得上方幢引起遊人展一雙春信漸隨花雨
放寒雲空鎖舊時江

王鳴琦字小帶一字選隱號浮龍天門人以順治辛卯貢官靈璧知縣著浮龍詩草

青山寺老桂

老桂作妖態圓合不可識一身分二面向背各修飾
倚自迅雷震鬼工定其式霜皮裂復親戮力發顏色
其腹外面中其根仰而側筋骨了然明腐麟多年蝕
疑非人間種奇幻月中得老幹抽新枝榮依淨域
瘦師歷三秋香與佛相通古寺多遺踪此物自唐植

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三

際恒堂

色奇松翠需氣通泉消息荆榛護其旁巧將光怪匿
遊人探冥與紆餘難驟亟直堪三口憩坐眠以推測
湖上

竟陵城似海中洲歷歷仙居水面浮烟裏間簫天上
曲雲邊露寺畫中樓菱荷有徑通游舫鷗鷺無心逐
釣裴明月易留人易醉湖光佳興兩悠悠

羅有望字賓門長沙明經

書齋有感

參差翠竹小籬邊蔭蔭葡萄映几前日永翻書風入
座文成揮穎墨含烟閑時未解須占易過後方思待
良年來許靜中意一意直追濂洛溯真傳

詩賦已侯

樹墻天末久知名製錦湘南喜識荊滿座春風吹谷
暖簾秋月入樓清官牆雨潤饒芳杜君葦烟消絕
怒鯨川酒躋堂稱介壽愛人冬日正烘晴

曹懋極衡山明經官籍雲令卒於任

祝融絕頂

一閣高擎獨入天諸峯群見列曾玄仰飛口斷山腰
鳥低瀉聲微石底泉北盡海濤雲色外南浮斗極僧
房邊朱明絕處風雷吼夏后登封帝子年

蕭廣昭字文遠漢陽明經

郎官湖

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四

際恒堂

屈平宋玉後人師李自詞章晚更奇放棄自埋江海
骨風流常作漢陽詩英雄世上劉琦墓功業空傳胡
會神惟有郎官清絕地至今秋月不勝思

榴花塔

梅山遠對武昌門霜影迷離孝婦村杜宇啼殘千點
血小桃夢斷一枝魂返香無藥刀環冷落葉辭根塔
路昏鸚鵡奇冤傳鼓史隻鷄怨憾亦堪論

黎正經字南屏漢城明經官茶陵故論

漁村夕照

西日半嶺山綸竿倦欲還得魚聞哺子沽酒喜酡顏
澄網張高樹靜舟消淺灣晚涼添臥意何事更相關

遠浦歸帆

官津拍芙蓉扁舟依岸通浦間凝暮靄天際挂秋帆
絕似輕帆泛平鶯沙鳥空泝流歸意切棹汨難漁翁

尹士湖
字朝儀茶
明經

感秋次彭何解韻

魚龍影落洞庭秋天際空涼鴈字酬湘雨夜添雲夢
潭風輕朝曉岳陽樓幾家帶月砧猶急萬里餘烟筆
未投回首夢花紅滿處不堪惆悵滿孤舟

周敬先
字上恭漢
陽明經

奉節

鮮苦為我屈結髮與汝處嗜素成石交尚玄心獨許

是時月記

卷之一

國朝

五

際世堂

陳跡不受榮好自乘機行昂昂鉏夫靜醇途已拒
受受聖賢思奔命凌寒暑爾結在青細爾功高折鉏
有唐劉處士生死期相與我石古荒中瓢琴和雪譜
嚴以立
字方山男
州明經

漲湖同三弟小莊限逃字

生不出湖內去湖何所逃一帆流夜月四壁立秋濤
日暮魚蝦滿天空水木高萬家烟火失就屋向餘旱
贈示自上人

孤踪千里曉停纜得餘生乞乳糜為問堆藍天半
湛可能雪色似我帽

余光足
字初美人
明經官

網樓蘭若

接藥濃如雨層簷自一天鶴尋高士勝龍守老僧禪
種樹孤留影齋廚草長烟無人賞幽趣嶺外月空圓

梁山金
字麗生常陽
明經官縣令

醉竹

客從吳越來貽我江南詠詠我歸田早而不尤明聖
清風播雙龍彈子候將迎謀婦得斗酒款款生畏敬
君向此君生翠照鸛鵲清人陶然即醉鄉不醉亦薄
命客醒竹還醉竹亦率其性潦倒栖鳳下紫花日掩
眼

卜居沅潛兼柬吳雪仲

是時月記

卷之一

國朝

五

際世堂

西山木落茂南浦且留居河拍青現斷軍播紅女疎
秋尊歸遠客暮酒贈殘魚買得敬亭石堪支雪浪廬
李必昇
字景簡漢
陽明經

秋雨

野色來隱曙何人憶草堂狂風侵客座細雨斷山光
松老清聲壯花多隔岸香柴門有逸興即此見羲皇
柳天生
字翁子長沙人前壬午副貢上負氣豪宕
不拘小節
國朝順治庚子後貢成均文
章古雅別中機
梓年四十四卒

秋日臥病

短精覆青棘乳雞遊以戲胡不受徜徉賴以鷹鷂避
忽然秋風翻側轉遶東翅一舉空趙壁鐵鎚應手碎

江省商車諸君自歸韻和之

門長詩林大露寒里耳拔入長沙痛痛哭見賈紙
錄轉不能罷成感不得喜皎皎出青華習習汰糠粃
筆以存真足心實憤封承賤子復逐塵得毋鄰海市
月多良教文字少細理一日策蹇噓千里悲老駢
公合言為進就云役則仕尚賴在茲人鼓吹毛錐子
之章草間相和雅及南窗鏡屋多勝寧敢忘厥始
謝道高由再曲應流水

其年九月 卷之一五 國朝 三 陸世榮

唐魏子初或進士第中書來約以九月過草堂
去安一夜口馬嘶青袍可水綠吹楚人慣自唱白
知音者希君遇之如君富貴何可少我縱貧賤長
亦如僧侶野東蕭蕭徑夢居三間秋色早月明偏映
曉鐘薄荷葉翻驚對人老可知澄清在天下有人一
空不除掃堂斷長亭驛路重東離會當把菊封那能
對酒不歡愛願君為雲我為龍

贈別趙友沂入都兼出蔡江門先生草書以賞折柳

四尺長卷十尺長卷景崇重雲迹君歸恰與湖水
長卷十尺長卷景崇重雲迹君歸恰與湖水

余笑有時歌響一江風音陽雲夢全崩法廣陵堤柳
無臺松繡虎陳思雕龍典只覺天高任海鵬未許人
間說舊鯽雨我年少惜浮名今日君驅三上京雞林
爭市玄亭草鳳閣會班白馬生無端長沙哭未了酸
風雨袖載行旌况重桑梓之顛顛肯為宣室再陳情
天寶遺事我能道文章樞鼎發名早錢馬奔霄挾橘
洲火龍犁電燒青草時癸未辰沙兵早而加是時君尚終賈年
幾淚如同司馬憫許國伯山相伯仲猶龍坐上通家
好乙字時著年欣留作賦追陪愚公島回思日月曾
幾何消毀能同天地稿吁嗟吾師不戈揮鐵畫銀鈎
勝旌倒持向當時竹帛人怪說師顏圖裏老

楚詩記 卷之一五 國朝 二 陸世榮

唐魏子來草堂劇談四夜即席賦贈
十年握手九年隔雲而霜鬚神澤澤一朝車馬過檀
溪指點青山舊時宅稚子長成問阿誰蒼頭黃髯呼
輩白老母摩娑鳩杖看却羨今朝為貴客回思我子
頑如鐵當面堆飲背而責山妻剪韭出魚餐瑟瑟稜
稜剛半尺膾之謂之俱所須五夜盤中四露脊長安
行樂果何如只此風流大似昔我今撒手可自由君
正出門纔一驛王曾之志司馬各丈夫許人何容易
把酒叮嚀猶未殘慷慨調停見蕭蕭東山絲竹綠難
了西湖煙水又相惜為君製就採蓮歌梅花長笑舞

空碧 一

重九日雨

何處好不雨亦徒然酒向今年減餘多舊日穿
黃花詩自賞碧月夢為絲莫訝披衣早角巾吹可鄰

秋陰過大小二洞

積翠浮空遍登登不記名孤身猜鶴背千澗響颺更
橡栗合風飽俗費帶雪耕遙知武夷曲歸路鳥前迎
滿覺乾坤小崎嶇路不窮山山烟作霧樹樹若能風
石登千層合衆第一線通若問人語道難大入雲巾
黃仲宣入都復用原韻爲別

把酒重新賦鳳皇真堪作賦且逢傷不因棹發滄浪
曲那堪驛歌甘若香海月昏移三里露青楓曉失一

楚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尤

陸桓堂

林霜傷心最是黃陵渡猿鶴聲聲訴白楊

龍際時

蔡魏若惠授新集和韻

平生不多交人自難許可世與我相造嗒然喪其我
以茲長閉門一任烟雲鎖所不能忘情牖下三更火
伊人惠新編愛之常虛左揮毫和新詩幽獨每欣荷
夜坐

清苦如野僧寂寞獨臥臥荏苒幾春秋驚寤或起坐
惟有明月情夜夜時相過

樹雞欄

既識我凡幾又識我如麻思欲不淡齋無以薦舊僚

樹欄我羣飛鳴時日正午茅堂增鼓吹忻然欲起舞

問鷄

清宵愁不寐中夜起聞鷄星動天河曉月橫山木低
婆娑隨意舞衣樂象心啼尚想盈朝客惹珩佩王齊

細雨

細雨冷空翠高樓客思悠悠暖知春色老青幃柳條柔
寂寞耽愁生蕭條感薄遊孔融猶復爾爲客且忘憂
春遊息園

小貼鸞箋字子雲舊口詩息機鳴易狎儼月檻堪移
絳帳紗猶紫青苔愁可思請君添小舫泛泛綠荷池

別友

楚詩紀

卷之一五

國朝

辛

陸桓堂

卽今燈燭下已慙榜人催蚤度難離別何如莫往來
山川過客淚天地玩瓊杯彈欽經年侶風塵歌勿哀

戊申歲仲秋前二日園林小集

新成

市作

移入中秋月來從此夜看光傳林影細葉覆酒厄寬
談笑新添興謳歌老正酣十年長待字回首臥江干
七年瞻此月六度不爲家鶴髮人垂老鳩頭杖白斜
圓畦秋也綠丹桂晚能花何日歡衰白攜兒看月華

藏弓

藏弓須及早烏盡亦何思功與諸君共名羞一已沾
無恩堪真怨不競更奚虞淨洗心如木風波亦坦途

偶步黃泥冲糾數相公祠下口占

徐步三峯下臨橋越小津高山不送客流水只隨人
古木濃陰覆夕陽返照新辨香排闥入鐘鼓震嶙峋

納涼

晚涼隨意生斜月小亭邊虛白窺池淺空青吐樹圓
重樓聊避暑高閣豈迎僊願覺忘身世脩然不記年

乙巳端陽後二日泛陽羨西溪值雨和蔣洵直

原韻時將南還賦別

空濛烟艇過天涯粉堞參差繞萬家戲水蛟螭還鼓
浪招魂風雨欲飛沙有人得句追春艸攜客登舟捉
柳花吟罷新詩頻悵望不堪別調起悲笳

遊南嶽

楚詩紀

卷之十五

國朝

五

唐恒室

曉破空濛次第攀翠屏羅列夾天關雨雲不到峰頭
上日月常懸山半間欲覓王書迷鳥跡因思雷浦弔
漁翁深林誰擬蘇門嘯衣栢餐霞白往還

笑餌

一爲利所迷身名兩俱敗墮饒猶可爲吞餌不可解
羣兒

其家而不齊將雜而不一角逐如羣兒變恐從中出

元詩紀卷之十六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彙輯

林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都初參訂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王如琮字寶臣黃

山行寄徐公

春草黃泥路翠山枕一城水光衣上見雲氣枝頭生
小原來樵語微吟得鳥情總無人伐木空谷自丁丁

元詩紀

卷之十六

國朝

一

際恒堂

山居遺興寄徐公

風定柳痕香斜照掛短牆桃花安命薄燕子惜春忙
慣病非關肺容愁信轉腸鄰家催社鼓剉酒速余嘗

黃成燕集

夏夜涼生似素秋高天明月庚公樓雕龍繡虎俱賓
從却笑深源早白頭

歐人一明紅

過東岡村

招尋非素友兀坐對清尊積氣生雲雨深陰覆曉昏
澗懸款樹影石老浸苔痕俟危身前事寒暄共共論

徐昌夏

遊漁仙寺次譚竟陵韻

策杖看山迤邐行山靈客思兩鍾情鶯花嶺裏白啼
落難大空中日吠鳴古寺就荒烟磬冷懸岩若斷野
雲生登高欲眺青冥窄千里長河一線明

羅天輝字建南

山居

餘來聊散步南日有池魚以此悟元化寧須感索居
官道多閑却莫上昌黎書遙憶朱門客疎慵定不如
名柯蒼雪色疑對杜陵詩曉霧香生夢清輝影到墀
素心真可許疎性頗相宜藉此添閒曠勞人或未知
已近梅花約還來訪此君龍枝今口及湘浦昔年分

元詩紀

卷之十六

國朝

二

際恒堂

牛畝都生碧千竿欲拂雲清詩題漸滿徙倚絕塵氛

遊華山至莎蘿坪八首錄二

幾里雪中路行行何委蛇橋通仙子境石勒古人詩

猿嘯空山迴鶴巢老樹宜丹岩開一穴昔日臥希夷

漸入崎嶇道形神倍肅然堅留千歲雪蹊滿四時烟
曲木成龍繞橫岩作虎眠此中多羽化丹就是何年

偶題壁間

笑人

片緇味散佈豐肌憶藤蘿柳腰初薄影花面欲生寒

帶銷銷瘦易含情款語難曾聞來曉雨青詩夢中看
孤石含新翠斜依有玉人虛憐隨蝶蝶靜向落花塵

淡冶應承越嬌羞或姓秦香好綠袖揮波墨燈芳展

羽管非無寄臨池當自知情傷明月夜意感

錦宇毫端若雲箋素上移殷勤煩玉腕好付鴈魚詩

梅花和韻十五首 錄一

在森秀立許誰同一紅孤情傲碧空淡影真能成浩

落清香幸未凋寒淡堪堪題羽客評三島好伴昌黎語

五窗最動世自凌曉何如鎖幹迴霜中

中萬有明紅天教習

西湖吟

桃葉桃根總未諧終朝繡佛但清齋而今寂寞人何

處空浩海春散草長

無甚重門倚不開不憑楊柳識章臺盡看人在深深

是詩記

卷之十六

國朝

三

勝世

處好倚鸞詩數客來

上歸塘中數在過聲歌未許四時閒欲窮裏外湖邊

勝一棹輕移而岸山

楚山空夜氣扁悄然人立冷泉亭萬綠到此渾無

著下松陰散精庭

胡紹安

冬夜

曉曉盈四望明燈一蕭索欲眠苦夜長欲坐苦衣薄

出戶仰星光衰葉隨風落細思陽會無端入寂寞

孰知此元化榮枯可復到去歲雪霽今春龍燭灼

笑人隔天上寸心何由度抱書枕其曉覺來飽

過清浪灘

落日清浪路舟人意亦煩狂波鷗鷺狎亂石虎狼蹲

網集潭無岸牛歸樹有村勞勞費牽挽咫尺泊誰門

清江

無計酒醒月前村問美酒殷勤謀一醉醉裏復何有

金德宗

幽懷

獨坐思無極幽懷何所之尚友皆古人與世不相為

古人雖已往展卷發幽思下筆疑風雨春江坐漏時

三徑甘岑寂何須賦五噫願得素心人與我訂心期

冬夜宿蘄州河干感舊

光詩紀

卷之一六

國朝

四

際恒堂

昔年甥館蘄城下扁舟來往無冬夏翩翩裘馬自少

年輟園朱甍酣書夜夜深絲管坐更聞霜天繡幙不

知寒鳳凰山下月皎皎浮玉磯頭水漫漫磯水潺湲

聲無已今夜忽入遊人耳山高月隱影孤陽孤風一

曲徒相憶深閣無復白頭吟三十年來長嘆息幾番

舟過動悲思小西門外恒念之試問出門望首誰

涼雖憶盤中詩

宿吳障山下

逆旅紆為客萍踪誰與論驚風來大空細雨冷孤村

青鬃因年減霸魂獨夜存村醪聊自酌容易坐誰

江州宿河上人家

江州暮波寒靜不喧嘆烟迷庾門微月靜聞村
風氣爭趨樹杪燈夜到門遙思江漢外兀坐渾忘言

懷周雨山平南

迢遙平南路寒帷驕馬車一官萬里去隔歲幾行書
粵嶺多烟瘴江城仍草廬漢廷應上計治行竟何如

白雪樓次毛子霞原韻

白雪歌何處脩然側耳聽登高嘗徙倚兀坐自沈冥
靈簡幽人迹方袍處士形到來增逸興誰復醉能醒

舟行

扁舟寒江路茫茫水一涯遠天飛白雁落日薄晴沙
北望鹿門樹南浮漢水樵客心正搖落誰與賦蒹葭

望湖亭

卷之十六

國朝

王

際恒堂

薄雨逢秋半烟湖一海門白雲橫野壑黃葉滿江村
石古苔生滑亭空雁過喧旅遊頻悵望尊酒與誰論

至都昌訪張漢京明府留飲衙齋

平生纔一見握手坐黃昏生死從頭說烽烟幾卷存
明府受經先太循良今長吏裘馬舊王孫酌酒今宵
永更殘未閉門

舟次中秋夜月

簾櫳幾角漸離寒倚棹高吟坐漏殘江上秋風吹不
盡山間明月好誰看波凌雁影過前浦泛泛魚燈落
遠灘旅夜驚心逢令節都舟貴酒且交歡

雨夜宿谷訪友人不遇留宿山齋題詩代簡
露谷秋深爽氣存故人舊業掩蓬門風高露響懸幽
壑雨過蟲聲雜遠村把筆無能書白練援琴聊復對
青尊溪邊看竹誰爲侶寂寂山齋聽夜猿

村居秋興

幽棲近脫塵喧地坐對南山半掩扉沙徑橘黃多樹
樹野塘鴈自故飛飛芙蓉枕上驪縈夢萱草堂前淡
菊衣回憶十年成底事傷心多難嘆無歸

西塞山

渡江聲撼鐵來奔騰萬里此溪河飛雲俯接晴川
偶過烏平臨渚月臺半壁驚濤驅瀑轉中流倒影壓

望湖亭

卷之一

國朝

六

際恒堂

帆開摩岩舊有雙窠宇倚棹何人作賦才

竹樓烟雨

郭城八景之一

古郡樓空景自幽千峰烟雨望中收魚沉前浦江流
杳鳥失平林過影愁憑檻似遊雲夢澤捲簾疑卽洞
庭秋臨臯此日館尊好夜坐何人泛酒籌

草窗感詠

病起無人漫掩關沉吟得句共誰刪論文漸欲工莊
列讀史安能及馬班鏡裏幾莖疑白髮歌來一曲似
朱顏壯年郭橐重回首落魄常過大別山

甲寅小陽飲鄧中縣雪樓同賓陽楊軸青張全

子二廣文次軸青韻

二

樓上芳筵竟日開
山寒木落水滌洲
驪駒忽就荆門
去鴻雁幾時江上
來縵繆惟憑司業
酒別離還倚楚
上臺十名落落青
瑣冷暇裏詩篇好
自裁

憶遠四首 錄三

水國菊殘時
洞庭霜落夜無端
愁思起縈結西牕下
繞路難言別
臨岐遽爾分汀州
明月夜花雪夢隨君
迢迢霜天遠
伊人水一涯
別來疎寄訊兩地各兼葭
讀史十首 錄三

蜀道康成總爲韓
晉時借箸豈彈冠
赤松乍強游人
意尋引長生可自安

咄咄高風無與倚
相逢豈爲故人留
雲臺赫奕羣推
楚詩紀 卷之十六 國朝 一 陽恒堂

產難易沙頭一敵裘

沉檀香閣起新聲
寶幃朱簾映月明
皂莢忽來摧玉
樹夢魂曾并亦戎兵

春日登陽春臺望宋大夫井莫愁村諸古蹟

渺渺春光最可憐
陽春臺榭已當年
莫愁村裏人何
在烟水茫茫古渡前

易用九 字九古相卿明運當 事舉方正年九十卒

閨中漫興

一從三五學凝粧
白首何堪理嫁裳
薄粉自工愁婦
態新聲盡附少年
場飯牛夜半淹齊
相哀鳳歌殘憶
楚狂差可結鄰
桑現 在 字衛公有 現名結鄰 擬從百鍊鋼 詩剛

易男生 字義別相 都明經

月夜懷鄧培生

望然冰雪姑射仙
詩酒文章任世緣
劍氣輕揮開嶺
霧筆花搖艷染烟
烟徒慚下榻招徐
穉無處登樓賦
中宣獨坐遙思山
影外伊人光滿一
輪圓

徐雲彰 字天孫黃岡明 官和陰論

莫愁湖 爲白門隱士 詩且言別也

莫愁湖水秋如月
莫愁湖水冬如墨
莫愁湖上有人
家中住千里萬里之愁
客攜手閒爲莫愁
吟枕肱每臥長松
側朔風吹人如積
鐵兩袖牽舟欲發
妻子俄州里隔何
苦驅人作離別悽
風苦雨不足動我
心

楚詩紀 卷之十六 國朝 人 陽恒堂

最怕黃雲天欲雪
此時雁字不成行
君正西行我行
北塞裳還有莫愁
湖莫愁湖深那可
測下有百歲之
潛蛟上有千年之
老柏老柏終期中
棟梁潛蛟未是
池中物爲君壽爲
君別愁人翻出莫
愁行古人成名
年多近半百我今
四九君四十

下相移署

卜地得城偏寒齋
遠市塵藥曾十日
裏書勾一兒肩
曼艸時能削疎籬
手白編殊無奇可
問亭額敢題玄
漫興

正載風塵一布袍
今春又對艸蕭蕭
貧如好友難爲
別病似新姬不厭
嬌三窟偏能輪
狡兔一枝還自笑

栖鶴湘花湘水魂消盡有賦何人不用招

陳之騷

字惟文攸縣明經爲文如江詩海兩皆原
是北流其自云君出則爲名士居則終爲山
人終不報直著其尼云寧爲羅尸毋爲牛從
可爲世俗口議

嶽麓書院

南嶽去此三百里勢盡幽巖阻湘水雖然地脈各斷
流通望視融亦麓耳平地得山如樓臺纔有突兀卽
奇矣矧乃轟出邵河內張看立如壯士陰雨無根
忽生雲明明滅翠滿城市想昔顏洞九載時滌沙之
勞寔蹴此黃熊精于夜投宿留得奇字驚人起山鬼
憑欄呼隊行猛獸或搏蹲且止當時烈火豈盡焚大

楚詩紀

卷之一六

國朝

九

歷恒堂

靈幽巖屋古是韓子索碑歸獨來痛哭茫茫無人指
卻怪北海去幾時何緣並沒道林寺初信廢興自有
期草木豈能欺杖屨朱張難謂不風流共載仙舟爭
郭李公子雅量客思清遠塵相將采蘭並登高迴目
私格消坐息幽深談名理山椒更有翠微堂廻看綠
洲厚一紙風雨密數是何年山窗鬼嘯夜燈死老僧
烟火間有無粉蠹竄壁飽經史吾道千載豈寂寥山
靈面目如閨婦誰堪深鎖不嫌人開鏡明妝爲君子
多情懷昔周司空披瀝勝事撲葛藟大槓修椽揮月
斤升堂入宇引珠履九曲清泉入檻池芙蓉香入讀
書几山形轉折如箕踞環抱一色老龍紫氣中絃誦

聲和開隔江遙見蒼葭已江心掩映泛危樓亂歲撈

去爲壁壘獨徐峙嶮非戰易聖賢道貌尚未毀昆明
戰罷漢功收詞臣作鑑典則美等閒校士如校旗定
償收聲卽在此長風一動波瀾催書生去家身輕徙
顧學古之辟穀人長往山中餐石髓墨色浮動五花
雲滿殿越過十幅綺夜餐高練英雉然天機要在忙
開窗新寶豈傍間見生推昭方合精神喜禪寂多應
此法同登臨好事良有以地險勢與道之藏莫負白
雲封路酒我愛秋風未成遊日暮舒眺凭城齒

撫軍幕中贈王赤雲初度

幕下芙蓉庾子山翩然笑揖五侯間不經風雨客何

北詩紀

卷之一六

國朝

一

歷恒堂

酒半隔苑諸家未還見說千年蓬變鶴肯令五柳怨
飛鴈曲江池上風光好鄴架新書取次刪

做楊萬里古意作宮詞一首謝朱煥公

宮嫗親將雕輦扶引來綺殿近流蘇失身幾肯嫁厮
養嬌性何曾誤畫圖醉裏紅顏不信薄粧成綠鬟自
嫌麗只今萬歲賓王母欲共仙妹一擲蒲

葛世封

字公錫湘
鄉明經

謁蔣公祠

漢大司
馬

五丈秋風赤漢衰安危全仗贊王資威容肅 耶無
著遺像森森肅羽儀

蕭蕭雲外暮寒日安陽假節拜封時薦賢心事却如

得下薄前人是我師

張世謙字明江

洞庭阻風

嚴絕湖西洞庭湖一鏡江東大小孤雲氣亂流山自

時時作惡客多虞全室秋樹悲荒落高掠冥鴻聽

沙清絕地不須重意制川圖

詩又云洞庭湖西洞庭湖一鏡江東大小孤雲氣亂流山自

時時作惡客多虞全室秋樹悲荒落高掠冥鴻聽

對月

月下今有我下不見後與前前照古人時何曾有長如

卷之一 一 國朝 際恒堂

人常在天上月影惟聞李謫仙謫仙去不返騎鯨恐浪傳

人苦不自得拂意每呼天

二月梅花

我歸期已愆汝尚無消息使者昨夜至今忽覩顏色

一見索大笑取醉報相識酌酌意轉深盛衰豈人力

先發盡搖落時過白不減寄語竹溪民白鶴芝難得

子與雪同時雪今舍于去雪去子亦孤春花但見妬

彼雪何不終憫子遲遲故日記之東風東風吹陌路

乃同此水度蟬蛩不采芬芳已無數

時方關輦艱難乎不丹堊亭亭奪衆色淡遠烟微護

采苦篇

采苦聯四郊豈日御晨夕秋月揚其英菊殘盟風背

青根競雪花在木爲松柏凌冬節勁寒大地時蕭索

好風從東來秀色盈肝膈一采華滿懷再采實以獲

采采不爲疲茹苦心自適心亦何所憂心亦何所擇

夜聽漁歌

江深受月平夜色在烟樹巨艦息風機砧聲思遠戍

此夕傷心人淚落兼霞露漁郎鼓柁來兩岸蘆深處

楚詩記 卷之十六 國朝 際恒堂

將船傍酒家婉轉歌如訴停歌使我悲再歌生情時

長歌湘浦曉浮雲無去住

王致 字虎止 衡陽明經而農先生嗣子時文力宗

作矣其推重如此

洗筆池

古池浸碧湘南陌池上風清露蕭索可憐雲氣時崢

嶸爲憶當年駐遷客千載茫茫餘古徑登臨是客饒

清興丈夫勲業待依人爲問豐碑誰復貯榮辱生死

何足道賈生不爲靈均老男兒有時怡白頭拂袖何

須怨芳艸風山前嘉翠雲低遙接輕烟綠碧溪應知

當日臨池讀回首春雲北望迷

劉定基

字子肇用澤鄉人早歲列第子員工

同甲寅吳選為以位署新不德遂為僧已未
及詩辭雅句
數萬言

亂後過屯營處

湖南淹百戰零落極幽遐遠浦風迴霧窮簷草颭沙
縱橫如墮灶樓閣隱寒笳何物傷心甚荒荒日暮鴉
不謂擾鋤處三年作戰場荆榛垂古道狐兔集荒堂
谷暗秋如壘風悲夕不陽逢人新痛哭兵氣尚茫茫

秋過洞庭

洞庭秋思滿帆影自東西水闊烟光迴天高日色低
蘆花千澗雪蘋米一九泥何處砧聲起湘靈怯鼓聲

楚詩紀

卷之一六

國朝

三

際恒堂

甲子偶秋試未赴

好事誠難得所悲不在秋客因多病老身喜不才留
學道方知命函書豈浪遊南鵬飛且息遮莫在林邱

孤雲

觸石崇朝起銀河不肯收人間機議面天外若離情
度水閒留影銜山乍入秋誰將五色夢吹到白蘋洲

問月

有心曾借照山水共遊栖隱見殊無定園虧恨不齊
庭邀今夜白眉向幾人低一望高寒甚飛空何處梯

千秋僧庵對月

同人孫仲
興聯題

月秋容起微涼夜氣新銀河橫野寺玉露下長津

影入維摩榻光浮靖節巾賴殘無箇事買隱比鄰

容中秋興

但覺衣將投仍忘火自流重雲捲落日危雨逼中秋
老圃黃餘桂新塘碧汎鷗誰能閒歲月客邸亦優游
寂寞孤燈在殘更祇自猜杆砧千戶雨松菊一塋苔
露下烏群急城高雁字來江潭搖落甚何處緩愁哀
仲冬得月

何時無好月難得足三冬門掩寒光滿綿裝夜氣封

水迴浮一片雲樹渺千重靜對閒籬落吾將學老農

雪意四首

寒光如待曉夜氣已為晨磊砢輪松力嶽嶸美竹身

楚詩紀

卷之一六

國朝

四

際恒堂

冥鴻真過客饒雀忍隨人高臥年來意誰甘吾道貧

中原尋粉飾天意似彌縫羽亂三江鶴鱗殘七澤龍
水紋平不動山崩素無丰莫道函關小九泥未可封

南國如銀海孤峯更素貧石從斜處見雲向晚來真

凍合曾俄頃行藏正苦辛却疑七日復誰覓現前身
不堪同王碎難禁是雲浮最苦邊臣節偏遲漢水舟

有人披鶴氅忍自徹貂裘欲向程門立蒼生已白頭

中元客邸

蓬廬山水度平生東舍西鄰笑語更吟罷夢我羞日

子黃殘棠棣魂為兄六州鐵騎無窮鎗三世灰埋真

同名寄謝靈運尊祖廟無絲琴在不成聲

感遇放言

歲月頻催擬賃傭，韶華荏苒易春冬。那知林下詩偏
瘦，獨望天涯涕淚乾。從蜀魄、叫殘雲，撼楚魂、招斷雨。
涼涼比來剩有，梅花約踏雪時，能策短筇。
玉壘關、落為誰挑，檢點琅函，任哲遙泣玉，未堪雙足。
刪他替作，愛滿頭焦，箇參柏柳，垂條曲花樣，文章近
白描。我自新書曾汲，忍將遺稿，盡情燒。
半生通策，有目仍食影，長年對一燈，孤雁聲高，爭度
月寒。馬羣羣幾幾，歲末甫出，頗笑十千取，名世誰從五
百頭。無侯君平，簾下卜早，欲退怨拜陽陵。
頻年機息，掩柴扉，帶到因緣是也，非有病，幸從貧處。

建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滅無家愛向夢中歸，書成枉用酬前席，命薄虛疑犯
少微。為喜兼葭新雨，綠青衫白髮，兩霏霏。

秋暮飲李琴菴伯仲艸堂

秋色兼葭迷晚蒼，敝衣羸馬謾登堂。野田日暮爭喧
雀，山徑煙凝漸帶霜。作客老來多落莫，論心亂後不
尋常。折梅看菊非無意，為愛多才二陸莊。

祝髮浪言十首

錄三

十年也自問仙阿，話到淒涼奈若何。兒女情深輕聚
散，君親賜結忍消磨。人來問字愁偏甚，事不經心錯
愈多。只有離騷狼藉甚，何從一掉去烟波。
懶之一字護身符，縱爾悲歡也不孤。飯甕已憑人鬼

笑科頭更許鹿松呼，經心子弟胡如此，滿眼衣冠只

大都但學無生何，有訣裸裎袒褐是狂夫。

貧賤欺人不足憐，無端憂懼趁殘年。入關空有過秦

論，到蜀曾留出塞篇。春艸池塘天際老，他鄉萍水夢

中妍。如今稔得烟雲供，不向人間話謫仙。

李一生

字無吟江陵明

壬戌中秋值水汜濫，同家嚴攜諸弟放舟望月。

木蘭舟上思依依，極目狂波萬慮非。望遠已憐烟火

斷，臨醪遙認酒帘稀。湖天百里光如潑，樹色千重影

欲微。無事臨流多悵恨，憑歡膝下露沾衣。

和姚泗山

建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一

際恒堂

烟湖下第百花莊，重柳扶疎覆砌涼。書到柴門應甚
喜，情深綰帶覺難忘。文詞倒映珠疑瀉，蘭芷經春晚

自芳。白雪歌翻爭朗咏，不禁劇飲舞淋浪。

雁字

臨風南北自飛揚，何事書空字作行。却笑不鳴人所

棄，烟朝月夕草成章。

朱萬仰

字野愚通

山居八首

錄三

板屋依山結疎籬，倚竹編池浮雲裏。月澗瀉瀉頃泉

花，氣蝶分去松陰鶴借眠。武陵近可接自署，一顏仙

翁破雲霞窟，深來山水幽。渡橫橋作竹峰，峭石為樓

適意忘窮達無心在去留眼前曉遠離離復更風塵
方牀午夢覺人靜竹牕虛疎懶山相似清貧水不如
名花佃月種芳草帶雲鋤眼底無秦漢逢人說太初

燈牕書感

潮來難成寐奇愁滿寸腸一生遭病處終歲爲書忙
茶伴人來去燈陪夜短長月如落寂寞留影在西廊

癸亥七夕
是歲閏六月

忙置支磬石行行復整翅渾忘風瑟瑟帳水迢迢
合影臨鸞鏡分香渡鵲橋恨他義氏厝間不到今宵

賣陽歌

襄陽城外艸萋萋江上孤峰挂斷霓風景不殊歌舞
走時記

卷之一六 國朝

歌無人再唱白銅觀

程學淵
武陵明倫

桃源洞

一枰殘洞日疑有石門通漁子何多事秦人自古風
雲深誰地落花落足郵筒領畧泉明意仙凡理或同

張璩
光緒明倫

閩往

徑渾如錢鄰家左右通長林明暗裏豐艸有無中
早識岐多路自然途不窮足音空谷貴誰慰漆園公

題日宿聽默庵

萬名藍久何因葉杖纔餐霞守石在竟水陽山

竹窗肉疑向松高响似雷浮生此地度已不是塵埃

易宗洛

公體投
子居南陽著形管吟遊興

也後月
公體投子居南陽著形管吟遊興

思與仇相求仇與恩相引援爲恩死以恩殉身存
吾是爲仇死以身殉仇雪吾耻思乎恩乎爲仇始仇

乎仇子不得已

一唱傷

自序
吳江女子張麗貞才詞通世情所至

念差分哪心血終身誤分何可說玉碎不復完珠

卷之一六 國朝

般難再綴家世其英雄名敗多污穢所以婦人身謂

當守水雪君不見宋宮火漸臺節慮終還從謹始

廣求田

有詩
廣求田無門四近文學阮天淵雅嗜詩書內外

人爭

婦人身從夫從夫不得爲身圖婦人身爲兒爲兒不

得爲身私廣求田先覓草樛木蠡斯迷自好怪殺長

柄短轅中徒令朝郎供絕倒

胡夢發
字明子人

舟過西塞山

東方山阜連江起直入長江飲江水萬馬奔騰壁地

來一騎獨前臨水駛武昌下望此山橫不知江流何處行
劃然山脚插水底放開江而東南傾盤渦云云不肯去九淵
疑是蛟龍踞奇險何須說孟門前人擲劍迴舟處矯首巉
岩詎可登百仞一壁無階層陣前奮禦立猛將澤畔挾翅
橫秋鷹客行至此轉危懼何有桃花飛白露向井清淺到蓬
萊元真釣臺母乃誤

入草藏寺

竄竄行將盡蒼苔轉翠微寺近開士近勝覺楚王非
雨急峰頭合雲深殿裏飛夜闌聞虎嘯隨意掩禪扉

玉簡

風清露白江浩浩翠嶺寂寥青鳳叫曉來地慘鹿胎

卷之六

冬之一

國朝

元

除恒堂

斑無人知是梅花調湘如癡女啼且愁孤雲海角懸
清秋天聲非竹亦非絃昭華吹瘦西樓月

水中雁字八首

選二

箇箇能書體勢奇迴波雅製逐時宜斜依月影蛇驚
窺巧映天心難倒披音信漫傳遼海上題名長憶曲
江池不如三昧俱游戲化胡風前慰所思
倒影乘空靜偏眞碧流如拭淨無塵奇翰迅掃驕河
伯逸態從容寫洛神得法恍疑非有法古人何事不
知人祖龍烈燄知多少留得天章野水濱

又前題八首

錄一

假借題多會意題六書各異定謂真指天畫地思陳

迹踏海浮江憶古人鳥道盤空疑連帶魚箋交影見
遊鱗浴浪一鰲三千里惟許鯢鵬作比鄰

謝天城

字帝曉號純泉曰郡明經者夢草亭集百卷瓊玉山百卷

暮經金正希先生故宅

秋水遶六溪秋雲點淡白鴛鴦起暮啼踈螢映南陌
草市間無聲蓬蒿隱荒宅燈光漏餘光微月潛窺鬼
新人振羽翼高豎漢赤幟日月放重光天開嘉魚席
國惟文起藝節義輝金石龍去髯難攀忠魂血化碧
如彼百鍊鍊金剛身不易孤忠友三閭相逢眞莫逆

水簾洞觀瀑

水簾洞上壁雙聳峽風怒起濤光湧疑移滄海上南
山天吳鼓舞馮夷勇峽折雲霞萬古秋中通一綫走
蛟虬巨靈斧削從雲下削接銀河天上流流來石上
平鋪面斜挂珠簾不可捲石痕逆折蹙層紋搖曳空
中光閃閃卷舒斷續因風吹東垂西畢石爲之表裏
中邊皆洞徹銀鈎欲控不能持又如霜刀剪冰屑大
者奔雲小墜雪日光晃晃潑漣漪一幅蛟綃裁不得
鯨人怒向此中啼千斛萬斛落玉絲大珠小珠拾不
盡散作天花空際飛靜觀石上森毛髮飛毳濺玉鳴
滑滑坐久涼生兩腋風滿山空翠插寒月

禹碑

衡峯七十二當南午禹碑字數更加五森森龍鬼護阿

嘒七十七字文章祖河圖七數占南隅坎數右七出
洛書坎離交孕七七合隱備先天太極圖七十七字
如一字非刀非筆龍鬼集盤旋體勢費揣摩分明一
部畫前易

汪鏗字倚水崇陽明經

次高季迪梅花韻

繡衣束罷斂霜痕風送微香酒半溫歌笑宛如殢嫩
綠詩篇多是譜烟村嶺頭頻放陽春腳苑後全消素
女魂不立窗前寒夜雪那容拈笑到禪門

江際契字剛調崇陽明經

九日龜峰僧載菊三本壽弋陽陶令君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三

際恒堂

佳色舊相識再來九日放花開晉甲子地接古柴桑
益壽君多分落英僧載床琴間三叶絕不必問河陽
歐陽文燭字洞達新化明經工詩古文知天文地理家無不精然自得

北塔松

塔影常臥松松陰時掃塔雨情俱淡怡不堪問耆臘
會當雷雨呼蒼龍動春蟄靈氣棲虬枝晃搖千尺節
謾謾諸天來餘物不敢襲日照女蘿衣如透牕櫺穴
颼颼能談天不禁清思發我欲販松風吹冷炎人骨
塔上育金仙笑我分秦越百年夢未圓千里一函月
膏水自相煎山木何須伐

白雲山

世外餘畸人遐心愛孤致所在多雲樹能避五丁使
正如白雲山別有丹霞氣何山不白雲獨守此山巽
取徑以幽尋蜿蜒亘無際數里踏風行怪泉分吼勢
危岩陰伺人肅武忌斜睨木石春秋高鮮藤簾幕費
石佛喜崖栖窟中置天地恨多士女喧山靈不藏閔
何時檄白雲封石如吾意

陳士望字友韓宜昌明經官大治訓導著有芝在堂詩畧

傲白雲歌贈友

東山臥白雲山前忽遇君君行已到雲深處雲却辭
君激江去我招白雲雲不來請君樓上一尊開

宋山

楚詩紀

卷之六

國朝

三

際恒堂

壁立數峯起廻環二水交寒烟飛處斷清磬聽中遙
猿鶴千雲嘯松杉入夜潮香僧院靜逸思滿江皋
春怨

飛盡梨花又柳花流鶯聲裏日初斜遊人滿却春風
願獨擁春愁是妾家

楚詩紀卷之十七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羅天緯字鶴峯桃源太學生

秋野

秋野多靜容肅肅物情歛幽人正早行神形淡然遠萬里雲無定因風自舒卷潦水不生波寸鱗忘清淺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一

陳恒堂

各有逍遙意悠悠聽流轉

山居雜詠十首 錄二

霜雪滿空谷寒光上下幽村烟紫細縷澗石咽微流

萬木槎枒遍孤松翠靄浮陶然忘歲晏有酒且盈甌

薄暮吹烟淡風鳴萬壑松危巢栖倦翼古刹散幽鐘

返照搖前嶺餘霞破遠峰歸農共犢語陌上露何濃

朱萬錫字素無通山太學生

秋郊早行

出谷月已沉殘星尚明疎風涼風生犬自遙吠吹露冷夜未分呼僕畏離羣漸看天欲曙飛鳥各幽紛白雲寒澗起南陌通行子歲月去不還勞憂真可已

晨烟鎖林橋菊花滿徑裏日光照影黃姑向離亭

劉世坡字雲瞻攸縣人杜三先生子以貢監官衡山教諭

銓兒烹雪禪院歸有詩用韻以示

物理吾曹須細推文章悟後興悠哉最憐歲月青山在莫教功名白髮催硯席有人同著述柴門好自剪蒿萊紫薇花豈人開種何事當年此地栽

海棠

瀟透胭脂更有神每從雨後看來真臉凝紅淫疑憤友艷通窓紗欲醉人多恨多嬌拾衆妬無香無蝶點

清塵少陵何事遺篇什負却西川一段春

曹大聲字子先黃岡文學性篤孝父病不解帶者累月鄰家失火負父出火身體廢廢父子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二

陳恒堂

但死

登東昌光祿樓遙望泰山同友人鄭肯崖賦

仲連臺畔問聊城光岳樓高接太清旅泊暫尋風散暑登臨正值雨初晴日中山杳天孫影雲外河流楓

丁聲無限鄉心生極目秋蟬何事更長鳴

王銓臣字念強漢陽文學

除夕有感簡吧孫兼謝豚酒之餉

在昔論交日君家得二難謂靜臣陸潘推並軌靈路

黃彈冠忽失烏衣侶旋城赤幟壇歷陽真遠沒迢前

盡波瀾

雨雪度其夜分甘仗故人交深八五世義重旦千鈞

椒酒通泉壤，豚佐藻蘋先。靈應感歎古，道未沉淪。

仲夏同客其六 耕雲弟張子皐白連日痛飲

宿皐白山房喜雨二首

酷暑適當早，相尋河朔歡。天驅深夜雨，水漲疊層灘。
事畝披蓑急，將漁泛艇寒。不須投客轄，前路已漫漫。
更散當風牖，山容著雨嬌。微靈杯，犖物用蕩見聞妖。
傲岸大千古，蒼涼話六朝。裴王如可作，及此應相招。

客中簡朱念茲甥

賴有秋風探客簾，終朝坐對此茅檐。殘蔬未了寒燈
灺，落魄難教旅夢恬。沈子無多能肖約，陶兒不少怕
如潛。浮生事事非人力，福澤拈來悔太廉。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際恒堂

易長 字爾眉 湘鄉文

迴龍巷

丈室小如拳，林深竹覆瓦。溪聲江上來，欲向襟中瀉。
翠壁高嵯峨，清風動松檟。山色証禪心，潭光澄般若。
紆迴曲徑通，步履過蓮社。推窓邀晚涼，六月無炎夏。
老衲迎客入，瓶鉢頗清灑。攢眉興復狂，豪吟酒獨把。
長嘯憶孫登，響落層崖下。

黃鶴樓

總角初登眺，於今四十秋。古苔仍舊塔，月影尚危樓。
老病年增長，蹉跎志未酬。唾壺休浪擊，三載計重遊。

米元侗

字吉人 辰溪文學

有感五首 第一

林表曙色開，羣鳥風中作。吾亦感時節，默默坐高閣。
欲讀古人書，所記徒糟粕。客至或笑言，祇得須臾樂。
以此常躊躇，顧景已非昨。東方既翫世，彭澤愛獨酌。
二塗既不同，我生何所若。吁嗟賢達事，方寸殷寥廓。

傷旱

癸巳先年故明將李定國攻陷
寶辰常諸郡 王師討之退武岡

今年旱甚饑患方殷，因念昨歲頗豐，耗於畜
牧，與旱何異？為詩以俟採風者。

家姑古道上，種田占道傍。喧寒感大化，秋成覆深黃。
軍屯屯營卒，來擇小耕場。愛此禾黍好，放馬幾千行。
朝食田中穀，暮臥田畔涼。腹飽口很藉，泥汚子粒光。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際恒堂

農人不致問，遠立原頭霜。蔕蔕無遺糞，穢穢如岡。
昨往見阡陌，寒水結茫茫。由來貴武備，人馬備芻糧。
何以閭閻下，切切忍饑腸。

遊丁公岩

思遊常倍勇，辭侶因獨去。徘徊忘遠近，隨至生奇趣。
怪哉丁公峯，崢嶸當其處。黑雲脚半垂，白石門雙墜。
虛艸動無心，暗泉流有故。喧寂界自分，聞見理若素。
天風西北來，吹散山底霧。水樹兩盈盈，澹然洗孤慮。
此時我如何，久立無所遇。深恐前期窮，細尋懸石路。

日暮

微烟漠漠生，遠樓柴門閉。帶蒼蒼暮山僧，扶杖渡水。

來選指松中白石路蟲語虛沙屈動時客望亂霞鳥
飛處於此傷心凡幾迴低頭長憶江南樹

雨後書興

雨歇雲遊緩微微變物華逢春嫌老病無意問鶯花
杖藜不離膝糧餘即可家思從烽火淨一種故園瓜

望平山懷淨然上人

晚向茅檐坐高枝見鳥還秋爭一片月人在幾重山
書札言相待風塵身未閒孤琴將遠意寥落白雲間

夕坐

斜照遲遲下微風稍動林細蟲貪暮氣遠艸接春心
人語空山綠猿歸古徑深卑棲身漸嬾終日罷鳴琴

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王

臨恒堂

傍晚疎鐘發泉聲兼好聽一燈人語淡半壁露痕青
出艸木多露高天獨有星薄寒思枕席夢裏亦冷清

晚坐西園有懷二首

錄一

坐愛西園晚山根漸起雲暑消林氣薄涼定水光分
顧影慚行止虛心理見聞客堂今夕夢一半是思君

復從嶺溪歸作

三年久作客幾日曾開顏野步不隨路秋愁多向山
遠明溪自動虛響樹常閒為惜高雲意蹉跎未擬還

張果界上亭子

步急方思息閒亭倚石城怕來高處望忽使遠愁生
柳氣催溪綠松光掃路明幾留欲去侶共對萬峰晴

中秋有懷舍弟

獨酌山堂閒遠流空將明月許滄洲遙知夜侍雙親
宴應念離人不可秋

劉自庭

字眉若
休縣文學

舟歸刪舊句

領畧江山後浣予十載心宇分梅雨潤視溼野雲陰
曠雅存漁父襟芥夢好音燕園無處覓一半似焚琴

宿上封待旦望日

雲深撥出杖難休暫爾移雲翥收帝座聲聞眞咫尺
止方塵遠更清秋飛泉給鉢通茶竈立石支機傍

王樓家道亭多迷曉霧洗予心眼認滄洲

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六

臨恒堂

入方廣不果

白露閒行朱鳥天千秋錯放雪中船聞人洗衲池還
在引鶴尋松路不然爾我猶堪分石髓飄飄難託買

山錢趙州每羨多行脚婚嫁誰遲八十年

螺溪雜述八首

錄二

環山皆溪溪邊人家不數武一橋峭壁踰踰
如虎池有菱茨嶺有松竹運際昔報予奉母

偕弟攜妻孥家焉孤吟偶得卽與牧樵高歌

搔首云爾

埜水橫溪似隔河弟兄家外斷橋多茶經酒史肯相
訪贏得醉攜樵子歌

遠鐘不度隔山聲
猶喜松濤竹雨鳴
聞說湖湘波浪闊
僧來莫問楚夫名

紅樹

點染空青雙樹穩
天然茅屋復杉松
此間欲住陶弘景
添得晴霞又一峰

趙而愷
字古人長沙文學喜爲詩多警句至辛著有拾遺初河西傳

遂作

丈夫重鬚眉誰能識人意
炙燕垂作鉤神龍不肯餌
秦鏡沒深淵無處鑒魑魅
芝蘭草之妖惡人指爲瑞
嗟彼屈正則行吟白纓領
舉世無一可出門隘天地
翻念拙爾衡鵲不能避
免穎刻靈光文章亦作祟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七

原注

買山不入深逃名爲身累
作書戒同心寶才寧世棄
白蠶語脉望終身空食字
蛇形覓酒國醉醒各無事
行路難二首
錄一

漢江深不流波濤安可測
辭江入蘆溪百曲不肯直
大別在何許澎湃望楚國
風雨從茲來歎無好山色
杯酒醉禪心觀生杏無極
曉夢入琳宮登臨生羽翼
卜歸人事煩滯暑百愁逼
那得清風來吹我林端卽
精瑩白日光陰雲翻見蝕
種瓜緣樹巔高潔不得食

訊菊

白酒浸青燈相對不能寐
我愧非幽人笑爾清香寄
疎落本無心向人不肯媚
寒溫謝春秋榮萎待天地

澹然秋霜前披離心已醉

近有反昭君怨者予見愛妾換馬題亦欲反之

作反愛妾換馬

公子擁麗姬圉人有駿馬
終歲娛房幃不得馳天下
浩歎弊肉生躊躇立中野
決計事戎行割愛斷容冶
美人聞之中不平名駒何重
妾何輕愛此駿骨棄傾
城妾與馬俱留千金市上
購驕驕君去封侯妾白頭
馬與妾俱棄虞兮未死難
不逝何如妾死馬不御任
君孤劍出門去莫使紅粉
更迷人君恩已負汚妾身
妾身安能事兩人烈驥聞
之亦逡巡

湘水深
泊白水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八

原注

湘水深白口暮石嵯峨浪吞吐
山咆啼水怪怒前路
難行君且住雲樹茫茫墮烟霧
零陵石燕多風雨孤
帆今夜宿何處

胡爲行
客西陵作

銀河炯炯夜欲秋洞庭水滿月
光浮雙鯉勸盡盤中
粒玉壺酌君君莫愁
莫愁出門有饑渴莫愁行路多
網繆片帆樓下別黃鶴
簫鼓橫江驚白鷗白鷗黃鶴
香難復空憶瀟湘寒碧
王漢陽樹盡青山來蘆花夾
岸滄浪曲一葦寒烟折
萬溪來客潯川僧寺竹
先自
至西陵曉笛乍聞楊柳風
行吟踏碎莓苔綠欲探齊安
赤壁好馬蹄復走黃州道
未肯循肝忘故人因隨驥

凡恣幽討殘書敗筆檢行裝年少出門皆草草千里
萬里關與河豈茲門外畏風波心肝吐也出則知已素
餐白日顏如酖湘有人分衣薜蘿六月風吹寒更多
君不見修竹化龍逝葛陂懼多譏兮心孔悲松栢蕭
蕭鴻鴈遠長沙秋暮人歸晚

送友人入都五首 錄二

本是天涯客何須弔影孤詩書勞歲月愁病寄江湖
定遠新投筆終軍早棄繻莫將臨別淚輕染蓼花圖
握手到今日淒涼只此身秋山如客瘦曉月共誰親
慘淡憐知己窮愁託故人他年傷遠別好憶菊花新
春初偶得梅花置瓶內 錄一

楚辭紀

卷之十一

國朝

九

隱居堂

素看花癖於君更斷腸懷人無處寄間却數枝霜
乍得如逢友纔聞已辨香好春能不如一為護幽芳
壬子秋下第呈同舟諸子

慚愧此江水翻疑泛海槎焚書空憤世收淚各還家
歲月驚秋葉功名付落霞強顏問舟子莫不近長沙
甲寅五月長沙大水即事八首 錄二

常怪魚遊釜今看浪近牀舟從天上至家在水中央
客散登樓望憂難倩酒忘河山驚舉目誰為濟汪洋
漂山綠林杪纔知棟宇恩波清穿屋出雷雨助天奔
鳥亦棲竊木蟲虛泣斷垣羽書方警急民瘼未遑論

宵夜無燈口占示方廬一士

月好難孤寒霜嚴出苦吟冬心千竅肅夜氣一樓深
默念安羣動冥情察衆森寒禽棲不定時復警疎林

衡陽夜雨

斷續空庭外淒其各有聞簾疎聲易入竹亂響難分
已厭嘶征馬翻愁濕漢軍峯頭南去鴈何處落紛紛
自浙江移居上湘張瑞之宅四首 錄一

未問鄰人住先欣山境幽樵蘇堪取給池水舊通流
俗樸安吾拙年豐免客憂隔溪清隱在步履擬相求

饑鶴

臘爾仙姿脩然雲表悞墮塵網憂及稻梁對
月孤鳴未卜主人恩重凌霞習舞且遲高士

楚辭紀

卷之十七

國朝

十

隱居堂

來歸不則神山瑞艸儘足供養亦壁立玄裳何
難命駕

矯矯胡閑立搏霄願暫違惜翎矜緩步顧影耻低飛
未向青天去空驚素月歸主人恩有待時一啖斜暉
渴驥

汗血龍駒匪同凡馬往往驟驟令負鹽車厄
哉乎驥矣矧藉萬里之行竟艱東多相休俗
眼皮相寧直爲物悲哉世無九方臯甘朽于
金骨耳倘邀一顧之榮詎惜長鳴以報
許龍爲友騰霄直入竟不難輕萬里未得飽干溪
奮鬣羣空北垂欄日向西孫陽千古上何處達良嘶

困龍

龍而困非龍之咎也霖雨天下止藉膚寸雲
變化須臾僅煩涓滴水乃展轉泥塗魚蝦羣
謂讓焉晴以點之非難夕而潤之者誰乎

神龍未雲雨鱗鬣困微波滄海明珠暗江湖網罟多
地方艱斗勺天豈靳滂沱咫尺龍門在伊誰點額過

雪中吟三首錄一

欲訪前村路已迷漫攜雙屐板橋西將茶煮雪勞佳
婢倩鶴尋梅作小奚竹榻只留雲共臥柴門未許鳳
頻題莫愁長夜無時旦雪滿山前月滿谿

西陵送別范則仙之江南二首錄一

楚詩經

卷之十一

國朝

上

陸道堂

蟬噪深林綠滿苔客中誰道汝能來舟車到處隣同
病風雨頻年嘆不才賦就莫題鸚鵡岸詩成好上鳳
凰臺別時柳色今攀盡愁有秋聲隔樹催

奉和侯樸庵父師飄屋原韻

結屋湘渚九月三日為風所飄

狂風催雨楚城西一徑黃花葬紫泥石砌亂尋高土
傳艸堂莫問故人題藩籬盡徹四天迴門徑無遮五
嶽低留得霜林驕客醉雙柑斗酒尚堪攜

月下梧桐

小齋欲晚四軒開樹樹蟬聲次第哀但是梧桐留夜
月不須清影上牀來

易書

字無書香陵諸生少愛學詩晚而彌進會世
亂處頗風中舍詩無所事閑靜以詩入日云

過杼江蓮因寺訪白上人

不到蓮因寺因尋德士來半簾青嶂合一逕野花開
樹影連溪沒蟬聲入暮哀幽懷堪靜對此地即香臺
舒峻極字韋園廣

寄懷伯兄康伯之瀏陽學博

康伯名逢吉

洞庭西望浩烟波愁緒其如久別何遙道一官馨俎
豆遙知三戶盡絃歌鵲樽問字玄亭滿列坐橫經絳
帳多自古石渠尊碩德漫移心事憶幽蘿

遙憶蒼頭返故園為言山郭類孤村地緣兵火耕芸
廢邑有流亡賦稅煩斷樹鴉啼偏白晝隔城虎嘯未
昏昏幽棲雅雅欄攤書樂風雨何須早閉門

楚詩經

卷之十七

國朝

上

陸道堂

懷古情深攬轡時縱橫老筆自題詩烟清茅屋昭王
廟雨暗荒郊賈誼祠司命堂閒飄蕙帶湘君城閉寒
雲旗奚囊有賦青錢澀多榻唐人二絕碑

不辭坐客少寒瑣經史搜求載滿船插架牙籤分甲
乙篝鐙雪案細升鈴漢家實錄推司馬樓下誰人繼
鄭玄計日書成天祿閣青藜自何杖頭然

八月湖平一水遙乘風斜日理輕橈鷓鴣聲叫湘江
館羸女寒吹子夜簫兩岸落茫元氣合中流漠漠百
神朝聖君在御思當補老去扁舟豈寂寥

臨江推樹清楓浦杜老迴思借泛槎蓮葉舟維經霧
雨錦苔詩就恨風沙漁翁緇苦全烏鬼浣女叙鬟半

野花聞道至今猶市井往來人望酒帝斜

坡中近看道吾山前代高僧此掩關笠戴蓮華都有
意手操木簡豈云頑袈裟影憶蒼松裏紺殿鐘沉落
照間佛氏奇踪花竹外端應訪古石霜還

梓潼卑隘一祠居鳥雀天寒集石梁在市奚童還種
菜臨溪每食反無魚休嫌祿薄難酬客却美官閒可
著書

劉起先

劉起先

字贊先，號文舉，吳興人。受父命，從父學。父
劉起先，字贊先，號文舉，吳興人。受父命，從父學。
父劉起先，字贊先，號文舉，吳興人。受父命，從父學。

水中鴈字

霜毫隨月畫晴空。影度平湖勢不同。釵脚正從沙底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三

際恒堂

出漏痕偏向雨邊濃。蟬魚喜食神仙字。墨劍慚看草

聖工。一自龍門題好句。飛霞倒作紫紗籠。

飛潛已自隔雲泥。對展秋翰寫楚辭。澤畔懷沙應有

賦。蘆中覓食更留詩。光搖積水龍蛇動。波漾寒潭蝌

蚪歛。無限風懷書不盡。箇中惟許淡仙知。

秋清氣爽遠來賓。塞上題來露布新。千丈烟霄飛羽

檄。一緘行草寄波臣。斜添墨浪師蟬翅。隱用毫端

石籟。疑是登高能賦手。試詢提打醉狂人。

古篆沉淵體未刊。一逢秋月便舒翰。象形時借雲中

影。轉詩還隨池上瀾。白鶴傳來腥鱸避。赤文飛處老

龍蟠。我懷仙筆無遺蹟。又聽遙音過別端。

疎窗成行若寫圖。留將副本與天吳。欲憑空際宣文

義。須知源頭探寶符。刻鵠隨波爭亥豕。塗鴉依樣畫

葫蘆。須知原是一真化。纔過遙空真亦無。

非同洗墨染層波。欲擬圖書獻洛河。南北關山遺草

少。春秋湖海滿毫多。欲從水面揮成篆。似倩鰲人乞

換。想客月明猶問字。幾回望汝渡江過。

廖同文

吳六王先生自益陽歸把袂驚喜感賦

十年惜別驚初服。千里慈闈一日將。心憶蘭城追射

象。手摩金狄問滄桑。故園榆柳差無恙。腐艸蜉蝣近

有光。解取濁醪澆至理。不須夢裏見霓裳。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百

際恒堂

姚發祥

廢苑

荆謝因人代荒臺。自古今烏歌。仍度曲。松舞似長吟。

蕙帶埋芳草。銀箏散遠林。六朝佳麗地。感此一追尋。

夏嘉瑞

山懷

采采春田樂。野步獵芳芷。寒衣不佩香。坐俟微風起。

寒綠存遠峯。馬蹄聲在水。我行厭清越。日夕南山紫。

歸憶所懷人。道阻人非邇。躊躇室南偏。吮帳夢之予。

野適

學人慣伴山僧住。每看晚霞馳步尋。石粗眠夢未

成許溪漁轉歌聲暮谷風習習起前隈纖艸垂蠶識
歸路小月透松雲影西寒峯幾處烟凝樹

泛舟

雲容遲若澹帆腹飽殘絲岸曲遠峯亂波平野鶴隨
日星尊耳目山水淡鬚眉往復數迴過深人十日思

園居五首 錄三

結茅當僻陋半踰借三光艸色疎猶碧荷風逸更香
有書堪破懶無客亦行觴夜月翁疲句樵歌入韻良
雲氣屯齋末蟲聲走耳邊新傳藏酒法熟讀養生篇
山誌經年續離烟數室連吾家老友健裁曲詣予苒
長虹飲澗沒曉霧入齋吞灌畝資童力貽書感客恩

走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隱居堂

之隱

向日知交近亦疎斷山續處是吾廬眾人夜坐殘更
月飼社秋骨廢沼魚老檣橫塘間可濯荒莽當道亟
須鋤禽虫石竹增詩興得句非關理架書

淡藻園小況

齋橫墊樹頻來客岸隔青山小見亭間有俗人宜寒
戶當無塵物即翻經風裳爲我輪霞練荷蕊從他借
素馨屢向舍南試一醉相乘渺月與疎星

次韻耐菴心水

天心最忌享才名錯折文人未有平千古風流難贈

俗百年事業半殘兵頻登酒社因求友結盡詩朋會
憶卿我欲杜園尊隱僻名山未買待君成

詠懷

自謂林園深未足卜亭新與寺鐘分便當茗飲消長
夏間就松遊語白雲心負盛年樂國友夢馳前代好
文君有時相訊易名叟隔岸漁隈鷄犬聞

北山

采蔬移櫛向山阿五畝聊云處士藹野艇放來姑就
酒晚雲生處暫高歌好峯信宿題碑遍選石優游坐
月多刪盡諸家皆懶讀楚騷泣後借詩和

山中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去

隱居堂

所奇全不在松竹雨霽烟雲雪石間童子但言歸去
好予情未忍別佳山

郭勸 字以歌湘潭文學
有松籟堂存草

秋日望嶽

昨日望南嶽濛濛烟與水今日望南岳白雲參差起
轉瞬結晴空祝融了如指群峯勢插天倏忽降地底
如坐古明堂臣服自肩比蒼翠飛高深朝夕發噴喜
隱現有無間可思不可擬此時高尚入霜華封展齒
我尚未登陟柴門向山啓拜手修竹旁心在南山裏
同無忝訂衡嶽之遊 式後 郭

古人其奇情山水恣領習千甲裏樹遊一筇任峭嶢

我廬去衡山遠近不須度幾載抱遊心屢負名山約
疇昔客南園雲烟照離落祝融膏挂眼氣象渺難索
吾子訂登臨秋期不可錯八月暑氣消千峯宿霧廓
共置謝公屐幽泉叩寂寞振衣高古巔極目重輪作
洞庭小微茫餘巒等邱壑應有採薇人待我山之閣
懶殘與彌明相見諒如昨

舟過昭山

是岫青如故輕舟拭目過垣頽烟影少林禽鳴聲多
花灘遊人淚漁通下里歌客心今又起憑弔寄滄波

送南門還黃州天然寺

懸知松有向邱徑理花龕一葉宗風遠幾年別淚含

楚詩紀

卷之一

因嘲

七

際恒堂

鍾情惟我輩紀夢到江潭會待塵緣畢披緇學共春
遷任載菴寄同社諸子

牆壁詩書久終年歎屢遷身安濤裡谷家遠戰場邊
禪榻分清夢柳塘浮綠烟諸君追舊好把手到山泉

湘城

湘水孤城落日斜眼看漸復舊繁華堂高王謝秋飛
燕柳入招提暮噪鴉近見蕭何新治第曾憐杜甫別
無家傷心蔓艸猶生眼遊子行吟解嘆嗟

載菴晤蔗上人

禪扉高構近山陽翠竹依依覆石牀自向亂離尋樂
國還如清淨覓空桑魚聲夜績添松嶺花氣朝聞接

露香我欲從君躬執杖看書學道耐無妨

無限傷心付釋門高僧古佛共晨昏青山問法年幾
晚白髮拈香火尚溫龕下燈輝明月影塔前雨過落
花痕箇中不少真三昧領畧何勞禮世尊

唐詩淵

同遊冰谿次韻

不知何代樹半是葛蘿封村出高低影烟迷遠近峯
忘機魚縱壑隨意水備春擁鼻酬高調從君一扣鐘

桃花洞

可是仇池古穴不茫茫元氣此中收天開堂與函靈
化人立虛空悟幻遊花片豈經秦日月雲根或識漢

楚詩紀

卷之十七

因嘲

七

際恒堂

春秋儘多漢處閑雞犬寄語漁郎莫覓舟

雙清亭

峭壁空中撐作勢兩江直注復潏潏檻凭萬嶂千巖
列亭看孤帆片月來碧水淙淙喧畫舫紅英處處勝
金鼎游觀但願如今日莫向他年問劫灰

西湖吟

寂寂孤山處士居支撐剗外一亭餘饒他鶴去梅殘
後賸得聲香也自如

亭立湖心若見招酒闌聲借隔船簫放開醉眼看南
北雲在峯頭又過橋

楊升

字系雲湖

洞庭秋

讀郭些庵先生洞庭秋若烟波在我几席間
白秋深愁縷百結非有心人不能作亦不能
讀固知先生有先生之洞庭秋復云續郭耶

追索湖秋寄懷先生敢步韻三十首 錄五

全楚寒谿近已深千條萬派會涵容未知滄海經誰

變別有桑麻足自供澤國一天楓露冷鮫宮千里秋

花村只今寂寞秋江澹尚記衡陽別處從 余曾與公 同寓衡陽

滿湖空翠著無痕浪鼓聲奔攬半渾始信岳陽波易

撼已知雲夢氣能吞寒砧幾動騷人賦野哭空憐月

夜魂回首瀟湘歌舞地朱纓大纛占高軒

楚詩紀 卷之十一 國朝 元

千簇蘆竿露已看岸邊雲樹隱寒梢荒汀瘦鶴憐孤

啄斷浦窮猿失舊巢設學誦諸經傲世寧知波浪接

封茅自來南服無煩問惆悵當年巧用膠

痛哭長沙舊烟湘烟幾捲數峯青且甘凍老東瀟

屋莫學草玄西蜀亭濤雨無痕驚客夢浪花難剪入

寒瓶近來清鏡愁容促但醉秋聲未解醒

黍離悲復益殷憂虛白湖光送遠眸已老蟬聲鳴舊

感半黃梧葉下新愁風高天際眠雲客塵收岩根釣

月裘眼底素交零落盡不堪桂梅破清秋

袁象 字泰嵐襄陽諸生初爲寧南侯左良玉參軍 竟不偶久 之世 楚 卒

投石霞應徵至鄂

那能長不字良女亦懷春赤羽趨新詔青山別故人
易甘惟宦拙難忍是才貧攬轡澄清想知埋何處輪
送秘門僧還山寄訊秦公繩昆弟

一杖穿雲去其人靜以寒予將遊白下爾竟返黃安

破跡踪方定芒屨興已闌彼姝家素在好作古人看

和彭禹峯師納姬詩三首

承恩還出塞萬馬飲湘江乍人芙蓉幕先開翡翠窓

紫雲新入生白壁晚成雙上將威名舊妖虹氣早降

華燭紅秋閣雲鬟綠晚衙添來雙錦隊載到七香車

欽學天家鳳箋臨薛女花詩成呼內史硯畔落明霞

楚詩紀 卷之十二 國朝 三

爲攬章華勝空群見細腰恩光新似號姓字久推喬

螺髻將雲擁春山帶雨描戎裝聽馬上若箇插輕貂

長沙七月十五夜

榛莽潭州路十年舊戰場幽魂銷鐵甲閨夢冷邊霜

淚入秋風裏腸迴落葉傍悲涼今夜月何苦照熊湘

賀丁長裕明府入經畧幕兼懷幕中侯對之司

李

羽片多難驚鸞鳳未易群風流唐記室博雅晉參軍

蘿蒿心初託金蘭氣早芬冠空彈貢禹何處羨青雲

衡陽歲暮雜述

百丈祝融雪嶺雲捲霸圖雁聲回激浦龍氣暗蒼梧

興逐年光盡腸隨岸草枯將軍簫管急酣醉擁毳毳

雁峰寺

截薛烟光紫仙陀載酒登黃金千葉佛白髮六朝僧
樹缺西山奏衡西有山曰大奏江寒卻水蒸蒸水合流入湘鷓鴣春
色裏落日照朱陵

初夏村居雜賦

漫作鷓鴣賦曲酒尚一枝因低編虎落擇燥理雞啼
魚米豐年賤桑麻澤國遲開剛新舊稿半是漢西詩

落花詩

偶然爛熳易蕭森已往幽香不可尋靜受摧殘安命
薄迴思雨露識恩深空留一室文章氣未死三春粉

空詩紀

卷之十七

國朝

三

驚心渴倒文園寂寞裏花魂亦有白頭吟

漏盡鐘殘或似之不堪回首重凄其粉消西子歸湖
日勝斷明妃出塞時敢學霜華終化水悲同柳絮竟
沾泥不煩好鳥啼春色無復啣來再上枝

九日獨登岳陽樓

洞庭湖畔水連天四望秋聲更渺然斷石荒碑今姓
字空林落葉舊山川青帘斜動征帆外黃菊雙開淚
眼邊廊廡江湖無限意凭欄不獨爲秋憐

石嶠森

字天半號迂叟一日退菴一日刻人

山居

和風飈蕩日臨窓蛺蝶飛來自一雙計節正當迎社

候呼僮又樹禁烟椿清齋事簡看花譜野寺閒過禮

法極信是仙源人罕識夜深明月照銀缸

眼底何人添與膠胸中傀儡一時澆梁鴻有志難因
熱揚子無心自解嘲天上荒唐牛女會人間寂寞雨
風巢莫從時序傷搖落堪徑呼僮又補茅

君山

峰巒十二聳山靈萬頃波光一點青孤鶴久陽高岸
吹老龍明月滿湖腥丹鉛已失軒轅鼎蔓草空餘帝
女亭我欲穿崖竅竹杖樵人指點說南屏

巖上竹

和 賜金剛泰山八詠之一

翠碧丹岩隱此君誰人灌漑費殷勤非圖截倚吹明

空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三

三

月愛有長梢聳白雲位置應從鸞鳳得品題自與菊
松分茅園千箇森森立無限清風處處聞

步黃鶴樓詠

秋色空濛古鄂州蒹葭如雪抱江流誰招黃鶴乘雲
下指點當年舊酒樓

洪謀嘉

字伯和湘鄉人父詞雄放
字體道勁與兄業嘉齊名

答紫雲樵者

江蒲五月青不借石榴色晚蘭裏孤芳無人自相殖
辛苦服鹽車悲酸岐路側仗馬立金門翻得五品食
丈夫不遇時放斥固其宜有心候門吏落拓安所之
素筆諸軍壘濁浪徒自拾昔爲彭澤令今採南山芝

奇語山中樵柯爛難重持

褚公祠

斷碣留遺直荒祠此請鄉周行今茂草千澤自甘棠
亭廢烟猶在池寒墨尚香黔雲如北下應得過瀟湘

王祚隆

字卜子常
寧文學

美人

美人起晨妝皎皎立東廂晴窓淨如練焰耀生素光
閒心悅所佩後步雙明璫攤書觀烈史援琴發清商
常慕右軍艸纖指若鸞翔形管隨所好婉轉成文章
憑絳剪聲倦坐依玳瑁床微若有所思忽亦有所忘
有婢亦嬌素錫名曰慕莊居者何顏色小胆匿幽房

朱詩結

卷之一

國朝

三

朱詩結

行者多嘆慕經年未採桑問者賦洛神中心如斧戕
君若企高義妾織錦文記區區希媚姿主訓何敢墜

朱陽謁杜工部祠

來水流清澗裏雲渡遠津如何遊宦客竟作倦歸人
老眼誰同醉新詩可送貧思君秋興遠投贈惜同倫

汨羅吊屈子二首

沉江已異代正似初沉時五日操舟淚三年愛主詞
石常依岸冷氣亦自秋悲湘水皆漁父停桹有所思
一死敢云報吞聲是汨羅去秦今未返哀郢志如何
遙起湘君怨舟聞樵子歌江頭頻帳望竟夕雨滂沱

初遊嶺麓晤劉子肇

曉巖春色曉蒼蒼攜手來遊正仲陽官樹千年藤積
篆山花二月雨餘香天涯客路悲霜鬢地主才人愧

馬行有約名山須著述莫吟哀夢吊沅湘

朱綸

字美一
善美一
善化諸生

春日有懷王河千馮旦復趙絃誼諸友

拂面春風度孤情起坐遲晴光延几杖山色映花枝
遙邈芳蘭佩閒閒杜若思嚶鳴還一嘯鳥意最先知

新秋三十韻

錄四

空際微雲絮飄飄映日暝晚邨蕭瑟態但有物蟲聞
秋來繞數日稍覺氣清妍坐對層巒起風迴雨脚懸
離畔海棠綠花開嬌艷多秋來慘淡意對此一悲歌

朱詩結

卷之一

國朝

言

朱詩結

風影北牕動微覺衣服輕飾候驚初吹空山樹有聲

易貞言

字內美號詠軒別號湖湘野史湘鄉諸生
九齡喪父唐墓避亂負祖免難奉母氏
年近百歲畫色養年九十卒所著有愛
日堂詩集家訓五經精義續史等書

歸州

曲折歸州岸揚帆歲再過柳枯青眼少浪老白頭多
秋色生鴻雁斜陽戀薜蘿啞壺休浪擊江丁有漁蓑

冬日課諸兒

故物青氍毹浸棄貧三餘努力趁閒身休將遇合逢時
好自許沉酣兄古人左史浮誇猶有癖杜陵悲壯不
無神金針莫謂真難度好向書城一問津

偶興

硯北孤踪歲月遶龍鱗
劍盡長松枝宮前綠竹
寶籙下黃花老義熙庾
信漫裁枯樹賦昌黎合
諫晚香詩不須避世誇
金馬邁軸從知好不移

劉授易字五原湖潭文學

陶陶軒

琴書盡日自陶陶
百結愁腸倩酒澆
世事無端傷復生
涯只合老漁樵
寸心欲共梅花潔
雙頰難將胡粉調
幸有春庭明月在
年年依舊照清宵

贈鄭非僑山人

烟雨江南戴綠蓑
經年浪跡岸花多
只貪選勝山成癖
不惜扶筇餐欲餚
薄海久推三絕手
逢人莫作五

楚詩紀

卷之一

國朝

七

主

憶歌他時生事捐
婚嫁共汝閑
尊捫薜蘿

贈衡岳福嚴寺式庵禪師

曾向各山山路迷
流泉怪石遶招提
雲生遊屐霑衣
白天到諸峯入眼
低芋火爐紅供客
話松清靜嘖灰
丹梯何時採藥還
幽洞與子烟霞日
杖藜

入春

新晴曙色靜含烟
欲寫春光九萬箋
嶺外雪消千嶂曉
幾重蒼翠落尊前

舟中昭潭卽事

亂石磷磷嵌碧空
滿山花發杜鵑紅
漁翁理釣垂千尺
坐對江天日暮風

廖元儀字山令長沙文學

西寧除日

為客難求侶相依便是家
祭詩因濁酒索笑共梅花
地僻終多險軍懸未有涯
兩冬經歲暮一倍減年華

卜居時避亂西寧

薜蘿開徑一江邨
廬倚青山綠遶門
幾處炊烟疑樹色
數家籬落點沙痕
忍看竹葉傷心地
欲取梅花作故園
歲歲干戈聞野哭
不堪蕭索說王孫

楚詩紀卷之十八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棠梅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國朝

翟謙字吉人貴

水漲

大別周遭望茂橘萬頃霞鳥飛疑度海帆去似乘槎
雲夢漲中盡岳陽天外斜不堪六載裡重洗野人家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一

陳恒堂

朱快先字伯有湘

秋夜

秋風夜相逼吹此斷腸聲悄夢驚梧落愁思怯鴈鳴
月高千嶂曉露下百蟲清幾何遷次勞人是五更

擬楊山梓先生艸堂限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竹塢青青秋欲昏蘿徑參差看草
色柴扉高下駐雲根頻來野鳥呼倚侶幾見寒猿領

子孫客夢依依鄉國遠西林風雨聽翻盆

夜賦五首錄一

犬吠隔江東嵐開山益空曙鷄不肯作宵永客愁中

易類麟字慧生湘

別郭幼隱

愛君寧忍別惆悵抱離憂秋色吹千里蘆花映一舟
藏深誰罪壁心化且隨鷗準擬清霜裏懷詩向汝投

排闥

善貧何必買寒林小築居然遠夙心雲影僦增幽一
片鳥飛驚葉落千尋村無羽檄忘遲暮更有香醪和
酌斟此際浮名渾掃卻江皋暝色見孤侵

別朱亭友人補錄

別風疎古木孤烟發朝曙遊子悲歲寒積鴈栖初穿
清詩對霜月子子披蘭徑誰撥枯桐枝高樓一相應

異香點春流綠葉生秋聽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二

陳恒堂

命兒修葺茅屋

冬晴原可愛閒眺欲何為雨雪經前臘風霜又此時
刈薪呼火伴伐竹趁幽期牖密留高枕堂空論古詩

花香仍秉耒年熟且舒眉隱士無心學清吟自昔窺
蓬蒿眞省事曳杖獨栖遲

既空草屋過而嘆之

數椽今尚在別汝不多時草向離邊蔓篋從屋底披
野花分慘澹秋月攪支離麋鹿鳴相見蟬蛻站不疑

但增遊子淚已動暮年悲翹足成今古流觀絕奕棋
筆床何處置藥甕幾時移莫問行吟地難尋潑墨池

鷓鴣無後想也復失前枝

燕來

喜有空亭可共居，卿泥伴我讀殘書。主人江浦時回

首又惜孤鴻去杳如

憶帆園伯孔先生前

竹房眇眇近珠宮，玉檻紗厨引細風。納子幾人常坦

步芙蓉，婀娜夕陽中

白露悠悠共汝歌，清秋江上荻花多。時拈佳句渾難

寐，生待鐘聲倒白河

劉如璵字一亭康賈著看染柳堂詩集

暮春偶感

風前華粉薄，月下縞衣貧。寶劍淹鴻贈，幽媒不效顰。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三

舊愁空怨雨，新恨為留春。蛺蝶誰相約，雙飛解起人。

落花詩和些菴先生五首 錄二

瞥眼榮枯影乍飄，還看天意屬蕭條。春將欲別風先

送花，似知時雨更驕睡。足半殘，妃子面舞餘全困。楚

宮腰鳴鶯暗度香，叢裏歸去魂兮擬大招。

千金一刻此堪親，病歛蛾眉不放春。帝子南行原有

淚，明妃西嫁正愁人。自歸寂寞方辭妬，誰信風華雅

受貧。記取真香終不化，如今開落悟前身。

感懷

忍挂儒冠試莫邪，光沉寶匣冷霜華。離憂我愛三閭

賦，泛海人憐八月槎。親老不堪輕許國，途窮因熱偶

成家東鄰時說耕桑好，先種青門一圃瓜。

秋夜三首 錄一

霜信頻開點碧空，尊釭誰解憶江東。敢將杯影斟明

月，不禁砧聲動晚風。海畔每徵傳教鵲，澤中偏是怨

離鴻。寒光萬里蕭條極，大抵秋思處處同。

胡昂字影系南

同吳弘人登化度巖在宜春縣西首

幽岩懸絕巖曲徑，共拾尋古樹。參天際飛亭，枕澗陰

苔痕穿洞出，石氣下江侵。相國遺踪在，依稀舊嘯吟。

語石亭在化度巖左中一聯為

語石石何語，崖懸石欲飛。一亭收衆妙，人境得天機。

楚詩紀 卷之八 國朝 四

山色隨雲幻，江聲度澗微。騷人留好句，三復浣薜薇。

唐公嘯先生來城不值書此以寄

武陵僊人迴絕塵，不歸大漢不歸秦。騎驢偶出花源

路，跨鶴旋回洞口春。行處但傳詩律細，別來那共酒

杯頻。不知體髮成何似，應戴林宗折角巾。

秋日送車理中赴長沙幕

清泉白石倦持竿，來看瀟湘烟水寒。化俗文翁還下

士，依嚴子美不求官。南樓月滿秋猶好，東閣花香菊

未殘。此去有人催作賦，凌雲健筆應漫漫。

陳公字百是邵

佳山與佳水幽討屬吾徒我來春陵遊我夢通五岳
紅迴瀟湘棹纔舟沿山隅登臨好風日頓令神境殊
磨崖讀古碑魯公筋力俱好事何紛紛自莫辨瑕瑜
無石不遺黔山靈痛剝膚鏡似光明存清流宛可濡
河山月中影乾坤貯一壺雖不照肝膽鑑入骨與鬚
盤折上高亭覽虛萬事無仰天發長嘯雲飛落霞孤
曾登于陵臺彷彿同畫圖還問漫郎宅我欲逃微軀
有石而無人爲誰語荒蕪

鄭聖來具舟載酒招同唐十泉車涵夫與三太

史鄭秀子遊水溪作三首 錄一

燕剪雙流合山環百里封杏花堪點酒懷玉可登峰

楚詩約

卷之一八

簡朝

王

陳恒

江岸雲爲路人家水作春夕陽歸棹裏隔岸武安鐘

西湖吟三十韻 錄七

占盡風光說彼都賞心何事不歡娛爲誰煮鶴將琴

燒人與殘山剩水俱

斷橋取次放舟來人到孤山鶴不還處士高風三尺

墓倩誰補種幾株梅

覓遍蘇娘墓不真西陵松柏認前身同心欲結何從

結未必幽期浪許人

南向青松葉不凋忠魂只在此逍遙鑄成奸桎無完

體十二金牌枉費招

湖海元龍氣自豪文章山水快希遭若教洪董輩

畫添個狂生讀楚騷

一鞭騎馬出西泠變幻峰巒入有冥踏破烟霜紅樹

曉冬山不比佛頭青

片月寒山孤客心幽暉照徹冷泉深如迷得悟何關

悟人立空亭夜氣侵

此爲冷泉亭看月作

吟遍西湖只大凡遂初賦就客歸帆他年若假閒邱

壑好挂瀟湘隱士衫

揚漢字通出書

回鴈峯再用昌黎韻

我舟抵蒸湘登嶽願已左山靈咄俗生吾面適可唾

幸有回鴈峯祝融之倚佐指點心已馳如賈三倍貨

楚詩約

卷之十八

簡朝

六

陳恒

結侶失一遊且以旌吾過十里八嘉塵同人年半挫

齊心得林子一倡而一和攜手曳芒鞋相看人兩箇

取徑歷紆迴入寺陟坎圻金身丈六跌古鼎千秋臥

樹色上斜陽落聲報梵課逸興饒有餘客心清無那

蟻盤定堞卑帶遠湘流流懦歷歷萬家烟隨風自騰播

天空鴻鴈稀水涵魚龍餓北向對衡峯再拜謝且賀

瞻仰慰懷思登臨愧偷情歸舟欣有得後談矜衆座

乃知勇猛心足使拘牽破看予衣上雲不比緇塵染

題龔進也憶馬圖

此馬吾曾見今從畫裏看形神勞想像精彩倍孤寒

後骨生新穎輕蹄響素紈呼之如可出請試舊華鞍

發喬口仍用少陵韻

喬口遲朝發迢迢路轉除晶明憐曉日播落感秋華
承淺舟難直檻牽岸欲斜客心自悵惻不爲近長沙

過衡山縣

近衡山字縣連郭水爲廂石勁江生骨城卑瓦覆牆
亂峯臨晚翠孤塔挂斜陽採藥知何處扁舟意不忘

雷家坪和袁堯文韻

石橋門曉望無奈白雲何野寺殘碑冷寒山落葉多
舟烟通岸屋峯影離湘波却羨垂綸叟他年就志和

夜雨卽事

山縣重雲疊空江細雨聲春宵愁易動薄酒醉難成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七

陳垣堂

夜發

永夜征帆動空江人語譁角聲吹細雨篙聲入寒沙
許許知灘淺微微見岸斜最憐鄉夢斷咫尺未還家

揚帆

輕雲淡淡日朦朧共指前檣蔽遠空鷁首橫衝千頃
浪布帆飽受一江風狎人野鳥鳴相似觸眼遙山望

不同誰謂長沙秋色遠扁舟今在汨羅東

就陸

臨輿初曉破山烟回首那陽憶去年時易春秋家倍
遠地窮楚粵路無邊幽溪亂石當行徑綠樹青苔照

眼前爲愛新晴山色好臨風流覽亦欣然

烟雨

烟雨合羣山曲折穿林去去路指何峯迷離不知處
聽林宮升話田園樂事有感

山居忘却田園樂聽爾高談夢想親只恐還家無定
計閉門仍作出門人

火災余褥戲成八絕

錄一

殘書應付素灰燼襖被何因楚炬焦莫笑客途春寂
寞一床烟火作元宵

正月十四日

東賴莊王索畫

恍甫何年學畫師羽毛山水盡幽奇擬將短句除長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七

陳垣堂

次韻答龔進也四首

錄一

五嶽眉端詎可平蠻烟瘴雨入愁城他鄉縱有新知
樂長憶汪倫送我情

鄒章周

字中百
縣文學

月夜望大雲山野燒同家兄元翰限韻
寒光驚別照花影怯遲回林谷原清白涼炎任去來

一空冰玉意半寫杏苑開欲借青燐色先描琥珀杯

髻龍山感懷兼寄家兄元翰

縱橫年少策差與老生期遙共雙帷夢如聞兩部吹
昨昔長蟲思入夜永懷信付吹遲細袞千城在細青

獨楚詞

九日袖杜詩獨登石子嶺

千秋雙眼在搔首漫題詩孤往將何託高蹤不易隨
涼風吹帶緩斜日下山遲那憶歸來晚芳萊酒在巵

登南嶽白石峯

白石翻懸黛影重青天斜倚彩雲封尋常輕說窮千
嶂三十今幾歷一峰雨浸苔文題絕壁泉飛笙響答
孤松山空長詩分山賞碎踏花陰入露濃

歐人字子衡

臨國秋楊憶伯兄子萬歸信口占示哲仲姪

吾老千步曲遙憶阮南居秋老叢開菊日閑小摘蔬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九

際恒堂

憚人珍一飯遲我贈雙魚因憶張羅外歸飛鳥自如
青楓初改葉白帝暫乘秋石出江烟瘦沙明鴈子悠
常時悲作客何處賦登樓花夢愁相問香膠未寫憂

湖山寺迎春

盈盈歸信聽江梅為識湖山一面來客到鐘聲昨夜
夢花舍林影隔年胎分陰漸惜千金價初地新飛億
却灰白雪幾人餘古調清陽此日報香臺

李宗僊

字小白寧

琰僊

在縣南七十里

白雲山迴龍寺前石壁
清泉從石竇飛流而下俗

永瀛

猶是人間邱壑痕破空一不起雲門絲絲瀝綠寒泉

細歷歷分霜古木繁岩自有神逸李白世應無竅度
桃源何年羽客會騎鶴割得蓬瀛貯此村

胡率祖

字大治

壬子春大錢某郡永來賑

一歲饑饉罷流亡乃壯夫鷄頭池盡種馬奏價如珠
白石將何補上官多所須曾聞前漢詔無事日蠲租
姜洪紀

字子常西

題沙岐山齋

鳥豎雜竹外人影小山巔點易朝攜露行歌夜問天
非官獨有命惟士實無用寄良真堪飽玉關不易前

初至沙岐寄舊友人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十

際恒堂

近得客身處相知尚未深飲醇花下事泛雪夜來心
出沒江東日參差岳麓禽丹雞如既長相約抱陶琴
望野

青錯千重柳白平一片渭秋深殘氣色山古老威儀
鳥語村歌並花容陌井移惟餘歸去路樵子不悲岐
過漁父灘

湖光明四日天際一平沙陽鳥居無恙孤舟泊未涯
雲浮臥是伴樹古路為家攜卜等漁父知村遠落霞
贈方憲公隱者

杖屨流俗高風接古人衣冠誇尹吉器識嘯儀泰

夢竹常同生揮絃開揮塵何年未人帝半百曜靈春

送四弟子進歸河陽

客中惟爾我何故命言歸止爲春雲密不經秋鴈飛
合防衢地迢扶觀越天微何日還書至江風帶雪霏

讀史八首

昔方伯齊中作錄二

學劍無能苦學書空留白髮幾莖餘兩朝閱歷秋江
晚半世說昨曉日初扶坐縱談軒冕客斜毗橫視水

山居喻行莫令汚青史食寢全交老蠹魚

置我微軀兩大間不問姓字在臺班挂帆幾度烟波

冷策馬終朝崎嶇路艱曳履雲溪希一醉輸錢漁父賈

多閒歸來衡泌山峯曉羞照白頭鏡裏顏

上馬令尹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上

際恒堂

自惜垂竿月下時幽情獨供野雲知飛驪白鳳頻五

叶往問黃鵬肆醉癡祝向南豐香未得書窺北海意

何之幾空會賦梅花就近看揚眉刺史墀

留春

補錄

君心似欲去去時天垂淚不見六十日春花都貪睡

昔有長星杯留君共一醉一醉話肝腸止舍休况瘁

君意且如何爲予當返轡

秋來

秋來不可見但聽有蟲鳴及到蟲鳴後秋在樹間生

摘花

二月春花染積塵呼天降雨洗殘身不知亦有等芳

客來往還思贖故人

晚望

楊柳低垂剩日香收重歸帶晚風涼主人泉石粗消
受明月還來挂艸堂

出塞行

東方一去倚吳鉤飲馬河邊水咽流自許少年酬國

上那知白髮在涼州

李上林字正自號陶菴茶陵文學

冬雪即事

漫天雪浪勢如奔樵徑人稀漲水痕寂寂荒郊惟鳥

度疎疎野樹祇雲屯遙憐雞黍知誰飽每泣牛衣未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上

際恒堂

得溫獨有灞橋詩興在不須却顧掩蓬門

春夜與曹蟾子集飲卽席口占

鳥喚東風雨喚愁桃花溪畔少人遊今宵與子糟牀

注拌却西廳一醉休

孫祺鼎字翁叟華容文學

君山寺

來尋湘妃廟遂憩君山寺不徑旣窈委陰崖亦殊異

龍宮遙萬壑瑤殿開雙扉空際梵日臨掩映祇林蔽

歌宇半顏落迴廊莽闕闕憑虛佛榻倚石禪堂遂

臺瞰軒帝遺甍留孟公識地遠興故僥情高迹仍繁

落日含水曲回雲度湖際停桃傍漁舟張筵分爰位

春景垂星河晨曦露蒼翠蕭然一宿餘解纜非吾意

王造周字節石一日西垣一日識字山翁一日餘

流瀟山縣月道人一日玩橋山人黃岡諸生所著有

山堂春雨和韻

懸響爭流急山陰鳥道除桐花溜古岸蟲跡委奇書
枝折鶴聲遠泥封燕語初倦來搜簡蠹敲啄墨花疎

遊孔林觀子貢手植遺楷碑

不辭何年植殘碑留至今共看獨樹影想見古人心

閱歷風霜卷蒼茫天地餘經過築室處千載亦沾襟

雜詠

山雞刷羽毛獨愛臨水照豈識鳳皇姿九苞不自羅

走詩紀 卷之一八 國朝 三 際恒堂

離塵想

釣船遙憶沙汀外秋水投竿我未能纔說有家仍似

夢亦知短髮不如僧

張有孚字顯若一字澄庵黃岡諸生所著有南遊草諸詩

江夏阻雨遇鄭方南遺南遊草兼解囊以贈二

首錄一

黃鶴樓邊酒詩情更復燦興酣搖五嶽句雅推江漢

年少五龍吟才成白虎觀異鄉雖信美無那客意歎

彭述詩字次明零陵文學為文蕭然獨秀東經必與詩非所好而所傳諸篇多可喜者

秋日同易康侯遊翠池

攜友趁秋晴出郭聊散步一徑傍衰林寒葉垂香露

此地昔人遊蕭然多古趣空留墨池水不辯種蕉處

人地旅勝稀地僻閑雲駐弔古有餘悲益為哀蟬助

酒藟訪遺踪遷流失其故

留玉山

留玉山引一徑迤邐數盤空濛濛曉露蒼苔蘚春寒

近郭聲何遠臨流秀可餐青光繞咫尺不厭度江看

母曰米字子通

冬日退訪友人時新構草堂留宿率答

築卜漢山好君宜著此庭門臨溪水碧天接嶽峯青

霜月留長飲松風散夜聽素心原不俗喜得話晨星

雨中友人過訪

建詩紀 卷之一八 國朝 古 際恒堂

夏初風雨嶺山居看竹人來正睡餘莫謂客行殘露

苦最憐花落幾枝疏家貧如我盤餐薄交久惟君擬

議除所持素心當共醉吟深不覺晚蕉舒

吳泰字符里天門文學

鴻軒在縣北東處未滿時所構種竹於堂下

詩幽探勝蹟懷古訪高軒上客來張仲迂臣似州原

花前誰解語蹊下木無言惟有秋橋馮年年錦宇寒

劉翼孫字扶九天文學

聚義樓步園邑侯韻

忠義於今烈封疆望古遙廟祠憑陰壁丹若煥層霄

火運雲烟盡金刀布政昭神機翠策方聖德祖軒姚

轉戰鬚髯戰勞勳脾肉消豈甘列鼎足直欲攬魁杓
二表血淋瀝三軍慘不驕邈哉西益部偉矣中山條
生面開樞桶遺威憶斗鎮賓游誇彥會詞賦壯興朝
經臨橫汾曲弘長流俗標竟如書越絕不復誦原招
多士尸而祝羣兒嗜且譎嚴城傳令鼓歸路擁笙簫

吳興王天門

送王皇開懷劉太史詩開為劉仕後太史讀書處

賓居端拱備神臯鈴鐸風生響夜濤太史再來香案
東向宗同系卯金刀經成黃王人朝斗閣照青藜帝
恩景仰登臨欣作賦歸然惟見魯靈高

郭維寰字宜章武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五

際恒堂

渠渡晴嵐

陰森古廟平山曉碧初橫剪斷一江綠來添半壑清
橋迷疎樹影人聽隔溪聲恍惚沙邊立閒鳬自不驚

濟川別舟

奇到諸巒靜楓林映日低鴉羣爭樹曉客路似雲齊
落葉紅生緊拔蘿翠白梯曉崖千里外辛苦達蠻溪

夏國瓚武同

龍潭

不知何處雨疑或有龍靈谷靜生空響江虛送晚青
鐘聲沉梵閣漁火溼沙汀岩幔一天冷時聞雲氣腥

朱昌時字亦常臨利

春日示園丁步能非叔元韻

紅滿林端綠滿垌好乘佳氣示園丁荷鋤可使除非
種汲水須教掃浪萍帶月澆蔬和露長隨烟植柳共
雲青間枝莫遺梅花影待引清暉入艸亭

陳堯登字子貞湘

山居錄五

懶飾新妝學世容白雲深處憇高踪雖無車馬蕭蕭
至卻有烟霞故故逢半壑聲臨風嘯竹一庭光滿月
團松春郊縱我閒遊興遙望山山積翠重

過飲無妨醉幾杯一番歌笑一低徊幽情欲寄詩題
石野興難忘字篆苦艸榻塵封常不下柴門霧鎖未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六

際恒堂

輕閒庭開只許雙棲燕朝暮飛去復來

豈將浪跡逐瀾漫且就黃巖一席安晴貯日融茅屋
靜濕黏露滴石門寒澆花那恤親攜水沽酒時邀客
倚闌不設藩籬諸妄掃翠流幽徑竹千竿

愛殺清風許一瓢溪林不換意陶陶偏宜冠白皮縫
竹那羨裘裘將尾續貂雨過山山皆秀色月來夜夜是
良宵揮毫我別成家數紙缺何妨倍種蕉

看到霜林是好秋潛知景物待人留峰能著秀山無
恙葉白為花樹不愁畫寫輞川全幅得詩每奚背一
囊收時逢勝蹟頻頌至杖策忘懷第幾遊

劉誠字又存依

桃花源紀遊

自入桃花路溪流曲曲深逢僧作嚮導信步與幽
橋在仙何往亭高碑尚陰同遊多子驥玄賞得微吟
側徑通幽處誅茅小蓋堂遊人堪息展老衲正薰香
樹隙窺蒼翠峯稜出渺茫憑高無限意黃綺更何方
石磴層層下巖花處處逢秋光馳野馬樹色老蒼龍
醉賭旗亭酒雄歌楚塞風登高還涉水餘興寄孤篷

袁孔圭
字爾介衡
山文學

嘆新披剃者

昨日編民子今朝釋氏人偶然心向上豈是厭家貧
青絲含淚落漸愧復衣新教典孝為始聖經重愛親

楚詩紀

卷之一

八

國朝

陸恒堂

但能全父命不敢惜兒身雖為現在迫或昇前生因
無限別離苦哀生命不辰

嶽遊

入山方知山曲折不是遊人莫浪說仰望如登天上
難自卑遠高須循節盤旋磴道半山亭下看亂石如
瓜爬先時我在他山下轉盼他山若邱垤翻身突上
立南天坐觀滄海忽桑田自幸長途免躓顛此是一
失即深淵掉頭進步莫留連須臾更上祝融巔

上封寺

上封高莫並泉石口為鄰汲水尋童子穿巖訪丈人
寺後有童子星辰圖四壁日月照雙輪帝座凌空翠

諸子盡王臣

上封散步

第一 斧頭寺閒雲逐客身驚天語有我立地耦無人
石怪 霜雪松蒼任夏春俯看山下路平達似三秦
一眺

俯視群山亂恍如萬頃波參差紋起伏次第碧婆娑
不信皆邱垤還疑列髻螺下方都播種遊子愧如何

秋遊嶽嘆觀音巖松

昔日曾零落巖松豈意災如何耐久友不得共寒梅
舊情皆化空招野鶴來豔根猶未息鬱鬱逢春回

孤洲望渡

楚詩紀

卷之一

八

國朝

陸恒堂

叩須惟我友人涉幾徘徊野渡橫無世官船招不來
看山連露密望月待雲開席地聯趺坐清談在沙隈
雙燕還巢

春日穿簾幕于飛入草堂妝新羞共趙巷舊喜同王
下上音相應差池羽頭頭至貧如不厭棲止謾廻翔
經年還作對任打不分飛一意宜相結兩眸應共徹
歲寒爭戀戀日暖忍依依攜偶從茲去海天豈獨歸
答僧雪卷見懷
雪卷爾
介之叔

秋夜挑燈坐情親總一家共言宗落莫不道世繁華
溪聲石當水天空露濕花而今春已老猶記對丹霞

和馬雲翰山居雜詠八首
錄二

真朋喜不遠我口叩其門共話林泉趣誰知軒冕尊
過橋轉水影踏石記苔痕嗜飲知予性頻來問酒尊
君心思故國客久且隨時我愛詩無敵誰憐才不羈
杜鵑啼處血烏鵲遠來枝覽物傷情事能無重別離
訪衡南上人

爲覓桃源徑因談芋火爐道成名莫立智大現如愚
既以山爲坐何妨石作徒趙州茶味好絕勝遠公沽
我口過白雲寺晤樂上人

泉聲閃色嶺頭分古寺凌空入白雲四望陰晴千壑
異一簾碧雨遠聞禪牀跌坐石爲侶杖屨隨遊鹿
幾樹深處自來多老衲喜予今日得逢君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同朝

五

陽恒

中秋日賀僧移居開雲樓舊址

秋風昨夜過樓臺設把浮雲盡掃開爲待懶殘尋李
涉石頭移向此中爇

雨中過南天門晤時中鍊師

殘來丹竈向南天坐臥無妨少火烟莫怪峯頭風雨
惡雲門日月在雙巒

汪墅

崇陽

選山白選深選水自選潔山水幽默情退聽後契結
虛衷采逸心同爰發靜閑四續既可杯一勺不以屑
絕仰澄清間群峯資清淺磷磷石波銀浪翻如雪

寒風吹增冰月小飛霜列和與歌故候空谷黃虎
三絕盈囊囊高懷好如鐵能使峽壑凝泓千古熱
談若人

七夕

不屬芙蓉花事薰薰沾仙氣雨吹芬

惟今夕鐘鼎人間只二君橋畔尚留殘蚌月嶺頭新

製楚山雲天孫此後多從拙却費河東乞巧文

劉日璧

遊嶽麓

我遊嶽麓山之巔山因曙色有餘妍襟帶三湘水一
泓迤邐來陵幾洞天首尾如環三百里層巒雲樹白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同朝

辛

陽恒

起止雲氣高寒萬壑陰星沙蒼翠爭舒指古砌龍
點苔斑六朝遺响迴松關晴曉香霧連烟寺靜對
亭清晝問白雲深鎖毒魑窟飛瀑凌空穿石硯繞
流聲出翠微峯回路轉嘗咄咄手捫薜蘿再上之耳
畔颼颼天風吹蒼虬偃仰千尋碧晦明風雨悉如斯
君不見武陵桃洞惱漁人烟霞芋火復誰倫何如景
行宮牆在千秋俎豆無纖塵

如塘觀魚

山深漫憶雕胡飯數畝荒塘且種魚不向秋風思錦
帶常臨春水逐唐渠翠牽碧浪翻新藻細脂銀絲供
曉蔬有客無須矜繫餌鹿眉支竹喜樵漁

楊州儒學文庫

獨立

獨立久不悟出門問秋草古人白不來今情掩老
秋草澆無詞入門百爾思

月夜

夜深月自出盪漾輕烟裏是時花下人心襟好如此
習靜宜茶沉驗想月華月華如欲語的的將向花
草露抱蛩聲聲隨月老不知今夜月照蛩却照草
濕濕理枯桐冥心託秋顚

采蓮曲

朝來白雲滿湖北暮雲湖上稜稜黑野人曉起愛湖

走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三

際恒堂

光一隻小艇閒不得輕風隔淺不須棹次第船頭攀

蓮葉攀蓮葉摘蓮子澹兮心流兮水

周桐

字子翼湘鄉人博聞強記士
多出其門著有學海亭稿

秋江步月

獨步秋清夜閒吟野水濱露寒花弄影江靜月留人
草下蟲相和村前犬不吠徘徊忘漏永長嘯岸綸巾

濠江舟望

絕壁石谿彷彿垂藤蒼蒼花蒼茫樹裏無數野人家

劉如綸

字野詒茶陵人年十
四補弟子員早卒

白燕十首

瑞池只合濯冰魂帶得香風過柳村誰向殷郊胎帝

子豈容趙女啄皇孫雖始有意傳清白蝠排何勢問

蚤昏多少華堂堪寄跡不將素質傍朱門

離落生涯起午天輕盈兩袖舞翩翩懶添紅縷愁貞

婦耻學烏衣媚少年皓質依雲常共色淡妝得月更

為妍舊從歸雁知書法銀管空描不草玄

縱入繁華不染塵攜來尺素寫宜春饒他朱翠差形

穢美爾清高戀主貧鷗去乍疑拋舊侶鶴歸且欲締

新綰潔身起去烟花外喚看中林舉網人

妙質天然爾獨殊難將玄鳥舊名呼練裙不惹桃花

色霜鬢遞分柳絮數十里畫橋隨玉佩九天繡口唾

香珠漢宮釵去無消息莫向東風怨婕妤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三

際恒堂

金簡字夢錫衡陽文學

晚春坐了夢崖看莊子內篇

深山來者稀鳥立落花路奇懷偶際之崖壁相春暮

獨坐誦南華遠意生烟樹殘夢不相干俯仰空襟度

清風竹未來知我逍遙趣

春日禱村閒居十首錄

老至愁拘束詩瓢託小齋多情鶯樹生意草翻階

流水幽人致落花出世懷應知閒裡日天地給吾儕

晚步

斜陽山色晚迷離竹杖相隨步免欲倦絕芙蓉亭外

盡殘華陽柳柳邊詩信梳短髮風無力藉照孤依川

可期擬補移文封谷口鐘聲不覺過林陂

吳開運字泰升衡山文學

九龍盆新寄

雲房沉雨夢波影放新晴竹鳥忻相悅湖天意外清
烟微山氣冷風舞蝶衣輕百慮從茲掃清流好濯纓

且國柱字石安江夏文學

子夜歌

門倚欄杆待盼歡不見來神手剝蕉葉蕉心剝不開

吳寶林浩則禪師半山詩原韻

何處人山深居然一茂林層臺無俗韻曲徑有花陰
柳絲愁風舞舞榭疎愛月侵終朝領畧罷開却此身心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三

勝恒堂

陳範字通長沙文學

和紅梅五首錄一

羅浮春色見南枝領袖葵榴表異姿峻節豈因風氣
轉嬌英還賴雪霜欺珊瑚樹裏寒香斷琥珀杯中爽
影遺索笑幾番惟命酒開顏便覺醉相持

題聽花軒

孤鶩旅舍惜花陰殘月微燈寒夜深雨過翠交含笑
吻風飄紅怨有哀音氣迎芳馥吹成箋指捻英姿奏
入琴坐久忽驚嬌若泣噫前疑是海棠啞

李春晟字麻城文學

滕王閣

一逢劫火一崢嶸帝簡元臣砥柱擎雨後山青天兩
界月明人語笛千聲呈華烟接六朝古輦路迎看獨
閣尚卻評化工探不得摩崖端擬紀昇平

劉銓字屏衡攸縣文學

憶舊歡十首錄二

不信銀河萬里遙年年贏得鵲成橋夢醒淚墮醒猶
濕酒薄愁深恨不消幾載秦臺辭美玉三春天樂罷
閒簫飛瓊自有瑤池路那管人間更寂寥

去去來來蘇小門更無人解說情根紫衣香斷蘭閨
拂碧玉烟迷古寺猿圖畫猶傳楊柳態雨風莫返海
棠魂忍看三五妝樓月鄰笛聲聲宛淚痕

楚詩紀

卷之十八

國朝

二

際恒室

鄒定周字元翰鄒縣文學

登回鴈峰

北去羣巒獨殿行雲鬢湘珞共蒼蒼當峯日落殘宮
苑隔岸風清舊艸堂春鴈多傷遊子展晚烟白澹老
僧裝勝情不為沾錢盡搔首青天句一囊

卷十八終

楚詩紀卷之十九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市叢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徐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闕允命字雙石
天門人

朱秋字後答
里人

昨春三月霖霖未乾潑潑尋常西疇雨似匪天所惜

和千令漸爽楚地千里赤通和抵軍需公私難哀益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一 際恒堂

泥片秦晉編十年推此匪歲宜三十六儀與無等貴

天不絕斯人侯之登一麥

鄂哀

物亦求餐與人如關蝗食水之餘馬食蝗之後人

食其又呼寇之殄殄賴此天兵賣其生不可以或

櫻

懷雲閣領尼生時在義山
師所署

修竹如蓬地誰憑畫手拈幕中諸客重堂上一官廉

風月無因好烟霞帶語恬論交清杯酒哀炳及江淹

過小孤

制就如方壁浮來似點烟導江經禹鑿人海漏泰觀

自石壽為楚曾開月到巔中疏存一柱擎盡此開天

遊船竹園

舊葉萊新葉絲迥迥亦遐夏涼懸水竹冬雪避晴花

鳥亂林加晚烟侵閣屢斜江千車馬跡何歲許移家

夜泊

楊柳臨津送復迎夜深還與繫江清秋燈出戶窺橫

影野冰如人答岸聲細露恰零霞盡洗疎星欲澹月

加明倚意應受菰蘆笑笑客何年罷遠征

何履仕字叔堅
貴州人

衡山旅次懷鄧良崖

偶來南岳遊梅為雲山誘身如吹來雲遺笑到上個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二 際恒堂

忽驚歲曆新遙憶山中曳野燒動春風梅花橫戶闌

兒孫復遠啼笑語喧林數小者覓來梨大者具卮酒

取與各不同紛然運其手袁閭土室中此樂曾有否

懷周烈婦四首 錄二

大地風吹水立時健兒結習盡滿池窮鄉打草驚封

不貞女離魂化子規聞聞也知存志節丈夫應愧暗

鬚眉忠經有字入難識揮泪徒為義烈詩

逸轡峰屯萬馬馳俄驚飄瓦碎琉璃家腸猶擁孤雛

泣勁節先為老母知素欲紅樓賤燕子從無青黛拂

蛾眉春風冬日愁無際憶得貞娘絕命時

萬引年字孝叔
貴州人

堯俊富春

雞鳴村原曙人行
雞聲疎星懸野白
遠樹出江明
星濤悲前日孤
川戒早行
喜予囊篋小
開眼過荒城

賦得城春草木深同允康弟

遠目平湖一望收
山棠蔓合帝王洲
三村零雨啼征
鷺
野馬也雲暗
寒晴桃李曉成芳
已落蘆花聲裂
慘如西歸數
萬音書絕痛哭
新亭愧野謀

淇縣曉行

新月纖纖舊月
殘辭家記得幾回
看天光垂作露
山影寒氣濃侵
草樹寒僕立燈
邊猶帶夢馬語
行色慣未輕沙
塵動而終何事
未信南人誤一
冠

李詩紀

卷之十九

西朝

三

際恒堂

河南感寄熊子牙同社

交雖易絕手
難和過眼盟
亦裏言少且
中指寧計
老怨猶理
遣況成恩聊
持孤往隨
流進不見
千金有道
存今日與
君思已事
偶將身作
故人論

花邊

花間恨不速
花落恨不緩
本自有常期
旁人心在眼

廟市

經年醉眼笑
如枝公子鮮
衣拂巨羅白
首孝廉垂涕
說此厄親見
五三科

購餅糾瑣費
擊拊少賣人
癡多賣乖
只有下場無
結局分明收
拾入窮街
廟市後有第

皇嵩巖至滁州可見

嵐井霄痕遠
金輦南陽天
外好秋晴
不知古石蒼
松
聳近在烟
心何處生

向在江
字南宗黃
瘦人丹青
妙
能京師諸
王公重之

送友之夔州

一棹秋風急
蕭蕭意若何
山逢蜀道險
詩遇永安多
昔日經沙市
輕舟渡汨羅
故園千里夢
何日返漁蓑
久客荆南客
自武昌來
得故園消息

歸心巫峽水
日日亂濤橫
春色憐三月
閒愁上五更
時危憂歲險
客久笑囊輕
喜得朝來信
鄉關木債平
夏熙臣
字無易
孝誠人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四

際恒堂

客鵲謬酬張石虹

名士此題作

郊島遺彈射
蕭蕭夢澤寒
為劉甘左袒
張楚竟泥丸
共許千秋在
寧教三戶殘
南風歌不競
遲汝一登壇
杜世捷
字武功黃岡人
茅村第三子

友山園病鶴

竭力留春在
攜招得晚晴
頻來花有約
偶與鶴相迎
病弱猶能舞
孤懷不肯鳴
臨池還照影
余汝最關情
游士鳳
字雲子河陽人黃
鶴樓九老之一

引路松

皆長松大道

長松稱古道
抄手總難圓
坦道三千里
濃陰百萬株
幽從前宋末
補目有明初
歷盡風霜在
秦封樹似無

五張南士歸秦淮

昔別倦樓胡姑晴有懷無句畫中生登臨半入雲烟
譜去住常留山水名昨夜橫吹霜月小今朝長發曉
風平曉曉更訂秦淮約桃葉青溪好共行

蔡驥德 字鶴舫
黃州人

種花

種花切莫種薔薇薔薇多刺牽人衣一雙黃鵠不住
飛

採花

採花切莫採番菊番菊殺人亦何毒嗅之斷腸食消
肉

北風

卷之一九

國朝

王

際恒堂

北風逢逢吹擊聽九江油盡燈無光手破指裂後亂
落大河冰合還無裝織成匹布上街賣平明羅米歸
官倉得女啼俄頃阿母捉磚掃釜齧叮嚀停機不語
泪沾臆阿姑日晏未朝食

十月望夜泊虎邱月明疎柳霜裏寒鐘簷踞千

人石畔醉心悟石軒頭遙憶九霞二兄當共
此清光也句成寄之 九霞山方
諸君山人

鐘落極橋月在地小舟又過寒山寺傍人拋棹恍恍
眠燈暈將開君欲醉隨風去去水如秋尺幅之間見
虎邱虎邱一片霜柯影半接漁家半酒樓其間古意

誰盤礴石上松枝落復落重巒一步一堆藍絕勝千

邱與萬壑割雲未斷石成梁寒風剪水素萍香不見
生公親講席空留明月弔貞娘何物怒濤如擊鐵瘞
劍學吼鋒爲舌英雄死骨不死心冷泪猶凝砌上血
戟枝第桿古杉枯澗邊弔鶴鶴已瘞山水有情曾不
老古人易稿胡爲乎客來客去時無已千古游情宛
相似花下頻年足嘯歌墓底何人堪對比君不見第
三泉甘且美惠山之液中冷髓我欲取之佐巨觥潦
倒山靈呼不起

送法鐘舟居虎邱三章 錄一

鶴澗雲來濕中亭日自流靜觀含皓月坐久得高秋

楚詩紀

卷之一九

國朝

六

際恒堂

咒鉢鮫人聽探珠龍女浮生平濠濮想對此正悠悠

同杜肇餘望烟雨樓 肇餘官大
宗伯名孫

烟雨樓何處南湖一望平湖頭流月碎日脚瞰霞明
遠樹連雲綠遙山入檻青忘機鷗鳥靜波浪不曾驚

井陘懷古 次壁間丁
六石韻

韓侯事業野烟迷一帶黃塵沒馬蹄漢戍尚餘殘照
裏長安遙隔數峯西已無畫角催刁斗賸有波聲似

鼓鼙可惜淮陰祠時月寒宵獨伴嶺猿啼

吳之睿 字石潭
孝感人

贈夏鐵雲三十首 錄二

已將生計秘深幽事不妨啼鳥 未剪蓬蒿謂徑

一嘗留燈火得餘三移文鍾嶺休言北採菊東籬喜

見南出岫浮雲難蔽日斜陽猶自照寒潭

張譽年來早卸擔誅求魚鳥富詩函文章自可支風

雨林澗何曾有媿慙贈我雲藍期滿百煩君斑管擬

書三悠悠行路誰推許古道於今成墮簪

朱載震字衡人晉江處士詩文力追三唐舊獲孫山人嘗誦稱之詩曰東浦野人抄

雜興

主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屠釣與傭販立功垂令名
丈夫各有志乘時以彙征壯往著奇節顧畏事鮮成
不見負弩吏行辟魯諸生不見憑軾客跨杏走公卿

馬邑城在東二十里

唐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七

陸恒堂

御將古其難安危之所倚謀行括代頗起衰不移晷
武安自西來牧馬茲山底夜半鼓聲僂河北無堅壘
服勞受其利階禍實始此虞卿謀匪拙深測疆弱理
請媾益滋寇微言中晉髓黑雲墮甲光棄擲等敝屣
撙指孤軍沒納地而効重東國勢相依唇亡寧完齒
齊人何其愚立視萬夫死高義與顯名兼收固云美
恒公既不作此事亦已矣惆悵無限憾寒烟凝暮紫

君子行

孤根高百尺托根在屢屨鳳鳥久不至華落實離離
一朝化為薪爨下結相知相知豈不貴相逢亦已遲
良王琢成器何如未剖時泣涕當岐路悲感遇素絲

古道難具陳人世傾所持

木再榮

雄楚樓將成臺下
女貞樹久枯復榮

武昌有高樓乃在西北隅凌雲抱遙翠枕流俯瞰瀝

時移樓漸圯崇臺委榛蕪庭前女貞樹榱桷歲月徂

瓦根瓦礫中雨溜蠅斜膚眇昧謝梓人剪伐遺樵夫

如今復往蹟經營祇須臾匪直足遊觀實以表雄都

堯棟煥更新鬱勃及朽枯榮落固有常感應豈全無

陶宗隱蓋松泰與連理株佛慧與聖性膏衍總不殊

何當千尺絹寫此千霄圖廬山開宗寺有復生古松
晉時木連理同一生武昌

泰興元年
又生武昌

水車謠

卷之十九

國朝

八

陸恒堂

天河西沒夜將半北斗闌干明星爛予唱汝和隔兩
岸但得秋來穗遺野何憚芹泥汙至翫今夕盡力勿
休息明朝荷鋤理疆畔

夏口坐郭氏水邊梅花亭同孫豹人賦

漫園主人識趨拾謝却時名存樸雅十畝濃陰負郭
南數椽茅屋臨曠野叢篠縈迴小徑通老梅橫影映
清瀉春至花開待客遊我亦頻來憩其下衰拂薜苔
雪浸衣雲翻殘夢香浮罍今同孫公坐三伏梅葉盡
肥梅子熟參參伍伍幾十株疎處猶然補修竹縱不
及見花滿枝綠暗陰層已繞屋廣平曲終杳難聽襄
陽有客醉未醒昨夜月明水如練主人嘯歌梅花亭

小集東山次韻

臥穩滄江上扁舟乘漲來悠悠天地內落落水雲隈
把酒看蒼桂裁詩問早梅預知離別後眼倦向誰開

聞百衍告捷四首

錄二

野蠻騎天險信師早潰圍虎臣方解甲聖主自垂衣

伏師傷馬疾寒雲塞馬肥咳嗽鴻鴈下猶向澤中飛

上將藩分關功高自剖符有時仍牧馬無夜不啼烏

是軍成列孤雲鳥單通長懷羊叔子端坐亦平吳

陪王黃州給諫同毛子霞江井諸魏師聘登大

別山樓瑞川閣二首

錄一

江漲危磯時侵晨短僂陟山當結夏摩礪認前朝

吳詩紀

卷之一九

國朝

九

陸恒堂

壯清荷香遠青天野鶴招使君縱幽意步屨向清宵

次韻答子雲

吳障晴雲外林泉秋更清放歌高士意獨立古人情

倦鳥驚心過哀蟬亂耳鳴百年當此夕多是暮愁生

庚申臘步歸里後即有北遊徐公贈別四詩次

韻答

錄一

東野何搖落相持一退之逢人無狗監識字有雞碑

渡口桃花艇溪頭竹葉旗萬山迢遞外過日把君詩

寄莫大研先生

霜風吹遠碧襟寒布被誰憐子夜單漫向窮途飛酒

旆遙期尺素報平安淒涼月下聽嚴柝惆悵河東冷

釣竿莫更登樓頻遠眺大江無處不楓丹

寄蕭衆藻廣文

秋聲漸濕冷兼葭江上輕舟泛晚霞披褐抵今懷橘

頤引杯空自憶簷花山城爽颯通書幌客路風烟隱

寒霜莫謾堂斷愁繫馬西陵原不滯天涯

先生貽書有繫馬堂

次韻和楊侍御筠澗先生秋懷八首

錄二

名士

以詩

誰知天河賦洗兵從教流時說抵京闕山漫引鵝絃

詞酒長連驃騎營獨遣野鳥號夜月無勞布穀勸

春惜終年飽走真何益落葉空階旅夢驚

吳詩紀

卷之一九

國朝

一

陸恒堂

清江樓懷舊開家園迢遞首重回淡香紅葉霜前

經細蘆黃花雨後苔漢祖頻年思猛士燕昭何日築

金臺才自應烟霞老未許天邊鷗鷺猜

奉答黃涓先生寄韻二首

錄一

小築河濱帶洑洄野梅疎柳得新栽青蓑已向蘆中

去白舫誰從雪後來兩地關山清夢杳幾行書札好

懷開沉吟獨倚夢檐下愁聽濤聲送晚雷

次延阜先生留別韻奉寄二首

錄一

南樓望月照青藤桑竹人同坐歡應爭把新詩傳孝

烈頗舒老眼慰延陵書繡繡寺風前雨烟冷清谿雨

後燈記我追陪芳艸路高枝懸聽鳥呼朋

同石城公牛潛子秋日漢上三晉人

溪陂秋柳帶明霞茅屋參差野老家江轉危磯奔駭浪村鄰小市綴疎花河魚入饌偏堪飽濁酒能酬不用珍贏得山公清興在停驂閒數後棲鴉

雨中寄黃榆山

桐雲覆野雨霖霖萬慮踟躕倚短檐空喚長鏡悲杜雨漫將乞食擬陶潛

簡餘清索筆

中山獵罷氣縱橫毛羽紛紛泣管城江左塚邊餘幾許野人拾得寫秋聲

程正華字除人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二

際恒堂

擬古

西北有高樓靜女亦何殊生來弄鉛粉不肯暗投珠東鄰馮子都西鄰秦羅敷誦咏以善淫傾城衆所謔共說子都妓各言羅敷殊車馬闔其門驚鴉集冷廟對人不敢發攪鏡自躊躇

雜感九首錄二

富貴千秋小哀微空百年短褐絲絲破單體似輕烟燈火老兩眼奇光結殘編巢由無福相堯舜當自玄骨肉本不實安能長鮮妍

大海飛爲灰白石亂如泥此說聞者多此事見者稀身豈麻姑仙見之能不悲堪笑處堂燕先機不自知

何曾識主人惟向華閣樓見彼鴻與鵠志大且相嗤

子夜歌

郎有他歡問郎微哂怪郎不言喜郎口穩外人唧唧儂心默默不敢對郎一聲嘆息

憫儂曲

紫駟馬是郎去年騎不知郎心變向儂門前嘶今日嫌儂笑當日愛儂罵我思古人倒食甘蔗

下山言歸時往返皆在雨中

是徑燈香結佛號日夜留怪人偏自擾致爾不能幽春水流何極山光雨盡收有懷今且負飽聽夜鐘曉

秋興次夏鎮雲先生韻八首錄四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三

際恒堂

欲窮蕭瑟理豈必樹間聲枕菊香欺樹煎橙綠蕭蕭偶來乘逸興浪得愛山名一夜聞蕉雨谿泉不覺平黃花一夜發天際下輕寒溪曲流疑斷雲層岫自寬艸情忽已隔楓意爲誰升伴我南窓影青青竹幾竿豈獨憐幽月閒閒步夕暉林疎山骨見秋老荻花飛乳燕不知去孤雲勢自歸乍寒難永乖中夜裁披衣值此新醪熟重觴醒復醒連山茅屋迴積葉曲池平夢寐藏深壑絃歌絕故城年來多種秫欲以了餘生

山寺晚歸

山色青將半沾人欲滿襟鳥翻疎澗果僧種老隣空香暗疑無處鐘幽自可尋暮來飛野趣隨意歸溪陰

松棚休夏作贈棚三首 錄一

已道炎威怒縮蒲敢取妍影將苔色媚陰與葛衣攬
留牖堪通燕因風可近蟬茶香生兩腋午睡醒輕烟
大雪彌望皆枯枝白草見松栢竹女貞數種傲

然挺翠感賦

肅氣結岩呵凌寒見幾柯豈無嚴氣到如此後凋何
天地恩仍厚風霜志不磨當時几質艷經眼已蹉跎
生意歎將終猶勞霜雪攻亦將憂玉碎惟不喜雷同
樸老知經歷單寒淚固窮嗟哉何自苦欲以挽南風
中秋後風樵兄走太原予歸燕臺在坐若爲洪

念專嚴間予皆擬同去月下漫成

共詩紀

卷之一九

國朝

三

際恒堂

鴻羽愁岐路寒蟬噪暮軒月從今夜減座許幾人溫
秋氣驕沙漠鄉心送鴈門燕臺回首處三晉野雲繁
雲中送別熊青岳先是青岳赴友人舟南去頃
復取道塞上淹留信宿爲之三嘆

爲惜燕雲散還來代邸遊以君南去念動我北堂憂
紫塞風塵惡黃河日夜流平生不泣別對此正悠悠
聞來樂已極竟別涕無從何不南舟去翻將寒月供
寒蟲咽土炕歸夢隔霜峰爲約金臺裏相遲報國松
早春二首 錄一

艸堂淑氣自清和積翠平蕪眼底過句到梅花腸易
公樽開竹葉面先酤百年意興隨山水一日風雲付

肅歌芳草不生陵谷憾六朝烟雨尚婆娑

同吳藻士休夏雲居山寺張沐九表兄投詩見
賦依韻奉酬

孤雲出岫意何居谷口遙傳載酒驢寺廢纔成三徑
路人來先快半行書高林鶯語鐘聲上寒澗花妍落
照初已遣山林供妙思不教囊錦笑空疎
折得松枝塵可揮談深杯落佛燈微山川自我成千
古竹栢如君近幾圍世有炎涼徒共歎天多風雨敢
全非殘書老大終難讀無事還來坐石磯

贈別沈茶菴司李

攬轡居延問土宜使君姓字野人知一官三載雙瞻

九詩紀

卷之一九

國朝

一四

際恒堂

冷半卷孤燈五夜懶出塞已傳前後曲仰關應憶漢
秦時參軍文字消刁斗紆邱深官頗牧思

飲石林寓石林有琴挑之興不成故謔之

金銀花老雨中孤雲暗城空聽鷓鴣病渴誰人憐狗
鹽驢驢徒賈酒家胡

長安元夕竹枝詞十七首 錄四

正愁百病幾時消姊妹前來喜見招小腳微醺氣刀
減扶人數問玉河橋
高燒烟火似繁星城禁三宵總不局一簇飛塵來往
疾市人爭指是朝廷

日狼狐腋紫貂裘十萬梨花關火毬頭等御蝦逢馬

上一齊攏伎醉香樓

檀板金樽勸夜闌誰家孤嫠發長嘆燈昏衣薄琵琶冷明月應前不忍看

赴而方長沙人

夜待彭秀升不至

昨日來山信聞君訪敝園故扉占鵲喜撫甕展爐溫了了鐘傳寺亭亭月上村夜分林影寂惆悵掩柴門

上湘春望

已失南園展猶逢隔歲春野花迷竹徑靈雨漲江濱衣易悲遊子書難到故人前山空在望獨立幾傷神曉起望鄰庵有感淡生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主

際恒堂

曉鐘殘月落高閣一燈明恍惚昨宵夢淒涼十載情曉光分樹杪霜氣滿江城一自知音去高樓罷笛聲

石門天竺寺

巍巍天竺傍雲岑一派松清萬壑陰回首石門山下路來時不信白雲深

曹大渡字尚白黃岡人

悔人移寓浣花草堂賦贈

天地一蘧廬眼出蘧廬外開戶見天機開戶問天籟不少古今人晨夕結高會隨筆盡滄洲因用梳松栢環堵雖可安廣廈不爲泰五嶽若彈丸四海如襟帶此覆天下心與身終未艾

樊維師字尚文黃岡人

長春寺

香火僧何在牛羊日又昏當時親禮佛獨自楚王孫向維時字有夏江陵人

歸來

海濱來倦鳥繞樹託濃陰天放歸鄉落入山恐不深

龍兄字在田黃岡人

和郭些庵先生歸山韻

朝市山林事果違琅玕深密自成扉張鸞棧返文機渡龍樹經從渤海歸禮數只宜遵古道唱和難與話前非呼童引取飛流入淨院塵沙百衲衣

楚詩紀

卷之十九

國朝

二

際恒堂

飽蠹殘箋剩幾篇巢傾枝覆已三遷頻驚羽檄因藏鶴爲憶鱗書數捕鮮有酒在樽權送臘無金買歷莫拘年從今解識春婆夢付與寒江一釣船

十九卷終

楚詩紀卷之二十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徽南叅訂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李以篤字雲田白號老
蕩子漢陽人

子夜歌

妾家在山南郎家在江東步道既愁雨船道又愁風

春遊曲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一

楚詩紀

平原花落紅無數半在香塵半高樹晚風作陣樹間
來暮春細捲黃昏霧誰家小婦踏花歸翻嫌粉蝶沾
羅襦

念楊晦菴久滯淮上

以我不能去知君定不歸多應彈缺久自是曳裾非
蜀地無備保淮陰有釣磯遭逢從古嘆作計掩柴扉

別蔡山人

來本歌唐棣歸仍就菊花八年成再別異地可同嗟
爾自難為偶吾曾勸有家柴門霜月冷簫首即天涯

聞仲敘聲叔房季諸弟詩

受爾新詩好低徊與夜深一家風雪意隔嶺短長吟

野曠河流急林疎月覆陰高天如可問今古共行沉

堂成書壁有序

僕禍命本薄性情多乖猥以下中之人曾經
百六之運祿位容貌不足動當時疾疢忽發
有同於在昔所幸者弱而好弄奚術乎壯不
如山則背而流則堂用敦宿好讀長短篇竹千竿
而書萬卷怪他日人說是我屋謂此子宜置其
中若目詢湧利名乎請迴俗駕今其庶幾娛
老也亦愛吾廬

問于何所有近頗愛高間古處無慚影心休欲駐顏

繩牀六七束草屋兩三間酒生琴言客時時覺往還

輓蔡夢菴前輩

寂寞中郎後先生萬卷餘飄搖棲鳥鼠磊落蟄蟲魚
淚盡湘靈瑟悲深廣柳車他時傳逸士誰與購遺書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楚詩紀

晚過龔二孝升飲

入秋續數日蟲响覺依稀野水兼天湧寒雲帶月飛
君來元不速我至竟如歸浩蕩乾坤裏長歌心事違

所以

所以成維谷經年類轉蓬兒痴近漸慧妾悍老闢工
戢影悲堂燕燈懷看雪鴻機驅吾不免漫語信天翁

留別仲敘弟附過廬省墓之舟入西江

忽復乘舟去南風五月涼士龍初入洛司馬正還鄉
水漲河魚逸秋深旅雁忙行行能念我留滯江都陽

滕王閣諸什次原韻

章江百越通人倚畫樓東角柁來何極峯巒看不同

吾徒多屈屨作客信飛鴻莫以微名久含毫愧國工
臨川寓士

嵐氣蒸爲雨蕭疎潤客裝千聲壯宇亂一徑野花香
豈少春遊樂共如旅食長所懷無一就空對鏡中霜
旅中雜感示孫八素公二首

不許鄉思切淹留正有初星星消短髮歲歲長裾
經事燈花落開懷酒酸虛語言消渴病今古只相如
之子青雲秀浮踪亦類予但教尊有酒莫問食無魚
詞賦應喧震風烟任卷舒千秋吾黨在相顧免踟躕

王老自言其樂感賦

樂哉王處士無室盛年嬉薪水了不涉雲山安所之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三

歐恒齋

比鄰爭索盡過客或彈其笑我糾纏甚終朝只敘眉

黃岡姚天迪久客德安奉懷

與我三句約堅持五日糧和平神鬼聽幽莽世情傷
野色吹秋至羈人入夜長懸知敝篋裏字字吐光芒

聽謝有客琴

有客楚

記得入門時風音粥粥吹堂西月靜好舍北鶴猿僊
敏履防苛禮徵心問獨知聽君空外响草綠幾歸遲

步漢口後湖

風氣暖如春巾衫不厭貧長堤臨水勢斷瓦嶺香塵
苦債非關酒題詩莫寄人櫓蓬聞小史放曠已憐親

寓樓卽事

未曙披衣坐江風冷一樓凝兒啼索飯小婢緩梳頭
歲月無聊甚與居不自由烟鳧與雪鷺兩兩對沉浮
姚二天連夜過

白我誅茅後君來一送窮池枯不受月樹老欲生風
貴酒鄰家慣微歌夜漏終相將成二老馬首厭西東
壽李甥仁熟

憶昔庚辰夏懸孤日正中甥今且抱子我亦漸成翁
鵲翻秋能健松陰歲不龍承家期爾輩一爲慰飄蓬
信陽道中

昨日復今日崎嶇過大隄粘天衰艸白拂水凍雲低
澤國多鴻雁却原尚鼓聲何時容我懶一枕夕陽西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歐恒齋

江寧黃子九烟招飲

此詩諸君本皆識九烟作

維舟纔幾日忽忽及花朝賤子悲城闕良朋勸登歌
歌清桃葉渡月湧廣陵潮可惜春光半身猶一葉飄

別覺公

客舍誰青眼沙門爾白眉廚留徵士酒案有讀僊詩
睡起桃花下香燭貝葉時東風搖別緒向晚息邊吹

旅食

漫酒窮途淚聊爲旅食人清宵無月色濁酒且風塵
偃臥從兒懶科頭對客眞河干雙白鳥早晚爾情親

訪葉淡生寺寓

薄暮過君語逢春薄暮還初冬睂自遣皓月一團圓

怪可憫決瀾來經滄浦開須持摩詰意樹木開花開

殷俞臣茅屋

意匠營茅屋君貧我稔知三間留我榻四壁費君詩
樹影烟雲幻河流口月遲移文莫用請出處舊風期

酬文燈岩吏部

海內論耆舊文翁似幼安堂虛窺薛靜坐久惜花殘
塵尾從茲遠漁叢取次寒何心學古處我法屬艱難

一 燕雪堂少宰屬和龔芝麓總憲贈詩八首 錄一

西江三月雨昨日一開顏綠是玄亭字紅爲秋家
名高常苦懶客過不能閒莫漫歌叢桂迢遞大小山

毘陵留別黃序其參軍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五

蘇州堂

依人非壯士況乃涉荆蠻爾學梅家尉吾哀庾子山

青袍試白馬綠字老朱顏一笑褰帷入花深臥閣閒

病劇

病劇生幽景茶香接藥香青天惟我在白月看人忙
小綴何堪曲全拋陸賈裝翻愁身健日踟躕此行藏

輕程鋪漫興

沙城無暫別寒雨入風斜天意仇文士鄉心怨野花
湖流渚水曲眺望孤州還何處消愁盡飛來萼綠華

春怨

臥病經時靜掩關桃花乳燕白開門尊前懶爲誰
賦鏡裏全非舊日顏作客顏唐餘短髮笑人嬌滿是

春山可憐江上青青柳獨對東風舞阿蠻

與陳伯璣劉旅皇飲秦淮酒舍 伯璣名元

減却春光榆莢愁秦淮一月幾登樓山街落日沉江
底雨打荒城咽石頭學劍不成名士老讀書得意酒

人游十年踪跡皆萍梗知爾無心賦蕩舟

王天翼字星南 黃州人

感懷詩十四首 錄二

握髮對朝鏡按劍悲素絲人生貴適意胡能長苦飢
烈士困壯心迷迷煩傷思驥志在千里誰將循廢轡

五遷既所難安用遵一麾太行無坦途卽地皆險巇

龍門成迅流逆之威傾危君子願廣聽和樂同堽堽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六

蘇州堂

經過荒山下顏墳安艾蕭不見昔時人風鳴白楊條
斷碣土花沒事業難見招雄圖亦已矣石馬爲誰驕

奇才不可卽賤子空大招陰氣慘肌骨回步登山椒

新裂齊紈素

幽思雜機杼釋情和水縑念彼日月積釋茲寒暑勞
織成一端綺捧之心鬱陶精采并正晚夕日含秋濤

裁此欲誰與還停金錯刀我懷不可見舉世輕如毛

谷風感虎嘯瓊瑤報木桃美人絕芳譽疾首時獨搔

封題翳筍簷寂寞委江皋

昭昭素明月

夜光皎東隅娟娟露幽姿以彼團圓意照我離別思

離思淚盈把遶焉天之涯河山恨長望徒煩魂夢馳
歸路不可即踟躕而傷悲安得化明月千里相追隨
靈峯詰目體如三上人過訪會予山游不值遂

冒雨歸予亦冒雨返齋作詩寄之

山水同素心幽奇發高曠清暇時獨游烟雲日異狀
泉細明積沙青峯引疊嶂松路直復紆驚禽去還向
厓石坐翠微細遊勞極望夕雨慶歸塗容與氣彫喪
折屐滑枯根飛花溼衣上者步至荆門始知遠僧訪
行樂失聚歡隱几頻悵快題詩虛謝情聊任孤懷暢
楊柳動輕絲春風信飄蕩

書感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七

原注

西風淡庭艸搖落旅人情對酒長歌發看花百感生
晚雲含遠岫秋雨冷孤城鄉國勞魂夢支離空劍橫

冶山道中

蕭晨歷長阪白艸鳴秋風亂岫隔雲瑋一楓蘸水紅
花繁茅屋小泉响莫山空歸路鄰樵渡微吟落日中

重九前一日同袁漢推諸子登崇川北城樓野

眺兼送子述都門共用首句

何須九日始登高結伴先臨興一豪入郭秋山環水
照接城霜葉下林臯壯心豈向彫零變短髮還因懷
慨搔聚首幾時身又去寒風萬里正颼颼

柳居坐雨

孤烟起黃昏風雨平居早閉門豈使殘書獨
挂自無多虱向人捫銅駝莫更悲榛棘翠竹俄看長
子孫獨有雙龍閒倚壁時時清吼一悽魂

懷江南陳子一

獨上山樓望夕曛離思愁絕渡頭雲自知不及江南
艸處處春遊却遇君

山中過體如上入院

乘興來從霽後天山花潤艸媚春烟青峯不礙當門

路閒傍溪流到寺前

羅衆有字君即茶陵人性類放詩不耐思多餘到
道諸集散

秋不傳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八

原注

弔賈誼

洛陽人已去冥冥有其魂一篇長太息萬古懸國門
絳灌不敢喘陰翳崇朝昏文帝自謂過相見失言論
手可摧衡嶽足可蹶崑崙請纓繫南粵視如蠶之捫
干將補敝履今古共一痕弔君莫浩歎恐驚鶴與猿
過慈利訪劉石梁

蒙茸剪盡見天門城郭人民似落村路接桃源仙不
遠品如勾漏令能算花深邑阜渾無徑鶴啄庭苔但
有痕慚愧楚然空破谷却於靜對欲忘喧

羅難後始晤同社諸子二首 錄一

一身憔悴與梅癯坑切何曾怨蠹魚司馬當年猶有

賦虞卿此目并無書狂來時舞張華劍與至空騎李
賀驢憐爾多才無瑣尾雄文應滿洛陽車

示內

三匝蕭條寄一枝長卿已是倦遊時錦囊謾負詩千
春驢鼻惟存酒半厄破壁有精移夜月匡床無夢
秋池王孫不識臨邛客空鎖遠山一對眉

呈趙給諫

即洞門

明公清節敵澄潭愛到雄文似有貪幾度垣中啼鳥
緩無人知是爲羅合

枕中吟

五更秋氣寒如鏡欲曉未曉半牀月嘹唳征鴻過一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九

際恒堂

聲短葛單衣眠不得

送河南趙仲朗

仲朗風流迴絕羣芙蓉爲骨玉爲文臨岐不酒英雄
淚一帶黃梅雨送君

督師幕中卽事

代草便宜春復秋常何步裏客空留君王縱使驚相
問誰肯明言是馬周

周敬溥

字止齋
寧鄉人

舟中春興三十首錄一

生我湖南地今朝逐水涯青天常獨影白露忽同霜
跡歎漁樵混身笑語猶疑風時得意延攬上嵒巖

仲兄南園落成次韻

南園新築舍相對岬雲幽徑曲重圍柳風清一上樓
醉聆鶯與語倦愛鶴同遊常見爲兄弟吟詩共唱酬
黃道開

字岬書
漢陽人

又如張

交夢抽棘網彌深陷禽者虞陷虞者心陷於虞猶可
脫陷於心不可活

寄程伯建

名士官仍薄崎嶇近夜郎心驚萬里夢髣髴十年霜
濁酒傾鸚鵡高情典鸛鶴蠻天山雨外應任楚歌狂
易兆義

字畫初
漢陽人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十

際恒堂

秦淮竹枝詞

猶記秦淮最勝遊清歌檀板賽風流而今瓦礫魂消
地不見珠簾捲玉鈎

桃葉渡頭春漲深明朝愁殺盪舟人更憐寂寞空階
月移照橫橋淺水濱

程正巽

字鳳樵孝感
人端伯之弟

雜詩三十三首錄四

辭巢見高鳥坐食恒苦饑君子傷貧賤奮翅與我違
春桃不忍發秋菊不肯肥堂上响促織堂下走蜘蛛
低眉感物變安能效雙飛把影憐幽獨涕淚沾裳衣
我欲問古人古人不可作我欲問今人今人不可學

虛中發潛觀當身悟寂寞群想閉不生形骸非所托

倚戶有神仙不赴崑崙約

與子結婚姻牽絲自父祖織就雙鴛衾文綵相參伍
自子遠行遊塵灰上既釜固窮子所甘子行亦太苦
山鳥不可及水深不可測未肯惜心情是處生愚惑
我有半窗雪相與爲休息晨起開蛛網著水沐花色
日暮往野田過溪問稼穡此中寂欲無那復冀所得

鄰叟

亦自幽棲久十年種竹成息心無所事舉世豈知名
戶入雙峰色溪收兩澗聲南山看不厭非是託孤情

山溪阻雨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二

際恒堂

順色來天地千山雨共傾蒼茫收遠水先後斷行人
病馬安牛屋飛鴉逼土城岸邊石不定帶神逐溪草

朵岩艸亭夜興

蛩聲生靜夕清響帶匡牀睡足三更漏秋深一夜涼
雲流星在水月倒樹橫塘空谷花初發中宵忽有香

舟中酬月

舉杯一謝月處處肯同明遊子三秋興懷人萬里情
不隨流水去常伴野烟生此夜清光滿移舟近太清

山中懷如臯冒辟疆

幾年懶慢白雲知自卜青山不更移一榻人眠千日
酒半樓月照四愁詩燈分花影封書幌嵐合茶烟過

菊籬芳草無聲峰欲靜夜涼舒嘯在高渚

墨莊雜詠六首 錄二

不必衡山再上書溪南竹隱亦安居寢邱尺地先臣
請東壁殘篇焚燬餘日午爭摹乞米帖春深常學帶
經鋤吾家有弟借匡裕愛向烟嵐共結廬

經年托跡水雲鄉髮髮新交菊上霜老眼漸看妻子
重孤情閒對古今忙貧來菰米全充釜病裏醫書爭
在牀一月十齋非佞佛三句九食念無糧

客夜

怪石嶙峋傍古藤捲簾當戶見雲崩雷翻隔院新分
竹雨醒連巢熟睡驚晚碧數聲多冷客開書一卷博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三

際恒堂

殘燈欲眠又共奚童語前月人歸到未曾

客中懷鄧斯及

渺渺長途泣路岐一林閒月計君知扶花石畔當無

語送客松橋定有詩不看長安騎馬日竟忘山裏閒

門時莫言去住尋常事珍重青峰在水湄

顧景星

以博

字黃公一字赤方新州人著有白茅山人
集十餘卷新樂府九雅學子昌善讀父書

綜補

征婦寄衣

有客發渭城言之交河淚霜閨各有寄裁縫裂端綺

香停針鉗火熨煖舊薇水切切兒女仁慈懇直如此

今夕金錯刀宛轉向纖指晨裝就長道與君共萬里

有家常寄衣無家復何似持謝衛將軍功成勿爲喜

辛亥六月新苦旱徐公露禱雨奄至陪公觀

魚雨湖賦紀

使君愛雨湖雅愛雨湖遊公餘理茶竈三五乘扁舟
青山湖見志靜籟聽松楸縱捭狎魚鳥好風仍逗遛
於時六月中倒景荷花稠香從遠空發水接銀河流
四面看禾黍愴然動深愁精禱既不昧甘霖斯見酬
餘霏弄空濛皎潔來沙鷗浩歌淥水曲拍手襄陽謳
柳外喚漁艇擊鮮充庾餼歡娛答羣願賓客攜應劉
公庭更撥幕酒掃皆除幽籠烟溼清露開尊迎素秋
酒酣發高詠詩句恣冥搜歛見俊哲意何如元道州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三

際恒堂

公昔按鄒魯令行過置郵赫然青項郎持節東諫侯
天子眷南顧東民焉得留德星燦翼軫紫氣離奎婁
北開大河北水旱靡不周朝廷賦雲漢使者牲沈牛
楚疆更耗教厥各召有縣移檄靜千里庶僚安敢偷
兵家重形勢此地爲咽喉空城作巨鎮古來有此否
溫言謝父老次第爲汝謀通亡倘已集倉廩行當修
濬河利舟楫遠郭誅茅蒐南湖三十里烟火連城陬
菰芰熟汀浦漑糞宜甌窰水氣蕩羣鬱豈惟潤田疇
編昔全盛日管絃歡上頭非無莫愁艇亦有孫楚樓
謝傅繫安危攜妓良何九醉翁在南滁日飲無他求
使君秉清節質厲風霜繡乘間問騷雅卽事無競錄

風流與經濟二者非不侔下與珠璣樂上分至尊憂
高情寄軒冕逸趣凌滄洲何時蒼生濟攜手訪浮邱

東武吟

出東門道長途遠望見何紛拏青衫紫羅依路隅高
鞞白哈窳錙銖鍊襦銅鞮金僕姑踰垣載若爭封侯
東家上計西家四頭上白日無根株人生少壯雙輪
轡謂君亦何愚君不見魏有吳起吳有要離空中彼
姝不得爲妻遵長途慘子祛

題雲山萬里圖贈悔人

曲江騎驢少陵老繡嶺春風搖碧艸灞橋風雪走尋
詩二子圖中看潦倒多君年方三十餘荳蔕蘭作佩瓊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古

際恒堂

與琚嘗思五岳竄遊屐却向金門緩上書明歲扁舟
且東下雨花臺近梅根冶有時簷酒青山墳想像盤
桓謝公馬長安花枝紅入天軟塵高掛黃金鞭薰風
回首沅湘路一派春聲响杜鵑

皖城警角

歛起入江雲霜天動馬羣驚看殘月上偏向客舟開
野哭聲猶昨淒風夜欲分向來魂悸處三駐武昌軍

奉答愚山寫別三首

錄二

畫舫清波送高林鳥弄閒誰云博冠蓋自不換雲山
綠酒歡詞客丹砂駐老顏江天一萬里身與鶴飛還
京國頭增白山林服自青君來傳信史我去抱遺經

講學聞東魯論詩憶北亭蘭臺有餘暇一望少微星

還山途中雜述寄徐公四首 錄二

頭白經離亂蒼生尚寂寥風埃愁萬國雲物望青霄
懶慢酬知己謳歌答聖朝昔賢懷一飯處士敢言驕
聞道王師勝戈船下岳州荆南初復地湖北可寬憂
轉偷能無置籌邊遂有樓幽棲今益喜半壁倚君侯
送梅人令子俞將還曆江

明日扁舟去春風立此時紫囊無眷戀白雪好文辭
綵勝光偏勸金花酒正宜因君三世誼驥雅計來茲
信陽酬山家

根刺藤梢接四鄰雪花秋蝶往來頻山童隔水收漁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王 際恒堂

荷野老逢人正葛巾赤棗青梨都過眼黃鸝白鷺漸
相親楚天日暮散風雨無數遠峰來向人

一西園坐月有懷徐公

老取魚蟲註一經誰甘蓬底拾枯螢持來寶鈔鴟翎
黑換得春杯妓眼青湖海交游于頃少滄浪憔悴屈
原醒草堂欲漏公須記歲暮空山雪霰零

聞徐公坦步行春疊韻奉別

布帆明日便東回沙嘴船頭未忍開泊岸清聲喧鄂
渚過江樹色近陽臺燭燒旅館騰騰醉書到兒童得
得催春酒躋堂須再約枝頭豆子驗青梅

舟行望樓上月

綺疏初滅燭屏成定關春可憐後夜月付與夢舟人

剪花

早蜂趁煖咬花叢剪得花枝帶早蜂蜂子不知花在
千逐人飛過小牆東

秋園卽事

烏蠻新樣撲雛鴉竹檻涼生潑乳茶浸道秋來芳事
歇十分春在海棠花

葉道復

字見初黃岡人

秋日檢校樊谿艸堂

插竹編茅待擬歸閒看秋水卽忘機柴門竟日無人
到紅夢洲前白鷺飛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六

王 際恒堂

李必果

字令昭一字仁熟漢陽人

詠鶴

飲啄山來異翺翔更有分祇因爲鳳侶偶亦立雞羣
素舊原同雪孤鶩自入雲何常明月夜清唳九皋聞

野望

野館花無賴臺荒蔓草深百年懷古意千里望鄉心
遠黛天邊色飛泉空外音滿樓山水與性復畏登臨

雨中懷舅氏雲田先生病

一病今何似雙魚久未通人言多市虎天意思雕蟲
濁酒能消悶奇方不療窮隔江風雨夜岑寂與誰同

送別董蒼水孝廉

數卷圖書壯遠遊
絲毫隨處賦登樓
黃金白雪應難
並勝友名山取次收
兩岸鶯花歸去路
一帆風雨別來愁
福衡縱有懷中刺
不遇知音莫漫投

鳥夜啼

乾鵲解報喜城烏解催曙
鵲噪呼不來烏啼打不去

沈宜
字大悟黃陂人

輓周黍谷

肝膽推君獨安能不泣
然無時同濁酒何處問遙天
貧賤仇吾道文章累大年
交情今已矣好爲輯遺篇

周詵
字簡仲黃陂人文學

雜咏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七

陸恒堂

龍通其子三年不歸雨雲不食望嶺淚飛終日大海

亦類醜類

郊菊

霜楓搖暮間疎砧野酌蕭蕭逐苦吟
籬菊若憐交態

薄秋原野路散黃金

毛士鸞
字江人

中秋對月懷楊倩公張賓三

今夜他鄉月光輝滅昔年故人近何似
江水兩悠悠
時事驚我馬音書斷往還雲山空悵望
竟久不眠眠
夢中得天靜一江水月明萬里峯之句
醒後猶成

平曠人望遠問步問村農
天靜一江水月明萬里
似難羣燕雀聊且混蛟龍
寥廓真無際誰堪跨鶴從
與楊元次甥訂玉泉諸勝之遊

商量蠟屐竟雲巖
好起垂楊二月天
新詩細評陸羽
茗園城多貯薛濤箋
聯翩白恰探金谷次第青溪達
玉泉但使山雲休厭客
春來未少杖頭錢

田慶年
字文社容美司人

雨夜聞鐘

蕭蕭暮雨無停竭
紙帳初垂燈未滅
何處清鐘半夜敲
愁人入耳腸先結
聞聲非止一人愁
天涯那得無離別

楚詩紀

卷之二十

國朝

太

陸恒堂

黃鶴磯頭九日作

萬里秋風九日來
干戈載道此登臺
故園祇在清江畔
不識黃花開未開

孟乾德
字仙使武昌人

贈宋既庭先生柱過
既庭吳門人名實

懶性耽幽僻官齋對寂寥
閉門逢舊雨開徑語今宵
名士垂春棹輕帆帶晚潮
相思情誼重未是水雲遙

酬杜輟耕來韻
輟耕名世

君是風流士余還落拓人
幾年無異轍此日尚同貧
不惜青虬駕來尋竹葉
春已多高唱入歌喉和歌

王追驥
字錦之一字黃陂人

吳山感懷

有客西南來離家二千里及茲秋徂冬羈棲靡所止
翹首望故鄉霜雪盈眼底暗窺天地祕靜識藏身理
湖海波太急居山莫居水秦漢俗已薄讀經莫讀史
感慨只自知情結中夜起夷邱名何在彭殤身俱已
大道絕兩端千載慎一死維彼賢達人陶然悟太始

題美人秋夜聽笛

月暗砧响停風肅蟲語悄側耳空外聽何處秋聲早
微徵與悲商楚楚傷懷抱未知吹者心聽者情如稿
豈不纏綿思思深人易老

花湛露字竹庵
巴陵人

楚詩紀

卷之二

賦

元

際恒堂

遊君山徧覽諸勝戲效長吉體書壁

錢塘一怒捲千尺雲夢片時傾八百橫展龍宮水晶
簾直通碧落鬱蕭宅赤沙繪錦都梁香赤沙湖在
洞庭西銀
浦浴日雲母射帝子哭老蒼梧秋仙人吹洞洞庭澤
肥汀綠影成花洞古井陰雲出艸隙甲古書懷擬殺
青讀騷酒酒呼芳魄瞞岑半角飽山僧數畝紫井供
過客隔水樓搖蜃拍浪倚山亭寂螺分碧巫山蜀雨
看沉沉吳頭楚尾長莫莫雨工牽牽走何方木奴簡
帶叙痕色

初夏登岳陽樓次韻

樓倚西城宅倚樓公家
武青螺雪浪眼前收玻璃全

裏天無地溟濤常蒸夏欲秋平展蛟綃供海藏雄鰐
水墨壓丹邱凭闌摸索尋高韻吳楚東南句未酬

書仙梅亭已亥

堅貞一片不可轉梅傲而寒兩相善不共林開闢雪
霜疎蘂斜枝自微燠何人濡墨漬雲根空爾色成香
自戰衆梅復馥供春王元精瑣瑳紅玉頓此獨含姿
發石埋鐵骨支撐湘水面楊州別有法曹春漸橋徒
策雪中蹇飄飄者仙樓亦去樓去梅存猶共關莫向
人間問開落年年孤臥隨亭健夜月瀟湘水淺清美
人光影自懷卷石亦不頑花不墮空教百卉爭姑洗
此是江南第一枝看花沽酒將裘典

楚詩紀

卷之二

賦

元

際恒堂

龔仲文

字知臣天門著族幼讀書稍攻舉業值西
奇器具筆硯幾枝布置咸異中年居岳
陽所著天與樓詞甚富有中晚之風

臨湘春獵記事

曉起開功課張弓出柳營芳原驕駿馬春日暖紅纓
載酒隨村飲蒐禽帶野烹笑歸山下路花上月纔明

中秋夜集飲達旦

薄暮停殘雨筵開月正明花香分酒氣雁陣達秋聲
不覺添衣冷難忘永夜清那知杯在手簷下出雞鳴

秋日病起

藥散丹灶冷病起一天涼兒女全輕夜衣衫似禦霜
關山與瘦鏡喜葉分高濁酒因乘興庸知入臘鄉

春日觀兵帶酒歸

鼓角張軍令，弓刀壯帝威。
和風明玉帳，化日暖金衣。
山入春光嫩，花臨酒氣肥。
醉來猶按劍，回顧陣雲飛。

山居

避名不欲歷三台，爲覓雲窩自往回。
結屋披風刪細柳，留牆和日築蒼苔。
只因花路多人到，故把松門對水開。
雖欲抱琴山外去，依隨猿鶴叫聲來。

夜留友人小飲

月明深樹出雲波，小橋平花颭風吹。
夢人來酒作情。

水漲印事

居憐塵俗外，天放水中央。
帆影入廳戶，波光上屋梁。

悉奇終

卷之二

國朝

三

景恒堂

白述

古今稚子夢天地，旅人居不謂尋常見。
猶來說向予。

霜行

路出霜林外，停鞭呵手行。
山痴不厭冷，鎮日伴江城。

客金陵月夜舟中有感

山樹連江暮，烟花隔岸幽。
最憐千里外，孤月上扁舟。

經南漚感懷

海氣蒸晴日，秋風薄客衣。
蟬聲聞斷續，句句促人歸。

山居

白日茅菴靜，主人亦似仙。
山生修竹外，水過短牆邊。

二十卷終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市藥肆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鄰初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菊庭

國朝

向古字書友

寄懷周汝陽羅官歸里

如子猶淪落下安望積薪法雖寧用我少直不如人

薄俗多尤悔竊述越笑嘆老年兄弟隔魂夢想相親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際恒堂

七星山

龍門城內山名七星壁貫珠聯如七星經天
故云應斗嶺際原建有清風亭消暑亭登高
而觀制觀可想見也

山城遙與九霄連仙令庭開絳閣邊可是星辰曾緯

地須知河漢亦經天圖呈景慶傳封禪人夢羲皇老

歲年斗柄不移春未去輕風吹煖艸如烟

魏閻字名聞

比類

蘭生雜棘莽樵蘇斧以斯本非惡木質能勿爨下資

後植中樞叢貞潔適所宜零落吐朝藎遠風香與馳

美人氣相若婉出斷金辭叮嚀初佩者太難聞王芝

慎哉幽芳物莫使棄如遺

兄妹行

髮委地髻如虬二張兄妹英雄九紫衣素面拜五夜

輪局勉策挾餘馬圖夫圖王心各寫州將子尸居氣

瀛州士今巾幗類嫁不嫁犬即嫁難世上豈無代龍

兒暗鳴歌雖智可劣預走豈無扶餘國

答張鑑夫

老去知心猶似面難投雅詠幾迴腸篇成山鬼人張

艾續就春蠶蟹有筐病肺多年乾白日垂倫無意辯

滄浪好從花酒塵中樂何用浮名死後揚

杜岩字若器原名若鼎黃州人僑居江都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際恒堂

入山

入門黃葉滿山僧戒掃除莊嚴金臺色夕陽照衣裾

來者無一難相隨為前驅祇園福果地松檜交紛擊

起步畧聲聞妙香生澗渠古木自說法客心得晏如

龐德公

禮謁龐德公採箔猶未歸野宇不可狎風來閉其扉

堂外有農具室中有鳴機二客席地坐徐庶司馬微

贈羅山行僧

鉢羅山下千針破衲縫得龕成古佛掃地種新松

增院心頭任形骸市上逢看師行烈日露頂自從容

性成三月同福清魏憲望姪世農作

今日不宜飲愁來何所之草青猶在眼雲白已多時
懶慢馮驩缺空蕩虞舜祠牡丹開又落不忍酌殘卮

秦淮竹枝詞

五柳居前夕照寒早潮落盡暮潮寬春宮小說紅毡
上儂愛鍾山雨後看

莫嫌兒家鈔庫街十年舉案只荆釵貧身那向秦淮
去浪子爭誇馬甲牌

我我冠珮侍中妻嘔血夫人片石題昨與鄰姑談往
事燒香今夜拜青溪

桃葉桃根耻得名南詞南曲舊陪京儂家十五逢辰
晚怕聽春燈燕子聲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周維異 字佛介 黃州人

枳林山中

暮遊消短句冷夢起寒泉烽火及茅屋離人歌石田

淺黃霜力薄深綠澗光圓莫謂山能靜鄰樵歎去年

甘調陽 崇陽人

重九過青峰嶺

登高欲賦愧無才匹馬穿雲洞戶開菊色漸隨秋氣

老松聲怪作海濤猜閒偷半日青峰起與動山翁白

水迴地好避秦人未識遊朋載酒許重來

曹之璜 字中玉 禮陵人 好遊有柳航日記事晚述

積石崑 碑者火樹岡答僧詩逾九十詳郡志

品色積杳冥深松鬱清響容易度秋雲孤烟不可止

風泉語幽寂花氣散餘明客意欲窺奇淡然從此往

聞蟬

薄雨積餘照蒼茫交暮林微音接高樹動息知天心
物氣屬搖落疎淡開幽襟還念東溪水清澄流古今

讀書湘寺因憶去春同羽臣晤對情事感而寄

詩時羽臣移齋他處

野外晴雲迴不還湘山幾日艸堂閒曾櫺孤閣烟中

月共覽春溪雨後山僧度石橋歸合澗花飛雙蝶戲

重灣遙知禾黍登場日秋意蕭蕭好閉關

贈徐總戎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四 際恒堂

惘然勝國老元戎倚馬丰神迴未同幾為鳴鞭留塞

北何妨沽酒問樓東精騎夜渡陰山黑寶劍霜凝緒

字紅莫倚故墟傷隔代寒烟長鎖漢王宮

無題

草臺詩不到天涯柳色長條仍歲華未許尺絲傳繡

幕幾隨孤恨寄琵琶雲遲楚岫迷歸雨花老秦宮染

落霞寒近鷓鴣裘未典何當樽酒尚頻賒

舟泊志懷

岸花亭畔幾淹留九面衡峯一望收月好夢聯江上

翠菊聞人憶故園秋天涯涼信衣裳薄海甸烽烟鼓

悲滿耳暮估催欲盡開來何地覓重遊

木石上人閣居

密竹園山徑層層入圃深僧勤無性習慮淡兜軒尋

秋晚東陳石公

高樹吟蟬何處有空庭落葉雨中稀不知郊外清秋

晚猶道春風不肯歸

吳開治字子與漢陽人太

和韻答鄭肯崖

雪堂風雅地古學蔚名家老鶴嘗摩蔭鷄雛早種花
沿城恣擺勝上谷待停車漸值東郊煖梅香綻綺霞

晴川閣成志喜

天空木杲洞庭秋倚檻重尋面面幽城郭自來多感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丑

陳恒堂

慨江山猶可慰風流窺人好月驚初下對酒層峰莽

欲浮火岫橋帆歸去晚何妨老子醉芳洲

張應宿字子垣麻城人

秋口同泰風云公登祝融

長揖天門問去艘俄驚雷雨下湘江謂飛來船已去也山光

夜合兼天遠屋氣朝飛入酒降露冷猿啼千挂樹月

明鶴唳一開窗年來識得烟霞路幾欲拋家禮法幢

陳錫袁字惠東衡山人

衡岳秋三十首 錄一

藤籬竹外近幽崖步出高低葉視階深綠橋清依草

樹殘紅墜白人恨幾個來古崗禽知路稍傍寒峰烟

桂懷岳時精奇終不秘六朝老衲下天街

張希聖字亞石黃安人

重午同石虹兄登雄楚樓看雨

不避天中雨還登郡北樓烟光浮鶴渚水氣暗龍舟

神女乘雲過湘靈鼓瑟遊凭闌兄共弟高興付滄洲

高登雲字丹壘黃岡人

小孤山

萬派朝宗水孤山砥上游直撐吳會脈橫截楚江流
幽壑潛虬驚危巢俊鶴愁疎鐘飄兩岸分送往來舟

蜨

新條養柱菊生芽離落猶存晚節花待得秋容迴黍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六

陳恒堂

谷勝王國畫又山家

柯操敬字孟各漢陽人

剪東送徐我待歸黃州

揣摩豈不就高蹈意何堅風雨千山路烟波萬里船

交情貧賤重去國古今憐赤壁秋江月輪君一醉眠

山居品泉

投閒栖下里杖杖訪名泉白石堪爲枕青山不費錢

池清魚避影地僻樹忘年淪茗時供給中冷未許專

載酒堂賦別曾公實孝廉

坡公三謫向儋州我亦何緣作此遊塵累已隨春夢

去淡交還爲子雲留炎方少雪偏侵髮庾嶺多梅却

寄愁幸藉西風歸棹穩不將蹤跡任沉浮

姑蘇晚泊

一棹西風出上津十年知己竟誰親相期惟有尊前月不爲窮愁不照人

游雲移字雅尼臨湘人

晚泊洞庭

扁舟夜泊洞庭裏爲應相知書一紙岸上酒帘捲暮風秋燈漁火照江水湘君環珮冷空山青螺堆處浪花起白蘋鳴鷺宿沙汀伴我飄蓬人起止

楊構字雲工麻城人

重九用杜韻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陳世榮

碧雲天際鷺鷥飛一望荒山草盡微蘼菊漸開征戰後遊人方痛播遷歸幾枝黃葉連孤酌滿目霜風對夕暉向晚柴門將棘蔽早防乳虎襲牛衣

阮寨

千山始過鄱陵道舊俗猶高阮籍風一望川原皆可適不知何事泣途窮

會若洛字漱石麻城人

釀酒

臨陽少名酒佳者但水蜜吾性高陽徒久醅坐生疾蒼頭笑自舉身頗蕭葉秋拜手釀王前趙部願假秋晴印行佩之便宜不汝任簡曆慎始事擇日避匪吉

東街糴秣米缶甌西鄰見釀經有程期夏三春一七

果然諧所約及時香四逸清晨自往視一泓清澤沕技展比程程榮指屢探齋破巾漉不堪大半糟汨汨約費米二斗得酒斗餘卒較之市醅額所得詎酬質蒼頭驕言功予笑而不詰警諸漢貳師遠征寧絕失階前月棘紅花艷莽入室吾不負汝嬌情邱新翠崔暉杯聊自斟形影相與驅小奚強解事翻杯一呵叱細懷故園春天桃鳴乳亂叔姪與弟兄藉草醉落日虎符非汝章首功非汝率胡不歸田園下酒索茅柴士固未易測君但知其一得清酒五斗高談手捫虱臨陽齋舍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陳世榮

詩僧有字清江者浪跡清江我亦僧夕鳥似憐予作伴耿耿寒影入窗楞

感懷中夜

夢中猶誦稚童書蟻國烏紗不拮据拄杖穿雲紅日晚他年秋興在匡廬

霜清水落石淙淙山菓初收佐酒供高柳青蟲辟遠樹婁清入耳久扶筇

上元前三日簾前桃花大放

簾鼓聲中簇上元桃花趺暖著花繁獨斟花下深酒聽取枝頭百舌喧

王逢奇字紫雨漢陽人

見燕

久念營巢苦差池掠水斜紙綠春淡蕩歲歲夢還家

黃映秋

字德山
孝感人

出關三首次顧西賦韻 錄一

驅馬出關門連鎖共素心潺湲水屈曲迢遞石稜森

絕壁啼殘鳥飛泉下綠林山花看不倦香氣襲衣深

小韻譚家河茶庵和韻

雲穿峭壁聽鳥吟朝霞飄綠浮芳草幽紅散落花

門聲仙吏句七碗老僧茶小憩微涼入颺颺度白沙

申陽道中

信陽古
中國

山光愛客引風長勝口隨身花草香天半雞聲殘月

楚詩集

卷之二十一

隱居堂

影半行烟雨一溪涼

岳東瞻

字起霞
漢川人

春姚

信步尋春去環郊綠一園花香涵雨潤柳絮逐風飛

舞蝶留疎影歌鶯弄落暉徘徊溪路轉攜手送雲歸

彭旋齡

字天來
江夏人

秦淮東魯峰

何處尋春思河亭春水生柳垂三月雨鶯送六朝聲

無何惜桃葉迴船過冶城竹枝歌未罷今占一關情

彭森

字然石
孝感人

郭景純

字然石
孝感人

蓬蒿劍恩魂奇士不肯托至死必崎嶇蛟龍守石柳

別有一胸中天地皆無著形骸委潮汐神理棲冥漠

弔黃敬宅

字為
邵陽

嶙峋臺榭雨聲中珠履當年夜燭紅鬼火迴廊吹不

盡滿城桃李烏啼風

從軍行

漠關邊月招飛霜塞北凝雲壓大荒薄伐至今歸未

得春風何處不垂楊

龍瑞

字日章
湘鄉人

竹梅

可人洪上千竿策參入孤山幾樹春從此同為隱君

楚詩集

卷之二十一

十

隱居堂

子天然妙合是花神

余經

字正公
江人

和大別山碑上韻

殘碑尚紀夏王年近辨苔痕應可憐古廟浮從青翠

出山城高與白雲連蛇龍滅沒迷高下猿鶴悲思引

後先桂樹叢中能結伴相怡只有蓮珠篇

郭之都

字天若
富陽人

柴紫菴

何必隋朝寺茲菴亦靜幽茶烟生竹霽梧葉報蟬秋

鐘曉山還噴雲汎水自浮袁家兄弟好選勝婉吾儔

周良會

字陵人

酬泉曲為邑人唐隱生之作

唐婦丁家子十七入君門含羞未見齒唐郎棄妾
何太早十九為君服素綺君懷磊落有至寶義不令
君瓊玉瑤耳可斷鼻可截有髮難解當時結體泉潺
潺清且潔淪我肺肝澤我節木棉彈碎瀾湘雲寒機
織落粉花月妾本未亡人閉門不管秋與春判釵擁
髻無斷面留取重泉一見君

胡士瑒字震石一號龍坡臨湘人

遊君山

長江鋪白練分走荆吳派其區納羣流襟帶三湘界
大廬裹鴻濛元氣溢沆瀣隱隱雁飛遲颯颯帆度快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風來豚月浪雨過鷗鷺絳神龍作淵都豈復數鱗介
珠光照水府不受白日晒有時湛明鏡君山青一塊
烟中樹若莎波上舟如芥勝概足留人遊客偶相避
緒樹驕夏烟綠倚待秋賣我性好遊覽風負雲水債
人生亦何為世故自拘械捫蘿出斜徑酒香亭未壞

登岳陽樓望君山

大國洋洋見楚風倚闌搔首話朝宗雲間翠點湘陵
出象外冥涵禹甸封大地畫圖摩詰筆東南氣概子
京胸何時一棹君山上數徧亭臺十二峯

吳江清字湘浦人

夜泊岳陽樓

葉臨江夜泊時君山秋水動遐思樓隨白鶴歸遂
島冷落梅花老任持

吳希舜字古樂臨湘人

癸亥登岳陽樓晚眺

岳陽一望水平天浪鼓銀河快畫船任是秋風送客
好且隨夜月傍樓眠

王文煥字訥庵天門人隨外舅樊某居長沙貧甚然好吟有楚聲味藎等作逾百首

驚寒

露白風清八月初梧桐半落影蕭疎却憐多病寒生
早不謂長貧素久虛黃酒漫消殘歲月懸針聊補舊
衣裾孤懷自許黃花似誰道凌霜節不如

楚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斷腸吟

涼風薄暮透窗紗良夜誰同此月華感觸冥鴻生遠
思愁添砧杵隔誰家階前梧樹頻飛葉几上銀釭白
落花幾度悲秋長作客書空脈脈恨無涯

閒恨

秋情無處不縈懷盡日幽憂絕偶借歌枕未乾新滴
泪開奩猶檢舊遺釵也知今古筵終散却恨泉壤玉
早埋幾度凭闌觀雁字恍疑音問寄空齋

形窮

風塵碌碌半虛花剩有凋殘數齒牙近向書田求技
粟寧知全不是生涯

謝瑞

不將筆墨度朝昏為酌辭窮酒一尊却恨此身非燕

子年年春色傍人門

徐尊顯字通庸天門人

惜梅

林園春欲半倚檻惜庭梅千葉寒初放連朝風竟催
雪消還濯濯花落又成堆無限牆頭鳥應憐枝上來

陳錫祐字共玉衡山人

同僧登祝融頂

南峙崔嵬第一峯石頭路滑鎖仙踪空明背挾高追
鳥崖澗泉飛倒喝龍不盡河山來几席無邊雲海盪

楚詩紀

卷之二 一 國朝

三

際恒堂

心胸唱酬賴有同人在短杖從容過上封

康霖孫字謝若衡山人

丹霞寺

丹霞高處怡心神四月雲生冷襲人纔得登臨剛半
日從前風雨動經旬寒泉歷落無停响古木陰森不
記春擬俟向平婚嫁斷結茅峯頂老閒身

卜馬炳字子別華容人

春晴

續晦彌朝夕新晴步可徐湖光通几上雲影落階除
聽鳥穿林戲看花帶溼疎柴門開正好寄興在皇初

散

漠漠平田煖依依引興長起晴山鳥喚按節野花香
柳弱維漁艇松高耐夕陽老農兼水利不必問年荒

偶成

野外晴添色湖邊放小舸斷雲迷遠浦垂柳覆平橋
樹色供朝夕鶯聲伴寂寥并看原上草風至自飄飄

雨

漠漠歲云晚淒淒人未歸朔風開草徑細雨潤荆扉
木杪疑初溼峯孤看漸微雞棲淹莫豎慚愧是輕肥

卜馬凝字子光華容人

道中

落落天涯路乾坤搖散身解鞍休馬力移石坐花茵

楚詩紀

卷之二 一 國朝

四

際恒堂

得意成知已清懷當故人遙憐兒女意應惜在風塵

舟泊玉沙

不耐離羣苦尋思作遠遊汀烟占去路漁火照歸舟
皎皎江天月蕭蕭荻畝秋古今悲宋玉萬感對中流

夏光沅字蘭谷孝感人

旅次有懷彌嵩和尚

中菴狂集事應傳搔首千峰直問天南嶽夫人雲輦
下匡廬使者酒尊前那堪別後花爭發更苦愁時月
欲圓輒誦茅亭分手句三湘春水落寒烟

王蘭若慈利人

出谷亭

仙凡咫尺鎖樓臺偶放孤亭出壑來松頂鶴飛常帶
雨窟中龍吼枕聞雷石梁鍾乳當筵墜露湛瑤花桂
壁開坐愛水天如鏡裏清風時至掃蒼苔

廖朝魁

冒雨登岳途中作

密霧濃烟弄曉陰行行難禁問天心野橋送綠過幽
澗石磴留雲破怪岑寺隱憑鐘知近遠山迷因水想
高深花隨杖履紛紛放香促道人擡鼻吟

杜小英

辰州女子也甲午王師定辰湘敵掠難
婦萬餘人小英為兵長曹姓者所擄屢以
計給之攜至漢上知不免乃作十絕書末
扶棧中赴漢江死七日逆流直過洞庭始浮
出面色如生漁者得之其詩傳播海內

楚詩紀

卷之二

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家鄉一別已經春此日含羞到漢城忽聽將軍搜索
令教人何敢惜餘生

征帆又說過雙孤淚眼聲聲怯夜烏寧葬江魚波底
沒不留青塚在單于

骨肉難離弟與兄依人千里夢長驚歸魂欲返家園
路報道雙親已不生

遮身猶是舊羅衣夢斷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是
伴聲聲遙祝兩靈妃

自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瀟聲夜月悲何
極猶記挑燈讀楚詞

當年繡閣借如珍何事寒裳逐水濱寄語雙親休卷

總入江猶是女兒身

生年猶是未簪笄身入狂瀾數不齊河伯有心憐薄
命東流直達洞庭西

照影江干不勝悲永辭鸞鏡歛雙眉朱門空教借秦
晉死後相逢總不知聞受聘明經
子某歸葬焉

圖史當年講解親殺身自古羨成仁簪纓雖愧奇男
子猶勝土家共事臣

失名

無題

殘風殘雨總劇情一曲平沙調不成鏡有明心同色
笑雁無人字只聞聲長宵月仗尊貯瘦骨衣圖白

楚詩紀

卷之二

一

國朝

王

際恒堂

新輕莫賦湘靈思太切一泖烟淚千泖

徒愛名花氣不羣難將心事託雲魂當悲後銷何

及語次歡前俗亦文薄命有誰知影黃昏無計挽
斜照遙憐歲歲湖山畔故寫湖山心問君

二十一卷終

楚詩紀卷之二十二

長沙太守呂南村先生鑒定

長沙廖元度大隱甫纂輯

茶陵譚之綱履常

善化孫良貴初叅訂

益陽陳益謙甫

茶陵高翔紫庭

國朝

彭令字凝園茶陵

曉渡漢口

花氣虛無望眼生波光風湧散驚聲春江緩動魚龍
夢野霧寒屯草木兵人語前溪爭喚渡雁裝千里不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曉渡漢口

羈程何當擊楫中流去刻却長河浪不平

釋續燈字彌嵩孝威人住岳麓

鋤麻

種麻山舍裏麻稀草數起草長害麻苗日久費鋤取
奇哉此草根翻覆鋤不死朝除夕又生糾蔓無窮已
自覺心力疲拄鋤一喟爾何當引白露肅殺盡根底
薄暮來東嚙一杖看麻子

採藤花

傍樹採藤花樹高藤反側花開葉垂鮮香美可食
欲採且躊躇上下殊勞力卑枝無全英高枝豈易得
造物不吾期仰攀非所直曳杖獨歸來長吟倚壑碧

雨坐長沙得仲卓尹禹天台書喜而賦寄

憶君別湘水戎馬猶未屯麓雲送君去籃輿出松門
君去猶未幾烽火燎山原僧徒散如鳥東西各飛翻
斧斤斷松竹蔓草生林園悲節惡邊塞宿雨迷江村
兀坐恨春盡思君勞夢魂音鴻到冰雪舞蹈驚山猿
况接天台翰為我通法言懷抱一為爽清風生客軒
安得將漢章飛渡湘城垣握手復高笑不知憂思繁

書所懷

嫩綠晴光霽回風燕子斜花開猶在客春老未還家
粥味知瓊路歌聲聽採茶東南消息斷啼殺樹頭鴉
讀取叔書知蘭谷書未達次韻懷之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曉渡漢口

酷暑東南未息戈封書不渡邵陽河嶽雲空寄愁心
去漬水徒勞雁足過客路關山何日盡故人懷抱此
中多天涯飄泊憐王粲何處登樓起浩歌

南嶽道中同取菴夏蘭谷

一路春風踏落梅蒼蒼嶺色望中來沿途松蓋猶飛
翠雨後山泉忽送雷幽趣又添洪覺紀衡雲况有退
之開不愁佳話千秋少且向峰頭瀉露杯

春日雨中集嘯雲菴同叔取夏蘭谷聯句

花晨邀客試龍團取曲徑微香入座寒蘭雲裏碧如
秋夜聽雨中山似老年看多情靈嶽留芒屨
靈日清吟倚石欄最喜主人無禁約取軒渠運

自波瀾

春日過昆亭洞訪友人二首

春深為扣故人扉，勾引黃鸝下翠微。
瀑布當階珠瀝急，石牀晴日雨花飛。

一聲清磬百花開，午飯却從香積來。
添得祝融峰下笋，白雲醉飽夢初回。

釋德惺 字解斯號航山一號放叟本攸邑文學姓陳字虛邨中年逃禪著有木石音衡藁吟

詩等

苦鵝行

天將雨兮鵝逐婦，羽禽亦有離別苦。
胡不收聲莫亂啼，免得別時怨風雨。
風雨果關爾別離，歡聚只以晴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三

際恒堂

為期晴日苦少雨，苦多鵝兮鵝奈何。

過照乘菴

晴光深翠裏，一迳逐池開。
林樹從新補，精廬非舊栽。
背江峰靄入，隔水竹青來。
趺坐話茶處，牆邊尚白梅。

苦早

彌夏雲霓望，炎炎又越秋。
天心不可問，人事復何求。
樹色難存綠，池聲漸斷流。
鳴鳩空有舌，啼到日西樓。

野人

山家猶可住，儘足贖胸襟。
此外無天地，于中概古今。
飲茶本至意，沽酒亦無心。
荷篠不相顧，長歌入翠岑。

新秋客中

夏窳變節候，萬物不能私。
廬靜蟲專夜，樹秋蟬獨知。

月寒光未厚，山色葉初辭。
聽到竹深處，無端遊子思。

上已九鶴邀集楞嚴寺 拈庵

山寺春晴裏，到門花鳥兼。
主人多意氣，佛法更威嚴。
藤蘿長依石，桃枝近俯簷。
窗前有藤桃也 在吟今日事，莫負踏青崦。

暮秋訪古燦禪師

寂寂無人秋葉屯，一林真可度朝昏。
紙窗依樹書分綠，翠竹搖天客到門。
話入清機知見別，坐來閑况納瓢尊。
不須市廛營云積，便摘園蔬佐晚飧。

昆廬洞晤智圓和尚引訪諸淨主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四

際恒堂

隨流覓寺甚紛紛，紆翠谷深深一磬聞。
巨石濤飛隔岸雨，竹橋人渡斷溪紋。
門無俗跡驚黃葉，樹有秋聲亂白雲。
指點淨廬幽處好，綠岩板樹不辭勤。

茅坪

星星細雨暗山川，強越重岑積霧天。
樹影人迷歌岸路，犬聲狂吠隔林烟。
寒花冷落眠雲浦，亂澗喧爭响石泉。
一屋庸僧頻粥飯，令人惆悵梵王前。

釋旋樸 字山樸號陽人住祇樹林著有摩松堂詩集

訪車孝思先生宿楞嚴菴

離城殊未遠，亦自歷多村。
遙望山尋徑，如因饑出論詩。
知杜細投社，見陶尊飯罷。
尋菴宿僧歸，夕已

送王郡丞北歸

清影還期共月輝，秋風催葉葉催歸。聞君室與華山

近，山最幽深好息機。

釋旋機 字鈍木，即陽人，住萬松林。

登譚家嶺和劉澹山

幽曲曲徑遠雲根，棹盡懸岩幾共登。極目青山猶未

名，滿空黃葉落林層。

釋智彥 字伊菴，人。

山居

尖頭茅屋石橋東，一水當門曲似弓。車馬聲消青嶂

外，山禽啼向綠陰中。疎簾夜捲千峰月，碧樹時喧萬

葉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五

際得堂

壑風最好晚晴溪，上立樵歌歸唱夕陽紅。

倚杖山涯又水涯，由來清味總堪佳。孤危便是離塵

法，閒曠偏增出世懷。背閣溪流千丈瀑，閉門風雨一

空堦。人臨死去方尋壑，我獨烟霞作活埋。

千峯茅屋老僧家，一徑縈迴竹樹遮。溪水聲中安磬

榻，烟雲堆裏種桑麻。盤空細路如懸索，絕壁飛泉似

落花。更喜寒鴉深有意，傍人門戶作喧嘩。

釋本開 字碧泉，長沙人。

懷友

寂寞共宵下，楓林對瘦顏。雁聲來漢闕，客夢尚陽關。

南園三秋水，西湖八月山。天涯誰可友，共話白雲間。

見影

渺渺雲山路未迷，扶筇擬過石橋西。暮然見我橫溪

影，不覺通身是水泥。

釋智音 字不約，人。

偶登江閣

掉入瀟湘與正濃，偶登江閣寄行踪。逢人盡指東洲

浪，冷淡南山七十峯。

釋本齋 字大淵，茶陵人。

懶堂弟自長干至，陳溪促膝月餘余。應余峯之

請，偕行入山喜而賦贈。

不憚衝關險，多君自遠尋。山房雲護密，水殿浪環深。

楚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六

際得堂

共鈞一春雨，同樵九夏陰。經年纔把臂，重見鵝鴒心。

一過雲間寓，中峯遠道場。

因投古寺榻，深愧拜遺容。立盡雲邊樹，歌殘月上鐘。

簡書知妙諦，博物識高踪。幻住千秋重，當門落箭鋒。

雪中泛槎過南洋，劍眉法姪

一櫂探幽勝，南洋數里程。烟隨波面闊，風逐雪花生。

門近湖當榻，鐘寒寺隔城。遙看漁火動，浦外有歌聲。

宿遷道中

飄蓬千里外，極目水雲窮。木落湖村出，風高山色空。

橫塘依宿鳥，落照射殘虹。城郭蕭蕭近，平原處處宮。

陳溪晚眺

溪上涼初發相將步夕曛鳥投烟外樹月出浦前雲
南畝香杭秀東皋荳蔻芬天涯思浩渺秋色望中分
冬日同一公夜話有感

十年林下事一夕快談過高月浮新竹微風漾綠波
溪橋人語細蒨店犬聲多共惜燈前影閒將白雪歌

釋智根字叔淵號三善本湘鄉楊氏子年十八棄
舉業爲浮屠所刻有解餘別集聽溪吟南
吟海遊諸集

負笈思親

五月連宵雨天涯獨倚闌雙親三楚遠十載片心寒
落木何堪聽飛雲不忍看夜烏啼最切悽惻夢頻殘
又看芳艸綠鄉國路三千人代知今日山川似昔年

楚詩紀 卷之二 二 國朝 七 際恒堂

曉風寒食候暮雨落花天徙倚危樓上前林响杜鵑
懷同胞相兄開第

共被思疇昔於今十載無鵲鴣天外杳荆樹望中枯
多難誰相顧浮踪各遠途虛將雙眼淚洒暗一林烏
遊羅蕩山看龍湫題壁

龍湫深一測碧水映天空挂壁春苔綠依岩秋葉紅
錫飛青外僧老白雲中萬里人來此歸期問塞鴻

重 天台華頂峯結茅後寺

老矣依山寺身閒步石臺危峰扶杖去古洞逐雲開
早合千溪柳香深二月梅興亡猶在眼碑字蝕莓苔

經陶侃釣魚處

一自垂竿釣千秋名獨標尚餘流水在空歎昔人遙
白鳥磯頭宿丹楓雨後飄遺蹤有斷碣吟眺更蕭條

靈峯和尚邵望居士遊浣紗

响屐知何處空來問浣紗微雲籠野色細路入村家
落葉埋遺碣林空叫暮鴉長山秋一片弔古動咨嗟

住五洩山

日日看山好頻來步玉川鳥驚雙徑瀑漁飽一溪烟
翠壁雲常斷陰岩月自懸春風差得意七十二峯妍

望別峰侍者還山

巾瓶離別久豈不念艱辛暗壑猶藏臘寒岩豈受春
閑山何處雁風雪未歸人誰掃松間逕柴門虎跡新

楚詩紀 卷之二 二 國朝 八 際恒堂

釋興源字楚雲湘鄉人稱棲霞
大師著有解體閣稿

余遨遊方外三十餘載自以烟水中人無益于

時庚申仲夏此公來山談邑中事問宗黨兄
第多有在者今歸湘上遂作二律錄一

江漢橫流日家園遂久違還鄉空有夢往事已全非
湘水波光遠衡峰雁影稀因循三十載華髮老京畿

夜投萬聖菴遇雨即路王

浮雲籠月黑深夜叩松關羣鷄依庭宿疎燈照戶開
亭臺盈碧艸泉石冷紅顏一雨驅殘暑豁聲枕畔還

遊九疊谷

道暗天際行迴不覺尋泉聲隨轉石壁倚雲深

望洞藏幽跡仙禽送好音岩前詢老衲遙指最高岑

送雪參禪友歸衡山

南嶽奇峯七十二古今獨仰祝融尊此回赤手開雲
徑直向青天并月痕竿火岩高峰木墜石頭路滑道
斯存君當拂座爲余待共看紅輪破大昏

中嶽

玉檢金書不可尋豪華想見武皇心翠華渺渺今何
處蒼樹森森畫欲陰千古河山稱鞏洛萬邦俎豆祝
嵩林暮聞鶴唳懸空下知是中天第幾岑

西湖懷古

蘭橈畫舫泛晴烟憶別西湖四十年尚見斷橋存柳

秦詩紀

卷之三一二國朝

際恒堂

翠難從浩劫問桑田孤山鶴去笙歌歇萬馬風嘶鼓

角傳莫向錢塘尋舊俗兒童學語近并燕

繁華錦繡古餘杭越水吳山事渺茫萬弩射潮奇霸

畧六陵焚骨盡神傷蠶桑力食尊周俗父老純風有

漢裝何事冷泉亭下路殘鐘衰鼓開斜陽

釋智安

字盤石號棄庵未陽人

秋色懷翁元均化半庵

歷歷蟲吟切寥寥竹戶寒月明河影淡霜重桂花殘
利火連江岸砧聲雜夜湍所思人不見愁絕倚欄干

帝陽樓感懷

帝陽樓感懷

昔人不可見芳躅尚堪追無限登臨感寒風落日時

釋智考

字渠鳴江陵人

訪慈一

不識幽棲處都緣到者稀開身隨杖遠縱目入雲微
梅萼含朝露禽聲送夕暉令余起清想枕石欲相依
西湖阻雪喜晤半庵

風釀西湖雪歸帆此日遲峰高看乍失水近覓無涯

獨客愁長路寒禽憶舊枝逢君天外至纏繞六橋時

中秋同爾微大師得秋字

玉鏡挂峰頭高人話小樓寒光凝樹色清影漾池流

目送孤鴻盡心驚萬壑秋茗杯共心賞身世空悠悠

秦詩紀

卷之二十二國朝

際恒堂

釋智旦

字明我號半庵常寧人

奉懷得戒本師遂谷和尚

遙望西山下風高倚一簷岩花飄夕漲瀑布近寒燈

大道今誰繼才疎我不能音書何關絕歸夢數擔簦

秋日過江干訪均化

一杖秋風吳干秋葉乍黃笙歌城郭近舟楫水雲長

入戶衣先整凭闌桂正香弟兄同老大短髮受微霜

登塔山

戎馬驚心後乾坤縱日中雲連滄海外日初鑑湖東

此地人烟少當年霸氣雄興亡無限感鶴唳起長空

秋日常懷

秋日常懷

殘楓驚雨亂老橋聞霜肥竹塢棲禽早柴門過客稀

行藏兩地隔饑渴十年違桂魄今重滿江帆尚未歸

客夜有懷盤石集鳴

故園皆戰馬歸計是何年薄俗誰知已空齋對冷烟

鐘寒驚夕鳥菊老傲霜天近接蒹葭句行歌野樹前

釋智度字均化
常山人

九日

九日登臨處風烟傾畧清竹疎孤嶂出雲斂一溪明

酒任陶公酌茶從趙老烹菊花相對發何似故人情

秋夜懷凱思

枯坐石牀久林空覺夜寒堂前雲已睡嶺上月初殘

楚詩紀

卷之二 二 國朝

二

原恒堂

迢遞人何處凄其夢未安檢書仍隱几愁絕到更闌

登徑山望江亭

閒到江亭上川原一覽收雲根盤曲磴樹杪挂寒流

遠浦春帆亂芳林翠靄浮倚筇看不厭重過五峯頭

題一勺泉

投入蒙茸谷欣逢徑寸泉潺湲青石上淡蕩白雲邊

微影含明月清流照遠天是誰知此味源發自何年

釋超乘字松開一字
堂漢陽人

登黃鶴樓

極目江城上高歌興不休白雲猶在岫黃鶴尚餘樓

天際秦峯迥簾前楚樹秋遙思前代事浩浩付寒流

遊天童寺

一徑行無盡千年古樹深忽聞清磬响更向亂雲尋

寒色雪封澗幽香花滿岑可憐峯畔月長照此禪心

送德平兄之長沙

嶺外分岐後孤帆起月開吳山人已遠湘水夢頻來

身作千峯主柳驚萬指才叮嚀何限意懸榻待君回

釋本雲字放菴
長沙人

興福寺

幽深疑此路幾折向雙峯辨虎沿溪跡聞人隔竹春

斷橋松自偃古碣蘚能封寂歷黃昏後前岡烟靄鐘

送澤瞿兄之滇南

楚詩紀

卷之二 二 國朝

三

原恒堂

海國多禪宿奇君作遠行千山紅葉晚一笠白雲晴

道自殊方重間從客趣生滇南鴻雁少誰與慰離情

鄰虛閣

玄談虛閣嘯秋清勢接浮雲傍斗橫塞雁歸時人正

倚江霞落處雨初晴寒催四野砧先動夜過千家燈

漸聞此際機忘羣簾息遙天月上又鐘聲

一覽樓

傑構甘坑獨此樓綺窗開向亂峯內雨餘白見千村

水暑退黃鸝萬木秋斜日晴霞侵雁塔平湖沙鳥背

漁舟倚空日盡吳天外霸業銷沉動旅愁

訪西河毛大可先生

大雅誰當作賦才西河此日絳帷開花間酒熟攜琴
出門外車填問字來舉座共推凌鮑庾人林常想對
宗雷況今舊社何須結道漏聲聲接曉臺

釋行微 字友石號傳
施南陽人

咏玉簪花

疑是美人珥移來靜者家倚牆如有待遂月幸無瑕

細細清香吐疎疎素影斜閒情嬌欲語相對意何賒

釋良準 字則堂號二
儀未陽人

送別

知音良不易分袂實爲難人去山聲寂秋來樹影寒

溪門疑舛綠驛路記楓丹好覓潯陽地翻湖此壯觀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三

陸恒堂

過瑞岩

老樹橫溪口危峰接海天平疇來白露流水帶孤烟

寺遠鐘聲細山深鳥道偏殘碑重讀字芳罔繼高賢

釋惟梁 字宏度號懶
庵江陵人

登永嘉雁蕩山

策杖躡嶠岫登高望越關海帆隨浪近山鳥與人新

路險留仙蹟泉飛洗客塵蕭蕭聽落木遊子易傷神

經華亭船子道場

偶作華亭客凌秋破浪行孤舟三泖夢疎砧半林聲

不見前人到空餘野樹橫一簑千古事何日遂吾情

卷一覽樓

客在天涯久樓頭一覽清殘山萬馬近落日片帆橫

四野多秋色孤鴻獨遠征故鄉何處是極目亂雲生

癸丑西水除夕次韻

野寺臨溪迴難勝故國情愁連湘水渺夢入越山清

梅夢虛簾影笙歌隔岸聲不知殘漏盡旅館燭頻更

釋智瑞 字旭雲典
西州人

送蘭皋徐太守赴闕

天肅關河冷風高雁陣橫南山分別袂北闕逐行旌

惠政存民社文章冠帝京攀轅遮五馬一路誦歌聲

贈宋三錫參戎

鄉心懸鄂渚歸櫂出嚴灘路遠峯先見江深日易殘

楚詩紀

卷之二 國朝 四

百

陸恒堂

迎春花影亂破夢鳥聲寒細柳威名在圖麟事不難

留別浙中諸公

去路三千里離家八九年思親惟有夢對月了無言

竹杖穿幽徑芒鞋踏曉烟吳山人不見迴望白雲旂

釋超本 字遠堂
仰陽人

復訥菴

落木風初勁清秋露正濃寂寥遊夜月迢遞憶高蹤

濟北推名駿江南識臥龍金湖分手後只愛白雲峯

釋圓應 字野丹
常德人

德山金剛塔

始自來玉峽尋人到潯陽吹燈不見影焚鈔幾升堂

竹已歸空谷名猶播大荒拜瞻遺塔在千古意難忘

釋明宣 字德隆

登京口達摩亭

相見不相識風流浩劫傳一革閒縱影孤衲理寒肩
峭石磯前水長江眼底天明明該大意今日愧南禪
舟泊

剪燭裁新韻輕舟夜泊時星垂霄漢眼月映水天眉
未了三更夢難窺萬里思濤聲追興遠隨意且棲遲

登南岳毘盧洞

適意千華境吟懷相外天山門無俗轍林巒仰僧禪
洞口泉聲細松頭日影圓白雲何去住香刹好安眠

楚詩紀

卷之二 二 國朝 三

隱樞堂

登岳麓講經臺

昔日談經處依然山幾重臺蕪黃葉積磴曲紫苔封
片石疑禪觀孤雲想化踪夜燈無續火秋院有鳴蛩
謾倚題詩竹誰裁出世松夕陽無限思忽聽隔林鐘

山居春日十首 錄二

艸映連天碧花飛綴衲紅等閒春色裏忘却去年驚
植蘭堪漸佩開帙可忘機容與雖高節誰同更採薇

登芙蓉峯懷飛來船

仙子何年泛石舟雪灘雲浪泊千秋一絲釣罷芙蓉
岸歸去銀河不可求

落花

片片旋枝下翠叢為誰輕送武溪風子規啼徹南柯
月狼藉香塵蝶夢空

釋無為 字隱侯

望晴川閣

檻外輕帆逐浪過漢陽樹色幾消磨平江日落人歸
岸古寺鐘殘月漾波雨後青燐愁黯淡老來白髮苦
蹉跎低回往事悲無限戍鼓風鈴聽奈何

釋海聰 號惟樞

過洞庭望君山

君山頂上布金沙僧舍重開古梵家我欲停帆無任
苦竟將身世等浮槎

楚詩紀

卷之二 二 國朝 三

隱樞堂

釋琛大 字芥菴湘潭人

送澤羅之燕

三月逢君南七月送君北相見日無多相別愁何極
臨行索我詩一字一太息男兒志四方窮交留不得
寒沙萬里遙誰為念衣食片帆泝黃河天上看秋色

與初明調玉步月松下遲張南邨不至

秋高天宇淨山寺羣籟空東舉月初上寒光樹杪通
時有黃葉墮砌冷聞百蟲二妙夜相訪高懷誰與同
我思南邨人得句雁聲中河漢皎如雪悵望翻朦朧
孤磬開疎烟殿閣度微風共步松影間衣襟沾露叢

早春令鴻客諸君過訪留宿山房期葉桐初追

用杜陵秋野韻初真山人

暖氣占花候晴光漾大虛烟中尋佛寺麥裏過殘墟
人語穿山響春蔬帶月鋤桐君期不至遲爾共觀魚
好友來山寺烹茶火正紅鄰雞棲落日牧馬動悲風
春色渾無賴歌聲趣不同淹留詩興在襪被梵王宮
有雨鳩呼歸無人鹿叫羣寺深高堞見山靜遠鐘聞
衆壑消殘雪孤城散暮雲正憐戎馬急蕩子又從軍
舟行聞杜鵑

怪爾會亡國憐予已喪家不堪啼月夜最苦聽天涯
雨暗魂迷野春深淚染花孤舟江岸闊莫厭道塗賒
蝶巷道舊至

青詩紀 卷之二十一 國朝 一 勝恒堂

別君經五載長恨夢空懸風雨來何處雲山路幾千
杖添新竹瘦衣老舊荷穿能事今猶昔吟多不廢禪

山居雜興

極目楚天闊羣峰當戶幽猿啼終日雨樹老隔年秋
契達皆陳迹繁華盡古邱自應遺世客獨立望滄洲
青園坐雨同初明尊五賦得青字

寒蛩忽不語簫响到空庭留客添衣坐焚香雜梵聽
疎鐘出雲爲小鳥下花屏亭午開軒望鍾山分外青

春日長干雜興二首

錄一
漠漠殘香風雨催尋幽出郭上高臺山花欲逐遊人
落朝水還隨返照來獨坐層巒聊藉草偶過古寺踏

新苔難辭社燕頻相顧雲鎖千峰門又開

丙辰九日書懷

鄉書欲達苦無由一割鴻溝兩地愁九日臨高徒極
目廿年瀕海只孤舟砌蛩入戶先知冷社燕翻空尚
戀秋看罷茱萸傷晚景邇來衰病怯登樓

竹下彈琴

修竹竿竿帶泪斑鷓鴣春雨响空山琴中莫譜湘妃
怨爲有長沙客未還

釋智輯字萬峯衡陽人有詩文集三十卷

鐘山

大地學來又一鐘全非金鏡見天工虛空肯許爲高
兼聾靈山老子重重勅當日阿難聽似風

兼聾靈山老子重重勅當日阿難聽似風

山門十首

錄二
是誰親到此山中路滑人曾進力窮水向雲頭迤潑
浪石從空處立呼風搓浮日畔疑情約飯熟桃花憶
客通檢點落花披作襖漫驚林鳥策蒙叢

溪上輕舸日訴雲女牛可拔漢槎聞影搖奚翅趙州
柏絃續莫非獅子筋水面喚回山峴起鶴頭指駑鳥
趨羣大夫養得瓶鴉熟呼出還他雪鬪分

箭石

轉千山漫犬鷹獵無血酒可悲興返弓自射人難

得角力天標瑜絕層透樹白猿非不苦夜闌石虎况
知曾如今四海無為化禮樂衣冠樂聖乘

釋文樞 字阿諱
衡山人

卜築秋葉石

我昔遊衡嶽古洞依老宿得句尋秋葉 秋葉石在昆
虛洞台稱橋

下子休夏廬
清常遊於此亦思縛茅屋陸公遊興高振筆泉萬斛

溪漲一葉浮石裏蒼苔腹春老不萎凋秋深仍榮綠

急峽落長虹烟翠霽幽竹山靈固多情野客欲卜築

不月買山錢自得友麋鹿知我來麓峰示以白雲曲

字字貫珠璣新聲響山谷何日復同遊笑採南山菊

題實拙兄牧童騎牛圖

楚老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元

際恒堂

倒騎黃犢出林泉裝笠安排漏雨烟長笛一聲風月

靜綠陰深處好安眠

釋來源 字濟之
衡山人

書雨

春雨霏霏下開房夜夜聞寺鐘寒應寂林葉響猶紛

空暗愁無月天迷如有雲爐添薪易盡危坐念殷殷

山居

絕徑崔嵬處誅茅結半間形忘青嶂老心共白雲閒

南岳堪藏拙東林倦遠攀遙聞蓮社友靈運每空還

春光看欲盡幽事雨中過地僻人來少山寒睡應多

行花偏鳥慣偷笋奈猿何步出柴門外行踪拚綠蘿

孤雁

一聲遠過青天外片影高翔明月中歷盡邊塵歸舊

浦莫因霜翮怨秋風

釋性熙 字容生
衡縣人

平山訪以巽

蓮社初開處相看得遠公水光浮寺轉雲氣墮城空

嘉穀千峰入松蘿一徑通幽棲真可愛長嘯紫烟中

釋知度

崇陽洪

水聲潄處隣磷石雪浪灘聲幾息器兩岸人家烟隔

窗一泓清碧恰容舸

楚老詩紀

卷之二十二 國朝 元

際恒堂

釋願輝 字陽明
衡縣人 崇陽洪 庚子遷衡縣天之子落髮此

上梓木峰

策杖披雲去清風滿綠阿蕭條新韻少寂寞舊緣多

峭壁牽紋薛懸岩繡彩蘿好山搜未盡把臂紀烟螺

釋行燈 字明號大猷
衡陽氏子

銀水橋

出自高源覆世流虛明就下利南浮因思曾到此關

者得趣豈於途路頭

釋無異 衡陽人
明和向之弟

山中四成儀

山行步步無停穿雲去垂手提明星

山中住不殺桐樹鳳兒來指伊歸宿處

山中坐哩囉歌頻播音韻希世上人難和

山中臥夢裏佛懺做打鼾點虛聲天來大

釋行微

號季絕
衡陽人

過九仙觀

一派清流瀉翠橫九仙臺上掃花迎塵囂已謝年年

蓮花葉爭看日日生洞裏漁樵新別調蓬萊勝負舊

棋聲請君更種桃千樹白鶴飛來兩腳輕



二卷終

燕臺文選初集八卷補遺一卷

〔清〕田茂遇輯 喬鉢增輯

清順治十三年李蕃玉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雲間田髯淵
吳門宋旣庭

兩先生全評

皇清文選

高言詩古文

二集嗣出

金閶李蕃玉梓

燕臺文選敘

方余選觀始集詩而田
子有燕臺文選之役每
得鴻篇快帙未嘗不舉

魏敘一

以相商也丙申夏集成
其人不必燕也燕之其
地不必燕也亦燕之於
此見田子託始二南之

意文而未始不進於詩

也魏子曰昔者兩漢之
興公卿多厚重少文至
數傳而馬遷班固乃以

魏敘二

史顯曹魏父子晝摧堅
陣夜賦華屋然建安七
子已開陳隋濫觴唐太
宗文藻橫溢虞魏諸公

兼有唱和然光燄萬丈
之作乃在開元以後李
杜昌黎諸公未有開國
之初文章爾雅颺起景

魏敘三

聖主首出開物成務冒天
附若斯其盛者也豈非
下之道上協義軒而雲
龍風虎自應運發其光

靈也哉傳曰王者德至
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
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
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

魏敘四

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
緯順軌德至而文昭焉
又孰能闕之茲集之選
誠不可以已也我聞楊

子雲把三寸弱管齋油
素四尺以問天下上計
者之異語疇卽以鉛次
之於槧將使人君坐幃

龜永立

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
語故典流於昆嗣言列
於漢籍今田子下第途
窮不爲侘傺無聊之况

以抒其悲憤而顧取公
卿賢士大夫著述之業
鱗次櫛比蔚乎可觀以
彰我

魏教六

皇清文治之盛比於古者
輶軒之使其好學深思
興起後學功業詎不偉
哉余因樂爲序而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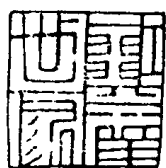
順治丙申陽月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栢鄉魏

裔介書於燕邸之兼

濟堂

魏敘七



序

未申之際文士之集輦下者多
選今人詩雲間田髯淵孝廉復
有今人古文詞之選髯淵與魏
石生中丞雅相善朝夕討論其

王序一

于古今文之變揆之盡矣一日
僧沈子亞斗過予曰今人之文
未必不及古人患其散軼而失
傳思裒輯以行世其何以教我
予曰從來作者之精意多由選

者之鑒別而顯故作者恒待選者以爲功每歎選者有所難復有所忌廣搜之難斷制之難去取時人之文爲難不得制作之原爲難不廣則不能精不斷則

三序二

不能捨去取時人則謫易與不得制作之原則真僞莫辨一忌執已之偏見一忌徇人以納交夫文若水然從其原而溯之雖流分派別惟其有原故洄衍而

無窮夫江河之水千里爲曲萬里爲濤浩漭澎湃而靡可測其原足恃也文之有原則六藝是矣自六藝之旨不傳而文章之弊不一王遵嚴先生有言三代

三序三

以降士之能文莫盛于西漢乃枚嚴朱谷公孫司馬之屬徒取之于外以悅世之耳目而誼向遷雄仲舒能道其中所欲言而不免于蔽以西漢之文尚如此

下此者可以概觀矣迨近世之
文其弊滋甚摹擬左國傲然自
命不讀漢以後之書而剿附之
弊至于腐刻畫梁隋辭浮于意
而雕鏤之弊至于靡卽矩步韓

王序四

歐諸大家而不得其體要弊且
弱而曼矣他如摘奇字而難通
綴小文而不達以其中之不足
而故求之深詭秘怪以飾其陋
正如藻花紋石取妍于盆沼之

間而已奚足與語江河之觀乎
髯淵潛心六藝溯其原以求之
必有取于合乎旨而不襲其弊
者俾作者之精意因之而益顯
予且願爲執鞭焉又何難與忌

王序五

之足云乎髯淵行矣以所裒輯
屬予序復貽書亞斗數四請之
而不倦予因書所與論者授亞
斗以質之石生中丞

順治丙申小春都人王崇簡題

燕臺社集徵詩古文序

蓋聞建章飛蓋應劉稱鄴下之才金谷傳詩潘
石振元康之譽顏光祿詩成曲水譽並機雲桓
護軍論重瓦官人傳杜衡蓋神光不夜豈棄玩
于隋珠而和璧在懸不獨輝于郢握苟或聲投
金石終當義叶填篲方今

龍德右文雞壇振藻南風頌流衡室降道燭輝
承雲歌自明臺紆靈浸澤九苞暈采羣來足足
之音五錦零鋪衆獻熊熊之製雖徐庾南北尚

有使者憶鄉關而沈宋頡頏未聞昭容臨綵殿
光華復旦文物斯尊諸君子風開變豹人握靈
蛇或才麗五車夙有兩京三都之作或家藏十
乘雅識千門萬戶之圖或文舉妙齡龍門作客
或長卿獻賦狗監通名或繡裂出關殿上奏白
麟之對或檄傳旅軍中揚朱鷺之歌或曼倩
陸沉歲星薄游金馬或嵇康懶放鸞鳴偶聽蘇
門或劉去華切言時政因而歸臥空山或賈左
傳痛哭大廷還爾寃淪煙壑凡此英鋒灼灼

登東望之垣由來逸采嶽嵒盡燭崑崙之岫是
青楚並稱才藪伏習之辨爲多而汝穎代有名
流陳孔之爭已贅遇等湖海思人班荆懷古編
蒲緝柳每慙午夜一燈書籠說鈴深愧中原諸
子謂乘軒弗顧寧割席于子魚之前乃雕龍可
成豈負書于休文之側未遇昌黎前導誰傳馬
上浪仙不得皇甫序言終是堯頭俗父網羅一
十七史永懷芸帙之輝延覽四十一人敢謂蘭
亭之簡敬乞縹緗用光梨棗煙雲旋舞書以斑
管雲箋花雨繽紛登之牙籤玉軸義畧同于蕭
統意有取于鍾嶸毋日論衡爲中即枕內之秘
庶幾文賦啟千秋夕振之華

引例

甚矣聖人過化之妙也我

皇上龍起東郵主中國十三禩稽

親政甫六載其間戎馬未息戈矛四出漢兩生

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文章豈開創時可

數見哉乃

皇上文德性成好學天縱翰藻淋漓偏於中外

讀書之聲聞於四國一時操觚之士誰不

翕然田子歸淵謀爲此選始終不過四五

燕臺文是

引例

月名公大篇固多遺漏田子南歸以未竟

之業屬小子小子又都門之最下吏何

敢妄索

琬琰有枉擲者敬附帙內篇有前後文寔

無低昂也寧峻無濫悉以亂田子書成而

觀泉然者遂已如斯使此書而傳之後世

讀書者尚而論其世焉則

聖天子興文之化真前古所未有耶因梓人急

於告成暫次成卷高賢不名尚虛左目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南城兵馬司副指揮
內丘喬鉢文表甫書于書成日

燕臺文是

引例

二

燕臺文選初集目錄

第一卷

賦

擬山園賦

王鐸

瀛臺賦

王熙

廣恨賦

魏裔介

雁賦

宋徵輿

南海子校獵賦

沈世奕

北風賦

宋德宜

燕臺文選

一卷目錄

乾清宮賦

黃典堅

乾清宮賦

謝歸昌

春蒐賦

趙而忭

秋懷賦

詹鍾玉

夏雲賦

周季琬

粵江賦

施問章

波賦

韓詩

景山賦

沈璇

憚暑賦

陳祚明

墨酒賦

白胤謙

誦虫賦

孫昌齡

續赤壁賦

上官鉉

秋襖賦

喬鉢

燕子賦

吳綺

燕臺懷古賦

金鉉

黃鵬賦

陸志熙

燕臺文選

一卷目錄

二

第二卷

記

摩訶菴集篆金剛經記

王崇簡

意先居記

金之俊

瀛臺記

范光文

瀛臺記

秦松齡

河上敲冰記

傅維鯨

臨雲堂記

張天植

閩中行役記

宋徵輿

燕臺文選

二卷目錄

依水園記

張縉彥

百泉夜遊記

張縉彥

正陽門關廟記

何采

重修岳陽樓記

白胤謙

三賢祠記

龔鼎孳

遊蓮花峰記

蔡合靈

遊羅漢洞出太姥記

蕭震

初登黃海記

韓詩

夜遊記

喬外

遊蘇墳並葬蘇夫人記

喬鉢

定水帶記

詹鍾玉

遊泰山記

詹鍾玉

函樓記

賀應祥

燕臺文選

二卷目錄

第三卷

序

贈牛叶應擢河東觀察序

梁清標

朱氏家譜序

王崇簡

會試錄序

胡光龍

李習之文集序

金之俊

題燕箋序

劉正宗

呂黎誌序

馮銓

觀始集序

吳偉業

蘇道文選

三卷目錄

孫凱陽集序

李霽

同升錄序

金之俊

嶼舫詩序

楊思聖

贈武進士張君序

史大成

贈米吉士序

宋徵輿

宋玉叔詩序

王崇簡

讀蘇武子遺集序

金之俊

清虛道人傳序

戴明說

觀始集自序

魏喬介

送曹侍御出鎮夏州序

陳煥

岱吟序

傅維麟

汝寧觀化錄序

戴王綸

且亭秋響序

魏喬介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金之俊

送總憲張公序

王崇簡

詹去矜文稿序

王鐸

胡蒼恒詩序

薛所蘊

魏石生嶼舫詩序

李霽

蘇道文選

三卷目錄

靜怡齋文稿序

陳煥

送沔縣張令序

金之俊

楊猶龍且亭詩集序

申涵光

通齋詩序

薛所蘊

重修卧龍岡序

戴明說

燕市酒人篇詩序

張縉彥

韻史序

孫昌齡

汝宛課士錄序

戴明說

王近薇春署詩序

魏喬介

梅花詩序	陳 曠
讀尹河南文集序	金之俊
註釋李長吉詩序	戴明說
河南思拔貢試牘序	張天植
徵音詩集序	丁耀亢
戴代子詩序	張錫懌
漢魏百名家題詞序	何亮功
賦役全書序	戴王綸

傳		第四卷
術尉函三公傳	梁清遠	
癭冠道人傳	梁清遠	
雙烈傳	梁清遠	
都門三子傳	王崇簡	
楊忠愍公傳	魏裔介	
郝生忠義傳	魏裔介	
糠粥先生傳	魏裔介	
蘇臺文選	四卷目錄	
柳敬亭傳	吳偉業	
兜率岩鐵漢和尚傳	方拱乾	
奇窮子傳	魏象樞	
真定二賢傳	梁清標	
葛道人傳	宋慈澄	
葉瞻山侍御傳	何 采	
邢太公傳	韓 詩	
呂石香傳	周 肇	
寧南侯傳	侯方域	

馬伶傳

侯方域

章公晉錫傳

董以寧

周將軍小傳

田庶

田烈婦小傳

田成

程烈女小傳

范士

四卷目錄

二

第五卷

詔

擬漢景帝戒二千石詔

魏裔介

擬嘉諭琉球國詔

方玄成

擬講議五經同異詔

王熙

擬唐圖功名於凌煙閣詔

張能麟

擬漢藉田詔

馬猶龍

教

擬修黃金臺教

周茂源

擬修淮陰侯廟教

顧開雍

五卷目錄

一

疏

遵諭陳言疏

戴明說

請頒御製諸書疏

魏裔介

奏錄幽忠疏

魏裔介

用兵大勢疏

魏裔介

籌海疏

魏裔介

敬陳職掌疏

龔鼎孳

請罷蘇松榷稅疏

陳惟芝

請購遺書疏

陳鑛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卷目錄

議

海防議

范廷元

踏勘蝗災議

魏裔介

江浙水災議

田庶

纂修明史議

方玄成

治河議

季振宜

制誥

擬唐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左右僕射以魏

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制

田庶叔股

擬宋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呂頤為樞密副

使制慶曆三年

汪瀚雲襲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卷目錄

三

第六卷

策

殿試策 丙戌

傅以漸

殿試策 己丑

張天植

殿試策 乙未

史大成

殿試策 乙未

秦 斌

殿試策 戊戌

孫承恩

表臺文選

六卷目錄

表

朝鮮奏捷表

吳偉業

謝賜銀章表

戴明銳

壽 太后表

曹申吉

大工告成表

嚴 沆

躬耕籍田表

田逢吉

南苑春蒐表

谷應泰

河工告成表

錢中諧

上親射南海子賜宴謝表

史大成

北夕踐上天孫表

程 邑

擬上以七夕賜譙群臣謝表 張 熙

書

與孫鍾元書

馬之驪

與張卿子論詩書

詹鍾玉

荅友人書

成 性

表臺文選

六卷目錄

啓

謝賚古鏡薰籠啓

宋存標

請同官看海棠啓

宋 琬

宋母壽言啓

侯玄泓

謝魯孝王啓

詹鍾玉

星月同人啓

李 發

論

謝安論

王熙

禰衡論

王鐸

伍胥論

吳偉業

漢高帝鼓舞一世論

魏裔介

李淳風答唐太宗論

魏裔介

漢高帝知大計論

秦松齡

信陵君論

沈璇

王猛論

沈璇

燕臺文選

六卷目錄

三

李膺論

錢肅潤

龐德公論

錢肅潤

項羽論

詹鍾玉

士君子立身行已法度論

金鉉

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

朱寶頤

第七卷

評

漢文晉書唐詩宋理學評

張能鏞

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

魏裔介

二十一史得失評

趙而忭

二十一史得失評

綦汝楫

燕臺文選

七卷目錄

一

說

字曉兒說

侯方域

饑寒二字難忍說

金之俊

豆虎說

李文繼

舟說

詹鍾玉

馬說

詹鍾玉

行夏時說

沈璇

銘

興福寺鐵鑪銘

吳偉業

黑白二豆銘

孫昌齡

燕臺牧選

七卷目錄

二

贊

邵蘭雪像贊

范廷魁

陶淵明贊

趙皇梅

頌

瑞雪頌

顧詩

乾清宮頌

谷應泰

瀛臺頌

沈廷勳

燕臺牧選

七卷目錄

三

贊

擬傳諭滇黔檄

魏商介

擬傳諭滇黔檄文

傅維麟

碑文

擬翰林院重修孔子廟碑 谷應泰

移建南陽府文廟碑 戴明說 趙然

箴

君臣交儆箴 汪 瀚 雲 襄

書後

書郝生雙節志後 魏 喬 介

書長恨歌後 魏 喬 介

書吳文端公集後 龔 策

讀宜庭先生行狀 周 庶

第八卷

題詞

何敬輿悼亡詩題詞 龔鼎彝

盛兼兩詩題詞 龔鼎彝

夏熊占讀曲歌題詞 龔鼎彝

朱清瑟雪訪題詞 龔鼎彝

宋尚木兄弟詞集題詞 吳偉業

菊花詩餘題詞 趙而忭

牡丹秋華題詞 董國祥

和陸麗京筆述曲題辭 許 東

雜文

反送窮文

吳嵩胤

書潯南沈姓事

金之俊

紀趙登事

梁清標

張宜人乞言引

孫昌齡

修衍法寺疏

王愛

重修小普陀疏

馮溥

用九用六解

傅維麟

榆西蕩寇紀畧

馮如京

燕臺文選

八卷目錄

扶柳侯傳

李雯

猛省篇

成性

正俗篇

成性

擬復舟山露布文

趙而忭

擬軒丘豹諫梁孝王文

趙皇梅

擬補枚乘七發

李燧升

勸造陽春院密疏

喬鉢

牛戒策鈔後

傅以漸

石渠講經諸儒對

葉公綸

戒兩足文

錢肅潤

孤山梅鶴論

龔策

十亂婦人非邑姜

馬之驥

字號解

馬之驥

題石刻輞川圖卷後

史大成

閩役紀行畧摘引

李蔚

遊禾城陶朱公書

計東

擬張季鷹秋風思歸自序

唐德亮

喬文衣詩小引

孫昌齡

燕臺文選

八卷目錄

行狀

槐燕公行狀

魏喬介

喬還一先生行狀

喬已百

祭文選

八卷目錄

四

祭文

祭魏太翁文

冀鼎彝

哭侯伯子文

周肇

祭金司馬文

余經

祭馬天御文

汪瀚

誌銘

邵山人墓誌銘

吳偉業

孟母姚太恭人墓誌銘

魏喬介

殷仲泓墓誌

申涵光

祭文選

八卷目錄

五

燕臺文選補遺目錄

賦

寒月賦

胡在恪

寒夜賦

周 綸

龍舟賦

張人棧

聞蟋蟀賦

吳 麟

春日獨當爐賦

龔 策

長卿典鵲翻裘為文君沽酒賦

邵 點

燕臺文選

補遺目錄

淚賦

尤 侗

序

贈虞士沈元子序

金之俊

薛行屋樗菴詩序

方拱乾

燕臺唱和詩集序

陶 懔

四書集說序

董國祥

明心要語序

董國祥

余子春秋存佚序

張 爔

燕遊草序

張人棧

賀范月臣遷居序

戎 驥

吳越詩選序

吳懋謙

贈孟懷霜修孔廟敘

霍叔瑾

半社序

李 發

送黃門季天中流尚陽序

陽茂選

鄒池宵坐記

陶開虞

東南水利

張 勳

施羽儀

施羽儀

補遺目錄

雲間田茂遇歸淵父選定

西京韓 詩聖秋父泰

賦

擬山園賦

王 鐸 覽之

嘗慮。鳥。等。多。腐。文。章。不。測。算。論。千。種。代。不。數。
人。賤。適。受。矣。故。風。隨。蕭。矩。醉。剪。驕。稗。各。則。
區。圖。踴。躍。昌。昇。宋。玉。相。如。德。駕。風。煙。之。路。張。
衡。班。同。帝。伏。旆。幹。之。宮。魏。老。陌。矣。何。晏。景。福。

卷之一

潘。啓。藉。田。強。學。載。肆。未。鏤。藉。叙。天。台。登。轍。之。

獵。夫。寡。婦。鷄。鷄。之。匹。杜。李。選。之。或。詩。或。文。義。
重。相。扶。殺。核。歌。咀。止。此。而。已。余。性。埒。楮。負。妄。
窺。涯。町。況。際。巽。肯。恥。澆。意。於。輕。肥。蠅。擲。時。於。
酒。譙。雄。放。腐。艸。架。弓。惡。木。構。一。園。於。城。東。阿。
中。太。南。廓。山。一。里。半。焉。駿。岡。頽。峯。見。隱。梧。桐。
之。杪。抹。雲。選。月。度。愁。縹。紫。之。間。考。課。古。人。陞。
選。墨。寶。引。興。曳。踵。誠。不。肯。悠。悠。觀。觀。范。溫。飽。
於。勝。日。而。自。貽。老。大。之。懣。也。字。之。曰。擬。山。取。

之舊矣。不設微名山之戴。頗自變淡岩之韻。

侶重崖。已戰景。每翻帙而自得。白雲池。戶青。

陰奏。幾。何。清。冷。之。朱。館。不。借。石。室。為。業。墟。兮。

是。蔓。增。余。暇。暫。解。劬。執。徃。寅。符。詰。俗。泉。經。於。

初。石。心。窠。水。於。福。地。璣。戶。如。蟲。蕭。蕭。狀。古。人。

日。陳。其。撰。朋。來。相。商。於。余。也。易。動。掣。耗。於。石。

本。舟。搖。不。傷。於。水。內。則。余。染。神。異。至。小。山。映。

心。又。古。人。簿。籍。之。點。譬。猗。猗。焉。日。并。余。鼓。瑟。

飲。笙。酒。燕。而。醉。醉。不。其。狀。兮。掬。汗。磨。墨。而。

卷之一

題之曰

隨。幹。子。沉。酒。於。煙。霞。明。覆。於。辰。杖。背。霄。鎮。屬。秦。
嶂。歷。鸞。湖。賦。台。嶙。嶭。慢。亭。於。修。簷。臨。旗。山。於。海。
上。廬。小。別。而。水。埒。咀。戴。弄。而。石。閣。爰。喬。麻。姑。地。
絡。之。瑟。颶。潯。江。洞。庭。之。越。陽。乃。遵。大。路。已。辭。密。
敬。案。梓。已。止。美。回。思。楓。葉。丹。乳。峭。啣。鱗。放。意。紫。
帶。而。不。忍。愁。欲。寐。寢。而。見。遠。曠。稅。於。賊。隙。觀。牧。
豕。一。丁。斷。斷。其。目。而。告。余。曰。此。地。也。土。下。庫。而。
宸。在。壁。肌。漆。而。屬。老。罕。見。其。用。豈。已。壘。於。殿。已。

治之也。聆斯謀詔。若霧蓋面。天林開抱。豐稍。被
遊響。杏祇怡中。壹費相見。輒欲埽泥而亟。奈乃
艾創宿莽。簸藉埃壤。磨尹攷度。王翁墨絡。宛虹
秩于落亭。壘壘。夫是之園。金昌與席。柳埜遺繡。
解芒嶺拱香。崕。揭兩室。召為牖。被王屋。召為袂。
蹲穀。弗之。地。瞰。明。緩。氏之。功。維。其。靚。墊。茲。川。被
為。鼎。垣。此。伏。最。禽。故。藏。起。召。我。流。分。旦。氣。於。衛
書。牽。青。引。綠。而。垂。媒。幻。所。召。浮。丘。崔。歇。夫。僊。者
論。性。泮。與。之。所。也。水。洪。而。脈。石。碧。而。魄。壑。洞。而。

集卷之

卷之一

三

腹。微。科。而。作。禽。其。背。向。蕙。投。限。日。峻。尤。既。呈。巧
而。石。閭。墜。影。曷。寸。之。霞。倒。執。一。得。之。風。叩。鉤。時
登。樓。召。紆。繞。悉。收。眎。於。一。圓。於。是。十。資。擬。山。攝
波。屋。展。開。買。意。游。而。雲。停。之。過。午。奴。芬。騰。之。嘉
洲。高。墳。墟。而。肥。脰。凝。嵐。鑿。督。覽。而。汲。灌。校。響。攬
雌。睨。之。標。巔。扯。白。榆。召。木。榻。若。夫。闢。歛。之。譁。與
如。立。泉。之。聳。晉。目。苧。唱。之。綃。練。如。吉。子。之。咽。柏
竹。沉。苦。錢。召。銖。形。如。欄。滋。而。淫。鬻。絢。春。岳。之。

等。如。班。峙。召。昭。穆。露。法。則。塵。輕。辭。玉。霞。夕。則。點
緒。疑。幄。鐘。金。伴。月。召。吞。蔽。蟲。諱。背。易。召。室。怒。仄
極。宛。纏。弓。荔。窗。幻。洞。轉。係。夫。熾。曲。藤。之。穉。罕。如
聯。爪。櫻。珠。之。癡。龍。燒。之。狂。醉。如。石。鏡。髮。魅。之。曷
蝠。盆。輅。斌。而。頭。賁。翼。洗。池。送。碧。而。皆。深。足。雜
沙。羅。而。眾。館。一。陰。賒。石。樓。而。傳。檄。定。隕。度。幾。并
朝。真。冰。壺。震。龍。璇。堂。苦。邪。壇。圯。兄。弟。魯。衛。者。歟
若。迺。堊。棕。抽。紅。顏。桐。寫。莖。膝。哇。肥。潔。役。勢。臣。賈
削。影。鑑。入。全。橋。架。迎。瓶。杖。席。初。諷。贊。齊。榮。甫。額

集卷之

卷之一

四

酷。邪。霜。粒。供。橫。露。震。髮。湘。修。罽。獻。寐。此。間。鄙。狼
六。清。穉。穉。幾。輒。鹿。皮。幾。公。科。跣。仲。飲。玄。屑。蜚。傾
駁。坊。文。詭。嚇。之。矜。驕。惟。欣。斧。烏。瀾。之。老。成。撫。砌
紫。蝸。盤。之。匿。肆。賜。垂。旭。翹。織。之。纓。情。恨。魏。頓。召
氣。蓮。亞。陟。釐。而。怪。爭。染。霽。色。召。駐。曦。下。天。面。召
澄。泓。依。佐。研。於。藩。厠。咒。王。稼。於。宵。夏。罔。兼。慕。顏
而。驟。謝。篩。翻。銳。而。奪。管。黃。其。中。之。創。水。也。汔。緇
醍。醐。漫。玉。刷。白。盤。露。勿。幕。天。池。屑。格。枝。泊。則。鼓
戰。五。營。而。騰。舞。約。演。則。剗。剗。磨。盤。而。潤。於。宮。宅

澆端墨而作又。滌嶽崖而喜。現等落潭。細變前。
灑火正活。蛤跡。氣。對。絢。而。嘶。以。磨。以。賊。地。而。
滿。題。豈。非。棉。物。未。聞。之。吐。漢。於。楸。几。而。華。研。究。
敵。於。蕭。隔。香。香。香。香。沉。辭。佛。悅。昌。載。羅。駭。絲。攀。
香。絨。墳。索。澹。露。金。版。沙。篆。繪。絳。敏。德。史。臚。圖。辨。
威。富。癡。才。柳。懶。之。亭。皋。壘。皆。濡。染。鹿。柴。芋。楠。之。
心。畔。課。菴。鸞。龍。骸。來。倉。寫。雕。易。之。鼓。懸。繪。新。渠。
之。厓。恁。對。則。質。慳。息。化。枿。義。而。零。廢。入。裏。提。揭。
誦。山。帙。召。燎。髮。度。絕。情。馬。足。於。緩。迴。香。茶。香。酒。

卷之一

卷之一

五

山。案。酣。臥。載。靈。崇。岡。唱。津。喝。半。雉。登。雨。隨。屬。臆。
雪。斷。舉。榔。汁。丐。春。眉。吸。玉。樽。而。岩。觀。慟。龜。蔽。之。
微。苦。舞。鶴。女。召。霞。散。陵。氣。貪。召。絃。融。沉。魄。廉。而。
穢。換。石。萑。谿。谿。麵。生。旦。旦。既。稊。之。召。芎。藭。遠。廚。
固。之。婦。炭。極。壘。猶。地。離。之。臥。晝。封。為。鹹。兮。之。慢。
欣。往。溫。石。憎。禽。周。蒜。茶。茶。香。香。許。設。研。倚。胡。人。
轉。名。廉。禧。厂。恐。敏。黃。其。均。垤。鑊。廢。善。憲。恠。沫。停。
湯。之。芽。筍。藕。焙。味。之。治。疥。崎。房。翠。渴。所。叫。沸。登。
沙。印。字。所。御。起。體。實。一。宗。狀。香。秘。紅。纏。末。氣。騰。

芬。隔。標。等。之。腦。薰。陸。煙。折。靜。包。博。山。之。地。致。錄。
崑。崙。之。耳。支。洋。羅。真。臘。之。魄。李。合。離。蓋。則。審。札。
割。肥。藍。則。耆。社。輒。思。竟。陵。之。倩。伯。熊。之。學。僕。癡。
人。而。殷。敗。儼。溪。峴。召。芳。斐。是。故。道。志。卷。洞。皎。宿。
鷄。林。宋。屈。古。受。等。岑。琢。針。眼。語。景。收。唇。默。密。吞。
紙。懸。腰。廉。戶。竄。等。陰。拂。搖。擾。霍。召。檢。冊。幌。肅。被。
熱。召。佩。壬。捐。購。興。龍。之。國。為。碑。六。而。抑。瞻。餽。答。
雖。公。之。鼎。鈞。與。二。召。得。辱。爾。迺。發。凱。櫻。密。灌。莽。
本。聚。浦。與。筆。蕪。紫。朱。伊。蕭。莎。隋。妍。態。的。藥。韭。難。

卷之一

卷之一

六

烹。葵。世。乙。常。召。婆。津。又。香。莖。節。霸。於。紅。度。類。棘。
積。於。小。櫛。書。帶。助。之。而。乍。煜。芝。房。麗。之。而。再。出。
且。爾。來。禽。蜉。泥。渥。顏。壓。莫。妖。愛。胡。桃。森。質。圻。裝。
綃。柳。疑。彈。木。奴。餘。垂。蓉。覽。蒙。召。旋。色。桂。沃。露。於。
白。皮。批。把。之。頃。若。簇。儼。案。之。嘶。鸚。披。顏。插。醉。映。
召。孤。嫖。黝。枯。點。臘。而。背。移。晶。荷。百。顆。銀。杏。子。兒。
德。種。迴。擇。黃。精。鱗。堯。茆。族。瑤。植。飢。哭。五。知。即。為。
車。箱。石。梁。何。讓。太。乙。之。寶。振。可。頤。安。紫。薇。之。山。
粉。可。疥。痕。得。非。巢。雲。峒。鼓。嘒。嗟。兮。是。召。翼。祗。穰。

現而懷。伊尼蒙非於。笑。錦。應。脫。臂。已。唯。母。
獸。引。騰。誠。而。影。邵。施。尾。屬。已。林。獨。獨。其。於。蟲。
予。誦。經。之。本。著。雪。吐。緩。之。距。就。特。八。十。一。辭。之。
懸。姦。七。十。二。鑽。之。冉。盜。蒙。屋。沉。默。引。類。廷。娟。華。
不。足。軌。皖。之。炯。瞬。而。別。香。嗣。之。綴。兆。望。於。昔。蠶。
氣。阜。炎。政。蠶。菴。四。蛙。合。招。乳。峯。端。蠶。濯。允。送。霄。
織。翠。飛。藍。疑。出。密。穴。悅。趾。峽。龍。妖。幹。乎。乃。挂。瘦。
節。命。室。蘇。挹。雲。雷。於。噴。喉。才。全。層。已。緬。邈。呼。柑。
螫。之。聽。嚶。恐。板。蕩。兮。山。岳。詩。初。利。而。自。殊。免。爾。

楚臺文選

卷之一

七

羅。於。鼠。朴。吟。飄。屬。已。意。事。任。閒。等。之。縱。剝。燒。芷。
源。而。頰。津。桃。片。梢。捉。憶。緯。陸。而。縮。宿。梁。瀑。授。唾。
滿。古。釵。於。漏。痕。優。劣。辰。亞。之。每。食。神。畫。於。剝。查。
戰。勝。中。窈。之。塌。當。其。焚。輪。輒。惠。恥。茹。篇。詛。楚。她。
言。然。弔。由。靈。惡。忌。熾。其。印。辨。百。屢。迢。燒。薦。少。已。
不。行。謝。偷。壹。於。寔。膠。裏。嗜。如。樂。鈕。藝。理。斷。鉛。案。
石。礫。碗。壺。歇。空。之。拜。整。笏。供。養。之。文。青。瑤。碰。礫。
碧。璫。礫。礫。礫。既。猜。雲。而。不。飛。瘦。鋪。水。而。成。又。
擎。石。蓋。之。碩。際。彷彿。飄。之。楠。巢。倉。困。猷。而。可。醉。

窺。已。敲。梢。虞。愿。蔑。蔽。借。瑞。招。邀。不。吝。怡。於。
人。相。背。起。余。夫。山。椒。介。乃。火。雲。告。其。隱。金。騰。揚。
其。迂。山。帶。齊。其。亭。冀。聽。冷。其。却。岷。義。款。周。廬。河。
損。颯。滅。暑。赤。廊。旋。露。頂。斗。建。申。摧。婢。斯。股。鳴。而。
墊。踞。真。菽。亨。而。壺。森。阮。鐔。簾。而。鏡。鼓。安。莞。簟。之。
調。轉。引。宛。隆。之。綸。羽。恨。宋。屈。之。不。今。比。鄒。枚。之。
脩。捐。又。白。景。之。顏。淪。覺。澹。發。而。棄。所。既。而。俯。仰。
敬。色。洞。洞。墨。莊。愉。昂。岍。之。心。路。慟。焦。薄。之。繡。脚。
師。飲。响。最。獻。欲。道。紅。泉。已。明。糧。斗。迴。屈。魄。盆。蘭。

楚臺文選

卷之一

八

暉。唐。晞。髮。騎。露。等。寫。琅。蕊。笈。莪。文。脈。望。中。黃。
枉。剝。簡。流。入。峙。虞。稟。鐫。根。岍。暗。之。笛。告。賤。半。柳。
賦。之。備。藏。總。之。飄。飄。於。鮑。府。萼。廖。於。快。躬。者。矣。
聖。於。望。寫。津。已。退。雪。教。怒。方。瀉。豁。聳。逃。繼。柯。蓮。
鑊。冷。灸。雅。閱。天。亞。地。康。良。玉。馬。咬。同。橋。而。迷。吳。
姪。受。寬。於。濃。雪。因。之。下。波。銀。蒜。雷。虛。產。剛。情。知。
靦。嬾。安。慣。眈。臂。目。寡。忠。里。足。別。雲。征。三。接。宜。夫。
枕。劣。七。縱。擒。兮。屏。靖。澈。齒。浴。肯。風。致。挾。歇。巖。之。
助。引。經。品。藥。閒。遠。遠。狼。彪。之。驚。戶。裏。蔣。蕙。鬚。紫。

懸伏僂僂外拾梯筴青刺謀兄渺精藍其庵吟
除比匪之逢迎蕭獲泊而悔亡洞岬泊而識生
宗柄之響振壁王烈之歎充微擊鴨亂於樓歌
鵲鶴真其牧管秀賜襟已忌香鵲穀窺而受館
盜簪峭崿丘壑趣滿聯為我輩如眷屬之聚欵
益不知鍾鼎竹帛喘噪可換而窮亭淑屋吟噴
可慙與剪天而所羨鵲幹等蓋不第鵲麋之爰
朋實難薛之狂狷不可題為不癖矣其蒙識金
翠殘逐辭終孰若幼安之木榻王勣之肉肺永

卷之一

九

示琢枕擒韵曹案角算樂餐張朱已冬席詠言
馬鄩已浩坐西慨集辭調噴於貧鬼元吉老宮
而正瀨何嘗不興游室施而栢遂繁巢者兮由
是肝觀焉則其孤商芝釋燁擒虬已抗堯韭羅
榮乾枯之思沫也曹衍辭宴珊瑚擊豐鬢膈泰
淫已稿於柳蘇半嶼輕小之鮮究也吁嗟哉鑑
糊乞於大壺等圖背其志氣終卒而林愿洞惶
少室而估索櫻宋飽矧妹書李固弟語藍田是
麻綠坐是宇王宮是藝兮原是瀨未罕之塊大

藝選少之吏惟翫碧頰丹崖之辱惠璋幕極島
畢禽負之紀簡文淥濃獸十畝而虛半故三南
而眠起喜造物已寢叱守懸狙已憚已於是聯
蕭蕭兮全襟陶狀出兮滓塵材不材其韻跡損
又損已練真屢响意敷卦屯辭瘖紫墻東君眺
盡岑峯樊蘊目不它查但曷經舊案即繡榻
龍不用碍其曠耳不它審但紫嶠丹蔡即謨響
護偉不用雜其輪狀後知谷陵易於記鼓城鴉
可當采益攝岱舉而牙封觀傀儡已錦棚乃能

卷之一

十

永攜陰與餌場師養關於南榮曉堂配張祐銅
鼓室彭鏗信夸娥不能司其主為罔不得潤其
清鐵城在茲愚滿少尖青易之執笏可依結紉
之懸甕此占沉墨之圖慈峯之際須達跡已一
景方不僂失於家園尚不足已列話石於四圍
瞰兒孫於峙岩者哉殊幹子自已為客日賓月
饒裔餘閒不散畧譚世利恐見堪於山霽若士
矣乃鼓掌於桐樓之上歌曰喬臺冠隔超三風
兮歸蜀風拾鄰峯諸兮虛此陵谿擬遊憐兮貧

水清華。湛虬蟠兮。規覆壺壺。及推節兮。鳳吹市。
想任獲與兮。嶠離玉裕。娛昆命兮。

吳梅邨先生曰。奇思雲涌。壯采天開。孟津自
是一代才。管人云人患其少。子患其多。朕多
何足爲。孟津病也。

韓聖林曰。鼓華挾藻。秩秩繩繩。如張茂先。盡
建章宮。千門萬戶。瞭朕指掌。先生在中州。猶
山之香嵩嶽矣。

田第淵曰。山川在口。風雨欲飛。其氣之浩渺。

卷之一

士

則河漢其色之蒼潤。則麟鳳其先生以京
龍之才。雄視中土者。有李。梁園鄴下。以後。僅
見斯人也。

瀛臺賦

王熙

大哉。皇清誕曆。三階底平。允文武之燭耀。席
蘿圖以崢嶸。撫神輿兮。周紀駢帝。社兮。堯齡。麗
洪淪浹。品物攸遂。逆鱗恬波。狡獪唯喙。嘉碩麟
升鴻。率豹蔚異。琛來庭。嘉禾吐穗。于是統庶類。
總八方。環滄海。擁太行。翠微坡。衍天壽。龍翔建
都立極。翼翼皇皇。爰乃取諸大壯。輝茲棟宇。金
鳳鼓翼。以迴飛。朱鳥含章。其欲舞。矩地規天。登
三咸五。踞成后之。高宮。駕伊堯之。貝塢。皇心

卷之一

士

載。怒綢繆孔切。軫九仞之。或虧綠。景土而增高。
臨清流兮。特立。疊層峻兮。重霄。徑華蓋以高舉。
薄青雲而上交。嘉名爰錫。比號蓬瀛。葳蕤春熙。
曉。鶴神靈。列十洲與方丈。蔚仙岑之。我臨。瑤水
際。紆蘭風。郁薰。跨魏代。凌雲之制。軼漢帝。通天
之。稱亭。亭秀益。曼曼雲梢。彷彿坐珠樹以徘徊。
蔭丹林而逍遙。奕奕龍輶。飛飛鸞鑣。依稀乘紫
雲以雜遝。駕班麟而啁嘈。軒轅隱訇。洪洞沈穆。
設懸漢武。備物雲韶。謂是。石公。昆庭之。鐘彈

王子八音之琬。又疑靈華。附石以紛。純飛瓊鼓。
寶而翔翔。波濤澎湃。滄溟泓澄。梯航鼓機。龍躍
蛇騰。謂是六鰲三架。沃日而蕩雲。又疑金醴霞
膏。飛滂而漲溟。抗華殿。互朱甍。圖雲氣。結瑤瓊。
鏤素雕梁。流光飛榮。謂是涉翠水。登華壚。叩碧
霞之宇。履玉泉之宮。又疑泛弱海。挹芝龍。望金
銀之闕。躋崑崙之峯。荆楚乾谿。窺天五百日。南
譚池。凝霞萬里。避風矜七寶之華。銅雀鎖二喬
之美。表巍峩于仙靈。曾畏壘之可擬。方紅縷補
天。青囊獻生。綠醴增秩。白獸掄英。飯服青陽之
氣。酒進玉衡之精。登斯臺也。則見八輿駢馭。三
素飛雲。寧止晏半戲于鞦韆。捧河人之水。心遠
日流。黃澤羞薦朱桃。煮梅菹芷。啓灌藍琴。靜百
職以掩身。發五政而勤勞。登斯臺也。則見祥符
天貺。御風陶陶。笑第長命。續綠絲之縷。羲皇高
靜。麟之飄。暨星陸校金風。庭葉祇敬庚辛。糾
庚夕月。肅延壽之新賓。揖辟邪之上客。登斯臺
也。則見幔亭絲幄。緱山鶴節。豈美夫燃九華于

雲錦之帷。肅初蓋于五龍之轍。及爐然炭鳳池。
煮銅龍。近臣賜臘。天子齋宮。祇草蒲之大月。諧
聲律于黃鐘。登斯臺也。則見祥昭雲物。斗緯雌
雄。寧幾乎沉水香根。侈沃。十百樂金盤犀角。
襲煖氣于宮中。于以噉九閼。嘖八區。駭駭逸之
翔陽。控奔流之居端。鎬京翼翼。思王功于豐邑。
九疑我我。斗帝子于蒼梧。目究博望之莫窮。視
流豎亥之未喻。盈胸怡眸。其樂于于。天子曰。未
也。靈囿時間。不再周呂之烈。著基徒築。噤方夏
禹之成。惟濊有政。曰民曰人。惟濊有觀。曰紀曰
猷。朕惟使神倉之積。如砥而如京。朕惟使成人
之造。攸介而攸蒸。明堂布德。辟雍儲英。戒暴基
之九層。惜中人之百金。披裘男子。彈冠板。摧絕
越老夫。螺道拜登。受放勳之就。日豈慕乎黃帝
之乘雲。於乎休茲大哉。皇清一哉。皇心小臣
簪筆載歌。載賡。爰作頌曰。倬彼瀛臺。今宛在中。
央皇仁。浩浩兮流水湯湯。一簣為功。今九仞載
成。帝德廣運。今萬國攸寧。

廣恨賦

魏尚介 石

昔江文通作恨賦。凄惻動人。但如秦帝窮奢。極欲。沙丘告終。無所恨。李陵降北。生陷家聲。亦無足恨也。惟是古今治少亂多。覆轍相跡。余推其恨而廣之。非獨弔古生愴。亦以志鑒。誠之意爾。

茫茫大塊。運數難紀。雖賢聖之代生。嘆駒隙之莫止。維三五之明時。迺各葆其淳理。何澆偽之繁興。紛請張而多訾。於是恨有千端。書更累紙。

燕臺文星

卷之一

十六

至若信陵救趙。廉劄夾門。湯沐封鄴。飲飲平原。合從六國。無事盟涓。一旦秦人反間。疑生弟昆。醉膠混迹。國事日艱。齎志而死。秦乃稱尊。若乃陳王首事。號為張楚。耳餘武臣。並為心膂。孔甲大儒。躬負豆俎。劉項之徒。雲合騖舉。一朝兵飢。氣喪勢阻。大業儼隳。有如潮潰。若夫典午不競。南風禍煽。入王陵夷。石羯排衍。華亭鶴悲。侍中血濺。懷愍蒙塵。青衣侍宴。痛哭何及。椒漿莫奠。及夫趙宋開基。豁達大度。杯酒釋兵。薄海嚮慕。

遠法帝堯。兄終弟作。炳影紅移。母子託賴。光美

德昭。不承厥祚。山後推前。魚目之混。或有載溺。禍水捨身。苦空投硬。竹井。殺尸。尸。莫不魂搖。噬臍。遺恨無窮。望金闕而惆悵。恨玉殿之殘紅。已矣哉。翠輦不來。今永巷。閉美人。香銷。今歌舞絕。芳草年年。春苑生。御溝。日日波聲。咄。感慨興亡。不禁涕泗之交。願。今。千古。頌聲。歸於我后之明哲。

燕臺文星

卷之一

七

喬文衣目賦之體。全在氣脈。渾長言尚不能洩其胸中之萬一。則得之矣。吾讀廣恨而恨將愈廣。

鴈賦

宋徵

宋子與其徒棲於原澤之中。時涉蕭霜。涉高。見俄有鵞鴈翩然成行而南。已而翰音自天。然甚哀。宋子聞之。告其徒曰。鴻鴈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昔齊桓富有東海。心猶感之。斯其自得之時也。奚為哀鳴哉。夫千里一舉。毛羽豐也。冬夏易處。時地便也。雌雄有儀。貞於禮儀也。是以賢侯嘆焉。大夫贊焉。其徒曰。善哉。子之論斯鳥也。何不頌之。宋子曰。唯唯。嘉良禽于北垠。惟橫

卷之二

六

絕之六關。感青陽之剛。委稟玄木之令德。戒羽翼于既成。將四海而朝夕。當秋節之屆期。乃奮心于南國。踐嚴霜而命侶。凌清風以率從。欲稅翰于崇山。復矯掌乎雲中。惟是淮南木落。衡陽草青。秋水涵涵。石磯磷磷。鳴。屬心于萬里。乃翩然而來。賓朝飲蘭池之白露。今暮容與于方塘。時拂儀而漸陸。今俄蕭羽而翔翔。惟落影于清波。敢希謀于稻梁。循中宵以相衛。懼雲羅之高張。悲不鳴之就烹。駭虛弦于孽傷。若乃羈離失

雄離群。獨處。毛羽摧頽。流離中路。涼夜悲鳴。有類長慕。被蘆葦之蕭條。嘯風篁之激楚。似亡國之遺臣。等離家之棄婦。是則物類之可哀。微禽之夫遇者也。至于漢苑上林。滌池淇河。連亘百里。木鳥是都。軒軒來集。赤文啓符。公卿進觴。天子作歌。相斯鳥也。爰嘯匹而昭朋。或棲林而舞沼。懷此都之好音。伺君王之色笑。浮太液之澄瀾。或瓊臺之芳草。懼君恩之不終。恐失身於萍藻。俄谷風之自東。驚衆禽之鳴春。懷故都于天

卷之一

十九

未希冥冥于青雲。既軒舉于中途。復徘徊于故林。嗟拘美而難居。矯脩志以迅征。于是辭玄鳥于江南。委青蘆于塞北。咽涼氣于窮荒。謝春華于中咸。幸繳矢之偶道。免刀鋸之見辱。懷中澤之餘恩。望秋風之載肅。苟弋人之無慕。雖去來而焉辱。願餐君之曲池。恒鳴舞以自勗。庶雌雄之匹居。慎羽儀而自足。

田髯淵曰。賦物象形。貴有情緒。此并得其性情之所托。直方一代賦才。茂先為鄭正平。鴈此多矣。

南海子校獵賦

沈世奕

蓋聞天地之亭育也。春生而夏茂。秋肅而冬殺。故草木有枯榮之候。毛羽觀飢餓之節。聖人出焉。順時令。握權衡。寓武事。露威靈。于是乎著蒐苗。獮狩。乾豆賓客之經。烈山既遠。遐哉邇乎。其詳不可得聞矣。若夫成湯好田。是弘解網。岐陽石鼓。舉柴以壯陳寶之時。獲其雌雄。孟諸雲夢。霸業以崇。古君后莫不侯豺祭豸。戊午窺鳴鳳之巢。而探麟趾之府也。豈以樂利獸逞雄心哉。

卷之一

卷之一

序

亦以順時而布武也。我國家之受命。實靈旗之誕揚。播長鯨于熊耳。撲火德以騰驤。乃卜幽都。光宅河朔。背蝦以爲次。關海以爲絡。匪以襲故。乘便益。同漢之繼。秦陵上游。而制六幕。正陽之南海子對焉。神阜廻匝。墟落蔥芊。其陽則有平原。廣阜嘉材。甫草飛走之所。交棲卓犖。陸地兼其所有。其陰則有幽林。綠垣虎落。龍穴杳眇。而不可究結。加以朝氣驚沙。悲風積雪。于勿則穿池象海。疊帶環流。神龍游其泉。石鯨跳其湫。曲

卷之一

卷之一

注

若昆明太液。可以採蓮。芙蓉擢華。于中則馳道周廐。離宮別館。侈若上林。瑩以西苑。金明之柳。大谷之梨。緱山桃實之天天。葡萄千丈。而離離文梓。神桑轆葛。而蔥蒨者。不可殫稽。乃有渥洼之駒。長樂之雀。越裳之雉。條支之馴。珍禽奇獸。貢于殊方。畜于天府。皆纍纍不可紀極。斯實具圃之雄觀。物華之藪澤。天子乃以仲冬。暢月命羽林七萃之士。設置羅陳。畢翳列重。鑿驅黃耳。西秦載儉之技。耶耶射雉之手。上谷按鷹之校。三楚扼虎之侶。莫不踴躍三百。曲踊三百。騰發而越。舉于是乎。下玄堂。駕騶鐵。清蹕除道。以稅于上苑之野。是日也。木落霜平。草枯鳥疾。朔氣漫漫。彤雲將密。乃使北宮東郭之徒。張彌天之杲。校黃金之埒。縱而獵之。鵠血調其弓。毒藥傳其天鵝。鴉淬其鋒。飛鷺利其趾。連騎競逐。不知西山之日。將指爾。乃挈電流星。風毛雨血。前下單麗。鏃不虛發。翔大逸地之倫。紛紛焉枕。獨數百里。繚繞而相接。于是屬車狼藉。計獸割禽。有

因如繩有肉如林餘巧未展陰血債與更絕郊
壇有臨馬苑紅陽追風青萍載漢東縱西橫壹
發無筭則有孟賁鳥獲之士接飛鳥制奔駟上
下山坂出入淵溪以自賈也猿公不及避陽侯
不及肆鱉魚失其形雙鵬墮其臂又有文學掌
故託乘後下目識鵠鼠心駭兪兒博微畢鸞辨
及服想思含毫以染翰且載筆而躊躇越日而
復獵也忽有陰霾之氣自東南飛飄乎蕩蕩鴻
之旗乃召詹尹之徒伏而筮之其占曰風山之

卷之一

壘獲其雉孤非羆非羆致遠之符乃下蘭林馳
原圖憑軾而觀焉則見執轡突車異姿當前騰
竿萬狀嚼鉄銷鋌飲飛所不及刺綈騁所不及
旋天子曰何獸也博士曰獲也乃命壯士合圍
漫山布野親抽金僕而射之正中其脰衆皆再
拜而賀曰昔黃帝之狩得其大首乃封鯨祝朝
群后今獸骨之專車其馴雉南飛之兆乎于是
獲鮮齊山權呼動樾射虎以爲報斬兕以爲甲
集翠以爲裘斷骨以爲戟曳朱塵而蔽天蹤金

九如落雪心搖目望而將不知其所節士怒未
已尚逞肅毅乃突有一物出于林間騎從辟易
聲似角端期門犀首尚思殲焉天子獨迴顧曰
吁此上天之慮我以黠武戒我以盡物遂射騶
虞之幡絕靈鍾之鼓偃獵貅之旌回驪駟之馬
弭節而旋左歌右舞奉辰壯于烝祭賜群臣以
大酺于是陽律將轉嚴氣漸消物不瘵蠶人不
遑天文德光于盤鼎武治炳于招搖然後掩豹
房閉熊館設翡翠之帳抱蜀而處廷臣觀其事

卷之一

之盛而足以垂遠也方將侈之以異于黃竹之
事遂著頌以獻曰征鳥厲疾今玄武斯張順時
行狩今玉鸞鏘鏘山川脩貢今毛羽縱橫及時
迴躍今勿敢貪荒威茲異類今鰥至鵲翔用登
梁父今告厥成功白麟赤雁今何足輝煌
田髡淵曰長楊羽獵義歸諷諭故玄麗而有
則韓倬此篇恢闊俊逸情旨畢達而不爲自
字畸義溫溫乎入告大體允有當乎風雅不
獨體裁弘整旨義深隱得賦家之心已也

北風賦

宋德宜 古之

燕昭王遊於黃金臺之上。郭隗作側。有風野然。自朔至鳴。汗汗莫莫。漶漶碎碎。襟帶辛蔡。排戶薄榮。慘兮心悲。左右屏營。王曰壯哉。此北風也。其始安生乎。請爲寡人具道其情。隗對曰。唯唯。臣聞風者。天地之使。養物成功。若夫潤陰。灑然坎壈。紀窮。庶彙黃萎。渙離披。浮環木。滅滅而未脫。草具腓而蒙。茸鹵莽匝地。愛對障空。於是警厲辟蹕。擗邑乘牆。起乎北紘。將翔翔乎廣漠之野。跳躑乎輻輳之中。故其風中人狀。直谿呀。雲豁。銳迎霜割。惻惻礪礪。悽慄膚毛。怙息竦息。祛蘊蕩。王曰。然則風之力大矣。可常得而有之乎。隗對曰。是風也。戢乎三時。發不終朝。所以威萬物而用之也。故其將起也。志惑于慶。續而暮日。氣布濩其若屯。衆則扶搖。頽則焚輪穴。限山門。九真鵲巢枝。鳶鳴塵山。俾見折丹陵。及其方盛也。狎獵呶呶。徑嘉洲。彭闕乎礧礧。以天曠坑。松猛氏。懈飛生。青蛟爲之翻華。紫鸞爲之瑤

輕。溇溇沸波。整敷腐成。簌林訖。踴躍能鱗。軼車跡。滅。搭丹。驚。馬。銜。于是乎。故。沐。世。世。駭。瞿。而。援。人。翔。輕。則。飄。蓬。靡。拉。輾。重。則。金。鏗。鏗。錚。錚。或。越。津。亭。誼。譁。搶。攘。或。渡。河。濱。灑。溇。鏗。鏗。都。盧。熊。經。而。失。其。捷。中。黃。魚。敗。而。喪。其。精。爾。乃。悅。兮。肝。渾。拂。汨。霍。釋。泣。婆。婦。之。襜。帷。怒。潛。虬。乎。蛟。澤。遊。子。聽。而。停。轅。叫。窮。邊。乎。戍。卒。號。哀。猿。之。長。夜。慘。形容。于。述。容。孳。孳。一。聲。天。地。同。色。立。而。望。之。蟲。見。山。樓。粉。堞。於。雲。中。而。與。墟。落。丘。榛。乍。出。乍。沒。澈。然。改。易。如。睇。三。山。於。滄。渤。目。曖。曖。而。不。可。卽。側。耳。而。聽。之。如。豐。隆。列。缺。股。崖。較。峭。而。馳。突。又。似。庖。庖。焉。汨。汨。焉。千。乘。萬。騎。龍。蛇。虎。伏。卒。然。起。乎。肘。腋。雖。猛。虺。鬣。鬣。而。不。及。枝。格。乃。其。風。收。斂。霽。若。然。陽。開。中。宸。清。澈。蟻。蝶。消。埃。重。光。麗。明。熙。于。春。臺。是以。廣。莫。應。而。誅。有。罪。不。周。至。而。備。邊。庭。秋。官。則。次。五。軍。禮。僅。居。一。蓋。不。得。已。也。而。窮。捕。殺。乎。玄。冥。王。者。象。之。爲。兵。爲。刑。王。曰。善。哉。乎。子。大。夫。之。言。寡。人。試。一。用。之。於是。嚴。憲。令。肅。常。

經修百職。各三靈皇。與震。既清。既寧。通相與。
懷。伴下臺。尚德。延士君。臣。飲。展。風。亦。旋。止。

田。髡。淵。日。文。製。詭。越。情。肯。排。激。想。見。當。年。君。
家。大。夫。與。景。差。輩。登。臺。披。襟。時。

卷之一

卷之一

三

乾清宮賦

黃典堅 應求

粵。天。地。之。肇。建。廓。宇。宙。之。絃。綱。述。神。哲。以。挺。造。
協。帝。運。而。遐。昌。邇。紫。微。之。隆。巨。體。泰。極。之。昭。彰。
秉。元。化。以。宏。觀。爰。定。位。於。冀。方。乃。凭。金。圖。載。提。
玉。斧。靈。祉。無。疆。仵。卜。萬。古。謂。夫。採。蕭。相。之。經。營。
覽。荀。卿。之。草。畫。我。國。家。受。命。先。宅。期。運。顯。赫。匪。
締。造。弘。備。非。所。以。兼。前。軌。貽。後。世。也。於。是。揆。良。
日。考。中。星。授。梓。匠。鳩。林。衡。山。海。僻。其。材。工。徒。簡。
其。能。仿。規。矩。於。勝。代。準。版。縮。乎。曩。程。迨。文。華。之。
卷之一
未。建。先。乾。清。以。告。營。其。為。制。也。上。應。霄。極。協。規。
紫。極。承。以。少。陽。明。堂。煊。赫。九。維。入。隅。匝。鉅。盤。鬱。
中。央。嶙。嶙。兩。儀。是。則。爰。配。位。於。坤。寧。而。為。于。百。
禩。之。永。式。故。坻。郭。宏。遠。穹。覆。豐。敞。嚆。嚆。峨。峨。博。
落。衆。象。眺。其。狀。也。彌。延。鬱。塊。交。構。連。屬。屹。然。遐。
峙。膠。轉。嚶。嚶。其。勢。也。赫。輝。廣。熾。章。采。流。爛。霞。
駉。雲。蒸。莫。可。殫。算。攬。其。氣。宇。與。光。澤。也。邇。皇。構。
而。恂。悅。紛。纈。規。而。曄。曄。履。複。道。之。繼。屬。爰。砥。直。
而。周。平。繫。朱。闕。之。崔。嵬。誕。萃。異。而。含。精。排。闕。闕。

以吸。淫露。呼陽。聖以揖泰清。其廣靡極。其高靡
垠。風無纖。塩而無。然津。雨乃抗殿。疏龍。俯仰。岌
業。且以虹梁。芬。標比。柳。紫。槐。交承。重。樂互接。環
材。磊。砢。叢。倚。攢。切。挺。昭。曙。以。璫。珩。栢。隔。阼。而。欽
登。浮。柱。扞。扞。以。搏。拱。曲。析。糾。點。以。璚。珣。駭。暈。飛
而。角。時。或。虹。絲。而。蜺。緗。此。般。倕。之。所。殫。巧。王。爾
於。焉。竭。能。若。乃。鬆。彤。之。工。雕。鏤。之。善。縱。橫。欽。挺
畫。態。極。變。藻。井。疏。窗。燦。景。燁。亂。紫。蔚。綠。房。間。以
蕙。情。雲。染。霧。梢。泚。泚。爭。奇。珍。禽。異。獸。因。材。寫。姿。

藝文類聚

卷之一

天

虎。貔。哮。怒。而。攫。爪。虬。龍。蜿。蟠。以。揚。鬚。鳳。凰。離。礎
以。峙。儻。猿。飲。大。矯。而。攀。楸。極。暄。勝。之。炫。耀。紛。丹
碧。之。光。輝。靈。吾。迴。翔。於。繡。棟。倕。佺。環。舞。於。蘭。懷
錦。交。珠。與。華。璫。環。珎。汗。與。瓊。枝。至。於。層。軒。重。階
右。平。左。城。九。砌。星。嶺。登。降。崩。巒。排。金。闥。而。啓。玉
扉。若。戴。星。辰。以。出。入。屠。蘇。寥。窈。以。燼。朗。洞。房。掩
曖。而。幽。焱。東。西。周。章。左。右。徨。惑。望。窮。窳。其。耽。耽
歷。郎。庶。而。不。知。所。終。極。噫。至。矣。哉。洵。國。家。之。壯
觀。帝。王。之。弘。烈。也。顧。乃。考。厥。章。程。浴。厥。緯。繡。授。

知量材適道其舊土絕繹錦木屏雕繡豐約以
時去泰與陋民不磨。雖財無欲。漏非聖哲之宏
執。奚有夫。負越之緒。構於是乎。玄軒昌融。百物
具備。鐘簴之懸。魚龍之技。蘭鐫武庫之羽儀。咸
列虞階。而啓周序。玄熊白象。輝林邑之珍。孔雀
鸚鵡。盤扶南之瑞。無不駢繁。以輳皇城。牆載以
獻帝室。昔栢梁既災。遂營建章。未央已燬。迺築
許昌。然皆窮奢極侈。制度卑仄。未有美斯。千摹
大壯。若足之。因時審勢。而會謀。允臧也。仰嘉德

藝文類聚

卷之一

元

於寒區。燭流景於重陽。飭類紀以嚴翼。建新模
而煒煌。體乾坤之濫。泚。配泰紫之圓。方仁不珍
材義不殫。物制度昭章。比光日月。維圖大以宅
中。疎曉臺與飛閣。溯姚姁於總期。眇商周於上
洛。遂作頌曰。天挺唐哲。今綏祿無疆。誕膺玉曆
今定彼。勗方。爰作宮室。今規模孔皇。庶民子來
今告成。有慶。翼其棟宇。今以臨萬邦。允敷至治
今百世其昌。

可。其。瞻。先生曰。文之藻麗。不必言。觀其體裁。

宏偉脈絡精詳真才人頰首嘆服

吳梅村先生曰包絡原始疏析條流藻雅靈

奇衆美悉具所謂得賦家之心不徒以文詞

爲潤飾也

田髯淵曰規模鴻整有京都之繁庭表舊有

乾清宮賦制度詳瞻累紙二萬言梅村先生

亟稱之因中有寄托不多示人此雍試冠軍

作也寒暑揮毫敏富乃爾乃知十年一紀古

人猶或遜之

卷之一

三千

乾清宮賦

謝歸昌 靈

乾元泰清榮覆百昌天闕峩峩君臨萬方維智

勇之天錫虔秉鉞以發祥賴五帝之耿烈揆三

王之休光咎玄眈以運世莫寰宇而胥臣歌保

定其弗祿辰天壽而富陽維帝王之定鼎咸覩

象乎營室義同取諸大壯伊合宮之是述慰兆

民之有家既百指而安集矧居重以馭輕寧羣

飛政翼之勿詰緬斯千之樂成正卜世卜年之

協吉蓋景運之方與非舉廢而時緒況天行之

是師豈盤遊而耽逸迺聖朝之淳樸志追躅於

隆古薄雕題其勿慕欲茅茨而階土方休養乎

生生遑勞民以啓宇天子恭儉而息物羣臣拜

手而颺舞謂龜嘒之錫極綠字莫皇居之五臨

龍角之辰位紫宮踵似籍之堵惟養居其恭默

爰紀綱乎外府苟宸居之勿煥卽京邑其曷輔

於是帝曰俞哉師汝昌言顧民力之是恤尚遠

巡而相沿迺幅員之肆靖迄律呂之一旋惟旃

蒙輿協洽爰鳩工而櫨梓建乾清而更新命司

空以度權。繫舊址而因革。察廣袤以方圓。列飛
梁以虹指。培托基之孔堅。崇甍蟠護而綿亘。則
巖屬而岡連。丹彩彰施以璀璨。則霞映而星燭。
梗楠杞梓之木無脛。而自至。金錫琥珀之珍。應
運而胥前。惟簪鼓之弗董。迺子來而平平。勿羨
征於南。訟伊財阜而流泉。植翹柱以森列。既歛
施而電燄。備修梁之彩制。爰上奇而下塞。加密
石之鎬鏐。麗玉璫之嬋娟。其燦爛而博敞如高
華之參天。其叫窸而與邃若於穆之凝玄。風傳

卷之一

卷之一

三

掖庭之曲飾。極禁閤之鉅觀者也。若夫察其形
勝。覽其大勢。則時勢鳳走蛟。龍臨河濟。枕居廟
七十戰之舊都。九百載之燕宮。非大厦礪危。層
櫺從龍。極寰宇之名材。運般爾之神工。彰景耀
之曄曄。頤萬幾之聖躬。何以配中外之大發。一
宮府之尊崇。爾迺規矩應天。結構相地。芝極攢
羅。雲楣繡賁。雲寥竊以崢嶸。互駁糾而血閤。東
則高基堂堂。錫名昭仁。沛九重之大澤。西則飛
欄軒翥。取號弘德。紹伊耆之克明。其門則龍光

鳳彩月華。日精南有成。和北有廣生。縱橫絡繹
高華寬闊。前則端凝在左。懋勤在右。序兩殿而
並峙。後則景和居震。隆福居兌。聯中圓而對呈。
若夫建峻宇于中央。則交泰之寶殿也。排金屏
而北入。則坤寧之後宮也。列棂彤之繡栢。綴琳
瑯之玲瓏。廣碩礪之周綴。輝作續之精工。羅六
宮於內寢。銓賢妃乎其中。錫鍾粹之嘉譽。兆儲
秀以熙熊。繼承乾之芳馥。聞翊坤之鼓鐘。彼景
仁與永壽。靡不如竹而如松。綠房蘭掖。往來周

卷之一

卷之一

三

通披香發越。蒞若椒風。乘茵步輦。惟意折從。養
優以樂。居高懷冲。見姜后之解珮。嘉辭輩之遺
風。歌螽斯之揖揖。喜樛木之有容。固美備其如
斯。何阿房之足隆。至若溫房涼室。下莞上簟。盛
烈在火。而炎燁不焚。水澤腹堅。而厲發弗寒。服
蒼玉而青陽淑氣。降白露而九章煥安。一人以
寧。萬國咸歡。樹嘉卉之馨郁。展靈鳥之羽儀。虬
龍遶其文楹。白鹿馴其丹墀。賓虞淵之朝旭。晶
英蕩激。而難窺納閭闔之微風。爐煙縹緲而輕

移風雨攸除於牖戶。鳥鼠罔竄於果臝。匠石之巧工尤億姓之祝尸。故能梧桐養而丹鳥至。祥雲護而鸞鸞翔。玄醴湧於陰溝。甘露被於總章。璇琬陳于東序。鈞天聞於曲房。宅至道兮恭已得清寧。以保泰。味嚮室之文思。接重華而不昧。儼無逸以作德。爰宅中而制外。遠燕私之壬人。親吉士之藹藹。脩抱蜀以不言。冒八埏而成葢。舞干羽于兩階。服強尾而胥會。宜戢殺之日升。錫祚胤以昌大。惟今日之與輪。卜皇輿兮靡艾。

卷之一

三

姜王瞻先生曰。頌不忘規。麗而有則。列五柞之千楹。繼建章之萬戶。此研京練都手也。乃得之風簷揮酒之餘。有才如此。誰謂賈誼相如不足。與登堂入室之選哉。

周子假曰。發平子之逸藻。工相如之妙心。而深醇典切。俯極體裁。絕非隋宮綴綵具此手筆。方可笑六合之愚譏。阿房之靡也。

喬文衣曰。乾清之役。余實鳩工。指顧規模。標

詳曲折。這是宮闕不獨文之雄峙藻績也。

春蒐賦

趙而作

粵沿灘之御。嚴。鑿。蒼。軌。于。大。梁。金。人。捧。其。神。劬。
太。史。薦。其。鞠。裳。川。映。花。而。泛。景。風。轉。蕙。而。流。光。
考。禮。文。于。是。氏。合。表。貉。之。殊。祥。皇。帝。乃。以。奴。龍。
驂。穆。駸。遊。姬。后。之。鴻。儀。結。軒。皇。之。廣。陣。指。五。柞。
以。分。燭。歷。長。揚。而。控。紉。豈。耽。樂。于。從。禽。將。三。驅。
而。布。令。于。是。旌。載。靈。鶯。隊。驅。彪。虎。星。蓋。金。枝。雲。
旗。翠。羽。同。懸。畫。鵠。之。標。并。樹。伐。鼙。之。鼓。陟。上。蘭。
以。逞。技。過。津。橋。而。角。武。則。有。弩。名。白。的。弓。號。黃。
卷之一
聞。半。頭。寶。象。龍。尾。神。銀。橫。鶴。膝。之。銀。矛。振。魚。鬣。
之。繼。解。集。良。家。于。六。郡。合。猛。士。于。三。川。爾。乃。赤。
隼。來。于。高。麗。青。曹。出。乎。茂。名。九。尺。流。金。之。騎。三。
花。飛。鳳。之。乘。或。標。決。雲。之。號。或。多。矚。日。之。能。咸。
垂。轡。而。欲。翫。亦。頓。轡。而。長。鳴。莫。不。并。下。銀。繮。爭。
馳。錦。埒。翼。騰。廣。漠。之。風。足。踐。天。山。之。雪。飛。素。霧。
于。春。林。舞。香。塵。于。曉。堞。期。飲。羽。以。誇。才。矢。應。弦。
而。未。捷。况。乃。寶。駟。親。臨。霜。螭。風。駕。奮。震。勇。于。犀。
票。發。神。威。于。剛。挂。天。子。則。八。尺。為。度。王。者。以。六。

耦而射巧每擅于注眸中何報于遠噉遂使鋒
摧九虎箭起六孽懷林葉落危穴泉迷血染山
而原赭毛拂草而雲披于雲爲之輟賦王粲見
而稱奇則有文昌之上相長樂之從官鳴珂而
至列堵而觀簪紫毫于禁苑御彩詔于天關見
聖人之神武知開國之艱難別有句麗陪臣呼
韓侍子入上國以觀光從甘泉而講禮賜壁壘
以神搖望旌旄而心死奉天威于咫尺望皇靈
于弓矢于是太師合奏司正諭功雲開甲帳口
卷之一
麗璇宮豹胎剖翠此脯脰紅煮丹穴之鵠鳳騰
粵嶺之珍熊梁稱縹帶李字黃中歌虞絃于四
岳醉羌酒以千鐘咸懷恩于湛露願揚藻于雄
風若夫安不忘危樂猶致戒雖耀德以觀兵尚
同歲乎交泰信太平之盛治垂休聲于千載
葉言如日篇章字句無不經緯章精惟其恢
博取約不爲雕績波溢之致而凌雲飄飄故
尚方給筆札倫也
田髡淵曰才大而能收氣雄而能聚友沂文

瓊飛將揮毫挂管。動輒萬言。讀此知漢代羽
獵一賦。未能侖美。

卷之一

秋懷賦

詹鍾玉

當夫商飈薦爽。玉露零寒。天澄澄兮如拭。水澹
澹兮迴瀾。况間雲兮乍起。更夕照兮未殘。烟嵐
萬狀。岩壑殊觀。既紛紅而駭綠。亦飛翠而凝丹。
時則中懷感而蕭瑟。愁緒觸而闌珊。壯夫愾焉
失志。寒士慘其不歡。至若洞庭始波。瀟湘欲雨。
迢遞如秦。間闕別楚。去故國而長徂。睠佳期而
出祖。素琴甫張。青尊乍舉。心迴薄于還車。神飛
越于歸櫓。雖盈盈其可卽。顧脉脉而不語。悵別

燕臺文選

卷之一

三

一時愴懷。終古若乃遙天騁望。極目生愁。攬兼
葭兮未采。驚菡萏兮先秋。期佳人之南浦。懷帝
子于中洲。望滄波之渺渺。恨江水之悠悠。願一
見之何期。欲往從而迺游。莫不馳神杳靄。慨想
風流。迨夫日落平蕪。涼生几席。暮靄空而翠幙
張。天香度而朱扉隔。顛倒衣裳。寄情刀尺。望大
君兮不來。忍傷惶兮竟夕。聽蟲聲之激楚。增愁
思之絡繹。既傾耳而動容。亦震心而蕩魄。或乃
蘭缸微暈。寶鴨餘烟。清霜滿屋。明月在天。理機

杼而悵望。聽砧杵而堪憐。則有眼波橫溢。眉戶
連娟。宛柔情之默動。復清淚之潸然。聲隱隱兮
清衣石畔。愛忡忡兮。織錦機遲。至于羅幌。淒清。
錦衾零亂。宵柝動而寒生。嚴更警而夜半。悄無
言兮。意不明。若有人兮。聲相喚。獨剪燭而微吟。
羌不寐而長嘆。痛消息之沉沉。慨信誓之旦旦。
亦有懷人塞北。寄訊隴西。懼形影之相失。怨關
山之不齊。寂空房兮。悲鴻雁。驚孤枕兮。啼莎雞。
獨旦之愁。如織。深閨之夢。欲迷。腸斷倡樓之女。

燕臺文選

卷之一

單

鬼銷蕩子之妻。若夫衛宿長楊。營屯細柳。信隔
回雁之峰。軍進飛狐之口。五更而催鼓角。乙夜
而傳刁斗。控角弓而鐔然。視刀鏐而恐後。蘆管
吹而鄉思生。悲筋起而鐵騎走。固已傷白首之
征夫。泣紅顏之思婦。至乃清宵耿耿。長夜寥寥。
仰見星河之轉。遙瞻銀漢之高。萬籟寂其無聲。
寸表忽爾蕭蕭。騷葉辭霜而亂落。木無風而自號。
曾搖落之關心。覺悟言之徒勞。何況吉士興思。
羣人動目。宮徵變兮。中林風聲起兮。空谷乍聽。

懸。颺漸聞。謾謾集百端之處。于三秋。攬萬古之
懷。于一掬。意境爲之蒼涼。形神于焉蕭穆。願息
念于烟霞。恍置身于丘麓。固不禁俯仰而情深。
寤寐而思服也。吁嗟乎。茂林兮。翁蔚。高山兮。崔
嵬。物經秋而必變。秋已逝而不回。惟精神之寂
寞。與光陰而去。來。豈幽人之噫氣。盡湮鬱而不
開。愁上天而莫寄。憂下地而難埋。悲美人之遲
暮。對顧影而徘徊。誰能無言而坐。惟惟有感而
不傷懷者哉。

燕臺文選

卷之一

單

田昇淵曰。其意蕭瑟。其初悲壯。得屈宋之遺
先生當代。綺季于古今之業。無所不擬。此其
壯年偶爾寄懷之作。然已足跨軼曩賢。陵越
時輩矣。

夏雲賦

周季琬 文夏

紛嘉氣之決鬱。全運太虛而含九德。皇古以之紀官靈臺。以之卜吉。既五色而爲慶。亦三色而爲霽。其御少女。其師則畢。是以黃雲升堂。帝舜之祥。白雲入房。天命於湯。青雲浮河。姬籙其昌。協龜龍以錫祐。能變化而有常。此誠天地之本陰陽之聚也。雖四序而並興。分九土而異象。獨夏雲之多奇。助幽人之適賞。適其朱明敷物。玄扈趣耕。葉醉露而爭密。草含風而耀新。赤輅在

燕臺文選

卷之一

四三

郊清徵人。琴火來金。燧麥秀指星。謂豐萬於纒。夏迎修景而宣平。誰居高而澤下。惟靈藹之司靈。故曰廣大精神。請歸之雲。觸石而起。霓霞霏霏。時出於參。時出於背。嶠勢排虛。倏忽千里。濯魚浴獸。載於相雨之書。早火涔波。引入占年之史。因山作帶。隨風散綺。亂走丹蛇。輕飄絳衣。層漪叠嶺。玉葉金枝。龍伸蟻屈。鳳逸鸞飛。樓閣錯連。車騎交馳。妖色異態。或合或離。豈止映野之華。蓋罔診之蒼。霓若乃翠蜺吐注。玄龍奮鱗。絕

電。靈呈雲。霏流聲。駿。四布。油然作霖。始則雲。雲。雲。雷。催新而細響。繼且霖霖。霖。霖。泉。增。濕。而長鳴。賴此淳淪。以滌。滌。蒸。及其山足而歸。騎。陽。牛。逗。將。野。鴉。以俱。非。過。絕。壁。而。同。縑。狼。籍。今。不禁。風。流。長。空。今。影。瘦。其。在。若。華。初。燦。彩。煥。龍。津。山。山。深。靜。黛。色。分。明。鮮。雷。驟。素。徘徊。翼。搖。瞰。香。臺。之。曉。鬢。雜。嬌。鳥。以。凌。晨。其。在。六。嶠。息。馭。鬱。儀。西。沉。半。規。映。島。落。霞。繽紛。有。如。摩。絮。有。如。吹。綸。送。輕。涼。於。薄。暮。皆。疎。歷。而。成。文。斯。卷。舒。之。興。

燕臺文選

卷之一

四三

汝亦朝夕而外。形爰有勞勞。田父鋤禾。當午。枯。飲。煎。沙。枯。捍。奏。苦。竹。鷄。數。聲。黑。雲。浮。嶼。霞。霞。時。至。輟。輟。欲。舞。又有王公貴人。席糾紋之章。餐玉井之水草。迎涼而競秀。香篤梅而飢。飢。思。微。雨。以祛暑。望高槐之屯雲。又有騷林逸客。與世遺忘。乘風長嘯。叩羽下霜。北窗高卧。寄傲羲皇。碧筒喚酒。製芰爲裳。或謂滿塲之可耕。樂開闢。今十畝。或謂牆低而易度。時團團。今在。或謂嶺。上。有。或謂無心而出岫。寒影飛來。几簾涼。

小童隔竹敲茶曰。仰清陰兮如蓋。恐離詩而未就。至如美人停繡。綠車倦鳴。荷香暗度。水殿風清。何火雲之帆。肆威倒影於芳津。嗟望遠兮不可見。懷公子而傷神。又如遊子遠行。縈思故里。片雲孤飛。瞻悵不已。又如江風欲來。驟車忽起。賈客愁肝收帆而止。伊行雲之感。人乃或悲而或喜。昔者龍跡巫峯。宋玉有朝雲之賦。約文雕籠。蘇子有捲雲之篇。雅道益精。入張迴若吟之夢。甘泉逸韻。記漢成紫殿之前。占五文而知隱。

雲霞文選

卷之一

四

士遇三素而可登天。稍雲誌冠標之瑞。貢雲自宣和之年。落檻微陰。議在公之寡澤。白衣蒼狗。怡涉世之多艱。更有香雨芬煙。起於爛石。妬羅妙髮著於華嚴。更羸善鎖雲之製。方朔遊吉雲之間。若皆雲之幻迹乎。未可以爲常也。乃爲夏雲歌曰。維扶桑之高燎兮。溽暑薰其若醉。悲萬國之紅爐兮。雖有地而安避。視木陰而西東兮。同野人之所愛。何如泄雲之翳景兮。見天嶺之交氣。自托體於蒼梧兮。亦縱奇於海岱。潤琴書。

之楚楚兮。忽林巒之失羣。願結寶目之半開兮。慰隱居之寤寐。常借爾以盤旋兮。何有乎夏日之可畏。

田髡淵曰。夏雲多奇峯。文亦婉嫵變化。出人意想。文夏賦才絕世。偶存其一。而鄒枚楊馬已見一斑矣。

雲霞文選

卷之一

四五

粵江賦

施閏章 尚白

壬辰暮春奉使西粵。將下灘水。汎若梧。時嶺南甫定。所在榛莽。心懸萬里。勢異三江。行而不息。遂浮漲海。爰抒情託翰。以粵江命篇。事不期詳。聊書卽目。辭不就侈。畧紀荒隅。若曰。揚玄虛之清波。鼓景純之洪沫。此則平子爲之絕倒。士龍需以覆瓿云爾。

頓余轡兮桂嶺。鼓余柁兮灘江。維此流之疏鑿。

卷之一

四六

實溢觴于海陽。潮靈渠而曲注。涯獨洞以沆漭。豈天地之鍾崇。抑河伯之流殃。南連交趾。北控沅湘。西毗巫峽。東浴扶桑。神禹望淵而却步。桑欽輟翰而徬徨。險隘劣于容初。森激騰于飛矢。並羊腸以爲崖。紛犬牙之錯峙。橫磯截而若斷。積峽閉而還啓。瞻前後其不屬。洵眩目而駭耳。予時青陽弭節。朱明發塗。瘴雲礧厲。炎風煽愁。入舟若甕。披絺勝裘。雖連漪而樂鱗。曾不可以久留。聊翹首以遐矚。託乘槎以寫憂。若夫夾岸

層崑。詭形不若。或上方而下圓。或踵銳而頂縮。此乍騰而旋倚。彼奮飛而中落。爲杵臼之參差。爲刀劍之岸嶺。渺烟雲之旖旎。森虎豹之相搏。雲寶竇其洪深。洞門闔其寥廓。亘魑魅之窟宇。江妃之所倚。薄若夫石壁百仞。的皪玲瓏。蟲鳥繡綉。風雨磨礱。皎潔則玉屏失素。渥丹則晨霞奪紅。睇眄若鬚眉之刻畫。繫繫懸鐘鼓之肅雍。俯陸而成飲。儗仰躍而作飛。熊日曜珊瑚之圖。潭澄珠貝之宮。湛縹青與結綠。與雲水而青蔥。長綺麗而難忘。亦飲。愴而動容。爾乃急激危灘。星羅霞布。倍羨藜之糾蔓。驅地軸以反覆。龍首乍昂。鰲背潛伏。雷劈聲訇。黃牛吼瀑。雷劈黃牛。貫舳艦于一線。汔盤渦于千曲。石根硯而相砥。水激激而自哭。蛟鰐離窟而張唇。蝮蛇噴沫以成霧。苟失路于秋毫。將永逝而不復。其草本則鬱金。複烈勾芒。連蜷人面。結實猪鬣。象圓地羅。錦燦斷續。藤牽楓人。擲子筍竹。木綿桂綠。崗以挺翠。榕抱石以忘年。岳枕榔于密谷。牽蒟蒻于

崇山。啖波。羶之。甘旨。漢。旃。檀之。貞。堅。上。林。絕。種。
本。艸。遺。編。其。鳥。獸。則。豺。狼。疊。跡。兕。伏。狡。獪。林。潛。
犀。象。原。卧。腐。屍。猩。猩。蹢。躅。鴛。鴦。笑。呼。犛。牛。砥。舌。
飛。虎。餐。膚。錦。鷄。孔。雀。倒。挂。提。壺。憐。彩。翰。之。鵲。鷄。
憎。南。飛。之。鷓。鴒。彼。吉。了。與。鸚。鵡。豈。言。語。之。與。人。
殊。何。託。體。于。嶺。表。寄。翩。翩。之。微。軀。美。羽。族。之。有。
口。哀。人。生。之。鬱。紆。爾。其。乘。迅。流。之。容。裔。命。蘭。楫。
之。駘。蕩。語。未。終。而。岸。移。瞬。方。迎。而。境。徃。駕。飛。廉。
而。奔。悅。驂。虬。螭。而。愴。慨。至。于。緣。磯。升。舫。濡。裳。引。
卷之一

坐。馬。飲。流。而。駭。毒。士。解。甲。而。就。裸。馳。羽。檄。而。遂。
巡。仰。站。寫。之。前。墮。亦。有。宦。游。使。者。持。節。浮。槎。感。
夢。山。靈。隕。泪。江。花。悼。然。屏。之。短。照。耿。幽。咽。于。哀。
笳。霓。旌。折。于。窮。島。鷁。首。沈。于。漲。沙。若。乃。魚。鹽。市。
販。之。徒。珍。怪。遠。方。之。客。抹。奇。香。于。僭。崖。剖。明。珠。
於。海。舶。巴。姑。笑。而。嬋。媛。瑤。戶。聞。而。踴。索。忽。抽。办。
以。剽。殺。各。鳥。散。而。狼。藉。至。于。遷。客。羈。人。幽。囚。嬰。
婦。驚。魂。嶺。嶠。埋。愁。洲。渚。影。畏。含。沙。之。蟲。心。繫。啼。
猿。之。樹。朝。露。滋。其。寒。蕭。夕。月。霽。其。幽。素。照。媚。娟。
卷之一

波賦

韓詩聖秋

無端而成象者其波也乎。若比竹之初裂。以春雲其。覽舉才。圍轉而莫。痕獨條分之有緒於時。江颿乍雨。海汶飛旋。洪流經峇老谷。淪連影屢。潤乎蛟鬪。貫不厭夫魚穿。風遇之而文漪。舟觸之而情遷。總一綸而爲錦。當哉魄而猶弦。曉婦臨粧。魚蹊悄渡。鏡欲照而影散。網將裂而形固。啓連山小過之詞。和船子萬隨之句。遙蕩越夫。人。查其難步。苟畫活之不能。又何酷類。

卷一

五

於空華鏡影。而如斯常住。故波無二體。態具千端。橫濤蔽日。驚濤凌灘。掠比素陽之戲。湧蹲怪獸之盤。螺文滅理。虎鞞容觀。漆惟巾合。散使雲單。幅運蘇姬之字。針翔吳女之鵲。溯洄上下。徑折風瀾。恨流霞之易換。妬秋照之徒看。霞晚落矣。如線露委曲。今相搏。乃其小縱非規。大方詎壁。鱗無次敘。陣有絡繹。夕鷺凝空。朝暉弄碧。歌聲欲渺。清景誰迫。立倩女于浦東。擲神龍于大澤。睂鎖黛而不休。峰染黛而匪盡。憂後起之將

凌感前途之未積。至於洞庭晚漲。遼海彤雲。孤舟老發。日莫湘君。度纖手而印月。剪芳樹以成文。詎金飈其延佇。貽羅帶而同羣。怪清流兮中斷。使雜穢兮宵分。既容與兮萬狀。猶流浪而如漬。遂令尼宜取術。漆吏乘梁。招流煙兮萬里。吟帝子兮一方。往來兮層折。周旋兮荒唐。十二時兮莫定。羌善變兮何常。吹輕霧兮剪綺。張綿海兮鋪航。稽情性之同異。與動靜而偕行。又若靈均鼓瑟。神女吹簫。訪子胥之舊族。舞幽壑之潛蛟。破雲而盪日。或裂繒而裁綃。淩蘭世以如蘇。畫臺卦兮成交。事有如茲而代謝。景何一往而難招。魚沫沫而聚首。鳥沒波而孤颿。怨秋風兮易歇。愛明月兮隨潮。及乎木葉微落。寒潭逼清。體既幻而施巧。態纔動而橫生。窮工極緻。霧合霞明。鷗飛天亂。雁泣沙驚。思婦遺之懷纓。征夫送之魂傾。望篙師而零散。值漁父而將迎。外有聖人之誦。羅襪之悲。梯山航海。雨速風遲。其來何所。其去因誰。傷心故岸。騁目河陰。靈號

怒精響常隨。非放棄之忠臣。卽茹津之忠女。至
乃流澌漫雪。星動雲開。上下一碧。微風不來。光
陰皎潔。虛涵大哉。是以川無停逝。地絕流盈。風
生乎水波。發于情物。不得而擬議。又何狀其成
名。

田嵒淵口作賦者。須帶此興之義。方于屬詞。
振采處。別有關會。聖秋長于西京諸家之言。
不屑作靡麗語。然卽此已足與玄虛景純二
賦並傳不朽矣。

景山賦

沈 璇 豆 斗

皇天景命。無物不新。迥層闕之凌霄。兮綬帝華
之五雲。掃攬搶以廓宇。兮荷招搖之共春。萬仞
視于大人之六御。兮躋乎躋斗精之七神。天瑞
降地符升。脫紫華。飛朱英。星暉雲間。龜龍吐雲。
于是 天子建翠旗。擊鼙音。駕晨鳧。馭駒驎。彩
輿彫玉。裕輅縹雲。寒玄熊與赤豹。弋黃暉與錦
鱗。徜徉乎長楊之野。憩息乎萬歲之林。覽岑峯
之峭崿。兮嘉叢薄之蔚隆。鬱佳氣之盤宏。兮矗

集卷之五

卷之一

五三

增峻。立浮空。白沙霏兮皎皎。赤岸回兮融融。飛
泉兮層映。隱嵐兮幽通。掛幅絹兮林梢。秀芙蓉
兮頂峯。驚岩側之懸蘿。兮快空潭之鏡澈。激流
響以生音。兮踐素波其縈雪。觸風烟。寫日月。叩
門有絳桐之韻。吟籟似擢歌之闕。嘆寄窈兮深
閨。亦情倪兮辭寡。似匡嶺兮五迴。擬湘川兮九
折。玲瓏巉差。綿衍巧麗。兼桂林巴蜀。河北江南
之奇。鏡出尖背。角嶺冠峭。合虎牙熊耳。牛首鷓
頭之絕。白石雉空裏。翔飛赤鱗魚。井底湧出鴛

唐苑之層觀。軼漢林之三百。爾乃披蒙茸。踐芳
蓼。煌煌扈扈。菲菲郁郁。喜夏節兮。知風愛條。聲
兮。如玉。假千歲之喬松兮。羅八方之奇木。瑞無
外之連柯兮。秀同生之嘉桂。寶帳留馨。金鈴護
藥。備四味兮。祁連綬三珠兮。赤水芬蛾。池之女
香樹華林之君子。綠萸紅葩。歲蕤的皪。菱池蘭
渚。遷迤錯落。陽靈停曜。陰祇迴薄。應周原。魏
巍炎梓。至若迴翔素鳥。雜還班麋。羊頭一角。玉
書時吐。鳳凰雌雄。自歌自舞。呈瑞飛河。報春知

藝文類

卷之一

五

語。宛轉金盆之奴。嫵媚雪木之女。皎皎兮。美仁
獸之黑章。呦呦兮。樂嘉賓之白塵。栖龍落獫狫。
空傳千巖嶼。九苞鳳采。助皇居之譽處。于是乎
施瑤帷。息和鸞。割雲鬋。剪火鬋。置百樽之瓊餽。
九釘之盤。枚乘獻詞。相如削牘。給象齒之管。發
喻麋之墨。譜芝房之清歌。奏陽阿之妙曲。天
子曰。朕懼其濫觴至此極也。朕將救周文之靡。
靡返商質之噩噩。維彼景山。九九松柏。正域四
方。邦畿是宅。治明肅而駿發。厥聲靈之濯藹。繁

遊觀之孔都。易嘉名以示則。侍臣拜首。誦吾皇
之明德。淵淵嘒嘒。奚美夫蒼龍吹荒。白虎鼓虺。
既戒既平。何有于取禽舉齒。割鮮野食。自古自
古。先民我式。思成思成。烝嘗永爽。受大球兮。優
優而荷休。躋聖敬兮。遲遲而昭假。願降福之無
疆兮。同僉佺之玉枝。勉阿衡之左右。今比太平
之青翟。

王敬哉先生曰。文勝救之以質。此夫子文
獻夏殷之意。引商頌以為斷。開闢規模。隱然
指江。不以靡麗為奇。識力在西京以上。
田鼎淵曰。規制弘敞。不涉綺靡之調。亞斗精
于史學。出其緒餘。又能方駕班揚。景福殿象
室光不足道也。

憚暑賦

仲竹明

楚王既放屈原。陶陶仲夏。曜靈乍流。攝提貞午。乃幸章華之臺。端居避暑。廣殿岑閒。感焉不豫。爰召宋玉而命之曰。我心憚暑。憂心如焚。全德。楚辭。畏不能言。先生其賦之以開予心。宋玉遂。楚辭。言曰。若夫朱明屆節。義和含弓。絳霄層殷。王宇瑤琛。天地鬱以薄翳。氣蟲隆而案。曼于是珠。氣夕捲丹。戶晨開。升翠樓而東睨。倚飛閣而東。烈哉赫乎。日華之初升也。其燦施。

燕臺文選

卷之一

煌。熒熒燔燔。秉陽精之焯燦。耀火德于南流。振。燦扶桑。舒光咸池。折若木以爲策。命祝融使先。馳騁赤龍之炳麟。刺朱鳥之靈旗。爾乃輿鬼騰輝。柳噤吐景。辭陽谷以商皇。御明都而馳騁。東。沸吳粵。鳴夷。西。燭黑水。眠黎南。燕杜林。交吐。放。乎百粵。化灼不毛。窮髮。覃孤竹而鋪零。支於是。因飛廉于貫索。繫屏翳與雨師。陸離蓬勃。輪囷。郁。焦山。竭川。流金。燦石。木。頂。請。技。鳥。佑。隨。圖。童。坐。峯。煙。夢。澤。幽。谷。丞。后。土。岳。火。雲。雲。海。萬。應。

燕臺文選

卷之一

五七

千容。或像奔馬。或如游龍。嬈。昭。回。于。周。雅。歌。果。是。于。王。風。當。是。時。也。則。有。首。戴。茅。蒲。身。衣。發。礪。嗟。坊。庸。之。既。曠。乍。依。蔭。于。表。殿。墳。壙。烈。空。泥。熱。湯。投。足。趺。落。沒。跟。胠。制。載。載。薊。門。南。陽。乃。若。輦。重。晉。都。役。車。周。道。輪。轉。轉。今。飛。埃。山。嶺。嶄。今。跼。易。激。流。泉。以。延。佇。瞻。亭。埃。之。遠。杳。莫。不。倚。執。待。枯。攀。轅。立。稿。至。于。般。倕。巧。匠。歐。冶。神。工。斤。運。機。發。火。與。天。通。刻。削。剝。斷。鼓。鑄。磨。磨。庶。殷。之。徒。不。作。絳。縣。之。老。雲。從。賜。者。勿。休。勞。者。勿。息。睞。睞。肝。衡。經。始。必。亟。庸。華。爲。之。中。銷。手。足。爲。之。黧。黑。乃。有。三。河。估。客。宛。鄧。名。商。陸。走。車。小。水。逐。舟。倚。馬。首。買。買。山。川。蒼。蒼。樓。煩。歲。貌。巴。焚。夜。郎。荷。雲。觸。瘴。去。國。辭。鄉。感。征。塗。之。奄。薨。覩。蠻。烟。之。輝。黃。莫。不。縮。脣。煎。肺。側。足。徬。徨。若。夫。下。里。千。門。鄧。中。葛。戶。棟。宇。鱗。示。井。幹。牙。互。水。乾。流。惡。之。津。塵。僕。擊。轂。之。路。獻。氣。雲。蒸。灑。汗。雨。溼。則。有。湫。隘。喧。闐。昏。墊。辛。苦。婦。歎。夫。愁。疾。疢。况。數。至。于。出。車。六。月。遲。代。瓜。期。鉢。鉢。來。體。重。鐘。壓。肌。勞。冰。角。冰。

白汗留灘平原直衍。固壘低迷奔中堅而逐利。
歛電激而星移。淫楮色變。口張目盼。及夫中射。
小臣簿書下中。冠帶必飭。衣裳是曳。竹削囊積。
備側息。氣齊踵。僕有趨赴。拾地蟬聯。公卿之門。
螭縮與寧之。隸。思。相。升。密。清。海。青。愛。若。紫。紫。
印。綬。濟。濟。金。瑋。歷。早。盈。駟。紫。戟。成。行。儼。儼。息。
侍御趨踰。拖葛巾以爲佩。暗凌冰之在堂。方且。
執掌紛紜。簡策衡委。法服毳披。日旰未已。愆熱。
中之位。餘懷焚炙之在體。故如公子王孫。蘭臺。
素臺之是。卷之一 五八

弄音。其下則豬流。瀾。萬頃澄碧。濤薄湍擊。蕩。
山浸澤。潞汨。湮沸。吞吐聚。其內則兼葭。鳬。葵。
芙蕖。蓮。葍。朱華。翠。莖。丹青。赤白。傾。歌。昌。披。蓊。蓊。
側藉。于是素波。十丈。清風。千里。嫋嫋。遶。遶。淪。淪。
竅起。其中則。離。渠。鵝。鵝。鵝。鵝。鵝。斯。延。頸。鴛。
鴦。顧。翎。唼。喋。雜。還。上下。清。冷。乃有游魚。唯。唯。鼓。
鼉。揚。髯。跳。波。擲。浪。噴。珠。流。斷。深。蒲。零。亂。荇。菜。參。
差。齒。齒。白石。激。激。堆。碣。爾。乃迴廊。委。蛇。阿。閣。豁。
呀。朱。門。翠。戶。臨。流。枕。沙。清。溪。盤。其。左右。叢。篁。植。
其東西。上。翁。蔚。以。無。日。下。窅。冥。而。極。陰。乃有水。
盤。之。海。白。寒。霧。霰。之。帷。來。風。飾。水。晶。以。爲。屬。晶。
枕。簟。之。含。冰。王。于。其中。盤。桓。披。蓊。薦。水。桃。食。雪。
藉。涼。津。生。齒。玄。霜。沃。口。後。宮。窈。窕。玉。骨。雪。膚。衣。
裾。輕。颺。被。服。共。疎。中有。素。女。皎。如。凝。暗。遶。流。盼。
綸。修。脣。抽。琴。就。席。鼓。爲。高山。流水。之。詞。詞。曰。高。
山。蒼。蒼。今。流。水。湛。深。雲。霧。鬱。連。今。寒。人。心。于是。
谷。雲。出。山。簫。響。林。翳。卉。欹。聲。振。叢。薺。俱。伏。呼。嘯。
湖。波。騰。上。王。命。夫人。倚。歌。而。和。之。歌。曰。高山。峩。

義今流水湯湯。若王萬年。今好樂無荒。王遂酌
流霞之杯。御芳藥之和。飭錯薦進。菓實交加。展
倡迭舞。朱顏微酡。于是憑几。容與酒闌。歌勑猶
謂薰風不來。白日未隱。撫所太息。慨然餘愔。爰
召下臣。發芳訊。臣聞古有至德焉。溟溟淅淅。不
知其原。洽洽澹澹。不知其根。春恩秋凄。斟酌寒
暄。自鑄堯舜。浴股沐周。湛恩汪濊。飲愷勿流。上
下和懌。君臣悅休。民無天札。疵癘百變。故乃遺
日月忘歲年。栗列不爲惡。熅焚不爲怨。故買利

義今流水湯湯

卷之一

卒

三倍。農視籌車。富逐什一。貪管鑄鍊。仕宦利封。
爵處士希稱譽。各得所欲。以忘勞勩。故人莫不
憚其所不足。而欣其所有餘。今王求令臣。沛鴻
德。國安民庾。四鄰徠服。治與三王比隆。名與五
帝無極。四國之內。嘯嘯于干。怡悅顏色。逍遙相
羊。又何暑之不適哉。

田疇淵日淹博淋漓。字句班剝。皆合典故。昔
人論長沙有銳于天下之氣。廣川有小于天
下之心。胤倩之才。可謂兼之。此特其緒餘也。

墨酒賦

白胤謙 子益

地多佈以爲酒。美而不醒。家大人嘗蓄
雙甕。剝荔枝肉置其中。踰歲出以試客。
其色重碧。香味倍勝。大人笑曰。此墨酒
也。不肖敬受而賦之。

緇金衣之纍纍。實有銀光之甘漿。臣嚴樹於朱崖。
走蒲桃於西涼。迺厭白薄而引清渚。爰呼玉友
而配木壤。折蒼梧之偃芝。蘇雲英之玄霜。松風
披其膏滋。茗煙積其密芳。覆瓿夷之雙甕。啓陶

燕臺文選

卷之一

卒

匏之一觴。謝紅泥於銷骨。罷綠燈之浮缸。既氤
氲兮春溫。亦溟溟兮冬藏。知白兮守黑。積久兮
彌芳。淋漓玳瑁之姿。非鬱龍劑之香。若夫玄亭
上客。漆園佚吏。譙澆北海之賓。飽汎倉頡之字。
擎檣盤翔。倒巾游戲。從事先驅。督郵迴避。石抉
怒猊。泉奔渴驥。藁成子安之腹。汁濡張顛之髻。
拥丹篆以吞喉。紛白鳳而噴地。庶幾乎延杜康
而嗽文苑之津。挽陳玄而朝醉鄉之帝。吾乃今
而知濁醪之妙理。古玄酒之遺製。請與謝朱茲

伐上鼓合太美而並味。蓋下者不失爲文字之飲。而上之可至于道德之位也。

吳梅村先生曰。文筆簡峭。物理已晰。是長于賦物者。

田髯淵曰。藻不掩理。質亦抒才。先生著述甚富。于古今之業。無不窮源溯委。成一家言。卽此已。斌斌乎質有其文矣。

誦虫賦

孫昌齡 二如

異苑載叩頭虫。呪令稽首。輒稽傳成賦。以爲謙也。及取觀。則不呪自叩。夫詘體逢人。其象如此。因更名誦虫。作賦以示警焉。

惟醇化之滲漶。紛泔淡而膠流。物無微而不育。屬雖賤而必周。彼蒙茸而陸梁。固千變而不謀。乃昆虫之蠛蠹。亦萬殊而錯糾。待微物之淫閱。僅比翼乎蜉蝣。念爾形之甚眇。用物少而何求。復與物之無競。其誰起而相矛。旣不貪而無畏。

何觸物而叩頭。疑東郭之乞丐。抑圉圉之衆囚。肆命名爲誦虫。用愧世之善柔。虫起趨以嚼需。爰稽首而如割。聞齒盡而舌存。宜知白而黑守。弱始可以勝強。益惟誦而乃受。見項滅而劉興。喟吳興而越取。是皆死於強梁。豈非自求之咎。螻蟻抱兼弱之智。水攻化爲烏有。螳螂有奮臂之勇。車轍過而速朽。吾敢誰與頡頏。但稽首而恐後。鑒吾情之孔哀。或肆赦於左右。苟明哲足以保身。又何辭顏之孔厚。昔虞廷之交讓。禹嘗

拜而稽首。正考甫之僂僕。且銘之以示久。古終
酒而百拜。拜且多於飲酒。拳曲將以行禮。混和
何妨受垢。余于斯而嘆惜。殊否否而不然。苟天
天之爾詠。豈詘辱之能罰。彼嬰兒之嬉戲。蹂蟲
蛾以爲媽。或烏雀之俛啄。或踐履之急煎。忽災
害之聿至。值大命之不延。卽筋角以請命。亦難
免于什真。膝一屈而不伸。身雖愛而必捐。若夫
剔伸縮以自由。竟安處於壞泉。蟬高高而在上。
人皆仰爲羽仙。乃知事當盡共在我。數宜俟諸

卷之一

空

在天。有諾媚而或毀。有落穆而或安。容容未必
多福。正靜時有吉旋。爾其望大道以步趨。立中
正而無偏。意孤行而不徇。踵一時而罔遷。爲長
揖之汲黯。爲強項之董宣。陶潛之腰勿折。景興
之膝獨完。無望塵而下拜。無諂笑而脅肩。無貶
辱于辭色。無足恭而禮愆。懸此物爲殷鑒。頻內
省而自堅。養剛大其不餒。庶眉目之無慙。

魏石生曰沙虫世界得大菩薩說法

楊猶龍曰可令人笑可令人哭天下事有不

可以正言教者。諸浪出之。或稍動其耻心耳。
喬文衣曰。傳謂呪而後稽。及先生體物則曰。
不呪自叩。今虫又讓古虫。此賦出衆虫中。或
亦有呪而不叩否。

卷之一

空

續赤壁賦

上官位

松菴

昔聞王荊公菊花詩曰。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是詩也。蘇子疑之。遂以遷黃。其後在黃五年。治東坡。步雪堂。笑傲臨臯之下。泛觴赤壁之陽。一羣自如。萬頃可航。懷曠達於今古。與隨在。以徜徉。方其孤鶴夜半橫江而來也。不知蘇子之爲鶴。與鶴之爲蘇子。與蘧蘧然。鶴也。栩栩然。蘇子也。蘇子不可得而知。而況於予乎。噫嘻。我思之矣。蘇子之遊在赤壁。而不關赤壁。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在赤壁之間。而不盡赤壁之間。我非蘇子。不知蘇子。而江山如昨。安知我之不知也。庚寅之春。余旅江上。渡龍蟠。乘扁艦遊於赤壁。尋蘇子之遺跡。吊兩賦之宏章。亭荒蕪。燕石斷碑。亡弋奇文。而不獲聊酒酒。以旁皇。須臾太守持扇遺我。几前上寫兩賦讀之。鏗然予乃揮扇鼓風。倚風流連。而賦曰。賦之不平。而扇也。蘇子其何知焉。嗣焉而煙消日麗。嗣焉而風微雲亂。登磯頭。臨斷岸。漁歌洋洋。江水

漫漫。祇此半日優游。而山川雲物陰晴變換。爲乎數出其態度。以供我之泮渙。既俯仰於登臨。徘徊而三歎。回首日暮。彈鋏而舟於是鼓棹長嘯而歌曰。白雲飄飄兮。青山浮長江。滾滾兮。天際流片帆。悠悠兮。我何求。舟發未幾。風逆江鳴。遙望岸上。燈燭熒熒。行十里始泊岸。不覺長夜已三更。

喬文永曰。赤壁之所以絕千古者。在橫先生此作。又加一宕。直鼎足矣。續云乎哉。

蘇子文是

卷之一

六

秋禊賦 有引

晉 鍾文水

暮春上巳。春禊也。初秋二七爲秋禊。崇禎戊寅。邢州李小平偶以是日大集。風雅于竹林。飲酒而賦詩。馬夫蘭亭一揆。遂以翰墨流風。乃考之劉楨賦。畧小。禧亦與洛沂並美。千載下絕罕知者。何哉。非佳節亦有遇不遇乎。喬子因而賦秋禊。

飈涼颺之入暮。今愁百感。而繁襟若有物以相憑。今忽長嘯而若吟。思夜除以脫痼。今挹秋露。

素王工是

卷之一

六

而療心。若乃清壑涼國。香阜祗園。澆流滌滯。鴻蘿隱垣。積煙鬟而爲里。宣禽籟而成村。泉平地潤。樹密雲屯。葦蒲夾路。芙蓉擁門。忽蒼龍兮蜿蜒。旋翠鳳兮高騫。朱英綠漲。玉潤碧鮮。簾脫紺扁。粉退青圓。尾梢雲而落翠。枝滴露而勻煙。滯雲鐘于花外。放幽磬于風巔。僧依陰而機靜。鳥宿葉而禪玄。爰有髡亭起乎其中。初長通。榭荷匪來風。石槽幡影。護淨蘭叢。塵偕囂以俱遠。色與相而咸空。雖法王之淨業。寔李子之幽宮。維

我李子。處今而古。調既昔兮。涼涼行每。獨兮。踴懷春恨。而魂傷抱。伏愁而貌瘠。讀馬融之西

第。感劉楨之賦畧。念同人今同病。願水國以同憇。非素秋之二七。乃秋禊之良期。於是裁箋用。楓和煙。滴露倩蜩結。偕敲水鏤句。搗招客之雄章。屬嬰鳴之雅賦。陳金谷之雲筵。腓銀鹿之屢步。馳函蓬嶺。封翰平干。騷狂果俊。鵲鶴鑣。鸞秋癯于乃騎。窮相攜。鳴琴袖紫竹。曳葛襟。凌西山之爽氣。劇繡腹之奇吟。西春載抵。少長咸至。或

素王工是

卷之一

六

磊砢而英賢。或端矜而宏遠。或窈窕以意聞。或洸洸而清遠。或整襟而危席。或稱觴而酬酬。或超超以著玄。或安安而冥志。或臨池以題蕉。或刻竹而爲字。或詩難而睇凝。或酒酣而言肆。青琴絳樹。紫玉縹緲。輕鴻夢綠。月姊雲娘。鬟風鬢霧。齒雪昨霜。屏圓俟意。纔立隨觴。解紅激盪。其清商。留雲徐敷。其悠揚。山庖進水。參猷香。繁文蛤。勳賓既久而醉止。雲還岫而暮紫。鳥投林。今客歸。水夕明。今月起。秋癯子脫角巾。扶理杖。

婆娑乎竹陰。予于壩上。天籟收而林幽。野無
雲而樹亮。螢露飛而屍明。鳬水宿而頸向。仰河
漢之西傾。俯溪流之東漲。夜氣靜兮道生。蛩吟
微兮意愴。棲遲流覽。徘徊上下。敲竹而歌曰。萬
古今清秋。懷佳人兮崇鬱。寒秋蘭兮佩可褻。吾
將有事于芳洲。

周子叙曰。清麗淒怨。落落乎其有風。蘭亭
金谷。猶爲苗裔也。

卷之一

卷之一

卷之一

燕子賦

吳綺園次

參差送遠。下上于飛。歲有期而必至。主。雖貧而
亦歸。惟玄裳之羽族。與春風而不違。若夫臨秋
暫去。候社俱來。海外有留郎之國。燕中有別友
之臺。五色朱絲。曳仙人之廣袖。一雙白玉。化神
女之輕釵。豔爭傳於洛種。靈豈侈於商祿。爾乃
喃喃絮月。故故斜風。輕衫一兩。細剪雙封。楊柳
枝高。笑微翎之染碧。桃花影重。看小喙之粘紅。
加以芹絲綠淺。杏子黃初。石氏歌臺。裴雕梁以
璫。瑀王家酒榼。綴藤柳以真珠。雛學飛而未遠。
巢試暖而堪居。莫不來回兩兩。去住雙雙。雷鶯
學語。共蝶爭香。頭簪頭之碧玉。長迷下蔡舞掌
中之白紵。薄醉昭陽。遂使春事與哀。夕陽今古。
玉京塚上。歡絲絲於昏黃。盼。盼。樓中恨。白楊之
夜雨。記六朝之巷名。是烏衣入。百姓之家。夢誰
朱戶。

田第淵曰。風人詠燕。下上顛頑。脩極音態。知
古人賦心綿邈。于簡處盡致。園次一依作于。

七發三都。單行已久。此其寄興之作。何入人者深也。

金臺懷古賦

金 鉉 亦處

天祿兮弘開。石渠兮載啓。儼承明兮著作。紛玉署兮燕喜。秘文典校。篇章蔚起。登澄心兮上下。鴻衆慮兮徙倚。廊廡見兮洽聞。于金臺兮延佇。乃若黃帝問道。訪諸崑崙。漁陽上谷。左拂右紫。何致迷於七聖。羗不逮乎順風。顧項高陽河間。故里作樂。承雲回風。泛汜奚水。德於天行。却河流而順軌。神堯慶都。伊祁之下。雲發泮渙。趨尊天駕。璿璣玉衡。恢恢元化。寧鴻郎之故成。有遺封之可教。成之岐陽。康之塗山。宣王蒐獮。石鼓班班。獵其王侯。會同坐間。展也君子。料民太原。逮夫沆瀣。兮塊塤積紉。王風興。霸迹來。師禪讓。昭王繼立。悲憤仇讐。弔孤問疾。碣石築宮。黃金千鎰。衍浩浩兮談天。隗稜稜兮市骨。刺辛曉發。赴趙郊。樂毅朝驅。於梁驛。約從與國。淳欽生風。長驅濟北。直走齊封。齊王遁而走莒。二城競以神伸。磨室開兮。故鼎返落日。照兮燕山。紅騎劫代。將樂間不返。蘇秦失信於尾生。張儀售欺於

面護用兵。則勢困連雞。割地則抱薪救火。費馬角
寒號鳥。頭夕變袷服。方日光一劍。方斬天復長
跽。方報太子形。雖存而精亡。得交方荆軻送之
方慨慷。天迴緒方激楚。贊厥首方於期。專督元
方地圖。徐夫人方利七期。不至方漸離度蕭蕭。
方易水。白虹貫日。寒風颯起。黃口兒方色變。悲
繞柱。方身死若夫高光劍跡。元明立都。魏武白
檀之表。慕容中山之圖。展山帶海。舟車載塗。聲
名文物。照耀八區。復有蒼頡製書。許由洗耳。澹
臺製行。鄒衍吹黍。英豪彥碩。貞臣烈女。莫不聞
風奔悅。乘時和汝。而況於慷慨悲歌。蕭條曠朗。
之士。所思方無方。中心懷方。激昂佩長劍。方陸
離結微尾。方都梁修飭。方形影望夫。君方自將
諒古今之不遠。長低徊方陶唐。

喬文承曰。上下千百年。悲涼百感。憤集筆端。
何必聲屈險澁。優孟先秦。反今。古深情。黯
黯不出也。

卷之一

卷之一

七四

黃鵠賦

陸志熙 敬

竊見天地遼廓。人生局隘。奔附則既憚。乎喧囂
靜遠則易吐。于孤峻絨默。或見揣於機深。才辨
則易滋。乎觸抵於足。感嘆牢愁。愈增偏側。以為
世路之嶮巇乎。不知吾性與情。實未陶乎嘉淑
也。故余以世路坦。憑心而造。迺作黃鵠賦。以
自遣。其辭曰。惟靈鳥之誕育。今稟純淑之德心。
表五行之正色。今宣六律之徽音。既蘋蓩而丹
距。今亦斐尾而翠衿。粹文章之涯飾。今宜羽儀
乎上京。紛吾既棲。啄此華屋。今復抗志。乎雲岑。
不毀容以驚眾。今又何用三緘。而自沉。體帶臊
以遠鼎俎。今何敢驕。語夫潔清。苟蘭軒其可駐。
足。今亦奚庸。自異於山林。彼避熱必於池館。今
寤金馬之全生。於物無害。今於人無爭。翔鵬雖
大。不敢詣屈。而俯翼。今鷦鷯雖小。寧能奮拳。而相
撓。倏伸晦冥。不忍為此。哀呻。今夫豈以赫曦隆
熾。而管厲其音聲。酒乎。類羽客之移。禮。今曠焉
若。哲士之吉貞。潛秋冬而翔。春夏。今羗順時而

田鼎淵曰見道之言可以居身可以涉世而
一種秀情麗藻蔚溢毫端此仙靈翺鴻錦也
正平鸚鵡既帶委激茂先鵲鵲亦同偃蹇若
此溫柔敦厚真風人之旨矣

雲間田茂遇第幾父選

內丘喬 鍾文衣父

記

摩訶庵集篆金剛經刻石記

王崇簡

予少時從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剛經
 集篆于石呼僧問之廊上人曰此汪中丞所得
 之篆古篆也其始青衣鼓樓于黃連而地極闊
 卷之二
 摩訶庵中丞欲刻之金陵旋以撫軍雲中未果其
 門人洪慶刻木相貽且告之故感此奇蹟應動
 之石以示久遠並募士大夫楷書于後余為之
 集十八體宋僧道宣增成三十二體此或足
 亡何稿文法書煜耀壁上時萬曆戊午己未之
 際也予頻年讀書庵中夕燈晨磬曉曉猶久

申避寇窟伏庵下留連而去迨歸來村墟半落
 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而上人已九十老矣
 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于承平之時遊覽于閑
 暇之日以至喪亂餘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
 石俯仰今昔不知泣涕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
 諸孫元長開因謂余知刻石因緣屬為著其意
 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椿寺僧性柔出以相質
 為擬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之瞻依此經獨
 久也汪中丞名可受黃梅人廊上人姓名安
 卷之二
 出第淵日命意極高布局極整而開闢變化
 頓挫起伏不失尺寸百史先生謂此文敘次
 朴老憑弔處淡然自足知言哉

意先居記

金之俊

登

大司寇竄于姜先生語金子曰余家世實難自
罹兵燹以來故園榛蕪幾不可問浪跡長安者
十有餘年未嘗不夢想山居意忽忽有所之也
若爲一官所絆清泉白石徒往來于意中未獲
身履其地徜徉而肆志焉因思人生快心之事
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始以意先之而可矣
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山口三交城突兀萬山中
其雄峙而相與頡頏者北有吳山東有雞峯南

集

卷之二

三

有雲棧西有金頂其餘群峯累累若降伏之將
莫敢昂首仰視者不勝指數余意將卜居其間
遂名曰意先居居有亭名玄契玄契之有有雲
窩洞時有亂雲出入衝人衣袂名其洞曰意先
洞洞左不數武絕徑深萬丈對岸峭壁直聳霄
漢非斷木爲梁不能渡若待余而橋名其橋曰
意先橋越橋而北有泉淙淙自石罅中流出他
日軒泉淪茗當欣然忘歸名其泉曰意先泉乃
若憑高南望則渭水如帶太公釣臺隱躍口

集

卷之二

四

中四時山花不絕又多藥草可以濟生余妄謂
茲山也非仙人道士紫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
得居之于余之僕僕馬塵何有焉然造物者能
爲我身不能縛我意意之所先安在茲山之勝
非我有也故皆以意先名予其爲我記之併出
山圖一幅以示金子披圖未竟作而言曰甚矣
先生之意蓋在此不在彼也彼世之營營于名
位利祿者良田美宅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
取之歌舞管絃何以樂之鄉里戚黨何以耀之
卽有時名成身退棲遲巖穴而夢寐魂魄猶未
覺徘徊繫戀于朝市間者以視先生爲何如哉
嗚呼先生之意若此宜其爲司寇也清而和仁
而執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也豈徒矯語高尚耽
嗜山水而已者遂走筆爲之記以見先生之意
遠矣且使人知天下事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
者亦達乎先生之意可也

吳柳村曰序次不費點染而落落入古波瀾
老成總由結想之高用筆之妙非尋常小生

所得窺其藩者也

魏石生日從高懷逸韻中發出一段正大之論使人讀之忽而正襟忽而危坐

卷之二

五

瀛臺記

范光文 路公

入右掖門歷松林石橋迤而西地較敞樹較脩殿闕之觀較遠闕闕之聲較聞勝國數世前招方士崇玄教創獲此境爲高作陵爲下因澤經之管之南臺斯作彼時端簡而簪筆者曾不備宣室召而厠足焉今天子受有休命孤矢誕威脩舉廢墜念崇儒術親耆俊幾務之暇顧瞻苑池問彼崇墉誰與構者近臣以昔名對凭高而呼聲遐響捷於以攬雲物察氛祥西爽來襟南薰應弦凡民間之呼籲謳歌俱交集臺下時與左右諸臣工坐輪囷失衡古今商民生疾苦言哉起哉恒於斯何拘拘呼嵩戰陸爲也爰易名以瀛瀛名臺知億萬斯年自今日始丙申初夏時雨後乃試滿漢鼎甲庶常以瀛臺記記者繕摹以爲飄飄然亦或有海外三山之意焉給昇小臣光文時執授卷之役獲與斯盛竊自進曰聞瀛有洲神仙是都帝心簡默然然否否夫神仙杳渺與蓬瀛去弱水三萬里同是蜃光雲影

耳古有建樓居以避之竟爲無是公何闕于求
賢致治蒼生樂利之實事哉故章華虎視制則
麗矣此觀在封內者也延真望仙名則玄矣此
觀在方外者也其何足稱天子觀哉昔禁有平
臺歲一召見大臣非軍國急務莫奉平章朝服
日影寧易觀乎今緣茲舊築創爲新典凡敷奏
封駁召問燕對以茲作兩階闢四門旣明且達
無遠弗燭君臣一德利弊悉聞且怡神披覽之
間右文講藝俾習見天子所以尊賢樂士勸
觀民至意瞻是臺者登瀛之美學士不得專美
有唐矣且觸景思治因物念民觀草木之欣榮
可以通稼穡占雨寒之朝夕可以悟艱難禁衛
嚴矣得無山海味防于魚鳥親矣得無流亡歌
散乎俄而聞疾聲者或虞有蹙額也俄而聞朝
歌者或虞有淫心也聽之圖之呼羣工而交贊
之彼暗濟濟者爲風雲之從爲義黃之佐天
子萬年臣亦引考恐天下神仙莫其於是是以是
名瀛不亦偉歟抑聞之子來經始以爲臺而傳

惜中人產以不爲臺而臺亦傳今道隆臺隆并
瀛洲之名亦附斯不朽一舉爲萬世法益可忽
乎哉語已諸試者僉曰都哉不在斯位而記有
進焉于臺有庸他日天子詢掌故當以斯文爲
獻或召問幸無隱

喬文衣曰都俞之風卷阿之雅俱在尺幅間
不獨文之洒洒纒纒

瀛臺記

秦松齡 次游

我皇上御極之十二年。命改西苑爲瀛臺。臺何以名。具蓬瀛之勝。槩誌游觀之足樂也。夫園囿之御幸。山水之登臨。古帝王未或廢之。若周文之有靈臺。漢武之有柏梁。後王亦各有所構。而其爲臺不同。爲游觀之地則同。若我皇上之瀛臺。雖以游觀命名。而不以游觀盡瀛臺者也。夫瀛者水也。斯臺宜以水勝。觀其上接景山。古樹鬱蔥。照入水面。山光遙映。目不暇給。蓋鬱鬱之王氣。聚于山而合于水。天子之所居也。其前爲金鰲。爲玉陳橋。之臨于水者也。爲戲龍亭。爲鸞鵲亭。之構于水者也。長松古栢。掩蔽清波。則又水之憑于水者也。當旭日初升。與夫夕陽斜照。清風徐來。蘆葦微動。至離宮之金碧。水濱之綠波。交相焜耀。真盛世文明之象。太平休豫之景哉。我皇上恒顧而樂焉。當春和物阜之時。駐蹕斯地。游觀之舉。不廢政事。日親大司。詢治亂。攷得失。流覽典冊。詳悉民隱。則皇

上之瀛臺。謂之齋宮。肅廟亦可也。何游觀之足云。至若萬幾之暇。托揚風雅。博採詩歌。因和寄意于風物之麗者矣。又豈尋常游觀者得而比擬與。軼漢武而齊周文。今日之瀛臺。卽當時之靈囿也。是爲記。

田歸淵曰。立論極有見解。敘次歷落。亦在醇翁亭真州東園記間。洵大觀也。

河上敲冰記

傅維麟 筆

予以癸巳嘉平分泉清源清源瀕漕漕之事紛而患重。据瘁朕朕。修塞無暇日。籌繪者不能寫其苦。南來萬帆需鞭進。歸亦萬帆需鞭進。當事檄電下。不計兌收之湍滯。第責河千吏。是以河千吏倍艱。甲午子月四日。忽河水結。馳望如雪。虹千丈。橋藏林埃。詢之土人云。前此未有如是早者。天顧贈予苦耳。初凍不過三四里。敲之法及人咸未備。窮日夜力。卸不過數武。其冰如綿。

卷之二

十一

納推而弗解。厚尺無所施。踏蹴因虛。舟兩崖投觸之。稍稍解。日不過數丈。其冰漸堅。虛舟觸之。礙後集木椎長柄。數百齊築之。聲鏗鏗不絕。冰自若也。遂以小舸載十人。舸前後絙之。而紆其兩端。兩端數十人麾而前。呼聲振野。俾舸躡冰上。砰訇噌吰。冰被壓。且舸上人左右撼弗已。冰乃崩微却。復躡而予嘆已枯。日下過數尋。益三升六絙之多。則進退弗利也。日不過一里。初所謂結三四里者。次日十里。漸報二十里。七日而

卷之二

十二

五十里至百里。而達者不過十里。因哀兵民胥役。至于千餘人。予指揮狂跳其間。製小旗分汛。選武健者。持大鐵椎。及石杵。奮力下。特方寸白。必數十椎杵。始透一孔。入巨木力提之。冰有破者。人喘喘陷淵。大呼而走。冰碎而不流。又懸賞募巧力有膽氣者。立方丈解冰上。順流而下。竿劃諸冰。遇傍舟則躍而上。始日通三五里。中流既繁。依崖者仍小舟裁之。如蠶食竹。纜經水若銀條。羣捋枯草。若掌中以挽。不然。纜手合矣。河之

深寒入髓。理悲風更甚。窩外皆呻吟。啜泣聲。貧民衣單中。宵聚。語細聽之。不成句。牙格。格。唇直會。北方大水。使。載道。扶。老。穉。行。跟。跟。不能抵村落。古廟者。野哭。相續。子。擁。羊。表。每。妻。妻。淚下也。及曉。閱。衆。首。及。衣。皆。霜。疑。色。素。矣。或。時。就居。漕。舟。夜。水。汨。汨。水。下。恍。鬼。之。夜。哭。也。尤。不。忍聞。一日。狂。飈。驟。至。夫。役。皆。伏。岸。側。頃。刻。不。辨。爲人。成。土。壠。矣。予。猶。勉。強。挺。立。方。呼。飛。廉。而。祈。告之。開口。砂。滿。無。以。爲。聲。稍。息。起。相。對。皆。面。無。人色。如是。閱。二十。餘。日。始。達。東。交。境。予。得。歸。看。小兒。女。幾。不。識。予。予。怪。之。指。鏡。自。照。而。淚。裂。顰。顰。鬚。白。睛。赤。神。氣。血。肉。皆。頽。錄。予。亦。幾。不。識。予。矣。予。職。分。所。宜。不。敢。言。勞。食。漕。之。未。者。盡。念。諸。噫。門。人。茂。遇。曰。我。師。分。泉。清。源。多。惠。政。邦。人。懷之。饋。漕。其。一。端。也。然。讀。此。記。覺。民。役。疾。苦。歷歷。紙。上。如。披。鄭。監。門。閤。以。此。報。最。入。躋。卿。貳。盛世。簡。擢。之。典。名。臣。靖。獻。之。道。兩。無。負。焉。

卷之二

七

臨雲堂記

張天植題

鄂陵故無學。使者署自河。開。開。封。區。解。沒。入。池。中。迺。徙。之。鄂。陵。卽。梁。氏。故。宅。而。爲。署。也。余。始。視事。其。堂。則。三。楹。歷。級。而。登。問。所。謂。退。食。焉。幾。研之。廬。焉。則。亡。有。也。東。偏。旁。舍。僅。備。休。沐。已。同。視乎。堂。之。後。得。隙。地。數。弓。乃。闢。儀。門。爲。便。廳。三。楹。其上。俾。議。作。者。董。焉。凡。構。臥。榻。漆。之。屬。若。而千。甕。覽。瑣。電。之。屬。若。而千。計。庸。則。千。有。奇。量。期。則助。於。乙。未。之。四。月。訖。於。乙。未。之。九。月。堂。成。而。庭除。爽。塹。步。欄。不。設。顏。之。曰。臨。雲。臨。雲。者。陸。士。衡文。賦。所。爲。志。凜。凜。而。懷。霜。目。渺。渺。而。臨。雲。因。取以。名。其。堂。者。也。夫。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舒之。彌。綸。乎。四。海。卷。之。消。液。於。無。形。其。去。來。也。豈有其。端。哉。浮。天。地。之。間。而。包。一。掬。之。內。凡。天。下之。文。章。得。乎。心。而。成。乎。手。余。知。士。發。機。倪。杳。杳乎。難。尋。其。或。現。諸。此。也。且。雲。之。爲。額。也。不。一。或卿。者。或。蕭。者。或。油。者。同。者。或。鮮。者。者。或。如。車蓋。者。或。如。羊。者。或。滄。海。曰。愁。或。閉。宿。曰。審。或。蕭

卷之二

十四

紫輪用而曰五色。其可測耶。其不可測耶。自余之蒞乎此也。諸士之爲文爲質爲妍爲醜。迷迷的的。郁郁紛紛。以至乎余前也。乃給驪移諱。疑神息志。矜而出審而鑒。一顧不再。意立斷不再。决若踞乎千仞之巔。而洞夫萬里之外。是固有取乎臨也。不覩夫古之教射者乎。先學不辟。亞學。跡三年而盡如輪焉。然後無不得矣。今余之相士也。道益在。跡者也。懼其疑也。非有所學也。諾夫雲亦非有模狀。執着及大小之觀。從而求之也。天下之物。未有不去之以形。遇之以機。而能盡其道者。路雲者。蓋得乎高遠之勢。而以機遇者也。則不病其爲疑已矣。昔士衡入洛。才思益進。作爲文賦。窮工妙解。天下後世之爲文者。孰有逾于其言者乎。抑天下後世相人之爲文者。亦孰有逾于其言者乎。余茲者幸蒞洛也。其敢弗承以較士。顧所云凜凜者。慎也。先之以慎。而後能。跡之以高遠。是堂所由名。而余之志也。倘後之登斯堂者。惕然而思。曠然而怡。以克爾。

人文化成之盛。則學使者之責。不已盡而茲堂不亦有幸乎哉。於是爲記。以永之。

田鄒淵曰。歷落參差。迴崗複嶺。妙得體勢。邇林先生藻鑑中州。十不失一。臨高洞囑自言所得。恐士衡見之。遂欲焚筆研矣。

辛卯閏中行役記

宋徽宗

始自壺公山。終於劍浦。往復迴折。行地千有餘里。始自季春之中旬。終于孟秋之上旬。爲時得百有二十日。此不佞閏中辛卯之役之大都也。自莆而南。爲泉。爲漳。地皆負海。以水爲經。而山爲緯。其土如丹砂。其梁如虹。登高而四顧。茫然見大海焉。雲煙若滅。若沒。天吳象罔。方奔馳其中。未可彷彿。羣山如屏如障。道傍多太石。石多亂。或起或伏。如落星。如人物。鳥獸。蟲魚。者。隙亦有之。殆山之餘力。處於海而散。形勢奪而然耶。自延而右。爲郡。爲汀。自延而左。爲建。地皆負山。以山爲經。而以溪爲緯。溪水經注。雨則驟溢。其流益迅。若怒馬之馳。凌石而過。如素慢之履。赤霞能作大聲。中夜聞之。能恐人。其山左類東越。右類江右。層疊而出。爲島。道爲雲。巖爲筆。爲斧。爲城。爲夾道。無復平處。暮多嵐。朝多瘴。此唐宋投荒左遷之人所侘。餘行吟。不能一創活者也。如求福州之平壤。百里山開水明。幾青

卷之二

七

壞矣。八閩之際。若此。以山以海。以雄南服。絢哉。夫山海之間。必有偉人生而象之。不佞求之數矣。其得之耶。其未得耶。是未可知也。自此以往。或三四年。或十餘年。或數十年。其行役乎否耶。夫取士于一時。而求徵於數十年之後。固已難矣。而苟其得之。則且與山海同不朽。又奚數十年之足計。然耶。不然耶。是終未可知也。聊記茲役以俟之。

卷之二

七

田第淵曰。簡靜似柳州。只數十事。而入嶺山。川次第在目。他人累數萬言。不能悉也。直方視學此邦。所得士皆一時之雋。讀此文何遜。然若不及也。

依水園記

張紹珍題

自泉勝絕。羣水自孫臺。邵竊迥然。標空而萬古。深緣遂爲杖屐。破削矣。余旣而厭喧。乃循泉源之尾。得之衡水。喚其滙數頃。可溉可汎。可漁而。又無昔人之結構。以薄雲氣。乃掃蕪鋤蕪。小具一亭。柳棚我。以深綠。草茵我。以柔烟。開楹一望。對澄澈而延寥。濶几坐間。烟波反覆焉。王覺斯先生頽之。曰水龍龜之趾。列竹柏桃柳木樨。芙蓉數百。東穿曲池。引衡水入之。用以蔭魚池之。卷之二

海拍岸。驚飛衝。碧雁寒。聚浦上。汎大橋下。汎狀。灣竟夕。忘返。所謂流連之戒。得勿是耶。岸拓半里。入東林。桃李蔓善。另繕山房。北露窓以濡。機南設簾。以延暇。有先生大人者。車徒可憇。名之曰集漪山。居此室。去水稍隔。亦日集漪者。風與水相際。而成漪。每當風聲火葉。絲浪飄池。余魂夢依依。不自知其。在河渚之外也。室傍有小屋二。南瞻者。宜冬。北瞻者。宜夏。室初成。聖壁如洗。覺斯先生自共來夜宿。忽狂起呼僕夫。研墨走筆。寫大竹數十條。風雨蕭蕭。圍丁走告。余急往視。輒大呼索酒漿。自勞。西壁則以郭山人寫松鶴配之。儻冷之氣。與蒼老之氣。不復辨也。園去城數舍。足可至。迺不爲滯。人所賞。處喧而能寂。其德有足尚者。士君子畏烟霞爲骨。裏風月爲致。豈必絕塵迹哉。若蘇嶺源泉。知美之爲美。而學步焉。公和堯夫。其損我矣。卷之二

柳州諸記之上

百泉夜遊記

張爾彥 坦公

余壬午七月越今年三月游百泉者七秋行則空濤吞石冬詣則雪嶺壓天長行則氣涵平曠晚入則人衝曉雨終以城闌隔不獲信宿其上四月九日集郭公望蘇門山房時貢院初釋百工雜作於水竹間執事者飄蓋如雲余甚不耐引孟酌以避之徘徊浩渺既而夕陽漸下人跡就滅二三友人題牽舟石檻之下折竹竿而薄之冰清舟平倚然入泉之腹矣傍人爲我言直北由嶺而下碧潏深不可測且影射之見金鱗出沒長丈餘焉余挽舟趨之石底暗杳光閃濺闊如玻璃色弁子竹尾所掠水珠隨之迸吐然不見魚忽然水草披動則以爲大魚過也余爲悚然泊湧金亭下婆娑蘇長公題字道然骨氣浸淫余衫袂間上觀水鵬謁先師祀像仰登舟則一月橫霽矣暮色深渥一川盡綠舟中望之不知是月是水滅燭逾時迄不能辨也歌者唱赤壁之詞景中人恍惚遇之此泉竟不與赤壁

并賦水山之遇亦有幸不幸也因與客舉酒慰

泉相顧樂甚汪山人千頃鳴掉而歌余獨而和其詞曰寒煙颿月動夜樹籠天寂獨有閒吟人迷離一片碧歌訖縱舟所如西山之缺有聲擊擊而起迴聲往聽顛顛倒倒忽而罷寂不知爲何聲也按流迴脚水聲又激下洗心亭舍舟策馬醉眼欲舒白鷺洲前攀石橋歷危磴密樹稠蓼有遊人踞烟雨磯上火滅若寒盂榼在焉時漏下三鼓更踏月六七里而憩

卷之二

三

吳梅村曰一種浩浩落落之致筆又能寫之

坦公多奇氣讀此文可以知已

田髯淵曰依水園諸記皆足爲崑崙生色偶

存其二已足不朽異日另有集當廣收之以

公同好

正陽門關廟碑記

何 采 敬典

漢前將軍關侯之有帝號。自萬曆間始也。今稱侯者何。從生爵而不從後世之尊加。所以著其志也。侯之廟在天下。郡州縣亡慮以萬數。其在京師也。亦亡慮幾百數。而正陽門關侯之廟。則獨著神京。舊為天子與區南面以聽天下。嚮陽而治。甯子謂文王曰。君子既入其職。膜膜然如日之正中也。則民保其福。今稱正陽門。所由與皆墨窮冥之鄉異也。侯之廟則在門右偏。案侯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生平無事不正且陽者。其靈爽盼嚮。獨昭著於此。視天下郡州縣以及京師諸廟。其必有異無疑也。於此森羅。恒布佐。今天子維新之治。以福其民。又何待言哉。況侯之生所瞻瞻者。昭烈與桓侯也。昭烈憤而仇吳。卒薨於永安。桓侯又先從而斃焉。皆以侯故而兩者盡涿。涿也。涿又燕都所屬。侯雖死為明神。以大義言之。豈肯須臾忘涿哉。不忘涿。則必以身捍涿。以身捍涿。何若捍以首善之地。為得又何若捍以居拱之所。為

卷之二

卷之二

三

更得也。則侯之廟縱千萬有億。不可指計其分身化。亦不可以數跡。初方隅。固然必以此為源焉。本焉。而靈爽盼嚮。大異於故常也。更無疑矣。廟以近皇居。貌無甚崇闕。然率帷垂旒。紛命命其肅穆。必警之氣。扶乾門而標坤軸。大者在於鞏固。畿服翼衛。警蹕刀環。侍從髣髴有聲。而五方都會。九衢雜遝。凡仕宦者。商賈者。以及疾癘田廬。往來休咎之事。無不叩而若谷。谷而必應。此又因文設教。彰示趨避。以為福民之功者也。於乎。侯之靈爽盼嚮。果可測。數果不可測。歟。某僑員宣室。愧未知鬼神之情狀。勉翰立表者。請係之以詞曰。

茫茫冀州。為帝者宅。執紼面陽。治幽靡隔。於鑠關侯。其神赫赫。生則忠義。死則社稷。祀典維馨。未思未格。彈壓百靈。宸居左掖。存也若輝。歟然。恍惚介冑。聿皇我馬。則赤奚為雲中。提刀恒颺。侯封沛。加侯貌。猶昔。東此蠢蠢。因識阡陌。洪鐘待響。函社棠澤。大叩小叩。匪謀不獲。何以報之。

練勒茲石。壇宇愉臨。永言無射。聖代臚騷。萬年奕奕。

田髯淵曰。議論精貼。能使他處廟記。移動不得。至英姿颯爽。毛髮如畫。可以碑版照四裔矣。

重修岳陽樓記

白鳳謙 子益

湖之有洞庭樓之有岳陽。西南巨觀也。詳宋范文正公記中。歷今數百年。兵燹之後。山川不改。而人民已非。樓雖歸然僅存。亦傾圯非故。順治某年。江防兵備樓公知府李公來蒞岳郡。郡則虛無人焉。蓋自明末群盜所藪。虎狼慘奔。爭此瓦礫之場。今王師底定。楚疆始留兵戍守。竈墨之外。虛無人猶昔也。賴兩公竭力招徠之。然後負未占茆者。稍集。喻年烟火漸繁。又以威輯兵。

卷之二

二六

俾民與畫然相安。郡稱無事。兩公迺登樓縱觀。而歎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信乎。吾與吾民。迺今而後樂有斯樓也。于是捐金募役。因其壞缺而修葺之。計費不征。派勞不動。衆樓之舊觀頓復。八年孟冬。予以使過而登之。兩公具述其役。因屬予爲記。今夫孩提之童。父母愛之。不徒欲其飽煖之而已。或導之遊戲之。區授之玩樂之具。凡以教之。適心志。忘疲病也。岳父老子弟困極。

矣彼習見知其地有大湖之奇樓觀之美一旦
淪廢永有不愜然傷之不後其衣食者今即終
鳴者未息而斯樓既復郡之荒陋樓之崇麗足
以益之朝夕登樓一望猶見湖波晏然作船漁
艇往來停泊于樓之下伊何人之賜邪則兩公
今日之役固所以率作其樂生之心而兩公之
能樂民之樂亦可知已願以嗣文正先憂後樂
之旨

田縣淵曰山川之奇樓觀之勝人能道之也

壽星文選

卷之二

二十七

此獨說到與民憂樂一段先生真是與文正
並傳矣

三賢祠記

龔鼎幹 芝麓

逸少鴻漸子瞻三先生皆流寓斯上右軍墨沼
舊傳在鳳棲山麓今尋其故處已秋草離離不
可復識而清泉影裏烟止鐘生猶想見臨池盤
薄之致所謂伊人呼之或出李疵流連蘭水驟
爲許可令鼎足乎四天之下一脈碧雨冷冷焉
與山痕石鬼傲睨高置賴此海內具眼作千年
座主不恨賞音寂莫也松間沙路橋外綠楊有
舞來思從亂山龍蔥中點染一節殿遂爲後人
壽星文選 卷之二 二十八
開圖畫生面聲聲杜宇柳花如雪此老響像猶
未性耶嗟乎吾生也晚不獲與三先生把臂同
遊嚼碧渚之寒香灑春池之妙墨掉一葉扁舟
於流光深處掃幽苔而弄蒼影山川寥落蓋又
數百年於今矣脫也三先生爲客予作主人門
薛探雲呼泉勺月意思蕭散必有物外相關者
而惜乎其不得見也悲哉祠下知始於何年屋
僅三楹湫隘不能旋馬日久蕪弗漸同市閭余
有意新之而峰嶽在郊忽忽不果比修祀事瞻

拜其下良用慨然聊記此以俟後之君子時辛

巳春仲三日

田髯淵曰先生頃刻揮灑言語滿天下勝情
敲訖尚拂拂透紙背也

卷之二

五

遊蓮花寺小記

蔡含靈

去邑治之西三十五里。越瓊臺雙闕磴緣而上。爲蓮花峯。峯視諸峯特孤迥。下俱根脉相連。而上則亂石分峙。又光潔無他障翳望之。若萬菴苗。苗搖曳于青標翠蓋間。峯之得名。蓋取諸此。降峯而下。爲證教寺。寺傳爲宋德韶開士道場。殿宇儀像俱毀沒。所可見者。僅斷碣遺址耳。寺之傍有故吳越王書院。荒蕪稱是。按錢氏紀王諱俶。尚宋太宗主風流文采。當時罕儔。太宗嘗賜蜀箋玉硯以示寵異。性雅慕台山勝麗。日與德韶講禪結社。今餘基猶存。紀非誣也。夫寓中名山如天台者。指不多屈。而天台之以奇勝著者。如華頂石梁。率皆表表獨蓮花一峰。其秀異不減于石梁。諸勝而言台之奇勝者。不與焉。非峰之不足傳也。峰特幽而人樂逐顯。峰善韜而人繫狗名。則人自失之耳。不然。儼固擅一代風雅。何不于石梁之吞華頂之巔而獨注意于是乎。然則山霏蓋亦有遇不遇焉。而我輩之探奇。

攬勝者固亦有幸不幸焉向使遊者止皮局誌而攷盛蹟則蓮花之峰屈矣遊者終不覩蓮花之勝則遊者之眼界終失一蓮花峰遊者亦屈矣余于圖誌外而得山山亦于圖誌外而得我山之遇奇而余之遇爲更幸耳爲之記

喬文衣曰天下不少奇山妙水亦不少探幽攬勝所少者一篇好文字耳不有此作人間安知有此山亦安知有此遊乎

遊羅漢洞出太姥墓記

蕭震長源

沿巖洞以北石梁如巷始進猶逶迤泊而路爲蟻接臂爲猿欄至羅漢洞迺踞而蹲爲雀紆而遊爲螭蛇所經皆斷崖複嶺較轉肺腑間計十餘丈山行若蓋忽巨壁劈立有石嵒然壓而迫不得下諸遊者短衫束髮各竊腹偃躬魚貫以進予以手負塗作蠶蟲狀幾大狼狽既入寒風颼颼晦冥宵窳坐片時惟聞窸窣聒聒淅淅發于石上沈憐乎其若鉦鎖之亮遠也懔懔乎其

若竹啼玉碎之幽涼也懔懔乎其若房露微吟喉轉成音之徘徊惆悵也或曰天樂也自有天地以來水石相侵虛迴寥廓而爲此也夫水無聲也而石洩之石無聲也而風激之石爛衣朽風到穴空而韻成焉別有蒼狗饕餮古樹青苔繁舞于冰巖之際不知幾千萬年于斯矣溯其高下上可建三十丈巔下可容千人以路險羊腸人乏步兵蓋從來無有至焉者故久不傳藤生如柱捫而上疑別有洞然危突不可攀迷不

得道迺復尋故址。輒負滿首之憂。既已出壁門。則猶憫況不能去云。從墓道而南。距鴻雪洞百餘武。時日已不復再中為悲。歌一再行。僧元真倚洞簫和之。石中聲應更鏗然。清永。曾。玄。乎。山阿之表。曠蕩于塵埃之外。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若高若下。幾于荒山穴。吼行雲響。迺矣。以視向之。歎。豁。若。駭。者。不。無。仙。凡。之。迥。俗。名。人。樂。似。有。人。引。之。而。樂。成。耳。

荷文衣曰登華嶽者必至不可下作書永訣

讀書文選

卷之二

三

始奇此遊吾亦惟恐其不得出文之宵嶮亦如洞

初登黃海紀

韓詩聖秋

黃海曷昉乎。海名易山也。以山不足盡黃云耳。亦猶天下之物莫大於海。天下之山莫大於黃云耳。然則黃且有漸於海哉。無漸於海哉。域外崑崙妙高楞伽大矣。余幸至。得。海。域。內。終。南。太行綿亘數千里。首尾香港。大矣。余觀其崖穿其岐。胡勿海而名於黃。黃果跨州連部。俯注一切以取海之云乎。余未敢確海之是稱。往往讀其書而疑之。辛卯秋。括。普。門。師。傳。於。龍。潭。始。發。

讀書文選

卷之二

三四

夢黃已而攜傳訪南嶽。公於慈光寺。始見黃。見黃而五體投地。贊歎希有。於是擲杖來遊。履崇巖。掃危磴。峯回雲湧。徑渺嶺開。或披一線之懸梯。或渡萬仞之孤級。載腐骨於浩劫橫霄之外。帝可通而天可語。不自知其尚寄生于塵壚間也。然此亦游屐之常。使靈運遇之。應笑坦然無奇。即吾家昌黎遇之。必不投書下涕矣。龍希攀老人峯。昔之仰而蒼蒼者。已儼然下。再捫天都。趺坐文殊院。黃之勝始呈。

三未奇也。坐晉門師座。當師子背。一蒲團地耳。下臨無影。日垂垂其蕩萬谿。然後觀者不寒而慄。不知喪身失命於刹那際。盡未來劫。恨不立脫作峯頭老人。經千萬劫。蒙千萬賢聖而護持。游戲於茲海中矣。既大安樂。連峯忽送輕雲。微風吹之。彌布大澤。住太虛空。昔人所謂不如微雲之點者。尤勝山人云。此鋪海也。游不一遇。須臾萬壑晦昧。世界混茫。同游諸人或笑或語。不識遠近。須臾雲斂。洞洞矚矚。風上雲下。山出壑。

生龍文

卷之二

三

生龍巖獅子座。欠伸而起。其見海之涯乎。未也。夜宿山巔。四虛閒寂。猿鳥不通時。聽說虎山人云。但怯風耳。風至則瓦屋皆裂。颼颼欲墜。昔晉門荷鋤。開此一棧。誰知獅象玉屏。不改其處。山靈有待。非聖不行。故此一袈裟地。而全山之勢已敗。余曰。此小清凉也。搦管書壁。以記歲月。夜不能寐。聞曙。即起向崖。一望大叫。奇特。是海。放天光明也。近峯下若古雪。若老水。又若紫脂。鑲玉不可名狀。稍遠若驚濤。千里練光。浮入空際。

翠螺無數。隱躍其上。鳧浮而飄。沒耳又遠。則海門也。江天也。阿達池也。飛流怒胥。湏洞嶠際。日月山河言表其裏。仙人龍鳳翱翔於面。余登山多有未見。此事因悟。世界水鄉。何異雲海。凡人於放棹乘流。安知諸仙人不往來雲中。以爲波濤舟楫乎。觀止矣。

田髯淵曰。柳子厚永州山水記中有用夾遷傳作起句者。此則公穀筆法。更覺古峭。

生龍文

卷之二

六

夜遊記

喬 鉢 文 衣

端陽後四夜。梅雨初晴。海天雲淨。兀坐舟山。漸
又成愁。乃呼二小童。一持簫。一執矛。同余倒屣
披襟。散步坐石橋上。看橋下廢溪。螢火數百。飛
遊於青莎蔓草中。使人作佛燈鬼火想。遂登城
爲潮聲引去。立南樓望海。不見弗暢。與二童謀
曰。其登鎮簷山乎。卽從城頭緩杖。凡三憩而登
鎮簷。漏再下矣。萬疊蒼山。浸於碧海。一望大洋
涵於明月耳之所聽者潮聲。皆響於眼身之所

將登文選

卷之二

三七

披者山風盡落於心。余吹簫。童子舞矛。過憶安
期羨門之徒。定皆冥沒。若有仙靈。此時宜有復
以人視我者。語二童曰。當持我歸。不則飛去。從
山南下。至山根。路亂迷。一廢園後。叢薄蔭樾。蛙
蛙沮洳。二童持矛撥蕭艾。尋路。余坐墻陰古樹
下。吹簫。四顧無人。幽陽轉影。如有奇鬼。呼之欲
出。夜遊幽危。無復過此。向使就寢。不過半枕。愁
時耳焉。知海天之外。夜月之下。有此致乎。坡公
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愁來輒往。愁海情矣。

田髯淵曰。當舟山初定。一城孤立。于洪濤。鯨
鯢垂眈于白浪。人所裹足。而不肯前者。則以
文衣當之。較之儋耳潮州。又當有間。文衣不
廢幽探。夜遊吹簫舞矛。是何胸次。

將登文選

卷之二

三八

遊蘇墳並葬蘇夫人記

奇鉢文木

余簿知之。暇既遊蒼谷寺。求王蒼谷之遺蹟。不可得。折而東。爲花眉山。爲斷蛇山。俗傳自蛇名。花眉漢高帝斬白蛇。卽此蛇斷而爲山。蛇首委蛇南下。脫落於蘇墳。右花眉起伏而東。六七里。一峯秀特。橫斜天半。而巖色可餐。者小巖。削也。山舊未有名。子瞻愛之。名以是耳。我眉南下。脫落於蘇墳。左而墳勢乃在蛇山前。兩山衍數而前。爲重巒。爲疊坂。爲獅蹲。爲龍跳。爲果林。爲麓。

蘇文選

卷之二

三九

奔靡迤而不可斷者。亦如蘇子之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栢三百本。歲甲申。郊賊盡剪之。可痛哭也。其中爲老泉。老泉葬蜀元郊。今具衣冠而義爲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迢迢過俱葬此。而無其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一碑。列四世六公子名。爲簞爲符。爲箕爲爵。爲釜爲籌。亦無墓。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爲汝州團練副使。北至淮。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卽死葬我。

蘇文選

卷之二

四十

於嵩山之陽。子爲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置田於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日足跡幾徧天下。奇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爲青山夜雨之寄。必有取爾也。散步瞻眺墳之外。有二塚。牛羊踏收。夷數百年來。未有知爲蘇氏者。南一塚。爲盜發矣。俯其穴。得誌銘而讀之。始知爲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無之。乃中州之慘。禍及九原。至今子瞻不保其丘墓。不亦甚乎。爾時暴骨在野。於草蓬墳壠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十六屑。丙戌清明。具衣棺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爲宋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還爲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與前六公子爲見季。皆人所未聞也。因並錄其誌。以表於世。

田翰淵曰。文木奇士。所遇亦奇。不必論其文之簡折入古也。梁夫人墓志。乃蘇選撰入之。眉山集中。足稱家學。當別附見。

定水帶記

詹鍾玉 去

京師南郭門左街長安宴人子萃集于此貿易物皆散布地上市無十金之直名曰窮市于時鬻故鐵器者亦分據一席地斷釘破釜之屬繫繫錯陳于前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潤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竊笑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得五百青銅錢乃售使

燕臺文選

卷之二

四

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公等且去俟吾往問主者始有成說頃之使客去復來鬻鐵者曰向者幾誤售君主者言非得五金不可使客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固黠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購此但不得更有退悔乃可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至五十金此必寶物吾中國既無識者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

錢亦不可得心口自訟良久計莫若售之便因日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爲何名得此何所用之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聚皆附耳竊議曰此必有異爭共贊成其事視客所爲使客乃舉五十金畀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衆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帶之一若携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貴國何

燕臺文選

卷之二

四

爲重此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苦海水鹹不可食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溢立化甘泉經歲可無病汲是以可珍貴耳市有好事數十人隨至高麗客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數斤攪之使渾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自言國變時得自老中貴手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民民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客

所賞識。頓增。盤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
晦。固。自有。時。至。言。此。爲。神。禹。四。千。年。物。似。屬。不
經。獨。能。化。鹹。水。使。淡。良。驗。使。客。亦。具。眼。哉。嗣。後
雖。經。過。窮。市。必。無。易。視。之。庚。寅。八。月。八。日。記。
田。翁。淵。曰。去。矜。先。生。命。世。之。才。而。以。著。書。自
老。于。定。水。帶。微。有。寄。托。不。止。文。筆。之。簡。潔。似
柳。子。厚。也。

遊泰山記

詹鍾王 去

余經歲客魯。欲遊泰山者再。而皆不果。則既作
詩解嘲矣。戊寅秋季。尼念棟先生爲余言岱游
之勝。因勸余登泰山絕頂。一觀日出。乃割冰俸
爲覓馬四。并通一刺於州大夫。天日有清朗之
象。行李無困頓之虞。先生實引人着勝地矣。遂
以九月庚午。與濟北許岐山昆弟。及瀾兒偕行。
從馬上望見泰山。不過數點青而已。與徂徠不
相上下也。比至數十里外。見奇峯矗矗。有摩霄

棟漢之勢。意謂泰山面目始露。詢之許君。則猶
然傲來也。抵暮。投止逆旅。黛色入座。高于簷。雷
者數尺。許意甚易之。次日質明。始以四人腰輿
循龍而上。五。六人絳挽之。山勢曲折。與輿乍合
乍離。意恍惚不能自主。而余以七尺軀。乃寄命
於一線矣。稍上爲歇馬崖。路漸險削。更進得回
馬嶺。則宋真宗登封時。於此回千馬也。歷磴而
上。爲玉皇閣。余挾瀾兒登之。指示徂徠山勢甚
雄峻。狀如衡几。正欲憑臨遠眺。而俗道士向余

指天畫地。無復致語。為急去之。陟黃峴嶺。值山之半。已踞傲來千尺峰頭。自。此。以。往。傲。來。益。卑。伏如猿蹲。鼠拱。從前鱗爪攫拏之狀。盡失矣。逡巡而得快活。三。此三里地勢坦迤。對面諸峯隱秀蒼鬱。大有幽致。余方思下輿畧一尋覽。而與人乍得康莊。遂疾馳而去。又上為小天門。御帳嚴在焉。宋人之所駐蹕也。為訪五大夫遺跡。惟一枯幹僅存。而猶辱秦官得無垢累。泉石幽登。朝陽洞平平無奇耳。然而松作墨。清泉無足譽。

即華山玉女也。歲所入金錢以萬計。上佐縣官緩急。其餘以紓六郡民力。邀潤於泰山良多。近以溢額屬大司農。束香客如追重逋。誰生厲階。將貽東省無窮之害。恐非為民祈福之意也。少憩策杖上東嶽廟。廟貌陋甚。不能勝香火。無復元君輝煌壯麗之狀。其後峭壁拔天起。為開元帝磨崖銘。書作漢隸。字大如掌。觀覽久之。低徊不能去。其右即蘇頌東封頌。字作寸許行書。秀遠流媚。足與明皇銘相頡頏。而為俗手刻。益增恍惚嗟嗟。泰山之大。何所不容。銘可。刻。而君雨餘雲海。壁立萬仞。諸款亦可。即勒以林碑。忠孝廉節字亦無不可。獨是損已成之古蹟。欲掩前人之盛名。究竟燕許手筆。單行字。實而此四。大字但覺忤人心。目豈足稱不朽事哉。已乃上玉皇頂。泰山之位。置至此亦云極矣。觀泰皇無字碑。石理細潤如玉。泰山間亦有之。然未許石表。有若天造地設。不知何處得來。且繪皇刻石泰山。自有全文。而此碑何無一字。豈其

欲愚當時而無字之意并以欺後世耶上登對
臺取道登丈人峰。旁刻凌霄者是也。俯視後石
屋黃花洞諸勝。幽渺靈異。中多奇松。猗猗蒙翳。
半在山之東麓。其間亭閣參差。大是駕空踏險。
予方興發欲往。已而風蓬蓬然震掉不得下。乃
緣孔子崖。尋漢武金泥玉簡處。游人競以石壘
之謂是宜子之兆。無復白雲從封中起也。遂歷
望海石。度捨身崖。抱杞憂者。旁刻孝經一章。且
大書哀愚數處以警之。夫捨身之事。歲不經見。

卷之二

四

而四方之朝元君者。殆無虛日。士女雜沓。梵聲
明唱。振搖山谷。甚且幼女少婦。隨尼僧走數千
里。亦有士人。攜室至者。廉耻道喪。恬不知怪。是
則可哀之甚者也。稍下數武。卽仙人橋。壘三石
九爲之。道士振衣竟上行。如步虛。一不戒。則蹈
捨身故智矣。反觀秦觀周觀。而五花峰。畧取形
似而已。步至禮斗壇。四顧寥廓。有披襟霄漢之
想。下飲玉女池。水泠然欲御風行也。旁有李斯
琴。組生。汲汲土當事者。移置御史行署中。石已

卷之二

四

中斷。讀臣斯臣去疾等字。尚可辨。而屈折處。不
相聯屬。恐古人用筆之妙。日就泯滅。惜哉。又折
而得西天門。兩石削成。下列萬笏。瀾兒索筆欲
題。名其上。以洩寒甚。至不能濡毫。及夕。觀日落。
風色不定。光氣四散。欲落不落時。陵谷川原。盡
在混茫中。余幾無所置目。宿於絕頂。闔戶擁被。
天風大作。如數十萬鉦鼓。甲馬之聲。竟夜作光
武昆陽之戰。甫五鼓。余亟起。凌風先行。見落月
掛宮。鸛上星斗。爛然斗入懷袖。可捫。可摘。而萬
點繁星。反散布山下。則十八盤以往所置燈火。
地。走日觀。風勢轉急。時東方正黝靄。家人忽報
日出。見有赤光如毳。湧出海面。左右摩盪者久。
之始得上。體質亦不甚圓。須臾赤盡而白。則爛
然曙星也。旣而風四面至。從者皆寒慄。不能出
聲。乃盡集禦寒具。促坐亭中。俄見晨光東發。霓
師雲旌。耀奪目。有如巨星一點者。蕩漾而起。
而一線赤輪。倏忽上升。計下土爾時。正昏暗也。
日始出時。東北微缺。其上似凹。形若鐔鐔之口。

不知何故少焉色定而圓。海光射之。乃反不能
逼視。極目四顧。汶濟泗諸水。數灣蟠動。遠地
寫炤。而西北一望。無所睹。見恒華大行之屬。大
約止。可意會。惟餘一縷清氣。相引耳。觀畢。走自
雲洞。視楊侍郎所書。兩天下處。下囑無際。行人
如蟻。緣厝上。辭岱下。天門不啻輕舟下瀨也。過
百丈崖。及石間靈府。輒作數回想。又下循支徑。
至石經峰。鑄金剛經於石。水流漸其上。杳霭作
數重雲氣。更上數百步。觴於水簾洞口。于時泉

卷之二

四九

流石上。風起樹間。澄泓蕭瑟。天樂自奏。恨不攜
吾家風蘭來。快作數弄。一與山靈酬對也。酒酣
下山稍休。十五日入登封門。肅瞻嶽廟。巍煥赫
奕。宣和君之所營建也。外爲羅城中。列殿宇。古
相數章。勞極天矯。讀祥符宣和兩碑記。知宋時
崇祀之重。凡以如此之効力。而卒兆靖康之禍。
不聽于民。聽於神。宜其及也。於是徒步走四五
里。登社首山。訪古碑。置遺地。許君家。在酒
殿盤石上。泰山當面。左修來右徂。皆在酒

浮拍中。余乃滿飲數大白。笑謂許君曰。岱宗一
片青。今日落吾手矣。乃以一杯酬山靈。而別是
游往返道路者數日。登岱以子申。癸酉甲戌。計
三日而畢游事。所遇諸名勝。各有詩。詩爲七言
律。五言。古。七言。古。各若干首。

詹鍾玉曰。吾登泰山。觀日出。而生平所睹記。多
越閭豫山川之奇。無一不備。此非可以一泉一
石計也。海內名山。大抵有緣而起。或逶迤從數
百里外。積漸以高。獨泰山絕無附麗。拔起平地。

卷之二

卷之二

五

者五千文。有類正人君子。獨立不懼者。且身處
尊巍而未嘗示人以難聽。登陟其上者。嘆息爲
不可及。又似至人負盛德。而穆中襟。以是長四
嶽而小天下。爲不誣也。至于登覽之際。似有奇
緣。元美先生以葢代文人再游。而始睹日出。王
季重夙稱好奇。至日觀無所遇。僅以有月之觀。
自解。而余祇一游而畢其勝。余共有厚幸也。夫
使得數重雲氣。吞吐變幻。更見奇觀。而余惜不
能侍也。他日再有事泰山。當卜夏秋之際。以往

乞靈青帝所謂霄寸雲而雨天下者或庶幾見之歟

以窮淵曰余夙有向禽之志遊歷所經皆步泰山之麓與青帝訂作十日遊而鹿車馬竟未遑也去矜先生乃先我十年作快遊矣名山樂與奇人遇斷乎不誣其文筆高古則秦碑漢簡又豈世間所有

函樓記

賀應旌

己丑冬十一月函樓成客有揖主人而問樓何以函名也主人曰子不常與觀夫太極之圖乎太極者以無爲宗以有爲極以陰陽奇偶錯綜爲變天於茲生地於茲成人於茲著以言乎體則靜以言乎用則裕以言乎德則容以言乎數則備迺主人之爲斯樓也其上可以祀祖考藏書冊其下可以待賓客課子姪其前臺榭平敞又可以供登眺資散步則太極函三之理固無易夕不與主人具也主人苟能澄心研慮達化窮源自夫日月風雲之態山川草木之情治亂興衰之蹟春露曉霜之感勝友良朋之聚父子家人之樂以至吟咏懷抱之娛登臨玩賞之美何所不靜何所不裕何所不容何所不備取以名樓誰曰不宜或曰若是則以函名樓固善其於主斯樓者奚取焉爾不見夫江河之水乎其在江河也洶焉洞焉無物不有及分流於支別之外而斯須不能容矣不能容而強以容名惡

在其爲江河之實也。語未竟，主人急起投杖而再拜曰：斯言過吾師丈人遠矣。性淳而動靜可以治氣，淺而褊裕可以治質，隘而澆德可以治才，庸而疎數可以治主人四病。業兼有之，急則佩韋，緩則佩弦，以當警觸，不亦善乎？或人退而語人曰：吾與主人論機而得論學法，匪徒竊其似而務覈其實，持已待人處事，其一以貫之矣。庚寅三月初三日樓主人記。

喬文衣曰：吾愛吾廬，廬卽其人，而機其宣三。

蘇東坡集

卷之二

三

乎讀此記如見其人，面之時義大矣哉。文氣

酷似樂志論

磨蝎齋記

計東

南

爲天官家言者，謂于生時命值磨蝎。既遊宋，見我友范子石荀，自題其讀書之地曰磨蝎齋。自言生時身值磨蝎，屬子叙其意。子惟昔蘇子瞻自以一生多得謗譽，皆因命在磨蝎。因追述韓退之自叙詩，謂退之亦身臨磨蝎者，聊以自况。且自寬也。夫磨蝎在十二宮爲丑，值宿爲斗，值神爲獬廌之性，善触邪，與物無所避。蝎之口既咬，且張，與獬廌等，而又善弄齒人，故人之生也，凡

蘇東坡集

卷之二

五四

身命值此官宿者，主能以其筆舌爲名教之所倚重，而人之譽之也，固其常人之毀之也，亦其常安之而已。昔韓蘇二公俱以文章氣節爲一代偉男子，其所招學刺譏於天子宰相鬼物妖魅，無所畏而人之譽之者，未能有所厚于二公而怒之欲殺之者，惴惴焉恐不得當也。夫以二公之聰明才智，豈不知脂韋塞默可以保功名，取大官爲妻子交遊光寵，何乃數蹶不懼，投荒萬里，意氣不稍詘，至於困頓再三，乃知歸咎磨

蠅。謂命實使然。非人謀之咎。嗟乎。果命爲之耶。
昔孔子百世之師也。而老聃誠之。好議論。人將
危其身。孔子心善其言。而不能用。終於作春秋。
卽入廟而作金人之銘。非不知緘口之爲安。而
終不能已於言也。然則人之生而負名教之責。
者。其身命當盡居磨蠅也。獨韓蘇爲然耶。豈孔
子亦然耶。范子自題其讀書之地如此。范子其
將志韓蘇之志。事韓蘇之事。與予異日者相應。
韓原勿爲老聃金人所笑。則予兩人亦庶幾乎
孔子之徒也。彼容者毀者紛紛者。又何知焉。
喬文永曰。持論矯健。開鎖合法。褚先生補曰。
者。傳得此可廢矣。

卷之二

五

燕臺文選 卷三

雲間田茂遇第淵父選定

吳門宋寶新既庭父參評

序

贈牛叶應河東觀察序

梁清標 王立

河南牛君叶應以癸未進士爲禮部郎三年稱職有詔拜按察司僉事使備兵河東河東故宋元昊地而所駐靈州則卽唐靈武也其地距京師數千里最號險遠無禮樂文物兵民相雜俗獷悍難制而兵又善譁官斯地者往往不勝任人亦鮮樂就之牛君之擢也時方臥病論者皆言牛君聞命或益戚且奈何晉人胡君韜穎獨造榻執手賀且慰勞之曰君得毋以河東爲憂乎雖然毋憂也假君官近且腴自度能苛求巧腹以自肥乎曰不能能蒙面匿耻偃僂營折持暮夜金以餽要人邀聲譽取大官乎曰不能曰二者不能卽廉若夷齊治若箕黃必以罪去雖近而腴矣益余往撫寧夏知其俗強直易感

動雖荒塞幸饒魚米足給饗殮君非貪殘吏何虞夫險遠何有夫獷悍哉牛君矍然起曰子言是也于是趨治裝行同年真定梁子聞之曰旨哉言乎是不特爲牛君解也蓋有合乎君子之道焉夫天下豐嗇異情趨舍殊塗擇利趨便耽于逸樂者庸人之操也澹志約身務在勲庸者壯夫之事也有騏驥於此騁平坂伏天閑而不令周流八極逸足景靡則駑馬先之矣于將古之利器也徒飾寶玉錯朱綯而不令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則鉛刀擬之矣鋒者用非其質也故君子寧舍夷而卽險棄易而就難辭豐而居約不驚險難則志定志定則守堅守堅則才奮才奮則業成士亦貴自並耳何地之足論哉如胡君所云寧夏者處邊徼履戒行逸樂不消於中誅求不迫於外敷德而德昭集事而事建固廉夫之所迴步而君子之所事也余知牛君才且廉乃世所稱君子也君子則安往不宜也今有人陟牛君於樞要豈其祿養盛其車馬而擇

之如東濕薪。俾才智不獲少展。牛君必不以彼
易此。然則河東固足爲牛君賀也。且余嘗聞說
秦中形勝。輒躍。焉思欲仗劍入關。躡華嶽。觀
黃河。訪咸陽之故墟。吊周秦之遺蹟。而後徧遊
諸雄鎮。察其風俗。觀其甲兵。交其豪傑。乃守官
史局。贊。未能也。牛君今且馳熊車。開憲府。蒞
其地。巍然解屏藩焉。一何偉與。余壯牛君之行
爲。序送之。因廣胡君所未盡者。牛君必翩然壯
心。馳塞上矣。

田髯淵曰。源本西京。故其氣昌明。而結體渾

厚。

朱氏家譜序

王崇簡 敬啟

士君子之重其身者。本之以行祖宗之系。廣之
以期利物濟人。夫人物之繁。多疎衆。苟有其志。
方思情有以周之。力有以及之。退而考其家庭。
族屬之際。吉凶憂喜。恒有力不能及。情不能周。
者。抑何也。豈非康濟之願。言之無難。而惇敘之
美。施之易忽耶。故人之視。瓜瓞之裔。無異路人。
多緣于不知。念其祖之所同出。大雅之詩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人誠推原祖德。雖支分派別。
皆其欲慈之于孫。則惇睦之恩。油然而興。俗衰
教失。士君子因陋遺遠。有問其先世不能道者。
則古人之有家譜。豈可忽于哉。余友朱炳如。負
材力學。久困諸生。寇破都城。憤欲一死。獨念先
世自有明正統間。以精岐黃術。召來京師。二百
餘年之祖澤。不可自我而無述。于是棄舉子學。
修先牒。以濟人。都門童男女。賴以全活者。不啻
數萬。故其家雖中落。而克復振時。惇然以焉。此
身幸全。使先世之年。單名字。茫然不可考。久而

漸失何以身爲乃卽其存譜而加詳焉其例體其法嚴殺者生者比肩接膝若同堂而處觀之者一世百世如指掌焉先是炳如二子既亡以兄之仲子爲後夫爲人後之道古聖人重言之使其屬之殊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非強爲之制也揆之義理以大本也世不知道乃有欲諱其名或羣然而爭若有利乎其間者以聖人繼嗣之大義爲貪黷之行尚何倫紀之足云乎炳如則曉然著其名于譜使子孫知

卷之三

五

其後之道甚重而不可廢嗟乎其施之家者悼叙如此使其有當世之寄推其意以康濟人物寧止全活童男女數萬哉若炳如斯可謂能重其身者矣問嘗與余論其世昔狄武襄以不妄附公之後士論雖之炳如于其父遠難知者不援以誣先世其傳于漢也實自買臣云

田翥淵曰涵泳于韓歐諸家而機杼自成無一字相襲百史先生謂步步深進著著虛引此文之能事盡幾矣

會試錄後序 胡兆龍 子象

歲乙未郡國貢士復當試南宮則鱗集闕下以竣於是上命臣兆龍戴大學士臣之俊典厥事陛辭之日大學士臣車克學士臣麻勒吉傳諭臣曰春官鉅典開人材以爾親近儒臣肆令爾往恪恭乃職愜朕心毋或不恭欽哉臣拜稽首退竊自維念臣黽闇下材伏荷隆恩獲備員禁近客歲秩宗闕貳皇上不以臣眚廢使承其乏未及蒞事則特命以卿貳秩仍供職內署臣以淺器際鴻遇如餽盈鼎恒忤忤虞覆茲重承明命曷克攸濟往臣校楚士黽勉竣役尚懼弗勝矧進退天下士能不飲冰彌甚哉已又念臣文臣曾乏橫草勲足當榮寵今舍文事奚由竭厥力圖稱塞既撤棘卽奉旨以首卷先塵御覽洎錄告成臣循故事應綴言簡末伏見皇上御極以來文治丕昌頓八紘以羅譽髦淡紀於茲延接之英畢登天府是役也更嚴以科條寬

卷之三

六

以制額重以天語是何 皇上闢門之心彌殷
且摯如是哉士方跼伏草莽盱衡古今罔不思
事右文主黼黻盛治乃今一旦持三日之牘遇
臣等二十二人於摸索之中弋而獲之遂釋屬
離疏拜手殿陛稱新進臣此非多士所爲至幸
者哉不寧惟是又詎非臣等所慶至幸者哉顧
多士亦知 皇上之殷且摯以求若者何爲也
僅曰蜚華拔藻規躍王國云爾耶易曰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天子蓋思治平甚望賢士大夫共
襄隆理故深詔執事登進材良其盛心也且匪
今斯今而已異時士有秀者列於序則厚餼食
汝又其秀者貢於畿則入辟雍以育汝三歲而
大比於郡國則鹿鳴歌汝進汝於南宮拔其尤
者以待主上之臨軒蓋所以養之者至矣居無
何上者陟金門次者位郎官內者分庶司外者
膺民社曾勿逾月卽官班充汝所以用之又奚
重哉用之也重故養之也裕以周望之也盛故
求之也殷以摯則嗣茲以往多士所拜獻其身

以告猷謀者爲何等也臣蓋因是益念滋懼也
周之進士歷司徒樂正以及司馬而進之王然
後爵而祿之其鄭重而用之有如此蓋學校不
飭則茂士無真才賢書不嚴則孝廉無寔學春
官之試蓋九州士教成待官之日也先此爲俊
彥後此爲良佐介紹而前以無負命責在臣羔
維而贊以無負乃心責在多士夫豐城之劍天
下之鉛鋒也必扶之華陰之士梓之鳴鶴之膏
而後可以剗犀革杞梓楸楠偉材也終乎千霄
乃始乎萌芽故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
求良焉蓋言習也曩者 皇上發明諭戒厲學
宮已又申命學臣俾興行勸禮多士從州郡來
亦既習聞作人之化矣頃之稱貢士亦旣褒然
造於鄉矣而後乃今臣得筵而衡量之故此三
日之牘臣所聞先此而儲之後此而成之則非
臣所得聞也臣蓋願多士之重維之也雖然臣
卽言諱不與多士矢達之心毋寧竹之筠則端
回之辨也錫之音毋寧鳳之鳴則正邪之殊也

潤而砥礪。毋寧類而瑤璣。則真偽之區也。迅馳之儻翁。毋寧遲日之澄融。則靜躁之別也。蘿蔓之附依。毋寧松栢之特立。則強靡之分也。臣以此衡士於一旦。而士以此自衡於生平。國家以此養之。十有二年之間。而用之於一日之內。不惟臣懼多士亦愈宜懼矣。以其幸遇進。而佩恩以其懼心退。而改德使夫所用在所養所望。慰所求自勝其沸心而厚益之以正志。泊乎功利而策力於仁義道德之塗。則茲先資之言。或乃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九

渾渾或乃雍雍。或乃諄諄。或乃諤諤。是亦多士操觚而進操券而前矣。致忠竭節。靖共爾位。以酬天子右文之心。在是役也。臣竊於多士有厚期焉。記不云乎。苟利國家。不求富貴。此儒者也。豈異人任哉。夫上求之而下漫之。養之平日而蹶之崇朝。臣意多士必不其然。是在多士自勵乎爾。

魏石生曰。深醇典雅。務根本要旨。義勸勉。情文曲折。唐之張曲江。明之宋濂。漢唯吾宛。委足擅兩家之長。

李習之全集序

金之俊 登凡

李文全集。唐李習之翱之文。明景泰間。河東邢讓手錄抄本。順治二年乙酉。鉅鹿徐子長善。偶得之。市肆亂帙中。凡一百三首。徐子力學好古。喜獲所未睹。遂梓之。而以一編示余。余讀而爲之序曰。余生平愛慕翱之爲文。不減于韓子。惜乎其不多見于世。而力學好古之徐子。乃獲睹其全于千餘年之後。豈翱之爲文。其業已至。自不可減沒者。經久而彌著耶。抑徐子好古而

燕臺文選

卷之三

十

得所趨向。其精專志一。自有以相感相喻。故不期而與其文遇耶。昔韓子云。近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又歐陽子讀李翱文有云。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甚矣古人之不妄許人以文。有如韓子而古人之善讀書。恨不卽與其人生同時。有如歐陽氏哉。翱嘗寄從弟正辭書曰。汝勿信人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

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及余卒業是編。而後知期之爲文。悉皆仁義之辭。非若後世摘英拔藻。以一藝爭鳴者。此宜乎韓子之許其有得。而歐陽氏讀其爲文。遂有生不同時之歎也。嗚呼。讀茲集者。其亦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亦不夫凡爲古人作者之意。然後可以言讀書。并可以言學文也已矣。

吳梅村曰。出入歐曾。大家識力。真可上下千

藝文選

卷之三

十二

估全于開拓。推倒二義矣。

喬文衣曰。師文百體俱備。此又遂以韓李用其筆千載而下。當不知誰爲歐陽。

題燕幾序

劉正宗

昔人謂詩與世代爲升降。余初疑其說。及觀三百篇而後。漢魏晉六朝。以迄唐宋元明。其間醇漓盛衰。又何瞭然若列眉也。蓋嘗深求其故。升降之幾于時。而轉移升降。未嘗不以人商周邇矣。漢承秦火之餘。肇闢文明。大風一歌。直自作。祖嗣是橫汾繼響。蘇李揚鑣。不可謂非運會近古。使然至于曹氏父子。橫槊握管。而陳思又樂與應劉徐王輩。唱和鼓吹。遂樹建安之幟。典午

藝文選

卷之三

十三

以降。漸入綺靡。江左風流。輒數百年弗變。大都其始必有一二人。如明遠玄暉者。以驚才卓識。建標薜苑。一時作者。艷而效之。卽成風尚。其實非盡時之咎也。卽如詩莫盛於唐。雖初盛中晚。不可相易。亦靡不有通趣之自。非沈宋不能融四。鮪之偏。非王孟高岑。不能正開元之調。非太白少陵。不能極風雅之美。大抵然已。若乃宋元積習。至明初未改。後得空同信陽。始有弘正間詩。得太倉濟南。始有嘉隆間詩。卽未足遠追正

始而規模已邁三唐時代匪遙源流可溯顧此
轉移之具匪襲取贗至蓋必本之以才充之以
學沉之以養服古觀理於習俗波靡外超然玄
覽獨持風格寧近樸近拙必不屑逐纖縹以傷
大雅斯可登述作之堂而無愧余舊持此論惟
坦公先生不鄙夷同異相與商訂數年于茲每
見先生爲詩取材源博立格雄奇遠宗杜陵近
軼北地蒼秀突兀浩蕩宏深讀之如躋泰華之
高如望溟渤之大嗚呼邇來詩派中竟陵之魔
詩豈其徒
卷之三
士
頽敎極矣非我坦公起而振之寧有瘳乎今先
生集其所著各體若干卷付梓人余不揣陋以
平日與先生論詩者爲之序使天下爲詩者知
風雅一道升降惟人而取法務正造詣務純不
可目爲雕蟲小技苟焉而已也先生胷富二酉
裕經術砥錫錫行儀表羣品茲且出其生平未
殫之蘊維持世運當不難易輓近而恭隆然則
揅筭扶衰豈惟詩哉豈惟詩哉

田歸淵日上下數百年間前學源流案卷爲

星先生主持風雅人望所屬猶衆山之于海
岱讀此可以知已

香齋文集

卷之三

七

昌黎縣誌序

馮 鈞

宇內之奇勝者無如蜀。余覽蜀志見其山川形勢。人物古蹟。未嘗不欣慕焉。言之輒津津不置也。或曰子未從蜀道來。何以知其奇也。曰吾從其人與文而知之。由昔日言則有子雲一輩人。由近日言則有用脩一輩人。卽觀今君昌黎令楊公。亦可得蜀地人文之概也。公之令昌也。甫下車。士民無不服公者。踰月上官。無不知公者。暮年畿南北諸路無不悉知有公者。爲政如此。

昌黎縣誌

卷之三

五

可以無憾而卽安矣。公口牧民之道。要當爲之計久遠。興利去害者。吾法也。寬之以恤其力。厚之以善其風者。吾意也。然法與意或有盡安在其爲久遠乎。則求諸誌。昌舊不志。公覽之歎曰。有誌如此。猶無志也。乃出其胸中之儲蓄。採於父老之前聞。集諸文學之雋者。更爲志。且曰志非徒以誇譜牒。侈不朽也。如以誇侈。則夷齊之節義。還之之文章。亦旣見於天下矣。又奚志惟是於風俗淳薄。戶口登耗之故。兢兢三致意焉。

故志中獨詳賦役而序有曰戶口邑之根本。嗚呼。推公是心。何但治昌。又何但誌昌也。公生於蜀。劍閣之雄。涪江之險。宇內第一奇勝。盡在公目。其視昌乃小之小者耳。且以公之賢而宰百里。抑亦小試焉。然于公治昌可得其爲人。于志昌可得其爲文。于公之人與文而知靈淑之氣。有。不同者。然則蜀地之奇。吾因從其人與文而知之也。余居於涪。而故爲昌人。深悅公此舉。志旣成。遂書此於端。

昌黎縣誌

卷之三

六

喬文衣曰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知其人與文。如見其山川形勢。是誠確論。今讀先生文。則涪江劍閣。如見楊昌黎。

觀始集序

吳偉業 駁公

觀始集者。鄒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鄒城之自爲詩。深究本原。窮極體要。適以選者弗覩於正也。京師輶軒之所集。遂窮搜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爲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肆雅。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既竭。陳史失

詩書文選

卷之三

七

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扎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雖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顧太史所習。夫孰非王風。迺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重沛宮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篇。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淳。滌合蓄。養一代之元音。其後

垂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沒淫以至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摹擬。皆儼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國家膺圖受錄。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賢。潤色鴻業。歌詠至化。緊維詩道。是賴於是。表閭閻。開明堂。起長樂。修未央。聖人出治。喬喬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濟。和鸞鏘鏘。我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麟出。白鷹至。龍之媒。

詩書文選

卷之三

六

先上駟。我車既閑。我兵弗試。維被譽方。厥角受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聲教之始。將取詩以紀之。倉庚既鳴。時雨既零。大田多稼。惟此下民。蘭臺群彥。著作之庭。歌風溫瑟。終和且平。我觀乎政治之始。將取詩以美之。若夫淫哇之響。側艷之辭。哀怨愁排之作。不入于大雅。皆非集所弗載者也。余應之曰。是則然矣。抑詩者。緣情體物。引伸觸類。以極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論。其汰之無乃甚乎。石生曰。聖人刪詩。變風變雅。

處。衰。季。之。世。不。得。已。而。存。焉。以。儆。勸。誠。者。也。且。君。子。觀。其。始。必。要。其。終。圖。其。成。將。憂。其。漸。吾。若。是。其。持。之。尚。憂。鄭。衛。之。雜。進。而。正。始。之。不。作。也。可。不。慎。哉。子。不。見。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涓。涓。其。清。也。可。鑒。其。柔。也。可。玩。既。而。橫。汗。行。潦。無。不。受。也。平。臯。廣。陸。無。不。至。也。及。乎。排。岩。下。瀨。淫。潑。必。泊。於。江。河。之。間。別。奔。突。衝。決。之。患。已。成。勢。且。莫。之。制。矣。吾。爲。是。選。宰。傳。後。之。君。子。有。以。加。之。踵。事。增。榮。殆。將。埃。焉。若。茲。者。起。尾。間。防。濫。觴。豈。可。卽。夾。防。潰。閑。莫。知。束。伏。而。不。早。爲。之。所。乎。凡。以。慎。吾。始。焉。爾。余。曰。善。乃。書。其。言。以。爲。之。序。

喬。文。木。曰。選。者。之。懷。憂。及。後。世。序。者。之。筆。原。出。初。心。然。後。知。大。儒。之。用。意。總。于。此。道。存。正。眼。于。世。道。範。狂。瀾。耳。後。學。可。徒。觀。其。詞。

少師凱陽孫公集序

李 雲 坦 園

往歲戊寅降割敵邑少師凱陽孫公挺身殉節其後十有七年公嫡孫都嗣君之蒞文學君之藻始哀其遺集若干卷將以授于南中某受而讀之則泫然曰傷哉造物者之困人也聖哲庸愚古今恒由之事功名位富貴利達人甚欲也是有命焉賢者安之昧者騫之至于僥得僥失之際而造物之權見矣夫事功名位富貴利達人之所爭造物之所靳其不可幾倖固也乃若言之運頸一行之成爲運頸同也而時有潛速成碍同也而機有忤合是何造物者之屑屑如此也有明偉人代出神光以來崛起北方者余邑爲盛少師暨先太保文敏公大業繼繼接跡鉉路器宇宏深風規峻整中立不倚曲防不撓爲國貞礎爲俗強堰兩公揆若合符既而少師以師貞之畧成方召之勛一再居東撐柱半壁綢繆拮据手口卒瘁當其時國勢岌岌矣其不至土崩而原燎者繫公力也則公之功在國

場而福在社稷先公當包魚之漬挽薰灌之權
紆腸勁骨燹和公餗不食之果殞豕之牙卒能
夫駢陰以奏夾日之績而當膏不賦處揀不辜
嶄然爲一代完人則先公之功在官府而福亦
在社稷斯二者人未能軒輊于其間也又皆以
文章爲樂自讀書中秘以迄爰立朝廷一切非
常之舉高文典冊皆出其手故綸綍視艸講席
坐論嘉謨入告啓沃旁通其下則交游嫺戚之
應酬登臨閒適之抒寫俛仰古今流連景物有
所觸發無不一見于文章時而鑄古時而心
匠時而累牘時而單辭皆不翅充棟乃先公之
集一火于邑難再火于國變迄今十餘年來網
蒐散軼殘編廢墨僅存吉光片羽少師集顧得
先以板行他所尚獲十之六七雖亦非全鼎較
之先公則厚幸矣固其不孝不逮二君之志勤
力廣開闢先猷然亦似有數存焉夫少師與先
公同里同朝同志同道而文章一事湮頭成爲
判然相懸乃若此此其所以深歎夫造物之

卷之三

王

人不特事功名位富貴利達已也少師盛業純
忠鉅耀耳目今人類能道之他日史乘所得詳
非其謗謏摹推所能增重茲特論公文章則有
以見其陶冶六經震掇百氏閱偉如楊馬慨奇
如莊管譙直如魏玄成劉曄如陸敬輿敘事則
龍門扶風析理則濂洛關閩卽騷賦韵語亦無
不挾兩漢之髓而飲四唐之席瑰乎茫乎無以
測之矣公之盛業純忠倘他日故老凋湮史冊
不書後人覽公文章自能得公爲人則斯集又
不祇區區手澤已也二君可謂孝思不匱者哉
某愈媿愈傷終未敢以造物自解也
魏石生日情至筆酣一往有壯氣絕不依傍
古人而格調愈嚴

卷之三

王

同升錄序

金之俊

上御極之五年秋七月十四日辰時內三院吏部欽奉聖諭陳名夏升吏部尚書謝啓光升戶部尚書李若琳升禮部尚書劉餘祐升兵部尚書党崇雅升刑部尚書金之俊升工部尚書徐起元升都察院左都御史該衙門知道欽此諸臣不敢例辭各祇遵謝恩受事訖因退而歎曰我儕待罪卿貳數載干茲不過謹守繩墨奉行故事而已揆之職守未有寸補直從幽黜之典

臺文選

卷之三

三

忽荷顯擢之恩俾疎遠舊臣獲隨展土開疆攀鱗附翼之宗親勲舊並列正卿渥哉君恩也宜有以紀之爰視同年同咨例梓云同升錄錄成而臣之俊謹拜手爲之序曰漢官之得爲正卿乃自諸臣而始乎不勝感尤不勝懼也當茲之周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秋官大

臺文選

卷之三

三

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冬官之屬有考工宰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御史臺掌贊善而授法令歷代因之異其名不異其職凡邦國之有未靖與法令之有未行則均無所辭咎焉蓋六卿與御史臺之爲任恭寺而責亦綦重矣清朝定鼎設官一沿舊制獨部院之長則皆宗親勲舊爲之良以從龍諸臣邦國同休方克膺斯任而無忝厥職也漢官僅爲之貳尚倫倫虞弗稱然猶可諉曰邦國大事當爲者長任之我欲爲而未得爲耳茲名夏等七人不由廷議簡自宸衷一日而擢爲部院之長視猶滿官則既予以得爲之名而并畀以得爲之實矣得爲而弗能可懼也卽未必果有得爲之實而亦已居得爲之名矣無其實而居其名更可懼也然則諸臣猶可諉曰邦國大事自有爲之長者任之哉黜陟之有乖衡歟國計民生之有偏緇歟典章禮樂之有未備歟六師弗張而偃武無期歟五刑未允而獄有冤民歟帑藏

或廢于工作、紀綱或弛于臺憲、歟。凡若此者、皆諸臣之咎也。故曰、漢官之得爲正卿、自諸臣而始、不勝感尤、不勝懼也。自今以往、相與切磨砥礪、奮其所得爲、勉其所弗得爲、祿位彌高、則宜居之彌淡、職守愈重、則當持之愈謹、以庶幾無負君恩之優渥、使他日睹斯錄者、以朝廷之重視漢官、有如此諸臣之能自重、而卒爲漢官重者、有如此漢官之不厭薄于朝廷、實始自諸臣者、有如此則茲錄也、匪直識一時墳簞之雅、且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五

以舉千載喜起之盛也。否則後之人將有歷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嗚呼、其可懼爲何如也耶。吳梅村曰、能于起伏開闔中盤旋盡致、由其力大氣厚、故仲紙疾書、渾成一片。眉山集中之大篇也。

魏石生曰、天王明聖、老臣心事如覩。

輿訪詩序

楊思聖 伯謹

風雅之道、豈不開乎人哉。今世士大夫、動稱杜少陵、李獻吉、聿考少陵、仙播選流、離每念不忘君父、其救房琯也、事雖可惜、識者知其於朋友之際、有不能愬然者。獻吉當闕寺披招之日、人皆工爲俯仰、獨能挺立不屈、首發其奸、一時彈文皆出其手。至今誦陳言一疏、忠憤激烈、千載下思爲執鞭。二公者、皆具超世之識、超世之學、故能爲超世之言。庶幾讀其詩者、懷嘆而知其人哉。吾友魏石生、雙眸炯炯、智勇深沉、讀書論世、明於治亂之故、爲諫議疏凡數十上、皆開勸時、大務天下想望丰采。吾輩與之遊者、肝胆立聲如束、索往而捆載歸也。出其緒餘爲詩、雄渾蒼茫、自快胸臆。求一湊泊語、不可得。由此而上、少陵獻吉固可量乎。嗟乎、詩以道性情者也。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形似、祇可以施閭房、不可以見士君子。故作爲篋中集、以返正之。今日之詩弊極矣、若乃性

燕臺文選

卷之三

六

情真摯語關風雅。則振袞起弊。不得不推吾友爲中原獨步也。茲將檢而付梓。謂余曰。子知我爲我序之余何足爲吾友玄晏。聊發風雅之旨。使讀吾友之詩者。兼求吾友之人可也。

喬文衣曰。猶老之詩。一如猶老之人。不勾抹。而和氣襲人。猶老之文。一如猶老之詩。平平鋪敘。而肝膈淋漓矣。

贈武進士張君序

史大成 及超

蓋聞之禹貢云。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侯服之內。長鎗大劍。與毛錐分治之。而武之所及者遠。此武科之制。與貢舉並隆。顧前代所謂武科。直指使者鄉閭已耳。大司馬都肄已耳。具帶劒韜之騎。介馬而馳。且射。司中者曰破的。則破的矣。詰朝。耦而登堂。既挾四鐃。司中者曰中雉。則又中雉矣。三試釋甲。橐弓奉觚。若者其賢於某次第甲乙以間之朝。其取上第爲參戎餘不過典一校冠一軍。上求下應。循爲故事。未嘗經天子之思慮。與其耳目也。臨軒閱武。伏殿射策。自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始英武之士。遭遇盛典。孰不欲裕奇謀。奮臂力。畢志疆場之事。以報百代不一見知遇之恩。况往者鄉閭都肆主者之耳目。在於旗鼓。其破的而中雉者。可以苞苴而得也。主者未嘗下堂而閱實也。奉觚而獻者。可以越俎而代也。不過剗剗之陳言也。是無論方叔召虎矣。卽安所得頗牧而用之乎。

天子允文允武。天縱不世出之姿。意不欲騎輕重於內外。揆奮之任。武士殿試。若爲令與文臣貢舉等。厥介馬而馳之。破的幾何。耦而登堂之中。雋者何氏之子。也是重瞳所哉也。奉觥而獻。謀議如列眉指畫。若聚米是。睿覽所經也。且具帶翊翊而至。誰復敢挾其僞才。虛技以倖一日之售。如是而選選而得其雋才。猷當不下方叔召虎。卽次亦不失爲頗牧。而聖天子亦何嘗下此而有望也。而金臺張君遂以騎射探策稱旨。取高第。錫宴司馬寔。爲宗族交遊光寵。蓋以吾所聞。燕趙古稱多慷慨豪傑之士。控弦飛騎童而習之。比戶而謀之。箠轂密邇。又習見天子隆重武功。以益肆其力於擊刺騁發之藝。子牙黃石之書。安在不家。盡方召而人皆頗牧。而張君特搃發。弧以先登。往試時。不佞獲從宰相後。留侍中者。虎頭猿臂。已心儀張君。已又以職事洗武功。罕見其人。英朗沉重。如山峙淵澄。而外退然。如不勝。恂恂乎儒者之樂。厥能爲方

頗牧。豈曰願以異日而天子又皇然念之。若曰文臣之有教習也。所以儲相也。茲騎射探策而登者。焉得不留肄虎賁。以預養大將軍之用。爰薦其九隨。御前貴蝦教習武事。乃加張君章服。廣稱稱之。皆特典也。昔者介冑之士受職。司馬樹功。歲強求一宿衛羽林。而不可得。而張君乃一日得之。唯是統五校掌六軍。直旦暮間事。微論宗族交遊。卽孰不爲君愉快。嗣是以往天下又安。彙弓脫劍。使君爲辛慶忌。遭敵不競。以威名再無此上願也。卽一旦下推轂之令。咨張君敵王所愾。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如方叔之伐荊邦。召虎之疆南海。出行天誅。人爲卿士。雖頗牧不敢望項背焉。又安得不轉轉啟。啟大爲君稱愉快哉。夫朝廷新創大制。私意百世不易。膺之典必有百世不數見之士。慰側席之求。而果得方召頗牧其人。則前代何樂以名取。其下而下亦何樂以僞應也。天子裕億萬年折衝之畧。吾亦願張君垂億萬年折衝之勲。

攸庸拙如不佞者。記功宗上。饒吹焉。其於國。家揆。奮並隆之意。所治殆不止侯服云。

喬文永曰。全從親試大典立論。反覆掄揚。勉勵之意。極其深厚。而收縱波折。皆有西京賈。勁之氣。磅礴其間。覺韓柳贈送諸序。自抒性情。無甚關係。如此博大典重。方爲經國之文。

卷之三

主

送米吉土序

宋徵與直方

前朝崇禎時。士多好文者。其始以經生。舉自見。已誦習稍廣。相與軼而治古文辭。及詩賦。其高材生時出其技。以求聲聞。蓋不可謂無名之心焉。始自江南。而大河以北。遂起而應之。于燕得最著者二人。其一爲今侍讀學士敬哉王先生。其一則今冀州廣文米吉土也。子年十七八。以孤獨子學爲詩文。幸當于本郡諸君子。遂出而徧見所謂江南諸高材生。無勿習者。囑於博士。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主

弟子不得交河北之士。心竊恨之。今朝廷開國之次年。予卽公車。旣至燕。馳謁王先生與吉土。皆習知予。爲置酒高會。相見懽甚。然予旋得假歸。留燕僅百日。至戊子而就官刑曹郎。則在燕滿一歲矣。以同年生胥庭君故。于王先生益習。惟吉土之居。與予邸舍相去不數武。亦得日見焉。吉土故名卿子。負雋才。所業所得過於其聞。卽之溫然。又類學道者。予以是嚴重而樂親之。未幾以諸生祭酒。逕爲冀州訓導。遂將別予去。

予既艱于交吉土。而復易于別吉土。其將行也。有慨焉。出斗酒以酌之。酒酣。執其手而問之曰。以我與若所知者。今且有幾。吉土屈指久之。愴然而言曰。某也貴。貴而廢。某也不終。某也不知所在。其殘于兵。沉于淵。陷于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者。蓋十不得二三。予曰。是諸人者。皆昔之怙其雋才。以求聲于人。聞者也。如子所云。是諸人亦何罪之有意。災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陷。

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物。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惟子與子不幸而有是心。子未克就也。子幾就之。就之危事也。莊氏不云乎。既勝既琢。復歸於朴。今吾子其思歸朴也乎。于已之師古而是者。去之。于人之慕義而馳者。避之。求仁于心。使自得之。庶得其所謂朴者乎。士惟其道。勿惟其遇。而易著吉凶。殆有去取矣。使晉子而登三公。列九鼎。率是道也。庶可以免。于土。雖然。口同路之贈。若猶有焉。我與若共交。

戒之。爰次其言以爲序。

田髯淵曰。結束精警。合于道德之言。東漢諸君子。未明斯首。何況魏晉以下。

宋玉叔詩序

王崇簡 收

予生而羸弱童時殫裁之藝一無所能先大夫
日以古人詩命誦教章長而成習喜讀古今人
詩予家都下達官詞客之至止者多所覽觀焉
猶記宋九青司空爲給諫時拙與唱和每過從
輒至深夜始散去嘗爲予言吾家玉叔年未弱
冠詩才俊逸皆有爲而作非若詞客之漫然嘲
詠風月藻績物態以資玩好而已者爲誦一二
章予心慕之無何玉叔來省其親吏部公於都

臺文選

卷之三

三五

門因得縱觀其所著信非漫然而作者也自是
留連燕市瞻官闕之壯麗觸時事以興懷一吟
一咏皆有關於風人之微抑何盛也既而寤寐
千里以至流離南土慰藉於荒烟野泊之間歌
以當泣感慨爲深矣迨夫重來都下玉叔詩已
有成集行于世忽遭誣于司敗者決歲懣憤無
聊歷四時之變託類以寄其悲計積有百十餘
篇予讀而歎曰此非抑鬱不伸漫爲怨刺者也
常觀三百篇非惟朝廟山川封域圖牒有關治

理者形之歌頌卽田夫庶女之賦雀角相鼠之
微野譏閭訴無不載之篇冊豈非以著美刺之
由以規時政之盛衰歟玉叔遇茲無妄慨然于
中深矣隱約其義庶幾詩人之旨以興時之一
悟是豈徒自處于怨者也 聖天子在上採風
觀俗則玉叔之詩有助於政化夫豈微哉玉叔
方當盛年于以騰驤天衢補散大業賡歌郁雅
君家司空所謂有爲而作者豈誣耶若予則爲
且衰矣雖耨與角逐無能紹其氣矣

臺文選

卷之三

三六

田鼯淵日波瀾層折收束變化皆極自然百
史先生亟稱此作停泓朗著逼似震川肯哉
言也

讀蘇武子遺集序

金之俊

明歷雖不滿三百禩，文人輩出，其間能爲秦漢及唐宋諸大家之文者，皆有卓然可觀不遜于古，而世人多忽近而求遠，貴耳而賤目，重顯達而畧韋素，是以其所求所貴所重者，其爲文未必皆可傳，而文之真可傳者，未必不在世人所忽之賤之畧之之內。此非好尚論議之不同，良由胸中無識以主之也。吾友百史氏博學有識，肆力文章者二十餘年，獨不溺于時趨，今銳意

漢臺文選

卷之三

三

搜計明文，將表其可傳者，以見明文中不乏齊驅秦漢唐宋之卓然大家。一日得蘇武子遺集一帙，拍案疾呼，顧謂余曰：此豫章蘇子名桓者也。其人曾與吾友，其材敏，其氣剛，其學古，于經史子集靡所不貫，能深究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原，盡其所見，洋洋灑灑，不減賈誼鼂輩，而爲文深得先輩正宗，嘗偕艾千子暨余論文，三人之好尚論議如一。當竟陵中吳狂瀾幾倒之時，藉其砥柱之力，不淺惜也。因扼諸生年甫及壯

竟資志以沒，使得竟其所學而大用于世，吾又何能測其所至哉！今僅存遺稿若干首，已不失爲卓然古之真大家矣。余受而讀之，信明文中不乏可傳者有如此也。恨當吾世不獲友其人而猶幸讀其文，雖不獲盡讀其文而已。慨然想見其爲人，甚矣百史之有識也。非百史則武子之文幾何不爲世人之所忽之賤之畧之也。嗚呼！此遂足以傳武子也。耶！然武子亦用是以傳矣。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三

吳梅村曰：觀古人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余謂卽讀徧古人書而筆不能追其所見，亦不得妄下雌黃。讀此爲之快然。

魏石生曰：深谷幽蘭，其芳自在。先生此文正如萬里長風耳。

清虛道人傳序

戴明說 遺墨

清虛道人青齊許氏尚忠也。許爲文水任侍郎。紀綱僕能於急難死衛主卒脫主於死事了拂衣黃冠去許氏可謂不負其主矣。余每俯仰今昔。管鮑日星。孫龐強弱。世豈無可以不負心而孱孱負之。又豈無必不可負而甘心負焉也者。許氏其足婉此哉。雖然死生匪小故也。使許氏有愧世好名之意。則其天不全。神智不決。又烏能餘死而不死也者。於戲死可飭也。況微於死。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三九

也者。若夫孟影騰蛇。蝸角掉電。規規身外事。亦可悲夫。余嘗冊使河北。下大行。歷邯鄲。憑望豫讓故址。黃沙白草。鬚戟如豎。每嘆國士不復作。茲讀清虛傳。登高舉酒。招而言曰。許在斯。許在斯。與國士游。其無愧也夫。

田髯淵曰。簡嚴矜貴。一字不輕下。此得檀弓之神者。歷誦先生諸作。大約不喜讀西京以後書。故運筆勁折蒼鬱。令讀者肅然起敬。

觀始集序

魏裔介 石生

今天下言詩者可謂衆哉。雖然茲道甚大。未敢易言之也。自王風既息。騷賦迭興。盛於漢魏。而衰於六朝。盛於三唐。而衰於宋元。有明一代。盛於弘正嘉靖。而衰於隆萬以後。文章隨氣運爲高下。蓋非誣矣。皇清右文出治。明光奏賦。虎觀橫經。於是修詞之彥。麟麟炳炳。雲集麇發。菰蘆之間。莫不有人。卓然名世。大家蓋得數十人焉。其餘人或數篇。篇或數句。亦足以振藻舒芬。

燕臺文選

卷之三

四十

豈不斌斌乎。質有其文哉。於是詩選盛行。聞者景慕。但雜而或流於佻與靡也。僻而或入於激與憤也。則與觀群怨之義無取。君子病焉。余與楊太史猶龍。魏光祿環極。誼諧壘麓。吳太史梅村。宋太僕轅文。交締縞紵。每一論及。未嘗不有入心世道之憂。又有田子髯淵。周子子佩。素心微言。晰疑不倦。爰從塵勞之暇。稍事裒集。其言頗雅馴。有關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倫。是以感發性情者。然後入選。卽山林閒曠。亦

必中有所得。可爲洗滌煩囂之助。若其風雲月露。及仙佛誕怪之作。一槩刪芟。起自乙未之冬。終於丙申之夏。蓋其慎哉。嗚呼。先王之作雅頌也。將以格郊廟。和神人。其採風也。將以察奢儉。考貞淫。而後世或以爲雕蟲篆刻之事。蓋亦失其本指矣。茲集所選。不過十三年來之詩。然而公卿賢士之所歌詠。凡國典民風。八人憂樂之故。大畧具備。倘聖天子審定音樂。採擇而錄之。誠足以闡揚休德。釐正風俗。卽藏之名山而

藝文選

卷之三

里

元音可作。亦無慙於貞觀弘正之際矣。事竣名曰觀始集。欲天下共觀於風雅頌。附始之義。而得其性情之正也。且其始克立。其卒有成。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方來而未止也。

喬文木曰。詩文關乎世運。選詩更操風氣之先。豈細摭哉。非眼大如輪。肩潤似嶽。未易語也。請于此序觀其力。

送曹侍御出鎮夏州序

陳

嶺

公明

辛卯秋八月。鍊石曹子授夏州大叅。踰月餘。繼發鍊石同里。同門陳子熿促膝不忍作別。第識釋褐之日。鍊石授西臺有聲。子謬職史氏官京師。奉教左右。前後凡六年。非僅文字相推許也。出其所學。愛人必以德。掖予所不逮。日有加焉。予識之矣。持斧楚中。楚亂未息。南郡告警。鍊石自浙州赴援。一日夜馳至穀鄧。寇聞棄城而遁。楚民既罹於寇。更虐於吏。文物工農一時俱盡。

藝文選

卷之三

四

急擇其吏之病民者。輒罷去。漸有起色。思咸所著。足以緩靖地方如此。繼巡畿輔。畿輔之地。授厘而居者。殆若漢南陽之不可問。鍊石大總略。碩一如楚治。若此。豈惟予識之。楚人燕趙人。更識之矣。今者西夏之摧廟堂之上。豈不欲留鍊石闕廷。而輕薄邊陲。假持斧而建牙吹角。爲足資彈壓乎哉。夫亦以夏州倚統萬之崇。枕黃河之險。在昔難治。易叛者也。今中外一家。邊腹一政。萬無趙元昊之流。據賀蘭而稱雄第。虞目者。

浮屠之教。駁行。尚在延不拜昌黎之表。自秦而人。騷動三川。每隱伏朝廷。西顧之憂。其事已小。見於迎佛之日矣。況在西種類實繁。有徒安知不藉浮屠氏以餌我。使之奔走告疲也。秦地空虛。人民稀少。酷吏播害。再加以佛。其憂方大。當事者豈慮不及此。選材官甲仗。俾重臣控禦其地。建威銷萌。悉在此舉。殆緯之以武矣。不經以文。保無貳而討。未克柔而服乎。蓋兵革之盛。易制形難制心。有鍊石以居斯任。卽殺變百出。豈

樂臺文選

卷之三

四

難消弭於未萌。而感格其心志耶。當于初交鍊石時。共訂同門之雅。自嘆先中丞棄子早。雖博一第。求爲仲由氏負米百里。不可得焉。鍊石輒泫然不樂。中有所動。曰。予之不獲侍。怙恃也。益在三四齡時。依舅氏卜。而心實不敢忘曹。又慮傷舅氏心。於是姓從父名。從母講毛詩。而廢夢我。何似予心之戚。慨耶。噫。此予與鍊石疇昔之言耳。鍊石行政多尚愷悌。亦旣發諸言。見之行矣。蒞楚於畿輔。皆然。夫何難。夏州哉。雖然。高平

范川之衆。固不可以鞭箠使也。圖大治者。不屑小成。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古人之言哉。昔之經畧夏州者。韓若范。於今何如。吾願鍊石之勉之也。夫安知夏人所識。視楚人燕趙人不更深也。

吳梅村曰。嚴氣正性。見于眉宇。是有關係文字。至其神骨。逼似昌黎。又不必言。

卷之三

四

岱吟序

傅維麟

憶廿年前家大人與節愍年伯同官長安。予時
申子皆隨侍。申子方垂髫。而予已冠。時申子文
名已滿播紳先生之口。予獲與結盟。對席吮毫。
共事摩揣。申子每發一論。摘一詞。予無弗心折。
既而家大人致冢宰政。予隨歸讀書石門山。遂
與申子睽絕。未幾節愍年伯罹國難。申子於亂
軍中冒死扶柩還平。予遂不復出。予既魚虎櫻
世緣。而申子瞬然于塵埃之外。然從山中來者。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五

未嘗不稱申子詩。而申子詩名遂譟海內。海內
士大夫欲見申子。而不可得。相與轉相郵寄。殺
青幾遍。天下予亦祇見申子詩。而其人杳然不
可見。戊子予有事江南。過申子廬。清燈卮酒。高
譚朗吟。予仍心折。申子如在京師時。國朝褒崇
忠節。申子始徒步走京師。爲籲。聖天子節愍
年伯首列旌表。京師播紳先生因申子之詩。欲
識申子之人。既而服其人。而其詩益重。癸巳予
從詞林分臬山左。申子遠涉漳衛。顧予清洲予

得與申子盡歡時。予當繁苦地。古人所謂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而申子遂孤吟。明年同鷄澤股
子爲黃山白嶽之行。復過予清洲。予適以俗務
走歷下。過奉符。二子慨然爲釣泉岱宗之遊。聯
鑣看巖者。廿餘日。各有詩。申子歸刻岱吟初意。
三人共作一冊。予時奉詔入爲少廷尉。因向不
及同刻。而申子岱吟遂孤行。庶不爲東家施。而
其側申子詩久行海內者甚多。岱吟其一也。千
百世後。申子當列獨行孝義傳。又不徒以詩重
矣。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五

門人茂遇曰。只言前後交情。而見盟之爲人
見見盟之詩亦見。我師舊著明書一編。一出
一入卓然麟經之旨。近屬遇較訂抄寫訛字。
得一縱觀。以南行函。因不及竟讀。卽日梓行。
海內共見一。代是非之公。以我師見見盟應
入獨行孝義傳。附識于此。

汝寧觀化錄序

戴王綸

惟汝有山。測其四周得坤維之軸。命曰天中大居正也。姬公規影定制。於是爲則。峯巖然而徑坦。水徐鳴。鮮怒濤。氣陽以清。地正而氣清。所育必宏。凡萃偉欹崎。草木之苞茂。不足稱之。擬有偉博。昌明之人。應日月。中氣以爲之地。之山重此。余之采風。四民而先士。汝李徐公朗。革治嚴也。而字人愛文。而下士課其業。若干篇。問序於余。余曰。嘻。是志也。君子題之。愷悌作人。非古昔

藝文選

卷之三

四

所以美文王乎。肅肅免且。非周之道。汝墳乎。天而欲大。中士之治。使公與斯士相與有成。蔚文章光。併日月。必將法姬公之遺風。鴻制作之烈。於他日。重其身。以爲各山配也。申甫嶽降。則地又以人傳矣。多士勗旃。

田鱗淵曰。簡淨道勁。不肯作散漫語。柳子厚謂許吾文太簡者。弗以知文許之。經碧其深。有得于斯旨者矣。

且亭詩序

申涵光

兄猶龍先生于京邸。無異具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子與殷伯巖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探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飲。雲中竹屋。燈火青熒。相與奮劒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一日。行藥薄中。林葉飄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爲之神王。子私語伯巖。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塵以來。風流雨散。猶龍珥筆爲近臣。聲華

藝文選

卷之三

四

滿天下。子病廢無用于時。隔越者十年。今歲來京師。街泥千里。面垢不襪。猶龍顧予。蕭寺班荆。道故退然若布衣。因歎息泣下。今人少通顯。所親皆儕輩。視貧時故人。落落如未識面。閭人高顯揚者。刺滅沒不可達。貴而易交。在古人亦有然者。猶龍有慨于中。豈亦矯而爲之歟。及子過猶龍門庭。肅肅盆沼秋花。有類籬舍。披帷竟入。則凝坐烏几。手哦一編。問之交游。蓋無日不然者。嗟乎。讀書如是。無怪乎日輕朱綬。隱顯如一。

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爲丹鉛之無所忌。以視猶龍。色愈和不以爲不可。又一一皆採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復敢言。于是舉者在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朗。筆有餘閒。比之于古。則高岑流亞也。予何能知。而猶龍俯聽之。蓋其爲謙善下。無異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韓聖秋曰。古今能爲詩不能爲文。能爲文不

集卷之三

卷之三

四九

能爲詩者。蓋亦衆矣。余知見盟能詩。不知其能爲古文也。從髯淵得見見盟之文。如此。又何異余讀見盟之詩哉。

田髯淵曰。見盟高才絕操。名空冀北。此序復爾。矜秀可愛。此天鼎一臂也。

送姚爾真令南漳序

金之俊

壹凡

今日吏治之多窳也。非盡吏之無材也。或人不宜其地。而苦于風土氣候之不相習。或能不配其任。而苦于兵燹殘壞之難爲理。下是其始而聞命也。先有趑趄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及其抵任也。又多愁居惕處。嘆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凡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悉置而不問。卽問矣而不詳。且盡求其身視民家視國政行化成就。稱古之循吏者。百不得一。

集卷之三

卷之三

五十一

焉。無怪乎吏網雖嚴。民生日悴。卒無以宣布聖天子軫念邦本。嘉惠元元之至意。而率土賓服之餘。尚有一二草澤遺奸。所在乘間竊發者。時或見告也。雖然。若吏之真材者。無不宜人之地。亦無不配能之任。卽偏遠危險。均有所不辭。吳興姚子有焉。姚子東南名下士也。以拔貢應順治五年廷試。居高等。除襄陽南漳令。今選人鮮不視楚爲畏途。甚至寧干規避之罰。以求黜爲幸者。獨姚子一聞除命。輒銳然欲取道中州。從

間抵任并不暇晷錦里歸嗚呼以余觀于姚子其真吏之材者也夫始也既無趨避觀望徘徊不欲前之意則其繼也必無愁居惕處嘆息思歸不肯安焉久居之心而有不詳盡以求地方之利病得失民情之順拂悲愉者乎他日循吏之稱舍姚子其誰漳之民其幸也夫安得凡爲吏者而盡若姚子之不辭遠不辭危且險又何患吏治之多廢也姚子字爾真名延儒其伯仲延啓延著皆成丁亥進士而姚子其季云

藝文選

卷之三

五十一

吳梅村曰余以真氣質串筆墨間故往復送極縝密又極自然文章化境

魏石生曰士人策身王國無一段真氣鼓于其間豈能有濟

總憲張公崇祀名宦錄序 王崇簡

嘗讀甘棠之詩歎古人之澤何深而其時之民風抑何厚而樸也夫思慕其人至所悲之樹不忍剪拜相爲敬戒焉曾不溢一語爲贊頌又何畧耶嗚呼此雖民風之厚然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世之降也有司有要譽於人之心下之人卽有致佞於上之術諂頌繁興碑銘而尸祝者真若神君慈母卓越無前推其心不過期得司之欽心以倖爲吾所欲爲爾至去車方駕而向之巍然堂構夷爲鹿場者豈少哉求其興思於數十年之遠如內黃人之于其令君張公者不可謂民風之不古而益歎公之仁心寔政入人之深而澤流之遠也公以萬曆癸巳任內黃令越幾年服母喪去距今六十年當時之沐浴風親德意其人勿者已老而老者已歿矣乃其子弟述父老之傳聞請於所司納公之主於名宦而祀之嗚呼時已異矣人已往矣其何所爲而爲乎非公之德澤深長何以至此公之遺思

卷之三

五十二

于。人。者。不。獨。內。黃。也。治。上。蔡。而。上。蔡。人。思。之。撫。兩。浙。而。兩。浙。人。思。之。至。今。尸。祝。如。一。日。也。若。其。梧。垣。柏。府。積。著。國。史。此。又。千。百。世。之。所。仰。思。者。矣。憶。昔。予。以。年。家。子。謁。公。京。師。見。其。巖。巖。嶽。立。延。接。誠。摯。予。時。以。熒。熒。儒。生。感。之。欲。泣。思。之。至。今。嘗。從。其。嗣。君。比。部。公。聞。其。鄉。人。之。思。之。者。更。加。於。內。黃。之。人。思。祀。公。於。鄉。先。生。祠。以。公。有。遺。訓。子。孫。持。不。敢。而。止。嗚。呼。惟。其。無。譽。於。人。之。心。所。以。澤。流。久。遠。而。繫。人。之。思。如。此。也。

卷之三

三

三

田。弼。淵。曰。文。筆。矜。貴。不。能。增。損。一。字。蓋。寢。食。于。唐。宋。韓。歐。諸。家。而。運。之。以。神。化。者。亟。欲。請。先。生。全。集。行。世。為。起。衰。實。效。

唐去矜稿序

王 鐸 覽之

余。在。太。行。鴻。飛。山。房。五。溪。曾。為。我。道。虎。林。詹。君。去。矜。文。悲。其。未。遇。後。于。江。南。舟。中。覩。角。巾。方。袍。抑。然。善。下。者。問。之。五。溪。曰。斯。其。詹。君。去。矜。也。誦。其。文。不。陋。僊。乎。質。不。妄。敷。于。其。榮。份。份。焉。其。器。閎。以。達。也。胡。為。乎。其。未。遇。耶。近。世。制。義。邪。旗。揚。塵。妖。聲。滿。紙。全。無。奇。理。按。之。經。文。如。侏。儻。之。談。淫。淫。疑。疑。銓。文。者。眩。惑。焉。皆。誤。收。之。及。冠。進。賢。尋。復。銓。文。矜。以。導。矜。孰。辨。犂。牛。不。亦。深。為。世。道。

卷之三

三

三

憂。乎。因。詢。西。湖。舊。志。其。山。水。澹。婉。秀。觀。去。矜。得。助。于。湖。山。延。正。盪。邪。不。為。蟲。虎。之。瓊。又。登。泰。望。四。明。濤。淪。泊。汴。大。海。崩。濤。終。古。迴。薄。之。象。得。無。相。其。筆。波。歟。世。道。將。興。蛇。首。稀。蠶。之。文。斷。斷。剗。其。鬼。氣。去。矜。行。且。遇。而。揚。鑣。仕。矣。噫。士。君。子。患。奮。未。廣。責。驕。泰。上。人。耳。如。去。矜。之。心。虛。退。持。五。溪。何。患。乎。其。未。遇。而。為。之。悲。耶。異。日。余。再。訪。西。湖。桃。舒。蘭。蓀。延。景。宿。雲。以。收。天。地。之。份。份。恐。去。矜。與。五。溪。仕。牧。民。不。及。共。舟。余。於。二。君。遇。不。遇。

未可知已

吳梅村曰短幅中波瀾層折出入韓柳之間
龔晉之曰去矜文岸殺中具生波瀾特自成
首尾文安此文如韓吏部作行序高簡悉敵
文與人生面俱出

田歸淵曰子厚曰出我于斯文筆視之伍其
有評我太簡者慎弗以知文許之先生之謂
矣

胡蒼恒詩序

薛所蘊

古者各國陳詩王人採風謠而聽之卽以考列
辟政教之得失是古人之詩卽古人之政後世
詩不逮古而政之失益甚故孔子曰詩亡然後
春秋作蓋傷時無政云蒼恒守保陽尺五神京
正周道子午衝掣難治過境內疆以王索分隸
諸王公貴人采地與禁旅賔田又羽林師建牙
銅城動掣太守肘俾不得庇吾民而靖之報政
又難之難矣乃蒼恒治聲藉甚屬天子大計

卷之三

卷之三

五

吏時嘉興錫章服用風示海內曰保陽朕股肱
郡惟守也賢朕不靳寵異爲良二千石勸余意
蒼恒之政最方執掌拮据不知如何况率顧走
一介使手詩一帙示余屬爲序余讀其詩大抵
爲保民告哀悱惻疾痛之詞爲多而間及於行
旅紀述友朋贈答之什其車中吟諸篇峭潔深
至大類唐人元次山春陵行夫次山之於道州
有傷迫於諸司徵求不得爲民請命此春陵行
之所以作也然其時所苦者徵求耳又越在南

服僻遠。未有過境內失業。我疆我畝。太守不得
遇而問之。豪強并兼。借叢烟虎。貴帥啓處。壯膽
動見齟齬。且孔道當天下衝。如今之郎山。易水
湖者也。蒼恒治最於未易最之地。更神體整暇。
不廢吟咏。未知次山遊此何若。豈非才分存大
過人者哉。次山時唐之君不甚留心民瘼。故以
靜人待罪。付之無可奈何。今天子神聖。日求
聞問疾苦而嗷咏之。蒼恒詩出。紙貴都下一日。
者聖主採而聽之。見其俳惻疾痛之詞。必有

卷之三

五

魏石生曰。議論最有關係。轉折層出。波瀾渺
澗。真得唐宋大家之髓。

魏石生詩序

李 蔚 坦園

天玄。默而上。地幽。凝而下。人芸生而中日星吾
見其睽曜。風霆吾見其鼓盪。山川草木吾見其
流時而變蕃。求其所以睽曜鼓盪流時變蕃者。
何物也。聖賢吾見其淵醇。仙佛吾見其幽眇。道
德忠孝吾見其光昌雋偉。名節俠烈吾見其踔厲
發揚。求其所以淵醇幽眇光昌雋偉踔厲發揚
者何物也。無他氣是也。在天地曰元氣。在人曰
正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陰符曰。禽之

卷之三

五

制在氣。歷觀古今人才。排大難。定大勢。呼吸分
安危。搖足判成敗者。斷不出于一種莊矜老帶
高肝迂談餒齋疲癯奄奄無氣之人。而氣剛腸
熱之血性男子。則饒爲之。雖偏全大小建樹不
同。然要之未有于是無所得。而能不朽者。然又
有辨天地厄于運會。而沴氣乘之。於是有孽字
暈蝕之禳。崩弛涸塞之變。金革乾溢。動植疢癘。
之譴。背人心。失于存養。而客氣搖之。于是有獻
競以爲廉。集詬以爲智。競以爲勇。此戴以爲

委蛇膠闕以爲執守。若此者非氣之過也。余嘗持此以相天下士。自謂十得其九。乃今千余齊年。魏石生給諫而益信。緬維丙戌春公車之役。始識石生于二如孫公座上。余已察其氣而異之。孫公爲先公已未所拔士。余以通家誼蒙其忘年下友。顧恒爲道石生不置口。已而同售南宮。復同讀中秘書。乃相得益驩。居恒晤對。遵從揚榷經史。含毫抽思。色下而神莊。余則服其氣靜。杯酒促膝。縱譚今昔事。每於治亂賢奸之故。三致意焉。怒裂眦而笑絕纓。余則服其氣象。其言曰。天下事非儒生所能辨也。而斤斤儒生之行者。非讀書也。深心測變。審時度務。凡當世受病之源。與砭抹之術。無不瞭然胸中。余則服其氣沉。未幾改給諫。可以任矣。舉素所蓄積。鞠蓋而出之一。往莫禦。不畏不侮。不僞詭。不釣聲。余則服其氣剛。且大而總之。則一正氣之爲也。茲石生哀其詩若干授梓。徵言于余。余不知詩。且余年友猶龍氏。榆之已詳。無庸贅特。爲發其石。

生之所以爲石生者如此。而詩在其中矣。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信斯言也。觀石生之詩。而余說其猶有河漢者否耶。嗟乎。詩文一末技耳。苟不知三才萬化之源者。則不足以語此。况其大焉者乎。然余又恐世人誤以氣爲用壯也。烏可以無辨。

香文衣曰。序詩序人。亦其常。乃說出一段。不可磨滅之理。層層駁。層層入。必至于道。尚可作文。字觀乎。至其筆力。醇雄淵健。腕中特有

千鈞

靜怡齋文稿序

陳 續

余嘗有事燕趙。徬僕陵涉大河。陸走千里。至鄒堯峯南拱。龍山北峙。大陸奔逝。泚水湯湯。憑弔千秋之臺。暮靄空餘。王氣如昨。是區中名勝。天地之與府也。意其間必有異人立焉。躊躇思一。想見而不可得。幸而擢第燕臺。追隨石渠。天祿後。獲交吾石生年友。喟然嘆曰。山川有靈矣哉。石生生稟異質。幼讀父書。家學淵源。傳自累代。夙負經濟之志。慨然有志當世。懷抱非常。莫可

卷之三

六

窺測身行。半天下游。經離亂。以迄鼎新。一切兵戎戎馬。流離播遷之慘。恍然在目。繼登白玉之堂。再趨青瑣之闕。翺翔禁近。歷踐清華。館閣寶其新詩。諫院傳其封事。論者以爲有陸敬輿杜少陵之風。良非誣矣。若其闡發理學。直接文清。繼齊之傳。則又有約言一錄。嗚呼。何其盛也。並出其文稿一冊。示余。深厚醇雅。居然西漢。而又原本經術。無末季縱橫之習。斯誠通人弘致。豈與夫藻飾爲工。徒侈風雲月露者。可同日語。

今夫士人守其數卷之書。束修其躬。日不暇給。幸而一涉仕途。然後摹擬古學。棄其所得於天之分。與日俱馳。不免工楮墨而省鼓音。未有海涵地負。若吾石生者也。石生今方具遠志。負盛年高視千載。羽儀一代。山川風物。無所不覽。天下安危。生民利弊。無所不悉。海內地形。險阻戶口。扼塞無所不究。獨出心手。從事丹鉛。制作之業。日新富有。斯集之出。雖威鳳一羽。亦足驗其九德矣。懸之國門。曰是鄒城魏子經世太業名

卷之三

六

山所不能秘者也。向者想見其人。而不可得。今且得與天下共見之矣。
吳梅村曰。結束精嚴。波折宛委。文序中之最
有體法者。

送沔縣張令序

金之俊

嘗聞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欲興治道于今日。舍廉吏亡繇哉。顧吏之鮮能爲廉者。非盡賦性貪暴也。良以人生不無嗜好。而不有以坊之節之。則其資于已者。必不約。資于已者不約。則其取于世者。必奢。一旦得志居位。惟嗜好是徇。無怪乎廉吏之不繁見也。嗚呼。安得一泊然無所嗜好之人。立于民上。而幸觀廉平之治乎。乃若金陵張子其人。竊有異焉。張子字勿仁。名循。訥。自

蘇文選

卷之三

六

有生來口不沾腥。味體不被統緒。浩浩落落。以古聖賢爲志。有蔬水簞瓢之樂趣。富貴功名。舉不以介其懷。殆所謂泊然無所嗜好者也。今年偶值貢士例。來試於廷。居高等。合有司格。在他入或志得而張子不加忻。及除爲漢沔令。他人又或苦地惡。而張子不加戚。余是以知張子之爲廉吏也必矣。蓋有不待政成而後見者矣。何也。張子既泊然無嗜好。則必無所資於已。無所資于已。則亦必無所取于世。而天下之爲廉吏者。更有過于張子乎。吾不獨爲沔之人幸。而竊幸今日治道之興。有其機也。或者曰。張子曾遇異人善丹青。又曰。張子通竺典。能一死生。解緣膠。噫。吾不能知之矣。

吳梅村曰。以收作放。卽以放作收。尺幅中。波瀾壯闊。

魏石生曰。有道之士。自與人別。但恐世法中。無識張子之異人耳。

且亭秋響序

魏喬介 石生

自且亭詩一出。如長離苞羽。揚聲九霄。天下莫不爭先睹之爲快。於是論者遠擬王孟。近婉何李。余獨以爲楊子之真詩而已。茲秋響二十二首。乃其偶爾命吟。蒼洲野渚。寫其高涼。寒雁霜鐘。通其幽韻。然而性情關乎軍國。憂樂繫於夫人。天寓婉惻於激昂。涵蘊直於忠厚。兼有屈哀宋。怨豈曰白俗元輕。可謂五言長城。秋懷絕唱也。嗟乎哉。金刀寶馬。盡埋沒於丘山。玉盤魚燈。宵愁吟於樵牧。朱顏謝而暮戈難返。黃鶴去而隱人不來。烽火阻禽向之思。豺虎斷粉榆之夢。出關而憶春。夫老於吳下。註易而嘆平。客愁於青。蟻問天道之茫茫。白水蒼狗。何人事之草草。西陌東城。獨此一片秋心。誰能遇我。真簾隋珠。叩璧未足比其晶瑩。玉振金聲。庶可方其朗潤。爾吳梅村曰。藻思綿渺。音調壯涼。宋玉悲秋。同此蕭瑟。

連齋詩序

薛所蘊 行星

連同憲石讀書史館。一時雁行。而稱兄弟。頃吹篴和者。蓋十有六人焉。十六人者。學爲古文。辭詩。咸長憲石。卽憲石亦不以執牛耳。紳士齊盟。白遜謝。當斯會也。金華畫敞。比肩揖讓於旃厦。嚴邃爐香。杳藹之間。意中期許。固自有屬雕蟲小伎。緒餘眠之爾。以故余輩偶一爲之。不甚求丁而憲石輒已能工。每篇出。爭相傳誦。歸然稱此道孫吳已。壬午刊愁吟。余嘗叙之。無何滄桑易位。茲十六人中。或存或亡。或南或北。遽如隔世。重尋燕山之盟。朝夕過從。余與憲石。鱗焉兩短髮翁耳。回顧金華篆煙。時如在夢際。而生平期許。亦同枯枿寒灰。無復著胸臆矣。乃相與促膝道故。惟是風雅一事。共劇切。傷時趨之說正也。競爲新聲。以枯澹爲清脫。以浮艷爲富麗。咀之無餘意。諷之無餘音。均於風雅無當也。爰定一約。古體非漢魏晉宋不取材。近體則斷自開元大曆以還。氣必於渾格。必於高。有一篇一語。

爲氣格病者必規於玉趨玉步之改而後已。問
執以衡他人之作亦必曰某也氣格合某也氣
格離某也雖不工而合某也卽工而未始不離
任一時競尚新聲者謂爲平爲最終不以彼易
此如匠者之於規矩準繩昇之於效率守之不
變也而變變化生焉以故憲石服古益深所
爲詩目爲上前輩覺斯先生一時風雅宗盟亦
好憲石詩久之謂爲平爲最者皆廢然返其餘
氣格合者因憲石益求工卽離者亦浸浸乎合
之提求長安士大夫皆稱有憲石詩風雅一道
亦遂大著今憲石彙成帙將授梓余受而讀之
丑七言近體或杜或高降亦不下錢左司劉
隨州七言歌行少陵之遺爲多五言古風淵乎
晉宋以上屹然稱長城矣憲石命余序余曰詩
自宋元迄明初而不振實甚李獻吉何仲默崛起
還之古自後七子互爲鼓吹而滄溟赤幘子
子海內大將之壇仲默吾中州人獻吉雖系籍
廣陽實生長大梁亦吾中州人滄溟山左則憲

卷之三

六七

石同里今競爲新聲者枯澹浮麗之習中於人
心非以氣格矯矯不能返之止而歸於風雅覺
斯先生大昌明此指其爲空同有餘余固不敢
望信陽憲石集出其於歷下何多讓焉乃余猶
惜不能重聚十六人者共相得編若金華步趨
時亦亦惜我輩生平期許僅僅緒餘自見一斑
如斯也

卷之三

六七

喬文承曰源流縷析筆端自有化工
周子叙曰先生詩宗盛唐文法八家其舍詞
章而論氣格則採河源摘璣珠他人不能道
也

重修臥龍崗序

戴明說道默

漢忠武侯諸葛先生研究先生嘗自言之城西隅山紆迴檜杉銅青昭烈頌之地以臥龍崗名志舊也先生承魚水之盛期正統激發所佩緒柱先後主之間盡瘁於君子小人之際王業肇興身以繼之忠之至也岡後廬閣歲祀無算甲午夏余先接建夫子廟萬繩秩秩爰瞻先生故廬謀補舊賜君子曰飭官墻奕煥俎豆崇道也復先賢里輔翼撓折大教忠也崇道而大教忠

卷之三

六九

田弼淵曰文體典穆是得左國之深者先生道高而多謙德以卧龍之畧而深以猶龍之學者也獨以文章重耶

燕市酒人篇敘

張縉彥 如公

酒人非燕人也游燕不啗酒而常有酒意故號曰酒人酒人過燕市求所為居狗彘筑者不得也乃居蕭寺蔭長松佔雪簾呼吟自勞龔奉常先生延之因家焉唱答應響成詩數百首詩成酒人且去出其詩名曰酒人篇張子曰酒人何許人哉其下帷讀書雅工制舉義間為秦漢古文善唐人諸體舊矣實不知其曠遠遐邇又逃之酒也酒人何許人哉昔陶淵明劉伯倫輩獨以酒德傲當時而傳後世酒之遇亦有幸不幸耶雖然使淵明伯倫卽不酒亦當不失為淵明伯倫吾亦人其人已耳酒人為人偶黨歷落遭困塞迫窮愁然遇朱門高榭肆几筵食前方丈執爵舞觴長跪上壽或富商大賈引袂遮留胡姬當爐躡屣鼓瑟唱籌叫飲此人所侈為行酒高會者酒人輒去而不顧乃獨與二三墨士傾水瓢抒紙尾倒杜陵之滿眼酣太白之大斗將以淳于髡日暮酒闌合尊促坐之趣盡泄之為

詩吾故知酒人之應于世盡不儉也酒人行矣
余將祖道國門外酌酒曰子過邯鄲當求所爲
博徒賣漿者與游若至梁問夷門故處或有如
侯生隱抱關者曰是亦可醢竿相對矣酒入姓
鄧氏號孝威泰州人

吳梅村曰曲折連綿情隱文肆在昌黎柳州
間樂天醉吟直培養也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主

韻史序

孫昌齡 二

韻史趙忠毅公戊戌代絕筆也孔子當亂賊之世
作春秋公當亂賊之世作韻史春秋雖多微辭
猶因魯史舊文記二百四十年事皆當世事也
韻史因二十一史括幾千年事韻之則今今而
占辭不啻微矣蓋古之亂賊猶容公論故筆削
乎今今之亂賊直禍公論故詮次乎古若曰今
事古無不有知古則知今耳其韻之者何詩亡
春秋作春秋者所以繼詩也春秋亡韻史作韻
史者所以返詩也春秋之法嚴嚴可以懼詩之
中微微可以興劇不及典則懼之微不可懼則
又以典天下之人且史而韻之即孺婦可以諷
咏夫使天下之孺婦皆典而知義則亂賊無所
容于天地之間而治亂賊之法愈寬而愈嚴此
公作韻史意也嗚呼公戊戌代時呼吸人鬼猶治
亂賊死而後已其斯爲忠毅乎公絕筆遺命余
序奈何足污簡端聊發公治亂賊之意以告讀
者云爾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主

魏石生曰先生之文自閨手眼世無此筆端之集中勢如獨鶴

楊猶龍曰忠毅以絕世之人知其將老死于戍取史而歌之詠之心事蓋難言矣先生以數筆寫出如詩柄

喬文衣曰讀此文然後知用字法

汝宛課士錄序

戴明說道然

余昔掌樞垣披職方氏圖載豫邊際曰宛與汝張角亢氏次象於天脊嵩絡河襟帶淮楚襄江溯抱而南意其中有瑰瑋不羈之才焉然未能睹也嗣余罪謫後主爵者曰某重臣且迂以懇是不宜汨溺之吳越羶薌之地委身蕪礫刮磨于成唯宛汝是命余乃得以單車從事塗茅驕擬不畏鉏耨赭甕黑構班駁城郭帶怒焚聲入境則一二才遺鴉結鳩僂環若積疴之失哺者雖睨胸星河江山猶昨何彼人士之異乎昔所聞也進野老問狀得悉余日識之矣天地治亂之數其循如環而人才隨之憶昔汴流崩潰豫民其魚乎然河北猶在職方版圖內也南陽異是車書未終豕蛇割據剗旄倪毆少壯於兵踵蹄交路枕藉鋒鏖其失太平也在諸郡先夫豫爲天下腹心天欲乂平理勢當自宛汝始則沐浴類髦以文章日月之光洗甲兵氣亦當於今日之宛汝始余雖迂憇其何敢不翼之大道而

連士民於治也。今天下取日之才。一二郡能盡
瑰璋之才。而郡理天下。能各顯其才。以達之
朝廷。而天下亦理。況宛汝爲星嶽江河之大。
深之鬱洞者乎。爰批諸士以館以餽。課錄于是
乎成。或曰昌黎有言。謹論之。辭難工。窮苦之言
易好。公之踴躍然與諸士咏嘯也。其猶長沙太
息之意與。或曰公有公志。不如是。癸巳七月朔
日序。

田髯淵曰。先生于古人之作。無所不合。然振
筆雄飛。卷之三

議在手。變化在心。不似今人倣古。作優孟衣
冠也。如此。竟是昌黎。然何嘗于聲貌間求工
者耶。

王近微泰畧詩序

魏裔介 石生

杜子初釋褐時。望見近微顏色。卽嘆以爲非常
人。旣而聞其令恩。有縣盜賊。崛起。獨不敢入。恩
境。竊以爲近微生長邊方。胆畧英偉。兼精練吏
事。區區邑宰。自無難耳。連歲在京師。乃益得悉
近微之爲人。且得讀近微之詩。近微之人。不可
以詩窺。於詩亦見其一斑。大約蒼渾高涼。極似
空同。而幽深靜實之氣。又從養氣悟後得之。卓
然大家也。當今爲詩者。如燕趙江左。中州山左。
殆各有數大家。以近微之詩。廁其間。不特雁行。
且幾幾有問鼎之勢矣。近微真雄于詩哉。吾常
閱明史。訪故老。所聞王威寧王靖遠。皆資兼文
武。立大功。名于世。而威寧之詩。又蕭洒不羣。自
成一家言。近微桑梓密邇。其間風而起者耶。才
氣所不宜。而又負兼人之勇。胸中數萬甲兵。他
日出而膺國家大事。建豎偉伐。威寧靖遠。真其
儔也。詎獨以詩傳。

喬文衣曰。如短兵促鬪。轉轉着人。無一僻處。

梅花詩序

陳 麟 公 賦

子辰冬。頻雨雪。予與去矜詹子。兀坐家冷齋。俯仰古今。探造化消息。無物不在嚴氣中。其能亭出獨秀。不受造化拘無幾矣。因歎髣浮白。向窗外瘦影而語之曰。若非不受造化拘耶。若獨秀耶。歌嘆數四。微月之下。恍惚如有客至。兼聞其聲。向予曰。物之畏嚴氣也。其性不甘冷也。被之以霜。威之以雪。薦之以冰。其冷彌至。則其性彌失。吾守吾性耳。固不知其爲冷也。予以冷辭佐。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七

之。或有當與予曰。唯唯。憶于津土南山之北。築螺閣。奉若數十種。百年以來。餘蒼枝老。壬午寇至。被伐爲薪。與若別十二年矣。曩游泡河西房園。會若奇怪蕭疎。詢係宋時所植。飽風雨四百年。而今不可復覩矣。夫京師素稱奇樹。有七若不與可謂高隱。而卒難再見。殆冷益求其冷。與庚寅買棹尋若於西溪。西溪爲詹子高隱處。時屬花朝。紅白數里。競相奪目。予怪其非臘也。猶喜地僻山幽。尚帶殘雪數點。終非若比。謂漸與

卉近耳。中懷寂寂。正苦無處放歌。忽向冷齋一枝斜橫。不啻會若於泡河。見子螺閣百年舊觀。故歌嘆數四。無能已。行將治半私。以與若共。若既并其名。而辭焉。物之所畏。若之所樂。冷矣。冷而題之曰。艷微月旦旦。其誰受焉。

吳梅村曰。微風初動。清香襲人。或曰淡如菊。著如蘭。終不若庾嶺一枝。凝寒帶雪。足以喻其芳潔也。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七

讀尹河南文集序

金之俊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繁嚴果有當于簡卽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

雜文選

卷之三

先

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夫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

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雜文選

卷之三

今

吳梅村曰坡公謂人作文須是筆頭掣得數萬斤起若先生足以當之
魏石生曰辭達而已矣惟不能達故不能簡
讀先生此文不必又讀尹文

註釋李長吉詩序

戴明說道默

長吉爲唐皇諸孫負不世才與王參元楊敬之
崔璩崔植游其詩也現瑋信發之續也長
吉生中唐時鍾呂爭噪明堂聖伐胡爲乎現瑋
信聲之爲蓋意詩道波靡世多襲風雅衣冠自
文其俚語方言之陋故寧難勿易寧爲人士之
不敢言與不能言而不忍爲夫世之敢且能者
瘦眉長爪泣鬼號神其得已耶使其年配才造
乎道之所成豈止是朗華徐子慨然詩之波靡

燕臺文選

卷之三

全

也其喻古也深愛惜古人也摯因長吉舊集訂
而釋之問序至客詢余曰長吉白玉樓事何居
余曰未之敢前信也長吉不世才韓吏部勇之
以風檣陣馬古之以瓦棺篆鼎虛幻之以鯨鯢
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
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
毀整焉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現瑋者世罔或知
知我者其帝乎夫子曰山川其含諸長吉果爲
玉樓記是上帝真日讀霹靂文而仲弓氏曾是

同黃琮蒼壁共陳岳瀆也雖然長吉卽厄於時
而其爲人之不能言不敢言眩眩俗痼炳燁來
茲者固在也夫誰得奪之秋禦兵深雨長厚自
朗吟高天孤臣峙影余將梅曲斗酒携朗華釋
招長吉魂於襄江上癸巳重九日序

田翰淵曰長吉異才世遂疑白玉樓事爲真
也先生以理斷之使長吉吐氣文之堅古典
重如觀古鼎彝非秦漢後物

燕臺文選

卷之三

全

河南恩拔貢試牘序

張天鑑選林

今 皇帝十有二年下 恩詔許天下郡州縣
學于博士弟子員高等食廩餼者掄其文學通
明各貢一人以應甚盛典也。閱明年春天植始
奉 簡書聚通省之士于汴。凡二千有奇。按其
尤者得一百十有六人。已刻其牘若干篇而爲
之序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
天子試之于射官。今故事則給廩餼在學官者。
稽其食數多寡。循次入貢。蓋浸浸乎資格之年。
勞之矣。若今之 特典殊恩。綦隆且重。而又非
歲歲舉行。似資格年勞之說也。亦跡其文而已
矣。且跡其文之符乎行而已矣。按王制。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升之學。曰俊士。則今之既貢于廷。復命之卒業
成均者是也。漢太初元狩間。有詔召吏人習先
聖之術。明當世之務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
之郡州縣得各以一人塞 詔而試之。經書及
論策者是也。又按蕭望之傳。對策者頭問以政

藝文類

卷之三

八

藝文類

卷之三

八

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則今之甲者其
名有差次。稍乙者置之副。其乙者則竟棄弗錄
者。是也。茲役也。其見重於今而有合於古也。蓋
如此。况 天子既採省議。凡視學臣必由 上
命者始得奉行厥典。余以是深恐不得當也。則
邊邊然懼。且余謬叨上第。陪論虎觀。常有事於
斯文。今復使之視學中州。中州天下文獻之奧
區也。迺聚一省之士。聚一省士之尤者而首事
教閱焉。則益邊邊然懼。懼其文之剽竊誦說也。
其人必依附。故取之乎理。欲其醇也。懼其文之
華麗繁縟也。則其人必輕浮。故取之乎氣。欲其
淳也。又懼其文之膚立而不澤。貌誤而無稽也。
則其人必平鈍。必恣肆。故取之乎體。冀能饒達
而機法相駕。御也。蓋常覃極心思。追逐乎目。凡
歷五晝夜而事始竣。昔者秦之逢氏得疾而迷。
周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將訪魯人而已之。
老氏曰。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莫有覺者。彼亦
迷之郵也。焉能解人之迷哉。今諸士靡然至於

吾前其黑白香朽抑不少矣。使吾而爲郵也。將登其迷者。舍其覺者。焉能知其文。且因而知其。人哉。今試之牘具在。諸士其免于迷乎。是亦余之免于迷也。庶幾得其文以得其人。則亦可上不負。特恩下不負此心矣。雖然。余願諸士之有進焉。漢重賢良文學之選。唐宋特設科推恩之制。而董仲舒公孫弘張東之富弼之徒皆出于其中。今諸士行。賜對廷陛。其上者由以取科第充額。問其次者亦得以膺民社。備循良忠。於爾君愛於而百姓。寧僅以文而已乎。倘使天下後日之人相與嘉嘆而稱道之曰。其人如是。故其文如是也。則余亦與有榮焉。茲役也不更善夫。始余之自京師而來中州也。望嵩岳之帆。嶺。顧黃河之奔放。慨然想見古之至人與大文。已而駐於汴也。卽今諸士之所持論。察其經營。與措注。幾乎高且深焉。斯足以助余之流覽。移余之性情。嗟然又以爲觀止矣。夫河南天下之中。諸士之試於汴也。庶得其中聲乎。其可以

韓鐸天下也。乎然汴之城闕宮室河潰而堙沒之者久矣。其得試于此土也。自茲役始也。則汴之興復繫河南之興復。其藉以當天子之意者。又將在是矣。故并書之。

田髫淵曰。嵩山之高。潭水之深。文之包舉無所不有。先生于雒中。稱知人能得士。讀斯作可以信也。

徵音詩集序

丁耀亢野影

間寄感南山而屢歎。憫楊惲擊缶之歌。撫中原而興思。傷溫嶠絕裾之志。白馬朝周。微子不亡。而嗟彼黍。黃冠返里。文信有待。以賦零丁。蓋彼爲其易。殉匹夫之名。我圖其難。抱百艱之節。乃若楚社。將墟。空澗。包胥之淚。墮關已破。始召光弼之師。砥柱傾而鰲背枯。滄溟溢而精衛竭。嗟何及矣。亦已焉哉。是以觀史而嘆江河。撫時而傷日月。國家之將亡已亡。豪傑之可生可死。或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七

成義而不能成仁。或執經而不能達變。大小之間。介不容髮。古人其難言之。甲申後龍出東垣。百曜從光。馬渡渾同。九州合派。先生法寶融之義。全師還朝。誦班彪之賦。尊王知命。種瓜闕下。散髮都門。此其心亦孔悲矣。予小子亢泛滄海。指三花之渚。問崆峒迷七聖之津。無孟博之轅車。有張融之陸舫。仰須我友。寔題哲人。殆自戊子以及癸巳。得請間無倦矣。居不隔坊。行不違踵。呼短牆而過酒。倚長缺以連吟。八口知名。雅

子識尚書之履。六年比屋。元直登德公之牀。以茲花之晨。月之夕。時或敲門。風於斯。雨于斯。而命駕。酒後耳熱。咏美人西方之章。興盡悲來。唱大江東去之曲。執綬而下夷門。既忘乎賤。掃轅而收魏勃。復取其狂。遂以上尊。飲茲下土。先生或刻竹題詩。則此倡而彼和。小子亦載酒問字。得分韻而同箋。花月假以編年。時日因而成帙。灑碧血於文言。遂蒼涼而蕭瑟。託班痕于錦字。亦朴落以高深。豈惟追陶謝之元音。超曹劉

燕臺文選

卷之三

八

之遐矚哉。然而杜陵秋興。緬懷昆明。漢水之功。元白長篇。多賦繡嶺連昌之感。因詩寓史。借物題驪。志有蘊懷。言多托興。乃嵩洛鉅公。與夫渠丘太宰。納細流於溥海。收燕石於它山。使其執管窺天。因筵試燧。本爲玄鳥之附鳳。詎可黃耳以續貂。再幸者先生得假南州之榻。更主齊盟。仍開北海之尊。似遊梁苑。酌泉湧而肯雲騰。起鵲華峙而白雪重新。水通王屋。泱流達于濟源。山接太行。拱勢翔乎泰岳。是知情由緣契。文以

性通讀出師之表成敗利鈍不失武侯之忠誦
離騷之辭。慨流連可代秦庭之哭。非曰阿某
所好。寔以公諸後來。是用宋章聊申游贊。

田髯淵曰。野鶴襟期曠朗。曾與蕭寺定交。高
譚爲座。目無古人。聲律一道。尤得少陵老境。
今春許我文稿見寄。郵筒遲遲。不能更待。此
坦公先生手授。拈之以備一體。

戴代予詩序

張錫樸 越九

達者王化。大行採風之使。日下故列國之賢士。
大夫以至勞人思婦。皆得爲詩。而上諸天子。謂
之風。其見諸朝祭燕享者。則謂之雅。頌周之樂
章。大約皆周公所定。自餘王國卿士志近於風。
而作於西京者。則又附之大小變雅。然則以今
論之。身爲外吏者。當作風。而身列禁近者。當作
雅。頌也。戴子代予。固將與予同爲外吏者也。初
爲選人。戴子出所爲詩示予。幾三寸許。大約取

材元白之間。而恣意於公安竟陵其成也。百首
成就。書不假思。夫戴子楚名士也。楚無國風。屈
宋唐景之流。相與爲楚詞。後人進騷爲經。尊之
也。而漢之郊廟樂府。鏡歌瑟調。以至薄梢芝房
諸曲。皆司馬相如枚乘虞丘諸詞人所製。時方
專嚮楚聲。卽其格天。饗祖皆楚聲也。今戴子服
其先疇。仰其流風。其詩又皆作於研精味道之
時。非爲吏時所作。雖進之雅頌樂府。固無不可。
而風云乎哉。雖然。戴子且縮墨綬乘單車。撫壯

縣矣。案牘之勞。頭合其歛之苦。功令束之於前。考課驅之於後。雖欲吮毫舒紙。放意作詩。不可得也。然戴子之才敏。敏則事辦。戴子之志果。果則業精。行見鳴琴之暇。寫其山川風物。國俗之豐儉。民志之勞逸。政治之沿革。而持斧之使。亦且採之以上。當寧註上考報。可則戴子前此之詩。在可雅可頌。可風之間。而後此則專爲風。也是皆有關於吏道者也。故爲之序。

田髯淵曰。越九淵雅和易。吾鄙推服。文亦亭

燕臺文選

卷之三

九士

亭秀出言詩更有源本

漢魏百名家題詞總序

何亮功

大德

往者典籍殘落。博士家目無完書。妄謂人有事集。斷自楊駱。有唐以前。其傳益寡。間有長沙江都。記泰軍開府數家。每爲庸師末學。誤割毛華。靡所標準。一二好古之士。有志采伐。復以手抄競。說弗便也。西銘排然憂之。覃思群策。而集自漢迄隋。凡百有家。彼曹氏石倉。張融玉海。無所光於前。無所惠於後。徒自觀覽。以秘匿云爾。今西銘集既成。題作引首之詞。詞亡多而每人本未悉。其神明煥然。竊觀皇治之初。費耳。眼目竹錄。易。英華未著。楚騷既興。屈宋二大夫。別集之權輿也。唐景之徒。起而和者。未變指歸。厥後文士輩涌。一人之身。亡慮傳數家。其最異者。七自枚始。連珠自楊始。蓋前之勢在於不兼。後之執在於能兼也。體製雖殊。其間從文從質。春華秋實。較若肌膚之弗易。是非作之難。而讀之難也。非讀之難。而讀而論之難也。曩時文人相繼。喜管毀而不樂推助。習以成風。以爲交購。則已。

屈而不信。互攻則此益尊。而彼益下。凡昔人
爲皆供奴隸。當一切棄去。不視斯岸。然借以爲
名高者也。懷古者則起而非之。然雖知愛其文。
傳其書。而不以人之行參之。則終始未究。神
氣已寢。神氣寢。而文詞因以不章。故阮逸之集。
集與季緒之詆訶也。其弊壹等。今西銘論文。本
於忠厚。論行歸於節孝。凡興亡禪代之際。無不
流連致意焉。如魏武述志。一令則以爲作賊之
本。蕭公安擬南巢。直以爲同符曹馬。至謂諸葛
丞相得周孔之發。陶徵士易地能爲顏魯公。皆
此志也。於乎季長作忠經。安仁賦閑居。言非心
聲。重爲譏笑。名節一廢。修詞何贖。苟有心者。覓
西銘所懷。可以當歌泣矣。此所謂有惠於後者。
也。魏收之文。得之者沉諸雉。長吉之文。其怨者
謀聚而焚之。謂二子之仇也。則可謂非二子之
知者不可。然則但行其文而未得其意者。不知
昇諸水與火也。若西銘所論諸集。抑揚獻酬。情
文並深。如季札之論六代樂。其旨曲而中也。又

如曹將軍之畫古人。英姿毛髮無不疎動也。諸
日諸家騰躍。皆歸園內百爾。君子若咸受陶治。
焉。其亦有樂乎此也。此所謂有光於前者也。顧
諸集流傳。漫漶已久。所望於後人。豈不甚勤。乃
閱千餘年間。而始得西銘起而復故物。成巨觀。
不其艱哉。不其艱哉。西銘出。先文端公門。與余
稱世講。願命哀而序之。余雖鄙倍。將藉是不朽
矣。

卷之三

卷之三

九四

田歸淵曰。洋洋纒纒。有源有委。議復風發泉
湧。舌本甚強。西銘先生。綜攝百家。嘉惠後學。
此序真能暢發宗旨。

賦役全書序

戴王綸 經

今 皇帝龍飛華甸十有二年九州之貢既均四海之琛永集 聖慮淵微猶恐有民隱未周者爰咨計臣允釐方策取賦役全書更定之天語屢飭羣工匪懈互有商裁凡閱數歲歷數人其書始成臣備員史館得而詳覽焉通知聖人之意爲子孫萬世之計者至深且遠也誠以國家太平初建制度畢張如所謂鹽漕錢幣屯田水利諸事皆次第有成畫矣而其司出入

卷之三

卷之三

全

之鍵筦利弊之樞者惟賦與役蓋自任土作貢率作興事而賦役之名以始其在三代以上法莫先于黃帝制莫備于成周要之天子無自私之意故四海之大析之直與百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與一家之長相比其用諸民者民皆得而見之無有隱也無有隱也自秦壞井田開阡陌盡民之力而用之而後田與民之數君不可得而知君不可得而知則君之所以用乎民者民亦不可得而測矣是以三代而下法

卷之三

卷之三

全

與代更其言賦者漢有什伍取一之制唐則有租有調有楊炎兩稅之制宋賦凡三變而其後有青苗之制至明初取楊炎兩稅之意增損之夏有稅秋有糧而賦之制定言役者漢則用商鞅之法月爲更而後改一歲屯戍一歲力征之制唐于租調之外有庸錢之制而極變之宋有免役助役雇役等制至明初取炎兩稅而奉以宋人僱役之意有里甲有均徭有雜泛而役之制亦定我國家殷鑒前代畧昉于明可謂辨厥大中矣約畧論之有以田爲經而人爲緯者所重在田也則今之圖是也有以人爲經而田爲緯者所重在戶也則今之冊是也圖冊一定則其可轉移者時其整降之數役不膠于一定而消息之變均其不可轉移者握其常定之券田不紛于多少而隱漏之弊絕此全書之設上開宸慮下厘良謨者非淺鮮也今日者聖天子軫災潦于堯湯勤饑溺于禹稷將欲布昭寬大咸與休息有全書在而豐瘠榮瘁之區可

寓目而得也。太宗景福之庫，不必設矣。司農經
仰屋之先憂，營筭鞭之實計，將欲絜矩源流，助
揚嘉美，有全書在，而盈歉盛衰之故，可指掌而
陳也。元和會計之簿，不必奏矣。良有司懷飲水
之雅操，鑒馭馬之危機，將欲剔蠹釐奸，循良報
績，有全書在，而緩急生耗之數，可按圖而悉也。
尹鐸繭絲之說，可無庸矣。管子曰：視物之輕重
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陸贄曰：地方之生物
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節則常足，皆有見于此也。聖子神孫，奉而守
之，杜若不取于芳洲，翠羽無徵于絕域，瓊林不
建于內庭，進奉不求于外府，諸大臣百職，又能
以大法小廉者，仰佐治平之理，則此書具在，是
即萬世之金鑑矣。而臣又何能爲管蠡哉。

田錫淵曰：源流利弊，洞看觀火，經碧以石渠
鴻才而言度支事，又復詳明，乃爾知平日司
心經濟者，久當此司農仰屋時，何不前門
一席也。

雲間田茂遇歸淵父選定

同里顧開雍偉南父參詳

傳

衛尉直三公傳

梁清遠 蔡石

公諱慈字衆甫號函三先冢宰公第三子也幼負奇質有幹畧爲博士弟子大河以北無不知有梁衆甫者顧數就順天試不第歲壬午試官賞其文欲置第一乃以語多宏肆不果遂以例

卷之四

陞上舍諸上舍推頌不敢與公齒已就試銓曹又冠銓曹諸試者然公未嘗自矜也念讀古人書不輟亡何先冢宰以武功蔭子執金吾長公襲未久無祿公適當嗣于是遂爲執金吾夫執金吾多以摘發刺爲事公固未嘗以摘發刺刺爲事也朝章國典素所諳習且舊受業于趙忠毅公之門忠毅公所交之賢士大夫無不與公交者杯酒譙詒談說古今忠義娓娓不倦揚忠烈公連高忠憲公舉龍都御史左公光斗太

史稱公昌期與公交更深是時神宗皇帝嘗下

諸臣于獄歷年不釋公從獄中多保護之滿尚

重朝薦以慙直得罪中涓禁繫且久公上疏切

諫以爲不宜上怒禍且叵測以相臣申抹乃已

先宗卽位晉公掌詔獄公鞠訊得情無縱無枉

時有中涓盜內庫詔公質訊中涓夜餽公數千

金公立却之曰四知之說某習聞之矣敢因以

爲利哉熹宗立公正位中尉勅緹騎母生事母

家人違者繩之以法不貸時李選侍觀垂簾楊

卷之四

忠烈公及諸大臣力抑之熹宗御殿選侍在簾

內楊忠烈公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顧語公曰

平日所談忠義何爲公命諸校尉撤簾簾撤而

選侍退避人遂以此服公知大體能處變歲癸

亥福清葉公爲相知公忠正欲大用公公上疏

辭職葉持中旨不下公再四請乃得放歸歸而

足跡不入城市葦郊外不蕪園以居日與鄉人

話桑麻較晴雨臺使者求一面不可得然好開

人之急恤人之患人有急患皆就公求解公悉

心籌畫。務令釋然。乃已。公書法宗顏柳。所至好書。壁。燕趙間名刹道院。無不有公書。晚好種樹。數年間。種樹萬餘株。嘗自署曰樹隱。卒年七十八。

梁清遠曰。嗚呼。世有如吾函三公者。非所謂烈烈英英者。與他不具論。論其大者。難進易退。士之義也。仕宦之途。沉溺于中者。不少。公方陟雄職。遽爾投簪。汲引有人。亦不暇計。至堂。銅錫起。諸賢死者。死成者。成林。連被禍。袂相屬。公慨然有可觀。乃訖不得施。僅以衛尉終。何也。當公初爲執金吾。趙忠毅公寓書曰。足下得執金吾。固奇。未若執金吾得足下之奇也。忠毅公固不輕許。可觀此公之生平。蓋可觀矣。

顧偉南曰。體裁雅淨。且風韻遠過陳壽。至述移宮事。可謂開前賢生面矣。

蘇東坡

卷之四

三

癭冠道人傳

梁清遠 蔡石

道人不知何許人。宦于都下。鄉人自田間來。貽以癭。云可杯也。道人曰。吾酌綠友。以自醉。手御韜素絲。以爲容乎。吾修內美。以誦華手。抑載太僕。以返淳乎。遂以爲冠。冠而遁去。滋干有園焉。葺居之。逍遙容與者數年。既乃作詩十章。歎除駒之易過。言金丹之可成。遍謝親戚。登玄栖閣。修七返九還之業。足不下閭者三年。及出。容顏益溫。昨蓋未嘗一日不癭冠也。至是欲游五岳。將行。少年曰。道人冠癭。癭奚足尚。道人曰。夫癭木之餘也。道人人之餘也。癭冠之所以爲癭冠。卽道人之所以爲道人也。知癭則知人矣。知癭則知道矣。噫。天下之不爲癭者。幾希。遂飄然而往。後不知所終。

韓聖秋曰。筆意簡嚴。足得離騷南華之神。而鋒鏘出之者。讀先生諸傳。皆足不朽。惜未能盡登也。

雙烈傳

梁清遠 荅石

烈婦梁氏。余叔都諫素洲公之女。太常卿王公之子婦。今鄜廷兵憲王君之配也。幼讀書。明大義。當甲申賊破都城。烈婦與其小姑名慶者。毀容深藏。乃不爲賊所窺。及賊遁。祖姑許淑人曰。賊遁矣。吾輩不乘此還鄉里。將何待。遂攜以行。踰險至彰義門。見婦女有爲賊所辱以行者。有與賊並騎者。有騎而歌笑者。自若。烈婦曰。夫非良家婦。與何恬不知耻。若此。倘吾爲所掠。則有

卷之四

五

死而已。然死于道路。何如死于此地之爲愈也。許淑人曰。吾尾賊。賊不反顧。烈婦曰。如反顧。奈何。語慶曰。我死姑能從乎。慶曰。願隨嫂死。烈婦意遂決。視道傍有井。烈婦曰。清泉皓潔。吾與姑得死所矣。遂攜以投井。後數年。烈婦以夫貴。得贈恭人。然不稱恭人而稱烈婦者。重其死也。慶許買氏。未成婚。宜稱烈女。而表之爲雙烈。云。梁清遠曰。明祚移而死國事者。如范閣學倪司農輩。何其烈哉。若婦女則無傳。吾所知者。烈

婦烈女同出一門。奇矣。奇矣。余嘗聞秦人言賊敗歸西安。自西安又遁。遁時。閉婦女一室。舉火焚之。所焚者。則皆爲賊所驅及與賊並騎。騎而歌笑。自若者也。夫失身而猶不免于死。死且慘至此。始信烈婦之所見卓矣。然非讀書明大義。亦何能幾此乎。

田婦淵曰。就本傳寄慨無窮。此龍門筆意也。先生一代史才。讀癸史諸傳。可以窺見一斑。

卷之四

六

鄱門三子傳

王崇簡 敬甫

子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世強力。弱產。號素封。奕正生而峻潔。喜讀書。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耻勦竊爲文章。在諸生中。嶽嶽無所讓。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爲詩歌。好遊名山。嘗言。秋山巖靜澹。時如有道高人。每於霜清木老時。驅馳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踞危石。論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樂。當世名人來輩下者。皆知有子生。與楚譚元春友。夏劉同。同入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容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畧。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初。子生夢與故人郭聖僕舟入于壑。聖僕先是客死秣陵者。既而夢歸見母手滌鼎。三指鼎耳。問其環母。答兒無環矣。寤告友人曰。三鼎土之。祭母言非兆耶。死願擇秣陵一片

卷之四

七

卷之四

八

地與聖僕同塋焉。旣卒。同人曰。達哉子生。雖然。死歸附于擁。禮也。遂護其喪歸。楊曰。補頤與治刻其道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畧行于世。子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同時都人士有崔子忠。黃鼐。皆以志行聞。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嘉隆時有仕至顯官者。子補廕留京師。遂家焉。卽其祖也。家故饒。萬曆間上供珠玉諸珍。貨率僉京師富民辦納。冲官勒抑。費不貲。復不時與直家以此中落。子忠爲諸生甚貧。於六經無不讀。得諸戴禮者尤深。爲文崛興。動輒千言。不加繩削。而自合。督學御史左公光斗奇其才。置高等。食餼及數試。而困。慨然棄去。不復應試。華門土壁。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鳬兔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管以寄傲人有欲得其畫者。強之不可得。山齋佛壁。則往往有焉。更

善貌人無不克肖。平生不修刺謁勢人。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先是子忠。偕蔣生漁耶。受業于宋公。應登之門。同學宋氏兄弟。既貴。爲大官。並不至其門。蔣生早死。則收輯其遺文。時爲人稱說之。不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當天啓時。闡壁魏忠賢用事。有國子生建議立祠太學。約其同舍生。生不敢顯絕。子忠教生遷垢病臥。以免。左公光斗爲閹豎陷詔獄。迫斃而歸視人。莫敢近。時

卷之四

九

史公可法。與子皆諸生。受知於公。史公就視於獄。子哭於郊。幾不測。子忠曰。二生何愚也。不能爲魏邵之脫。史弼於死。徒效郭亮。董班哭李固。杜喬何益。耶。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鬚髯。雙眸炯炯。高冠草履。蕭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

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

黃鼐與崔子忠。于奕正同時知名。鼐字惟梅。先世爲歙之望族。父俞能文工書。應中書試。來京師。遂爲大興人。鼐生數歲。不與羣兒嬉戲。長治六。經子史唐宋諸大家之言。無不博貫。世方尚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鼐所好。顧若是初。爲順天學諸生。兄鼐中鄉試。嫉之者謗其非。

卷之四

十

止著遂業太學。受知于祭酒李公騰芳。倪公元璠。倪公月合太學諸生數百人。課以古今之文。鼐輒居前。效其文者。率取上第。而已終不售。時文公震孟居政府。每問天下人才。倪公必稱黃生。將薦之朝。以讒去。不果。如劉公宗周。金公鉉。李公日宣。蔡公懋德。雅重其人。與之談論文章。經濟。以至性命之學。輒窮日夜。尤矜細行舉動。必以禮。妻孥告不足。顧而笑曰。吾道固如是。客滄州時。清兵傳城而軍。乃夜縋城過嚴園。犬吠。

如影從火光中制。一夜走二百里。抵某帥
壁。帥初不爲動。以計劫之。圍乃得解。同行八九
人。追歸止一二人耳。甲申客萊州。聞寇變。避之
勞山浮海幾沒。平生著述盡沒海水中。既而歸
省其兄弟。或勸之科舉。笑不答。將復往海上。忽
疽發于項。三日。薨。卓偉有大畧。每歎草木同
腐。卒不爲世用。歿時年四十有九。
宛平王崇簡曰。三子者。予時與之遊。名跡殊方。
而操行俱絕。所謂孤特操厲無雙。于心放身而
自得者。非邪。雖無奇詭足驚人耳目。然而生長
都會紛靡之地。皆能潔身自負。無衆人之求。庶
乎篤行之君子矣。嗟乎。使得用于世。其成名立
方。優然有餘。而惜乎。歿以死。是可悲也。夫負才
能節義。沉淪于下。而行事不可考。或行義音聞。
而文藝不槩見。更歷歲時。有不能道姓字者矣。
故著論如此。自三子者。歿于獨徘徊無所之。于
今昔之感。何可道哉。

吳梅村先生日段落貫串。一篇歐陽永叔文。

字以此顏頤龍門蘭臺復何間然

卷之四

十二

楊椒山傳

魏裔介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洪武中始祖百源徙容城百源子述正又三世爲公王父青生富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七歲而母曹歿庶母陳使公飯牛牛肥復從兄請於父受里塾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父亦歿公爲舉子業有聲諸書皆令備諒疫兄促之歸終不去曰相與有日以病去忍乎冬月寒無下榻遠屋行令厯以上微暖稍假寐復起誦不輟庚子舉鄉試以坐監須費其兄強之分爨居有頃公歸自監置酒會族人飲酣請復與兄同居族人咸稱之以爲田氏復生也兄亦喜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鄭公曉深加器異以曹事簡稍用力詞章久而厭之會開西韓公邦奇爲兵部尚書從受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休於理而用於聲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播之音聲各相諧和可以言樂矣乃構桐竹絲漆製管管和矣已製琴製瑟若

樂臺文選

卷之四

三

簫笙埙篪之類諧而合奏之如出一律無不和焉以復韓公公大悅曰吾更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一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寢食者三日夢大舜設金鐘於堂上而使之擊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恍若悟者起篳燈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追然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翔舞于庭其應乃在子乎韓公既歸老語公曰子之才不止於樂可愈潛心經術公於是肆力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會諸僚中有講聖門之學者公日與討論而力行更切其於生死禍福義利之辨灼如也三載考滿赴京道曲阜謁孔顏廟又枉道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嘆天休不盡作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明年辛亥春抵吏部卽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戚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鸞內畏虜虜請於二邊開馬市鸞主之議遣使公乃上疏

樂臺文選

卷之四

十四

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其全疏具椒山集及名臣
奏議中。上壯之下相。當等議咸唯。鸞恍憤曰。
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其密疏以請上意。
中變。下公錦衣獄。拷訊毒苦。公持論侃。不屈。
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臨洮山中。令
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
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恪共其
職。臨洮民翕然稱神明。公少暇。則進諸生爲晰
文義。大指人。恨見公晚。而公捐俸及束貲。買

東山文選

卷之四

十五

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
下。至周孔。配以顏曾思孟。董仲舒。王通。韓愈。周
程。張朱。許衡。劉靜修。薛文清。狄道旁故多同夷。
習。堯典。公召而約。末焉。爲立經師。身誨其子弟。
稍穎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乏饗。發資。公乃集
邑吏。搜飛酒者。伏狼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
張夫人首飾。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做井田
意。授諸生父兄畝。入粟以給筆札及昏喪之費。
又買城西廢園種蔬。引洮河水溉之。地益以饒。

禁止浮屠舊習。盡革邑故有煤山番阻之不能
開。給薪二百里外。公按衙指揮單騎往諭之。番
咸聽從。邑不苦薪。時有巡按御史使下。邑買褐。
公收其牒欲申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解。乃得
脫去。自是諸司無敢責邑買褐者。百姓便之。公
爲典史將二年。民愛之如父母。諸生或稱爲關
西夫子。遷山東諸城令。去之日。送者涕泣至百
里外。月餘。還南京戶部主事。旋遷刑部湖廣司
員外郎。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

東山文選

卷之四

十六

侯。剗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爲恨。然天
下之惡嵩甚于鴛。公始遷刑部。卽欲移疾歸。既
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不寐。曰。天子遇我厚矣。
何以報。時張夫人在側。曰。休矣。且婦耳。公曰。何
謂也。張夫人曰。一仇鴛。困公幾死。今嵩父子百
鴛也。安容直言休矣。且婦耳。公霍然大悟。曰。吾
乃今而知所以報也。于是密具疏。謀論嵩。癸丑
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造。公抵闕
。闕門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疏上。上惠公

憲嵩方以它事得上意。擢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忤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耳。」詔杖至百。送刑部獄。司郎史朝貢議從輕。而尚書何鰲、鄒玉學、益皆嵩黨。竟擬詐傳親王令。絞。方將杖之。先楚人王之詰。托杖尉苗生齋酒。兼遺公蚺蛇胆。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却之。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創甚至夜半而甦。獄吏畏嵩莫敢睨公。碎磁盤破右股出血。十餘升。已復手小。乃割左股至骨。去其腐肉。獄卒持燈手戰。將至墮地。公顧自如。在獄三年。讀書不輟。其友王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率諸孫環列痛哭。以爲不可。而其黨鄒懋卿、胡桓亦相與力爭曰：『繼盛若負海內重望。不殺之。養虎自貽患也。』吾屬無唯類矣。」乙卯十月晦。竟死西市。出獄持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爲絕命詞二章。其一曰：「浩氣凝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

卷之四

十七

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于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慷慨受聲。長嘯以沒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忤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異。而公不惧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祿二者耶。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用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于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詔褒錄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寺少

卷之四

六

舉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
公謚二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于保定額
曰旌忠

魏裔介曰椒山公行實弁州狀之詳矣余每過
保陽涉易水瞻公墓及遺像閭閻停驂徘徊
未嘗不涕泗沾臆也及讀公自著年譜常詣衛
受杖時下獄死復甦太息曰忽然而死忽然而
生如睡已又醒人死生固甚易也嗟乎公于死
生之際脫然如此彼禍福利害曾何足以恤其

魏裔介

卷之四

十五

心哉獄吏有應姓者周旋申救慨城訓導張觀
海與公不相識謁之獄始終通問奔走不絕又
有司獄宋秀見公寬棄官去茲三人視下石肆
毒取悅於權奸之門者為何等也公之忠烈久
而彌著雖伯仲龍比可矣

田髯淵曰正大之氣蒼勁之筆其人其文俱
世不朽先生有燕趙人物考一書表章先賢
網羅大備不止如劉子威之紀吳中此全書
中一傳吉光片羽已見一斑

郝生忠義雙節傳

魏裔介 石生

郝生名奇遇字會明世居栢鄉城南之西汪里
優游農畝無心仕進經經自守時人未之奇也
及崇禎甲申之春逆賊李自成自秦入寇破榆
林陷宣大賊臣投降者踵接肩摩三月十九日
遂攻陷都城崇禎皇帝身殉社稷自縊於煤山
中宮與公主皆死通時賊官賊騎充河北拷掠
本冠囚虜紳士文臣如范景文倪元璐等仗節
死義然望風屈膝因而為賊牙爪腹心如宋金

魏裔介

卷之四

三

郊楊觀光者不少武臣中獨有宣大總兵周遇
吉血戰不屈餘則賊未至而納款秣馬勦兵為
賊前驅者不可勝數嗟乎明初當靖難之時方
鐵諸臣視死如歸後之史策何其烈也不意崇
禎二百八十年而節義墮壞賣國沒君何其辱
也郝生實痛且憤念發笑一書生既不能為程
嬰公孫杵臼之行又勢寡力孤不能如路賓王
倡義討賊之舉乃謂其妻趙氏曰我欲死義爾
其能從乎且死者人之所難亦非兒女所辦爾

正助恤苦事。妻曰：夫子將蹈高節，妾敢以身辱。

請先之。其夜即飲藥死。郝生不舉哀，不成服。次

日昇而瘞之。祖塋之側，令兩弟召其親舊與之。

永訣，且散其家所蓄衣糧，以爲殮具。親舊咸止

之，且爲解曰：昔衛孔悝之難，子路欲死，子羔曰：

「數不及已，不踐其難。」今以草茅賤士而捐軀殉

國，勿乃爲名乎？郝生慨然曰：嗚呼！是何言！士固

有志，身死則心安。且吾將以魏今之士夫懷二

心而事其君者也。或又以無後爲言，郝生愀然

曰：忠孝豈能兩全哉？吾志決矣。衆知其不可回。

同兩弟更番坐守，生舉動談笑如平日。旬日後，

防衛稍疎，遂飲藥以死。鄉人義而共殮之。啓妻

趙氏之穴窆焉。邑人趙公致爲之志。余因而更

定，撰次其實，捐貲樹碑於道左。曰：郝生忠義雙

節墓。

吳梅村曰：是龍門筆意。孟堅以下弗能也。石

生至性過人，蓮筆所至，節烈之氣勃勃從指

間出。郝生自此不朽矣。

懷齋先生傳

魏裔介 石生

懷齋先生者，鄆人也。其上世出於贊皇李衛公。

避難乃移鄆八世矣。先生居鄆之北鄙，足跡不

入城市。幼習舉子業，有聲食廩。甲子鄉試本

房擬第一卷，值主司冬烘弗雋，庚申選貢家督

學使者已取，將填榜，復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然

先生澹如也。廷試後授文安縣學博士。先生亦

不辭，與諸生講肄，所尚者性命宗旨，不屑屑帖

括間。文安去通州密邇，卓吾李老空焉。先生嘗

徒步往弔，致緇絮束芻，呼天大痛。蓋彭城老父

哭樊勝之意也。幼觀者咸瞪目莫測其故。未幾

拂袖歸，歸則結茅蓋頂，繩床布被，冬不爐，夏不

扇。教子課孫之外，未嘗與室人接。作詩歌以抒

志，皆瀟灑無求，樂天安命之詞。親友至者，無少

長皆與之款洽。有酒則設，然亦不多飲。遠近過

廬者，必式。先生精醫算地理，陽宅然皆不以此

見。年過古稀，視聽益聰明。書蠅頭小字，步履如

飛。夜談至四十刻不倦。其王彥方之流，與共邵

康節之亞與先生家貧蚤晚粥一孟歲歉益之以糠粃故顏其庵曰糠粥而自號糠粥先生先生爲誰李姓諱名世表兄冢宰趙忠毅公字之曰子文而魏水蝶庵山人魏裔介爲之傳

喬文衣曰糠粥竟以顏齋而著號其人自可不朽獨難有心者之物色耳

柳敬亭傳

吳偉業 駁公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曠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剝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目爲陳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極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翕然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者或問生何師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釋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

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驢。咥。嘆。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主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教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訢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滄辭雅對。一坐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疆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閩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

卷之四

三

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於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下。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詠嘲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命。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書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臆封。不能得其姓。淚承頰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

卷之四

三

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
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大鈞生
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目見
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國
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既約結還報。
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僭。疑必起矣。
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關江。生祠哭已。有迎
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
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患。怒而秀

續書文選

卷之四

三

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措梧。乃設之以事曰。今
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
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
鏡自照。嘆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
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納而杖
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祥不省。
而徐覲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愚當
死。願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
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爲人勝患。

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
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
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
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
時。夜寒。借束藁卧。屏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
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爲生。且有吾技在。
寧渠憂貧乎。迺夜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
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
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說書。故晚

續書文選

卷之四

三

年尤進云。

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衡。
故醫也。亦客于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真。左因疆
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
亦縱橫士與予善。

魏石生先生曰。余聞柳生奇士。雄談無碍。此
文典會淋漓。摹繪絕工。議論更多關係。使滑
稽忽與儀秦同傳。馬遷亦不能及萬一也。

兜率巖鍊漢和尚傳

方拱乾

丑庵

公法諱志一字非二鍊漢其別號楚京山王氏子父母素佞佛公未墮地時已具僧伽相三歲而披剃於里之多寶寺寺奉瑜珈教冠履裾笏儀度端然公能讀書矚言貌遂爲行輩冠一日憬然曰佛法固如是乎乃去之以建業爲衲鉢所乘集地遂遍歷講席如雪浪慙山珠林龍象齊濟然公潛心析義指不二三屈一日又憬然曰是業佛法固如是乎乃去之之吳之越以及

卷之四

三

於淮及於都門將遊五臺不果居都門五六年所交冠蓋如雲以佛法以詩文以意氣懷來不一公隨所來以爲應無圓漏相一日又憬然曰都門佛法固如是乎乃去之適有舊交令雲間者召公公就之顏色稍不慍又去之溯江而上偶憩桐城是爲乙丑夏時予下春官第歸築室山中見公如水乳合乃留公住公好僻處乃入層厓磊石下一蒲團一本瓢十里無人烟經月不見人跡惟畜一猿以伴起居居一年徙而往

千禧溪之梅嶺甲戌桐遭寇公亦相從而南會牛首山兜率厓需住山人白門諸君子請於大宗伯辭香體公足而留公住公亦復視如厓厓磊石也厓多怪石所蔽風雨屋殊不稱公乃撤而新之曰厓以兜率名應供彌勒世所傳彌勒相爲明州現身非經籍中所傳示乃鑄像披纓絡作精舍顏以雲廣作書謝世人日坐卧佛下手一木櫺子如初出家兒脩毘尼行來游者非堅請不以面目示間落筆作詩歌披傳燈公案

卷之四

三

有語句隨置壁間不以示同輩惟恐以禪拂事相嗣也公潛探四十年信此一着子如畫沙如滴乳綽有証合處而厭見流俗兒徒聲價相高自戕本色以是選名如仇接行輩未免過峻其實此中瀟瀟落落無門庭無關鑰也慕公者懇公一登獅子座公曰勿設儀相勿執幣勿作召聚名平實商量老僧何敢外遇問法者一語合機多方接誘不則宿名耆老輒劈面不相下終日調笑餉祥如無知識人若及法門大事因緣

必殫心力以相闡明。所以終日說法。終日未嘗說也。公於儒書無不讀。每講楞嚴。輒以學庸為誦。詰老師宿儒。翕然下拜。予嘗稱之曰。為師中有巢繇濂洛。中有能秀學。而成慧戒。而合宗非誤矣。公生以己丑。卒以乙未。享齡六十有七。僧臘六十有四。生時卜藏骨於雙塔之間。所授法弟子。當別紀。不載此。

雲麓世史曰。予交公凡三十年。諸公深如公。參履見解。福德因緣。那不能上下世俗所傳。天童

詩集文選

卷之四

三

弁山輩公夷然不欲為之。予亦以公夷然者為是。究竟公之佛法在天壤。政如古德巖穴中。續迦老慧命彰彰如日星也。若此者。政不借傳以傳。亦惟從三十年交而傳之耳。公得母。又曰。兜率巖鍊漢佛法。固如是乎。

田髯淵曰。鐵漢有每進愈上之道。行先生此文。亦每進愈上。洞見原本。弗得以外簡。無隔正史也。

奇窮子傳

魏家振 環極

奇窮子者。環極親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栢。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先揮使公乏嗣。禱于神祠。夜夢神人抱兒子之。遂有象南生。斷穎異。美鬚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為洗馬。林守戎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蔣花樹石。費不貲。尚以未及平泉為憾。嘗好客。解衣貰酒。不醉不輟。醉後或歌詩。動數百言。多羽音。然雅不欲傳。人從傍竊聽。得其擬古閨詞。

詩集文選

卷之四

三

凡若十首。皆哀而不怨。有風人之旨。會三冬薪盡。家人苦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春。構草屋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聚列几前。對妻孥。草賞且樂。簾簾籠諸鳥。訖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名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今贈之。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終

不少貶。嘗元旦服葛衣行市中。手攜二子。身無
完袴。累以華步履進止不少亂。與人談。風生四
座。了無抑鬱態。有疑事。質之立決。于里中之大
買巨家。投一刺以爲耻。其生平行事。異于鄉人
者。類如此。於戲。象南眼中。視人之擁厚貴以爲
莫于雄者。不知作何等矣。此蔚魏生所謂奇窮
者也。爲作詩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
識象南云。

田髯淵曰。其人其文。堪入高行傳。塚極先生

蘇軾之志

卷之四

三十四

高標嶽立。道宇沉固。每聆緒論。皆足起頑立
懦。是今日真有學問人。所以樂爲此等人傳
述也。

真定二賢傳

梁清標 五十五

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其先自太原徙居
郡北之權城村。世業農。有隱德。先生不甚識字。
然明敏多智。平心率物。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
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詞窮。唯唯謝過者久之。
鄉里化其風。畏先生過于畏長吏。顧其名不傳。
遠近聞者。獨稱爲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
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更訊。務得情論。
如法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真

卷之四

五十五

定有太和王先生者。雖布衣。然持高行。有聽斷
才。不可招而致。易以禮聘之。守于是飾車馬。函
金幣。遣吏造先生之門而請焉。先生初不應曰。
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願辱太守召駭觀聽。平使
者再請。乃許。既至。以部民見。守爲磨折。具賓主
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
坐廳事。兩造具陳。已先生遂爲指某囚某詞中
有間。錄此細勘情偽。可立判也。守因更取前牒
審視。一訊卽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

橫美咸謂太守才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爲上客。爾以金先生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而名益著。一時賢豪長者皆願見先生。先生却謝。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以蔭業清節顯。今衣冠甲中山。識者謂先生實開之云。

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越州郡吏競爲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己。已出士卽發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民以沒耳。先生以布衣爲鄉人所推。才具固有過人者。至其立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重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卽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上得辟爲功曹掾屬。往往游歷。以致公卿列侯後世人

原缺第三七葉

受之方。受又輒飲客。至盡。客有諷以稍就功名者。蘭泉笑不應。良久乃吟曰。胡爲擾擾而擾吾情。胡爲逐逐而勞吾生。戕人者利。累人者名。嘯傲天地。聊以全吾形。客嘿然嗟嘆而已。如是者數十年。蘭泉老矣。卒無子。

梁子曰。余少不知有蘭泉先生也。間從里中父老所稍稍聞之。乃時遠不復憶其名。近友人嚴夢煥更爲余言先生事甚詳。蓋夢煥猶及見先生。曾數饒名與周旋。故余始得悉先生大槩。殆古之隱君子流也。余嘗讀高士傳而慨焉慕之。歎嘆世無其人。詎意于余鄉見之哉。昔者老萊子。梁伯。當王霸。諸人皆幸有賢婦與俱。故終能成其高。先生生盛時。處困不悔。超然物外。而婦又能守其道。無交謫者。嗟乎。其當此不有尤難耶。哀榮過傳。昭曰。經其戶。叙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庶幾先生之謂矣。顧余又竊怪先生行甚高。而當世無知者。然則士之負奇節而名不彰。如先生者。固多也。可不悲哉。

卷之四

三

葛道人傳

宋懋憲 初清

葛道人崑山縣人也。當今上二十二年。西方凱旋。關酋既死。而征撫之師未興。海內晏安。朝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採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中央策。於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天子。又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率人面肉親。舞文非其長也。因招孔僧與俱。于

卷之四

三九

是路河權張燁。遠權高淮。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揚權魯寶。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江南全越。轄孫司禮。司禮故掌浙直。尚衣習吳越情。稍稱安堵。歲辛丑。太僕五關之稅。日縮。司禮抵吳會計。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寮隨黃建節者。通吳中無賴湯。羊徐成等。二十餘人。乘覈稅之令。嗾稅使令民間一杆。月稅三鍰。姑蘇遠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更議羅綺。非奉司禮篆。不得私貿。赴日開征。市

卷之四

四

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爲首。六十人名。日圍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至竟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拈揮左右。阻橋迫。販而萬聲。同呼飛礮。中建節腦腦裂。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等家。即欲據閘門。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貨。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約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隨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未前日余爲葛成實倡。是舉請戮成以伸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起謝。顧司理稱嘆者久之。遂以名聞之。藩司撫臺曹公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道人尙居崑山。七日間變始偕其兄入。觀奇事。不覺爲義所激。挺身以應。上官之求非戒。

有也。同事有王秩老人年八十矣。玄妙盟神之
日。秩亦與焉。道士張景和識秩面。聞衆稱圍行
而不知所盟何事。及義士詣官自誣。衆猶屯聚
。今見秩年老。諭秩代官慰衆。秩忻然。謂與人
日貴。口誇誇。我等何湯而不解散。于是衆遽引
去。有司嘉其功。故撫臺之疏不及已。而景和承
丁紳旨。遂揭秩與牙人教頑。首倡亂謀。秩坐辟
死獄中。頑亦遣戍。蓋出讒口。非其罪也。道人既
自誣服。兵使者杖之。頑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涕。咸謂聖怒莫測。必無生理。皆稱葛將軍擬其
死。而爲神鑒。畫圖賽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率士
民爲文生祭。旨甚激亢。詞多不載。復作書致丁
紳及當事。所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譏丁。丁疑幼
于。頃之有盜夜踰垣。賊殺幼于。獄未成。盜乘間
溺河死。以自滅口。事載幼于傳中。道人羈獄十
餘年。歷訊鞠。第謝曰。成不忍姑蘇之遂爲戰場。
故不難以死解之。語載三縣令爰書。蓋實錄也。
道人事得白。既出獄。猶未娶。客有贈之愛妾。道

人笑而受之。以歸。同載不亂。還其父母家。父母
義之。贈以二十金。道人以金娶里中田家女。與
俱事兩兄。其友愛兩兄多。求焉力有不及。中夜
涕泣而已。噫。非天下至柔。孰能爲天下之至剛。
乎。余識道人于仲醇家。道人嚴事仲醇。嘗執爨
灶下。見人熙熙。令人起爭席之思。太史公曰。無
不善畫者。莫能圖余。于道人亦云。道人俗稱將
軍。仲醇與余議曰。是人氣韻開明。似有道者。非
斬將搴旗之倫。因呼爲道人。本名成。而爰書稱
賢者。從撫臺原疏也。或曰。名其爲賢。蓋多友之
誤。寓曲全云。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後學田髡淵曰。葛將軍事最奇。傳更入化馬
遷刺客游俠。發憤而作。先生真有心人乎。直
方橋授九箬集。携之笥中。展翫不釋手。偶梓
片羽。公諸國門。世當有夜光目之者。

葉瞻山侍御傳

何 采 敬典

葉公樹聲字唱于瞻山其別號也。其先爲烏程人。元末避亂。再徙而家長興。公生而凝重。寡言笑。及長。篤信理學。從丁長孺先生游。同里皆嚴懼之。庚午捷賢書。放榜日。主司漳浦黃先生曰。曩余夢石生三葉。其一忽繚喬如蓋。今榜得葉子者三。其勉旃。公益自負。辛未陽羨相偕。先大夫文端公典南宮試。公果成進士。迺益刻居。却與馬長安人輒以走進士日之起家行人。烏程縣丞。入是。卷之四 四三

方柄用事。深中懷驚。數遣人釣致公。公卒弗往。曰。吾失身寧失官哉。烏程銜之。會召對稱旨。題得爲南京監察御史。南臺故習。瞰山水。坐吟嘯而已。其於治亂得失之故。則曰。吾官在南。弗以問也。公則首疏崇理學。以清政本。而務職業。搏豪彊。其一時同官號科賢者。所施行。輒曰。或不。敢易我。葉公云。庚辰歲大祲。公設厰平糴。全活者數十萬人。臺故事。歲有所部案。有行數千金。欲中其仇家者。公具朝服。燭其所爲書。使無左。

驗其治臨濠倉也。羨千金。公悉以勞守陵者。餘在民者。則蠲之。其管錢法也。例進樣錢萬緡。公手摸一錢。曰。此樣也。更有它。卽私鑄矣。其潔廉如此。時華左諸股。躡英穎間。公方視營政。勾稽訓練。人心以固。會吳中大賈。貨舶從楚來。其標幟有左字。舟人以口語故。誣其狀。操江都御史疑其真賊也。憐愍。卽以聞。下公等議。公卒白其寃。督輔駐武昌。與中樞有連。競爲訛。謂公上封事。劾其漏師失地之罪。已督輔竟敗死。凡公前後所論列。先幾精識。不畏疆禦。皆此類也。陽羨再入相。次京口。門生故交。舟楫如織。公獨以先文端病。病且革。朝夕謹視。曰。吾豈敢以生。易死。以再召。故妨永訣哉。卒以書往。切切軍國大計。語不及私。陽羨以文端故。稔公。雅不之責也。已而時事孔亟。公以秩滿抵京。方廷議擇膺畧臺臣。以監曲沃之軍。總憲李公懋明日。非瞻山不可。命且下。而外艱計至。公遂與范質公倪鴻寶凌茗柯馬素脩諸君子別。諸君子問瞻山云。何

葉臺不廷

卷之四

四四

公涕而言曰。本圖與諸公共事。今方寸亂矣。爲諸公計。惟竭力以圖社稷。不濟繼之以死。它非所知也。及甲申間。變公頓足曰。某某必死矣。已而果然。卽前倪范數公是也。公憂憤哭泣血漬不休。疾遂厥。揮醫藥不肯治。已竟卒。公天姿沉毅。燕處無媚容。而食不兼器。常着一敝袍。十年弗易。置僕囊中爲訓戒。示子孫。臨歿以父母薄歟。故遺言絮棺以葬。初公居臺諫數有忤。率皆大察。回次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小人之也。其生平於師友存亡之際。流連篤摯。有出於常者。此余所親受而身被者也。其於君國。概可知矣。是足傳也。

史氏曰。南中人至今稱葉詹兩御史云。詹公。月如亦先文端所得士也。以年少轟轟多所建明。公則務持重。達大體。先文端既歿。桐城故業。爲賊所破壞。畧盡。余父子方負薪被褐。風雨蕭條。自公在南也。所以卵而翼之者。備極周至。有可

爲流涕者。余時嘗總角出入公署中。親觀所行事。蕭蕭若寒素。而遇事以見天下將亂。慨然欲起。撐柱之。乃不克竟其施。嗚呼。可不謂名御史哉。

田髯淵曰。體裁明密。情思流連。真得力於宋。精溪文之有品式者也。

又曰。省齋文稿甚富。當代作手。此選不能多錄。真是憾事。

邢太公傳

韓詩圖卷

吾秦人文莫卸于弘治正德。方茲時其俗樸。故其文醇。其心清。故其業偉。未幾百年而風俗陵夷。表感皇皇利養。無復有古先輩風。此憂世之深者能知之。皇皇于利養。其先自縉紳老先生。士微之。其次下民且胥溺之。夫乃至伍伯。廝養。竈下掃除。一收十斛。粟輒足。奔走徵逐。搢紳老先生相比肩。嗟乎秦俗最衰。且賤無如今。猶幸有邢先生者。今之真古人歟。有道之長者歟。亦

熱臺文選

卷之四

四七

當吾世而獲一魯靈光也。余聞先生名最久。壯歲獲交其長公清已。又晤仲子孝廉祥。祥新授金鄉令。布衣芒屨。騎一黑蹇。馳入長安。不謂貴人不見達官。樸素恭謹。恂恂如不能言者。不知其父視其子。有子如此。良克負荷。以余所聞。行至高。益光且偉矣。仲子于叱馭之日。忽過余而請曰。不佞有父。以行誼文章名德重吾里。子所知也。惟子一言以悉老父之生平。卽不佞去爲吏。奉吾父訓以教吾子弟。吾子弟得一且躋于

熱臺文選

卷之四

四六

仁壽孰非父賜之德。余唯唯。益不敢辭。謹按先生名大順。字順甫。又號太乙。涇陽人。少穎悟。成童補博士弟子。有嚴執。經北面。戶爲之穿。制行淡薄。一鄉如對古君子焉。作爲詩歌古文辭。不逐時流生計。然卜式之里。惡利絕口。不談若有意于挽頽風者。居恒教諸子。開闢之學。以明經。司訓太康。署篆涪川。化行若流水。至今涪人誦之。假使先生生于弘正間。以其博雅淹通爲世名儒。所就必不止此。年始及艾。卽浩然歸。伏首披吟。不異小書生。貧施無倦容。慕義無德色。績學砥行者。凡三十年不衰。今春秋八十有四耳。益聰。日夜讀不倦。色力康強。疾行如飛。日則哦松種竹。與一二老友徜徉涇臯仲峰之側。里中見之者。若神仙中人。以視方皇利勢身。至老死而不悔者。爲何如乎。昔龐公隱襄陽鹿門。挽車高世。絕俗。忽乎之篇。垂美梁甫。所號伏龍。每必拜于床下。卽皇極安樂東都一時富鄭司馬相爲撰次。杖履賦詩。擊壤微雝。而與經世。余不肖

仰慚往昔尤幸吾世有邢先生亦龐之居襄陽之樓雉也寧忍以不文辭仲子而滅沒先生之高哉今而後知生弘正之俗者其人易生百年之後者其人難難者何也冒俗靡靡矯之岡邪而依乎正非確乎具不拔之德者能乎惟德動天人貌榮名先生蓋得于天者厚矣余不佞又何能以益先生哉請以是復仲子

田髯淵曰簡穆中有淡宕之致此浸淫于龍門諸傳而出之者讀聖秋全稿諸體皆脩自

神龍文選

卷之四

四九

足卑行千古今所存猶九苞之片羽也

呂石香小傳

周 辛 子 似

呂雲孚字石香婁之沙谿人也呂氏爲沙谿望族石香年十二好奇居小樓楮棹塞門爲古文字雲雷蝌蚪家人不能見也父老儒雙瞽任讀所爲書迺益讀莊列汲冢竹書及大戴太玄諸家言務窅僻銑菁不與俗通其同舍汪生館肇塾嘗出其文冒句曰嚇肇幼見之辭吾汗出汪生曰汝驚耶此蒙莊法也時人亦莫不怪之矣會張西銘先生握文柄走天下石香十六應試

神龍文選

卷之四

五

童子謁西銘西銘卽大奇之謂諸門徒曰此當第一已轉試吳江熊公魚山時爲令課論語與匡章石香益穴奇扶輿如碑剝蝕無句讀甚者宣尼阮有季月干支可紀其侍側某某衣冠形狀若親見之者吳江人亦皆怪迺魚山復大奇之拔以冠其軍自是石香名領吳下試無弗冠軍者督學甘御史來爲人性福急惻惻奴士子甫視學士子麋集御史手二卷其一曰常州吳某二者受上賞宜式其一塗勘出紙界曰此

吳江呂雲字文叔宜客默復大聲今雲字安在
先是石香以病請故吳守令及學博皆爲罷謝
久廼止亡何吳某二魁南宮石香老諸生間人
以是多御史御史固不知古者也石香發憤爲
文益有理磨礪新硯刮時日狀竟不第西銘先
生病歿石香心喪名日益進四方爭聞問亦稍
稍次先生矣年三十二卒以兵死石香狀疎削
巨目少髭寡言笑急聲氣尤精易學居沙谿閉
門教授其門下士皆才而文交游四方寒暄問

卷之四

五

答一日常百札無倦而恂恂若不識字世有慕
者過奇之或曰石香善附訛有所作輒訛以僞
故故詭怪可喜或又曰石香遇異人授秘冊高
二尺許廣三寸許置巾箱人莫能見狀皆謬也
石香少年聲牙劇肝鑄詞附理或未必皆貫串
經史及長爲古文詞師樊紹述孫樸爲詩師盧
仝李賀雖澀體氣隱秀甚慕之者卒不及也有
文集若干卷其友王家楨門人黃與堅緝之藏
于家

楚史壁曰余少石香三歲與之交蓋十有二年
云初復社事起邪黨鄰里兒伏長安門爲蜚語
以西銘自予聖門徒稱十哲石香爲首肇次之
勢不黨銅駢戮不止幸哉呂奸敗得全廼亡幾
師生永訣國家崩覆如墜者頭童髮禿殆將入
山老死矣嗚呼石香北兵洗村落沙谿人多跳
走石香以母故守舍不去卒遭刃刺腸出匝腰
喉管洞洞血浸漬四五斗叫三日夜廼死嗚呼
痛哉

楚史壁文選

卷之四

五

田髯淵曰堅凝簡健是先秦文之精者子似
一代史才著述等身存此以見紀傳之筆上
匹龍門蘭令當世自有其人陳揆許衡輩不
足道也

寧南侯傳

侯方域 朝宗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昆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索。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燕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旭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八。無。豈任典客哉。

卷之四

五

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都。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

卷之四

五

威。社。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連。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曉。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面。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棘。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曉。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棘。門。拜。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論。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在。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為請。司徒公曰。即。昆山可矣。自此。乃。號。為。昆。山。將。軍。良。玉。長。身。頰。而。貌。勇。善。為。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

仰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早成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

卷之四

五

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南。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人咸謂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某某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

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難補。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自煤礦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豎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嘗稱軍饑。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

卷之四

五

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與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蘄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吏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

上遇火砲災。司徒公歷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
二死人。世威震而什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
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
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
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流其鬚及其左
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
里。抵於山下。邊人割之尤半耳。云丘岳者既坐
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
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卷之四

五七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
性通曉。解文義。勇畧亞於黔彭。而功名不終。
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党應春者。以軍校赴伍。
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
平時。拔以爲軍官。而述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
劉官寶豈與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
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大將。然則將苟
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況於公侯
哉。

馬伶傳

侯方域朝宗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
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
之間。挑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
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
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邀徵金陵
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
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
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

卷之四

五八

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
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
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
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
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
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
部獨著。去後凡三年。而馬伶歸。通告其故侶。請
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
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

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削削前稱弟子與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

燕臺文選

卷之四

充

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和。和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憮之兒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田髯淵曰：「詎諧散誕，此彌衡搗鼓時氣槩，不當入滑稽傳例也。」

章公晉錫傳

董以寧 文友

章晉錫字受茲，父裴，家于武進之後圩鄉。其土俗人尚狡宄，好利。其有置書籍于家者，其鄉人相與笑之。獨公家世以文行著，俱起家爲孝廉。先是公少時，讀書龜山祠堂，有老僧垂眉過，自言從閩古田來，見公高嘒曰：「郎君在此耶？何不念故鄉里公大驚愕，不知所云。」已已游西陵時，大司馬李邦華方爲御史按浙，愛公，特其公抵掌行臺，爲言天下將亂，明社不過二十年，是

燕臺文選

卷之四

李

時思宗初卽位，誅逆權，方欲以英畧致太平，無不斥公言者，無何而都門果有警，徵李邦華督師，以五萬騎守居庸關，勢甚急，乃以尺書求帛聘公進，偏將軍誠之曰：「旬日必至江南，遂者斬而頭矣。」及至幕府，爲畫守戰策甚詳，適李爲中人所譖，蜚語私通北國，當族誅，下吏會赦得免。公遂落拓客游河洛間，復游山東，山東推宋氏巨族，其英妙皆以文章結客爲豪舉。烏衣朱桁不減白下，然與公游，恐不得當也。歲癸酉，舉

鄉薦出故相國蔣德璟門下其明年不第復爲浪游訪諸監司顯祚于豫章縱觀匡廬山名勝遂適楚依故人靳水令靳水人士素重公且又令客故交游如山東時凡三上南宮三下第時思宗悼四方多事廷臣多不忠親選天下孝廉百餘人如進士例翰林劉理順首以公舉授戶部尚書郎凡議屯田鹽政折漕皆得溫旨後循例出爲延年太守有異政延民生祀之永安縣賊作亂通縣尉爲內應入城劫庫藏僞主帥坐

卷之四

空

空

縣治飲酒唱歌弄綢繆爲戲知縣徐起霖伴獻印綬以家僮數十如賊軍服色入其隊與俱竟斬之餘黨潰散事平當道議起霖失守罪坐法當棄市公固爭之將掛冠以故起霖得免死又大學士黃道周起兵勤王其麾下總兵先至延平私飲城南門酒樓調當爐少姬自念不能得姬意命帳下十八九歲弄兒冠將軍冠服將軍服僞爲總兵輦黃金娶之又不得露刃以迎姬姬墜樓死事報部公給之日延人以將軍爲僞

非黃閣部麾下耳閣部有兵符貯庫願與將軍合符且得割以示延人誰敢辱將軍者總兵信之以割示公公碎裂之曰而恃此耶今而固非總兵矣遂置之法黃道周聞之曰閩中八太守唯章延平男子耳以此益重公時鄭芝龍亦起兵勤王徵餉至郡餉已竭黃道周師持檄者初據上坐呼太守叩見問其事夜從間道以行甲申三月明思宗崩于梅山閩盜賊更起獨延平無事皆公能後遷制廣驛傳道改遷本省屯鹽

卷之四

六

系政時所謂弘光元年也痛時事不可爲嘔血數升因謝病就醫于古田縣忽憶少時垂髫老僧之言曰此吾故鄉里也柳沐罷正衣冠危坐而卒卒數日清兵入古田于永敬奉表以降董生曰公蓋予先王父之愛壻也與家大人游甚欽承敬者其長子也與中子永肩俱文學爲世稱道獨幼子以哭父喪竟死死之年年十五耳君子曰微特公賢也乃其子亦賢子也嗚呼惜哉

周將軍小傳

庶叔殷

寧武連雁門偏頭爲太原大同間三重關流賊李自成將犯都經寧武振兵大戰與相拒赫赫唯寧武周將軍將軍故西北邊外牆人也短捷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絃急失矧值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上遂以爲矧後指漸大卽貴時此矧狹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團營裨將同裨將者多緣吏買豎及中官家人役或因其質樸戲之將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軍一待以敬言及戰事則啞啞笑曰公曹恐不崇大弄何不培席無事時朝廷祿不當白受却也積資級階榮祿大夫總兵寧武關充鎮守愛養士卒同甘苦絕不預有司事日端治兵流賊至整兵開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爲旦夕可盡賊決戰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其場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見當者皆死身被數矢大威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而至跳下乃步戰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螞力摧毀大吡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出遇賊巷戰殺出關賊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賊亂莫辨以爲將軍群賊畢趨夫人與女騎家卒盡戰死計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開人嗟乎當將軍戰時知守關而不知慮賊之衆也知欲滅賊而不知反被難也知爲朝廷拒關隘不媿大將不知爲家患覆沒也知爲君討死力不知爲一軍計全知爲國殉忠不知後來之有名與否也乃將軍死夫人死將士死丁卒女騎無不死而賊之因而摧喪恐怖亦甚矣繼此非無擁兵多於將軍勇力過將軍者大率降於賊無何或爲賊戮死或賊敗而百姓殺死而賊乘其不戰皆降也遂長驅入都將軍幻無

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

正鬚淵曰似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一段。奕奕有一種生氣。叔殷都門奇士。曾與余並作朱勉齋殉節傳。余一見即愛。已許知非阿好也。

馬烈婦小傳

田成康功

烈婦陳氏。都門外市馬翁四子婦也。其父故弱部人。因隨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前。名應選。極爲實。母田氏。稱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姿雅。行端言正。奉父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纖忽乖戾。父母珍視之。既笄。適馬翁子應科。過門。承上無失。御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儉約。馬氏家人甚衆。烈婦處之大小無間言。三年。生一女。甫逾四月。會甲申。

三月十七日。流賊李自成從居庸入攻都城。賊勢盛。守禦不備。人心疑危。皇皇奔走。告語者而知土馬翁家惶錯。烈婦姑嫜妯娌。舉欲逃匿。以其方尚笑者。移時。烈婦以死自矢。獨隨一小刀。無他計也。明日。內城尚支守。外城廣寧門。以宦官自放。萬人敵失火。城破。賊乘入。馬翁家當衢。內人愈慌懼。對泣求避處。烈婦則色正。亟告其夫云。大寇作孽。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於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

得目便。夫揮涕長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樓樓急。烈婦在一時木室。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先死。亦為晚。抱女大哭。我死兒亦何依。用力扼死于地。遂于地上坐。以所隨小刀。自刎。手猛。刀深入。過喉。氣絕。士名大痛。欲號。值有賊入。掠金帛。乃倉猝疾走。從他戶出。匿于僻所。數日。賊稍戢。始得備棺收殮。烈婦面不易生血。哀不瀕其母老矣。往哭之。慟曰。死固宜。爾然賊未嘗肆。亂于女。流又無有迫之者。奈何。亟死哉。

續修文獻

卷之四

六十七

痛汝父棄世半載。不得送汝于土宅也。乃步送之。葬在無空。臘東。嗟乎。烈婦性近柔。和。毫無暴氣。忽爾有變。剛正若此。烈哉。天生豈煦。喘女。子可與同日語哉。

田髡淵曰。甲申之禍。閩都門烈婦死節者甚多。此其一也。得康功為表章。便足不朽。孰謂文章一道。無益風化哉。又曰。其母與軼深井。里語政妙微不同。

程烈女小傳

范士掇 箕生

程烈女。鄆城人。年十七。聘安氏。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摧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為。烈女則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葬安氏子。請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于炊。伴入室。憩則。背向製履。維經矣。磨黃氣。輪因四塞。不辨烈女所在。久之。方散。迨七日。顏如生。汗。累累如珠。然。鄆城令盧弔贈。

續修文獻

卷之四

六十八

禮焉。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曰。鄆城許隸邑也。先大父守許日。陳君鳴郊。納門人贊甲寅省。大父于榻前。為子言烈女事。又云。烈女死。其父益以為詭。或破。為怒。加撫。秘云。嗟。嗟。氓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之性。為獨全於天者。不頭矣。虞將軍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夫。龍門作史。記儒者以為好奇語。怪如程氏女黃氣。事人共厭者。何說耶。因思天地之正氣。皆間氣也。惟絕無而偶有。故所自發。莫不有倣。儼。魂。

抑之。人。思。所。以。駭。人。沒。所。以。疑。以。定。理。推。之。
亦。平。常。事。將。如。日。月。雷。電。之。不。之。驚。矣。

田。無。涓。曰。先。生。著。述。甚。富。讀。匪。秣。堂。詩。文。大。
有。奇。氣。此。篇。磊。砢。歷。落。得。之。左。史。不。易。學。也。

雲間田茂遇髡鬚父選定

廣平申涵光見盟父參詳

下詔

擬漢景帝戒二千石修職事詔

魏裔介 石生

詔曰朕以渺躬纂承丕緒仰託天下臣民之上
夙夜匪懈不遑逸豫省徭賦節膳御惟與元元
之民離貼危登康樂乃連歲以來年穀未稔訟

卷之五

一

獄未衰盜賊未息是化不下究而治無由進於
古也二千石身膺司牧承流布愷其何以佐朕
又安之且職司師帥縣邑長令所觀法也今或
乘勢貪冒苞苴公行賢愚混淆農桑學校缺焉
弗講閭里愁嘆弗獲入告爲民父母將何如詩
不云乎大車檻檻毳衣如綈咏大夫有畏民之
實也其各殫心稱務毋愆法勿飾譽銷姦究緩
良善以稱朕意

吳梅村曰漢聲雄高詔體古直此兼有其神

似豈是優孟裝冠婢子舉步

卷之五

二

擬嘉論琉球國詔

方玄成 樓閣

詔曰朕聞景運聿興兆應揚波之瑞真人作階
化宜出日之暉邇者服則遠者來臣其人斯享
其貢故越裳翡翠不寶異物而自供南海珊瑚
爰介漢賓而至止金函光動長纓遜几杖之功
銅柱風標太室有琅玕之錯如天如地本四海
以爲心爾享爾王微一方之慕義然天威不遠
猶假戈鋌卽荒甸懷歸多皇斧鉞若文修始播
而悅服旋殷益義史之範稱亦聖王所樂與茲
爾琉球國星分宿未地接朝鮮俗好樓居人知
黍食國分大小亦傳中國之書界邇東南久被
前王之化望星槎之指萬里而遙載斗極之杓
歷時而屆乃值開天之鼎運聿歸振海之乾綱
遂易八閩之風濤快覩九重之日月且知援苗
格崇降之往蹟以上尊王仁帝德於熙朝拜表
金門敷詞玉冊雖滄海全歸禹貢豈因勺水以
增宏而展垣遠戴堯封亦慶小邦之知命無遺
一矢漢露已施更錫三章薰風廣被甸服視中

原之三表漢過不先帝王以天下爲一家朕言
不再爾其欽承寵渥毋煩大武之三曾恪守屏
藩永贊休文之四訖欽哉毋忽

田勳淵曰高文典冊燁燁神光長卿見此必
爲閣筆何況陸賈諸人

擬請議五經同異詔

王 熙 齊 皇

蓋聞道惟上制。述聖允昌。典在庶民。反經則起。煌煌與訓。孰闡明之。渺予一人。大責攸屬。乃指靡依。歸意義。罔昭道本。弗明行焉。鮮效。諸卿大夫。號曰翊贊。坐視汶閣。儒術云何。漢承弊秦。褒顯聖業。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士多精進。各執前家學。雖務博而要。先一貫。章句多蔓。訓行易由。其令諸儒。深心研攷。舍其支離。聖言簡奧。俾切中庸。畫一茲崇。永久是賴。於戲勉之。

卷之五

五

田髡淵曰。簡嚴不輕下一字。真是西京之遺。胥庭先生視草花磚。東觀著作。稱一時巨手。定。持此以見盛世之文。自有體裁。非纂組爲工。下同靡艷也。

擬唐國功臣於凌煙閣詔 貞觀十七年

張 能 講 玉 甲

詔曰。開天創業。固一人之仔肩。翼運匡猷。惟群工之爾亮。况承隋統。非左右何以經邦。更繼父勲。必文武始能繼服。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等。弘濟大烈。迪宣忠勤。抒謀天策。委質藩封。或立言立功。立德並建。非常或忘私忘家。忘身各垂不朽。屯難以之式廓。皇風。于是丕揚。匪載丹青。曷傳奕鼎。在昔甘露之佐。麟閣紀其勛。建武之興。雲臺標其盛。弘茲令典。繪乃新圖。可並載于凌煙。庶一時俊傑。鼓舞而不衰。奕世子孫。瞻于勿替。欽哉。

卷之五

六

龔晉之曰。時尚宮體。率矜華靡。惟先生此作。典雅大方。足式消靡。

田髡淵曰。此先生院試作也。先生持衡吾鄉。聞一時作人之化。有起衰之功。披展斯製。具有先資。不獨燕許大篇。足以黼黻盛治。

擬漢耕田詔

馬猶龍 天御

蓋聞古者。篝車。徧野。粟盈於庾。元元懷樂。生而風俗淳茂。禮樂可興。朕甚慕之。豈其自生。自殖。以至於是。撫亦上之躬。先率作者有道也。原上帝命予之意。以匡民生耳。歲勸民樹藝。而野不加辟。民食寡之。何以致此。意者天時有不和。地利乃不出。與抑道民之路。不明。從事焉。尚寡無以順天時。盡地利也。今朕率公卿諸侯。親耕於藉田。以勸天下農。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禮曰。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其務人致之。

卷之五

七

田叔股曰。天道豈可知耶。以天御知淳而矢也。此其研心古字。擬作而證於予者。言簡意周。蘊蓄不盡。與漢人莫辨。作此能幾何時。而忽焉而歿也。豈其天道不可以人事齊。抑古今之恨多如此耶。將執人之淳薄。不可以論世也。彼笥藏著作。予不忍卽求之於其堂上。人此檢予藏而得者。嗟乎。文不止此。而人止此矣。

喬文衣曰。天御穎才茂。行赫赫於時。方髫髻。哀集諸文。已卧榻不起。待其起而索其文。孰知白玉樓成。不容長吉多年也。此詔淳深雅亮。足徵稔於治體。其他所當有。當集於此。已覩其學。

卷之五

八

雲間田茂遇歸淵父選定

同里杜同春子贖父祭評

教

擬修黃金臺教

周茂源 宿來

綱紀夫得人為寶義蘊前哲築宮改事爰菁來
茲維茲黃金臺者昔燕昭王之所建立禮從隲
始豪俊雲會用能雪耻恢疆卒號令辟殆稷下
之居且非廣益夷門之駕未足鳴謙者矣然而

卷之五

九

歷紀總巡率就荒預祁山崇崇祇敬修原易水
瀾瀾日榮故址娛賓之館終燕趙士之蹤蓋寡
感遠存往良為慨然其可崇興廢之工景好賢
之烈思人則愛其樹意庶幾乎將同靈光之殿
久而勿傾奚至姑育之臺徒遊麋鹿主者施行
田歸淵曰宿來少工徐庾家言凡所著述皆
一空作者今又得鷹垂蜚聲揆藻後先掩映
真庾家之有子山徐氏之有孝穆也

擬修淮陰侯廟教

顧開雍 齊南

綱紀夫鴻功在器輔光彌遠昔猷緬巡傷嗣增
懷淮陰侯投力傾天圖除武世智過英思挺皆
不戰體魏上畧遂則奇才固已擅周牙而駟猛
契齊吾以祭機矣泊乎踰濟銷風浮江靜上光
皇自帝徒步假王則有道極人臣義淵國禮者
焉原夫三分搖足之年雲夢流離之日神人悼
嘆功業無名茅土歇靈于舊楚神貌存英于綿
祀尚想遺風永聆哀痛何可使哀滿在道壞雨
十

卷之五

十

田歸淵曰偉南近者甚富以郵筒未達不得
盡收僅存其一以志羽儀

始主者施行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髡淵父選定

邢上吳 綺園次父參評

疏

遵諭陳言疏

戴明說 道然

臣畿輔陋質久荷 天恩。近當謫降之餘。過叨
賜環之典。恭承明詔求言。祇覺捐糜無地。敬竭
一得。列爲六要。敢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帝學之要也。皇上聰明建極。究心典籍。

燕臺文選

卷之五

十二

手不釋卷。典學之功。可謂勤且至矣。然臣之妄
進一得者。則曰深以思之。實以行之也。古人之
書。原留以爲萬世治平之具。孟子曰。思則得之。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臣願 皇
上觀古書一事。則思維其理。此理在今日當如
何辨別。明古人一理。則體驗其事。此事在今日
當如何處分。慎思繼以篤行。擇善保以固執。由
此觀前代主術之強弱。即可得明斷之所由崇。
察前代行政之得失。即可得張弛之所由濟。體

前代人品之忠佞。即可得用舍之所由決。如此

則讀書一篇。卽收一篇之益。讀書一日。卽致一

日之功。心法治法。合爲一體。仰法堯舜。無難矣。

一曰在內用人之要也。竊惟 皇上所借爲股

肱心膂。康乂大業者。惟院部諸大臣是賴。然大

臣出於京堂。京堂出於翰銓。科道。四衙門之儲

蓄。公輔。蓋猶水之有源。林之有藪也。必慎養厥

初。蘊植有年。暨其老成。收而用之。乃可有濟而

無匱。臣願 皇上以詞林專責內院。以銓司專

燕臺文選

卷之五

十二

冢臣。以御史專責掌院。以科員專責吏科都給
事中。凡遇考選。慎選端正之器識。確核貞良之
學行。以爲異日擔承大事地。授事之後。凡詞臣
有留心振肅。苦志經術。銓司有清通簡要。澄敘
人才。言官有補君德。匡大政。斥大奸者。不妨額
請不次之擢。以爲勉勵盡職之勸。則賢者畢智
誰肯自居於愚。勇者盡力。誰肯自居於怯。磨勵
薰陶。遲而又久。學術正。則王道自平。清議嚴。則
區區是自滿。異日循綬而上。不問而知其濬濟矣。

若四衙門考選不慎。鼓勵無術。逐隊應班人復一人序俸循資。日復一日。未幾而官階崇矣。雖面老矣。交遊廣而知交多矣。及躋要地而後指而嘆曰。是不足以當大臣之任也。無論紛紛攻擊抱蔓之後。有踰尊踰戚之嗟。即使嘿嘿曲容。瓦全之餘。恐多負乘覆餗之慮。其如國事何哉。語云三年之艾。不蓄不得。又曰十年樹木。草木猶然。况人材乎。如謂舍四衙門而別爲皇上求濟時分憂之大臣。猶書餅飢餓。此必不可得。

卷之五

三

之數。至四衙門人才難得。如告假工科左給事中陰潤。定力淵識。不畏強禦。臣詢公車諸人。知其病養漸痊。宜勅晉撫勒催赴補。以盡公而忘私之義。原任詹事學士今外用告病王崇簡。靜議篤學士林雅望。未竟其學。二臣者才品皆堪大用。倘蒙破格恩錄。建樹必有可觀。

一日在外用人之要也。臣恭讀勅諭。首及知府一官。仰見我皇上求治恤民至意。臣推廣神機。究心吏治。則目前當急議而不可刻緩者。莫

過於藩臬二官矣。一省之錢糧總在藩司。一省之刑名總在臬司。一省之官評無論府廳州縣。卽守巡學鹽糧驛各道無不總在藩臬二司。是藩臬關切地方。不減撫按。皇上方日以國用不足。民命可惜。吏治不清爲念。而不慎擇一主計清刑司官評之人可乎。今之陞藩臬者。才不論長短。薦不論有無。俸及便移如老生待貢。不痛不癢。必得而後已。今之任藩臬者。官級峻則體貌隆。日與撫按同城。情面熟則舉劾進之

卷之五

四

有立曉建牙之榮。守之有永享安富之樂。如藩臬而有不賢乎。從來劾藩臬者幾人。使藩臬而皆賢乎。從來會推督撫亦何屢嘆乏才也。蓋通省錢糧版籍。刑名文卷。充案盈几。而合通省侵隱之老吏。舞文之奸胥。悉其聰明以欺一人。况水旱頻仍。兵興絡繹。各官之言清行濁。小民之千瘡百孔。復頭緒紛雜。而不可究詰。無論操守貪汗。不可一朝居卽年力不壯。則精神不足。理煥才具不敏。則知慧不足。詰奸學問不深。則經

權不足應變。兼此四者。而後稱任。豈不難哉。伏祈皇上推廣慎重知府之意。令內外諸大臣於見任方面中。不拘本屬。嚴擇才品。每人保舉堪任藩臬者一人。勅下吏部都察院科道官從公覆核。以憑上裁。則藩臬庶乎得人。知府既黽勉於下。而藩臬復剔勵於上。將國計民生官評吏治無不煥然改觀。亦併可備異日督撫之選矣。

一口開言路之要也。臣俯仰今古。每嘆言官之

難盡其職也。

卷之五

十五

臺諫以天下公論爲重。上補袞闕。則有逆鱗之憂。卽下糾權門。亦多履虎之患。向來建言不當。不過罷斥而止。自流徙之罪行。而諸臣無不談及色變矣。一介行李。萬里冰天。拋父母違宗族。餓死無處乞食。凍死無處賃衣。伶仃折磨之苦。幾與死等。彼不言者。坐致清華。身依日月。建言者何辜。原其初心。不過以不忍緘默。不敢負國者。招尤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也哉。言而當者。未見優異。言而不當。便沉苦海。臣

恐尺牘未補。而寸陽九迴矣。我皇上開闢之上。而言路顧畏已至此。積漸至數十世數百世。當何如。廷臣今已有爲流徙諸臣請命者。臣愚以爲赦罪之仁。猶不如變法之廣。伏祈皇上除諸臣爲事情罪輕重。自有乾斷外。若罪止於建言者。望永除流徙之條。仍着爲令。使億萬年磨子神孫咸知本朝優容言官。忠厚開國之意。其以鼓勵忠貞。培植靈長。非淺鮮矣。

一日兵事之要也。諸臣議兵餉者。章滿公車。近

復下各省文武條議。臣恐司民社者。皆曰苦兵

卷之五

十六

苦荒也。能一一蠲賑之乎。司封疆者。皆曰兵單餉薄也。能一一增補之乎。臣謂當兩匱之時。而籌其兩善。惟有令見在之兵。實堪戰陣。不至有虛糜坐食之患。卽是愛民。令見在之餉。實裨裨。不致有稽遲侵冒之慮。卽是愛兵。而臣於諸臣條議外。謬抒管見。一日練兵。不如練將。今撫臣旣無巡歷之舉。又禁參謁之文。闔省諸將卽年力老少。藝勇優劣。全不謀面。一旦有警。憑何

發縱當勅各該撫臣將本省營將時行簡閱如
果其才技勇健真堪殺賊卽當留爲衝地之用
其才守平庸無裨折衝者不妨量調簡僻無滋
延悞逐鎮核明立時奏聞蓋將旣精明自兵無
惰窳一日裁兵不如裁官臣以中州言之南陽
義縣相距咫尺設有兩鎮每鎮領兵抽調外實
數不足二千兵額尚不及舊時一路將乃一鎮
有一鎮之經費平居既苦消糜一鎮有一鎮之
號令有事復難提調臣愚以爲不如歸併一鎮
似屬長便凡他鎮之兵少官多者俱可做而行
之以節物力而專統轄

卷之五

七

一日民隱之要也民間疾苦除經諸臣條議不
敢贅陳日前可議者莫如潦田屯政二事一日
督還久潦之地以繫人心普天之下王土王臣
朝廷圖地養兵分義無辭常見旗下田地被災
者復以潦糧給之夫園地予兵既有損於民而
復分漕償潦則又有損於國臣愚以園占之地
除旱潦得收者自無容輕議比歲輔連年犯水

潦被災荒之地合無量查還民百姓卽得潦地
未必遽有收穫也但恒產誰肯棄之地有隄防
則必圖修築地有溝洫則必計疏濬窮民借催
覓傭工之計或少終須吏之死南畝中多一荷
鍤負春之窮人溝壑中卽少一流徙轉死之餓
殍矣量退無益之潦田少繫有用之人心較之
勸賑輸粟似屬有益一日急停無益之屯道以
便開荒臣親見中州百姓朴愚自屯田之令下
而相顧疑畏有慮屯田草豆收後仍苦運送者

卷之五

六

矣有惡草豆泥爛仍令百姓賠補者矣有慮屯
田百姓將來籍之爲民兵者矣是以屯道令之
興屯不勝殫瘁苦難而有司令之開荒尚可竭
蹶從事况屯本見費朝廷詎萬屯道顧畏法令
罔不兢兢然衙役之出納能無侵漁乎本息之
收放能無輕重乎彼屯官屯屯長誰非魚肉屯戶
之人卽串保互結暗非瓜分屯本之具萬一屯
戶有逃亡死徙者而屯本之拖累林連正未已
也若查照屯道每年開墾額數責成守巡道每

歲勸墾。嚴加考成。勸額卽行。禁治百姓。必欣然從之。夫費朝廷之屯本。而反累朝廷之百姓。究之開荒。必不能多者。用屯道是也。不費朝廷之屯本。而併不累朝廷之百姓。究之開荒。可以多於屯道者。責成守巡道是也。臣身未歷他省。不敢懸揣。若以河南腹心之地言之。求其省屯本。息民艱。而圖開荒實政。則莫如停罷屯道之爲便。

田勣淵曰。剴切詳明。實裨經濟。山之至言。謹

卷之五

十九

之痛哭。無以是過。先生留意世務。皆舉其重且大者言之。名臣奏議中。不多得也。

請頒 御製諸書疏

魏裔介 石圭

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有忠敬誠懇以蒞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梁肉也。藥石偶一投之。梁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而下。皆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之道。然考其施設。漢文帝務以德化民。將相舊臣。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寧。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况我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爲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受命御極以來。十三載於茲矣。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措。禮義未

興又且災異迭見。皇上晝夜皇皇以。適自
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其効。臣以為用力少
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教化爲急。深恩厚澤
以結天下之心也。蓋固結人心者。所以祈天永
命。而祈天永命。所以報答祖宗。今刑獄日繁。而
禮教或缺。士之廉退。民之逾囂。凌非諄諄訓迪。又
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皇上賜讀戒
殺彙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夫豈不知
律有明禁。而復假書以爲勸戒者。誠以法之及

燕臺文選

卷之五

三

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民。皇
上欲教養而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皇
上御製有人臣微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勅
善要言。範行恒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
善。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仁恩廣暨。遍賜羣臣。
其順治大訓。勅善要言等書。仍懇頒發直省學
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孜孜然
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善之心。
將見風俗淳美。刑罰止息。遠近雍熙。近邁漢唐。

好生之德。同符天地。鴻號豐功。書之史冊。垂麻
萬世。無窮也。雖然。吾更有請焉。孝經一書。臣性
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頭場出題。禮部覆疏。
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遵行。再請勅照前議。
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繼盛
之忠業蒙。皇上殊褒刻表。忠錄賜言官。若御
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寵慰幽魂。且以風勸後
來。節義之士。統惟睿鑒施行。

燕臺文選

卷之五

三

篇名奏議

喬文水曰。不媿尚德。緩刑書。

請褒錄幽忠疏

魏裔介 石生

臣聞運邁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執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綿竹。力疾苦戰。若卞壺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所矜。閔聖朝所嘉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

卷之五

註

梅文鼎

卷之五

馬

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驚快前代。為憲後昆。而昨奉 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為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詵。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欽。中書舍人朱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勛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附馬都尉肇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奏。發下

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見聞。或考之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體訪既明。卽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肥諸鄉賢芳聲。永薦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宜力於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田髯淵曰。文章須有關係。諸公之節炳于日星。先生之文亦與之不朽矣。聞聲幽忠振。勸未俗。在今日奏疏中。以此爲第一。不獨詞意雅飭。得入告之體也。

用兵大勢疏

魏裔介 石生

臣昨曉誦上傳諭令。內外大小各官精思職掌。有官守者必盡其職。有言責者必盡其言。臣職言兵者也。雖未嘗披堅執銳。習於戰陳。然嘗觀古人已往之蹟。因以察其權便之故。每見開創之君。所以平定天下者。必先定其規模。然後命將。則師雖萬里之外。如觀之於掌上。史籍所載。魏博。朱元明諸君。其混一之方。畧可考而知也。夫約審於先後之宜。明於戰守之勢。信其賞罰。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矣。夫我大清以天下無敵之兵。當元二三年之時。海內望風歸附。取滇黔。定蜀粵。如反掌之易耳。然則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旺竊據於貴州。李定國自隲於粵。西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尚通天誅。將士暴露。甲冑生蟣虱。輸糧運草。天下之民未獲休息。皇上不免旰食之憂者。何故。前之所以攻之者。是矣。後此所以撫綏之者。未得其人故也。往

事誠無及矣。臣且得借箸以籌目前之局面可乎。夫平西剿辦根蠟等勁旅控扼漢中。此賊之所望而震焉者也。撫臣李國英緩輯軍民流亡。漸復賊當奔敗之餘。其氣已喪。不敢復出。誠無足慮。川內窮荒。人民俱絕。得其地不可用。我似非進取之時。然而秣馬勵兵。待時而動。不可一刻忘進取之謀。蓋蜀爲滇黔之門戶。自古取滇黔者多踰於蜀。蜀既收而滇黔之勢如破竹矣。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洪承疇駐

卷之五

二七

兵長沙。又有大將軍陳泰季思哈等鼓行而南。遵時量力。自有方畧。非可漫爲適度。昨臣見都察院士賴等題請撥軍選將。攜帶家屬駐於武昌。夫家屬既往。不至征戍往來。則滿洲兵士之困苦稍息。爲今日安邊寧民之要策。急宜允從。但家屬雖駐於武昌。而輕兵宜分駐於長沙。庶可東西兼顧。以備征剿。願皇上之留意也。粵西形勢稍弱。賊思狂逞。昨歲桂林之役。小懲而戒。未大戒也。且復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然

竊聞道路之口。李賊與孫賊近頗不睦。宜令兩廣藩王與督撫鎮之。兵相機戰守。步步蹙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更番迭出。擾其耕牧。奪其險要。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李賊較易先破。李賊則孫賊有膽落之勢。突然欲三路大舉。平定滇黔。一勞永逸。則非廣積軍儲爲長久之計。不可耳。至於水寇。豕突焚搶之慘。沿海騷然。若不早爲蕩平。事久變生。延蔓滋大。今雖大兵南征。彼窮薄游魂。豈不爲奔

卷之五

二八

鼠之計。仍請皇上嚴勅督撫鎮將。盡力合勦。定限蕩平。要兵與之。兵要餉與之。餉要船與之。船三者備而海寇不靜。治諸臣不効之罪。則有皇上之三。又在臣所謂先定廟算。明賞振罰。以圖天下太平者此也。倘蒙採取未議。見之施行。將見規模既定。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生民免于戈之患。河海有晏清之期矣。

楊猶龍曰。隆中之春。登壇之對。捫虱高風。又見之於吾友。

籌海疏

魏裔介 石生

今天下民生何以不得安哉。雲貴有孫可旺之餘兵。海上有鄭成功之游魂。征調繁興。往來不已。旗下繕修器械。買辦馬匹。民間預備糧草。供應飲食。銷算正項。所費無窮。語云。行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日則興師一萬。日費不下千金也。在督撫羽書告急。朝廷不得不發熊羆之禁旅。以資廓清。然最可恨者。大兵至而賊遯。大兵旋而賊復來。是以逸待勞。賊之狡計得行。而我反困。

卷之五

五

於道路之奔走也。豈可爲得算哉。臣聞雲貴所藉兵力。洞蠻爲多。而洞蠻之所以不歸者。以朝廷欲追其前朝勅命。夫招攜懷遠。因時制變。但期歸順。給以新命。何必追其前朝之勅。待嚮往之後。徐圖收繳。亦未爲晚。宜勅下經畧。明諭招徠。勿失信於遠方者也。至於進取之機。則經畧與平西王自有方畧。臣無庸贅言矣。惟是海上之事。口口造船。而未見揚帆之用。年年發兵。而未奉獻誠之猷。則臣竊疑之。蓋鄭氏自明天啓

之季。作亂海上。三十年於茲矣。出沒波濤。其長技也。我雖大兵雲集。彼豈敢出而一角。若揚帆於大海之中。以擣其巢穴。我之水師既少。而又不能。亦必不能。然而彼中督撫。皆未見繫繫說破者。臣竊恐其以造船爲借口。而究竟未有實用也。以臣之愚見。請皇上擇知兵大臣一員。前往浙江。福建沿海一帶。逐處考察。某處緩不必修。某處急宜備。某處兵多無用。某處兵少宜添。船可造則造。船若必不能下海。則省其銀錢。

卷之五

五

三

以募兵沿海。數千里布置嚴密。使賊片板不得到岸。蓋沿海雖長。臣聞入犯之港。皆有緊要築堡。扼險練習火攻。設伏勦擊。其勢亦易。督撫鎮道將。俱移近海堵禦。勿得遠居無事之地。其滿洲大兵酌量緩急。留鎮要害。不必頻頻多發。使賊聞風而去。徒勞無益也。誠行此法。不過一二年。賊不能上岸搶掠。必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量移內地。勿致復蔓。海寇可以漸平。海寇平而戎兵咸益。得盡力西南。民生有安。

北之日矣。

傳掌雷曰。將天下全局。了了胃中。算無遺策。自是李文饒王文伯一流人。

卷之五

三

敬陳職掌疏

龔鼎孳

臣龔鼎孳。蒙恩擢領臺憲。具疏控辭。奉 聖旨。卿才優品卓。持論端方。故特簡司風紀。宜祇遵供職。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職恭誦溫綸。感涕交集。已於本月二十二日。遵旨受事。訖。竊念人臣遭逢聖主。既優崇以爵祿。復獎飾其生平極千古之至榮。非七尺所能報。況職才本駑鈍。品在下中。持身雖戒。唯阿尚口。每多尤悔。懼負恩知之特達。敢忘夙夜之靖。共顧職所為報効。我皇上者。惟期盡風紀之職耳。職忝為御史之長。必諸御史各盡其職。而職之職始盡。亦必職自盡其職。而後可以責望諸御史。請先言御史之職可乎。夫御史一官。設置最久。原不始於近代。言事其專職也。乃諸臣固有積引累歲。建白無間。而止以行聽鳴。職守者。立朝既乏正色之風。攬轡安真澄清之效。況今開辦伊始。規模遠大。何事不需講求。上自廟謨。下而民隱。以及人才消長。吏治貞污。紀綱法度之交修。仁義富強。

之兼濟言一事務令天下蒙其麻論一人必使
登更服其正是則虎豹在山藜藿不采所以遏
禍亂而尊朝廷也職願與諸御史約自今以往
各循省國家設立言官之意力矢公忠共期審
謬倘因循積習緘默不言及撫拾細微塞責扶
私顛倒是非職皆得以白簡糾之使諸臣於君
國實有補益則夙采自堪畏愛臺班何慮推顧
職所爲諸臣砥者此也至職職司表率備員大
臣貞憲肅度秉道絕欺國是必爭羣僚嚴憚職

卷之五

三

之職也若條舉一事指摘一人與言路諸臣爭
長建白非職之職也職持廉乃可責諸御史之
廉職奉公乃可責諸御史之公職守正乃可責
諸御史之正其或徇情面通賄賂愛身家不愛
朝廷畏私交不畏君父豈惟國法清議所難追
抑亦天地鬼神所不容職不敢也職既以此自
砥亦願諸御史共爲凜凜也今天下民困極矣
數十年來兵火迫之賦斂迫之貪官汚吏水旱
盜賊又交迫之幸逢開天之主視民如傷與古

帝王猶病其咨同一仁愛而太平猶未立奏職
誠中夜疚心謂臣工之忍負皇上故先自治
而後治人請自職與諸御史始伏乞聖明鑒飭
施行

田歸淵曰先生諸疏皆裨益國計民生此則
霜鋒鐵筆嶽嶽不阿魏相封事無以過之

卷之五

三

請罷蘇松惟稅疏

陳惟老

臣惟王者四海以爲家則天下之財皆其財人君損上以益下正謂百姓足而君亦足此古帝王坐享安寧不屑屑焉以其身爲利役也我

皇上二十七年以來仁烝惠洽蠲賑頻施絕口不談利海內喁喁頌堯舜之治久矣近因大工繁興征討四出致我皇上日僅匱乏之憂博求理財之策不憚窮荒獻議誤爲奸民所中動權利之使絡繹道途凡欲利國以足用也然使

卷之五

三五

利而無害抑使利多而害少則舉朝大小臣工何苦曉曉犯天威爭是非哉誠有審於利害倚伏之機毫不容爽不忍損皇上今日之令名也臣以謫薄謬辱封疆識兄不逮諸臣乃一念樸忠兢兢焉思以安民生弭釁變少追曠職之罪求稱任使之爲幸耳頃准儀真供用庫左副使暨祿手本欲臣查照原行題奏欽依內事理轉行欽遵等因第查原題有云自應天寧泰至者蓋浮江而下經過儀真則稅有云自蘇

松常鎮來者蓋挽江而上經過儀真則稅即往年儀真稅司成規具在可核而知也臣方欲具疏請明間又接邸報見錦衣衛百戶陳道元一本鈔乞復久廢之課查徵不稅之商以助大工以資國用事奉旨這所奏蘇松常鎮四府發賣各省貨物稅課有裨國用就着織造司禮監太監孫隆不妨織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恭誦綸音仰見皇上垂念重地

卷之五

三六

不忍擾害不忍別差止以織造帶稅意亦陰折細人罔利之謀甚盛心也而又直開蘇松常鎮四府以示別於儀真臣亦易敢再有陳賡惟是江南諸郡我太祖龍興之地根本攸關年來水旱凶荒民命亦孔亟矣且如蘇松常鎮四府每歲錢糧可當別處通省之數而坐派織造而進宮金花又緊急不貲而防海兵餉而辦料燒磚更累添不已試觀今日間閭匱乏日甚一日民間生意不過展轉糊口竭蹶以泰公家之急

耳顧其那東補西拮据狀之情特皇上未
之見也倘見之必憐之而又安忍稅焉奈何武
弁之流不能仰體皇仁巧立土著土商土產
名色必欲取之盡錙銖而所進者十一侵之如
泥沙而所尅者十九卽有內臣監督一一
照管夫以西北之軍需咸取足于東南之民力
則此四郡者於皇上爲孝民也亦豈不能任
其買賣營運而謂之不稅之尚可乎皇上試
州渡之江南諸郡可否再加稅乎江南百姓可

卷之五

三七

否再舉此乎臣恐城市騷騷商民轉徙勢所必
至雖皇上諄諭不許擾害地方第財非天降
亦非地湧土著土商土產皆地方之民之物也
卽欲不擾其令安所之乎又豈皇上以蘇松
常鎮當此不爲厲各省俱徵舍此有遺利耶試
取海內諸省而較之幅員孰與狹錢糧孰與重
國家倚辦孰與多則知此四府者不當與各省
例也聞今各省之民征斂無藝已不堪命矣矧
四府乎哉及閱陳道元條議筭及米竹典當等

卷之五

三六

項差及參隨等二十餘人臣益不勝驚惶夫太
監孫隆久歷地方服役有人以庸皇上之命
彼豈無定見定議者乃代爲條議何爲也代討
參隨多人何爲也得非恐孫隆持重不擾而欲
以多人擾之耶又得非恐孫隆一奉公守法
難肆侵漁而必欲以多人徇命而出溷逞攘
臂之勢耶蓋此輩權一到手橫征暴斂四分五
裂任意旁落以充私囊雖太監亦有不得而鈴
束者地方商民只有吞聲長嘆而已利歸羣小
其歸朝廷其所關係理亂之際豈淺淺哉夫此
一蘇松常鎮也據陳道元條議從瓜儀口入者
屬之儀真從鎮江口入者屬之蘇松已奉欽依
萬萬與儀真無干臣不憂其重稅矣獨念四府
之民財盡不勝所求力疲不勝所竭而寬恤之
仁特於皇上有專懇焉蓋君民一體休戚相
關皇上有不得已之費卽額外有徵固民義
所當供然民愈窮而斂愈急則愁離載道釀成
意外之變亦皇上所不願者臣任地方之責

安敢坐視而不言。伏乞 皇上俯憐江南赤子。平日駢手胝足。輸將供 上。殫心竭力。轉漕實邊。特隨其上產交易。將新添稅課。慨然賜罷。則寬一分。民受一分之惠也。豈獨江南萬姓鼓舞呼天。而根本既固。宗社永昌矣。

田髯淵曰。此中丞公撫吳時疏也。中丞公當年多惠政。甘棠之愛。至今弗衰。後長君胤葉。公復仕吳之由。奉余時謬膺賞。長更得實見。今宮詹先生。越今幾二十年。先生出疏稿示余。特爲登選。知古良臣憂國盛心。不可泯也。

卷之五

三九

請購遺書疏

陳 煥 公朗

臣聞爲治之道。貴不相襲。然事不師古。而能有濟者。未之前聞。蓋古事者。今事之鑑也。古人之言。卽古人之事也。其大者。揭於經傳。詳於國史。小亦散見於郡誌邑乘。以及草野之著述。卿大夫之紀載。其間所行。所言。或得。或失。一折衷焉。皆可資損益。而訂謨猷。如今日者。皇上虛懷求治。念切民生。廣開言路。皇皇然勤政之暇。披閱經史。至午夜不寐。宵旦經營。殆將從書冊中。求今日之實。可見諸行事者。不欲絕遠於古也。但往代兵燹之後。書籍散佚。數年以來。又方在開創。勢難搜輯。取資或畧。臣昨於十年三月。檢遺書於內院之東樓。見在簡帙錯亂。歷四十五日。始獲就緒。而成集者。僅千百之一二。惟永樂大典一書。藏於皇史宬者。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然以韻爲母。事從其類。文無綱領。第可備考。核而已。臣謂 上之好文如此。而書籍散落。無以仰佐高深。則搜羅宜在今日矣。敢乞

詔示天下。廣集諸書。各隨方域之所有。特加購求。並同四方郡縣之志。上貢天府。俾如丘如索。咸備觀覽。其有宜於古。仍宜於今者。在皇上立行之。卽有宜於古。不宜於今。皇上亦得其意。而善用之法。無一定理。則同原此中。兼寓審時勢之道焉。豈惟用參德刑。寬猛之宜。併可以知天下風俗。淳流扼塞。要害之區。臣故謂書宜廣搜也。曩臣衙門請實司經局。久已得旨。所未見齋解。況今購求。仰備睿覽。又萬萬與

卷之五

四

經局不同。敢乞天語允行。責成學臣。專董其事。卽酌空廩。空俸。學日用給書值。按季解送。至若非聖之書。拒絕。勿納天下。雖大不出階序。而運矣。然臣尤有請焉。學校之設。作養人才。自兵革以後。郡縣學宮。鞠爲茂草。青青子衿。或有歷數十年。不及見古人書者。亦乞勅下學臣。轉行郡縣。貯書學宮。俾獲傳誦。是亦教化之一助也。吳梅村曰。此先生乙未二月疏也。時先生官官廩。留心掌故。正開國文治第一要。希不止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翳淵父選定

同里杜登春九高父泰評

議

防海議

范廷元 調垣

環海多盜。環海皆防也。山盜伏處叢莽。絕其餉道。扼其要區。塞其歸路。清其隱匿。亂其偵探。可焚林而盡也。海盜則以風波爲出沒。辨風候。汛不可倖截。故治海盜。較山盜尤難。盜之方起。未

卷之五

四

及合部無有重勢。紛紜劫奪。無所統攝。可執筆而御也。若乃既出復入。養成機候。窺伺既深。聲息易洩。益以向導。奔突如意。彼且游衍。我反坐擊。故治既張之盜。視治方起之盜。爲難。本是外寇。忽思入犯。其所稱舶主。蛟帥。未審虛實。全恃裏奸爲市。絕之出洋。禁之交易。封泥尤可塞也。若原本內賊。今作外寇。道里遠近。河港隱顯。兵力單厚。餉集多寡。若燭照數計。反客爲主。路路可入。故以內盜作外寇。較之治原是外盜。爲難。

然則寧無以制之乎。昔曰嚴防常備之外洋也。據重守險。注其全力。如閩之烽火門。浙之陳錢。江南之馬脊。當先據以視必勝而必不可犯。于是乎脩戰艦以截之。法以大舟勝小舟。以多舟勝少舟。以風力襄人力。于是乎謹哨探。盡省而治。分汛而出。聯哨而歸。以成表裏應援之用。賊合力為攻我。則分應之。賊分頭為犯我。則險扼之。賊聯守為計我。則夾挑之。更申嚴軍令。以擊來賊為上功。以擊去賊為次功。失不擊者。按

蘇東坡文選

卷之五

四

信地為罪。計當可坐制其死命也。况今之為海盜者。非有如漢之呂母之狡也。晉之孫思盧循之盛也。隋之高知慧之雄也。宋元之朱清張瑄方國珍之橫而毒也。明徐海汪直毛海峯彭老生等之智計也。則今日制之者。欲聚陸兵。當先練水兵。欲絕游民。當先護良民。故防海者。不防之于海也。

田鼎淵曰。調垣天才敏妙。學力沉厚。讀其著述。皆有用之言。箇中存稿甚富。不欲即以聞

踏勘蝗災議

魏喬介

海內生靈。當兵荒蹂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衽席。臣民胥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壓地。賡歌大有。真數十年未見景象也。不意蝗災流行。秦晉燕趙。剝食甚慘。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三春勞苦。盡成枯幹。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畧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災。沿數千里。

蘇東坡文選

卷之五

四

非如旱潦。卑在一方。一踏便明。况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遍及。小民困閭。根籍有梗。無穗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傷災之罪。若槩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凜冽。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為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逐段查明確報。既查之後。即宜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待查勘。拋廢農業。然後差官所

到采訪報部分列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知
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而
姓雖無望於西成尚有異於來歲也不然雖食
已苦錢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焚焚小民
是再傷也

田歸淵曰言之不煩而被災遺黎覺便有一
着生路先生留心民事于疏稿中見古大臣
人告章蹟大端已盡應貯之漆函錄之繡座
卽此一議簡直剴切監門繪圖無以過也

江浙水灾救荒議

田庶叔駱

聞之施上人之寔惠者必先行其所急知下民
之隱情者宜亟求其所苦所急者如是顧其
所不急者而計之曰是例也是不可違也則上
之以爲惠者下之人毫無所見也所苦者在彼
顧守其在此者而因循之曰是例也非例不得
率行也則下之難爲情者已致怨致恨于當事
之人蓋苦莫苦于今浙江被荒之民惠莫惠于
救此江浙被荒之民也江浙之荒其原始于春
涉雨多致水水溢爲灾茲亦無所容議而春雨
連綿麥稻耕種不獲如時米價頓增數倍常日
東南士民逆知水荒夙夜抱憂乃秋冬之際地
方當事臣方爲奏報陳請不知地方有司歷春
與夏所爲何事所存何心也况東南爲國家財
賦之區荒歉弗恤倘致人離田蕪因成瘠地將
來數百萬之國帑復何所賴則救此天荒誠不
宜拘牽故事從事文書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
固不可爲庸醫救疾之迂緩無效猶非計也然

爲此援溺之計。必曰獨租。烏知租之不已。徵于州縣之寮里甲之手。獨之成已不及。况更待查數動至一年半歲。田連阡陌者。可勿勞此。獨而窮黎數畝。所獨有幾。至於獨也。甚至無其人矣。則獨者。吏胥之利。何益。重斃饑民耶。而不得已而後行。且不收輕議者曰。賑濟議此。賑濟也。果有義倉之儲蓄。抑有羨餘之糧。合而藏之。蘇松諸府者。歟。無之也。果能留漕運之糧。十之一二以分遺之。果能發在官之倉儲。通藉那補以散。

燕臺文選

卷之五

四八

未復累歲未稔之邑。其又何以支吾終日也。使計數千里而賑。爲一救。雖智者不能盡此良策。使州縣各自爲救。而假以便宜。又所在無多。具有可亦將奈之何哉。雖然。今之所謂獨。卽周禮荒政之薄征也。而所謂賑。卽周禮荒政之散利也。周禮責司能以荒政。首於此二端。則二端固有。益救荒之事。而往後政于無益者。獨之不及其時。賑之不得其法也。前哲云。獨之策一善行。其獨之策三起運之課宜省。苛徵之察宜審。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縣賑之。則易。今上賑之則難。今下民自相賑。則易。強民使賑。則難。勸民使賑。則易。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散粟給民。尚難。爲糜以飼民。尤易。使下民貨粟則難。官司爲轉貨而給之。尤易也。則惠之不空具惠。在善行其策。善行其策。而後所惠有濟於所苦。苦者乃扶其德。而無所怨。由斯言之。獨則宜速。獨不必待撫按之再數賑。則宜速。賑必嚴程有。

燕臺文選

卷之五

四九

司之從事而實能濟於救荒而主其政者惟在
撫臣撫臣不行經畫區處則監司守令相與推
委而東南之民命其活者皆司於天其不能治
者皆在上者納而置之矣古云三年耕餘一年
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言備荒也既無備而
遇荒亟施蠲與賑猶恐不足以立蘇數千里之
黔黎慮不能普徧而匪及也傾隣省之糴不可
遏也從來爲遏糴之事者非真有緩靖地方之
意不過聽吏胥之言借備軍需防米貴以爲辭
定則吏胥妬轉貨者之得利而已不得其利故
爲此操縱之術也不知朝廷赤子視之如一生
視彼之轉漏壑尚禁其越境之糴猶謂之爲國
計也哉則隣省之民宜聽轉貨其米穀禁之非
便又市米之價不可抑也米價騰湧使定之以
爲裁抑之術則賈戶之費糴不肯折本以賤糴
富農之藏積不肯輕價以糴遠地販米者一聞
價輕不肯無利而來外地之米不入本地之米
不出是坐困其民矣夫乎糴自有法有爲定價

以強平之者宜速解其令也又流徙者在他境
不可驅逐亦不可視其來往而不安全之也流
徙之饑民聚而不安則爲盜不聚而不安則多
死富鄭公在青州屬京東水荒流移就食者不
可勝數乃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以食之擇
公私廬舍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慰籍咸出至誠
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不然此數十
萬人不死將爲盜至於起盜其所費尚可計耶
故曰不可不安全之也又山澤有利之物無論
素所禁課宜悉聽窮民采取凡訟獄不得濫聽
官事不得稽延凡一切上司之應付草豆之項
差當悉計而力減之凡緊要之隄防當興修以
便傭工就食者之養凡田畝之滄淤民力不能
開者宜官爲之濬導而開之凡工藝糊口之夫
不得科擾以奪其業若耿弇之常平朱子之社
倉周忱之儲羨耗當及時而興舉焉故救荒不
患無奇策患無寔心寔心以察其所急而謀之
則上惠實施矣寔心以求其所苦而利之則下

情寔慰矣。夫寔心不出於任事之人而有例無例。徒出於任事之口。當事者以爲便。不知卽有大不便者。繼其後。夫豈荒民之幸哉。

薛大武曰。淋漓痛快。實實可見諸施行。是救荒第一策也。董上君子宜各書一篇。懸之座右。然食肉者鄙。又恐其視若罔見耳。言念及此。爲呼奈何。

汪雲夢曰。救荒弭盜。古今兩無奇策。而荒爲甚。似此曉暢利弊。區處便宜。似乎周禮荒政。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猶屬迂緩。又何必論貴粟。傳貨殖乎。請懸之國門。見諸行事。當勿謂處士窓前。僅坐能言已也。

田髴淵曰。本江都之溫醇。發長沙之痛哭。覺事未舉行而聞者立有起色。仁人之言。利濟溥哉。

纂修明史條議

方玄成

懷

域中三權。史居其一。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然是非之衡。往往淆於一時。明於遲久。故當八恒不能成史。而需之易世。晉史成於唐。唐史成於宋。宋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職茲故也。我朝代明有天下。皇上加意右文。謂史局輯儒臣。取明史而纂修之。其盛舉也。縹緲玉帙。必有左馬之鴻裁。出而潤色。千秋輝煌。萬禩烏庸。葵藿哉。然明去今猶近。邪正是非。事多隱忍。三狼未

卷之五

五

息。二酉常封。故獻已遺。藏書復散。使非持一是以相割。俟百代而不惑。其何能鑒殷祿後。歸然金簡乎。敢爲末議。以獻故府。其一曰。論宜一而輯書。宜廣。明洪武七年。天下初定。卽命宋訥。樂韶鳳等纂修實錄。太祖時。臨史局。親與講求。故曆同承御製之篇。陶凱獻會要之請。其後一帝興。必有一帝之實錄。書成而藏之。皇史宬。焚其副。所以著正史之信。絕傳聞之疑也。然有正史之不能無野史。猶有莊語之不能無方言也。有

正史之不可無野史。猶有鍾呂之不可無琴瑟也。典墳檮杌。羣供採輯於麟經。天祚陽秋。不棄傳疑于秘監。古之修史者。豈能據一說。衡千古哉。卽如仁宣以前。戰爭殺獲之蹟。詳矣。而文物承章之懿。則略。英憲以後。守成紹統之業。詳矣。而命將行師之著。則略。兼之靖難之諱。忠開邊之紀。錄復辟功臣。不言九門之績。豹房宵壬。好疑八字之忠。則正史不能無曲筆也。况列廟相承。大儒輩出。宋學士之日曆。首稱國初文獻商

卷之五

語

文毅之綱目。號爲乾道忠臣。薛應旂之憲章錄。鄭曉之吾學編。雷禮之大政紀。陳建之通紀。王世貞之史料。暨典則從信。鴻猷通考。諸書簡而覈。典而不穢。皆可採焉。果訪求搜輯。囊括羣言。則曲直罔諉。見聞不陋矣。其一曰筆宜直。而持心宜平。皇甫謐曰。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前人往矣。以我之心。合前人之心。雖起前人於九原。而褒之無赧。貶之無飾。詞董狐而後。吾難其人焉。卽如靖

難之興。錄後觀之。不得已也。然當日平勃之流。已謝吳楚之勢。漸成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也。方景齊黃之誅。山後觀之。誠逆天也。然一杯木安六尺。何在諸公之事。是耶非耶。且建文太祖之孫。懿文之子也。南面君天下。則太祖所組殺而冊者也。列宗統緒。則其所覆藉而傳。天下臣民。則其所握符而御者也。夫以太祖之孫。懿文之子。南面而君天下。及其沒也。曾不得半舉之尊於鍾簏之側。於情安乎。永樂間初幸北平。卽

卷之五

五

命胡廣夏原吉等重修高錄。則當時已不能無慚德矣。土木之難。未有之變也。郕王之立。不易之論也。無君有君。雖使伊周復生。無以易此。而于謙之可議者。曰易儲不諫耳。嗟乎。爵祿崇高。威名震主。城上之言。君實聞之。故聖人之處危也。亡其身。而身存。舍其功。而功立。彼忠肅者。其亦有保身完名之心乎。此身之所以終亡。而名之所以終敗也。要之郕王所受者。高帝之天下。非正統之天下。則英廟所復者。亦卽高帝之天

下非景泰之天下也。况鳴鐘之頃。景泰病已彌留。而後子然無血胤也。門即不奪。亦應歸舊君。舊太子矣。石徐何功哉。大禮之議。即濮議也。宋諸儒之論美矣。而當國何不聞。承孝宗之統。不承孝宗之嗣。以異獻為皇考。而稱孝宗為皇伯。考張桂之論。適符天心。而未免涉於諛。至欲入獻廟而躋僖公之主。絕孝享而孤伯有之魂。則附會之過。小人之尤也。挺擊之奇。張差誠風顛矣。然何不顛于五都之市。而必顛於元子之宮。

卷之五

幸衛士嚴立而擒耳。假令奮挺之呼。得逞前星之耀。輜光乃執亂賊。而謂之日顛耳。顛耳猶可言乎。此提牢之不可以不究也。雖然。差有死法。無寃法也。夫當時之所欲寃者何。授挺之人也。老璫之姓名也。其勢及鄭妃矣。及福王矣。夫鄭妃者。神宗之愛嬪也。福王者。光宗之介弟也。萬一根株蔓及。禍逮懿親。取少子於深宮之中。出愛妾於椒房之內。而淮南不貸。豈且與歇於神宗之心安乎。又於光宗之心安乎。當時諸臣止

誠也。智者見禍於未形。君子論事以常理。光宗顧命妃之也。非后之也。於熹宗母之也。非母之也。春秋既壯。負宸當陽。而選侍不退。母乎。非母乎。母之而假妻自母。未蒙先帝之冊。難登列后之宗。不母之而正位坤寧。儼然翟嬪。且如初之賢。不追漢昭。盡衍之行。方嗟前轍。能不為之寒心乎。幸衣固請垂簾之萌也。夜召臺垣羅錯。吉禍之漸也。踉蹌呼救。苟媚希容之故智也。主少母寡之時。而以不妃不后之人處似母非母之地位。疑莫大於此矣。借亂莫大於此矣。此又是非不兩立之案也。其一。日員宜備。而任人宜專。史非一時之書。亦非一得之見。然歷考十七史。則皆成於一人手也。蓋守一見而不集眾思。乃家言。非公論。集眾長而不斷一。是乃備考。非傳心。故龍門扶風父子相繼。新唐舊唐。歐宋平分五代史。力追大雅。南北宋各有專能。惟至遼金元文多卑冗。事復紛淆。豈其時勢使然哉。抑朝無專職也。明初設史局。有纂修之官。即有總裁

卷之五

知議論之當伸。而不知骨肉之難處。止知意氣之當烈。而不知國體之重。開故究風。顛所以警奸。警奸所以忠。先宗也。殺張差。所以全體全體。所以忠。先宗也。此兩是之案也。紅丸之進。李可灼利會耳。乾清禁禦。擁衛千靈。一九何由輒達玉几。此刑餘近倖之流。因國難而希榮。媚寵罪矣。而日鴟。執非也。至常樂之誅。不宥許止。討賊之誅。豈追趙宣。五十年之天淵。政聞三十日之。堯舜初臨。女戎在後。男戎在前。此國家何等時。而小人。小人之。官試乎。且彌留在。寅告崩在。卯輔臣之入閣。在辰。豈曳履悠閒之時乎。醫術無效。雖閭閻不爲功。而金緋稱體。綵繒盈筐。不聞少許。豈嘿嘿取容之事乎。此是非不兩立之案也。選侍之移。時也。禮也。或者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仰承掖巷。撫育皇嗣。有年矣。曾幾何日。而巾櫛栢捲之不念乎。且皇妹方在襁褓。垂簾實無証據。父終子繼。天與人歸。選侍一婦人耳。有何危疑。有何僭亂。翊定策乎。雖然。此邪

卷之五

五

之命。總裁者非才。望元勳。即文行碩彥。纂修者卿寺曹郎。博士教官。吏目審理。隱逸布衣。皆得與焉。史成而上之專官。加以刪定。重之也。迄後起居備員。翠華稀御。螭頭彤管。既無事堪書。卽歲輒六朝章奏。剛付史館。而亥籤未定。使修編摩。欲其矩矱。繁然真足。以懸國門。而詔來世。未之見也。然則今日爲此者。當分兩局。一倣通鑑綱目之體。而爲編年一書。以傳其事。自洪武迄崇禎。君臣將相之畧。因革治忽之關。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而又事綱分目。網繼春秋。以參羣史之長。目從左氏。以合諸儒之粹。一倣馬遷班固之體。而爲紀傳一書。以傳其人。人豈無生平矯矯。而一事偶乖乎。豈無立朝無間。而家多隱德乎。豈無身前三汊汶。而事父論定乎。訪之家乘。採之碑碣。摘之稗官小說。問之鄉邑士紳。而又合朝廷之禮樂兵刑。天官地理。河渠律曆。財賦藝文。爲志爲書。爲本紀。爲世家。爲年表。爲列傳。然後擇極備三長。柄持二善。

卷之五

五

者以專任筆削俾其文辭雅馴事蹟統紀則三百年之鴻功偉伐懿行嘉言可不朽矣此三議也敢以爲纂修明史之助

田舜淵曰層層翻駁具見原本有明數大事若指諸掌先生家學相承真今日龍門蘭臺也想三百年典故已有成書會須出之各山獻之天祿使操觚諸家退避不遑耳

卷之五

字

治河議

李振汧 滄篇

強天下之至動而欲使之安其故而不遷者其治河乎且今之河非古之河也古之河分爲二脈爲九而今乃注于一淮是也今之治河非古之治河也古之治河止欲除其害而今且資其利漕是也漕之行可海運可陸運可轉運是河可少緩而今則不能分淮之合有渦河有汴河有白河則河可少殺而今又弗能通也禹之治水也先治河導之也非與之爭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有餘年商家數苦河患鄴城屢遷而修治之法不傳大約宗禹之遺意爾洎周定王時河南徙伶嶺而九河之故道以失自茲以後河非禹之河而治河者亦失禹之所以治大約曰疏此禹意也而疏有二道有濬河身以導其流者今人樂爲之有鑿別流以分其勢者今人不樂爲也曰塞此非禹意也而塞亦有二道有乘其未潰而遙治隄防者功或費而今人緩視之有因其橫溢而始下淤填者功未必

不費而今人急視之何也愚謂塞不如疏塞之
既決不若防之未潰既濬河身不可不鑿別流
亦惟師禹之遺意而已請言三代以後治河者
之所以得所以失可乎與東都之卒以塞金隄
此漢孝文時事也使汲黯鄭當時塞匏子此孝
武元光時事也而旋塞而旋壞矣湛壁馬築宣
房徒盡淇園之竹耳幸當時復通北行三渠猶
存禹迹乃後河復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
海則河且自爲疏矣自此兗州以南六郡無水
患則疏之愈于塞也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
令北曲渠通利此光祿大夫郭昌議也請復通
屯氏及浚郭昌所濟以殺水勢此清河都尉馮
遂議也當時之言有用有不用而成帝時河泛
溢兗豫灌四郡三十二縣較地節時之安瀾利
害爲何如自尹忠殺而王延世倡爲苟且旦夕
之計雖三十六日而堤成不二年而平原復決
愚謂當追論延世之罰乃通侯如故耶許商馬
延年繼延世而起者也時愈塞愈潰灌二十一

卷之五

三

名城雖孫禁議通馬篤河而更以異議中止
者惜之乃谷永李尋委之災變置之不治更可
笑矣哀帝時河隄使者平當奏言按經義有決
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實本論也待詔賈讓
更陳三策上策謂徙冀州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避害亭放河北入海此與武帝時齊人延年所
上書相去不遠中策謂多穿漕渠于冀州地分
殺水怒使民得以溉田其說甚善而當時之人
每于成見似反取下策隄防之說何耶新莽竊
柄徵天下能治河者以百數而言人人殊如張
戎桓譚韓牧王橫諸人之論究無見之施行者
光武反正因張汜上言即發卒營度旋以樂俊
之議中止後顯宗乃命王景修築隄防自滎東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疏壅令更
相洄注時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指爲八水
有所洩而力分合于禹功故河不爲患者自此
至唐千有餘年蓋漢之治河者莫善於賈讓
而王景諸人次之莫不善于王延世而許商諸

卷之五

三

人。次之。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更議隄防。然終不復故道。離爲赤河。宋太祖時。赤河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歲以爲常。已決澶州。姚恕坐弃市。詔開封等十七州各置河隄判官。又決濮陽。決陽武。命曹翰往塞之。而疏之法。不講矣。太宗時。一決泗州之安陽。再決滑州之韓村。若浚儀。若澶州。皆決處也。時使者回奏。謂治遙隄。不若分水勢。宜于滑澶二州之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

燕臺文選

卷之五

六

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說竟不行。乃平河之歌。猶作于雍熙之載。迂矣。真宗在大名。詔調丁夫十五萬。修河。而王濟以爲勞民。後決通利軍。決棣州。李垂上導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非臆說也。仁宗時。無歲不決。河患甚于宋。而宋之河患。甚于仁宗。編年所載。不能悉舉。其時廷臣之論。幾于聚訟。若蔡齊之議。謂宜順趨導。設魏州。李仲昌之議。謂宜穿六塔渠。入橫龍故道。主其議者富弼也。歐陽修之議。謂

宜增治隄防。疏下流。使入海。宋昌之議。謂宜疏六塔井。二股河。導使東。王亞之議。謂宜疏河。御河。通北行。於赴海疾。司馬光之議。謂宜于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卽塞北流。同其議者。張茂則也。則已左。王亞而右。宋昌矣。韓琦之議。謂河門束狹。上下約。則二股必與北流爲一。蓋又與光等爲左者也。王安石之議。謂北流不塞。占公私田甚多。必閉之以收其利。阿其議者。范子淵。李公議。程昉也。大抵熙寧初。專欲導

燕臺文選

卷之五

七

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文彥博。呂大防。主之。其始終以爲不可者。蘇轍。范純仁。胡宗愈。范百祿也。後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卿材。上河議于政事堂。獨斥其非。與趙鼎。河事三利害。議意正同耳。郭知章。劉奉世。黨文呂者也。張商英。王祖道。任伯雨。更以蘇范之議。爲是。總之。宋之治河。漫無成見。一再傳後。孟昌齡之議。循而天

成聖功之橋。續禹繼文之問。何其發也。南渡後。臨其禍于金源氏。迨元時。河決屢告。大德初。蒲口復決。命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乃開歲障塞。工役實苦。後脫脫爲相。論及河決。請躬親其任。讀歐陽玄河平碑。何詳且整也。豈得以石

卷之五

卷之五

全

人之議。棄賈魯之三策。明初河決。陽武永樂時。議濟黃河故道。不果。蓋前此未有以漕全屬之河者。自明始。故言河之臣爲獨詳。請得而悉數之。夫欲于祥符縣中。游河舊道者。工部侍郎張信也。請先疏水勢。水勢平乃治決口。省都御史徐有貞也。築陽武長堤。以防長秋中牟之決。游宿州古汴河。及疏月河十餘。以殺水勢者。戶侍郎白昂。兵部中書信也。濟賈魯舊河。孫家渡導之。南行者。都御史劉大夏也。欲于下流。迤東之地。條數河以分水勢者。學士丘濬也。議將河舊身。開數支。達平原。抵直沽者。學士張元禎也。謂宜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湖口者。尚書胡世寧也。先通運河。

卷之五

卷之五

全

沿昭陽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者。詹事霍穎與少詹方獻夫也。欲于河陰原武懷孟間導河入衛。以達臨清者。詹事江良材也。謂巨野釣魚口安山固窪下處。較南旺馬陽樊州安山諸湖較低。改漕經焉。可免濟寧高源淺徙之艱者。侍郎黃綰也。開新河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者。總督盛應期也。謂寧引沁以通漕。毋引河以滋害者。都御史劉天和也。謂河宜秦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者。都御史朱衡也。欲于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者。總河俞大立也。善固隄防。申平江伯故壘者。都御史潘季馴也。議廣開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者。御史牛應元也。挑韓莊中心溝。通彭河水道。以入黃者。總河舒應龍也。鑿良城侯遷莊。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者。總河劉東星也。陳泖河利運。尋創劉舊績者。主事梅守相也。總明諸臣之論。大率言疏者十之七。言塞者十之三。治以輒則河正。

有數年之寧如徐有貞輩是也治以塞則不能
爲旦夕之計如潘季馴輩是也今國家以清全
屬之河以河獨注之淮視明時無異則亦與審
明治河之所以得所以失而可矣宋學士漁有
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辟猶百人爲一
隊則其力全莫敢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
則勢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宜浚舊淮
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
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此卽賈讓上策之
意也夫田治溝之間得數無數其爲耕則
漕可省河可不治而今不能也開膠萊河以避
白蓮頭之險海運可復則漕不經河河可不治
而今不能也由鄭可以達河由汴可以達衛
鄭通而河不與焉則河可不治而今不能也沿
河置倉隨地轉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
船不入衛用劉晏之法則河可不治而今不能
也既不能不治則當思所以治之孫愷陽曰設
專局以久任爲通遷以責成省議論以寬中制

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此一說也可以治
乎未也仰而趨之宋藝祖曰霖雨不止又問河
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灾流行願
在朕躬勿延于民罪已彌矣此一說也可以治
乎未也又仰而趨之周太子晉曰佐饗者嘗佐
鬯者傷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川導
滯鍾水豐物此一說也可以治乎未也按周用
管言河之不安其流由于阡陌之壞溝洫之不
修隘古之溝洫卽後世之渠今江南之地水渠
甚多而霖雨連旬猶或橫溢况北地上堂水泉
少至行數十里不得井河當秋水時至百川灌
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
所爲勢故漫漶而不可制誠于河南山東地定
其疆理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
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小渠水潴則趨平旱乾
則節蓄非止可以平水患抑亦可以興民利而
漕運可省東南民力可舒萬一地方有警盜賊
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禦戎馬此丘

現出之所以亟推是說而總不外取之一法也
蓋水患至懷襄極矣治水至大禹神矣而緒衣
之傳綠字之秘不聞另有創見焉今之人德不
若禹而今之水暴不過唐則先儒所謂從下流
入手者正可深長思也不然以區區馬頭鋸牙
之物料而欲與百泓滙海數千里蜿蜒之勢相
角是猶以敗樊而固猛獸顏垣而制奔蹄坐見
其放逸而莫之致也亦殆矣哉

吳海村先生曰上下古今分條利害皆鑿然

卷之五

牛

行勝若指掌如將百萬之軍部伍進止不
煩指麾非讀書明理奔走浩汗者不能及此
使人驚焉如河伯之望若也○又曰斷案盡
然段落皆古經世之文救時之論

魏石生先生曰字字經國石畫可授簡而志

河渠矣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歸淵父選定

同里章慶高武謀父參訂

制誥

擬唐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左右僕射以魏

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制

田庶叔股

燕臺文選

卷之五

牛

兩揆梓材斲而飾新丹其庀三宅之猷於中極
維陵平克劑夫苦甘則勅誼宜參其步武求舊
得人虎韓留夾輔之器移忠推効鳳池褒直諫
之儒若金置礪緣早作霖升二三臣洽邦國理
爰告百辟敬敷朕言具官房玄齡質本明達學
注淵源矢謀探策候留侯之獲素書自事執圭
比鄭卿之捧國簡鑑采雋良雅調將佐規七士
之進蒸知三事之夙夜王佐有聞固嘉集益个
臣無技尚利能容具官杜如晦性合道要識映

剛中引譽髦以滋多歷險阻其如一割割叢務
玉鉉寓諸玉斧經營物方金矢得自金貞天人
見透幾先則精同異嫌消衆和必利時資論道
厥允基邦具官魏徵稟粹爲傑履坦成幽一璞
弗雕十思堪釋居諫議而克弼予達譙論著匡
衡之氣籌嶺南而厚充朕德哲謨勝韓信之師
詩禮澤人簡書勞爾旣識王道匪遠或其帝心
資茲三臣殊幹一德全符惟玄齡善謀可以製
治錦惟如晦克斷可以裁政機惟徵敢言可以
振國紀並宜翊參大猷光膺金屬燕黎小康爾
用迪之於熙皞要荒浚至爾用措之於綏寧益
守天下如眞器草昧之雄畧固足憑顧保天子
如奉盈風雨之恒愆成若惕股肱勵翼臺閣贊
襄俾漢家制度郁乎周庶霸世規模晉於帝殷
監在隋殫乃變理調和莫茲邾郛之鼎前戒云
瑤琨之正誼明道錫我河洛之邇於戲天視靡
私得命式難堪之懼民依何戴撫圖覺禦馭之
繫翳法益契臯陶之微予尚希也尹萊朱之衛

擬宋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
制以黃昇贊化道隆弼直之司并陞助猷義重
腹心之寄故虞廷亮采咨四岳以宅百揆周典
建官詔司馬以專九伐洎後三臺互建迄今兩
府宏開唯文武之濟美代著茂勳致中外之乂
安人皆碩德歷選乃位我得其人咨爾在廷咸
聽朕命具官范仲淹抱先憂之志義以臨事精
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具官富弼優正直
之科艱危致命大事能斷出入勤王遠圖是經
或歷任安撫或著勞奉使胸中藏數萬甲兵境
上爭二字獻納惟淹之公忠可以沛膏露於禹
甸惟弼之嚴被可以消烟燧於堯封簡在朕心
洽乎朝聽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
倚殿宗祔用陪京室於戲朕方思濟川之舟楫
憶細柳之旌旗集發龍于池上欲敷禮樂三千
收頗牧于禁中興壯山河百二尚其各殫乃職
共揚厥休江湖有志其補闕于仲山薪膽無忘

亢壯猷於方叔。安危注意。賴平勃之交。懷。謀。前。
相資。期房杜之助美。苟。率。修。罔懈。無失鹽梅酒。
醴之心。庶相和以誥不迷。卿景星雲之旦。欽哉。
田髡淵日風雲在握。星漢成文。燕許手筆。自。
堪獨步。

雲間田茂遇髯淵父選定

同里閔 憐米修父翁評

策

殿試策 丙戌

傳以漸 丙戌

臣對臣聞帝王之平治天下也必有開天闢地之奇無一日不赫聲濯靈而後天下仰聖人之大畧必有監古訂今之筭無一人不洗心滌慮而後天下服聖人之深心何謂大畧設官分職

燕臺文選

卷之六

一

舊章興舉俾大小相維內外互綜者是已大臣調元贊化羣工分猷宣力以一人之恩德布兆衆不識經緯之何從何謂深心微實最績新典丕彰俾公爾忘私爾忘家者是已情面化爲肝膽顧盼轉作擔當以四海之鼓盪效天子立見綱紀之俱整本正朝廷者正百官基命宥密上下總此克艱故勅天惟時惟幾莫不元首喜而股肱起本正百官者正萬民惟德用乂恒遐邇協爲一體故協政惟簡惟寬莫不響應而求

影隨聖德足以造命故磨數雖不可測十年一

世直於初創洞其監觀美政足以格民卽嗜好

絕不可齊象鳳象兩還以收草澤共觀聽古帝

王所以知人安民求賢圖治道不越此華大業

於金甌調休徵於玉燭瑞在今日矣欽惟 皇

帝陛下欽明文思安安敬止緝熙穆穆事天隆

典郊祀懷柔百神勸民加志郵郵屯牧萬井當

陽布帝政大法小廉欽乾五之乘飛治心崇聖

學日將月就瞻精一之堂與中天下以定鼎續

燕臺文選

卷之六

二

三千載之開闢日星燦而宇宙新大一統以建官擴四百名之特額山澤通而風雲會允矣少年天子卓哉至道聖人猶然聖不自聖新且日新進臣等於廷諸以億萬年敬天休之道上援三統五行近推黨與貪酷大伸其進退賞罰務令滿漢官民同心合志疇咨訪落之勤豈過是者昔賈誼陳言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蘇軾曰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臣慕效昔人忠貞良非一日敢不披瀝血誠

仰副聖問萬一乎臣聞官人之道莫精於唐虞

當時禹宅揆稷播穀契掌教皋明刑義和治曆

伯夷典禮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龍納言其位

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終其身止此一職故

以實心爲實政况欽濬在御啓明且察其爲官

訟頑讒又何逃於撻記邇及成周三公論道經

邦三孤貳公弘化六卿分職各率僚屬以倡迪

牧阜成兆民綴衣可以立政僕正可以格心卽

漢唐宋若蕭張韓陳之將相賈董之文學房杜

之謀斷姚宋之清嚴韓范富歐之經濟節義表

表千古孰非矢日貫天力洗格套爲朝廷決大

疑排大難者哉昔當明盛主持在上綜覈在下

分兵柄於五府寄言責於六科撫督布按彈壓

剔釐大僚若蹇夏李楊制閫若韓項王戚彭保

若况蔚方陳等易常不文經武緯兵精餉給而

不意後之遷延凌遲竟至失天下也報政責其

速成則得民難於子產長材屈於短馭則百里

失之士元醴泉徵諸父老薦舉未必盡公卽舉

卷之六

三

致以要津糾劾未必悉當攷古甘陵南北郭之

事一人登及數姓織事藤葛終年何不以有用

精神爲國家圖長治則上駁如虎下駁不失和

氣可法也攷古循良吏治之籍守必四知加嚴

綱主幾罔貸何可以無端喜怒爲身家潤瘼

彙則兩袖清風有司執法爲公可法也朝臣外

臣各鼓旦氣翼皇上維新之運將萬世之太

平聿開何滿漢不共鑄一造化哉且聖諭孜孜

日欲聞正言行正事臣以爲莫要於講學講學

莫先於明理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道本於心兵農禮樂屯鹽茶馬何事不有前

人之成效史氏之格言朝夕涵泳利弊燦如視

火與其微妙詮理不若嚙曉陳情天子之學固

不區區章句間也至於用人有用人之本求其

官與位稱理財有理財之本求其入與出籌料

目薦辟皆有英能吏胥侵漁茫無究詰當分別

資序其繁簡勞逸若何附之下明列賦貢其支

銷損益若何酌之制名實法紀雖不盡此二者

卷之六

四

亦可謂綜核而修明之矣。孔子不貴聽訟，直欲以德禮挽天下，然聽訟正匪易言，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懼有失。此春秋所以肆大宥有譏，而史、成、張湯到都之逢意嚴酷也。夫有司豈皆嗜殺貪，惡心不術，揚不足以經民之命，貪酷不公，惟賄是圖，姦狡計行，善良被陷，誠有如聖制所云者。夫勝國之陋習，與朝之師資，皇上承天寵命，繼皇祖皇考大有爲之業，奄有萬邦，大統載歌，渠魁已等乎藁街，臣民頽首而祝。

卷之六

聖明者成，願早成混一，克垂永久。在漢固當遵滿之廉潔，重其所以律已，在滿亦當通漢之委緒，詳其所以課人在漢，固當較滿之尚樸，逮其實之業於上，在滿亦當較漢之典則，判是非之介於心，而且曰賞罰乎，精而可以當形者，意也。說在虞之著象刑，畢之旌南土也，粹而可以勝久者，機也。說在齊桓之收扣角，韓宣公之勅空頭也，執此以進退百官，天下曉然。皇上之無私，朝臣且窮於與援，外臣尤樂於簞食仁人。

在左義士在右忠臣，居前聖人居後，正所謂在治人而治法，丕振勞求賢而得人，甚逸也。無疆惟恤，無疆惟休，千萬斯年，四方來賀，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登成之上治，其在斯乎。抑臣尤有進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以天下爲一人者，精明必周乎天下，以億萬年爲開天者，至誠直貫乎後世，明與誠，百主傳心之要，卽皇上法天之要，是在皇上力行於知人安民之先耳。

卷之六

喬文衣曰：胸中有無限古經濟，筆下無一點近時文，仰紙疾書，皆成謨詰。

殿試策

張天植 題

臣聞聖王統制四海必求其大端而急持之要在安人心而已蓋人心當創易之際或有震動難安之慮非誼洽而仁濡之無以戢其暴而迪其良故聖王治民不以法而以意不恃勢而恃情意者所以一天下之嚮情者所以生天下之慕也一其嚮者隱動之以意而已具綱維衆志之法生其慕者顯鼓之以情而已寓締結羣心之勢何者人心尚同不尚異上示以同則民同以述而在率之以機上之人有吉凶與共曠然合體之意而民遂油然而去其驚疑而生其鼓舞此所謂相感於機也若夫相感之本則又在使之得其所夫不得其所者非困於力則怵於威也寬力則本計裕慎威則和氣積故安人之要在於泯異同大同之化在於裕生養裕生之道在於定反側如是而人心安國勢亦固矣伏惟

詩經

卷之六

七

詩經

卷之六

八

皇上除殘布德敬天勤民降之大典虞之宏恩寬額以求真才久任以試良吏弛弓馬私藏之禁緩隱匿連坐之條仁政嘉猷難以枚舉此蓋制作隆備勲高千古猶且聖不自聖進臣等於廷諮以滿漢一體安民息盜之要孜孜是詢臣慕懷忠良籌畫有素敢不披露忱悃副聖問之萬一手伏讀

制策有曰使滿漢同心合力惟然無間夫滿尚質漢尚文習俗雖殊而心與力不殊故相爲持則同風也難相爲倣則同風也易在漢固當遵滿之模誠在滿亦當循漢之典則在漢固當視滿之趨無岐親而神視在滿亦當全漢之體無矜氣而願指心同則無所不同同安危同繁簡而後心可同力合則無所不合合勞逸合好惡而後力可合今則有不能同與合者就耳目所易之敢爲陳之夫旂下放用思舊人也乃有借此捷徑者投旂爲名甚至遇沃地而競之漢之循資登用

焉。夫同爲朝廷所任。使則平險亦宜。非之選授。既不一體。安望其他乎。若夫滿漢同爲有司。則舉劾亦宜並行。乃糾漢者數數。而糾滿者寥寥。豈皆爲大賢。皆可上考耶。不特此也。漢官在內。既爲朝廷優眷。宜崇大體。而滿之與大馬。宰相過於途。揚鞭銜節。稍有所聞。遂叱而罵焉。是卑者得愛於尊。卽體貌之微。而不能一體。或由之起也。

皇上公溥同觀。原無異視。而在下存一臆見。遂

無難救鑒

卷之六

九

有以於岐別者。愚以爲滿漢有相治之法。而無相下之勢。治滿漢有互爲操制之權。而無時爲輕重之意。在內者意見宜一。一則滿不疑漢。漢不畏滿。在外者賞罰宜公。公則漢得安志而施所欲爲。滿有所操而不爲不情之事。上旣曲化其同與合之心。而下亦無稍生其不同不合之形。至於言語未通。則不特漢人當習滿語。讀滿書。滿人亦當習漢語。讀漢書。見未齊則通婚姻。以聯男女之情。行伏臘以盡飲食之歡。均貿易

以齊服物之事。久之滿安於漢。漢安於滿。蒸然同風於光化之下。真天下一家之弘規也。

制策有曰。使之休養生息。國足民裕。此真探本之事也。夫裕足之道。莫重於農事矣。元世祖開創時。念民生理維艱。舉行勸稼。特設農正一官。察四方肥磽。督其布種。且因地力豐薄。以爲殿最。每歲計奏焉。因之國計充足。其往驗也。今兵燹之餘。流徙者多。田野荒蕪。殷盈何計。宜速招流亡。勸其農業。有力任其耕復。無力給以牛種。

無難救鑒

卷之六

十

取償繼資。且緩行於數年之後。至於居室半皆軍佔。直稽居墮戶。速令歸集。則農業可復也。然要在寬賦。稅夫時值初新。無不渴望朝廷德意。雖蠲賦之詔屢頒。愚民未沾寔惠。吏侵之胥又侵之。催科如故。膏髓難支。惟蠲之寔有其詞。如家至而戶給。散之稍寬。其徵無朝。垂而夕楚。撫字勞心。與民休息。且宜盡定賦法。一切依明初典額。則增馬草。增西餉。增雜稅。皆宜裁除。使百姓知開國徭稅輕簡可守。則愛戴自深。而民得

專力於農事。充裕可立俟也。更在寬文網。夫振新之會。易用重典。民懼罪之念重。則務本之念輕。本念輕。則農力分。或大兵所臨。水陸之徵輸。恐後一或後而鞭笞立至。或消完所加。甚有十分而耗至七八者。卽需起糧之產。而不足償其所供。况有冊書倉夫等。奸勒索多端。是百姓脂膏入官者。十之三一。蠹役者。十之七。民安得不貧。用安得不訕。明季人心日離。皆由於奸胥爲害。公家凡有徵催。小民何敢有絲毫之欠哉。奸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胥上下其手。錢穀出入千孔百穴。府縣有所私。因不敢問。撫按有所屬。因不敢究。今宜速振其弊。特諭巡方立究。歷年蠹役。徹底澄清。法令嚴於衙蠹。寬于小民。則索需者寡。化日舒長。而民乃寬然于農事。然所以使之勤本者。則在良有司。夫一方疾苦。地方豐歉。惟有司得而察之。有司留心地方。春秋補助。伏臘勸慰。時以農事爲懷。小民踴躍力耕。不遂游末。相習爲餘。九餘三之計。故有司良而民事舉。民事舉而國用

矣。今日海內効順。遠近鄉風。謂宜佳。得全化矣。制策復垂問於盜息民安之故。臣請得而等之。夫天下原無所謂盜。止有所謂民耳。民安則盜息。民不安則盜生。是知制盜之原。不在盜而在民。從盜爲計者。民亦懼而化。爲盜從民爲計者。盜自化而仍爲民。夫盜同名而異情。如強將悍族。逞爲不軌。此盜而害民者也。非以兵威懾之。無以消鷙鷙之志。窮民聚類。剽掠村里。此民而附盜者也。禁以刑誅盡之。夫以開更新之路。何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二

兵有未驅盜而先驅民者。民有畏兵反甚于畏盜者。故息盜之要。加兵不如加恩。善勝不如善化。兵制于一時止。以休其形。恩行于久安直。可回其心。善勝者。縱風馳電掃。徒有玉石之傷。善化者。資劍買犢。不失幹年之樂。然則化之所。以勝之。思之所以威之也。誠使德意團結。人心不搖。則民志所堅。勝於鎗回。又何虞一方蠢動。羣盜生心哉。且夫盜所由來。每起於所激。爲官長者。宜調護民情。以解之。於先何致動搖人心。

以圖之於後。夫民易與善。亦易與爲非。邇有善焉。則相與善之矣。里有不善焉。則相與不善之矣。惟令鄉各爲稽。里各爲察。一戶有不良之志。比鄰得而密聞。一人有改善之意。數人互爲結。保則善惡相爲形。而奸宄不敢生。雖然。儀制宜安也。古帝王治天下。卽章服冠飾之微。必使人心相安於固然。故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謂因其日習。消其異志也。倘等威莫辨。儀度無統。則下之規瞻。或相狎而莫知所懼。惟耳目不驚。責賤異觀。於以鼓天下向德之氣。絕天下鼓扇之用。或由于此。然號令亦宜信也。聖王出一令而百世不易。綸綍之重。爲天下信從之本。故賞罰必則趨嚮一趨嚮一則。奸邪定。計及息盜。必計及所以盜息者。是在爲上者尊意于安人心耳。抑臣先有進焉。敬百姓在於敬天。敬天在於敬身。蓋曰惟德動天。又曰修身在安民。時有監視在上之念。則臨民必懼。時有反求諸身之念。則觀民必切。於是勤學以廣其安民之本。敬賢以

卷之六

十三

重其安民之寄。滿漢合而民心安。民心安而國計足。又何難臻虞廷協和之化。姬周家丕冒之風也。謹對。

田髡淵曰。體兼唐宋之修達。意過賈董之切摯。直而能婉。暢而不靡。到去華陳同甫輩。亦應頌服。

卷之六

殿試策

史大成

臣對臣聞帝王之馭宇也。用人爲先。而帝王之用人也。知人爲要。知其人足以理財。而用之以理財。財源開而財流飾。司農可無會計之虞矣。知其人足以安民。而用之以安民。民生厚而民德正。百姓可無化離之嘆矣。知其人而不爽其鑒。用其人而不違其才。古者綱紀修明。法度釐飭。賦稅定納。結納米之制。而國用充足。箕斗之刺。不與草野樂于耕。舉趾之休。而民生悅康。堯

卷之六

十五

舜之鑒不作。得此道也。大抵知人不爽其鑒。則凡入其鑒者。賢能畢辨。故大小用不和衷。以盡職。用人不違其才。則凡抱其才者。短長畢試。故內外罔不協恭。以稱位。設也。知人而爽其鑒。恐師師者未必盡賢。濟濟者未必盡能也。而何以冀庶事無叢睦之憂。設也。用人而違其才。恐服休者未必盡長。服采者未必盡短也。而何以望天工奏熙亮之績。然則明察罔遺。遠近之人。而當權衡無頗。論議隨器而施。不類於今日矣。

欽惟 皇上陛下聖聰明而作。勤學問而神納。

諫如流。覽數萬言於宵衣旰食之際。愛民若子。掄二千石於頴川渤海之間。右御書左御圖。論道進三公。惟取半部能安天下。朝謀網夕謀紀。經邦分百執。欲求三策可致太平。此誠至德深心。莫罄口揚筆述。迺猶望道未見。視民如傷。進臣等於廷而諮之。力洗目前之弊。希登隆古之風。此雖帝之有咨。王之有訪。無以過也。臣自維新進。何敢任臆。識以議大政。然承問而對。臣之

卷之六

十六

分也不欺所學。臣之志也。敢不披心露胆。悉陳以獻乎。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無爲而爲四時之宰。雨暘寒燠。各依其敘。而不亂。則歲功以成。君猶心也。心無動而爲五官之主。肅乂哲謀各守其官。而不亂。則人事以理。今夫內之有明心。講道之佐。外之有理。預治劇之臣。是天之有四時也。心之有五官也。乃運之而六府三事。未協遠之而五行八政。未諧。是四時不。五官不奉其司也。豈知人之道。未盡得乎。而用人之

法未盡詳。卿臣請一言之。伏讀制策有曰。夙夜圖治。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冀登上理。而綱紀猶有未振。法度猶有未張。從來帝王之興。綱紀不一。法度亦殊。而要之綱紀之所以克振者。振之以公。法度之所以克張者。張之以一。無拘已之欲。則好惡審。而舉廢無偏。無拘人之私。則喜怒平。而黜陟皆當。無朝質而暮文。則政令可以久。無此嚴而彼恕。則刑罰可以威。昔者晉文之初業也。伐原以示信。齊桓之集統也。釋楚以

卷之六

十七

和。公子產。鑄書。國人誦之。而弗恤。商鞅立法。貴近行之。而罔寬。彼區區霸者之治。紀綱法度。且以公服天下之心。以一定天下之志。而況齊唐虞而駕三代者乎。故臣謂今日者。不必憂紀綱之不振。而當思振之以公。不必憂法度之不張。而當思張之以一也。如什一。既有制矣。豈欲無增。即爲出貢。則壤之法。三等既有辨矣。豈欲無易。即爲周禮。計弊之文。五刑既有頒矣。豈欲無殊。即爲虞典。明允之訓。凡行之爲一代之政。必

垂之爲萬世之規。何應損益之不宜。因革之不當哉。講學議政。莫先於此。伏讀制策有曰。賦稅考成。非不屢加申飭。而官吏之耗蠹尚滋。夫官吏何以耗蠹也。大凡吏視官。故吏之耗蠹。多由於官。官之小者視官之大者。故官之小者之耗蠹。未必不由於官之大者也。臣見州縣之有司。有催科甚猛。而索派甚煩者。其賦稅未必盡能以威迫而完也。然而撫綏之法。少彌縫之法。多藩臬之臣。稱之曰有才。其有緩催科之條。革索

卷之六

十八

派之制者。其賦稅往往能以情感而速完也。然而輸字之術。工逢迎之術。拙藩臬之臣。名之曰不及然。則以廉而得不及之愆。孰若以貪而博有才之譽乎。耗蠹之滋。所由來矣。臣謂欲清耗蠹之弊。當與廉耻之風。考成之時。官之貪者。雖有才而必嚴其律。官之廉者。雖不及而必錄其功夫。然後重已之名。譽則重民之。胥官之耗蠹。不鈔而自化。而吏又何所容其奸哉。此正所謂治其本而清其源者也。伏讀制策有曰。盜賊

勸撫未盡合乎機宜而小民之安枕無日此真憂民之思至無已也蓋盜賊亦小民也豈無父母妻子之樂豈無廬室墳墓之情何以不安耕田鑿井共習子剝聚烹葵而反好執銳披堅相逐於飢風沐雨原其始非困於飢寒則迫於徭役也非追呼以驅之則苛政以逐之也此罪則難逭而情有可憫者也今使大兵一至蠶其人籍其家甚而繫其親戚隣里嗟此小民非不悔爲盜賊奈欲不爲盜賊而有所不可也非勸之

卷之六

十九

不得其道而撫之不得其道也臣請於勸之之中卽寓撫之意當命一勸之之將卽設一撫之之官置諸軍中如監軍例其實實爲相濟而推則不許相侵然後逆命者死於勸之之將而不怨投誠者生於撫之之官而如婦民豈有涕泣投戈者乎不然勸賊者意主于盡敵乃止而有司遠而難控撫臣更遠而難控民雖望撫時其撫之凡若此者非有治法之可拘而有治人之堪擇也蓋得治人則綱紀可振法度可張

卷之六

二十

賦稅之耗蠹可清勸撫之機宜悉合何也爲其人能實心擔也不得治人則綱紀愈紛而愈不振法度愈變而愈不張懲賦稅之耗蠹而墨吏日聞詳勸撫之機宜而羽書時告何也爲其人多以情面徇也宜睿慮諄諄及之也臣思得人之道無他惟知之明而用之當耳燕石亦可混玉魚目亦能類珠身言書判四者恐不足遽以爲明也尚其採輿論以合之騏驥不可逐鼠貍驚不可驟乘上中下三者恐不足遽以爲當也尚其歷久任以試之於是保舉之典必嚴功罪與共之條僚友之班爰申朋黨相通之禁將見同力爲實心臯夔稷契互相推贊而不以爲阿矣持議不徇情韓范富歐各自敷陳而不以爲背矣誰不矢公矢慎也哉抑臣更有進焉惟讀書則能明理唯明理則能知人尤其本與喬文衣曰勢如九曲一瀉千里則波細浪隨處澎湃文之所謂無巨不收無微不具者至於敷陳時政如搔癢背

殿試策

秦 試

臣對臣聞帝王統馭天下所以久安而長治者不恃其有不可易之法而恃其有能守法之人不恃其有駕馭英俊之權而恃其有鼓舞人才之道蓋天下紀綱之大法制之嚴賦稅之煩生民之衆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故夫治天下者必相天下之本計而圖之必總天下之全效而致之其相天下之本計而圖之者所謂勞于求賢者是也制度之未詳不足以爲憂國計

漢書文選

卷之六

二

之未充不足以爲患盜賊之未息不足以爲危生民之未定不足以爲慮而孜孜焉憂上而求禱祠而祝者惟是任賢圖治爲兢兢則治一事而庶事成治也其總天下之全效而致之者所謂遠於得人者是也得一振舉之人而百度以理得一釐剔之人而盡弊以精得一撫御之人而荏苒無警得一休養之人而中澤無呼其皇焉垂拱而居分曹而理者固已臻至立效而各得則治衆事不外乎一事也是以世方多難

則亟濟變之才時濟承平則賴守成之佐況撫運方新鴻圖伊始以宏敷貢以訖系能在今日爲尤要矣欽惟 皇帝陛下英姿天授聖學日新得一疑神致中和而宅三極吹萬協氣典禮樂以聞八荒蠲逋釋繫率土咸沾曠蕩之恩罪已求言深宮獨切修彌之慮應五百歲之昌期西被東漸共式靈於鐘鼓開億萬年之曆服河清海晏咸沐浴乎雨露論其德則固已成五而登三論其功則固已軼王而並帝矣乃求治之

漢書文選

卷之六

三

心惟日不足猶於萬幾之暇進臣等於廷而咨以用人行政理財安民之道臣愚何足以知之雖然臣自讀書編戶之中受業父師之側卽未嘗不以古蓋臣自期待思欲登一得之愚以爲當宁獻者舊矣矧煌煌清問實式加之不以此時披瀝愚誠何以稱不負所學而對揚休命乎臣竊思之人主不愛高爵厚祿以待天下之士豈僅曰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夫亦以備明紀綱經理賦稅因以撫勦盜賊而居斯民於衽席

之上也。則凡受若職。任若事者。固宜夙夜匪懈。思所以稱任使矣。乃我皇上孜孜圖治如此其急。日與大小臣工。講學議政。而未睹其明效。則誠有位者之罪也。然天下未嘗無才也。大小臣工。亦非盡苟慕富貴。爲容身保妻子之計。養也。而職守不修。庶事叢脞。以上貽宵旰之憂者。則用之猶未盡其道耳。用之如何。則曰職守專也。人雖具過人之資。有所不能。故用當其才。則使貪使詐。皆足以奏功用。違其才。則端人正士。或足以滋亂。昔有虞之世。人才號稱極盛。然夷不問樂。夔不問禮。無侵官。故無曠官。若使朝司錢穀。夕理兵刑。雖禹皋稷契之臣。亦無以亮天工。而熙庶績矣。則曰推誠宜篤也。夫人才無方。各思自効。待以豪傑。彼將豪傑自爲也。待以庸衆。彼又將庸衆自爲也。懷才抱德。而不能無文法之累。則相習爲黨。諛智竭。而不能破一成之例。則相習爲俗。夫惟使人人各自見其才。亦人人各盡其心。居一官

卽盡一官之業。爲一事卽著一事之功。久任而責成。則熟知其利弊。而明習其典章。因才而器使。則踴躍于功名。而相安於官守。紀綱修舉于上。法度遵行于下。職是故也。夫朝廷設官分職。上而六卿。下而庶司。無一官不當稱職。而司賦稅者。國計所關。猶爲獨重。今者催科之令。非不嚴也。百姓之拮据。以應者。未嘗敢後也。而賦稅不充。度支告訕。其故何歟。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若夫公私俱困。則必有中飽之憂。今郡邑之吏。皆以錢糧之完欠爲考成。然稅額之通於民者。官得而稽之。而漏於里甲之侵欺吏胥之蠶食者。官不得而稽也。稅額之缺于上供者。部司得持成法而議之。而有司之加派于無名。取盈于額外者。部司不得而議也。夫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誠得精心之士。將從來積弊。徹底澄清。而惟正是供。則國與民兩受其利矣。至於盜賊之未盡勦除也。人固未有生而爲盜賊者也。或困於衣食之無資。而計無復之遂

爲發憤作難之事。或迫于渠魁之挾制。而脅從已久。遂爲甘心禍亂之人。此其人皆良民也。未嘗無更生之望也。絕其自新之路。而驅之必死之途。則其黨愈固。而不可解散矣。誠得方畧之臣。肅任其責。勦撫兼行。恩威並著。有不望風降命者。豈人情哉。夫賦稅不充。則國課誦。國課誦則征斂不得不急。而民乃益貧。盜賊未息。則守禦勞。守禦勞則耕桑不得休息。而民乃益困。民之不安職。是故矣。若府庫充盈。潢池屏跡。而又存安靜無爲之吏。撫循而與休之。解慍阜財之盛。可安坐而致也。然則用人爲理財之本。而知人爲安民之要。大哉王言。真端本澄源之道乎。則今日而欲大破積習。嘉興維新。亦非有舉世也。惟於其任官之始。察其材品之所宜。觀其學識之所練。或留心會計者。則令司特籌之任。或明習薪畧者。則命以討賊之權。或加意民瘼者。則寄以民社之責。散虞廷改往欽哉之意。而寬其文法。使得展布。則無左支右詘之憂。其報

卷之六

二五

政之日。考其施行之實跡。推其任事之實心。功能卓異者。則超遷以鼓勵之。其循循稱職者。則優獎以勸勉之。其奉職無狀者。則重譴以戒飭之。做虞廷三載黜陟之法。而無尚虛聲無狗情面。則無上欺下妄之病。至于銓衡者。人才之所由定也。則上而卿貳之臣。下而庶司之掌。皆得公忠有識之士。以爲之鑒別。平居之日。先有以察其賢否。定其短長。而推舉之日。自不致名實淆而舉措乖矣。則得一用人之人。而天下之人皆可用也。至於學校者。人才之所由出也。則上而提學之官。下而分訓之職。必選經明行修之儒。以爲之師表。肄業之始。先有以養其廉耻。教以禮義。則服官之日。自不至敗官方而玷素履矣。則得一育才之人。而天下之人不勝用也。若夫台衡之地。政本所關。中外視以爲安危。羣才視以爲進退。必荃宰一心。上下合德。而後大臣知法。小臣知廉。內則恪共其職。守外則加意於司牧。百度修和。于上蒼生樂業於下。之道

卷之六

二六

也。夫用人理財之事莫詳于大學而知人安民之道莫備於臯謨。皇上聰明好學於古昔聖賢之典籍無不該洽。願于二書尤留意省覽。則治平之理固無不備。而又開誠布公不設城府。使全才備德之士得以優游坐論。而一才一技亦得表見于聖世。豈不稱至治哉。夫太平無象。衆賢和于朝。百姓和于野。則治之象也。上以督責爲事。下以文具相蒙。則亂之象也。今日者惟願我皇上攬其大綱。稽其成效。明作有功。停

燕臺文選

卷之六

二十七

大成略以爲子孫萬年無弊之道可矣。

喬文衣曰。世無所謂文章也。經綸錯出。鋪張未竟。而輝煌已奪日矣。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淵父選定

婁東黃與堅庭表父參評

表

擬

上親征朝鮮大提國王率其臣民歸降。臣賀

表 崇德二年

吳偉業 驛公

狀以帝德洪開。布湛恩于寓縣。皇圖廣運。張捷

旆于遐天。漸被訖海隅之出日。底定四方。總經

燕臺文選

卷之六

表

新。兼服以同風。平章百姓。天人胥慶。遐邇咸休。

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惟黃帝戰于涿鹿。

先討不庭。大禹會在塗山。首誅後至。桀遠必修

文德。舞于羽者七旬。定亂須用武功。整鈞授于

三駕。維茲朝鮮之僻壤。實爲箕子之舊封。土田

附庸。分野。疆于周索。詩書風俗。本支起自湯孫。

藉商王有道之長爲君子不死之國。自衛蒲居

秦空地虎。賜真蕃右。渠誘漢亡人。賜張沮水。荀

藐下盧龍之甲。揚僕浮渤海之船。在元符之三

年置樂浪者四郡雖解段屬尚類鸛摩新室以
易印而開兵募容則分對而爭長在乎大業遂
授東陞疲敵師徒繹騷征討莫不摧殘將徒潰腹
心繼以貞觀之真人佐之英公之宿將攻城不
拔振旅而歸卽賞仁貴之先登終將觀之必
諫此固恃險勿賓阻強未服屈強于山海之間
通逃在沃沮之內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篤生濟哲虹流黃道之垣
誕毓神符龍起紫濛之野教讓興仁敦睦施乎

卷之六

卷之六

二九

九族制禮作樂風化浹于萬方祗世難之未平
豈軍行之得已仁者無敵師必有名蠢爾蠻邦
藐茲小賧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場多故
之秋糾率長戈倭卒近境幸喜鴟鵂開之戰大
破鴟鵂陣之軍苦便乘勝窮追因糧乘壘何難
長驅平壤直倚王京更猶狗彼行人賜之手詔
修我睦鄰之誼寬其事大之誠蓋孟津八百之
朝不遺微旅葵丘九合之會恐損江黃庶其子
孫守茲盟好注意橋虔不順狙詐多虞跳梁百

濟之區偕越夫餘之長整身日黑漫阻洪濟魚
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磨我難華面以相
從用是赫然加諸嚴爾躬率中黃之士親占太
白之符鼓震十三山咸開朔旅營連八百里誰
逆顏行帳下拔大食之刀鏤文龍雀軍前策渥
注之產汗血驊騮嗟哉合市之人徒享開城之
樂鳥鳴則散魚鱗而亡賴岷懸事肯信位宮走
免黃岩東馬寧容依慮遺誅毋丘儉沸流之勝
方之茂如蘇定方灑水之功遠過之矣於是馬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翰長腰長國營魂力盡而益蘇乞降勢窮則高
元束手大侮產反接于戲下莫離支稽顙于赫
門繁頸先馬自請釘灰坦腹牽羊甘投鼎鑊我
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
赦其罪方提黃鉞遽令收軍勿剪朱紫俾無廢
祀頗利之城八門不驚鷄犬帶方之邑萬戶爭
送壺漿洗兵馬普述之津兩令歸命刻日月九
都之名于寶親征龍雀狼筆咸成內府之珍屈
紉折巾俱陪上都之宴慕華樓賜餽合樂來賓

院解甲休戈。豈僅紙呈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招涼。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伏願皇上王猷允塞。聖德日新。計威信已震乎三韓。仗神靈早通乎八道。新羅送寶。仰悲廟社之靈。陸水論功。退念武臣之力。下勾驪羈縻。而稱臣僕。右碣石斥候。以備封疆。行見四方削平。萬里清盪。如雷如霆。如江如漢。王于興師。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臣等無任云。

龔芝麓先生曰。下馬草露布。大見才人本色。

卷之六 三

至字字真核。言言熨貼。使高句驪情形。如聚米指掌。此非倚馬可辦。組織風流。錯綜高老。以便于山而兼陸敬輿。余爲之顛服矣。

謝 賜銀章表

戴明說 道賢

本年八月十三日。臣在私寓仰蒙 皇上欽頒銀章一顆。賜臣。臣跪捧開視。上鐫玉音。載米芾書。禪烟密如靚。明說克傳。圖章用錫。共十六字。臣謹叩首祇受。卽赴太和殿前叩謝訖。竊惟臣枝止雕蟲。政慚畫虎。慚無五色石補天。叨冒十三年近日。何期重瞳之鑒。不遺六法之微。御珍出自尚方。宸藻追乎太古。辭金振玉。驚星漢以昭垂。舞鳳迴鸞。軼漢秦而軒舉。典逾曠代。寵邁休符。頂矢忱展。言志慶伏願 皇帝陛下。道隆義盡。治慈黃雲。格物致知。以正心者。正筆觀文。成化以惜墨者。惜才覽風雨而軫瘡痍。洞中外而修經緯。庶河嶽各安流。峙金甌永無鄭綸之陳琛珠共効享庭。玉燭常圓。顏會之盛矣。田歸淵曰。從書理談治道。忠愛懇摯。得大臣納牖之義。至於貴隣峴。當在臨川眉山間。喬文衣曰。以至奇極韻之題。不作一綺麗語。何等鄭重。視南宮櫻視。特失雅道。

卷之六 三

聖母皇太后萬壽賀表

曹申吉

伏以地道咸寧。王者篤尊親之慶。皇圖永奠。聖人洽順志之休。合萬國以承歡。大一人而爲孝。臣鄰胥拜。山岳同呼。臣等誠欲誠忝。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乾道坤道。體有同尊。作君作親。義無二上。緬自帝妃肇化。垂懿範于千秋。文母貽休。開鴻基于八百。漢家多內則。治近成康。宋室重母儀。女稱堯舜。爲君爲后。統歸得一之貞。如地如天。莫聲相參之德。上南山之祝。萬壽無疆。瞻北闕之雲。孝思不置。欽惟聖母皇太后德均。離照性比坤安。令範肅乎六宮。芳藻型于百世。讀書知往事。樂海內之得君。懷古思邛隆欣。大邦之有子。躬成開創。在先朝已著刑于之規。運值休明。至今日更篤思齊之美。惟賢后。恭稱聖母。故令子。乃作良君。伏遇皇帝陛下。建而體順。宮內洽一王之權。孝以承慈。堂上受萬方之享。君道無媿。乃讓善于一人。予職克修。始光被乎四表。茲當春明未半之辰。正值慈幃初降。

之日霞觴始獻。仙樂度于彤庭。瑞靄偕陳。碧雲生于玉殿。雍雍劔佩。趨除皆帝者之臣。穆穆衣裳。尊崇爲天下之母。千齡爲卜。羣瞻室內萱花。三壽作朋。共仰堦前芝草。臣等情殷錫類。誼切從王。沐日浴月。同花柳之向榮。卜世卜年。知剛陵之永固。學東方之鳥獻。以歌章迎西母之車。受茲介福。伏願運協不息。曆莫無窮。皇脉常茂。普爲四海之麻母。德永貞。著作一王之德。

可成哉

赫大功告成

上嘉悅羣臣賀表 崇德元年

嚴 沆子贊

伏以神武式彰。吹角應軒。皇之氣。皇靈既。建。案。親。周。后。之。成。輯。四。國。之。共。球。舞。兩。階。之。千。羽。鷹。揚。底。績。會。朝。而。大。定。可。期。魚。躍。呈。祥。奕。世。之。十。年。斯。永。歡。騰。率。土。喜。戴。光。天。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大。一。統。之。謂。王。總。六。師。而。日。討。益。為。民。請。命。允。宜。西。被。東。漸。而。類。帝。興。師。尚。慮。南。征。兆。然。故。用。兵。豈。為。得。已。知。伐。暴。貴。在。

卷之六

章

乘時四帝分方。并浦扣靈。麗之鼓。三苗逆命。玄官受神。鳥之符。劔可招空。豈問角城尾旆。車能破霧。何慮鐵額銅頭。陳牧野以執前禽。會塗山而誅後至。惟仁人能無敵。誠王者為有征。服壹戎衣。社稷之靈。長胥慶。提三尺劍。生民之塗炭。用除。及文德之漸衰。憤食足。亦武功之不競。步伐難齊。繡鳥能軍。莫勝魚麗之陣。驪山舉燧。翻驚龍。之妖。封未。泉乎。鯨鯢忠。起于。至。機。飛。城。關。烽。照。甘。泉。平。淮。祭。以。何。期。集。珠。

匪而不惜。聞聞天鼓。映月裏之戈矛。慘慘游麟。撲管門之鞍馬。若彼殷宗。薄伐。召虎經營。克鬼方者三年。獻淮徐之一國。猶且登之雅頌。修為美譚。未有神逾。沃鹿之郊。威殲。夷羊之野。四門乍鑿。頓天網以止戈。吉語遙占。奏雲莖而賀勝。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智勇正邦。聰明作后。虹流華渚。感白帝之元苞。電繞斗樞。降黃精之瑞氣。屬臣民之望。幾看聚邑成都。膺曆數之歸。何用西三南再。

卷之六

漢

會萬姓其咨之日。勤一夫不獲之憂。害喪者有人。盡歸乎誰子。坐岐陽而續緒。念五十國之宜誅。臨釜山以合符。知七十戰之非過。爰是仗旄奮武。秉鉞有虔。應太白以興兵。風生陣後。移五雲而肆伐。火出刀頭。鐵士如雲。金戈蔽日。雷霆江漢。誠中權後勁之方。龍虎島蛇。定隅落鈞連之識。伐山通道。斬將舉旗。則取于殘。無競維烈。乃或壺迎。渠酒。饒實玄黃。列平沙大幕之間。下諸部名王之拜。不勞謀于力。收無待問于容。成。

蓋由氣作機車。早破敵人之膽。况復火流王屋。
 蓋徵天子之符。布乘黃朱。來千八百國之使。披
 圖赤綠。占億萬斯年之基。是役也。歲在困敦。幹
 維柔兆。離光炳燭。兵開如火之容。物類孳生。化
 洽體元之首。歸而飲至。貽子孫長發之祥。冊以
 改元。昭海甸永清之曆。天顏有喜。王心則寧。黃
 霧霽黃屏。流電擬投壺之笑。朱光冒朱邸。歌風
 識過沛之歡。雖六州尚懷在宥之仁。而四裔已
 慶太平之福。臣等簪筆趨朝。荷戈就列。才愧清
 風之移。功慙夾日之奇。隨玉帳之白旄。聊解厲
 兵秣馬。觀明堂之陰羽。還同贊采。率牲告成。文
 人庶陪燕喜于張仲。獻賦太學。敢希淑問之舉。
 聞共知一人開天之功。亦于小臣何力之有。伏
 願日躋湯敬。永止文仁。念下澤之鴻。太平之失
 已久。問中原之鹿。帝王固自有真。正拱而射汝
 之詞。慰奚爲後我之慕。則有征無戰。瑞生朱草。
 堦前伐罪弔民。德洽碧蒿。柱右矣。臣等無任。
 田髡淵曰。文露布。武露布。于餐風有收。旱飛

燕臺又達

卷之六

至燕都莫不擊賞。一展閱之。宛如寒島瘦皆
 望而却步矣。田髡淵

擬

上躬耕籍田禮成賜宴羣臣賀表 順治十一年

田逢吉

伏以黃扉崇國典。朱紱開九土之華。紫極重民。依蒼馬起三昌之瑞。寅一心以格郊廟。星風金。根沛大澤而饗臣工。雲迴翠幕。將農氓玉粒望青。蜺以來勤斯察。案銀膠仰形。螭而集祉。微猷著頌。懿典垂休。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古者制籍田以別民田。嚴上下公私之界。

卷之六

一

王人力于畝。以風百畝。昭率作興事之功。神倉用飭於仲秋。帝藉必崇乎歲始。泰盛時薦非如原廟之櫻桃。獻種祇陳。自出後庭之種。桂百神式序。三推五推。九推在位。惟其勤思。千耦共耘。侯伯侯亞。侯旅庶人。乃能卒業。姬王載渠。風夜太史覲土順時。漢帝意切叨昭。膏夫循畦布種。迨永平之日。猶傳呂望之言。洎泰始之初。尚有安仁之賦。歷諸史冊。允矣宏規。慨自嘉禮中運。遂致民瘼日迫。宣王倦於一發。陳切號公。文帝

卷之六

二

勤於三年。感深賈傳躬耕著論。曹植飾親賢遠佞之夸詞。藉田設官。晉武昧致敬崇先之遺意。長樂之間。鍾疎樹誰識。終三十里之公田。金華之霞駐霜凝。敢頌戴十二旒之天子。未央成祇弄。回難。以質郊壇。標社遺金。上苑何由。視襍。惟保介參御之訓。邈矣無聞。故公卿大夫之恩。缺焉未布。帝勿欽哉。曷以四月麥而七月穀。民告匱矣。孰能九年用而三年餘期。召豐稔之休。在謀肇祀。克恤艱難之本。用承良苗。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武神文。哲謀肅又。冲英特奮。宮府之裨。政一日掃除。睿穎風成。閭閻之微。與百端殷切。鴻功恢禹服。聲教著於八垓。九埏。躋敬式湯圓。化澤暨於五風十雨。以藉田乃一代重務。躬耕為四方取型。念深享帝享親。雖萬國。而納粟。物資薌簋。齊合必一人。篤以盡誠。况大食為民。天百穀。召宗祏之順民。惟邦本三時協黍稷之馨。惟亶哲而遂克思。豈至尊而不勤事。爰咨羣采。古有耕藉爾胡聞。特降德音。田在商

郊張用往。值日月會於天。闕太卜。選以定期。正
星斗拱於地。辰聖人起而辨色。門分銅馬。通津
海以脩原。臺近黃金。繞梁河以作潤。卿花之鳩
婦。桑柘緊起。層陰夾柳之雉媒。扶蘇欲亂。嬌影
野廬清道。封人築壇。田峻整車。御華止蹕。祥雲
拂拂。九旗飄明。庶之風晞。露濃濃。百吟隱朝華
之鏡。紺輪載乎黛。藉。慈特服於縹轅。公卿序班
爵之章。庶人來終。畝之義。萬頃呈沃沾。皇澤而
時雨。先飛千。未合膏接輪音。而春雷乍起。協風
卷之六
浮。花飛蒼玉之前。淳濯沉腴。草發青瓊之外。
行見子婦皆勤。饒畝。摩千箱萬廩之歌。亞旅悉
秉耒鋤。積如茨如京之頌。羣臣有進曰。天子惟
幼。曾孫有慶矣。聖主存谷曰。臣人共勵。寡婦其
利乎。於是醴酒載頒。咏嘉賓魚鹿之賦。離雙維
賜沐與朝。湛露之光。對君椒溫文。波潤向陽草
色。愧臣躬偃折。風傾迴旭葵心。臣等熟愧英稗
揚。同榛批。鞠循永念。饒煩后稷之思。靖共未能
栗慙伯夷之樹。無義每。耨耕之學。沐浴重淵。承

笙簧旨酒之懽。優游化日。乃九重不享無勞之
玉食。故孟春而燕。昧爽而思。豈百職安心尸位
之素餐。不盡考其功。夜思其過。伏願恒懷精一
時念儉勤。延驅碩鼠。懸皇心於日月之區。野絕
飛鴻。照下里以光明之燭。螟蛉昇之。炎火非種
必除。莖。莖。之。近疇嘉生。則植勿以酣歌恒舞
而忘豈之部家。勿以瑞麥靈禾而忘屯之草昧。
庶雨無潦而暘無曠。旦復旦。今光華。千年祚而
萬年。邇年復年。今熙洽矣。臣等無任
卷之六
田。耕。潤。日。藻。麗。綿。密。潘。黃。門。藉。田。賦。不得。而
美。千。古。沛。蒼。才。思。雄。博。每。讀。館。課。諸。作。真。足
壓。倒。元。白。此。鄉。闈。刻。程。作。也。真。雅。閱。潤。真。足
潤。色。太。平。

擬

上駐蹕南苑閱武行蒐禮 詔廷臣四品以上

同詞臣恭視 賜宴行宮羣臣謝表 順治十三年

谷應泰 霖蒼

伏以皇圖弘遠震神武於霜嚴睿慮精勤肅班聯乎雷動聖不自聖每以君而接臣兵原止兵豈以文而廢武萬騎龍驤向日甲冑生輝千官鵠立瞻天兜鍪吐氣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建邦制治折衝寓於樽俎之中敷化

卷之六

聖

宣猷獻功不出社蒸之內登壇壇而履黑玉但建朱旗渡河朔而流赤鳥匪遺黃鉞中春振旅周禮嚴司馬之條吉日車攻小雅著東都之烈賦楚王之雲夢大秦軍容侈漢代之長楊丕昭武節縱獵不如樂魏文帝中道頓息豈曰無因乃蒐本爲民唐太宗乘暇幸輿亦云有體慨自宮中習射祇是虛名遂俾殿上觀兵無裨實用彼其之子在床而偃息不聞鉦聲之聲亦有文臣矍矍而循牆徒視花磚之影我難殺敵狼睥

之戈徒揮躬不隕師庾公之矢虛發以致南山開上林之花旣性習夫疎懶因而未共備弄田之名且智昏夫劒戟未有篤思桓武提雷鼓以敷威宣誠臣鄰煦冬溫以接遇義行而恩益暢樂備而禮克明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舜哲堯仁乾剛坤厚紹祖德宗功之緒克奠神京開十年傳世之休永垂寶曆旣修文而偃武集萬國之共球復耀德以觀兵舞兩階之千羽爰臨南苑特講蒐田中隊龍旂動鳴

卷之六

聖

之歲歲前驅魚貫飄輕憶於芊芊或奔走或疏附或後先中有需乎禦侮日夏苗日秋獵日冬狩當先講此春蒐青霜紫電皂纛白旄奉黃石之靈光騰霄漢左偏右承前茅後勁栗中樞之制氣指星河乃廷臣固皆登觀而翰苑猶爲親切酒醉飽德歡聲浹洽乎几筵拈矢彤弓盛典光昭於宴鎬律詩絕句孰非導揚武烈之篇五韻七言俱屬黼黻隆平之業真所謂湛湛露斯之斐魚龍旋吹蕭蕭班馬之鳴鏡歌競作將

藉以獻詩選之技。抑資以奠國安民。臣等細柳
徒懷穿楊莫試。非不蹶祖生而起舞。中夜警雞。
於宗慈之乘風。遠方破浪。但技不習。則棘手馬
不習。則決堤。何幸聖眷鴻庥。一日有三接之禮。
敢曰愚臣狂非七尺。非萬里之屏。伏願安不忘
危。治益思亂。念無疆之休恤。朝夕惟勤。期有道
以聖明。初終是慎。治外治內。庶幾誦天保而咏
采薇。來求來庭。抑且美江漢而歌常武。將見文
明有象。石碑勒太平之書。福祉無期。銀鑾鑾鶴
慶之字矣。臣等無任云云

卷之六

傅星岳先生曰。天藻淋漓。全由風骨。他家之
采。特虬龍片甲。鳳凰一毛耳。

魏石生先生曰。長楊華林。供其驅策。更不能
組織爲工。此麗言之最有體裁者。

擬河工告成廷臣賀表

錢中諧

宮禁

伏以德水朝宗。千乘繞金堤之固。陽侯效順。三
門安砥柱之瀾。繫沉璧之無煩。不藉白狐玄貉
辟邪之可繼。欣看錦纜牙樁。非皇靈克暢于
馮夷。寧水府自由其故道。神魚猶舞。陽鳥爲懼。
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龍足奠極
以來。巨掌摩神州之勢。龍馬負圖而後。洪河接
天漢之流。繞紫極以迴環。拱皇輿而若帶。源從
萬里。實居四瀆之尊。波蕩九州。自灌百川之水。

卷之六

土膏藉其潤澤。寶貢賴以梯航。然而水德雖平。
經風印險。河流善決。振古爲憂。自蔥山鹽澤之
已遙。而王屋孟門之逾壯。驚濤拍日。倒銀嶺之
千層。濁浪浮天。落金城之百丈。故桑土書于夏
紀。十有三載。乃同宣房。築于茂陵。二十餘年而
定。渠開六輔。則荷擔成雲。堰號千金。則送徒彌
歲。水衡之錢多費。淇園之竹爲空。遂使鱗屋龍
堂。滅沒銅人之髻。金烏犀。柵飄飄貝闕之祠。三
策徒煩。二渠誰恃。蓋由汴堤垂柳。未徵水德之

靈長以至津吏填薪空遺等源之博望元光之
災屢告大和之祭何年未有驅策玄吏澄清白
正和瀾自息無勞伐鼓之聲頌洞還安忽觀浮
槎之使如今日者也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瑞
應黃星符開黑水關崑崙而使西望鞏石成橋
輝渤澥而令東流鑄劍作柱神奉水心之劬國
窮地角之圖自應海若無波積羊盡化何意天
吳未靜鯨甲還驚猥爾荆隆不無蕩析楓宸爲
之側席孤千或以興歌試望成阜晃渚與鴻溝

漢唐文選

卷之六

星

未辨每憂東野梗枘同杞梓俱流烏鵲填波恐
摧六副黃蕭入澤將賈九千里幾化于空系人
且虞其捧土左慈禁水竟不能靈陳協開渠殆
難爲巧夫何沙洲之乍漲忽焉激浦之平分樹
裏青牛依然無恙天邊赤甲復爾休明五崇緩
激箭之流千丈見遊鱗之戲青龍桂嶽還誰越
女之風彩鷁牙盤更展吳江之技呂梁被髮莫
痛于瑩篴魚服來潮無憂于魴鱖乃使城危獸
角三版猶存地近蛟宮七軍不沒孟諸之樂可

昇流萊之堰斯安誠屬神功殆由天瑞臣等貸
九枝之潤無力迴瀾占千載之清有心獻序鐵
鷲莫策竹杖何施孰意頽波頓成安陸昔者沉
灰未盡碑難繼于李尤今者闢崇已消功更奇
千延世輕水自合知帝子之靈暴漲潛平長忠
臣之氣是可賀也寧不休哉伏願澤沛投醪動
成刻玉洗天河之兵甲定鼎千秋息海島之風
濤榮光四塞帝星懸而不動地維亘以長寧則
水調清歌都尉上桃花之米器車佳瑞甘泉流

漢唐文選

卷之六

星

竹葉之杯矣臣等無任 云
田髡淵日宮辟雄才絕世著述之富跨越崇
賢不獨小儒驚爲河漢嘆若望洋也讀此表
層波曲愁如長河九曲每折成奇昔人謂水
自成潤滌委盡致可以擬謀篇之善矣

主親射南海子 賜宴謝表

史大成

及

伏以睿武維揚。弧矢正勾。陳之位神。功者定駟。虞和賓燕之音。蓋聖王爲天下而習勤。即多士仰一人以觀德。具瞻象弭。載肅熊侯。臣等云云。上言竊惟五兵以及遠。爲強。射戰十不當一。六稱自至尊。爲重。公卿四而迄三。故酌醴陳歌。司射奏四鏃之樹。取材獻箛。弓人開九合之規。唯者寧侯多福。用康酒脯。越茲貢士孔嘉。爰揖几筵。在東都決拾之伏。言狩於草唯。泮水。觚搜之

東坡文選

卷之六

吳

頌薄采其芹。斯比禮比樂之和。客卽上齒。上功之勝事。自鹿中之不設。囚虎。襲之徒。陳粉胡。筍而董澤。蒲盡人箕。棧之選。赤羽。贈而青石。鏃久塵。蘭。鐙之廷。石。若終藏。空試。期門。十萬。雕。孤。未挽。浪歌。狸首。七章。東海子雄三石。陋齊王之技。北園合拔二弓。誇秦伯之容。繁弱。絃鳴。雲夢之蛟。幾獲孟霜。矢發石梁之羽。安存腰橫。滅。豹之材。驅騁。郊城。春暮。首戴。鷗。蘇之尾。跡殘。茂苑。秋深。長楊。館親。發。熊。羆。細。奴。是。玩。顯。德。殿。自。道。獲。

虎矜氣未忘。賦草諛華林之圖。騎士滿洛陽之

國。祇是逞雄一發。誰言大武三曾。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東洛授書。北辰錫勇。澄清禹甸。飛騰

出日之邊。端拱堯階。殷震無雷之外。內正外直。

畫張弛進退之宜。遠至邇安。表父子君臣之鵠。

念彙弓脫。劔皇圖。當歸馬之年。而設鵠。祭侯天

子重射熊之禮。唯修文兼備。武實處安。以思危。

乃駕織驪。薄遊鄧杜。左烏號。右夏服。雙懸竹閉。

棍。膝前。鸞。越。後。龍。旂。徐。挽。玉。參。金。附。雁。翎。飛。電。

東坡文選

卷之六

吳

扶桑天外。插青莖。鶉尾追星。蒲類海邊。攢白羽。獸肥草淺。應弦麗。麋鹿之龜。雪盡蹄輕。矯矢拂。騎。鈴之翼。抑縱送忌。抑聲控忌。帝王之神武。於耶如拒石。然如附枝。然聖哲之周旋。允協千官。雀躍萬歲。嵩呼。然且樂不及盤。怒母使沫。綠沉。繡。質。殘。戎。器。於。鞬。鞞。白。鶴。紫。驊。歸。上。閑。之。銜。轡。惟。官。坐。設。帳。殿。筵。開。琥。珀。擎。來。仙。液。灑。瓊。花。之。露。蒲。萄。釀。就。天。恩。生。石。凍。之。春。論。切。豔。梅。喜。動。晴。頭。之。色。歡。逢。魚。水。幸。隨。豹。尾。之。塵。臣等。驟。拓。

陳材乘瘳釋質身非猿臂深懸負弩先驅目聞
狼牙祇備捧書人誦誦虞箴而繹志司馬一純
讀周禮而考儀梓人正采翻旌在望會看月滿
張弧塵肋可知但聽風高鳴鎗猥賜大官之瀝
寶溢青田俯思侍從之班曲參朱鷺覲龍顏而
有喜效流拜以揚休伏願加意澤宮垂詳矚相
省括于度不踰正鵠之中審固以行常矢撥鉤
之戒將聖人弓勇士繳成器而動盡囊騏驎羅
且道德劔仁義千持滿而前用式蘋蘩康軒
卷之六
青文衣曰古麗之中不失典則喜其領規有
體忘其組織為工

。擬

上以七夕佳節

賜譙羣臣羣臣

謝表 順治十四年

張 熙 穆文

伏以

天開佳節恰逢流火之辰

帝眷臣工爰著饒馨之典滌炎氣而迎爽氣拜

觴座而飲瓊卮宮宴沾恩商風洽化 臣等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時承七月首

重

卷之六

五

重幽歌序屬三秋特詳周禮白露降而天

地肅庖易起民涼風至而雲漢昭莎鷄在

野仰觀製錦析木成文俯炤流黃吟蟲代

漏楚楚明星織女恨銀河之廣迢迢良夜

填橋驚鳥鵲之靈是惟天上之佳期遂作

人間之盛事設果陳瓜少婦停鍼而候節

乘槎泛月學士破筆而題詩翡翠庭前睇

蜘蛛之網密流蘇帳裡恨促織之聲悲思

帝子以傳觴瑤池誌異望天孫而乞巧金

殿要盟。醉聞華牋。徒傷淋漓。於現樹曲。矜
絕唱。惟聞顛倒。於錦袍。其如千家。砧杵愁
敲。夜月之寒。况乃萬戶。繭絲怨織。秋閨之
淚。不乏清娛。要非盛典。未有

賜栢梁之沽酒

開魚藻之初筵。如

今日者也。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金甌永食。

卷之六

玉局常調

九重之采如雲。外朝稱

聖。五夜之思。視日內殿。惟勤。勸。錫。笙。義。瑟。諸。聲。教

于無窮。舜戚軒。弘化和平。於有夏

連漏聽金壺之鑰。燦矣三星

奎光曜天漢之經。欣茲七夕。爰集廷臣

錫以寵謠。鳳凰池畔。誰爲載筆。揚芬。鳩鵲觀中

豈僅賦詩。飲酒念七襄之空列。紅女其歌

惟百辟之嘉謠。素絲有訓。雲章燦爛。不誇

集翠之裘。雪練光華。盡屬連茵之繡。坐依

中禁之班。珠宮璇室。盤貯

上方之饌。桂醴蘭漿。臣等才差。憤昇。腹愧。曝書

敢不。勗。勉。同官。聽鐘聲而問夜。尚其軫念

兆姓。望河影而占年。伏願

建天協德

援曆敬時。一葉春。一葉秋。自尋收。伊始九月衣

八月粟。爲黔首而咨。庶幾杆軸無空。不起

鞞鞞之怨。明良交慶。胥觀濟之休。臣等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字。典雅。句。鍾練而尤妙。有秀逸之致。溢

於筆墨之外。如。鄴侯。出山。作唐第一等宰相

而仙骨。自在此。穆文丁酉。塲前。裁也。旣庭帶

以下原缺

與孫鍾元書

馬之驢 吳休

竊惟天地之氣。徧布之中。必有萃結之處。此其物理確然。而於人事尤極著也。萃諸人者。必於數千里數百年。則其所結者大備。乃足以獨秀而爲世之所宗。宜今日遠近君子皆尚先生之道也。驢與先生同里同時。慕先生之光有年矣。無紹不敢以啓先生。家從兄習仲親奉先生之教。而驢又與家兄室遠。以故未至於先生之墻也。辛卯冬。辱先生手札。是天不棄驢於先生彼時。媿未蒞報。遇馬司空之便。附呈一牘。殊爲草襲。且復不盡鄙懷。茲拙詩初集梓成。敬獻先生求教。夫驢之所以爲此者。爲藝而已矣。驢久念此業泯。夢。考者染飾而示神。項者輕佻而鮮貴。古人音節已淪。尚言性德耶。驢無古人之德。而有似乎古之愚人。諸所賦撰。直寫拙性。無矯雜之音也。先生或肯教之矣。有友謂驢曰。子無倖教於先生。子沾沾升斗。其於先生分比焉。先生不教子矣。驢竊不敢以爲然。夫所類於大人先生。

樂善文選

卷之六

四

樂善文選

卷之六

五

者抱天地之厚氣。效天之無不生。則地之無不成。來者無拒。嘉善而矜。不能先生將奚以爲懷哉。且驢亦有所不得已焉耳。昔子路萬鍾列鼎而不忘。藜藿負米之年。驢今日所謂願學負米者也。方自以爲慶矣。寧違以爲非也。先生量不鄙之。先生而鄙之。量必矜焉。此驢求教於先生之計也。且人上有父母。旁有兄弟。下有妻孥。而外無田土。內無財貨。手無善技。身無令名。此將不升斗不存也。則驢之區區。亦可以明於吾友矣。而非先生誰斷哉。伏惟先生憲然教之。指其所是。正其所非。臨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益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先生君子也。驢雖不肖。而慕君子。可使不畔於大道。適然同於徧布之氣。而不與萃結者爲。泯戾與。

喬文衣日筆勢迴環開展極似昌黎文字

與張卿子論詩書

陸鍾玉 去

僕天分不高學力又寡於聲律一道本無所窺豈敢遂以作者自命自惟少治毛氏詩從事風雅者久偶意興所至吟詠繼之歲月既深卷軸遂積煩播遷以來雖遺亡過半而什一閒存蕞者就正足下過蒙獎借謂僕才力所至足以方駕舛州惟不作樂府當有深意噫當今非足下誰能發吾覆者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其間即離棄取之故正索解人不得僕謂樂府可無作也

藝臺文選

卷之六

五

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為三百篇矣嗣後為五言為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彼其字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之清平調若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既已優伶習之故家卿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乎少陵雄視百代無古

人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

諸作沉雄悲壯感慨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

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言

出耳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風入雅惟務闢

靡誇多每詩集一帙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

不諧音節都舛猶然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

良可悼歎夫以一人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

美人忽摹壯士忽為衮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騷

驚駕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彈笑俱假

趨向尋人亦勞而少功矣即如大風拔下易水

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

不休用心無用之地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

桑秋胡行君馬黃戰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

寫招原自不可無一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

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孟

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

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僕以人生

家庭骨肉之纏綿友朋聲氣之締結山川風景

家庭骨肉之纏綿友朋聲氣之締結山川風景

家庭骨肉之纏綿友朋聲氣之締結山川風景

家庭骨肉之纏綿友朋聲氣之締結山川風景

之留覽窮愁離亂之感觸發乎不自知動手不
得不然。卽此是真性情。真風雅。若乃展卷多應
酬之作。謀篇皆附會之詞。誣已往之古人。欺
將來之學者。僕雖才不逮昔。未敢苟同當世也。鄙
意如此。幸惟有以教之。近作數本。懷以附覽。極
知無一足傳。欲借明眼人一爲鑒定。庶使後人
得知作者之意也。僕言詩盡於此矣。區區一得
之愚。統祈紹亮。不備不宣。

吳梅村先生曰。長沙樂府自標名目。不襲古

蘇軾之遺

卷之六

五

人。滄溟則未免叔敖衣冠耳。余嚮持此論。不
謂去矜先獲我心。書亦創快了絕。幾於昌黎
論文矣。

與友人書

成性我存

接來示云。近來所得如何。以有所得期。我知不
以無所得。忽我其待我也厚矣。先儒有言曰。賢
哲立言。寧粗無精。寧近無遠。使人人可守而行
之。故予之自處。與觀人。惟以甘貧有耻爲第一
義。甘貧則孔子之蔬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
盡此矣。有耻則柳下之三公不易。孟子之萬鐘
何加。盡此矣。若舍此而別求所謂遠且精者。不
亦誣哉。然甘貧與有耻。則又非斬絕世俗之情。

蘇軾之遺

卷之六

五

不可。夫世俗之情。卽官室妻妾所識。窮乏得我
之謂也。知病根在是。當自見其根而蚤斷之。如
與警訟。如與賊遇。無輕放過。昔有爲某郡守者。
素著清操。一日其僚之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
身。其內首無重飾。慚歸而志告焉。其郡守真不
聽。久亦稍爲之移。于是政聲頓減。豈惟此而已。
見地癖之夫。田連阡陌。而我無立錫。則爲之動
矣。過豐屋之家。雕梁畫棟。而我無容膝。則爲之
動矣。觀鄉里小兒。蛟童尤女。鮮衣怒馬。頤指氣

使之狀而自顧寂寞則爲之動矣一動遂不可
支也。不可支則幾何而不爲郡守之變于其肉
也。今也廐繫下駟之馬室無函丈之席糧非隔
宿之儲衣有層補之缺地冷官卑無所容其不
肖而不肖之心則亦不敢不防焉設因俗爲通
逐流自便如天鼓石言一時有聲而孰知其爲
胥爲妖也是故郭重之肥不如子夏之廋也慶
季之車不如顏蠅之步也子臧之冠不如晏子
之濯也韓頗之器不如儉者之鬲也知其不如
而謂其無所得焉不可也彼言出事表而行滯
塵中吾亦安知其然乎

燕臺文選

卷之六

李

喬文衣曰先儒力學皆標目立程做成一件
再進一件其學始爲已有此真寔下手人也
空谷之中得此聳然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及遇髯淵父選定

同里周 綸薦垂父參評

啓

謝賚古鏡熏籠啓

宋存保行建

繡囊開影霜月晨飛玉帳焚膏春寒宵歇奩中
勝賞幄裏清懽雲破蟾蜍窗來白鳳烟侵翡翠
竹暈紅潮淬以清泉卽有星辰之狀燃之奇木
非無龍鳳之形彈冠自磨其麗姿入夢猶憐其
香氣夜埋石鏡徒傷掩月之懷朝拂山鑪彌愧
非烟之質

燕臺文選

卷之六

李

田髯淵曰子建全集問世者久此庾肩吾精
麗之作吉光片羽簡出存之

請同官看海棠啓

宋 宛 荊 叢

旭日載陽。名花初爛。亭亭絳雪。疑傳蜀國之香。
燁燁朱霞。似對荆南之樹。雲衣玉魄。恍姑射之
臨風。露靨烟鬟。赴高唐而未雨。鴻鸞別浦。忽逢
洛女之遊。殿號披香。嬌倚玉環之寢。別綠蘋之
交映。恰黃鳥之初來。敬載雙柑。祇迎五兩。樹猶
如此。寧同楊柳之圖。我見猶憐。欲以梅花作聘。
伊春光之將暮。饒以金蟲。縱夜漏之頻催。還燒
銀燭。傾城難再。信知蛺蝶情多。錦幃幾重。莫待
宮鶯啣去。願聞賜政。祈命信人。
田第淵曰。荔裳文稿。諸體畢備。以茲集將成。
便有南歸之棹。不能多載。俟增定集中再爲
收入耳。

卷之六

六二

徵朱母王淑人壽詩啓

侯玄泓

蓋聞真府傳觴。金液瓊膏之酌。并山紀石。白雲
黃竹之謠。清都以遂古爲期。塵境以長春爲祝。
故夫麗眉顰齒。鏗將頌禱之音。猗秀松貞。照雄
兼細之色。咸資雅咏。鼓吹華筵。茲啓宋老世母
王淑人。系出名宗。作嬪碩彥。姿含澄粹。少不煩
平。姆師勸。勸。勸。儀。儀。長。尤。推。夫。女。士。慈。仁。逮。下。恪
儉。閑。家。無。言。而。鹽。饋。已。齊。不。怒。而。閨。舞。自。肅。大
理公以國士蜚聲。英年解褐。既翺翔于鎖闥。旋
馳驟于皇華。淑人翟弗初承。雲章載被。綺羅在
御。不輟績于機梭。珠玉爲叢。尚勤躬于井臼。不
意甘泉通火。濟水揚波。大理公以閩外便宜。鐵
冠行陣。軍中感激。繡斧登陴。泊平箭墮。空壕尚
聞。嚼齒馬驚。危堞猶親。持纓淑人親督。孤兒啼
冤。北闕帝旁。玉女日下。豐隆喋血。重闕未見。羽
林之恤。埋身葦草。空傳孤火之疑。迨鳳簡之朝
膺。俄龍胡之夕下。叩御史之府。但有啼烏望夫
人之城。已無列雉。飄搖故園。荏苒華年。辛若持

蘇臺文選

卷之六

三

門支離恤緯。停機之詩。委彼子與。喻軸之言。時
提文伯。而御之右之。瞻三諸昆仲。並以名家。擢
雋。翬翬騰聲。二陸三張。共擅江東之譽。八龍五
馬。咸生道上之光。穎川才子。荊州孝廉。鳳翥士
林。鷹揚文苑。五湖詞客。秦十二之珠。繫七郡名。
游飛三千之編。帶淑人乙夜篝燈。未覺機蘇之
匿。中厨綺饌。常看鬢髮之空。其歸去也如此。其
母儀也如彼。茲當奠養之初。舒適闢支干之更。
始麻姑駕到。律轉東風。婺女星高。精分南極。薦

謝聖天恩

卷之六

六

春盤于玉案。香動五辛。擣霧藥于珠宮。雲垂三
素。弘等肅揚密戚。孔李通門。應參捧几之倫。謬
列升堂之雅。辭無榮于華袞。情不後于絲衣。所
望枚馬鴻才。燕許大手。僂百字之采。潤飾芳微。
飛五際之文。榆揚麗則。庶幾瓊筵此日。萬壽齊
康。將使彤管當年。五花重爛。更祈遠集軒車。躬
持樽斚。青陽繡戶。同瞻金母之顏。綺席瑤觴。併
作梁園之宴。修赫蹏而廣告。振尺素以前驅。謹

謝魯孝王啟

唐鍾玉去於

恭惟殿下圭璋令德。金玉粹脩。斗中爲孝弟之
王。魯國作文章之主。稟舜文之至性。遠邁梁孝
賢聲。得周孔之真傳。詎數陳思。慕慕固宜。陪讌
游者。無非鄒陽。司馬。供蒐討者。不止易象春秋。
而且儼賢聖於葵藿。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攬英
賢於几席。寧曰王前無曰士前誠曠古而莫京。
亦於今而爲烈已。某羈旅寒儒。草茅下士。揮毫
授簡。本無鄴下之才名。載酒飛觴。敢謂汝陽之
後。從猥蒙睿問。遂荷隆施。賜宴殿頭。迎接天人
之表。俯詢時務。猗聆金玉之音。至於筐篚擗置。
從內特頒。翰墨淋漓。自天親灑。風生懷袖。龍
跳虎臥之奇。月落中庭。極兔起鶻落之勢。
豐竹見賜。是則光騰奎壁。挾雨露以偕來。寶重鼎彝。
與瑤琨而競美者也。某躬承異數。叨沐殊榮。既
感高厚之恩光。益仰撝謙之盛德。受茲三爵。猶
將矢頌于千秋。錫我百朋。尚冀珍藏於什襲。欽
鴻名於河間。式瞻大雅之風。備上客於淮南。竊

魏小山之賦

田鼎淵曰魯王賢而下士曾封股謚曰孝
尤去矜先生早年遊魯有國士無雙之目此
啓投進卽鑄之垂光殿中兔園諸賢視先生
少遜矣

卷之六

六

星月同人啓

李發二承

鄉心旅夢。秋至多悲。非樽罍以澆胸磊。弗勝也。
况秋莫最於七夕之星。中秋之月。離而合缺而
圓。可謂天不負星月。亦可謂星月不自負矣。故
爲作星月同人會期。

蘭心泣露。桂魄迎風。纔逢七夕佳期。轉盼中秋。令候金梭甫化。玉斧旋修。天朗氣清。洵是秋容新沐。虹銷雨霽。何其夜色澄鮮。千斛珠光垂萬里。一輪玉唾落九天。誰無犢鼻竒思。人切胡床。

無事無事不人遠

卷之六

六七

逸興舉杯以勸相逢只一宵把酒而邀對影成
三客橋憑鵲渡星娥豈復生嗟宮情嬾移月姊
不應有恨某等羈思空亂樂事難窮屢換星霜
幾辜風月惟恐白頭漸老可堪斷梗無憑燭短
未收訝殘星之破曉夜深無寐怨隙月之窺人
天上人間星前月下卧看牛女待其靈鵲喚起
嫦娥試憑絃管伏與帶星而出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髡淵父選定

西泠沈璇亞斗父參評

論

謝安論

于熙胥庭

語東晉之事者。每以茂弘安石相衡並論。夫茂弘雅度。有踰安石。而安石之才識。則過茂弘遠甚。吾于其却敵定變之奇。見其才吾于其出處進退斷然而適合時宜者。徵其識要之其識無

卷之六

突

不周故其才無不盡也。奚以明其然也。夫東晉之勢如人之積弱而不能自振也久矣。凌遲至于穆哀之際。豈唯不能自振。更復有腹心之疾。深而中之。此而思有以已其疾。則立斃。不思有以已其疾。而徐以聽焉。而疾且橫發。而不能自止。則亦同歸于斃。有道于此。不必其疾之頓已。寬和不迫。使疾稍緩而不發。俟吾元氣漸回。庶有已其疾。而因以自強之勢。此安石之用心。爲能獨見其大也。彼穆哀之際。所謂腹心之疾者。

非桓溫乎。夫溫東南之人傑也。當時無溫。符健

慕容儁幾何而不思飲馬大江。投鞭汔濟乎。故

溫之跋扈。足以爲患于腹心。而溫之雄才智計

亦足警服四方。而自支其榮衛爲晉計者。惟有

用溫以安晉。而徐以制溫。斯孱弱之餘。賴以維

持不替。然而難言之也。用溫而因以制溫。自非

密與溫相結。而深與溫相知。洞其規畫。而窮悉

其意計之所在。鮮不輕爲舉動。一蹶不支。非反

爲溫用。卽亦終爲溫制也。此殷深源所屢舛廢

燕臺文選

卷之六

完

然而身名俱喪也。安石思之。又熟思之。故屢辟不就。溫辟之。則就。卽其就庾冰之辟也。踰月告歸。而爲溫之司馬也。則遲久而始去。蓋熟悉溫之爲人。與其舉措之先後。才分之短長。腹心之倚賴。後可一聽溫之飛揚鸞鷟。而正已玩弄之于鼓掌之上也。他不具論。新亭之會。中外震驚。謂將移晉室。智如坦之。已倒執手板。安石獨從容就席笑語移時。而溫乃爲之意折也。是何也。蓋有以審定于平時。故譚言微中。爲能動

之于無形而出之以整暇也。桓溫既沒，朝野又安腹心之疾，遂已盡去。優游十餘年間，國家之元氣亦已漸復。泥水告竣，大勲克集，而晉乃駿發乎已有自強之勢，抑知出處進退，其遵會而乘時者，固已徘徊審顧，不啻至再而至三也哉。議者猶謂矯情鎮物，微倖成功，亦何其不知量與。夫安石之始志，有爲年已四十餘，或咎其爲之不蚤。夫聖人能不失時，不能違時，使安石而蚤爲之，雖不至敗壞如深源，其無所成就則一。

漢書文選

卷之六

主

也。向令桓溫破蜀，振旅江陵，遂以兼秦并燕，威鎮天下，則劉裕之事，寧待再傳而見。惟是枋頭奔敗，望實兼損，雖郗超進之以非常之謀，而人心離沮，無可復爲。安石乃從容起而定之，惟其時也。故吾謂安石之成功，不干其才，于其議也。司馬微曰：識時務者，在于俊傑。安石之謂與。田髡淵曰：論太傅者，多以泥水一捷，際其生平，不知其平日才識。早有以服人，瞿庵先生此論，層折翻駁，的是老泉得意之筆。

補衡論

主 鐸

覽之

人之遭遇，艱阨言必有開于宗社，若坐聽竊于姦雄，而不一言以明告天下，則詰詰藏身，亦復何難。惟英雄卓犖，爲能挺身犯難，此非全軀闔茸小謹者所敢爲也。然而逆挫姦雄之氣，不憚其害者，爲天下也。而天下之禍，必集于已。昔孔融薦禰衡于曹操，欲陰與圖操，原有深意。而衡于公庭之閒，將士虺立，搥鼓裸體，以詈辱操。又于營門持杖擊地大言之，操不得已授之劉

漢書文選

卷之六

主

表授黃祖，殺衡。宋儒憾衡之不善居才，謂恃才見忌，不知衡之震震恐懼于曹，而視其魄敢于折凶逆之角者，固忠于漢者也。古之忠憤者，惜綱常名教于萬世，不惜絕腹陷胷于一日，昔也夷齊扣馬面詈武王，大義揭之于千秋。張良惜滄海君，沙中擊秦皇帝，泄憤鬱于悍蛟暴虎之前，豈未審于一身之存亡，反快心于刀鋸而沒題曰恃才以觸迂之哉。試思操何人也。命華子魚，牽殺后妃，天子掩泣，百官處沸鼎之內，楊德

祖諸人如屠豬豕。夫正平一書生耳。言且辱于萬軍之中。自拚一死。不求脫虎口。其不再計而決。豈顧問哉。漢錄將竊乾坤欲墜鬼神日月之無光。忠臣義士之聾啞。衡不于此時。輕一身爲高祖文景之靈。一勸晉焉。以大發其怒。亦效諸人爲容容自保之圖。雷同附和。如孔光蔡邕之徒。漢家養士四百年。無一人爲祖宗吐氣。不亦大可羞歟。且夫勇士喪元。志士溝壑。彼其視大義甚鉅。故其視一軀甚細耳。行剛健風雷事安所逃乎。死亡以孤行之。磊砢呼是或之。惜夢以無回之骨。鯁作獻帝之龍。比此稱衡。所以樂死而無悔也。噫。此天下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憑弔而不平者也。衡當此日。雖不大言黃祖。不張才于鸚鵡。操詎脫然忘情。不加之禍歟。何也。衡欲以忠盡爲漢臣。操沽名者也。豈甘殺忠盡以解士心。是故稱衡者。夷齊之弟子。張良之石交也。漢之宗社。實嘉穎之忠也。非才之罪也。若罪才劉向之于王鳳。王允之于董卓。段秀實之于朱

卷之六

圭

此顏杲卿之于蔡希德。岳飛之于秦檜。亦謂之恃才乎。此可以論衡矣。假如衡與孔融復得二三同心。深藏戮力。用如刺蜚。未必不可以斃操而漢延祚。嗟乎。天定勝人。其如天之假曹而殛漢。何然則君子之遇亂世。不得已而錚錚自樹者。非君子濟世之全願也。寧玉碎勿瓦全。如務爲自保之謀。無所爭以關繫于天下。又衡之不爲。豈尸位而嘖嘖于姦雄其完者一時也。其名節破壞者千萬世也。亦獨何歟。

卷之六

圭

田歸淵曰。先生稿集大于余閱之。四部一代才也。如此慷慨淋漓。如問漁陽。揭何止鸚鵡洲邊增一碑版。

伍胥復讐論

吳偉業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穀梁傳者。曰壞宗廟。徙陳器。挺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捷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爲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抽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

然臺文選

卷之六

七

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于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爲閭閻。閭欲爲興師而復讐于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謀。雖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于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于椒。舉與焉。皆已大大而奢。則太子大傅。貴顯于楚者。四世矣。貴無忌以同

官之伎。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于子胥之讐。宜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鄢。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豈欲借兵於吳。扶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卽所以爲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中。包胥諫乃吳師驟勝而騎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

然臺文選

卷之六

七

故國以奉其新君。甚至廢毀宗廟。潰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槩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逞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閭廬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侈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國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讐以爲孝也。

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手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于其葬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汚。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乃載紀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于不義。料于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

卷之六

卷之六

吳

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爲雖遇昭王猶將爲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爲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復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讐。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若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讐也。子胥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以一例論也。爲

卷之六

卷之六

主

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昧于復讐之義者矣。吾故辯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高帝鼓舞一世論

魏高介

三代而後人不能用天下之豪傑而盡其才未
有若漢之高帝者也。蓋高帝之於其臣非有拊
循之素服屬之分也。同起隴畝之間皆其故等
夷輩。常有睥睨之志。而韓信彭越之流。又具非
常之才。雲蒸霞變。南面稱孤。其勢足以顛頽。非
若屠狗販繒。嬰諸人起於中涓。碌碌無大過
人者。比向使高帝者無術以御之。則此數人者
必不肯爲之用。項王喑啞叱咤之雄。伯有天下

燕臺文選

卷之六

美

侯王震懼。隆準公卽老死。巴蜀安能統一。六合
而成。炎氏四百年之大業。哉。由是觀之。高帝所
以用天下之豪傑而盡其才者。固非尋常之可
測識也。方英布棄楚投漢。帝踞洗見之。布悔欲
自殺。及出而見帷帳供御。一如帝居。則又大喜。
過望。先儒呂氏評之曰。顛倒豪傑。莫如端倪。此
高帝之所以鼓舞一世也。請得而申論之。布非
項氏之功臣乎。渡河救趙。先濟以背。秦軍者布
也。秦卒多有異謀。坑擊之於新安。布也。沛公

閉關自固。先登擊破函谷者。布也。擊義帝而截
之江中。又布也。凡戰勝攻取。布之宣力爲多。故
羽倚之爲腹心。布不西歸。楚漢之雄雌。未可知
也。及隋何緩頰於九江。又明告楚使者以布已
歸漢。而布始間行謁帝。方是時也。其氣甚盛。其
望于帝者甚奢。自以爲漢廷無出其右者。故帝
踞洗以折其氣。而又知其起於驪山之徒。圖在
富貴。非有卓犖不羈之志也。乃悉如其奉已者
奉之。布遂快然自適。以爲天子之待我者如此。

燕臺文選

卷之六

美

其厚也。乃移其宣力於楚者。宣力於漢焉。而布
已入于帝之術中。而不自知矣。布自歸漢之後。
未嘗獨當一面。如韓信彭越之功。然得裂地而
封于淮南者。豈非以其材力絕人。負楚人之重
望耶。布方歸漢。則楚人之觀望懷二者必多挫
之。使知愧愧。則無慢易之心。厚之使知喜。喜則
有樂輸之氣。是帝之善御一布者。乃所以善御
衆楚人之爲布者也。故曰鼓舞一世也。或曰布
起於亡命。喋血千里。刑而後王。此亦天下奇士。

使當愧悔之時。刎頸見志。帝不幾負殺豪傑之名。而令天下暴足不入漢耶。予曰。否。降者必不自殺。自殺者必不肯降者也。布失九江。如蛟龍之失雲雨。仰鼻息於漢。故帝得制其死命。而操縱自如耳。使骨體如范增。漢王獻以玉斗。擲之地而撞之。又何得而豢豕之耶。且高帝豁達大度。知人善任。鼓舞一世。又豈止此一端者。運籌決勝。曰不如子房。戰勝攻取。曰不如韓信。轉餉不絕。曰不如蕭何。以至慢罵趙將。而封以千戶。

藝文選

卷之六

全

喬文水曰。如掣電。如馳雲。當年漫馬活現阿堵間。

李淳風答唐太宗未善論 魏裔介 石生
武氏之亂唐也。見於秘記。所傳有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於是秘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對曰。其人已在此。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今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陛下子孫無遺類。上乃止。後其言果驗。世莫不神淳風之數。以為天運已定。余獨以為淳風之數則精矣。淳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夫武氏之亂唐也。誠天數為之。然天果何惡於唐而生此妖孽以亂之哉。太宗以文武兼資之主。開拓而有天下。其殺建成元吉也。賊手足以爭大寶。已為忍心害理。至於取巢刺王之妃而漁其色。其家法已大壞矣。彼武氏者。生稟狐媚之姿。而負梟雄之性。身為才人。親見太宗之行。已有鴟鵂之思。其後勉強為尼。適高宗入寺。故炫色飾偽其前。高宗習於太宗所為。而效尤之。遂不惜

藝文選

卷之六

全

以社稷一好。是則武氏之禍。實由太宗。成之也。使太宗問浮風之時。浮風正辭。以對曰。天數固有然。人事足以轉之。誠能法關雎之德。正刑于之化。使後宮勿以治容見寵。而肯所爲。亂倫之事。不憚更絃易轍。以圖之。則高宗他日。嗣位必將兢兢於有家之閑。不至瀆亂于先帝之下。陳武氏性雖陰狠。亦無由燕啄皇孫。而龍簾帝后矣。縱使得志。其禍亦未必若彼之烈也。奈何對不及此。徒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使太宗聽其恣肆。以爲此數之無可奈何。獨不見太戊修先王之政。而祥桑枯死。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內反諸已。以思王道。而皇譯來朝乎。夫所貴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謂善必先知其福。不善必先知其禍。善不善之間。轉移甚微。而非如推測之。家拘拘于一定而不可易也。唐德宗語李泌曰。建中之亂。術士豫清城奉天。此蓋天命。非盧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

集卷之六

卷之六

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村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村之所以亡也。觀郭侯此論。可謂深於天人之際。然則武氏亂唐。雖曰運數。獨不可修德修禮以挽之乎。如謂修德修禮亦不可挽。是褒姒妲己。應作於盛德之時。而棄燕玉環。可惑夫清明之主也。豈其然哉。吾故曰。浮風之數。則精矣。浮風之所以對太宗者。未善也。吳梅村曰。文筆得之眉山。而引斷必歸于正。得立言之體。

漢高帝知大計論

秦松齡 次游

人君用臣而或以計其三代之衰乎抑人君用臣而必以計其亦五霸之衰乎計之爲言權駕焉爾智馭焉爾三代之時取天下以義守天下以仁而皆不以權不以智于臣而無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其進身之初未嘗以爵祿動之富貴誘之也而尹望歸之何者湯武非用計之君尹望亦非待計之臣也下而至齊桓晉文始用計矣然而桓之管仲文之狐偃亦皆推心置之委國任之屈已聽之無他桓文之所尚者權知而循借仁義以行之也斯固與于計之善者也若夫漢無湯武之仁義而又不若桓文之權知爲之君者懸一計于上而下亦惛惛焉墮其計而不知如漢高帝之于韓信彭越黥布是已當高帝之見信也授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計也見越則以爲相國計也見布則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計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界之如棄散履

藝文選

卷之六

八四

藝文選

卷之六

八五

無非計也夫漢之時純用計之時也高帝既能自計而在朝諸臣又各獻其計以成高帝之計高帝之拜韓信用蕭何計也王韓信用張良計也禽韓信用陳平計也于彭越則每自爲計而以梁地王彭越亦張良之計居多至于招黥布用隨何之計誅黥布用薛公之計夫用一計而得一人隨用衆計而得衆人計良矣乃用衆計而得衆人卽用衆計而殺衆人計不毒哉君子于此嘆世道之薄人心之詭焉其始也天下未定竭其計使之爲我用而天下以平繼則恩若人之圖我又出其計而加以不軌之名陷之不救之律則是用之計深于殺殺之計復載于用世道人心一至于此或曰韓彭黥布唯反也故殺之曰不然上不猜則下不貳叛亂之成相激使然曷足怪乎試觀伊尹在商雖無兵權其望過于韓彭黥布太公得征伐都管丘其權過于韓彭黥布而尹望自若也卽後管仲狐偃亦過韓彭黥布遠矣仲輔桓公修國政連五家兵出

戰而服者三十一國。偃從文公在外十九年。至河之盟。偃實識之。其後仲受下卿。偃受上賞。不若韓彭黥布之相率爲亂。由是思之。韓彭黥布何嘗欲反哉。亦漢高之計有以反之也。噫。漢之興不特異于三代。卽求爲五霸而不可得。有心者方抱世道人心之憂。而眉山蘇洵乃以漢高知大計爲說。不甚謬與。曰非然也。蘇氏之文學戰國者也。其立說亦似戰國之人。以宋之淹弱不振。無復有以危激之論告其君者。此論出而

一時之君有聞而勃然者矣。雖然。如以漢高之法爲知大計也。彼宋太祖罷節鎮。釋兵柄于杯酒間。而石守信王彥超之徒。甘守臣節。又不聞有韓彭黥布之事。如是則宋祖之知大計。不更甚乎洵。何以漢高爲獨善也。

李坦園先生曰。論古能自出翻案。具見手眼。用深千殺。殺藏于用。二語真碩畫也。

田髯淵曰。止齋小論。簡而能老。爲議辨。而能精。可謂兼有其長。

信陵君論

沈 蕤 五斗

君子之有爲也。能用其君而後。可以自用。能自用而後。可以用天下。自用者。安其身者也。用其君者。安其君者也。故始於得主中於成身。卒乃功建道立。聲施後世。魏公子無忌。豈非所謂千古之人豪也哉。史稱其仁而下士。又曰名冠諸侯。不虛有足多者。然吾竊怪其思用天下而不知自用。亦知自用而不知所以上用其君之道也。何也。夫魏者天下之強國也。公子者天下之

賢公子也。魏安釐王者。天下之庸劣暗弱而猜嫌之主也。不得其主。則國不可得。而用不得其主之心。則主不可得。而用不避去其賢公子之名。則猜口甚。嫌日生。而庸主之心終不可得。而用公子膽勇知畧倍徙尋常。而奚其昧此當時。范雎亡魏相秦。以遠交近攻之策。敬進秦王魏之郊。蓋日尋於兵革矣。以公子之膽勇知畧。魏王侯游十餘年。而不用者。無他以公子賢且多客也。當是時。使公子者。舉折節下士之誠。日致

禮於其君。移他日居趙之側。行辭讓。日委統。而遜庸于其國。散俠邪之黨。開正大之門。進論思之公。著勞謙之節。夫安釐固天下之庸劣闇弱主也。公子小心恭順。既賢且親。彼為之如姬者。抑復欲為公子死。而無所辭。秦兵壓境。俾日夕道公子。則公子且將大用公子。用而秦可弱。而六國可從而魏可伯。公子膽勇知畧。倍蓰尋常。而奚其終昧乎此也。一失之於預田微。而猜嫌開。再失之於竊軍符。而猜嫌積。三失之於威振天下。而猜嫌遂牢固。而不可解。嗚呼。名之所成。業之所敗。客之所聚。君之所疑。天下之所從。國之所忌。當年魏侈趙執。遂移姜氏。夫安釐固天下之庸劣闇弱主也。諸侯聞公子。不聞魏王。微安釐能不掛心。而滋夜也哉。雖然。此非公子罪也。方公子之奪晉鄙軍。而存趙也。意驕矜。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者。公子立自責。無所容。方秦之日夜出兵以攻魏也。公子恐誠門下弗敢言。毛公薛公。往見公子。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

卷之六

卷之六

告車趣駕。夫公子固虛懷若谷者也。賢公子。可與深言。惜乎當時無言之者。夫公子忠智過屈平遠甚。制勝出奇。彷彿孫吳之亞。戰國諸公子。可與屬大事。舍公子其誰不知用其君以自用。而卒乃自困。嗚呼。此非公子之不幸。而天下之不幸也。

田髡淵曰。世上無神仙。英雄如是死。昔人以此為公子惜。不知英雄二字。悞却公子一生。他年飲酒近婦人。亦稍見及此。惜乎已晚。亞

卷之六

卷之六

天

斗此論。可與夷門生並傳。

王猛論

沈璠

慕容垂奔秦王猛曰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
借風雲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符堅不聽垂卒
反燕地自立如猛言論者甚智猛謂堅爲仁之
過是不然符堅有人君之度猛無道以成之慕
容垂有泉雄之姿猛無駕馭之術以制之也故
吾謂垂雖可殺堅固不得而殺之也其不得而
殺之者何也堅之倚爲腹心者王猛權翼呂謏
樓數人已耳外此非亡國之故臣卽畔亡之逋

集事文選

卷之六

九

寇殺一垂而如垂者疑殺一垂而如垂者懼殺
一垂而如垂者畔矣語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
當時全燕之勢猶未舉也間而疎之攜而誘之
卑詞厚幣招而致之出黃金具供帳推心置腹
以聯而締之猶懼不得豈其畏罪來奔而卒以
自禍夫不得而殺之又安得而用之冠軍之寵
此何爲也夫鮮卑之垂卽羗之長也垂爲冠軍
而長復拜龍驤之號又何爲也方垂之始至也
堅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

帝王籠絡英雄之術安在其不出乎此及授之
以職任之以兵猛曾不一言何也猛斤斤焉必
欲殺之而於此卒不一言吾固知猛之無逆以
處此也猛固曰堅不聽故不言且猛在則垂必
不敢叛夫慮其不聽何若使之必聽恃其不叛
何若使之不可叛堅雖任垂其親信孰加于猛
一言不聽至再再言不聽至三安在其終不聽
也且猛之所恃在已夫修短者已之不可恃者
也親疎者君之不可恃者也恃已者何如恃人

集事文選

卷之六

九

彼韓信之下魏也曰得毋用周叔爲將是信之
所忌在周叔也侯景之叛也聞紹宗將曰高王
不死是景之所忌在紹宗也孔明之歿也曰公
琰可以繼公琰之歿也曰文禕可以繼彼垂之
所忌者惟一猛而猛則固已死矣王猛死獨無
一如猛者出無如猛者出故垂得以騁其謀無
如猛者出故垂得大展其謀而無所畏垂之言
曰外假秦聲內窺典復此豪雄之志也垂之言
曰國士之禮無深報德之分

效之思無日而忘之也。使猛當日成之有遺制之有術。堅為體貌與之為體貌。身其位弱其權厚其祿。離其黨則不必其殺之。止可得而容之也。堅為任使與之為任使。置之以所懼以沮折其謀。推之以至誠以安適其志。則不獨其容之且可得而用之也。奈何其不之講也。脫刀相贈假其子。攜其父。此其曲不在垂而在猛。是以垂出走而堅憐之。猛臨問以為言。而堅卒不聽。無他。猛之權詐無以取信於堅。疑猛之譖而愈益。厚垂亦人情之所必至也。猛雖欲自効其言。安可得哉。

蘇軾文選

卷之六

李

田髯淵曰。景畧一時人豪。為亞斗。語未免氣塞。捫蝨翁從此益悲。鮮卑奴此恨終古。何時得解。又曰。亞斗史論百餘篇。皆自出手眼。不說正史。眉山父子不足道也。亞斗選額僅存其二。然已見一班矣。

李膺論

錢謙淵

三代以上。宦官卑卑。則其權其力不行于賢人。君子漢以降。宦官尊尊。則其權過賢人。君子而其力可以制賢人。君子故宦官在朝。賢人君子不得不在野。宦官在朝。賢人君子不得終在野。是以朝廷不容去而林泉。林泉不容去而湯鑊也。于東漢尤甚。漢自桓靈失政。國柄倒持。天下知宦官不知天子。知宦官生人殺人。不知天子生人殺人。當是時。賢人君子欲投巷牖之約。則困車轉寺人。欲避苦苓之災。則痛揚園巷伯。進不可退。不能縱遜言。卑論斂手待時。猶思不免矧貌峻貴重如李膺者。招生徒出而與宦官難有。不以黨人之號目之乎。夫黨至宦官極矣。宦官挾天子為黨。而陰與太后為內黨。陽與外戚為外黨。密與方伎之流為餘黨。結深固如木之聯附而不可動搖。是則真黨耳。不近天子不附太后。不緣外戚不通。與諸生數百自去自來于天地間。守道而行。名借名。

蘇軾文選

卷之六

李

節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同則同心而共濟。此觀之黨耶非耶雖然李膺視宦官爲黨宦官亦視李膺爲黨李膺之黨在殺宦官宦官之黨在殺李膺夫膺豈不知己之黨弱而宦官之黨强乎宦官之黨强故竇憲父子兄弟非不盛也而鄭衆能殺之梁冀一門非不貴顯也而單超能殺之彼王甫曹節其權甚專桓靈且不能禁而謂不能制李膺一死命乎况大將軍竇武以至親握兵柄陳蕃位上公有立后功且百計圖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之而卒無成而謂李膺能以正言清議勝之乎而非也以一縷係千鈞無益也并一縷而絕之不可也以一簣障江河無益也并一簣而棄之不可也譬兩軍相當明知己之不敵而與其袖手降之且始與一戰決之至不勝而死固所甘心此膺所以弱而不示之弱也是故張勳誅矣誅一張勳而宦官懼張成誅矣誅一張成而宦官益懼懼李膺故收李膺懼李膺故赦李膺懼李膺故復殺李膺君子曰古今賢人君子其不

死于宦官者幾人哉漢黨望之諫罷宦官而弘恭石顯譖之致飲鳩終唐李訓鄭注亦諫除宦官反爲仇士良所殺宋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身貶國危至明而忠賢在國楊左魏周諸君紛紛論焉大獄已結士無噍類然則宦官之禍豈獨東漢李膺而已哉

田髯淵曰嗟日史史論一書識見開闢不隨人可否其爲人亦峻嶒奇骨不與世同俯仰者也一代清流千載尚論自有會心處

卷之六

卷之六

九

龐德公論

錢肅淵 與日

德公孔明之亞也。孔明遇劉備遂起隆中。德公遇劉表終耕壟上。無他。君擇士士亦擇君。不可強也。表坐江漢間。無四方志。德公豈不知之。表乃日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何其妄與。德公巢穴之喻。蓋譏之也。且表欲爲天下計。卽不當爲子孫計。乃其言曰。先生居畝畝。不肯官祿。復世何以遺子孫。又何鄙也。德公則曰。世人皆遠之以危。而吾獨遺之以安。噫。此言其知表哉。厥後表既身殞。琮也降。琮亦奔南。嗚呼。爲表之子孫者。亦太危矣。吾不知表之所遺爲何等也。田髡淵曰。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可敬如是。豈是凡人。礎日此論。真千載知己。

卷之六

九五

項羽論

詹鍾玉 去矜

世之譏項羽者。以爲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遂至於失天下。自高帝之論定。後世卒以范增用舍。決楚漢之興亡。吾獨以爲不然。夫羽卽用范增。亦未必得天下。觀增與羽所經營而謀畫者。豈有渾一海內之規模哉。古之成王業者。必先收天下之豪傑。當時爲羽之爪牙心膂者。可約畧而盡也。韓淮陰以命世之才。繼戰勝攻取之畧。其在漢庭。蕭相國識之。張留侯陳曲逆識之。滕

燕臺文選

卷之六

矣

公亦識之。當其在楚。而增不識也。居恒亦未嘗進一智謀之士。與圖天下事。卽其佐羽起兵。惟以亟立楚後爲奇計。夫羽之失策。未有甚于立楚懷王。孫心者也。自陳涉首難。群雄競起。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寧必假名號于楚哉。懷王輕信讒慝。放斥忠良。率爲張儀所欺。客死。于秦。非不幸也。亦奚足哀憐之有。且夫坑長平四十萬衆。旋用反間虜趙王遷。函燕太子之首。而誅夷其君父。決水灌大梁。而滅魏之社稷。儀齊

王建于松耶柏耶之間。六國之亡。誰不可憐。豈獨一懷王乎。增徒聞楚南公三戶亡秦之言。無端舉一牧羊豎。奉爲共主。既已北而面事之。不得不稟其命令。而奉其約束。從之則失。事機不從。則乖。臣節所謂。倒太阿而授之柄。羽之自處。無一可者也。卒之懷王立約諸侯。先入關者王之。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及羽欲背約自立。懷王復曰。如約。然後悻悻怒曰。懷王吾家。武信君所立。素無功。伐何以待。專命約於是陽尊爲義帝。放之江南。而弑之不麓。踵宋蘇文忠公謂增於此時。當必力爭而不聽。增於鴻門之宴。汲汲以殺沛公爲事。彼見義帝既立。無毫髮之益。而大不便於羽。將惟恐去之不速。何爲而力爭哉。夫與其既立而復弑。身負不義名。而開天下之兵端。何如始不立之。爲愈也。然則羽至此。當必自悔。爲增所誤。而深咎增之失計。其疎遠增。必自此始。豈必待陳平之間哉。且夫增去而羽亡。同矣。增不去。亦不能使羽不亡也。當始受

命懷王時。增在。不知使羽先入關中。比羽帥兵伐齊。增在。亦不能禁漢不入彭城。滎陽之役。增請亟擊漢王。亦既用其計矣。而亟敗亟整。捲土重來。天之所支。不可廢也。增在。亦難以制其後矣。故曰。羽卽用范增。亦不能得天下也。總之。羽非帝王之器。增亦非佐命之才。彼其宰割天下。位置王侯。將以諸侯王爲六國。義帝爲東周君而已。爲強秦以待其敵。豈知時勢不同。天下之必歸于一哉。若高帝當滎陽奔潰之日。敗軍之氣未復。卽顧隨何使說九江王布。雖是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卒之轉敗爲勝。化弱爲強。破滅項羽。而躡之垓下。不失尺寸。夫以一酒上亭長而經營天下之畧。已先有成局於胸中。嗚呼。此其所以爲天授歟。

田鼐淵曰。成敗論人。吾輩不取。先生有感而。言非樂爲重踵短氣也。

士君子立身行已法度論 金 鉉

事有必至。勢有常然。唯有識之儒者。嚴之嚴之。必於事勢之極重者。致意焉。非爲一端之關於極重。正爲一端固事勢極重之所從出也。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此事之所必至者也。佐養者嘗佐閔者傷。此勢之所常然者也。苟於事勢之極重而不爲之致嚴。則家國身名之間。必且兩受其禍。不可不察也。東漢鉤黨。始於宦寺。陳太丘送張讓之喪。善類稍賴以全活。宋儒黃氏勉齋。爲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兢兢乎。雖以爲善。刻無用保全。而太丘之德。果有建議歟。黃氏之辨。蓋傷之也。鉤黨之禍。始於曹王。而後之始鉤黨者。不止一曹王。鉤黨之怨。積於張趙。而後之積鉤黨者。亦不止一張趙。曹王張趙。不足誅。則夫委蛇遷就。迹涉濡忍者。固不得辭其責矣。豈刁亂齊。伊戾禍宋。非前此已事乎。或曰。宦者四星。在王位之旁。周禮制官。亦備其數。聞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王之

卷之六

卷之六

正內者五人。月令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以爲不過掖庭。永巷之職。閹膳房。閹之任耳。嗟乎。自設官寺。孰不以此勒之爲令哉。乃由中常侍而給事殿廷。由給事殿廷而受宣詔。命由受宣詔。命而奏請機事。由奏請機事。而設謀授鉞。由設謀授鉞。而享有茅土。金貂右璫。並領鄉署。從微至著。漸成厲階。將語巷伯之刺譏。而言立順之功者。汗舌矣。語管蘇之能犯而參建。桓之策者。穢齒矣。語繆賢之議。藺而脅作。詔板遷后。南宮者。齊氣矣。語呂強之辭侯。而詔申黨禁。連引收考者。殄瘁矣。故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談參乘。袁綵變色。中才之士。事有關於官豎。莫不扼腕。而況于慷慨之人。節義之士乎。是以一日不出。則阿房之蒲。或以爲脯。再日不出。則關外之象。或以爲鼠。三日不出。則程書之石。或以爲脯。一日二日萬幾。寧必無三日之不出乎。儒者正言。必嚴其漸。不得已而於士君子明之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而人君之聲律身度者。

可知矣。而或者以東漢之禍。或於過激。以督郵
執管待。郡吏捕黃門。力取成勝。反爲所噬。若有
以深咎夫李膺范滂者。嗟乎。顧尉俊及之名。固
可不立寧以宦者之所爲。而將隱忍。褻褻就之
乎。士君子立身行己。要有法度。時之可爲。則揚
於王庭。正已物。正以彰大儒之故。其或時未可
爲。或爲之而尚無其迹。則當如郭泰之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申屠蟠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
夫且留焉。且滯焉。姑爲之而試觀之者。未有能
合於法度者也。史以太丘平心率物。公卿卿間
望之如松喬之在霄漢。而張讓一事。未免訾議。
然則國家之於宦寺。宜如何也。而爲太丘者。亦
慎其所往哉。

喬文承曰。每笑道廣二字。多爲古人護短。但
達權處變。一片苦心。要不可援以自恕耳。持
論嚴正。凜凜風霜。較之蘇文忠。毒藥猛獸。論
尤痛切。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座古。

卷之六

百一

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

宋寶頓 既定

天下所貴爲聖人者。非謂其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幼而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已也。非謂其
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卷舒而任地。戴時以
象天。曆日而迎送已也。非謂其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其功也。時其服也。士
已也。天下所貴爲聖人者。謂道之所從出也。道
居其全。而不居其偏。道居其大。而不居其小。道
居其神。而不居其迹。道居其體。而不居其用。聖
人者。渾偏全齊。大小化神。迹參體用。而一之者
也。吾嘗讀洪範。而得聖人之道焉。讀洪範者。當
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爲。卽天之道。天之變
化昭彰。皆吾之所爲。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
是氣。而後知聖人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
吾性之外。天陰陽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
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
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
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爲皇極。後四疇皆皇

卷之六

百一

極之所著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已厚之於入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入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譚筮則謂之稽疑察廟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歛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是聖人之道合而未始不分而末始不合也吾嘗讀大易而

燕臺文選

卷之六

三

三

得聖人之道焉乾爲六十四卦君德之首其德純陽故歷窮冬陰肅而不失其性其行至健故周章節元會而不停其畧而所以大其好生之用者唯在一元乾之元曰大坤之元曰至使陽無所統陰何以爲承乾元曰資始坤元曰資生使陽無以施陰何以爲受故分陰分陽者天也兼陰兼陽者天也而究竟陽勝於陰者天也雖陰猶不廢陽者天也唯陽勝於陰故陽居大夏德在生育長養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唯陰

不廢陽故嚴霜剝落枯枝猶含碩果萬彙滅息復管可見天心是聖人之道分之而乃以合之而乃以分也聖人之道盡之於聖人之德聖人之德盡之於聖人之事豈有所別白於其間哉張子曰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請得而申論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人之所謂仁智非聖人所謂仁智也高明而柔克則智中有仁沉潛而剛克則仁中有智是賢人所謂仁智非聖人所謂仁智也性之謂存神物之

燕臺文選

卷之六

高

之謂過化聖人忘乎仁智之名而仁智之實乃彰聖人全乎仁智之本而仁智之效乃昭仁智者聖人之心德也德藏之乎中心事顯之乎天下封建以親萬國井田以和萬民立辟雍則建首善于京師設庠序則教海內之孝秀聖人之仁止此矣而不止此也聖人之智止此矣而不止此也二典三謨敬天勤民之事盡其中周官周禮立綱陳紀之事盡其中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仁智一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之仁

智一也。左焉準繩。右焉規矩。禹之仁智一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湯之仁智一也。無然。辟援無然。欣美。文之仁智一也。敬勝者吉。義勝者從。武之仁智亦無不一也。仁智既一卷之則。合於一。拘放之則。溺於六合。靜焉則凜且明。於爾室動焉。則翔愷。澤于流沙。聖人之事。又何有不備者哉。備者非銖。而量之寸。而積之也。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由其未

一。以至於一。山其未備。以至於備。聖人之事。一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一聖人之德也。聖人之德。一聖人之心也。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唯盡性者一之。故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仁智相成而事備。有時不用仁。而備乎仁之事。不用智。而

備乎智之事。有時獨用仁。而兼備乎智之事。獨用智。而兼備乎仁之事。照之為仁者。非仁。然後為聖人也。察之為智者。非智。然後為聖人也。故曰。聖人法天地。天地法自然。自然者。不一而無不一。不備而無不備。此大德敦化。中庸歸之。天地正蒙。歸之。聖人

田希淵曰。邵子於百原山中。雪夜危坐。朱子謂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萬物之理。此既庭闇中作也。風簷疾書。乃能原本理性。參究天

參究亦歸於不遇。然其文可以傳矣。

雲間田茂遇髫淵父選定

吳門錢中諧宮聲父參評

評

漢文晉書唐詩宋理學評 張能麟 玉甲

一代之風氣。皆一時之習尚所成。從其極盛而視之。雖千載以後。其風流餘韻。猶令人慨慕而嘆服。如漢文晉書。唐人之詩。與宋儒理學是也。夫三代以後。何世無文章之士。而說者以爲文

卷之七

章莫盛于漢。其時去古未遠。淳龐鴻灝之氣。鬱未盡消。一時才人輩出。如班馬以史學顯。晁賈以經濟聞。江都中壘之淹貫。長卿子雲之沉博。上自鄒枚。下逮崔蔡。莫不號爲能文。然其所以得者。大都深厚醇雅。簡質有餘。無復排偶摹擬之迹。固非後世所能及也。漢魏以來。六書之法。大備。晉人祖尚風流。轉工斯藝。如羲獻父子。擅名。珣珣兄弟。並美。庾郗高一時之譽。衛索有二妙之稱。帝王而有晉元。閭閻而得李衛。莫不稱

其書之選

卷之七

二

工書法。然其所可貴者。大率古雅有餘。而不足。雖行楷草隸之中。尚不失篆隸遺意。此古人所以有寶晉之目也。自蘇李賦河梁。而五言之體肇。武帝宴柏梁。而七言之製興。齊梁浸有聲律。而總之莫備於三唐。于時李杜號爲大家。燕許稱爲巨手。楊王盧駱。建標於草隸。高岑韋孟。振響於熙明。以至張陳之風格。沈宋之音韻。莫不原本風雅。協比宮商。極鑑錡炳。耀之詞。備清明廣大之氣。試取有唐一代之制作。觀之洋洋乎大風也哉。自荀楊倡道風於周漢。王通揭正學於河汾。儒者代不乏人。宋世人主崇儒重道。理學蔚興。當時程朱得誠正之傳。周張闡天人。之秘。堯夫安定見學問之本原。南軒西山究經術之實際。以至胡安國蔡元定。多發明之蘊。楊時謝良佐。若羽翼之功。莫不根極性命。體驗躬行。解千載之聖燈。紹不傳之絕學。西銘通書太極洪範諸篇。皆從前所未發性理一書。直足卓行千古矣。要而論之。漢文之盛。無過史漢。史古

而遠漢古而典。若夫治安爲制策之祖。于虛懷賦家之雄。繁露太玄。並湛深於經學。新序新論。俱組織於前聞。其他篇帙浩繁。不可勝紀。則當以龍門爲首。而蘭臺次之。諸家之文。由此共選也。晉書首推義府。然義之體兼衆妙。獻之綽有父風。太康之始。率倣伯英。江左以還。代宗王氏當時已有權筋脂肉之論。後世遂生徐庾顏骨之許。其他筆墨著名。邇有師承。則當以右軍爲冠。而太令亞之。諸臨池家。自先可定也。唐自武德貞觀。尚帶陳隋滯響。景龍中。初切音律。仍沿浮靡。闢元裁以雅正。李杜二公。應運而出。雄壓百代。其間沉鬱頓挫。李不如杜。飄揚風美。杜不如李。杜之至境。太白所不能窺。李之神境。少陵亦不能造。至于曲江正字。感遇之作。張籍王建樂府之篇。摩詰臻七言。闢與長卿稱五言。長城與夫數篇。較工拙于毫釐間者。不可同日語矣。故詩宗李杜。而覺三百篇尚未遠也。宋之九儒。誠未易以優劣自孟子歿。而聖學不傳。越

千五百年。始得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更數十年。繼以晦菴先生。而主張道統。故北宋以二程爲宗主。南宋以朱子爲真傳。若乃堯夫微近於術數。安定不見其著作。雒蜀有党附之失。而心術皆公。朱陸分異同之見。而指歸則一。至其獨脩獨證。無關天地民物者。姑置不論可矣。故學主朱程。而知聖賢。皆可爲也。蓋其風流文物一時之所崇。卽爲千秋之所慕。而其學術性情。古人不得辭其實。今人亦不必襲其名。此四代所以各有簡美。固非後世所可企及者耳。若夫兩京之後。而有六朝也。義獻之後。而得歐虞顏諸詩之流。爲詞曲也。理學之浸假。爲制義也。重則必反。窮則必變。固天地間。不得不然之勢。烏足以掩極盛之軌哉。

田髯淵曰。先生雄才博學。所著詩古文詞。皆卓然自成一家。此吾友詹去矜手授。以急于成帙。不及再搜前稿。然以此識力。藻鑑南州。澄清品流。網羅雋彥。強無百居采遺珠之患矣。

漢儒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 魏齊介

石生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殺亂及至始皇燔滅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則先王之典冊鴻文蕩然矣漢高帝以泗上亭長提三尺劍崛起豐沛良平運其謀韓彭宣其力故能誅秦夷項其時秦灰未冷帝初不喜儒生見儒冠者輒弱之而陸賈者始以口辯之雄折服尉佗終以詩書之指稱說上前其言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乃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爲帝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故名其書曰新語今其書具在試取而讀之自道基以至恩務洋洋纚纚敷文析理遠押圍之習爲篤厚之論本之以先王歸之於仁義其於儒術之要豈有謬哉自是始除挾書之律建藏書之策漢家一代文明之化謂非賈啓之不可可謂藝苑之功臣矣或譏其語駢氣爾故多闕字疑其爲齊梁舊本要亦未必然也賈太傳

燕臺文選

卷之七

六

洛陽年少際文帝之聖明建宗社之大計固莫詳於治安策而審微勸學退讓諸篇亦皆確有根據不爲浮蔓枝葉之言計攝論七十二劉向刪之爲五十八篇稱其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而朱晦翁曰新書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至唐皮日休讀其書言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蕩而雅雖諸論不同要之誼之博學鴻才無可訾者乃蘇子瞻譏其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以爲立談之間不必爲人痛哭夫禍莫甚於養雖害莫大於釀亂七國之變灼然可見舍分王子弟之謀以致尾大不掉之害劉渾白頭舉事漢景之不爲建文帝者幸耳由是觀之賈生之痛哭豈爲過哉繼賈生而起者其劉向乎向以宗室忠直明經有行領校秘書觀其上洪範五行之傳救昌陵秦奢之疏抑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史稱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故能使桀閭之主嘆息悲傷又取諷諫之意撫集故實爲新序一書而妹喜姐已

之成。腠理骨髓之歲。在在寓言。其傷心於禍水者。豈一日哉。乃曾子固自負不淺。稱其文章本於六經。而議其信道之不篤。然鴻寶秘書。尚方鑄金之事。亦要少年之所爲。不足爲子政病也。桓君山生於元成之世。策名建武之朝。親其陳政事之疏。謂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於輔佐。君臣道合。則國是定。可謂識治體之大者。彼其挽古諷今。著新論二十九篇。雖其書缺有間。大約引論考証。有關世務。吾獨怪其以繁

奏臺文選

卷之七

七

聲鼓琴。阿主取容。而不能以忠直導主。是以宋弘召而讓之。然則譚之摘詞振藻。雖有可觀。要亦雕蟲篆刻之流。固未可與陸賈三子同日而共語也。夫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有何新異。可炫恩蒙。而爾雅陸離。或各抒其所見。故知古人之所以爲人者。可與論古人之文矣。

喬文衣曰。探諸子之本意。哀各家之虛懷。規以大中至正。上下千古有定論矣。

二十一史得失評

趙而忤友出

甚矣史之難也。以臣子而議其君父。以子孫而斷其祖宗。以一人之好惡而定萬類之是非。以有限之見聞而綜無窮之言行。故曰史之難也。蘇老泉曰。講詢有盡。則弗徧。意見先入。則多偏。野史雜記。滋恩怨之口。濫述諛碑。多故舊之筆。好惡或開于時諱。否臧或碍于世家。此一說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其任。此又一說也。蓋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若周史佚。齊太史列國之董狐史。蘇史黜。皆其人也。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原。成周有左右史。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焉。唐宋有起居舍人著作郎而宰相或兼史官。則其官也。大約魯史春秋。一經孔子之筆。足與天地之風雷雨露並垂終古。左氏之傳。義例不同。有足取者。後世尊爲經。爲傳。而不敢目爲史。尚已。蓋千古作史者。斷自龍

門昉也。司馬遷繼父譚爲太史。作史記。自黃帝迄漢武世。序帝王以十二紀。紀歲時以十年表。列政事得失以八書。叙公侯將相以三十世家。志名卿賢士隱逸等以七十列傳。詳哉言之矣。景成紀及禮樂律書等十篇。褚先生不補可也。班彪父子因史記作前漢書。自高祖以下。帝紀凡十二。異姓諸侯王以下表。凡八。志傳凡各十。曹大家更爲補葺。功不在少。孫下師古之註釋。猶裴駰之解史紀乎。范曄變班馬例作後漢書。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九

進諸侯于帝紀。增百官于書志。觀其與甥侄書。自負良史矣。劉昭之補註亦烏可少也。陳壽之志三國。世譏其帝魏退蜀。然依大義而削異端。文中子嘗稱之。至于司馬公之論。謂其叙事有體。范曄之論。謂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又何以解焉。晉書何有何法盛等十八家舊本。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亦一代斐然之作矣。南北史成于李延壽。當時兩朝分峙。人各有史。南則沈休文宋書。裴子野宋畧。江文通齊志。蕭子顯

燕臺文選

卷之七

十

齊書姚察父子梁陳二史。北則魏收魏書。李百榮齊書。令孤德榮周史。隋書則魏徵總其事。同修者顏師古孔穎達也。韋述撰唐書。劉昫復增減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梁唐以下五代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修之矣。歐陽永叔以其煩猥失實。重加訂正。名新五代史。宋史作者不一。人。李燾有通鑑續編。而揭傒斯宋遼金三史實尚諸家說者。謂時與歐陽玄同事。附玄輩之私情。違燕夫之公議。何也。元史作于胡粹中。明洪武間。命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儒士趙憚貝瑄等十四人纂修分紀傳列表志。既有成書。並垂史館。總而論之。史遷得左氏之意。而變通之也。其爲文也。若御馬然。危。絕。轡。鞭。而馳之。若駕舟然。長風巨浪。飄而達之。孟堅之論樂城之譏。紫陽之斷非也。豈侯呂伯恭之論定哉。班氏天才。不加于長。而學問過之。似受成于子長。而非也。辟製衣焉。文錦猶是。而縫綴異矣。常人驚創見而易習。

聞孟堅所言之事有于龍門一編得之者便以此槩其餘可乎呂東萊擬之以左傳洪容齋日之以英莖亦未爲過獨是范曄鄭熊紛紛竊議此與受金鬻筆並爲誣妄蔚宗冶陶于遷固者也而謂獨出範圍難矣或稱其簡而且明疎而不漏或稱其類次整齊用律精深然而事多詭譎前後爲贅見氏陳氏之論有以也三國強弱懸殊雖眉山父子尚爾致疑其間陳氏之不明正統或亦有辭獨奈何銜父怨而薄武侯責贈

清史文選

卷之七

十一

米而不立傳頗爲可怪晉書文多駢麗有失史裁南北史詳畧不同未必佳史至于休文載裴氏之世惡子野列沈氏之家醜互相詆毀謬矣齊書所載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曾子固謂其文益下是也梁陳二史但爲先世揚名而失實抑又陋矣魏書誦齊而貶魏報楊休之德受爾朱之金附遵彥之勢生絕胤嗣死逢劊劉天之禍之何其烈也齊書僅存典章周史原非實錄隋書成于唐臣之手能不失實唐書雜

出于楊堯臣劉義史諸家歐陽公以宋祁同事久遂得列名已得讀善之義矣至五代史一書呂方叔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蓋永叔嘗學春秋于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觀其立傳之例大義劃然何得以晉出帝論似因黜圜而發并不爲韓暹立傳而少之揭傒斯三史不若陳桎一篇信然明祖踐祚詔修元史甚盛舉也而其文不雅馴豈事涉勝國有微辭耶夫才也學也識也所謂三長也煥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所謂五難也褒善貶惡不畏強禦者上也編次勒成爲不刊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者又其次也所謂三等也拘于時有所諱而不得騁拘于私有所蔽而不得騁拘于勢有所惕而不得騁拘于衆有所制而不得騁所謂四患也前人論之悉矣後之作者有能質以司馬之威而不變如孫盛者耶有能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如吳兢者耶有能是非必紀善惡必錄以天子臨

之而不失其職如褚遂良魏謩者耶元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可以作史蓋甚矣史之難也

吳梅村先生曰史學源流詳畧咸備而又能斷之以識窮其正變蘇子瞻嘗歎近世不讀史每問一二條故事人無知者見此文始嘆異才絕學之閒出也

魏石生先生曰論史上下千古評騭最爲鐵案而歸于心術之正如此才識他日必將繼

龍門扶風涑水而起矣

卷之七

十三

龍門扶風涑水而起矣

二十一史得失評

蘇汝哲

史者記言記事之書也古者官分左右君臣之間一言一動必書之冊善惡各不相掩所以傳信立訓也故事必覈實文必本事不得以私意增減不得以文章紛飾使千載之下讀其書者如生其世本末是非洞然不疑斯善已三代紀事之書不可多見其典型之著者惟春秋此聖人之筆後儒所不敢望至于晉史卽有議其得失者矣降而司馬遷作史記班固卽議其失固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七

作前漢書范曄又議其失曄作東漢書自負無愧良史而吳氏陳氏又多議其失自後陳壽志三國帝魏退蜀其失尤甚房玄齡撰晉書文多駢麗遂失史體獨南北史成于李延壽司馬溫公以佳史稱之然當時兩朝分錯各各有史若沈裴之互相詆訕思廉之揚名失實魏收以機史招怨令狐以清言取譽總非實錄宜見譏評其得者則歐陽公之新唐書及五代史儒者多稱服之謂其最得春秋之法是已蓋歐公嘗學

春秋于胡氏故其褒貶謹嚴而筆力馳騁又足以濟之是以駕前賢而上也然讀者猶謂其不爲韓墮眼立傳似輕飾義天文志不載災異失春秋書災不書祥之旨史事固若斯之難也宋以下雖有成書然作者不一其人得失相半而陳極之編爲知正閏云要之作史之法貴詞簡而事明義嚴而紀傳不得以私意減增不得以文章粉飾則又存乎其作史之人也春秋作于孔子故一字不可易若夫司馬之先黃老而後

藝文志

卷之七

十五

六經重遊俠而輕節義則憤以張其虛也班氏之歸主過而斥忠臣貴取容而賤正士則媚以形其巧也范曄之抑董宣爲酷吏美文姬爲烈女則堅以徇其僻也而況索米爲佳傳受金爲減惡則又賄賂以亂其是非銜恨而貶孔明附勢而阿遵彥則又恩怨以任其顛倒者乎若此之類不可殫述宜南豈有其文益下之議史通有安在爲史之誚也乃其得者蓋亦有之若孫盛之不畏大司馬吳兢之不徇宰相褚遂良之

是非必紀親善之善惡必錄使作者者盡如其人又安見遷固之筆不逮董狐而歷代之書不可以繼丘明乎

喬文衣曰筆快如屏不旁溢一語不輕落字千秋大案劃然而判良史之才耶

藝文志

卷之七

十五

雲間田茂遇髯淵父選定

同里彭賓燕又父參評

說

字曉見說

侯方域 朝宗

曉既冠字之曰彥室而進之曰曉乎天下何易云通人也爾無寧室焉耳矣室於應事故省爲省爲故安於拙室於處人故寡合寡合故全其樸天下惟上智能通中人且不可而況其下者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乎曉乎爾毋寧室焉耳矣

田髯淵曰簡可銘讀此覺眉山字說尚費轉語

饑寒二字難忍說

金之俊

金子曰甚矣言有近乎道者深可味也余一日策馬入署有一瞽目乞兒大聲號于路曰飢寒二字難忍余聞之心惻已而思之意何其言之近乎道也嘗讀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夫君子非不畏飢寒也惟能忍故能固士亦非不畏飢寒也惟能忍故能有恒心若小人之濫與夫民之無恒心皆難忍所致也然則飢寒之于人豈細故哉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耻至于廉耻不顧雖慈母不能保其子雖仁后不能庇其民而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矣嗚呼今之長民者其亦深味乎飢寒二字之難忍而加之意焉于以免流亡弭盜賊庶有濟乎否則不爲民之飢寒計而止爲己之溫飽計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也欲民安而盜息其道何由耶故爲之者其說

燕臺文選

卷之七

魏石生曰滄浪之歎。孺子何心。乃知學者心
存理道。無處不可發其冷汗。

豆虎說

李文綱

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篋中。緘其口。仍捕
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為張腩。大吞
小。弱腦弱。輾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
令久饑。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
蠢蠢然。少焉兢兢而睨。聳身搏之。既堅不可食。
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則取其豆。置几
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即能白起。
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為為戲。旁樵聞而歎曰。嗚呼。
精氣之於所感。可怖哉。古人積其精誠。或感諸
蓍與虹。與霜。或感諸烏鵲。或感諸怒濤狂風。志
早向意殆妄耳。繇斯以觀。豈得盡謂無稽哉。夫
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
今不能令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何歟。
虎傾精於茲豆。豆不足療饑。而足發其氣。於騰
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感動。有頑然者可感動。
亦何疑於霜與虹。蓍諸紛紛者哉。然吾觀蘇卿
積精十九年。可謂久矣。乃不能感一羝。抑又何

然。靜。毋。動。於。威。者。感。反。末。不。動。於。威。者。其。威。尤。
深。耶。嗟。予。今。典。屬。國。名。軼。千。禩。而。雖。以。伍。相。之。
英。僅。與。庶。女。孤。臣。孽。子。判。客。同。類。而。共。解。也。或。
曰。王。仲。任。虛。無。篇。蓋。辨。之。也。獨。詳。

喬。文。衣。曰。酷。似。黔。無。驢。而。盡。物。窮。理。獨。歸。至。
道。

舟說

唐鍾王

始。余。將。有。事。閩。越。問。渡。浦。城。買。一。昨。舳。其。制。方。
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杌。枕。而。不。安。板。薄。纔。如。紙。
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
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罅。而。出。相。
去。紫。黍。輒。成。塗。粉。水。勢。退。利。剽。悍。晝。夜。聲。如。雷。
鼓。人。語。不。聞。兩。黃。頭。郎。意。甚。閒。暇。前。者。以。招。後。
者。以。柁。指。束。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得。
之。心。而。應。之。手。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
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
此。而。舟。人。子。沉。驚。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待。命。
於。物。者。難。爲。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爲。功。乎。嗚。
呼。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泥。乎。
具。恢。弘。之。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卽。
何。虞。於。傾。覆。哉。

田。第。淵。曰。尺。水。生。波。自。成。紆。折。去。矜。先。生。作。
小。文。通。似。子。厚。

馬說

唐鍾玉 去矜

余客瑕五日見魯王有駕馬二高七八尺色皆純白肥澤形狀有異凡馬振鬣一鳴昂然負千里之勢日啖芻茭豆粟石許腹幹益肥張魯王愛之不以乘戰每駕出令二馬居前導以鼓吹覆以錦罽徐步園門之內顧盼生風望之者莫不以爲此天下良馬也居有間大行徐君水心御命至魯約余同謁闕里假騎於王王以天子之使也者給二駕馬往徐君一見則大賞其神

燕臺文選

卷之七

十三

駿顧謂余曰古稱八尺之龍此殆是歟吾兩人乘此達曲阜三十里在一息矣出郭數武雉興於前馬驚幾墮濠中少焉隸人持蓋至蹊之幾斃則更易以他役已乃狂嘶起立盤旋不復肯前圉者曰是殆惡見蓋影也蓋撤諸乃屏蓋執轡身暴烈日之下遲徊瞻顧鞭策亦不敢加比抵闕里日已停午拜謁既畢姑易他馬歸寓良久駕馬始至噫見馬也空負殊絕之形無復逸羣之氣徒虛糜大官芻粟作耳目近玩貴以負

重致遠魯不得駕馬之用此所謂無其實而外張者也

田髯淵曰世無九方歎良馬常伏櫪騏驎屏而駕駘進則更可笑也去矜先生有感之言至其文筆在昌黎柳州間更不必言

燕臺文選

卷之七

行夏時說

沈 璇

孔子曰行夏之時。行其時。非止行其朔也。朔以紀元時。以合宜。孔子觀夏道。得夏時焉。要其所。以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仰天與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其說。固自有在。非天地人三統之庸言可知也。朱子大全有曰。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者。至夏悉備。又曰。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此深得夫子折衷之旨。而惜乎其猶未推言之也。孔子曰。丘行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在孝經志在春秋。命曆序遂以孔子修春秋用殷曆是窺聖人以私也。至宋儒又以夏時冠周月為春秋紀元之法。則更加聖人以僭也。蓋孔子深。有得于夏時。其勒著為春秋。因一以夏時之法行之。而至于朔則仍是周之正朔也。此正如項梁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而事則仍是大繇役及喪也。何以知其然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殷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曰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知春秋之紀在孔子。固自有法而不同殷曆。周曆。魯曆之瑣瑣也。夫夏時非自夏昉也。堯典曰。敬授人時。自唐及虞。以暨夫夏。皆夏曆也。其實皆唐虞之曆也。宋羅泌氏又曰。設卦分氣。黃帝四之歲。首建寅。實始顓頊。甲寅歲正月初合朔。立春七曜皆在艮維之宮。以是為上元也。然寅建而閏不立。猶乎其未建也。閏立而差。不明。猶乎其未立也。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前此有其法而未定。而堯則斷然定之者也。故知敬授人時。為千古改曆家之所宗也。顧斷之曰。夏而不曰唐虞。則何說也。蓋自義和命官。至有夏格位。垂百餘年。以五年再閏之法。斷之已歷二十餘閏。以八十三年之差。法攷之。其度越者已經一度。有奇矣。至此而閏不忒。則無復有忒之者。至此而差不忒。則無復有亂之者。蓋曆有占有驗。以唐虞為占。而以夏為驗。故知有夏之時。惟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夏小正之書。頗稱疎畧。失傳然義和遺跡。莫此為著。故

周公師之述爲時訓。呂不韋增之。修爲月令。蓋夏時值月節。皆當十有二中。後世得以爲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且史稱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此皆閏差既定。而班班可考者。曆學屢失範圍于此。以行推算。則夏時之法之善。居可知。爾上古特重天官。其爲曆皆隨時修改。而不端制閏。其不端制閏。而隨時修改。曆之所以精也。堯始制閏。後乃得因閏而隨時修改。曆之所以久也。其不制閏而隨時修改。非神明之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七

人不能故仰觀俯察。類多神聖。神聖之人。不世出。則曆之法。有時而窮。其制閏而因以修改。端家習法者。皆可得而知之。此行夏之時。孔子斷以爲萬世之所取衷也。朱子曰。取其時之正。與今之善。合二者時之義。始盡後儒不察。概以三統爲言。此得其一端。而失其又一端者也。若夫孔子行夏之時之法。則尤可見矣。春秋之所紀。與大衍之數之所發明。皆可尋繹而得其精微之所存。故曆家合傳與緯。以相參証。而唐一行

本河圖易係之辭。推測布筭。而法稱精密也。白東谷先生曰。原本經術。不爲奇詭之論。而筆法古健。卓然大家。

王敬哉先生曰。夫子曆法最精。大衍之握筭。可知矣。引而不發。能者從之。神明于此。知門前水倒流。非屬老僧強增筭子。

田鼎淵曰。天官書始于司馬。蔡邕譙周各有著述。此後紛紛。遂無定論。亞斗可謂兼綜諸家矣。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七

雲間田茂遇鬻淵父選定

西泠柴紹炳虎臣父參評

銘

興福寺鐵爐銘

吳偉業 駁公

州城之西興福禪寺者。光宗皇帝在東朝時所
賜建也。今三十餘年矣。邑賴其利。年穀以時。士
庶又安。兵革勿擾。適作爲鐵爐。荅焉時。山海梗
關。鐵官勿效。釜鉶錢鑄。貴同黃鐘。而冶人告功。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三

民樂其事。以著國典。則永且固。以報佛恩。則深
以廣。以保民生。莫土域。則凝重安定。用垂萬禩
於勿壞。州人吳偉業爲之銘曰。

天地久金。火守音中。宮量中豆。非刑辨非銘。齒
雲雷從。應魃走。侈其腹。弁其口。時熊跼。旋螭首。
鏡駸烹。爰斯開。造諸業。空所有。負大海。包具殼。
壓鯨鯢。不得吼。月丙子歲巳丑。列斯銘。示不朽。

田弗淵曰。蒼渾堅栗。如見秦漢鼎彝。古色照
人。豈近代珍。既作几案間。誰供先生未刻集。

甚富。茲隘于選額。僅梓數篇。殊未見窺其大
成也。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三

黑白豆銘 有小引

孫昌齡 二如

前輩治思坐置兩器每起善念則投白豆惡
念則投黑豆初白少黑多後黑少白多最後
白亦無矣余未能思治姑從事始書所爲事
夜必敬書燒燭澄觀是白是黑孰少孰多亦
楮豆也因命名黑白豆繫之以銘

我思古人精心自治念動希夷取豆投器善惡
甫分黑白斯異黑盡白純粹然誠意我亦有心
蕪穢自棄古人何人而不可企欲嚴厥心先嚴

素臺文選

卷之七

三

厥事書之所爲夜必敬誠善乎惡乎自指自視
善則伏維惡則舉勢久之映成生平歷歷愛命
厥名黑白豆記勿謂無知白不欺白尚慎旃哉
大監不啻

魏石生曰大儒克治類皆如此後學豈不畏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歸淵父選定

蘭陵龔 策晉之父叅評

贊

邵蘭雪像贊

范廷魁 介五

爾有家也而何以舟爾儒衣冠也而何以科頭
爾蘭亭竹徑人也而何以荻花蘆葉之洲不二
客從遊而一釋子與儔杯茗是求也易若綠蟻
之浮琴書是謀也遂忘爾匣裏之吳釣煙波垂

素臺文選

卷之七

三

釣狎眠鴨也而何以不披嚴灘老人之裘日時
乎秋也爾如宋玉此焉寄愁

田昇淵曰蘭雪雅致澹情引人入勝與余交
有年真握麈坐上人也介五此贊與余同作
于晉之坐中揮翰如雲文不加點真足與蘇
長公諸贊頡頏不朽

陶淵明贊

趙皇梅 香雪

嗚呼陶公伊何人哉。以爲隱耶。而一綰彭澤之銅墨。以爲仕耶。而終老潯陽之澤國。以爲禪耶。而不入廬山。繼夏之社。以爲玄耶。而不掛漆園。仙吏之縹。蓋天之逸民。聖之清節。故以魁壘奇特之才。而寄之乎批抹風月。以連鬱偃仄之襟。而寓之乎耽嗜麴蘖。此千秋千古之士。往往與報韓之司徒。復漢之武侯。同稱爲振古之忠烈。魏石生曰。卓識定論。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三三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鬚淵父選定

邵城魏裔訥辨若父參評

頌

瑞雪頌 有序

韓 詩聖秋

維歲既杪。越在燕雲。觀飄揚之絮落。對皎潔之鵞羣。玉河風細。金臺考文。愧梁園之賦客。思下蔡之將軍。乃命柔毫。將繪彤雲。實豐年爲玉燭。亦詞苑所最芬者也。是時天子臨長楊。較羽獵。

燕臺文選

卷之七

四

播詞臣。晉康爵海內。晏然臣民同樂。車旗如風。鳥獸咸若。騁西山之積態。脫天河以蘇酪。頌日在皓。能滌若霏若。煙曦曠一色。草木合天。灞橋積玉。輞水堆藍。甲帳扶雲。雉堞瀾漫。千山絕鳥。萬騎銜連。梅來隴上月。吐蕭關寶闕。寒銀天海。鋪錦客。惟梁貴。捷奏蔡先。鸞鶴分影。禾黍由填。至尊校獵。仕會于田。下乘萬騎。風雲飛旂。贊傾瓊庫。恩溢表壘。三老致瑞。百寶是虔。既飽我腹。復立我泉。太平有象。天子萬年。驅豪莫煩。戎美。

且妍

田。歸。淵。曰。傳。潔。潭。穆。卓。有。鴻。裁。即使。免。罔。授。簡。未。能。度。越。

葉。言。如。曰。裁。格。錫。辭。總。不。屑。置。凡。境。豈。徒。抽。毫。繪。致。珪。方。璧。圓。政。令。讀。者。三。過。能。淨。人。心。也。

無臺文選

卷之七

三五

乾清宮頌 有序

谷應泰 撰

皇帝御極之十有二年。仁風翔於寰區。沛澤清於方畝。資生之倫。式和景命之符。勃成於是。蓬。滿。生。庭。狼。鉤。入。朝。嘉。禾。登。隴。朱。草。被。階。大。海。之。隅。日。出。以。西。暨。乎。西。極。流。沙。之。墟。窮。髮。之。北。跋。行。喘。息。含。齒。戴。角。百。族。熙。熙。咸。得。其。所。在。廷。之。臣。進。而。請。曰。粵。茲。有。明。之。季。惟。庶。政。之。不。綱。吏。道。多。端。擇。肉。以。烹。蠅。蟥。沸。鳴。股。膏。是。肥。吐。無。所。休。冠。夏。于。原。施。焉。封。豕。長。蛇。甘。人。是。振。血。雨。湯。湯。蒙。山。浴。川。黃。巾。陸。梁。遂。殘。上。京。宮。壘。塞。榛。寢。殿。燔。烽。元。元。喘。息。匍。伏。蹇。莫。必。其。命。

無臺文選

卷之七

三六

皇帝哀矜庶慘之非辜。爰興義旅。誅討不道。逆。賊。滅。息。鯨。鯢。既。封。誕。播。文。德。綏。靖。我。蒸。黎。耕。耜。還。野。士。升。于。廷。商。旅。啓。途。市。人。在。門。耆。老。黃。髮。負。日。而。嬉。婦。子。笑。語。隨。彼。東。菑。百。堵。斯。興。蓬。戶。莫。安。越。我。庶。民。有。穀。有。堂。有。奧。有。房。既。塗。乃。垣。墉。執。殽。饗。其。清。酒。羅。樂。千。室。斯。寧。維。皇。之。休。臣。聞。黃。帝。有。合。宮。以。廣。政。堯。開。衢。室。聽。于。民。故。漸。

臺閣道垂象于天前。朝後寢。古帝之制也。且大
文王遷豐。遂營臺。沼。蕭。何。治。建。未央。或以
數州之主處分爭之。秋位未躋。於九五域。未備
於神州。猶且定宸居。崇太室。昭受命之符。用凝
天休。正繁祉。曾。是。今日。庸。可。闕。如。皇帝遠巡
。歸。讓。日。朕。惟。夙。夜。祇。懼。虞。西。疇。之。不。盡。聖。流。下
之。不。盡。歸。農。也。更。或。曠。廢。厥。職。閭。閻。疾。苦。壅。于
上。聞。也。重。以。水。旱。或。失。其。時。饑。寒。者。無。所。控。訴
刑。僇。者。不。得。止。朕。慙。然。念。庶。政。之。未。誠。踐。土。階。

無憂文臣

卷之七

三七

陰茅茨。中心望皇。如扞風雨。其又敢勤民。廷臣
稽首再拜而敬對曰。於都哉。皇帝弘覆載之
心。功美而不居。道光而益冲。夫一夫不獲。先王
所慙。萬邦咸寧。帝心乃休。然竟有貳室。舜有總
期。武王有蒿宮。禹卑宮室。不言無宮室。所以適
潤濕。禦風寒。待霜雪。大哉。居乎不可以已故也。
詩不云乎。不日成之。百姓之心。又烏能禁哉。乃
擇良辰。庀材鳩工。監于前代。實作乾清之宮。然
玉來。大工告成。羣臣欣欣。農忭婦謳。四海樂

康上天降休。最祥麟。秦臣職司詞翰。爰獻頌曰。
皇矣蒼靈。有赫斯臨。茫茫八輿。莫麗焉生。眷時
聖哲。推圖司衡。陳常肆夏。粒彼蒸民。維彼蒸民。
帝命率育。兵祲未夷。鴻飛漸木。皇赫斯怒。蚩尤
爰戮。布凱宣和。介以景福。軒黃執契。藩衍啓師。
明堂是升。茅以苦之。吐奠攸居。后志維熙。鈞天
孔樂。紫微未治。周經靈囿。庶民其憂。攻位不作。
斧斤是謀。稊索其斲。兩隔其採。新宮有翼。表此
神州。維帝出震。秉乾承象。得一以清。玄風坎濟。

無憂文臣

卷之七

三八

師古得名。有居斯廣。儉匪建章。靈維方丈。蘭席
序辟。玄墀陳官。沉榆鬱伊。玉燭闌干。前除豁
後寢。銍舍金缸。銜壁藻繡。編連泰有阿。房木蘭
爲梁。漢因龍首。華棟壁璫。馭安駘蕩。倒景明光。
龍民勞歌。藻廉用傷。維皇孔惠。經始勿亟。將
有神。大工用集。碧梧青蔥。黃霧滃。於斯萬年。
萬圖安輯。居安思危。古訓是服。軫民之依。維下
斯益。敬。萬幾。遑。朝。遑。夕。帝心則那。此維仁宅。
三時既和。萬邦來同。兵革用息。百穀告豐。子孫

千億帝壽維恭。蓋臣暗暗。夙夜在公。自天降康。匪今斯今。玄扈儀宇。甘露凝林。史臣獻頌。孔謂令音。下民之祝。上帝之心。

田翽淵曰。典穆渾雅。中多諷諫。先生以班張之才。夙有京都之著。此子餐手授。係近日僞院試作。西漢鴻裁。便足單行。孰謂今人多遜古人也。

卷之七

卷之七

无

藏臺頌并序

沈廷勳子初

臣聞憑高。薦響唱微。效長。瞻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風。關。起于漢京。水。臺。築乎魏邑。皆所以節宣。勤。步。感。悅。幽。情。者也。伏觀藏臺。當大內之西。棲置崇迥。延瞰弘深。右。紫。層。雉。北。控。崇。巒。語。樓臺之麗。則。刻。金。籠。玉。舉。翠。浮。片。散。天。倫。之。勝。則。葉。暗。朱。欄。花。明。柳。砌。極。禽。魚。之。致。則。樹。濃。蔭。亂。藻。靜。魚。遊。兼。之。文。史。雜。逢。翰。墨。紛。紛。

皇上萬幾之暇。時與二三大臣。登眺其中。涵泳

藏臺文選

卷之七

罕

乎詩書。諮諏夫。取治。于以助益神智。娛適庸懷。良有當焉。且夫。不。高。而。高。者。得。之。心。者。也。不。澤。而。澤。者。資。之。深。者。也。凡。人。中。有。所。會。何。境。非。道。何。象。非。玄。而。況。聖。性。昭。明。遇。物。輒。照。而。靈。臺。靈。沼。之。崇。弘。鳥。獸。草。木。之。咸。若。又。足。以。觸。目。而。睨。心。者。哉。是。知。情。緣。境。起。境。籍。言。彰。匪。言。匪。述。厥。勝。何。傳。敢。作。頌。曰。

大儀在御。萬物和誠。帝迹啓震。皇道承乾。堂簾清肅。庶政釐然。既戒叢。勝亦尚節。宣爰有藏臺。

摩基清淵拱衛辰極介在西偏重桐鶴列萬拱
星懸分林構址接壁開墀臨階草樹遠棟風烟
重巒聳翠視淵吟泉鳥獸時若蒼藤田田羅列
積典竊寐聖賢天經物紀靜淵淵玄良藉茲勝
匪曰游觀化日多暇王道平平以介景福天子
萬年

田髡淵曰規制鴻整詞采雅令連珠之腰碑
銘之典盡入筆端供其驅策昔宗子相謂天
下無文人則鳳皇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積

臺文選

卷之七

聖

概今于相天才警拔迥出流輩自是一代文
人真丹穴苞羽周原仁趾也

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髡淵文選定

都門田庶叔殷父參評

檄文

擬傳諭滇黔檄文

魏裔介 茂林

帝王君臨天下凡聲教所暨莫不來享來王非
徒貪土地之廣人民之富誠體上天眷顧之意
不欲使僻隅遐陬一物失所也在昔周初越裳
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自維漢唐以來隸在

臺文選

卷之七

二

版圖與中原編氓無異是則素號嚮化非跳梁
爲患者比矣邇者明政不綱文武世世賦繁刑
酷以致盜起燎原國以淪亡李自成牧豎小人
攻陷燕都豺狼之輩影附若雲帶甲烏合幾於
百萬宮闕災於回祿縉紳斃于敲朴原野膏肉
川谷飲血元元塗炭不意復見太平天授我
大清皇帝應運龍飛開門一戰摧枯拉朽士女
謳歌卜宅定鼎收登龍輯網羅逸臣則是我有
大造於明也然後天戈西指全秦委命鯨鯢

首。還。孤。革。面。制。以。江。南。荒。淫。民。不。聊。生。義。旗。東。下。飛。渡。天。塹。福。唐。二。藩。御。壁。恐。後。雖。王。濬。之。入。不。頭。高。賴。之。擒。叔。寶。衡。其。功。績。不。啻。徑。庭。茲。肅。王。兵。至。蜀。川。勢。成。破。竹。獻。寇。伏。誅。神。人。共。快。遂。使。盤。龍。魚。鳧。之。區。復。有。披。雲。見。天。之。日。爾。昆。明。滇。池。兩。省。密。邇。鄰。壤。聽。睹。最。真。既。懷。後。后。之。思。豈。無。雲。霓。之。望。但。恐。奸。人。乘。機。煽。惑。愚。衆。効。任。竊。敵。尉。佗。之。計。將。欲。雄。長。一。方。南。面。稱。孤。殊。不。思。釋。九。黑。子。不。過。神。州。一。郡。我。國。家。士。如。熊。虎。

表聖上意

卷之七

四三

果若丘山。若扼普定之吭。浮牂柯之江。如舉崑崙以壓細卵。決滄海而灌熒蒿耳。且謙時務者。在乎俊傑。天之所廢不可興。天之所興亦不可逆也。故寶融舉河。西以歸漢。李世勣籍郡縣以附唐。並膺封侯之賞。隆丹券之寄。我在簡冊。世所豔稱我。皇上柔綏遠人。誠若金石。能以土地軍民來歸者。一體錄用。若。不悟。或稱兵拒順。逆我顏行。玉石俱焚。噬臍何及。故茲特檄。往諭。慎之毋忽。

擬傳諭滇黔檄文

傅維麟

皇帝御極之四年。中原底定。南國服從。八閩歸心。三巴怡志。獨滇黔未附。皇帝不忍驟加之。兵命史臣爲檄。傳諭其地者。曰。招攜懷遠。聖主之徽猷。投誠嚮風。遠人之大義。頒神靈于天子。賓重譯于遐荒。先王耀德。不觀兵。識登典于海。水。四方慕化。不恃險。盡王享于星。驪。昔者卜盧。執牛。越裳。馴雉。物雖無用。誠則足嘉。在異方猶。謹來同茲。中土能乖內屬。我欲成修教之典。爾。

表聖上意

卷之七

四四

宜遵卽敘之文。惟我大清。天命有赫。祖德惟奎。是以入主中華。奮典東土。皇帝岐嶷膺曆。仁孝著躬。義洽幽明。化周生齒。敷文經于四履。平章協和。成武烈于兩階。定功保大。愛民若子。視臣如身。不矜謀雲。猛雨之羣。用溥旣優。旣渥之澤。帝者式廓人志。攸依一怒而虐。焰清。再鼓而餘明。燄東。句麗西。龜茲。耳者七十餘邦。海關越山。巴蜀。歸款者九千餘里。版圖弘擴。威武紛紜。獨爾滇黔。尚阻聲教。匪以羗凡之地。敢抗龍。

舉之師。第想僻處嶺南。未遑面北。所以蚍蜉處穴。燕雀怡堂。未暇悉時勢于今。宜遠稽典。尚千古。炎開曲阜。自攻紀風沙之歸。禹會塗山。後至重防風之戮。或者溪蠻洞獠。驚鷲遂其習。風兼之瘴雨。毒烟剛悍逞其素性。莊蹻拓迹。靡莫爲之脅從。尾灑肆鋒。牂牁于焉謝吏效。伉儷之勇。諠竟蔑王章。踵焚刺之強梁。弗思帝德。無當普貴尊王之誼。不隨疏勒青帶之充。雖趙陀九十三年。曾傾巢于博德。而九真五十六。喋亦掃蕩。

之足畏。實帝德之爲昭。乃且未正舊邦。覆轡九有。爾何行甘暴棄。自外生成。卽無用此僻荒。亦何損乎廣大。然僞在宥。同天之量。豈遺下土。拳覬之微。匪以爾玉富桂山。珠呈瓊浦。利其貨賄。用是收羅。維足天子道積一身。不貪爲寶。亦以朝廷仁敷。萬類得衆。爲先。祗因撫綏生靈。故茲遙頒渙汗。未遑載旆。預布感言。况今少孽盡除。微明亦熄。成天下之共主。建海內之烈光。爾爾有生不安。無主乃亂。顧我矢其文德。誓于弗庭。

况故黔帥沐某者。昔作勝國之元勳。世爲土夷所襲服。爾主旣隕于逆。爾爵實據于私。圖倘能修風駕之儀。自應廣除慝之惠。矧我清大雪明。譬弘開虞網。舊家無恙。咸錫丹書。新國有恩。重盟白馬。爾果効其歸悃。我豈靳爾隆施。至于諸土官。本青淄之編氓。作洞溪之長吏。歷朝已成故事。千年無易。啓。疆倘其狠性不悛。兇管自固。應龍之滅。已鑒前車。蒙段之強。猶成首檻。先王正齊敬異俗。聖世弗享贊。臣人漢吏長子孫。

引其故。上。周。禮。誦。傳。道。宜。察。新。刑。倘。率。屬。隸。之。
 職。方。則。士。科。仍。優。銓。署。或。不。信。陸。騰。劉。尚。之。功。
 妄。爲。呂。嘉。區。憐。之。事。何。異。黔。驢。逞。技。滇。犬。磨。牙。
 便。成。城。大。殃。魚。楚。猿。禍。木。是。用。赫。然。授。鉞。歟。爾。
 揮。戈。氣。歟。雲。興。威。驚。雷。震。黃。帝。滅。四。盜。不。移。敦。
 欽。之。神。高。陽。平。九。黎。無。乖。靜。淵。之。度。卒。驅。螭。虎。
 玉。龍。銅。鼓。烟。消。將。簡。彫。龍。河。海。容。江。浪。靜。靈。仲。
 北。闕。功。著。南。邦。因。天。威。稱。成。劉。而。神。武。則。不。殺。
 顯。顯。令。德。克。事。安。懷。穆。穆。皇。仁。尤。敦。誠。信。非。我。
 燕臺文選 卷之七
 求。于。二。域。惟。爾。歸。于。一。王。果。能。吏。譯。傳。風。千。古。
 辨。爲。明。智。若。徒。憑。險。梗。化。萬。族。受。其。凶。戾。不。爲。
 輿。輶。之。來。焉。沐。拂。席。之。治。伏。遇。皇。帝。大。猷。允。
 塞。聖。道。休。隆。天。未。如。在。膝。前。濺。澤。無。幽。而。不。達。
 薄。海。厝。之。祚。上。呼。籲。有。聲。而。必。通。卽。未。必。包。藏。
 禍。心。亦。實。爲。自。貽。伊。戚。幸。際。廣。運。文。武。之。主。不。
 附。廣。附。孽。壤。之。民。苗。迨。目。前。竟。忘。事。後。以。致。艾。
 蘭。並。刈。玉。石。俱。焚。我。卽。欲。並。生。哉。爾。則。悔。之。晚。
 矣。我。言。維。服。爾。思。其。終。無。須。襁。負。遠。歸。勞。勞。赤。

子弟使正朔處奉翼異黃輿。皆知北極有朝。廷
 從此南人不復反。懷方重周道八延。遂觀光之
 思來格躋虞廷一人。凜佳兵之慎。全君民同體
 之誼。成滿漢一家之風。倘賄賂文。承消異志
 裔文衣曰懷反側者。當礮其雷霆。望吉光者
 宜欽其實玉。又如十萬甲兵。從天而下。誰能
 測其綿翼哉。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髡淵父選定

同里顧開雍偉南父叅評

碑文

擬翰林院重修孔子廟碑 谷應泰 霖菴

翰林院天下圖書之府也。前代之替。后廢。因以公孤輔弼之器。多出其中。而恐其廢於學。故博集遺書。集之中。秘使釋褐者。俛首習之。不得厭且于院之內。設文宣王廟。如國學州學然。玄冕

燕臺文選

卷之七

四

儼然車服。禮器繁穆。布列重飭其志也。夫古者國之與家。無不有學。其從事于此者。自賤而貴。莫之或廢。後世去聖漸遠。道風寢薄。于是祀孔子於天下。而儼臨之。然則廟之興。乃學之衰。而近世之典然也。顧其道雖與古相去。而瞻其冠履。聆其鐘磬。使人尊敬而欲肅。樂易而整舒。始以知聖人之教。世世勿衰。則土木而亦神明之也。昔司馬遷適魯。覲仲尼廟堂。低徊留之。不能去。以爲天下君王。至于賢人。俱莫之及。而韓愈

亦謂祀法之徧者。維孔廟與社稷爲然。而句龍

與稷。不得專享。且弗用王者事。由是以談豈非

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乎。蓋其道尊而明。其

書大而遠。使帥習之者。雖在戶堂之上。而四海

九州之業。帝王之理。皆得及出。而任天下之事

臨民物之重。因時損益。施無不可。大哉聖人之

道乎。能鼓舞天下。而不知其所自能。更末世之

衰熄。而復爲之伸。則今日翰林院重修之廟。亦

足以觀也。夫諸子百家之學。非無可施于治。然

而弗尊焉者。純與不純故也。其主代興。必崇學

術。故有干戈之際。不廢釋奠。而馬上得之。不以

馬上治之。由其教可使雍容絃誦者。儲材以備

用。桀驁倔強者。釋兵而請命。俗化之厚。先于文

治。自漢魏以來。未有不由于此也。今天子之右

文。亦亟矣。脫劍講道。有踰前代。寵異儒臣。肆

不棄。蓋深望其不廢于學。曰庶爲異日公孤輔

弼之器乎。其益當策勤懋勉。無忤于聖人之教

爲何如也。顧院之內。遺像歸然。不無剝落。諸臣

既由其道。致身進士。爲國家備器用。夫習其教。而不思報其功。亦非聖天子之意也。于是上其事于朝。徵功僉工。完舊益新。卽以附魯頌泮宮之義。而爲之碑。其誰曰非古。乃著銘曰。羣玉之府。圖書出焉。諸生習禮。遺廟儼然。聖主右文。息馬論道。釋奠是先。弗毀學校。人材薈起。降雨出雲。豈茲崇報。而替神明。乃考鐘鼓。濟濟莘莘。麗牲有碑。刻在廟門。仕優而學。先聖以馨。勗矣後王。念之勿忘。

田髯淵曰。命意端嚴。發論弘整。起衰式靡。昌黎之功。將復見今日于斯文信之矣。

後建南陽府文廟碑

戴明說道默

世運之盛衰。在人才士風之醇醪。在學術然總以衷諸聖人之道。乃有本而不敝。三代以上列聖立極。心法承承。罔不祗肅。於是欲斯人之共見其心也。乃範之五典六德十二教。端其基漸摩之禮樂。裕其養統之辟雍。暨宗家塾黨庠州序。益其人與法。故三代之治。爲純備。維我孔子。追集大成。萬世四海。悉覆悉載。自天子至庶人。遵之則治。背之則亂。體之則正。襲之則僞。罔敢

有外。秦火以後。歷漢唐宋。醇儒間出。羽翼名教。是聖道在人心者。未衰息也。然世降教微。章句成家。制科限士。穿鑿彫繪。波靡潛滋。善夫朱子之言曰。天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事愈勤。而心愈放。詞愈麗。議論愈高。而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追古人。蓋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夫人一心耳。自少壯至老。自窮迄達。飲食私欲。攻其內。富貴貧賤。生死禍福之變態。錄其外。肆之爲縱橫之辯。雜之爲功力之謀。慘之爲刑

名權術之刻誦誕而深之爲釋老楊墨之滌顏
不可制方寸幾何環攻者萬汨溺浩瀚津我森
茫心之不存本實先廢而欲以無根之華上格
有爲之君下信不教之百姓其有濟耶癸巳歲
余謫宛至之日有事文廟廟僅存東郊垣廡盡
廢頽址崩桷日與風雨樵牧相敵俎豆之氣彼
傾烽燹乃桐吾道不崇非人士罪也爰謀諸郡
文武士民卜故藩遺趾白督撫得允遂移建城
內西北窺若兵民救勿役官廳俸紳士括廩餼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廟因廡創翼楹撓折滌草漶漫踰茂漸次復舊
觀宛人士于是始慶瞻仰絃誦之有地余乃有
以正告之也士人誦法聖人者言聖言行聖行
求見聖人之心然非自求其心則無本天之警
鐸砥礪宛人士者至矣寇煽兵興聲教雖存宛
亡枕藉踵跡交路家鮮廬次之安體無飽食暖
衣之樂者十五六年於茲嗜欲去者天機冰滄
薄之久其識漸明游惰去者道心生愛勤之極
則力漸堅忍諸士其明以晰諸天人理欲之微

誠以體諸視聽言動之實汲汲乎以自求其心
爲本而後廣之萬物百家以致其用通之天地
以盡乎其極不至見聖人之心不止也又何患
乎人才氣運不古若乎若曰宛實材藪如諸葛
之相謨范蠡鄧禹之名竹帛卓茂張堪張衡之
吏治文章皆先民之可程者嘻其末也高山在
望伊雒之傳在焉先河後海由本而達之庶幾
乎可也多士勉乎哉敬序而詩之辭曰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紫山崇崇白水湯湯化接周汝聖民所翔至哉
聖道曰唐曰皇靡不覆幬敢以隅荒聖道至近
存心爲上急而求之如鸛犬放夜氣津清存誠
去妄大本先立應云乃常爰龜王基瞻乾視離
居以素王人誰敢窺聖旣奠只蛟龍盤規蘊崇
雲雷百靈翼祺鍾斯鼓斯琴瑟泱之千羽在階
中天協之

田孫淵曰道學源流洞若列星而又得正風
端化之首先生涵蓄者有本故能鑒鑒言之
唐人益州碑何足比數

雲間田茂遇髡淵父選定

石城葉令綸言如父叅評

箴

君臣交傲箴

汪瀚 雲裏

天澤倣判。爰有君臣。既首三綱。亦冠五倫。匪臣何使。匪君何事。爲君克儆。爲臣不易。疑圖御曆。詎不崇高。當大賢之重寄。亦有至勞。瞻齒析圭。詎不寵崇。繫不之具。瞻亦有深。恐君猶天也。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臣猶五行。化機灌注。萬彙乃成。君猶心也。臣猶四體。元氣周流。一身乃理。君曰股肱。良臣曰元首。明君曰予違汝弼。臣曰朕言可行。君曰若金作礪。臣曰惟水從繩。日中則仄。月滿則虧。微于保泰。乃無傾危。積羽沉舟。羣輕折軸。微于防微。乃無顛覆。泰山不讓土壤。江河不擇細流。獨智有窮。宜相傲以兼收。日月無私。照臨天地。無私覆載。小惠未遍。宜相傲以博愛。拯溺者濡。追亡者趨。傲在怠事。恐不及尚。善游者溺。善騎者墮。

微。在喜事。恐以取禍。蒼蒼在上。君惕于衷。臣亦

若時。以代天工。總總在下。君布其德。臣亦惠疇。

以作民極。念彼高賢。造國之福。君既側席。臣亦

推轂。念彼奇貨。蕩人之心。君既投珠。臣亦卻金。

依社憑城。險于難屏。君既僭于拔山。臣亦慎于

夾漈。刻木畫地。法網堪畏。君既慮于飛霜。臣亦

羞于赤渭。是故嘉禾奇卉。未足爲祥。星流日變。

未足爲殃。聖君賢臣。勉助勦君。如飛龍之在天。

臣如巨魚之縱壑。君戒詆詆。臣戒諾諾。先天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五

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庶宗社之無虞。而生民之有托。

杜光甫曰。典重溫潤。大寶丹戩。不能獨步。

田髡淵曰。正容而告。能使聽者肅然。動容不

止。文筆之典穆。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髡淵父選定

西泠張綱孫祖望父叅評

書後

書郝生雙節志後

魏裔介 崑山

余讀郝生雙節志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方甲申之春，李賊既陷潼關，其窺伺神京之志已決。使當事諸臣有能捨身為國獎率三軍拒之於河上，勿令賊得渡而撒沿途勁兵如大同榆林諸

卷之七

七

七

鎮同心合勢直趨西安以傾賊之巢穴，則逆闖之首可計日而懸於麾下。即賊已近都城，假令樞輔諸臣能綢繆禦侮，身先士卒以當矢石，深溝高壘，勿與賊戰，急召薊遼督鎮之兵，絕其餉道，俟其困而藏之，賊亦坐而成擒矣。即不然，出於下策，仿天寶之故智，令太子撫軍於江南，以號召天下勤王之兵，彼太子既出，則天下之心有所係屬，然後君臣出師背城借一戰而不勝，死未晚也。奈之何潼關既破而無一旅拒之河

卷之七

七

七

上遂令逆賊長驅三晉，以致人心崩潰。及命將出師，則用一怯懦無知之李建泰，逍遙真定，四顧彷徨，賊兵未入固關，而建泰已逃赴廣平矣。以致撫臣徐標見殺於謝家傳，京師益為喪氣。迨賊破大同，樞臣方且如鵲如嘯，匿不以聞。賊至城下，未聞一矢相加遺，而三百年金甌之天下，且拱手獻賊，地拆天崩，鼎湖長號，孰非諸臣誤國之罪也。在范景文倪元璐殉難，諸臣一死報國，烈烈生氣，誠為無愧古人，乃不意窮鄉僻壤，竟屬繩樞之子，如吾栢邑郝生，會明其人者，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而且從容就義，真世之奇男子也。但邈邑荒陋，詠採乏人，恐歲月既久，致淹沒弗彰，豈非吾輩之責。幸有邑庠趙生中和字公致者，為之志。余先君魏燕子讀之，謂其波瀾老成，有關風教，而余亦嘗簪筆史院，不於生之瑰璋大節，與荒煙蔓草，同其銷泯也，乃捐貲而付之梓，以待後之修邑乘者，續而入之以為光岳吐氣云。

書長恨歌後

魏裔介 石生

余讀白樂天長恨歌而不能無疑也。妃子以傾國之色專寵金屋，養成漁陽之亂，以致擲放勳地，城闕煙生，翠華西幸，六軍不發，蛾眉死於馬前，花鈿委於陌上，明皇於此其有悔心之萌矣。故杜子美詩稱之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象妲。以見肅宗之所以能中興者，由於明皇割衽席之愛，以援六軍之心。天下聞之，皆知其有遷善改過之思也。至於龍馭既迴，春風桃李，秋雨梧桐，

燕臺文選

卷之七

辛

桐復動其鴛鴦翡翠之夢，是以臨邛道士乘間而人之，排空馭氣，得之海上，仙山寄鈿釵以盟心，憶七日之私語，此術士幻化之所為。明皇墮其中而不覺也。夫以妃子之狐媚，誤人家國，使其死而有知，亦不過為麗色之鬼耳，豈得復處於金闕玉局之間哉。然則七日之語，何以知之。金鈿之寄，胡為乎來。曰：此術之易曉者耳。凡物之精魅者，尚能知人已往之事，豈鴻都羽客而不解此耶。余深怪明皇之既悟而復迷，樂天又

著為歌詞，以斲其事，恐後之人君陷溺於中，甘心尤物而溺處者，且妄覲於死後之餘榮也。則所云室亂階者，恐反為亂階矣。故詩人之義，必當以子美為正。

曰：婦淵曰：風雅一道，人以為酒壇花社事耳。如先生乃能識古人立言之意，是涵泳于三百篇而得論世之大者。

燕臺文選

卷之七

六

書吳文端公渙亭集後

龔策

策切侍先大父觀察公典籤座下。見太史青門。吳先生肅然入風度。嶽如既去。先大父輒云。此固所稱鄉望。則舊鼎孤林。朝論則冰壺玉尺。一代偉人也。策以是心服先生。乃先生亦偶從清惠張師文字間。頗稔予姓名。辛未秋。偶來京師。先生聞余至。喜甚。卽假館渾授經李。方是時。先生晨夕機庭。無寧晷。戴星入。漏下二十刻始歸。卽歸不解帶。卽入館呼余談。且談且飲。凡問

卷之七

卷之七

六三

中故事。朝端近事。靡不竟策時以書生感念國士。知輟率胸懷以對。退恒自悔。先生不以爲妄。更加篤焉。一日先生以疾假。予叩之榻前。先生飲焉。停杯不御。忽曰。唐臣董晉有言。宰相之能否。當觀之天下之治亂。所論列于上前。不足憑也。吾每念及。卽淫淫汗下。策聞之竦然。予不足以知先生。妄謂以先生而當先生之時。則有二難。方與鼎沸。所至成漏舟。更兵農交困。而不可得。則補綴之難。在國勢。一時官府水火隔而左

卷之七

卷之七

六三

右祖玄黃之戰。尤甚于野。則調劑之難。在人情。先生默然中處其間。一以和靖寬大御之。此先生之苦心。應惟先生自知之。先生長于立言。凡一切揭奏上。靡不應。其時所解紛如指諸掌。如言職。先生一若不與知。而人竟未有知之者。且也。先生丰稜岸直。而飲人以和。則又自如。深謹若不可窺。而披瀝肝膈。掃絕城府。則又自如。推人恩私而不尸其德。受人謠詠而不明其辨。位居上宰。好與晚進寒士講釣禮。侃侃大節。疎落行一意。而入人情事。體切靡有遺。若夫屏絕中外。交不敢私。以幕夜干。則始終表裏素絲。如先生固遠。追富彥國。近匹李文清者也。寃以時不適志。鬱鬱告歸。策方期常侍杖屨。聞所未聞。而忽忽歸道山。已不可問矣。頃浪跡燕山。每懷平津舊事。則與先生冢孫天相俯仰久之。偶偕坐報國松下。因論先生古松詩。相爲浩嘆。天相謬謂予爲先生梓里。后進且事先生久。命以一言。戲先生集後。余惟蘇和仲。八歲知慕范希文。以得

掛名文字中爲幸于何人敢萬一方和仲乃文
正文端兩先生固千古相並遂不放辭而書其
所見聞以附之

田髯淵曰中間但言交情不說一語晉之典
文端相視莫逆處自有與今趨走勢利人相
逕庭者文章高老疎疎更不必言

紀讀宜庭先生行畧

田 庶 民

富貴安足恃哉而英雄多以富貴爲資則富貴
者英雄所用之勢而不足以用英雄故丈夫視
富貴何如耳尊公宜庭先生蓋材幹而守道者
惜乎未見其用於貴深鄙胥增減賦額以贖民
在他人亦以爲固然獨先生以鄉孝廉請釐弊
於太守而條其法是數然視民之害不啻身之
害鄉國之蠹不啻家之蠹也予嘗謂固然之害
自古多有惟視爲固然而不能釐去積害相仍
遂至於土崩或瓦解是固然之利不可不因而
固然之害不可不亟去也先生可謂知去其害
公知復能小同其利助耕助讀此鄉里宜速之
惠是以治道以有而均無以損而成益至習俗
好自封達視人之類連困苦爲天之生是使然
於我無預乃竊擁天地之厚利而止以自適幾
何不爲先生大笑也先生之助耕助讀負責而
不較是同其利也行於鄉井故視若利之小者
也夫人唯無自利之心然後可以致利於人而

不生其吝。夫致利於人而生其吝。其甚者性底於殘刻而爭見於弟。予謂先生之謙於弟。弟又近世之所罕聞。宅連雉。貨逾千田。通陌盡以父遺而付之諸弟。誠所謂無自利之心者也。北平慕茲行誼。農夫村豎不知稱字號。以諱相傳。莫不曰孟公陳義鄉之好德而有爲者。尚未得進於朝廷。至勸之仕而先生謝之。先生豈有所待乎。乃閱世六十載。材已老。用已深。而卒於前庚午庚午。且使相孫公薦之矣。予謂先生若

燕臺文選

卷之七

七

在。必不應薦而出。以彼時勢。攻之有難於措其材。與用者蓋賦增征。擾而罔然之害滿天下也。雖然。先生能用其富而鄉井利之。使誠貴又豈等於尸位食祿而徒謂之顯者哉。生潑陽。未廣游天下。一辟難靜海。而羣士爭師焉。其道足愛也。惜乎距今二十有六年。予不得侍立而談。英雄富貴事。子讀史世其家。必有所望而志焉者。而孟子告也。六歲名常裕。與予共學。將之孟津。今示予先生行畧。予與談論移時。若有鑒於予。

言遂紀之

田髯淵曰。簡潔矜貴。不肯輕下一字。叔殷。其千古而能練之以識。西京以下。不易及也。又曰。六歲燕山奇士。予一見傾心。讀此知其家學源流。由來者久。今且分符孟津。知必有以惠此一方民也。

卷之七

七

雲間田茂遇鬻淵父選定

石城白夢羅仲調父恭評

題辭

悼亡詩題辭

龔鼎孳 孝升

省齋宮允。玉立相門。虎騰文苑。羨龍眠之年少。公禮無雙。賦雲夢而同時。長卿驟貴。羞稱贈婦。感彥先。羈宦之篇。何以相夫。保德。耀荆裙之操。追南國車來。油壁。正西清。蔡映機絲。曉直蘇床。

藝文選

卷之八

鷄唱無忘。平風夜月。蘭鈴索蛾眉。相對於高寒。卿言亦復佳。豈效劉伶之頌。我意欲偕隱。奚辭。曼倩之饑。雖門第清華。時稱引外家之故事。而冰霜電勉。益佐成君子之令名。韋在佩而耕禾。蘭當門以勿剪。蕭然邸閣。藹色養于白華。鬱矣庭堦。秀諸雛曰瑜珥。方期白首。素風無改于簞。鹽。何意黃泉。零落。纏悲于珠樹。既有情而誰遣。知雪涕以何從。苟奉倩之抱神傷。難堪死。嘲潘安仁之對遺挂。猶似生前。倬彼瓊章。宛其隤麗。

輟朱絃而不御。扣哀玉以成聲。非徒爲兒女之

言。腸迴丹粉。于焉增伉儷之重義。等良朋。益抽

簪。採藥。思追五嶽。于向禽而碧海青天。頓折雙

飛于別鵠。名香莫返。步幄何遲。想蓮國之前身。

如依繡佛。張羅敷于再遇。遑問纖纖。播美管彤

既鐫名于青史。辟封石窠。爭拭目于黃扉。以此

招魂。寧嗟薄命。余論交枯。阮愧。閨墜。于山公。挹

藻。齊梁拜詩。才于水部。非獨。開張。鸞影。難爲。見

所。見。抑以。迴環。爲錦。白言。愁。欲。愁。爾

藝文選

卷之八

二

吳梅村曰。纏綿淒楚。令我神傷。言情之文。以

此爲至。

盛兼兩詩題詞

龔鼎孳

僕至虎林時。惟春仲。溪梅風定。人柳煙繁。驛旅如歸湖山。卽主西陵腸斷。猶聞環佩之聲。南園香銷。莫記笙歌之路。于焉翔泳。漸習丹節。隱几卷簾遊。仍是卧荷風。桂月暑忽兼。秋情隨一往。而深態歷。四時之變。閒枕安于藥果。遂徑老夫蓬蒿有客。無雙厥稱。兼兩負孝章之秀質。含天目之靈芬。家在畫橋。隣草閣。深燈夜雨。幽吟時出于高樓。碧樹垂楊。坦步每遲于花外。推敲既就。冰雪同清。衛洗馬之言。愁茫如江水。謝玄暉之寄眺。人是青山。兼以故里兵殘。徵士之菊松在望。滄洲興晚。少陵之風日沾衣。心痼烟霞道成。林壑抒懷。送目并極。斐然襟情。自寫因許。椽之所長。統約多風。出香山而盡解。讀其書。知其人是云。論世仁者山。智者水。可與言詩。田髯淵曰。倩麗紆妍。秀出寰區。卽使秦軍吮墨。開府抒毫。亦應如是。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三

夏熊占讀曲歌題詞

龔鼎孳

熊占生具勝襟。風標秀骨。人如洗馬。才號雕龍。曾投狹路之鞭。遂折章臺之柳。畫梁燕子。本是雙栖。文沼鴛鴦。那能獨宿。爾乃春嫵淡掃。吟管翠飛。描閨閣之形容。極懽儂之意態。妍思妙發。麗響孤吹。香奩傳樂府之名。纖手奉珊瑚之筆。殆備雅人深致。不特名士風流矣。嗟乎情海難航。眉峰易鎖。拈花弄草。何妨借繡榻以寫生。飲酒讀騷。不若買芳妹而閉戶。巫雲湘水。其聽斯言。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四

吳梅村曰。輕逸宛麗。香艷襲人。徐庾小文。以此爲最。

朱清瑟雪訪序

龔鼎孳 芝麓

客歲林葉散霜。梧梅如鈿。清瑟布帆一幅。踏碎溪浪。衣沾匡嶽之雲。研染蠡湖之水。篙聲人語。歷落感其冲襟。楚火吳樓。蒼涼恣其遐矚。山川屢變。胸目孤行。自夜市發黃頭之鐘。湘江神領。自描之句。所思不見。託辛若於東風。行路其難。牽羈愁於西塞。心隨芳草。月似征衫。故已坐清影於冰壺。裁嘉瑩爲玉案矣。若夫駕停千里。裝卸三泉。到客如家。逢僧卽主。握手兼悲。催之緒。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五

燒燈。照雨雪之顏。卿話能酸。春厄正熱。莫不紅。因勝剪柳。讓思長爲故人而一來。忽改戾以行役。兵戈綴眼。風物銷魂。遣夢途遙。懷人寐短。斯亦旅踪之所悵。慨涉嶺於焉。淒迴者也。元夜憑欄。雪花如絮。遠峰凍合。近樹微茫。君歌仙去之詩。我寫滯烟之影。寒香作國。瓊蕊見而不飛。素艷爲隣。絳燭憐而並永。迨乎青山漸暝。白雪伶仃。高流訂翰墨之緣。老衲奉茗蕙之位。琴樽妙合。簾竹交迎。茶沼尋幽。人訝李龜來社。綠綺索。

醉鳥疑蘇。每重過。詎云名士風流。殆只遊人清福。亦有騎鶴告捷。城號受降。鼓柝聲聞。收拾杜陵之淚。家園書好。低徊王粲之樓。卽事仲虞。廉當以慨牀頭。篋裏並是珊瑚。壁版烏絲。無非芸蕙。最後乃纏綿眉譜。定轉粉奩。羅襪花深。燕子剛來。繡戶練巾。風定海棠。半倚雕闌。文人有此知音。鍾情正在我輩。爾乃芳菲共惜。離別殊難。對綠色與碧波。悵東日而西雨。生憎杜宇。啼殘翠玉之條。暗祝石尤。遮斷紫驕之路。有愁必曲。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六

無語不期。回憶蘭橈。破浪之辰。迨於櫻笋。饒春之日。暄涼中換。景物潛移。羌紛紜其多端。亦惘惘而莫卽矣。昔子猷深宵乘興。刺榜山陰。不見主人。意盡而返。怪彼適心之落落。亦何韻事之寥寥。而清瑟屬物流連。逢鳥描畫。聞江天之生面。錫烟景以佳名。視彼剡溪。孰堪千古。然而驚峰雜沓。客思蹉跎。盼短劍之猶存。與輕裘而不惜。雪中雙燕。月下空歸。其亦彷彿昔人自傷。與盡乎哉。

田髯淵曰。深情杳邈。殊難爲懷。盈川子安猶
慙雅構矣。

宋尚木兄弟詞集序

吳偉業

夫月照高樓。離水之歌。非迴風。淒故館。渭城之
曲。吳存錦。斷梭。龍吟。吟落葉。鏡埋飛鵲。時唱采
菱。極睇而草木參差。躑躅而沙塵雜起。故金閨
之彥。綳裘頻開。瓊管之家。瑤箋數雙。匪魂銷絕。
國文通乃能勝。斷江南方回。獨解而已。若雲間
宋氏兄弟。首軒名。棣萼諸號。香詞。墨石林。中不
數花帘。酒幟。鑿。碎。巖下。長看水馬。秧車。響共東
田。頗句。則烟霞並。顛。裾。聯。歇。浦。選聲。則谿谷俱

燕臺文選

調掣扇。抽簫。同誇麗事。疊棋刻燭。各逞風華。固
已鄙三戟之崔家。晒四經之馮氏矣。若乃紫臺
雲鎖。回首難堪。碧海波沉。別心何限。旅葵蔓井
寧。無何遜之悲。藥。慳。臨。扉。遂有蕭郎之歎。每念
故人枯骨。旋長莓苔。還思神女。醜顏半支。機石
于是。攄辭翠綰。寄恨玉臺。龍堆有白。夾之盟。霜
吹綉帶。鴈門無青。案之贈。苔沒香。綦。敲剪銀床。
怨。梔花之夜。落。投。釵。寶。枕。怯。梧。葉。之秋。零。瘦。並
班。姬。漫歌。團扇。意。同。昭。媛。聊。擘。琵琶。貞。乃。極。婁。

艷於人間含啼笑乎紙上驚心未已蕩魄何立
余影結梅村與顏藥園鶴城偕去時逢伶節出
陽陽浩舟橫久絕獻環洛浦遇璫函之寄撫委
婉於四愁看錦字之貽寫纏綿於七情銅丸
手音節沉雄玉管調心官商幻夢題尺素隨
托雙魚弟兄胥掩張劉恨乏盧謀之微童子亦
驚辛陸慙非承叔之褒須知碧草粘天秦樓
賦黃塵匝地梁苑難言慘角悲笳非春院咒花
之客啼香怨粉盡秋江醉月之人爾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九

韓聖秋日新情振起逸致動人方之珪璧譬
之雲霞予山庠趙國公集語差堪彷彿

菊花詩餘題詞

趙而忭友沂

吾園偶名一琴秋菊遂成并蒂何來七七繞徑
傳奇致使三三騰花叩瑜久忘情於金帶誰惹
夢夫玉盤宮槐霜濺年年曾命文章戶草風刷
事事問天帝肅頓逢解語之人能釀相思之樹
口扶百結不數雪兒之歌身擬三壺堪攜雲子
之藥合明珠於渭北彩散茶聲拾藻鏡於江南
雲浮燭象貌茲宜男當超然一百十五品心乎
蕊女應酬以三萬六千場金鴛鴦與玉蝴蝶齊
開從此花名比翼紫芍藥爭紅牡丹色可知
草屬同心寄念蘂谿竹葉於人有分與思彭澤
柳枝覺自多情是將告之扇月壯士憂其解乎
惟應留在箋雲騷人賦可作矣

葉言如曰言詞宛麗具探風雅之原而雪作
冰腸湛然墨內非徒綺合藻思者也

田鼎淵曰友沂人淡于詩故其言亦有籬下
風味昔人謂杜韓陽淑李柳陰應觀其文可
以知其人洵不誣也

牡丹秋華詩題辭

董國祥 福兄

牡丹秋華詩者何志異也。奚異爾。人生而有性。有情性不可見而麗於情。情之至者。性之至也。天地間飛潛動植皆有性。則皆有情。變變化化。其出無端。而人倫事物備焉矣。順治庚寅六月。問源趙子有內君之變。兩越月而牡丹華。其日同趙子感之而爲詩。嗣子慙亦爲之一時雅歌之士。聞哀音而動。亦皆爲之。遂以成什。夫牡丹之秋華也。偶也。而能感趙子。與其嗣子。及一時人士。則謂之異也。固宜。雖然。趙子之爲此也。厚倫也。嗣子之爲也。永孝也。一時人士比物連類。則以聞君子之情。孝子之志也。是可傳也。曩者。崆峒子之妻亡也。有結腸之異。爲結腸操。何子景明賦焉。崔子統辨焉。徐子縉詩焉。性情之感。今昔同符也。若夫血可爲碧。婦可化石。心成灰。枝連理。有情無情。無情有情。吾烏測其所然哉。喬文衣曰。此本論也。而至義乃不可磨。文之犀利于厚。或似之。

和陸麗京望遠曲題辭

計 東 甫 草

蓋聞橫階細草。亦知竹栢之貞。繞棘晨風。向託鴛鴦之族。倡樓寶瑟。掩淚空陳。毳幕刀環。銷魂莫及。慚非碧玉。感恩義於千金。亂比黃絲。擲淫思於一葉。况夫欲衝雪路。鏡失盤龍。還渡水河。叙除却月。不無懊儂之曲。願通長晚之辭。譬彼卷菰。憐其心在。等諸促織。許以吟愁。云爾。田髡淵曰。極似庾肩吾。

雲間田茂遇鬻淵父選定

瑯琊丁耀亢野鶴父叅評

文

反送窮文

吳尚胤 筆

丙申正月虞子北征。假館獨寐。夜將向晨。忽有
嘯於戶者。啓窗視之。有丈人焉。縫掖葛屨。
尺穀爲幘。抑若不足。而低回四顧。中立不倚。對
之秩秩。虞子乃進而請曰。君何爲者。子持釜擔。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七

筮。周道馳驅。談言寡合。皆有棄于子者。觀君之
顏色。似非有棄于子者。君何爲者。丈人曰。吁。子
亦遊世久矣。術虧五就。道乏三遷。奇形何有。棲
心恬澹。蓋有窮氏之裔也。今欲迫人以幾先。反
被誣爲不祥。或見噬於桀犬。或抑掄於鬼謁。聞
子達者思一締交可乎。虞子乃設酒與脯。長跼
以進。曰。予自賤焉。往事禾秀離離。憂心行邁。世
莫我知。斯亦已矣。君不遐棄。中心願之。然聞君
世系極遠。族類實繁。夫既與世落落。何爲終日。

棲遲。請道其詳。乃敢定交。丈人曰。唯唯。沕穆之

初。未有生民。天極北陷。地維南折。實惟吾玄祖
所自出。四挺之外。八極之表。日月所不到。霜露
所不經。乃吾族類蕃焉。是時也。職任不宰。刑渙
優游。于胥樂兮。厥後有巢爲政。烹飪而食。蠶織
而衣。乃有梁肉。與鬻奢焉。則而駢奢。與死亡爲
偶。帝天憫焉。爰命子衆。通其滯。累疏其愆。尤俾
獲定。靜帝嘉厥功。比于稷禹。是以務光之淵。首
陽之巖。惟吾往來。繼而田于有莘。漁于渭水。彼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十四

皆不終。吾乃棄之。如遺。世皆蚩蚩。反來予憎。子
實憎之。顧爾就于虞子。曰。吁。君之所謂窮。非予
之所謂窮也。今當極窮之變。反窮之歸。理有所
不禁。事有所必經。將與子擇術焉。世有勒驕不
具。則乏足。輕煖不具。則乏體。膏粱虧而藜藿是
悲。便辟去而蹢躅。京是惜。吾將與子舍此駭駭。適
彼無何有之鄉。循周穆之遺觀。白雲自出。弱水
之西。輕不浮羽。舟車既絕。乃駕翬飛之鳥。載翔
載翔。途窮何泣。歷少昊之區。登大人之堂。鳥獸

歌舞不稼不穡。胼胝既虛。乃乘咫尺之魚。獵于
滄海。單食何俟。無衣無褐。卒歲計矣。爰有汜天
之陂。蒼梧之野。民實衣毛。經績不事。吾乃以日
爲沐。以月爲浴。明霞是披。庶免乎枚求。鑽燧改
火。宵處者急矣。爰有源澤之區。百獸莫處。悔悔
晦晦。魚膏繼晷。吾乃以視司晝。以瞑司夜。真見
實知。庶免乎依光。至始興於將伯之助。隨嗟乎
風雨之遺。世態若是其變也。吾乃陟崑崙之顛。
玄圃所在。友安期而侶王喬。乘白雲以至帝鄉。
俯視斯世。兀兀何之。若是者。人以爲窮也。而吾
以爲非窮也。至於輪奐未構。而棟橈是憂。鄰車
方載。而隕輔是懷。黼黻章而塗炭。懼汚貽謀。新
而慙惘。卽隨其道。乃窮矣。丈人曰。善。子能至是
乎。吾將與終身焉。乃再拜相將而無去。
田第淵曰。每讀榮啓期之論。謂昌黎送窮。未
得孔顏樂處。得此文。足以叫醒迷夢。奮社先
生道宇沉靜。對若飲醇。此足以見其所得矣。

書潯南沈姓事

金之俊 登凡

歲辛卯。江浙大水。夏五。正杓時。水勢益漫。小民
日夜事桔槔。弗食弗息。浙烏程潯鎮之南。有農
家沈姓者。生三子。年俱壯。爲富家佃。盡力車戽。
窘不能支。一日告其父曰。我僮生不辰。值此天
災流行。春作旣荒。秋成何望。惟有袖手待斃。而
已。死于飢。死于法。均之死也。不如爲盜。況爲盜
未必死。父怒曰。盜可爲乎。三子涕泗滂沱。跪而
請曰。我儕亦知盜不可爲也。但見今日爲盜者。
不惟劫貲來家。可以救死。且官府爭護盜。必能
免死。若非盜。無生理矣。父益怒。堅不之許。三子
仍泣而固請曰。吾父若不許。我儕勢不復顧矣。
詞益慘激。父佯應之曰。爾輩旣堅決若此。我不
爾阻。但父子天性。從此死生。各不相保。當具酒
肉爲別。遂盛衣囊。沽酒買肉。與三子痛飲。作別
離狀。時止有一孫在。年甫七八歲。方戀戀求
一飽。忽叱出再市酒來。比孫市酒至。則父子四
人俱中酖。仆地矣。蓋不欲子之爲盜而死。故以

酒醺之又不忍子之不得爲盜而死故并以酒
自醺更不忍子死竟絕嗣故詐令其孫出外市
酒不與俱醺以延血祀一線金子間其事而嘆
曰嗚呼今歲江浙之災數十年來不僅見之災
也饑民之死者無限饑民之欲免死而爲盜者
亦無限爲盜而究竟得免死不惟免死而且祛
慝以肥其家謀官以榮其身乘勢狐假以洩其
私忿夙憾倏然自鳴得志者更無限乃居民上
者見飢民之死而不之怪也見飢民之欲免死

卷之八

宅

文

爲盜而不之怪也見爲盜者之肥家榮身逞忿
得志而不之怪也視沈農之禁子爲盜而不得
聽子爲盜而不忍甘以其身爲殉而止留一孫
以延其先人之血食其爲慈爲孝而爲忠且義
者爲何如哉余于是重有感焉據余不寐而篝
燈執筆以書其事

吳梅村曰文章不能發人真性終不免掇皮
之誦如此裴回宛轉俱從一段燈檠中寫出
不求工而自工亦何必繪流民之圖陳痛哭

之策乎

喬文衣曰沈農殺三子何其整因而自殺可
其暇留一孫何其定以此人而當當大事乃
克有濟

卷之八

宅

大

紀趙登事

梁清標 王立

真定有趙廣文僕趙登者郡中長老傳其事余不勝慨然嘆息焉今上下之分凌替甚矣僕視主人爲傳舍而其輕於去就也如路人主勢方張則蟻附而虎翼家少落輒飽暖不顧者余所睹記不可勝數如趙登始終戀主歷窮達久近不移有出人情所難者是烏可以無傳乎哉登少事趙廣文鳳來勤力作若廣文亦更無他僕一日遠出亡金于塗登後至得之追及廣文意

無臺文選

卷之八

十九

邑方甚慘登曰奚事戚戚非爲向者有所亡耶金具在因出諸橐中廣文謁選時同選人窺登有幹才陽假登送之官而陰誘以金使留事已登泣曰廣文吾主也義不可負立辭歸廣文數年廣文倦游歸登乃悉敝所積幾百金跪進之廣文曰寧有是哉登涕泣固請終不可乃已後廣文既老念金勞苦久遣令休息然值歲時伏臘必晨起入門操作灑掃如平時廣文慰諭令歸乃敢去及廣文歿子若孫每上墓登輒先在

事其子若孫亦復如廣文時登事趙氏凡三世蓋數十年猶一日也廣文孫一鶴爲諸生時或爲狹邪遊登輒極諫卽逢怒不小沮當有司試高第登必戒曰勿喜也先人嘗數試高第然卒不售吾家儒三世必有典者苟能拓先業登死瞑目矣一鶴旣成進士每言及登輒爲泫然嗟乎若登可不謂難哉夫登小人未嘗讀書明大義而忠篤不貳顧如此世之爲登者何少也因爲次第其事使聞登之義者有所感而自媿焉

無臺文選

卷之八

二十

田鼎淵曰文筆逼似歐陽永叔其人遂與趙家嬰杵曰并垂不朽矣

為妻張宜人乞言引

孫昌齡 如

歲戊寅邑陷妻宜人張避地墅墅焚走大澤澤積婦可百駢疊麻沸指相拏也宜人睨州趾有井跳而投之從婦章黃暨弟婦曹遮挽孔力方糾繆間見澤許婦有裸焉拷者色然怒曰等婦耳命者我獨少選即若若挽也者壞也因手批章面至破流血而章仍曳股黃則扼之吮格格焉不可得放盤旋及井斜宜人益忿怒拳擊黃中厥左目曹前說曰志定者則奪徒相苦奚為衆腕解宜人倒投井死婢岫雲九歲亦從死夫婦陷而死死皆曰節然兵之謂免自死者得不死死也未及先死死乃得怒腕創之又如求而弗得也者人求不死死有求焉如是者乎且年可不辱辱辭色耳竟死可謂死之者矣宜人嘗誦烈女詩所好而三復者三衛婦王之咏燕董婦虞之咏菊及張婦甄之歌妾心一寸鐵也每感嘆曰萬一不諱何渠不如是於乎死者復生者不愧其言之謂信今也不愧其言乃在

集賢文選

卷之八

三

女

死者矣昔余伯父續沒無子伯母王子僅子以

老弟昌毅沒婦張宜人族妹也七日不食自經

死御史先後聞命所司建坊旌伯母曰貞節弟

婦曰貞烈一門龍光砰隱休嘉余有節烈門銘

紀恩楚人李若愚為立雙節傳宜人嗣伯母四

十餘年芳音以姒姊弟婦節雙遂三光孫大

乃死日余適得罪比余起未匝月都陷表竟獨

湮惜也然婦于室節烈于天下死死者事不死

死者生者事願得大君子言俟觀風者採其母

集賢文選

卷之八

三

私坐而金玉之幸甚

喬文衣曰如小李將軍畫愈細愈肖

修衍法寺碑文

王愛仁甫

京師阜成關西不數十武有勝國舊觀音寺也。我憲皇賜額衍法。愛爲縫掖時嘗習靜方丈中。視其荒蕪慨廢極將興。或有待也。及理潞安。入爲度支郎。過寺則金碧生輝宏麗猶故矣。工始。嘉慶十九年閏三月竣於二十三年五月。茲勒豐碑紀成事。愛奉勅轉運自制。謹齋沐稽首而言曰。興與間萬緣有盡而法無盡。百物可毀而法不毀。無亦心生法生。心現法現。心之無心。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三

法於何有。故瞿雲說法。要在明心。心本來是法。主心圓轉。是法輪。心呈露。是法相。心慈悲。是法實。心光明。是法眼。心容納。是法藏。心之強而毅。也是爲法力。心之溢而流。也是爲法雨。心之條而達。也是爲法華。有普濟心。非住世法乎。具解脫心。非出世法乎。會一貫心。非不二法乎。法卽是心。心卽是法。心不滅而長生。法無遮而恒固。般若楞伽。居然方寸。不衍則不傳。不傳則法泯。欲衍與傳。夫何容易。將默證於一心乎。則面壁。

捧足之流。皆可以登彼岸。而超苦海。將普度於

群生乎。非龍象鬼戩。毀宇莊嚴。亦無以歸依人天。而廣其信受。屬者與頹起。敝歸然。巍然石林之精舍。廬山之幽居。可稱鼎立。而比丘園茂。住持是寺。乘以戒舟。鼓以慈棹。接引衆生。證明真果。嘿贊時雍。祝延聖壽。胥於今日之重修焉。基其爲功德。可勝思議哉。愛誦法仲尼問亦旁搜內典。法之衍也。未必不化愚善俗之一助云。

田瑞淵曰。先生燕山碩望。著作等身。偶存其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三

一。而理致斐亶。勝頭陀寺碑文矣。

募重建小補陀疏

馮 溥 易 序

梵語補陀洛伽華言小白華也。觀音蘭若。屢有
祀典。靈感功緣。迄今捷著。雖任減聲聞。總無住
處。而方便善提。現為自在。大士說法。以何云小
若云見小。卽非大士。大固見大。身外何身。小更
生小。法中何法。蛤蜊沒縫。含白衣而端好。磁窰
有肚。變紫竹以莊嚴。真乃非色非名。是誠莫思
莫議。以故宮相祝釐。宰官檀那。及比丘優婆。童
男善女。而扶桑阿黎之國。穿胸推髻之人。齋糧

卷之八

三五

持寶。累脚頂香。以春王正月。雷聲膜拜。來朝補
陀者。奚翅恒河沙算數。鯨殢鼉吼。平聽潮海音。
驚風破枕。穩登般若航矣。今碣石奔飛。道場無
落。金剛窟上。迺集田橫龍女洞邊。忽頃精衛所
謂補陀者。遂不獲以時謁而敬禮焉。僧靜淵者。
胎披深嚴。婆心廣大。曾叩善財岩。學五十三而
參佛。因供普門品。具三十二以應身。爰於甘南
望海處。建庵曰小補陀。額仍舊也。志復古也。披
荆葺棟。累土疏塘。橋名妙應。井號圓通。撒下泥。

於宛鑿蓮花之鐵針。開芥眼如搏獅嶺之頭池。
游朱嵐。猥云鉢內天龍。園種青條。聊曰瓶。中楊
柳。使點石不讓磐陀。而一勺敢朝安劫。當亦道
俗共瞻。人大悉喜者也。然頭陀發行。水鉢窮身。
故苦救難。雖非先自利而利他。有願有求。亦望
以信感而感至。既遭逢盜賊刀兵。欲解脫生老
病死。請文簿到日。預斬貪嗔。若土木興時。共捐
珠玉。更期隨力布金。卽心見佛。瓔珞與水鳥銜
來。橋幢共牙煎捨就。則伽陵之響。髣髴翔香。
鑿鑿文憑。

卷之八

三五

爐之峰。依稀出沒。亦何必渡東洋。始觀千手眼。
屈梅岑。迺深四洞府也。哉。苟得妙果重圓。庶幾
迷津永跳。惟大檀波與衆居士。其力圖之。
門人周肇曰。布置精奇。情詞妙貼。此吾師鉢
中龍也。而法雨天花。繽紛自空而下。

九用六解

傳維麟掌雷

言不言理言理不言事是無用也無用則積也時不可有爲也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天陽也而有陰地柔也而有剛以用有也彌綸天地之道則人極立易三才之道也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諸卦皆六而乾坤獨言用何也夫乾坤老而六子用惟用始有六子也夫陰陽用則交也陰交于陽則震坎艮也陽交于陰則巽離兌也天五地五用合爲十天地皆以一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三七

變四用者三不用者一非一不用不用之爲用祖也陽至九而無十故不足于後利永貞而曰無首陰無一故不足于首應無首而曰利永貞正所以用也天統體八變而終于十六地分用六變而終于十二天何以不言用剛易動故言體以凝之地本靜故言用以蕩之其用乃神也乾止于震餘入于無者天辰不見也坤止于兌餘歸于有者地體常潛也以用爲本而藏其用也既六爻盡其義矣不用則老陽老陰無權也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天

用有人事焉惟用則十二爻皆變動而諸卦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不有一用則終不成九六之數故幽贊之道在乎用也天以孤運故用數自起一三五七九皆生數也地耦而從故用數合乾二四六八十皆成數也生成者用之能也用九六而不爲九六用也乾西北坤西南父母既老而退居無用之地然母親而父尊故坤半用而乾全不用也用者在六子立其用者在乾坤也先天不用後天致用則乾坤二用非出于六陰六陽之外卽在六陽六陰之中也在潛則用潛在飛則用飛在霜冰則用霜冰在玄黃則用玄黃也乾不用則陽窮坤不用則陰窮窮則變變則通變通者用之所乘而九六以交感細縕開闔動盪也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從三十二圓之背陽之九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得陰之六四千六百有八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也因用得數因數得用愈不可窮也陽極

而九陰極而戰。不亢不用。不戰不用。理極則始也。始用乎陽則震。故帝出乎震也。始用乎陰則巽。巽順也。故坤順承天也。出之承之。用之所由起也。陽君子之道也。陰小人之道也。乾文言釋用而坤文言不釋用。故用乾則一三合而四也。積而數之。故用乾卽以用坤也。此聖人以人事幹旋元化之意也。乾用四分取一以與坤坤用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用而六子始用也。餘首餘尾身其無幾。故無首用則至亢不傷也。道窮

無憂文選

卷之八

五五

必爭變爲干戈。故戰野用則大終有慶也。天地有缺陷。人事可補之也。故聖人垂二用以示人也。用之時義大矣哉。詩云不棘不棘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此之謂也。

喬文衣曰。易以用而神義文周孔不過發明此一字。先生大學仰見一班。

榆西蕩寇記畧

馮如京 秋水

余晉野鄙人。謬憲榆塞。接壤米脂。適遇逆舊窟伏莽之徒。虎視豺心。輒思一逞。且其土瘠而不敷人武而不農。凡靖地四百民。或鬼而瓦聚。虎而在隅。蛟而藏。混。窺鳴而伏。蒿藜其視。盜而得。冷猶耕而得粟。蓋且業之弗異也。否則癸而呼巾而脫。其視挾官得食。猶宜然者。於乎以余豎儒。顧欲戡靖之。不綦難乎。土人嘗告余曰。此地冬春交必寇起。昔戴公蒞茲土也。寇僅百餘人。糜萬金而不戢。聚賊渠神一魁者。以百人蔓延。以至萬。陷寧塞諸城。將士曾無以一矢加遺。蓋此地兵弱而寇強。自昔已然。然今春正月。雲棧孫賀之寇。肆擾寶鷗。趣圍長安。固原武大定復殺將而叛。震警叠聞。且榆鎮之卒。徵檄一至。相率而譁。叛卒二百人。焚劫于安塞。馮楊家岔一帶。患又剝膚矣。十三日。保安學博賀良玉刺言賊聚謀我靖。脇者趨者七百餘矣。黃色饒者實首之。十八日。廢將柴希聖李九峰。學博賀良玉以。

介至復言賊聚千有餘衆居民焚廬望安保東
野赤者火白者骨號呼者民之哀也碎磔者矢
石闢也慘滋其勢滋張且色俊素驍勇遠近怖
恐今不急圖勢且燎原余通集遊擊高某等議
之咸謂兵行必食徒步之餒卒當猝來之寇馬
其何以濟余曰靖城汲水山下資糧百里待其
開是坐絀也寇待之一日是甚之一日也譬之
養噬人之獸待其爪牙具殺之不能矣兵雖寡
其必戰之抵念日我兵三百出靖城統之則有

書臺文選

卷之八

三

府倅周某遊戎高某輩悉勇奮鼓敵愾焉余登
囊橐老母毀簪珥勞之至百金及園林驛一戰
既得偵諜賊在目中我兵三百當賊數千刃甫
接而黃色俊已爲我兵擊中股遂敗走渠首張
金榜輩僅以身免群賊披靡我兵擊之刃死者
以鎗死及燒死者屍塞途血膏土迫六十里返
復散脇從者數百人焉迨廿六日遠追擒寇黃
俊張金榜等悉斬之搗其巢戮其黨盡殲之
凱還父老頂香迎馬首泣且拜曰非此舉吾輩

無復生望餘戰績俱載工中丞報捷疏中蓋黃

色俊曾爲大將屢叛其人善左右射口外部落

素習其勇且能散財結納狡勢有謀羣不逞多

嚮之昔從開逆尅陷榆林屠其城以故榆鎮八

閭共來皆反走色俊嘗語其黨曰現下我當三

年帝我其試之張金榜輩亦嘗以萬人起屠掠

城堡者亡數矣是役也未嘗糜朝廷一錢而獲

滅無噍類此豈天倖也哉大寇旣夷商賈在路

農吐適野人復熙熙然有更生之樂僉以爲余

書臺文選

卷之八

三

五

德於千余何德之有是國祿之適也民報之降
也將士之用命也於千余何德之有

田髯淵曰敘次戰功古勁若燕然銘指畫瞭

如尤足覩先生偉畧

扶柳侯傳

李 雲 舒

扶柳侯單綏。青林里人也。少甚微。學弄丸于市。相者許負見而奇之。曰。子神壯于中。顧其形穢。法當易貌而貴。貴以潔清。聞綏操丸而前。曰。嗟乎。子役此不休。何潔清也。居無何。綏病體僵。不食飲者數日。一旦剖背而出。若尸解然。羽儀脩然。聲清越以長。綏乃心負相者之言。遂客遊京師。謁武帝于上林中。是時武帝方好神仙。聞綏素有異。又能絕食。天子奇之。待詔長楊宮。當是

蘇臺文選

卷之八

三

時當轍侯堂。以勇力聞。執矛侯親客。以酷法幸。二人貴用事。奇妬義素。日高臨風。長嘯不視。兩人者。兩人疾之。若讐。時晏見親客。輒張網以擬之。堂舉斧者數矣。東方朔聞之。上疏告其事。且曰。陛下卽不去兩人者。臣恐奇才異能之上。不得從陛下遊也。陛下失一絀。不足惜。顧無以爲廉士勸。上大怒。下詔誅執矛。斥當轍爲士伍。備匈奴于北邊。當是時。天下多事。富賈人用吏。乾沒美衣。餽食天子。傾奇貴之。以風示天下。封

發于上林之柳鄉。號扶柳侯。扶柳侯雖貴。恒居中不任事。帝素好游幸。恒在長楊五柞間。綏時從。與丹良胡胥楚王孫之徒。同時交好。良能照夜。王孫善角抵。胥衷服自謹。帝俱以弄臣畜之。綏獨日高。期爲不可近。語言憂學無窮者。然而帝益重綏。令貴人者皆肖其容而服之。于時文成五利死矣。燕齊迂怪之士。思有以中帝。乃言綏益有道術者。服清露求長年。天子以爲然。遂起柏梁。琢金堊承露盤。上接雲漢。得露則曰。

蘇臺文選

卷之八

三

天酒間。以賜綏。然而綏固天性然。無他異也。居久之。綏益貴。時引其類。叫呼苑中。語音畧皆同。帝亦厭苦之。坐漏洩禁中語。免侯就第。綏亦年老。苦寒。失聲。顧其行能高。清儉無與比。帝亦憐之。時召兒鳴。噴懷愴然。遂復其爵位。頃之。終于家。謚曰恬侯。天子追思之。詔圖其形于尚冠里。孫子盛多。散于天下。在楚者曰蜩。在宋衛者曰蟬。在陳鄭者曰蜩。蜩海岱之間。曰蜩。名位無顯者。能以清儉世其家。

太史公曰。予過尚冠里。見扶柳侯像云。爲人朴直。無他才能。恃其清能。罹世網者。數矣。天下改而禮之名。踰身後。嗟乎。士之負奇特之意。屈于賤貧。世莫得而問者。可勝道哉。

田歸淵曰。制章與同郡諸君。倡明古學。自西京以下。無所不擬。有遺集未經問世。是遲成。偶從笥中。簡出舊藁。卽以公諸同好。嗣子二集。博採使海內。獲覩全豹也。

卷之八

猛省篇

成性我存

秋夜不寐。委體於筦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興懷。喟然長嘆。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念此身蔭庇妻子衣食。臧獲。交往親知。卽疎而里閭之人。亦迭有乾餼。以相遺問。獨我父我母。生欲口含痛。思身代。雖五內分裂。視予而口不暇。如是之勞且至。而曾不得我一帛之溫。半菽之養。片語之慰。然則父母奚樂乎。其有子也。居恒友朋相念。猶然賦

兼葭文選

卷之八

三

兼葭佇日月。卽偶爾止宿之處。猶念其村墟煙樹。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非舍黃壤。無家風雨晦冥之夕。寒鳴笑乎。松楸野狐。走其墳穴。雪封華表。霜阻羨門。此其爲情。殆不止渭北春樹。江東暮雲。一離索之况而已。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卽偃息在床。非對局投壺。卽徵租築室。朝朝而便其身。歲歲而謀其子。亦曾慮我父我母之死。而無知寂寂於南之丘北之壠乎。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憾。無論齷齪之

名未必揚也。即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於以自奉。則得矣。其於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於身。猶爲泛泛。而況上之能及吾親乎。且名莫盛於孔子矣。孔子先人葬於五父之衢。及長而始知其處。前此葬祭。缺焉未講。無言生事之禮矣。後卽世。世稱爲聖父。終不若曾子養曾皙。曾元養曾子。爲得天之厚也。由此以觀。又何有于區區耶。嗟乎。父母不可得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

藝文類聚

卷之八

三

得與我同生于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平昔所用之常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似。庾相同者。而致吾縈繆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尚不得。則慟哭以繼之。是又無可如何者也。今人有父母在。是孔聖人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恐而竟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於婚兒。

嫁女者也。負土成墳。有亟于受命。捧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于遷拜。除賀者也。更可異者。一子則勉而事衆子。則交相談以問安視膳之道。竟等於里均。都派之。能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於衆。致使父母不獲一日之安者。有之。此尤閭閻至惡之習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遊。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侍。何也。父母之年。從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嘗。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諂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嘆者也。子故連類而並及之。

藝文類聚

卷之八

五

喬文本曰。從人情上逼出天理。使人步步回頭。

正俗篇

成性我存

今夫功利夸詐之習中于人心成乎風俗浸淫
濫漫而莫知所止無怪乎正誼明道目爲迂談
而不之問也久矣昔伯宗人言其似楊父則憚
桓溫婢以爲類劉琨則忻曹操見許都評爲治
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則大喜夫楊父劉琨
隕身而夸者相慕恐不得鄰奸雄之稱何美
何善私心自苦若獲令譽甚矣人心風俗之變
也予少時見頭白之老尚尊于街市後生輩必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四十

斂容而揖之今則惡少成羣老人屏迹矣間巷
議婚姻必曰某爲詩禮之家某爲善人之後今
則多藏不問刑餘暴發無論優卒矣郢邑小試
求薦不過數人尚多隱秘不敢言也
書宣言不諱矣向非及門受教
窗筆硯不稱社友今則一刺方寸爲立雪半
面未識遂同贈醵矣向惟
用銀器禮投幣帛士庶罕見而今則下戶賤
隸競相陳設矣昔時人情相與雖萍水乍逢苟

詩文品貌一長可取尚且延客如歸假館授餐
今雖誼在同籍交在屢盟亦必視其崇卑以爲
冷熱察其緩急以爲親疎甚則閉門不納怠等
路人矣向者一事之受屈一人之被抑一言之
涉私口語藉藉咸爲扶公今則見可憐而不動
聞不平而無感矣嗟乎予生三十年耳所見所
聞遂已頓異江河日下長此安窮此詩人所以
嘆息于我生杜老所以致防于人面也

喬文衣曰向之所謂極平常者今以爲異今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四十一

之所謂極新奇者又以爲常將奈何

擬復舟山露布文

趙而什友所

臣聞仁能無敵。乃稱王者之戈。師必有名。始定將軍之箭。故楊欽自至。岳侯奏績。湖湘朱榮云。平唐將收功巖谷。渡餘艤於五月。爲收瀘水之妖。舞干羽於七旬。兼定嶽山之亂。必兼平乎山海。乃克慰於廟堂。亘古已然。於今爲烈。恭惟

皇帝陛下。堯天寶曆。禹甸金甌。威加蟠木之鄉。俱占風以納賁。化衍流沙之域。咸候月以埽琛。豈當重國之朝宗。猶有九嬰之肆毒。逞珠巖以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四二

虎焰妄擬。殷旗聚貝島之遊。現頻通閭。魏曹娥江上帆蔽。日於蘭亭。天姆山中旗懸。風於梅市。漸錢塘之告警。比號黃巾。隨玉穴之成。皮相標紅襖。蓋依洋作岸。盧循有恃於孫恩。而舍陸登舟。李密資援以翟讓。是以臣等。承承渙號。共拜師貞。爰啓滙符。同分禁旅。大將等成。以八面衆軍。矢力以一心。始則選於夏。開猶張螳臂。繼乃鑿於兩斗。尚奮虎牙。乃風雨驟加。聲從天降。雷霆下擊。影挾秋飛。務使授首渠魁。靖山陰之道。

上然後服心餘孽。安修禊之城邊。而大蘭山土寇平。至於乘勝賽旗。移營向島。從第一路至三路。劍光射魚眼之紅。以大前營。率後營。舟影載驚身之黑。張洪德等原以隄囂之叛。連党公孫或以韓信之封。復聽鄒下。今則羊頭寶鏃。合猛士於鯨宮。龍尾神竿。集雄師於鷗里。血袍霜染。遙看浪滾桃花。戰骨波凝。宛若洲橫蘆草。呂姑釀酒十年。首禍東洋。楊批覆舟一夜。靖烽西浙。舟山於焉克復。海水亦爾群飛。鳥焚其巢。馮伯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四三

助靈囂之鼓。猿夫其穴。江神宣化。蜃之更術。破張修。捷邀孫泰。收越溪之故土。載入版圖。策逆島之新營。沿爲近堡。旌旗悉分。隊伍驛走。四明艦舸咸給。全軍臺高三。萼而海上。逆賊破此。皆伏神武於楓陛。依勝筭於槐堂。犄角無援。進失番禺之魄。飛頭應。識連消。日本之心。一統乾坤。又靖西南。半壁雙懸。日月獲收。山海全師。仰見喜於天顏。俯登功於地利。君之力也。應如馬援之謀。臣何功焉。幸奏楊勃之捷。臣等無任。雁忻

踴躍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喬文衣曰。其格之老。如江亭微時。其筆之快。如鵲落駢驚。磨墨。磨頭。豈容拈髭。友沂得之。于天。顏風。畧下。下馬。倚馬。英姿如覩。

擬軒丘豹諫梁孝王書 趙皇梅

景帝既廢栗太子。實太后欲以梁王爲嗣。魏其侯及袁盎皆固爭。事迺寢。王聞而銜之。至其國。陰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等十餘人。事覺。帝使使捕梁賊。勝詭匿王宮中。使者責二千石。益急。於是梁相軒丘豹進諫。王曰。臣聞愚亡甚於仇君。禍亡甚於作奸。亂亡甚於圖逆。三者滅之根。而誅之魁也。而王皆蹈之。梁之不祀也。忽矣。王與皇帝俱爲孝文帝子。實太后遺體身。

雖外也。度連宸夢。位雖王也。冠冕羣后。屬又稱弟。維城皇代。盤石帝基。甚盛。孝文帝剖符裂土。大封同姓。以藩屏漢室。王王於梁。梁大國也。居天下膏臬地。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名城大邑。四十有奇。孝文帝所以遇王者甚厚。今上卽位。念王天家肺腑。時時賜朝見。從容燕飲。甚相愛也。王入朝。天子使使持節。乘車駟馬。逆王於闕下。出則同車。入則同輦。梁之侍中郎謁者。出入殿門。無異中貴。又相愛也。王又與條侯破吳。楚。平。

七國。天子嘉王功。紀迹庸器。名勒丹青。前後賞
賚無筭。以故梁多兵器。弩矛數十萬。府庫金錢
且百巨萬。明珠瑋寶。富踰京師。又相愛也。皇帝
所以遇王者甚厚。竇太后愛王妹甚。非他諸侯
王敢望。又時時召見。私賜有加。故王綠車紫綬。
交映相輝。金璽銀券。照灼光彩。亦非他諸侯王
敢望。皇太后所以遇王者。又甚厚。於是王遷築
東苑。方三百餘里。西苑方一百里。廣睢陽城七
十里。作曜華宮。築兔園。奢綺靡麗。金碧輝煌。土
成。截楠木。化蛟螭。瑤臺璇室。不侈於此矣。園中
名勝則有百靈山。峭寸石。落後之巖。栖龍之岫。
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鳬渚。宮觀相連。延亘七
十餘里。奇菓異樹。羅植寶台。錦羽怪獸。充斥瓊
階。璇臺舞榭。曲房綺室。遠閣修廊。竹塢花圃。連
綿相屬。章華阿房。不麗於此矣。王又雅好辭賦。
留意文雅。日集鄒枚諸才人。出宮賓妃子。鈞金
鯉。弋高鴻。錦箋彩筆。點綴花鳥。玉貌絳唇。詠吟
新聲。采騎齊。饒華輪方轂。周穆瑤池之騁。楚襄

高唐之娛。不樂於此矣。漢官之儀。帝者三十六
大駕。八十一皆備。千乘萬騎。而後出。今王悉具
之。又建九旂七星之旗。出稱蹕。入稱警。東西射
獵。於天子。楚子九鼎之間。晉文隧道之請。不
借於此矣。王所以自奉者。又甚厚。以臣觀之。漢
之所以遇王者。至矣。王之所以蒙祉者。深矣。損
益之際。孔父攸慎。持滿之戒。老氏所歷。今王不
務崇退讓。尊賢保撫。蒸熬恪遵。藩臣之職。以承
輔天子。而招聚奇邪。覲覲神寶。戕害天子之貴
吏。此近世吳楚之禍也。而王猶昧昧乎。吳王濞
負山海之險。恃江湖之利。陰納奸宄。謀爲畔逆。
倡呼諸侯。故戍反楚。遂反趙。邛反膠。西辟光反。
濟南賢反。菑川雄渠反。膠東山東騷搖。海內震
驚。非欲危中朝。以帝制自爲哉。然漢兵一出。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吳王斷頸。丹徒七國破滅。何
哉。誠逆天道。而拂百姓之意也。王又不寤。棄侯
王之寵。尋滅三之轍。不欲裂土千里。而止稱孤
耶。臣亦恐鹿走平臺。榛植竹苑。而宮露泣。客

之衣也。且王昔侍寶太后疾。問安寢。門視膳。天
帷天下莫不聞王之孝。今使天子震怒。脫有不
虞。太后即欲曲爲保全。得乎。是貽太后無窮之
憾也。臣竊爲大王弗取。今莫如斬勝詭之頭。付
漢使。王亦負荆。伏罪闕下。則上意必解。上
意解而房子昆弟之恩俱全也。采王然其計。令
勝詭自殺。出之王人朝謝罪。事遂得釋。君子曰。
豹也賢哉。一言而全母子兄弟之義。

魏石生曰。香雪下。唯覃思著述甚富。次梗之。

卷之八

哭

伯仲也。此篇已見一班。體雄詞贍。非僅襲叔
敖永冠。

擬補枚乘七發

李燧升 日生

枚叔子七發。極視侈觀。卒底於要言妙道。藥
沉痾。傳麗靡音。恭毅獨怪。舉方技異端。鑄
吾孔孟。批謬失倫。序無大是。讀者愛忘厭陋。
覆轡之不暇。間有惜韻節寂寥。恨尾大不掉。
爭銖分失尋常。又助之波輒。不揆鄙固。促終
一發於柳州。冒問猶昏。仰且矧陪。未函丈哉。
若乃道要固側聆。先生長者緒論久。捉筆蹠
旃。忽焉在後。

蘇軾文選

卷之八

哭

客曰。今夫清之爲氣也。眠肢脾之營衛。然一翁
一張。微之。跌盞。藻之。精疆。得全全昌。失全全亡。
言發樞機。道啓籥房。是以至人膏神。澹情寶其
子而飴厥孫。將爲太子築圖書之壁。訪珍珪之
彥。式涓卑之輟輟。哀軻賜之高辯。騁軒農乎牧
馬。召庖丁使解牛。父老堯禹。非商誦周。殲朱翟
於兩觀。滙支川乎百流。吸醇傾醕。餐英擷妙。卑
屈沉忠。鼓奇哀。孝碎許瓢。勤漢機。恭默非昔。養
靖却暗。制公孫之馬。養紀消之難。上以闡全聞。

玉札十翼三墳之鴻寶。下以順性疏。凌近真而
流。渾筋骨踰立耳。目聰明百疾無作。灑灑然
植。猶其土一以貫之。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大
子豈欲聞之乎。于是太子據几而起。欠風伸。雅
喟然太息。長跼曰。嗟乎。腐骨斷梗。夙暮昏淪。無
殊未視之。鼯狗廟社。靈渥乃有。先生聞附鵲之
音。浣胃。貫腸。飫我殘屑。潏然汗出。霍然病已。

喬文衣曰。自七體創而蹈襲餘吻。多床下施
床屋上。架屋未免。追憾枚叔。弩未貽饑。殆於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平

助窮者。極欲之觀。而畧要言。妙道之秘。得此
一補。大有裨於作者。文復沉與蒼鬱。直入古
人之室。

勸造陽春院窖疏

喬 鉢 文衣

吾鄉貧民。冬月操作。如爲杯捲者。紡者。織者。結
馬尾者。懼寒。僵手則爲地窖。以居。先君子極貧
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視
不冰。煦煦然春臺也。額其窖曰陽春窟。居間嘗
論之曰。人殆愚耳。俗耳。陰陽寒暑者。天地之氣。
趨陽避陰者。人事之能。大聖人教之。桑教之。泰
以禦寒。其初豈不甚迂。而萬世遵之。今有天地
自然之煥。令而不用。則愚甚矣。以爲貧者之所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五一

爲也。遂耻之。俗亦甚矣。奇花異草。無益于人者。
也。慮其寒而爲之窖。至於貧民。則裸而棄之。于
窮陰。沍寒之中。聽其自斃。調陰燮陽之謂何。倘
亦千古間一人失事。歟。得賢者而力爲之。使天
下之貧民。竟可無冬。亦何讓教桑教泰之大聖
人哉。雖一時之偶論。予小子則竊識之。今見我
皇上及我太后。軫念貧民。無所不至。宜乎貧
民無饑寒而死者矣。乃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
者。名曰倒卧。稽驗例。卧司城之職也。予小子司

此職稽之最詳。歷稽倒卧。秋夏則無。冬爲甚。一遇風起。雪飄。則預知其繁。繁矣。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人日得數口飯。皆可不死。惟是身無衣。棲無廬。夜無火。寒威一發。湊其枵腹。則不可支。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求食乎。求房火乎。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可救一夕之命。乃火房者。都民爲之。如坊店以取貧民之利者。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

素齋文選 卷之八 五

此待援于人者也。待援于人。則貧人之力絀矣。何若取天地自然之援。而昇之。願與仁人君子不笑地窖爲迂者。藤藏花蓄草之資。廣造數處。使貧民盡居其中。名曰陽春院。其病而老幼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強而壯。四體無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不尤愈于七級浮屠哉。幸無曰。此不龜手之藥也。止可爲泔泔續。

魏石生曰。此大善事。文老倡之。我願共成之。然須早爲。遲則風雪中僵者。恐不可復起也。

燕臺文選 初集

雲間田茂遇翁淵父選定

序

牛戒彙鈔後序

傅以漸 星巖

臣恭讀 御製牛戒彙鈔序文。仰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何其摯也。國本惟民。民天惟食。而食所從出。惟牛是賴。書紀桃林之放。詩歌九十之牂。禮尤重無故而殺之戒。然戒殺諸訓。仁人之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四

君子。未嘗不互相勸導。互相警悚。究不能通天。下而翻然革心。是上之無以教之也。卽嚴其法。以督之。而冥頑如故。是又上雖有以教之。猶有未教之之心也。我 皇上慈憫秉于天性。直令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快。乃殺牛猶有未化之習。非大有以戒之。不可博覽載籍。得戒殺諸篇。刻而布之。經史格言。所以云勸福壽徵應。所以云導刑獄昭彰。所以云警悚。凡茲臣民。體皇上無物不愛之心。讀 皇上無人不教之

書。猶肆刀七而縱口腹。不念耕作之勞。甘蹈食牛之禍。豈人也哉。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贊天地。皆本乎此。其是之謂乎。

魏石生曰。子輿氏之對齊宣也。充一念推于四海。先生因牛戒。終于參贊。可見大儒引君必至于聖。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五

聞之經者經也。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經地也。經無日不明於天下。不待明之之人而未嘗不存。然經即無日不明於天下。必有講之之人。而賴以不晦。試觀行乎天者。日月不殊其文。行乎地者。江河不異其理。是則繫上下古今之統著天人性命之歸。傳聖帝明王之略者。經也。明之有其人也。人顧可以不重乎哉。由伏羲以迄周不可勝紀。大抵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統

集成于孔子。雖不於五經盡之。亦必於五經盡之矣。秦并國焚書坑儒。雖以二帝三王之紀。四始之宗。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三千三百之節文。不難付之一炬。惟易以卜筮存。亦其幸也。嗚呼。經亡矣。經未嘗亡也。秦自亡耳。經亡而存經者出焉。漢高馬上得天下。投戈釋策。詔求遺書。五經稍稍漸出。然說經之人各有間也。迨甘露三年。聚諸儒于石渠閣。而討其異同。不班班可考。歟。日月為易。古所謂十翼也。有連山歸藏之

易有伏羲之易。有夏王之易。大都本於占驗。則京房沿其說。尚書之文。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多有脫誤。後又壞孔壁得蝌蚪藏書。則書分毛萇論詩得卜商之傳。魯詩始語。齊詩師固。又有序之外傳者。則詩分或治左氏。治公羊。治穀梁。而春秋亦分儀曲雜見。樂記附焉。或謂不似經言。而禮亦分。亦諸儒之不一其說也。然第就其人指之論易者。施讐也。學宗田何。非說陰陽者也。論書者。周堪孔霸也。霸授經太子。而堪後。廁大

臣之列者也。論詩。韋賢輩各專一說。薛廣德非其最著者。歟。論禮。則后蒼二戴俱曲臺大儒。而刪為四十六篇。所謂小戴非歟。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裁而辨清而純。一本之胡毋生。一傳之蔡千秋者乎。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五經之異同得明。此其人矣。蓋有尊經者。以倡其上。自有明經者。以導其下。後之天祿白虎。脩明嗣美。無亦石渠諸儒之流亞歟。雖然。經明

於漢。尤明於宋。程朱諸儒。會千聖之微言。集五經之衆緒。若必謂漢儒訓詁不足貴。則又非也。後儒明經于經存之日。先儒明經于經亡之時。見異聞異。傳聞亦異。知訓詁不可廢。愈知聞釋之不可輕。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至今存可也。經可以不明乎哉。人顧可以不重乎哉。

藍皐清先生曰。力大于身。識高于頂。是舉八大家而得其神者。

田髡淵曰。言如弘才博學。貫串百氏。每與晤對。覺塵慮頓消。道風徐引。此應試立就之作。乃五經同異。燦若列星。置身石渠。何愧漢代諸儒。

夷夷主人有足疾。三月不愈。主人遽然召兩足戒之曰。咄怪哉。吾方欲跳九州。登八極。泛五湖。遊七澤。翱翔乎萬丈之淵。逍遙乎千仞之石。汝何故阻我行。撓我出。而限我于一兀一席。其左足蹙然起曰。嘻。主人勿怪也。左本位也。易不云乎。明夷夷于左股。子明夷。吾安得不夷。主人適爾而笑曰。此言知我哉。顧右足曰。汝何言。右足屈而對曰。子不能禁而足。夫焉得不取辱。主人

夔然立。作色曰。咄怪哉。吾未嘗戲荆山玉。吾未嘗食楚關祿。何爲乎直有似卞和與鬻拳之足。右足曰。請自思之。主人憤不樂戒之曰。吾本烈士。斷頭堪胸。當無所惜。此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右足蹙蹙然驚。既而曰。嘻。主人何怪也。子且良其趾。我將咸其股。主人乃悅。有介者右師蹶踣而過曰。天之生我。使我獨也。子今全矣。何咎爲。主人曰。唯唯。元者。子駘忽從前。曰。吾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足是尚有。何沾沾與。有主人

曰微公言吾亦念之申徒嘉又從而前曰吾與子遊形骸之內而無索形骸之外子姑敏爾神疑爾心而勿動爾形主人拜手曰敬聞命爰起而戒兩足曰吾不汝責汝聽吾治戒畢告人曰治足亦有道哉吾聞之曰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足有病當逸之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足當如治天下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治天下當如黃老之治上世何也無爲而無不爲也

卷之八

卷之八

下

田髡淵曰楚日今之季心犖落有大節每過蕭寺荒寓抵掌紆詞予不禁勝之前也讀此者其如礎日有憂患乎

論孤山梅鶴

龔 策 詩之

千古一孤山孤山一林處士處士一梅妻鶴子耳今山外諸君子浪欲附孤山取名有倚門者有闔坐者有踞席者山遂不得稱孤則爾梅鶴一通津僮僂耳合行與爾約客至其務力辭且明爲諸君子告欲琅管銀漱者可往鴛鴦湖欲擲杯舞衣者可往鸚鵡社欲金鑄石鐫者可往華林閑欲銅鞮玉勒者可往維陽階欲解珮攜犀者可往桃葉里欲走狗鬪雞擊鞠呼盧者可往

藝文集

卷之八

下

文

往邯鄲道欲金僕姑鉄如意指揮雕面者可往漁陽蒲梢馬上谷蓮花幕欲飽菱紅餅染柳汗裾者可往櫻桃筵上芙蓉鏡下卽諸君子欲聲托嘉遼影附孤貞寄借於買山一裘購湖一曲者終南徑上大有其人則同志正不乏家處士蝶夢方熟毋令夢破驚嘆曰山中今不可留使欲如陶處士攢眉捧腹避去使千古下謂孤山浪得名家處士又何辜於諸君子爾梅鶴其謹護勿縱語未竟處士曳杖從亭下出微嚔曰姑

無庸山中岑寂諸君子不耐行且去爾梅館第
候其去亟移一白雲片封之后自無有借徑者
吳梅村先生曰雅秀中有飄然雲舉之意此
藐姑射僊也

田髴淵曰是北山移文晉之當代管葛其處
世得猶龍之旨讀者尚于下筆之先想見其
人

十亂婦人非邑姜辨

馬之驢 吳休

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
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
亡鬲遜實未臣周此不足辨而婦之必非邑姜
則不可不辨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問誓師
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豈可以閨中之婦聚
譽于虎貌熊羆之列其何以服衆心乎且武王
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商以婦滅
而周乃以婦興乎卽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
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采芣斯諸
詩盡之矣豈參闕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
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夷邦由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夫婦人曷知上帝命且成王亦曷
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人證明據也
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者何妨闕焉獻子五友
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水曰篇中凡五駁俱令人置辨不得

又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辨

如畫寢章先君謂畫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聖春秋借亂成風宰子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畫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畫又讀作畫畫卽畫也亦是畫字畫作畫其必然乎並附

字號解

馬之驕 吳待

古禮冠而字五十稱伯仲孔子弟子字多從子間從伯仲不拘五十也漢初多從卿彼時人好自矜而望周末遠周以公爲國君之稱則卿卽臣秩之尊者矣後漸從君以卿爲卑矣又漸從公以君爲棄矣晉人清新慕古多從伯仲若變伯而稱元稱長嗣叔季而稱幼稱少其思愈新彌新不已脫去一切竟取二字字與名同矣蓋伯仲叔季子卿君公已具一字更配一字恒與

胡彥遠曰若筆斐然動有規度是著述手

題石刻輞川圖卷後

史大成 及超

輞川別墅。宋氏業也。當宋氏時。山水位置。若均若陌。若嶺若岡。應無所差別。數千百年。迄無以宋氏傳。輞川者。摩詰始為十二景。與裴迪諸人。酌酒和詠。其中筆之為圖。毫髮纖折。輞水淪漣。如不朽於天下。然則山水者。存乎人之自遇而已。吾師周二峯先生。家近終南。郭杜雄其西。秦華峙其東。山水鉅麗。甲海內。而屬遊難。獨挈其家之輞川。居焉。悉考遺蹟所在。益吾師胸有

燕臺文集

卷之八

七

輞川。即荒煙寒月。堤草垣古。所見無非輞川者。亡論愚溪。栗里。如作是觀。雖李之平泉。裴之綠野。何必非椒園某。於家故藏輞川圖。相傳為臨郭忠恕本。夫五代以前。畫山水者。絕少。唯王丞能發景外之趣。而況以得意筆寫。今之畫山水。神人劫定。屬化工。忠恕一代名手。其時晚景。忘筆於右丞。奚似而臨之者。深淺。其用。深淵。迴猶人無間。厥為善本。無疑。最謂以輞川為輞川。當先系宋。不當獨系王。即事系王。亦輞川而

生者必左丞。扶杖人谷口者。必裴秀才。遙汀曲岸。雖然交加。老必辛夷。文否乃為真山水也。有是理乎。故謂圖非真。在摩詰已非真。謂輞川果真。即臨郭忠恕亦未嘗不真也。唯知輞川不屬宋。并不屬王。亦并不屬藍田。而屬之人之胸中。雖夫後摩詰而居輞川。與後摩詰而畫輞川。與不及至輞川。而披閱斯圖者。皆可謂見真輞川矣。大成過辱師命。敬跋幀尾。謬抒所見。以備一辨。誠然不知有當否耳。

燕臺文集

卷之八

七

看文衣曰。溪澗之間。會心自遠。觀其胸中所寄。曾不芥蒂雲夢。豈獨游戲於文。

開役紀行畧摘引

李 霽 坦 題

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薄世之言也今人裂防蕩檢趨汚鉛機覷而自豪嗜殆可謂名根盡矣然猶未盡者則惟遊事爲然交遊附色聲馳四方者則枝枒樞竿矜之不置幽岩絕壑懷奇自秘者詢之士人不知矣何相反之如是也余使閩之役歷道最遠經過山川名勝亦最夥顧迫于簡書不得恣力以遊乃舟車目足之所及亦未敢或失因就日錄中摘其稍可談者以質同志若夫武夷以盜阻玉華以雨阻鼓山烏石以暑阻而金山虎阜西湖諸蹟固所謂名下也賢逐例數往焉則其跡亦似乎好名者願與今人共相勉之可乎

喬文衣日片石孤雲根極理要

燕臺才集

卷之八

文

又

遊禾城金明寺上陶朱公書 計東 首重

予與公世通家也昔我始祖計然與公始爲同盟世所傳刑鷸之盟也既公爲我始祖之弟子受七策以霸越復同朝爲大夫甚相好也殆越霸後公遊於齊然廟食攜卒至今不廢而吳興諸山爲予祖休沐之地越俱賜姓爲計至今誌之是公與我家門地相距不過百五十里若相當而公家子孫多富貴而我宗甚貧多不自振何耶且公得我家書霸其君富其家曾不聞以

燕臺才集

卷之八

文

我家七策還我始祖也史記貨殖傳所載數語又畧做其言行之又効使予甚疑其家學想我祖當日自有異書公秘之而失其傳也今示之貧日益甚矣自三世祖無辦公以來畝必以千計者九世至我父始以百計今予產益落欲保此百畝甚難祖父兩世未葬一毋且夕不能繼其育予之求金錢也無異漢武帝之求神仙也甚誠而不可得也有時望見之飄渺若海中三神山若滅若現而已今年且三十碌碌無成

意氣日益絀。客歲遊長安。六閱月。家人盡質其
衣服。器具書籍。粲然存者四壁耳。他人遠遊歸。
家人置酒爲樂。予俛仰阿母前。三日不得語。今
欲俟人再遊京師。謹三昧謁公。祝公惟公推念
通門之誼。佑我助我。或夢中還我家。七策之書。
授我求富之方。使予得稍有成。立得復先世之
負。郭葵其祖父得時。給其旨於吾母。予雖長。賤
可也。若長貧。則不可也。願神留意無忽。

周子俶曰。甫草此篇。工於滑稽。較送窮詛楚。

燕臺文庫

卷之八

七

又變一格。覺越絕書。平平無味耳。

擬張季鷹秋風思歸自序 唐德亮 采臣

人生適志。何必通侯。身後得名。不如杯酒。遙遙
羈宦。感時序而生悲。冉冉歸心。慕物情而寄興。
井臺似玉。乍驚一葉先零。官道如繩。忽見千條
漫舞。涼意已歸于白。冷寒光欲上于紅樓。況是
愁人不樂京華之美。無如鄉思難堪羈旅之悲。
遙望吳門。匹練曉垂。烟際潮懷。笠澤群螺。暮浴
波間。豈無勝侶。偕行載明月於江上。亦有高蹤。
獨往採秋色于湖濱。競擷冰蓴。紫玉絲絲。若線
新供鱸膾。朱鱗齒齒。成金一噉。飛觴雲生。衣袂
長吟。連日風發。簾櫳良會難逢。自可優游于野
服。嘉肴足荐。胡爲制制于都門。念此欲飛。思之
甚。嗟乎。洛陽塵滿。生憎撲面。催人少室風高。
遮莫吹衣送客。願言長往。何心更慕遊榮。決志
造歸。有物差堪慰寂。歸雲自駛。倦鳥知還。自號
季鷹。每秋風而欲舉。媿于微祿。敵尊膾以難償。
歸與。及鹽豉之未下行矣。且作論而往
從。

燕臺文庫

卷之八

七

喬文衣詩小引

孫昌齡 二如

喬子文衣里柯磊士少宰金登凡氏守順德時
所拔劇君主詞壇盟甲乙諸詞伯嘗位諸二三
間趙魏管城敵勁無喬並者余初以范松諫麗
野知其人已於楊太史猶龍所讀其詩愈益奇
之方想望間會余郎銓拆考職卷及簿之中晚
喬子名乃出突見爲愕然小定卜之曰喬子不
簿或他名耳已諦厥籍果也因大蹇產衆問
告之今閱卷者率前車失喬云乃喬子安
簿簿存矣且百里見也復忽焉裁裁復不可得
補其補而廢返者數于是乞米長安如補元十
巧然天乎一簿之不喬也而謂喬不簿難誰之
天誰與誰者乃喬子又安裁安不補家族續詩
宜自補詩人耳夫猶人也善官者官厥人善詩
者詩厥人官短詩長但一入鬼怪羣列卽公孤
可塵解官云乎哉余知喬子不以詩知喬子詩
不以近作引近作者何亦曰不知喬子觀其詩
云爾噫讀喬子詩亦可以觀世

魏石生曰喬子落拓玩世得先生教詔堪不
朽矣

雲間田茂遇歸淵父選定

廣平申涵煜觀仲父叅評

行狀

魏燕公行狀

魏裔介 昆林

先考諱栢祥。字元昌。號拙菴。晚年自號魏燕。侍御公長胤也。先祖母妊時。夢有大栢自屋參天而起。及覺。生父。遂以命名。少而岐嶷。丰姿邵秀。穎悟絕倫。一目數行。並下。壬子弱冠。鄉試。部上。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七

趙忠毅公卽以大魁天下。相許。先曾祖病。侍御公拜疏未行。馳馬抵舍。諸務畢理。明年癸丑。侍御公見背。祖母孀居十餘載。數病。父日侍湯藥。目不交睫。諸叔長者甫甦。幼者尚在襁褓。家業未成。外侮游至。日夜拮据。延師課督。數年婚娶已畢。先後並有聲於賢序。少而游俠。慕信陵平原之風。親友待以舉火者。廿餘家。胸有丘壑。抱向平之志。已而念魏氏閭閻舊家。悲昭弓治差同平無辜。馮子邵借族伯昭余小樓。櫪戶三月。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五

馬永中諱作繼。誓生平奇瑋。儼洞悉世務。當明神宗末年。指畫時變。上崔振峯李載心年伯。麗妮千言。無不驗之。數十年後者。癸酉冬。流寇數萬。自寧晉大掠而西。驚塵蔽天。萬衆鼎沸。時大名司李觀海張公道。經栢邑。欲日險出城。父同介等兄弟扣馬諫曰。公出則必陷於賊。且如此一邑。生靈何栢。雖彈丸。倘鎮定。可無虞。敢爲公保之。張公悟。因與登輝捐金募殺賊者。迨熊弁兵自南至。將介皇北走。父語張公。諭以迴避。

之罪懸以敢死之賞。熊弁乃列營而出。斬獲賊級二千餘顆。登城獻俘。健兒揚言曰。朝廷若如此賞我輩。何患賊不殺盡耶。是舉也。相城賴以全。然口不言功。載之貞珉。歸美張公而已。無何總戎梁甫率四千騎至。父又勸以乘機掩襲。賊可大創。甫庸人。弟以賊去。爲幸。飲酒高會。且有浮生半日閑之語。父惟付之浩歎。其後卒成燎原之禍。云九上秋官。教習弗售。不得已。考法縣正。思小試絃歌。迨戊寅事起。知縣劉銓棄城先

無量文選

卷之八

逃。說聽奸人唆弄。上書構陷。希圖末減。卒之無救。其罪而父亦以罷棄不敘矣。卯辰以後益肆力於讀書。陳編綴卷。朝夕不倦。嘗教介等曰。少而好學。日出之光。晚而好學。秉燭之明。昔人言之稔矣。余年近知命窮達了然。惟炎字爲飽。可破愁城耳。癸未夏疾症大作。兩足跣躄。杜門養病。不預鄉黨事。取魏氏家乘。刪補之一切。傳志不假他手。家乘甫完。次及邑乘。又次及明書。上下數百年。一筆一劃。事始燦然。惟懷宗一朝。苦

無實錄。不肖等才謝孟堅。難以續貂。姑藏名山俟之異日。至於經書日錄十部集。精力所寄。皆自扞手眼。爲文邁勁潔。逸從腐史出。詩宗浣花。以前不肯輕落一語。與人談義理。若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魏氏三百年子姓蕃衍。登金閨者三。領鄉薦者四。明經茂才。指不勝屈。柰祖塋建自元末。時日淹久。未免有荆棘樵牧之感。父始拓而大之。庀石鳩工。收藏風氣。水木本原之思。族人益以敦睦。侍御公兩任中州。四舉循良。第一

無量文選

卷之八

及授烏臺。陳情終養。一生大節。不愧古人。栢邑輿論翕然。乞隆俎豆。三院特爲題請。雖盛德在人。遺直不泯。而父繼述之業。爲有光矣。數遭大喪。哀毀骨立。情文備竭。四方親者如堵。僕役尺寸不收。踰卽忌之者。亦云魏氏有子庭訓最嚴。日有督月有程。兄魯乙酉副鄉薦。製錦山左。父不憚跋涉。至費論。以吏從水上。立人在鏡中行。二語曰。如是則可。謂良有司矣。兄魯奉命推謹。丙戌介提南宮。讀中秘書。尋改給諫。父手書諭

日言官論事。須有關於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若有一毫私意。卽其言得行。未免清夜有愧。介凜凜然三復斯語。一二奉疏。稍蒙俞旨。蓋本之京訓爲多。卽弟前慈未嘗不告者。亦試輒前。才侗甫六歲。口授孝經論語。不稍假以顏色。晚年恂恂謙退。不欲先人。嘗自題其壁曰。克家克恭。步步畏懷天理。耻學暴富乞兒。教孫教子。時時照管家風。便是急流砥柱。勿涉青囊。更以岐黃濟世。多所有活。不問去來。遠近推爲長者。戊子介校

嘉慶文選

卷之八

六

士晉中。乘便歸里。萊水之賦。二親融融如也。今春忽值長女之變。噫父痛矣。先母以過哀。盡逝。盡室驚號。父益痛矣。介等托親知乘間勸曰。太翁一身。匪特關魏氏興衰。且係柏邑山斗。今高年當此傷情。信宜自愛。父雖強爲笑語。微觀其內。銷耗實多。八月間痰症陡發。喉嚨格格不能吐。服竹瀝痰丸。亦不獲效。延醫診視。僉謂痰雖盛。脾脉尚健。神氣無異常時。若薈滋味。戒喫怒。可漸愈。介等私心禱祠。方輿不日平復。而孰

意天不慈。遺一旦日迫。嗟也。嗚呼。以父之才。俾得簪筆蘭臺。依光雲日。固足追逐前哲。功濟當世。而落落難合。艱於一遇。稽古之士。皆爲扼腕。然介碌碌並通仕籍。邀皇上郊祀隆恩。詔諭封贈一代。給與應得誥勅。身膺其榮。其亦博物閱覽之報與。嗚呼痛哉。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數月之中。椿萱倏逝。介等遭家不造。一至此極。耶天乎。又何以不殞滅介等。而奪吾親之速耶。苦塊餘息。語無倫次。撫其大畧。莫報萬一。

嘉慶文選

卷之八

七

田鼎淵曰。質實詳盡。無夸詞溢美。先生家學淵源。鄆城之陳頴川也。讀此狀。想見太丘當年。

喬還一先生行狀

喬已百一

余家本山右。其先籍洪洞。不知何時徙樂平。元明之際。兵荒漸仍。兄弟十九人。獨嚴卿者一人留家。餘皆流離于外。不知所終。久之乃于臨城內丘。雖陽得三人焉。而其餘不可復問矣。今樂平之族。皆嚴卿之後也。自嚴卿而下三世而發少司空毅。毅之子鳳。鳳之子宗宇。皆以功名顯于時。而宇尤著。即冢宰白巖莊簡公也。臨城之祖曰士進。五世而生孝廉龍泉公。八世而生蜀

墓志不遠

卷之八

全

撫中丞公。九世而生太常恭肅公。是為余攷。維陽遠不聞內丘。去臨城最近。其族尤甚繁衍。然累世以富聞。無大顯于朝者。迨明之末季而我還。一先生乃獨以理學著。名屢達于上年。八十乃死。今將葬矣。叔子寧波君以先生行實屬百為狀。蓋先生精經學。尤善于易。百嘗從受學。知先生最悉。雖不文而誼弗容辭。乃與叔子按譜。譚攷素履。稽撰著。撫其大凡。備操觚者採擇焉。先生姓喬氏。諱中和。字公致。還一其號也。世為

順德府內丘縣人。其始遷之祖曰士能。與吾祖士進兄弟也。士能生進中。進中生泗。泗生友友。生興。興生崢。承元相。元相生河南都司斷事芝。芝配薛氏。初為北京兵馬時生子中立。長而無出。復納都人黃氏女為妾。而生先生于河南公署。斷事君輕財好義。多隱德。疾革執先生手曰。古人謂無一不敢對人言者。吾生平人多笑為迂拙。却無敢對人言者。雖然。吾敗官破產。求無自。實圖後事耳。今有汝。其天之報我乎。汝勉

墓志不遠

卷之八

全

之時。先生年十五。好為詩詞。動輒盈筭。春入院試。督學吳公定。面詔焉。而不錄。慮其幼而驕愛之至也。秋遂丁外艱。兄中立盡收父業。先生貧無以處。而亦不之較。薛妣賢。惡其子不道。乃不與之同居。而與庶室黃氏共食。貧于先生。先生欣然養焉。次年薛妣故。先生鬻產葬之。中立弗與。于是先生貧愈甚。幾死者數。而終無怨言。服闋時年十八矣。業師馮景新愛其才。以女妻之。二十而游類。又丁生母艱。家雖貧。祭葬必以禮。

服闋遂食廩于學又四年當萬曆戊戌先生年二十七乃以選士貢入京師環橋之暇時與瀟湘接有無際秦顛者相與爲守虛之學者數年所取益亦不淺三十三歲習天文編有天官書三十六歲著葩經初意三十七歲以等韻爲繁雜改定爲五聲七音四響十二韻重繪爲圖而名之曰元韻友人崔數仞贊之曰前此未有也三十八歲馮氏卒馮雅靜剛毅素講超然常與先生商確書旨每出奇見先生集有閨閣理譚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未病之前忽持先生文引曰人生貴適志耳有官不做何日歸林下耶必登第而後仕志亦鄙矣不逾月而卒蓋先覺也是歲冬遂赴部教授知縣四十赴選得山西垣曲垣在萬山中風俗朴陋先生乃以聖諭六條爲講論之端日與士民旁引曲喻期見躬行垣人翕然向化及先生去垣三十年垣民之過內丘者必登堂泣拜而後去雖其子若孫猶然先生亦諄諄訓之猶如在垣時辛全者絳州人與垣隣壤也年方弱冠

不務時業衣冠言動悉以古人爲師蓋嚴然程朱之流亞矣人皆嗤其怪先生聞之造廬相訪乃辛亦夙慕先生而難其見得來乃甚歡自是凡有著論皆求折衷先生亦敬禮之而且教誨之晉人錄此始知爲正學而從之者如市及先生里居辛已成大儒其門人之仕于朝者必令過先生曰此吾所嘗北面事之者也五年通判太原府事時遼左方亂先生每以人心爲世道根本正言于上無一應者退而嘆曰天下事無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能爲矣遂致仕歸里時年四十八杜門讀易守令至率常晉接有所諮詢輒爲窮其源本使自了然官民皆感闢東西二塾以教學者榜曰躋新以教大學曰來區以教幼學朝啓夕發諄諄不厭宗族閭里造就爲多與之所到詩古文詞亦不盡廢但纂成便爾棄去曰言無益于聖經祇足爲學問之累爾時遼左益甚用兵者多失策先生憫之乃注陰符及伊尹外傳十卷言聖賢用兵自有大道書成自頌命善藏之六十辛

未參酌古今窮究元紀著大九數說二書惟
易傳之義以說學庸語並復注圖書衍及古大
學注癸酉甲戌間四方學者從游日衆每一會
講塞滿庭除縱橫辯博四應不窮其爲說則以
舉業爲主而實根極理與字字可行故終日講
學而無講學之名人無忌者惟于易則所造綦
深自遂初以至蓋棺三十二年未嘗一日忘也
嘗言讀易可了天下事說易一書大旨在于扶
陽謂此于世道最相關切雖癸甲之後五載而

燕臺文選

卷之八

金

成然實終身精力所在意甚宏遠未易窺測其
餘撰著皆緒餘爾翰林學士王公鐸過而求見
先生避不出王坐移時仰屋而嘆曰此有道之
廬也一登爲幸矣戊寅直指李公模特疏薦之
朝求以蒲輪之禮備講帷不報久之但勅下撫
按旌獎而已李公遂以理學名臣四字扁之門
然自是海內亦愈知先生庚辰給諫范公諱士
髦讀說易至天心亘古以長存人心投隙而竊
發肅然而起具衣冠束書焚香再拜而後卒業

吾鄉聖人也後齋沐數日具疏薦之求召對
訖政不悅而止越數年給諫偕大理張公三漠
徒步請教但與指說太極諸圖並無一語及疏
事十五年壬午直指韓公文銓復薦之又報
數年在流離患難中又訂補焦氏易林六卷復
名大易通變占事多奇中甲申逆闖陷都先生
逃之西山登山痛哭焚衣冠削髮以自廢僞令
怒執之獄幾死鼎革之後貧居陋巷蕭條不數
又著正名直史若干卷絕筆于戊子九月而病

燕臺文選

卷之八

金

遂不支矣猶以呼吸吐納之道勉繫者三年至
辛卯閏二月二十二日未時始脫然而逝距生
之年得數八十蓋隆慶六年壬申九月初八日
子時實先生初度也嗚呼痛哉自先生歿而
鄉無復有人昭昭示我以路者矣自先生歿而
吾鄉無復有人明明告我以過者矣自先生歿
而吾鄉無復有人析遺經及微抄坦如平地昭
如白日指大道于平常不擇人而訓誨暨暨不
倦者矣嗚呼痛哉遺書固在誰能讀之五百年

後定有楊子雲者無憂也先生經學之餘兼通術數言吉凶如指掌而不肯屑屑亦有所從受老而益精其性坦率其貌和易身不高而心聲淵然悚人聞聽衣冠禮儀從俗不欲違時沽譽道在是矣世居西郭室家學舍場圃田墓皆在焉適中之地建樓一楹譚道著書殆無虛日前臨孔道嘗于其間自指一地曰我死後葬此有深言風水者則斃然不悅曰不在此百觀其地坦夷端整類先生之為人雖不言風水而風水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八

水固存叔子寧波君遵遺命而葬先生先生之靈妥矣其後人有不利者哉程子華林起宗二墓儼然鼎足固一邑之盛也叔子涓以順治十年癸巳四月二十六日爲吉期狀不付能手而命拙者知之真也與吾中丞公同行不辭叔祖而稱先生衆所尊也畧私親舉公義也元配馮生于隆慶四年庚午九月初三日卒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初二日得年四十初葬西丘別厝今升附繼孫氏千戶孫廷貴女庶室二陳

氏黃氏子男四鑽邑庠生娶耿氏繼劉氏次鏞早塲次鉢貢生浙江寧波府經歷娶王氏俱馮出次鍊邑庠生娶劉氏黃出女二念念適邑武生馮琚馮出次紫英適邑廩生王爾俸黃出孫男六湧浩俱早故次湛邑庠生娶冀氏俱鑽出次澥邑庠生娶李氏鉢出次沆二陽俱鍊出女三竹青適邢臺武生張伯聞早故蓮青適邢臺庠生李庭桂青適邑人張文郁俱鉢出曾孫男一起羣解出女六聘姐浩出適臨城趙重輝青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八

姐二青四青俱湛出瑤姐二瑤俱解出

魏石生曰是狀爲余友喬百一作百一高隱太行之麓不欲隻字落人間迺獨服膺先生則先生可知矣

雲間山茂遇鬚淵父選定

湘上趙而忤友沂父恭評

祭文

祭魏太翁文

龔鼎孳 芝麓

噫嘻。寶結綠之希有兮。詎恒珍之積格。肅德輝之苞映兮。匪纖羽之髣髴。橋幼蚪于玄靈兮。何蜿蜒之擾秦。哀扶輪以聚詰兮。仰止歌以帶岵。道風駕星漢而敷表兮。師疇生以弗還。結荔裳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八

而尊勝氣兮。湮壘間以栖樂。繫斗權之亢忤兮。虛白發渺窅之幽光。嗟獻不成聲兮。吞咽此伯休之寂寞。繫生象矩以勿替兮。歸盡莫以迅留。嗟發黹其玄通兮。悼芳躅與瓊節。滙圓羅之森爽兮。峻鵠彩以挺標。幼食牛而長伏鸞兮。含英邁而黨蹊。敦六思以淵雅兮。并則永其怡乎。問遂化厥診思兮。推祭酒之將鐸。少連毀不見齒兮。子春慎而因心。藹藹樂樂其規蓼蓼兮。式孝思以懿若。茂荆葉而篤同氣兮。追服繩之宗風。

既綽綽而戚戚兮。薛苞遜乎尺度。下董體以研

覃兮。矢戴抱而雄修。扶酉藏與燦洞兮。弗克

以阻獲。允哉粟采豐華兮。先劉積之所勞也。箴

緩而麗卿雲兮。匪駸駸而彬博。擢靈蛇而祭匹

兮。飛兔越夫滄溟。勤栗流之不顧兮。膝榻穿而

背血。韞輝山而弗剖兮。煜玉質之璀璨。蹇鸛翔

以凌敲兮。淺夫望之而氣噎。盪八疵于玄流兮。

澄雲崖而怡神。綽若煥而益貞兮。炯識徹乎盤

錯。抗千言而洞幾兮。券十載之火規。陋餽牛之

燕臺文選

卷之八

八九

爾璫兮。登樓嘯而眾愕。游海水以羣飛兮。底彈丸以如磐。口不言功兮。恍古角巾之廓落。咄處右之夢夢兮。真藥石而鼠首。致燎原而莫撲兮。空齒畧之鑿鑿。棄五斗而逍遙兮。匪雀角之玉折。滄容與干林巒兮。開胸中之丘壑。雄南面之百城兮。竊鄴架以積倉。禽無優而獸不亂兮。鬱貞松之捍缺。耽著玄以觀鳳集兮。綯綯殺而鼓笙簧。判貞淫而無翳兮。詫龍門蘭臺之復作。欽潛真之內全兮。藹飛榮之外散。德厚積而流光

今宜鶴書以責關。傳長盛之七業。今嚴執憲以
義方。仰作述之重光。今豈嘯嘯而微諾。羨主器
剖竹海濱。今彰冰雪之循聲。矢骨鯁于帝廷。今
項祗服之良襲。昭龍綽之煒燁。今丘園享夫嘉
禧。正泰社以方長。今詎松雲之露澤。嗟乎痛哉。
詔修文以御鸞。今撫螭輶而樂未央。乃景行之
歌。萎兮。恍山摧而斗幕。計遠將而聞愴。恍兮。羣
同人之徬徨。叫九關而弗答。今森虎豹之耽攬。
涕臨風而莫攀。今雲慘淡而塵零霜。設桂醕與
燕臺文選

卷之八

牛

田髯淵曰。奇文傑氣。紛翕蔽。靑楓白芷。魂
兮歸來。此屈宋竊支。不數唐勒景差也。

哭侯伯子文

周肇子做

侯伯子武功。以病歿于癸巳之夏五。閏月其友
周肇始克漬酒燒楮。為文以哭之。曰。嗚呼。伯子
而死耶。伯子者。太學雍瞻先生之孫。考功夏先
生之甥。而吾師庶常張先生之婿也。嗚呼。三先
生皆已死。而庶常無子。考功無孫。太學雖有孫
皆幼。未及伯子之年十七。而學日益。舉日進也。
嗚呼。伯子三姓之緒。絕而復震者。是將在子。而
真死耶。余記。紫巖師事庶常先生。卽時從太學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九

其師陸翼王保與俱至太倉出伯子詩歌古文詞及制義示余余驚且喜已伯子年稍長益深通雅贍老子文筆而秀眉廣額眼爛爛有光能飲酒三升與人言懸注竟日不失尺寸客冬余與翼王研德及伯子同載汎湖渺十日余酒酣耳熱縱談今古事醒都不省伯子微哂謂余語是某語非而徒忘耶似諷余又實不怪余也嗟乎伯子雖余小友惟伯子果知余心者而今亡矣又誰知余者耶伯子先是病咯血及歸厥頭

漢書

卷之八

七

春正病復作顧余凱詢研德研德輒報無恙即去月之十三研德以字及余亦不言伯子病何狀也魯不兩日而病竟甚竟死也耶嗚呼伯子非研德之諱爾疾也愛之也而親則不信其遽死而恒恐其愈且以療聞也余愛之也而疎則惟慮入于膏肓而憂其殆不救也孰謂余愛之者竟是也嗟乎伯子是乎否乎誰使之乎或曰盛必衰盈必昃而先菴者必先枯天實使然然侯氏萬萬不幸以文行之極熾羣從之皆賢

當離亂革除之運而殺身成仁剖肝截脰赤其族以報國是亦足矣通似必欲斬刈之銘燂之至盡且無餘然後快者天乎氏乎縱忌焉仇焉當不如是也余獨謂不然天下有終身安享貴厚襁褓珠玉壽筭簪期者今安在哉夫江南之既最烈于侯氏而其大節是煨垂諸無窮者亦惟侯氏嗚呼天豈必欲死侯氏即侯氏亦豈真死哉彼諸先生者為日星為明神當重愛伯子懼伯子之學成行就或一出而仕也必為之得

漢子

卷之八

九

請于天以邀其往而完其歸矣則伯子者今真不死矣檀弓曰勿殤焉可也夫復何哭雖然余年廿七哭庶常于婁東三十一哭通政哭幾道雲俱之并于練川已哭考功之投于黃浦三十太學赴義雲間則哭之前年智舍燔骨靈隱寺則又哭之而不意今年又哭吾伯子在厥頭也嗚呼余交侯氏三世年未四十年之間滄昨雲山酒鑑風雨哭伯子之祖孫諸父與甥舅殆偏焉雖欲勿哭又焉得而不哭也伯子有母

曰荆隱君卽考功先生女女中烈丈夫也而精
辭乘于伯子之死裂歛帛爲文直視周遭封其
棺而不哭鍵關跌坐誓透因果余鈍諦也倘能
告以其故乎則今日情之悲而詞之長也贊且
死也通焚之棺前不告而去

田髯淵曰是一篇柳子厚文字其節節又得
之槩弓武功有知真不死矣

卷之八

九四

祭金正希先生文

余 經 山 水

嗚呼先生之心自今日而始決哉想先生之人
論先生之心遂已不得見哉往先生之學于楚
也經幼逮知文字而先生已讀書中秘接穎川
之半語經平子之一口獨不以其特哉已矣僅
爲古人今而後太素鬱其真天注擬其堅湘流
比其清雕渙播其彩八極揚其武夫復何憾而
獨足銅墻不永玉樹多摧置大事於未措等五
帝之若夢使後生重有疑者則以古人用兵遇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五

險去之背水解舟陷之于死功乃立成紫陽白
嶽天地小丘陵何舉土之人倚之若長城耶古
人用兵先居高陽利糧道紫陽之間雖不嶢峩
未足爲險而道實不利所謂曲制官道主用之
法失矣兵家以弧矢爲百步之勝山城惟短弓
竹箭既不能多更無其利南北之不敵素所知
耳兵家以卑飛斂翼弭耳俯伏爲獨聞獨見之
樂而今乃聲勢矜揚且有不可先傳者常先傳
之經雖食貧江濱于數者不能無疑輒以先生

老成典刑當必有道而忽一乘出矣傳其所以
失不越此數者嗚呼三十年來名震金馬躬親
戎陣惟先生一人且驅車燕齊楚魯吳越之地
閱歷已深豈區區者而迷於識大不然矣先生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南不守矣軍卒脫劍
隸士解甲最爾州邑欲以何爲况在山隅僻壤
哉且孳瓶之智又無足爲先王道者先生單車
就刃神色冲夷臨若有得今而後始測先生之
所以爲此矣而使先生有一擇及利害之心遂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九

已失先生矣昔豫讓之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
功謂子智則否嗚呼固且求功乎哉固且炫智
乎哉彼烈士如此又何疑於大賢昔人爲其事
必無可爲者而後爲之成其事必舍所不必成
者而後成之先生爲而成求仁得仁天下萬世
謂此其心自今日而始決哉嗚呼覺來其無窮
今性光皎皎絕塵以高偕兮五蘊素了隨應皆
忘今身心若小陰陽靜樂兮復何他巧文謝至
今五百年仰正氣之復摩

田髯淵口正公爲京山鄭夫子之游夏握手
燕市卽以此篇見投九歌之遺不忍多讀前
幅論兵事乃更了了不減心書可以知正公
矣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九

祭馬天御妹丈文

汪瀚雲襄

勞不可必而求之理人不可憑而問之天此亦於無可如何之際求自據之道也夫於無可如何之際求自據之道而究之有應有違或豐或嗇此疎戚者幼流涕而不能爲君解也嗚呼豈不痛哉人生少年讀書志取功名少得志遂驕人卽不然榮華勝而澹泊日忘卽不然交游雜而故知日遠卽不然而膝下之承飲有愧堂上之定省不時有一於此君卽貴貴胡榮君卽死

墓志文

卷之八

久

五

死胡惜乃君以孝廉而成名以孝廉而成行動於堂上篤於閭里刑於家友於外兢兢業業日進而日勳者亦曰有天在耳勢不恃恃理人不恃恃天乃至今日而天尚可問也哉予與君交自成童砥礪之際不獨文章酉戌間君與予同光甫妹丈下帷禪院寒暑不輟過失相規有如之攻苦勤劬而天不畀其安享者哉及辛卯三人同應彙試而君冠軍歸時先嚴病聞君音喜君喜不數日而先嚴逝君顏色爲之戚君心

思爲之哀君智力爲之竭有如是之肝膽照人而天不錫以榮昌者哉秋樹發君不售詞氣和平反躬自責嗣恩援入雍試冠天下士而君無滿色有如是之含蘊退守而天不大其發越者哉閱于辰癸巳而先慈又變爲我任怨爲我任勞倍於先嚴之變也有如是之愛人無已久而愈篤而天不寬其名祿者哉甲午發榜日余爲君與光甫候捷音日午始聞君報人爲君喜君爲人悲憶君名世不爲不久君人聞不爲不多

墓志文

卷之八

充

有如是之艱阻倍嘗而天不速其貴顯者哉鹿鳴宴後經曲不遺較前此之未售愈慎也有如是之謙謹自持而天不永其歲月者哉嗚呼君與余無日不晤無晤不飲有疑必商有商必悉奈何君遂舍我而長逝耶君往矣君無愧矣君之心固無所愧而君之心不能不有所慮者父母老妻子少耳君之父如我父君之母如我母君之妻我之妹君之子我之甥我力所至盡之以力我力所困殫之以心君亦何慮哉但君逝

矣不可見矣而今而後孰有如君之過失相規
 者乎孰有如君之肝膽照人者乎孰有如君之
 含蘊退守是則是傲者乎孰有如君之久而愈
 篤愛我無已者乎孰有如君之艱阻倍嘗謙謹
 自持而壽享不豐若是者乎君既沒我何師君
 既沒我何友天之報施未必盡爽而何獨遇君
 以甚爽也嗚呼豈不痛哉雖然君之沒緒紳故
 友間里小人感君德惜君才無不流涕而追思
 者君不必享百年之壽而已動人千古之思人
 燕臺文選 卷之八 百一
 不可恃而恃之天天不可問而還驗之人此亦
 可以慰君于地下矣

田髯淵口情到至處自然成文古來有幾篇
 真文字如出師表如陳情表哭十二郎文今
 得雲襄此作殆四之矣余因雲襄得交天御
 文章道德皆足師法都門第一流人也憶天
 御病甚卧床者彌月矣予寓蕭寺小僕忽傳
 君策蹇來時見盟在坐予急披衣肅之則門
 前杳無人跡也爲雲襄言頗訝之越數日君

計問至矣古來范張復見今日但子與天御
 班荆定交肝胆乍合不知何以遂至此也聞
 讀雲襄哀詞不禁揮淚而記之左幅

雲間田茂遇髯淵父選定

前溪韋人龍劒威父參評

誌銘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吳偉業 駁公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某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即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為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三

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畫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投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視一足不良于行。今出家於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鍵戶讀書。有賊僧者。瞰其而乘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日喘淚墮。不能言。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山巖頗秀。好學多才。集於詩宗陶韋。於畫仿元宋。於草書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通

燕臺文選

卷之八

三

一略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爲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雜藝。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辦。題所居曰願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履。經營几視。皆入世所不急。而君爲之煩數纖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爲改。賓客到門。警欬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覽方書多拘忌。和揉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里若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后恒於人材消長之故。搥掌抵掌。慷慨極論。及與余遇。旣慙且衰矣。嘗共登鷄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更知君其迂僻者也。於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余。乃君旣死且葬。避之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畫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脚。盤跚藍縷。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之者。益不忍負君

并不忍負君之子孫也。銘曰
文。字。禪。書。畫。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鳴。
呼。僧。彌。而。止。于。此。

孟母姚太恭人墓誌銘

魏齊介石生

余嘗讀史觀古賢母懿行如和九封鮮之類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誰有令母也何以有令子且何以衍奕葉瓜瓞之慶也乎及考近世閭閻之家與夫白屋崛起者則亦莫不推本聖善思永寒泉茲者樵川太守孟公懷霜丁其母姚太恭人之喪萬里歸來投血爲狀以示余曰子嘗厠太史之列矣彤管其有望也朽去趙僅兩舍丘壠相連素耳太恭人令範已悉而又與懷霜

公有蘭臭之契雖弁鄙烏可以辭乃爲之敘次而言曰太恭人姚氏家寧昌幼習女訓諸書不妄言笑其歸贈邵武府君也得侍舅姑之養始性嚴而潔凡縫紉酒漿糗饘養滌灑之具太恭人必親爲之至於臥病湯藥祈禱扶持吮摩無不備至姑每向人稱之曰季婦賢者也必大吾宗府君與伯兄乾皆以力耕節用稍稍豐足而仲兄諱坎者不善治生漸致拓落未免遺堂上憂又姑有女旣字其憐之也甚贈道謁問無虛日

屬續之際。囑太恭人曰。爾知舅姑之志乎。能繼之者子也。及椿萱逝而。府治友于之誼益篤。坎鼓。蹲舞。資給不乏。或轉爲稱。貴然得之太恭人。內贊爲多。蓋不敢忘姑氏之教也。懷霜公蚤失偶。遺女二太恭人鞠育之。過於所生女。及笄而嫁。則粧奩豐約。維均二女。怡怡然忘其母之亡也。方府君之壯也。負不羈之氣。及晚而無所就。則又將拍浮糟丘。與稽阮爲。倩家計。項屑一槩弗問。卽延師教子。俱委之太恭人。太恭人手口。

無臺文選

卷之八

夏

卒。瘞畫則。熒旣夜。事紡績。督懷霜兄弟。篝燈攻苦。每至夜分。乃罷其所。訓勉皆有關於忠孝大節。如戊寅之冬。大兵薄趙。嚴樞在盛。戚契相謂曰。盍速赴城以避難。太恭人囑懷霜公曰。爾能守親之喪。不避險難。天必佑之。懷霜昆玉誓死不去。遠近稱款服。太恭人之教故也。懷霜公起家蘭陽。歷陞戶曹督餉司儲。太恭人咸之任。及懷霜師帥樵川。太恭人執手叮嚀曰。二千石親民之官。尤非部曹比。吾老不願往。見其行矣。愛。

無臺文選

卷之八

夏

百姓當如爾母之愛爾也。懷霜下車甫三月。邵武大治。奔喪之日。碑聯棠蔭。截銓遮留。以服太恭人之教故也。仲雖未仕。然以廷試高等。天子嘉其才。以爲宜於詳刑。弼教之任。他日以太恭人義方之教。爲名司李。其設施寧可量乎。至於蠲粟煮粥。以濟里巷之饑。脫簪典衣。以調族黨之急。此雖人所艷稱。然不過太恭人儉節之緒餘耳。嗚呼。太恭人之德。可謂盛矣。事親極其順。撫下極其仁。自困約以迨頹達。恂恂勤儉。終其身如一日。門聯雙壁。壽逾七袞。天寵褒封。顯榮備至。沒而含笑。以從夫子於九京也。夫復何憾。然而內宗遺範。考之古昔。陰樞所及。知其方來而未艾云。太恭人卒於順治辛卯年二月初五日。距其生於萬曆己卯年十一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有三。生男二。長凌雲。歷陞福建邵武府知府。次登雲。候選推官。俱以明經授職。女一。適儒士段然吉。孫男三。長儀典。庠生。次式典。俱凌雲出。次型典。登雲出。孫女五。長適寧晉庠生曹延。

年次適本州庠生張希孔又次適本州庠生劉九臯其二女未字曾孫一大蘭葬以順治九年月日合於誥贈邵武府君之兆禮也銘曰有姚淑媛重華之裔生稟發姿夙嫻靜慧躬親澣紉孝竭甘脆爲婦也範爲母也制伯仲高饗朝翔天際孫子繩繩芝庭玉砌鸞綵地封恩靈幽窆竹彼巖虹水垂百世

喬文衣曰鐫金勒石之文著一鬆語不得而敘幸尤難遷固而下又僅見此

殷仲泓墓誌

申涵光 臯盟

甲申五月仲泓倡義討賊不克而死今四年矣方賊既殺仲泓復大索其黨兄伯巖遷逃江左鄉人斂其尸藁葬之今以丁亥月日乃改葬與妻岳合兆焉伯巖曰吾弟負奇寡合晚交足下雅若同心者微子孰志之嗚呼甲申之事皆予所目擊當賊渡河而北郡縣皆囚服望塵投拜斂黃金綺殺貢賊圖不死甚且吠主媚讐君臣之倫不絕如髮仲泓一老嫗掖提三尺匕首圖

殺賊事雖不成不可謂非烈士也而或者尤其寡弱輕舉不能少忍以待其變嗟乎當時國勢已去賊卽有變一縫掖何能爲義憤所激勢不返顧此所謂烈士也仲泓平生剛介多大節每事好過人然往往天若沮撓之使無所就少爲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輒不售隨父大陸公往來川陝舞稍擊劒常以破賊萬餘賊中驚傳殷公子神勇不可犯會武陵拜劒出視師在上前言賊旦夕可平已而連陷兩藩賊益

獨不可制。乃誣劾太陸公逗撓失機。圖委罪自卸。仲泓被髮徒跣詣京陳寃狀。不報。于是退而爲荆聶之謀。結茅西山養死士。爲後圖。而武陵尋亦敗露。自經死。未及剗刃其腹。則仲泓死有遺憾哉。甲申春。子攜家避賊山中。與伯巖仲泓瀝血相誓。勿失身爲祖父辱。未幾賊大至。僞令徵諸生就選。較不應。且死。親教或微動之。仲泓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四月先節愍公殉國。計至子旣往逆喪比歸。則仲泓計賊烈烈死矣。嗟乎。仲泓遂死哉。以仲泓自許斬頭陷胸。其甘如齎。彼夫戀戀一身。視君父如傳舍。似謂終不死者。未幾而滅沒不足道。如仲泓則真不死矣。予聞仲泓初入城。僞令毀服。還去。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當此之時。天下聞國變。雖孺子莫不飲血髮指。然畏賊不敢縞素行市中。而仲泓張大義使人偷不減。固非草草一死者。獨恨機事不秘。爲市蠹所乘。助賊者皆肘腋近人。不及覺察。則予所云天若沮燒

之皆此類也。仲泓性至孝。從父萬里外。數年不一顧其室。中衣廁輪。躬自浣濯。卽大陸公行事有未心。誓必辨論侃侃曰。事父猶君也。不以諛諂爲孝。足跡半天下。然所祇服不數人。予以弁陋多齟齬。仲泓獨心好之。憶連床高論。俱不欲苟安流俗。今仲泓殺身取義。名在汗青。而予尚踽踽長林。豐草間。吾媿吾死友矣。仲泓姓殷氏。諱淵。難澤人也。先世爲農家。父大陸公諱大白。以學行見稱海內。歷仕關南道兵備副使。兄伯巖名岳。庚午科舉人。亦與予善。配岳氏。曲周名族女。節儉能成夫志。與仲泓偕隱山中。布帛採作怡然。有自得之意。當仲泓未舉事前數日。得疾。聞賊且至。祈天願早死。不近醫藥。遂歿。異哉忠俠之氣。刑于閨闈。卽仲泓可知矣。仲泓死時年三十八。無嗣。

喬文衣曰。甲申之變。讎輔死義者最多。都門則范申金。孟氏父子六公。上谷則張吏部昆仲。金侍御布衣。則殷仲子此其尤著者。仲

子負奇多才。英風烈節。照映今古。此文穿
插頓挫。論序事不可端倪。深得龍門呂纂
之法。

寒月賦

張人

玄風凜冽。蒼霧飆飆。天連凍影。地積霜痕。城烏啼樹。寒雁唳雲。思故鄉兮。路杳忽。舉頭望月。曉影亭亭。其孤寂。光穆穆其淒清。愛抵遲而獨步。爰握管而撫情。夫曜吐瓊樓。精騰玉宇。取百繩而駕梯。合七寶而修斧。伐樹則丹桂扶疎。藥則素娥媚嫵。遊廣寒兮。憑虛躋。纖阿兮。濯露放。碧海之奔蟾。逐青天之走兔。扶輪則金波異光。浮槎則銀河飛渡。三島兮。跨鶴週行。九霄兮。乘

補

補

勢起舞。非翔翔乎神州。則逍遙乎仙府。若其素輝乍出。皓魄正圓。映綺筵而爛熳。彷彿霓裳而颺。蹀躞笙歌。沸夫品宮。珠鈿耀其銀盤。澄千頃之琉璃。燦萬里之嬋娟。掛柳梢於池塘。移花影於欄杆。既侵臺而射榭。復入幕而穿簾。迺若耀虎帳之鑒銀。冷鷄翅之騎鐵。落馬首而茄悲。照龍堆而帖絕。初出則曲並鳥弓。既滿則晶瑩白銀。明金鼓而宵征。度玉關而夜捷。懸碧空兮。稀星皎。昔沙兮。積雪。疑青龍之醒。輝寒紫電之凝。而澄

補

補

輝而。狼煙揚光而張。駟伐至夫。林泉逸士。詩酒騷人。報素秋之獨擅。坐清風以平分。登天柱而雲霧。聽廣陵而詩新。撫松明。卧龍欲起。調琴則。喉鶴孤聲。散戶而批荅。戰窺窗而締香。盟舉杯對影。而成列。素毫濡墨。而擬形。歷空庭之如書。總廊宇之無塵。乃如幽娥夢。聞於蕙帳。少婦怨積於蘭房。捲珠簾兮。鈞陸影。知寶鏡兮。鏡無光。映流黃而不寐。炫綺素而非宣。之。統扇薄皎皎之。羅裳重輪飛而。遠樹。五更殘而射窗。弄玉錢於枕畔。滅銀缸而淚潮。色奪梨花。溶溶深院。影露梧葉。萬萬空牀。其如三五之良宵。難舒千萬之愁腸。況乎遊子天涯。羈身京國。見徹漏而長明。欲觀光而無術。遙聽鷄人之籌。罕睹馬頭之魄。思親則雲影悠悠。憶友則屋梁寂寂。貯斗酒而相邀。賦冰壺而難卽。入洞簫兮。聲凄掩。藏書兮。塵積。拭雙眸之未青。驚兩鬢之欲白。能無對素質而自憐。挹清輝而長惻也哉。田。歸。湖。日。情。致。纏。綿。雪。月。兩。賦。差。能。彷彿。

寒夜賦

周 綸

戶牖。居寒。寂寥。無人。一寒。到此。中夜。越吟。況燕。山。今。異。鄉。復。客。舍。而。逾。年。丁。時。嚴。冬。一。月。陰。雨。飄。零。風。入。隙。而。自。扇。苦。衣。褐。之。不。全。耿耿。獨。坐。中心。莫。宜。夫。天。運。有。常。時。序。遞。遷。漏。聲。漸。促。曙。高。東。嶺。故。秋。風。今。已。悲。因。寒。色。其。斯。延。冬。日。忻。照。宵。長。繼。焉。至。乃。處。之。者。人。境。有。萬。千。援。毫。而。思。能。無。慨。然。若。夫。漢。宮。悠。遠。出。入。披。香。周。回。閣。道。接。長。樂。與。建。章。重。茵。是。飾。金。與。暮。行。左。右。環。燕。臺。又。選。楠。三

腰之善舞。寢驚鴻之低墮。約蟬鬢而簪玉燕。雜珮環之瑣瑱。明眸皓腕。娉婷誰數。白雪。君歌。朱絃。妾撫。輕金。吾而無禁。坐瞻光之三五。更有綺閣。鴛央。錦衾。鸞鳳。伊永夜之苦短。笑恩情之如夢。金針。綉此。雙栖。烏絲。緒織。成連理。枝。觀蛾眉之修修。臨菱花而依依。身徙倚而恍忽。意飄颻而悅怡。銀燭。垂。五更。寶鴨。霏。香。而吐。香燈。燼。將。落。素。琴。虛。張。街。鼓。遠。傳。紫。星。流。光。皆。逞。佚其華靡。固。寒貧之不可。為。况。纖。悉。而。殫。悉。何。果。燕。臺。又。選。楠。四

龍舟賦

張人械

五月五日子將鼓桐江倬適客傳西子湖龍舟爭發循競渡遺事子拉二三同人自江許

至西泠縱觀亦勝事也爰賦以紀其辭曰

時維日午節屆天中赤符避癘白扇揚風翠釜今蘭湯浴玉釵兮艾虎容蒲樽開綠榴枝蘸紅誰粘九子之糗乍見五時之花繫絲絲而長命鑄青鏡而却邪悲景物兮仲夏怨遊子兮天涯潮怒則胥江風急則嚴臺路踪既前望而

燕堂又送

補

無際幸回首而未遐忽報龍舟齊發行看競渡俱譁於時勝友如雲遊人接道非無揭禪之嬰尚有扶杖之老躡危巒盤曲嶠樹影重湖光森買一尊以相將恨千山而尚杳漸聞簫鼓之繁喧但見旌旗之縹緲牙櫓初動蘭漿輕搖彩幡蔽日錦纜飛濤其始出也若蛟蛇之弄潮其競放也若蛇蠍之冲霄既轟雷而掣電復噴水而奪標輕捷則越艤蜀艇奔馳則梁塵吳調何必沙棠之楫無假木蘭之橈繞蘇堤今十里迴錦

塘兮六橋至若佳人臨眺於朱樓逸士縱觀於翠館則耳兮鼙鼓驚心兮玉簫銀管碧波與彩鷁爭飛紅浪共画船俱戰亂點水之白蘋斷覆池之紅蓼逐鷗鷺而失群驚鴛鴦而夢散余遠遊久客羈旅愁人二三鵲手四五同心隨行攀躋結隊登臨倚危樓兮王粲泛仙舟兮李膺見鳬車之奔潮宅麟角之崢嶸豈吐驪珠而未躍故階尺木而難升何潛淵而逐浪不冲天而凌雲中流之戰未散嘶橋之客猶盈夕陽西下草動西沙薰風南奏鐘起南屏感風土兮依舊嘆山河兮幾新咸曰五日之遺事誰弔千古之忠魂

喬文衣曰電擊風馳如有龍舟闢于紙上

聞蟋蟀賦

吳 綺

露老楓梧之月雲深酒色之天五雉胡盆盧看
擲帽雙犀出壑馬笑投錢劉寄奴之豪情未已
賈秋壑之逸興重騫爰徵威於羽國逮選勇於
蟲兵黃金鑄秤紫玉雕罌既曹分其種色次部
伍其重輕弱足之與強頭譜前論系一青之及
五白刪外存經於是此謝蜘蛛被誇蝴蝶翅翅
梅花腰腰薤葉氣一鼓而不衰勇三登而未竭
其未合也如木鷄之不見其既聞也儼鐵騎之
相接爾乃金號琵琶香稱獅子戴我頭來飽嚼
牽矣或始伏而終搏或初生而後死淮陰之渡
齊水輕騎潛行鉅鹿之關秦軍呼聲亂起義戰
銀鬚怒鉞鐵齒必甘心於亂人將報聲于知己
若夫巧在伐謀闢非竭力見壘滿而氣生聽鼓
鳴而義激笑薄技于蟬川羞覆師于蟻國宜乎
博縱千金采陳雙壁出壘升場寒敵軍之心膽
收缶論功饗主人之梨栗也

田髣淵日永鮮玉潤隨滑蘭香景純所云

春日獨當爐賦

龔 策

春水凝碧春山曲羅春陽嬌妍春風濤和有美
一人當春自哦龍畔添香綽回蘭影枕邊偷夢
掠罷雲波爾乃紅板橋西碧紗帶下且沃銀題
且酬玉瀉側身宕於爐牽半面私於簾借水槽
之蛺蝶承筵粉袷之芙蓉照夜調笙則燕剪疑
溫耕錦則螺心易卸已而集杜若之錦茵賤簫
菊之寶碗拋紅豆以傳籌折青枝而作券南冷
之柳浪行臺若耶之鶯聲禁籥回初潮於酒鱗
振新美於花纂爰有雒下王孫漢宮侍史曉出
東城午投北里坐金勒今五花望珠樓今百軌
分吳苑之蒹蘭集越谿之桃李投瓊博其朱旋
交竿舞其錦裏托酣卧於爐頭扶玉山之未起
既而詩押竹枝歌翻桃葉翠咽初露杯浮滿月
絡水絲之夜光墮寶釵於橫席別院之香心漸
微當軒之漢影猶纖乃知樂莫樂兮迴鶯羽怨
莫怨兮度鵲弦近莫近兮子夜咏遠莫遠兮瑤
臺篇於是步障車后清塵馬前餘桃分屬

扶顛畫史載筆小婦劈箋紀春游於半臂初弄
玉於瑤天

吳梅村先生曰逸態柔姿有白紵當筵嬌風
旖旎之致

田髯淵曰然花不語對鏡常嘆賦心之妙彷彿
可似晉之具茲代才著等身書卽此小言
已作作者無所不可

燕室文選

補

九

長卿典鵲鵲裏爲文君沽酒賦

邵 點 蘭 雪

錦水停波茂陵貯月琴心夜張眉山曉出彼美
者殊柔情百疊何以銷之醉鄉可涉衣簪鼻而
解裘等金龜以作質汎葡萄酒考定情擁腰揜芳
帖息誠佳人之且娛曾何慚于告竭覺微醺之
暗提就回睇之半暈花促板以傳籌賦凌雲而
擊節分蛺蝶之遙夢沾鸚鵡之殘酒側串卸其
平停宛珮聯其跳脫頌酒德之溫柔邀勝政而
評跋已乃燭影朦朧香魂冷挹半臂或解同心
自結滌器貢媚當鑪倩怯或昵或傾且綢且率
翳千秋之艷談酬芳情于獨絕爰爲之嗟曰左
拍醉花右伴清琴既飲且賦長卿不貧

田髯淵曰長卿以文心入琴心已知文君不
僅在色夫漢武讀賦尚恨生不同時則在文
君當何如也讀邵子此賦使文君心服

贈處士沈元子敘

金之俊 凡

明初有豫章鄭士亨者，能爲文，劉誠意與爲忘年交，有東游集行于世，而誠意序之曰：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于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人，而自以爲賢，于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于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余讀其言，不覺輟卷歎息，有是哉！士之能爲文者，不仕又不善諛。

燕臺文選

補

十二

則諧時之難也。然文之能爲可傳者，又豈以其不仕不善諛而遂莫之或傳也耶？吾友沈元子，龍麟歷落，不事家人生產，自少喜讀書，博學強記，凡經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迥達而尤喜言史事，每舉一代，必能詳其君臣行事得失，以推見當時治亂興衰之由，每指一人，必能究論其生平本末，如身接目睹，大節瑣行，罔有毫髮遺漏，所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者，元子有焉。至其爲文，則能繙慕史漢韓歐，卓然不

詭，其爲詩詞儼追作者之林。嗚呼！元子抱所學以遍歷吳楚越閩，燕趙齊魯之墟者三十餘年，故聞見日益廣，著作日益進，每酒酣慷慨仰天摩腹，恨不爲達官貴人，又恨不能善諛逢時，而其意雖不望其所著必傳，實未嘗必欲其傳，竊與古人同之也。然世之知元子而好其所爲詩文者，不獨余一人，則雖欲不傳而不可得已。今元子又將自燕南還，因序以送之，且勗其自爲可傳者。

燕臺文選

補

十三

吳梅村曰：絕不依傍古人，而一氣折旋，自爲首尾，殆于古人神似而非時似恒似者。魏石生曰：天下惟真文章，自可傳，有真人品，自有真文章，作者識者，兩如什芥。

薛行屋梓庵詩序

方拱乾 坦庵

吾來都門。同學老弟兄。唯三四人。在日與話家
堂。數往昔。問必及於詩。自笑此種老交態。都門
中。亦唯三四人。時行屋學士政梓其詩以行世。
乃先授予七言歌行一卷。籌燈讀之。風雨淋漓。
山川搖撼。絲絲範於法。而出以高。巖落葉薄海。
驚濤之筆。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矣。別
十年而行屋詩竟臻此。蓋其讀書博析。理微觀
變。久以真性情。合古軌度。且索筆鳴珂。蕭然置
身塵外。朱門達戶。平陸太行。涉歷既遠。寄寓復
深。行屋詩洵與年俱益哉。近世作詩。誰不言學。
杜若行屋者。誠得力於杜。而以已意作杜者也。
中州詩率推何仲默。李空同。仲默雅而孱。人譏
其不學杜。空同詰較。仲默稍堅。沉人又譏其太
學杜。行屋殆駁駁駕兩子上。而爲中州詩壇冠
矣。嘗惟杜少陵生平詩。秦州前者不及什之一。
當亦其性情。以閱歷而始老。至今讀杜鵬行茅
屋風雨歌。若聞其空牆日晚。欲言不盡之聲。猶

在耳也。又惟其寄次山。夢太白。謨襄陽諸公聲
訓。未必與少陵同。少陵若寤寐依而水乳合。摯
焉有不容二息置一字僞者。可見詩之道與
友朋近與老年近。又與老年追憶少年時近也。
予之三舍避行屋。意又在斯乎。試持語憲石相
國菊潭宗伯。以爲然否。

喬文水曰。索行屋先生文。不得得其詩于卷
百。乃得坦庵先生序。尺幅間。老懷古調。風雨
交情。撲人眉宇。嗟嗟後學。不知交道爲何物。

安得好文

燕臺唱和詩集序

陽 樓 十 卷

嘗聞三正迭紹。士衡傳玄圃之章。五德磨符。甫著華林之什。蓋擬金夏。王必合八音以奏功。而閔口披霞。須集衆錦。以成製。應劉並馳。騁于郭下。嵇阮曾頡頏于晉時。歲在旃蒙。律中姑洗。玉河波綠。千條弱柳。隨風金闕。雲晴百丈。游絲翠日。水寄加餐之字。藻渚浮魚。山傳求友之音。喬枝悅鳥。乃西京獻賦。羣推蘭令。才華北海。開尊誰念。鸚洲狂簡。我友張子。系出方城。名同廣

燕臺文選

補

十五

武橋遶黃石。將終訪乎赤松。離下胡床。已早服其玄塵。念隗臺市駿。多伏櫪之驥。驅而庶浦。探珠有沈沙之珍貝。夫誰能異路不廢。贈言維廼同遊。每傳鹿荅。登高能賦。設誇九日。戲馬臺愛客忘疲。不數五官中。即將千古。鐵衣之愛。一時綳帶之交。時則青楚同登。汝穎並進。靈均同調。發清夢于高唐。季重多才。訓玄音于燕友。羅浮仙子。暫乞勾漏之丹砂。江左步兵。早憶東曹之簪。歸臥元龍于樓上。授東箭于雲間。錢鏗之後

子陽當代靈光殿。厨顧之稱叔度。清流千頃。波陽美淳風。班荆而交一許。烏衣濟美。邂逅而得兩王。得快士一十有三人。惟是月二十有四日。若慘也。松阿畢影。魚鳥長羣。比鴈勢而幸免。饌實似輪囷。而不遭吟匠。對齊州之九點。夢遶九山。遊楚澤之三湘。神移三渚。問以採鑣之暇。躡蹻高吟。更從漁釣之閒。逍遙前史。幸陪航竿之末。如遊宛委之藏。對酒揮毫。孺子敢修陳子之願。登筵授簡。羣公每擅魯子之雕龍。毋梓庶子之

燕臺文選

補

二

華體倚栢梁。聊擬右軍之序。罰依金谷。云爾。吳梅村先生曰。詞理縝密。端潤藻麗。所不必言。中間運諸人于短幅。而讀者如見。猶史遷之序鴻門坐也。

四書集說序

董國祥 編

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
旗鼓以自異於時泰世教之衰甚矣吾性吾命
或言之以爲耻間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
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
畦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
寧條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
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异之不如使人就之
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務爲違俗絕物

燕臺文選

補

七

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
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蓋天下之物
美斯愛愛斯傳傳斯久自有四書以來說書者
不翅汗牛或穿鑿附會執已見以擬聖言糟粕
至蹄拘一隅而昧通理求其與聖賢立言之指
焉然心口間而無扞格不通之患吾見亦罕矣
夫詮解文義以爲制舉地則無關聖學者也要
以盡性至命實不外此不龜手一也或以伐國
或以泝辭續視所用之者耳故高之以滋僞無

寧平之而近真天下卽不著不察而終不能不
行不習則已足以教天下矣况九州之大不謂
無人守先待後終有恃焉余所以讀四書集說
而不自知其相信之深也然徐子長善之用心
於此則獨苦矣夫亦曰使人异之不如使人就
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務爲違俗絕
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
必範器土之必型也徐子之心不又且自慰乎
哉嗟乎制舉之學天下皆是而究心性命曠世

燕臺文選

補

十八

而不一見其人焉則徐子且抱此意於無窮也
喬文木曰近日無論時文不真卽古文亦假
總之無所得於中耳長善所集之說非福老
恐不能序又曰段段落落如梧桐疎雨

明心要語序

董國祥 編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即心也。天無不一。心無不一。故道無不一。洪荒以前不具論。二帝三王之時。大道明於上。未有所謂三教之說也。至孔子而君師異位。道統遂一變矣。孔子與伯陽同時。曾問禮焉。未嘗判然兩家也。漢明帝時。佛教始入中國。自是以後。儒者宗孔子。道宗老。釋宗佛。而三教以分。若論其異。微論儒與佛異。佛與老異。即儒與佛與老亦未嘗不自異也。何

無量文選

十九

也。異者自異。即三教宗師不能強之使同也。若論其同。微論儒與儒同。釋老與釋老同。即儒與老與釋亦未嘗不皆同也。何也。同者原同。即諸子百家各是師說。分門立戶。終不能強之使異也。所以然者何也。天無不一。心無不一。故道無不一也。儒者好是古。非今。喜同惡異。中之是非。同異茫無所着。而輒爲是而非。非同同而異。異象山陽明。槩以異學詆之。况其他乎。或以儒爲入世法。佛老爲出世法。似也。孔子之無可無

不可安。在非。和。光。同。塵。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安在非。見。相。非。相。乎。若以儒實而佛老虛。則亦祇言君臣父子禮樂刑政足矣。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何物事。耶。且前知如神。先覺爲賢。若出佛老口中。拘方之儒。必更以爲誕妄不經矣。故是非同異。可勿論也。三教之指歸。自明也。故曰天無不一。心無不一。道無不一也。其苦酸。鹹。異味也。而均以適口。寒。燠。溫。涼。氣異也。而總以成歲。儒者苟能用虛靜以觀理。用慈悲以

無量文選

二十

濟世。便是真聖賢。真豪傑。况其玄理宗風。實有未易殫究者乎。故是非同異。可勿論也。緇而衣。非釋也。黃而冠。非道也。衰衣博帶。而規矩步。亦非儒也。苟其是非同異。實不認於聖人。則亦局嫌其爲異也。若其大謬不然也。則亦無用其爲同也。東魯武子張聯。以所著明心要語及竊語等書示余。求余爲序。其所言三教之理。雪淨冰融。洒洒無滯。余驚怖其言。得未曾有。余未嘗究心二氏而理則可知。姑爲叙言如此。有以余

余子春秋存侯序

張 旻 秋 風

甚矣春秋之獄也。自三家出而後。儒異同紛如。至仲舒決事。深微不醇。劉兆調人。蕩瀆莫際。而獄益甚。經益衰。余束髮受書。癖好卑經。顧鬱於大義。莫能通曉。既而瞻言。曹子建云。尼父之辭。與人通流。至制春秋。游夏莫贊。紫陽先生謂麟經義例。時窺一二。終不能自信於心。彼才人大儒所言如此。況其下者乎。今讀余子所著存侯一書。解剥衷析。何渙然。其經者。非立名之書。

燕室文選

補

也。自諸儒此戈彼矛。務奪取高。或穿穴附會。或譏誹歡昨。皆有意成一家之言。而無當於聖人之道。所謂東西席闕闕。遂忘主人。窮經經絕。信哉斯言。余子惟高其識。而虛其心。不惑於俗。而亦不乖於古。經之所是。雖近必錄。經之所非。雖遠必黜。亦嘗以意進退諸家。而斷以已議。務不詭於聖人。使天下後世。知苑崩卒葵。盟會如來。侵國克人之異詞。誠有至道深義。非苟而已也。豈僅賈逵長經。服虔塞難。區區功臣。兩哉。官

厨賣餅育育墨守遞祖非笑其獄膠結更世而未定也吾請持余氏一卷過而折之
田髯淵曰談經鑿鑿文亦簡峻似外傳不數
穀梁序矣

燕室文選

補

三

燕遊草序

張人械 孟族

髯淵田年兄學瞻司徒才同京兆虹霓氣吐欲
騰萬丈之光金石聲鏗雅重三都之價敏匠心
於七步不數雕龍振郢曲於千秋共驚倚馬當
樽賦就雲飛玳瑁筵前刻燭吟成雨潤珊瑚筆
底標鶴立於瑤圃盟牛耳於珠槃卜築貞溪時
蠟支公之屐往來圓渚日浮少伯之舟酒盈北
海之樽君家座客樓滿鄴侯之架先世藏書秦
虬南閣驚逢赤幟之拔近光北閣得聆黃絹之

燕遊草序

初

五

辭方期奎耀星河應推鳳翽詎意珠遺滄海且
戢鯨遊登嘯黃金之臺既深懷古長舒白眼之
對俯視當今咲折柳條於長安駐聽鶯聲於上
苑流觴上巳集不減於永和刻羽陽春律必範
乎天寶吐江傾海早絳州王閣之篇摘藻揚輝
奪義烏帝京之製愧余鷺乘附驥足以齊鑣拜
子瑤篇續貂蟬而惜尾訂盟彷彿乎白社靖節聯
吟問奇繼夫玄亭侯芭載酒紵衣無貲難高子
產之風硯筆堪焚風作君苗之想起秋風於萬

里季鷹與鱸膾之思娛永日於一時上龍擅厥
雛之譽行將校書天祿青藜炳其文心會見應
詔栢梁白雪誇其絕調何必上林獻賦凌雲早
賜金莖豈止興慶脩詞倚曲先逢玉笛庶琴携
流水伯牙已有知音兼紙貴洛陽太冲自然獨
步

陳子更日鏗鋸並奏輝煥相華鏤心烏跡之
中織詞魚網之上

賀范月臣遷居序

戎駿聲 通文

范故以邑氏少伯自齊而陶時則有若致產數千萬矣希文自鄒而蘇則累葉致相位爲名臣也自蘇東南徙卽鄆當有范氏抑誰實墨食焉而其遷而滋大大而世其宗大約與少伯希文等願爲買三倍屬更爽瑄遷貽之車亂枕事之僕驚此匹夫之勝也豪有貲者據王侯上第無人文以煥之無嘉賓以落之連雲龍日視等敗垣謂若市室之資必非若之所以居室之資也

燕臺文選

補

主

夫居室者積德以爲基樹善以爲棟詩書以爲階祀禮樂以爲戶楹然後弗祿以爲堂與聚族而居之可守可久焉然則是始范於鄆者其遷而滋大以世其宗然亦居室有異於人矣先是懷素翁用長桑言爲郡長者授藥不期直愈病不責報益自老癯幼瘠而下所全活幾十百人郡之人曰是當大其閭以陰德報者也然翁旣以濟世故不是生業而又肯以其美爲鄉鄰永憫困廩需終翁之世產不踰中人而郡之人曰

燕臺文選

補

主

行大其閭矣貧無害也長公率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而仲子月臣乃獨以儒術顯余與月臣稱同舍生因知其讀書以天下爲已任又實能選天下事如列眉其沉毅英朗不屑勇於政以求名藉令躡風雲攝八寸之柄出而旬宣入而論議功名當不下少伯希文而屬數苛不能輒得志當世會天下多故乃曰儒術墮在可效徒局促章句無庸也因稍出其智爲居蘇計則權衡豐吝於端木魯不翅焉嘗見今之爲儒者終老一編少遇事故卽噉噉不能辨間一二心計自喜幸戴孔孟衣冠爲馴僮面目月臣有一於是乎乃知手巾褲腰不官其爲名河也於是郡之人曰是必大其閭以甲第起家者也月臣天性孝爰故以其居第獨奉伯兄而卜遷於舍北里許龜兆告吉乃安斯室遂以三月穀旦稱攸寧焉是猶宋氏輞川以居摩詰江陵大宅以處文昌非有豪索閭閻如斯于所頌而郡之人曰是果大其閭矣余計以月臣之才旦夕通顯脫屈

首蹈時俗捷徑亦足坐躋華要無論南入翰林
四知貢舉爲月臣家乘即稍去湫隘度尚不足
容長戟旛旗而顧以是多之乎而郡之人乃曰
是果大其間矣是大其間以閭閻垂俗者也是
則郡人之所願於月臣者誠未有艾也而室既
定諸賓朋發焉間有過余者余語之曰見錦若
疑乎見賦若斃乎僉曰未也風雨攸除矣烏鼠
攸去矣余乃知月臣所以居室者夫固足以滋
大也夫固足以世其宗也少伯爲勾踐立飛翼

東坡文選

補

三

樓不厭壯麗而自棄其室爲五湖游希文卜居
至不欲買一畝野堂豈不爲度量相埒哉是故
月臣欲立功以成名如希文可也如功立名成
欲屏世資以田宅自污者卽少伯可也或曰少
伯始終以術儒者所不尚希文當全盛時不能
剪一西夏度月臣所至不止此也夫月臣所志
不止此也然吾所以爲此言者彼爲范氏也雖
謂之善頌可也月臣不肯竟爲此者是在月臣
之善禱也

齊文承曰結構旣工神力獨鉅蓋總攬風氣
決不欲爲晉唐下一字者高文奇賞當在特
世榮世之間

東坡文選

補

三六

吳越詩選序

吳懋謙 六

儒者傳依前語三百之言可觀記也周室自文武始興教人倫崇教化數百年咏歌不絕其後孔子刪詩十五國風具存而吳不預與春秋不書楚越王等以是知詩與春秋同一大義也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別邪正明治亂其用豈淺鮮哉三百以降蘇李五言溫厚和平得先王遺旨楊王班馬之傳詞賦鬱興吟咏或缺東京二百載以迄建安曹氏父子出劉楨王粲陳琳阮瑀實羽翼之大放厥辭彬彬乎質有其文然視周不逮遠甚有晉太康中二陸三張頗爲競爽陸爲吾郡人而吳中之詩才出矣卽羲之擅風流之壑陶潛體冲淡之姿亦互有短長然皆江左人也蓋其時南北分峙而五馬渡江江左人文實聚天地之正氣逮義熙以後皇統屢更風雅寢頽宋尚鈞新齊矜駢衍梁代以淫放擅名陳隋以華虛成俗士大夫輕君臣而重文墨甚者高談法王簡畧名節雖代有名人大抵承虎

臺文選

補

三九

臺文選

補

三

翟之羽挾焚象之牙其間如顏謝江鮑輩卓有名篇而風人致短以視建安且不可及况三百乎唐初五七言近體興則傑閭源流風未泯盛唐李杜王孟名家大家律度皎然可謂聲格之中興也大曆號爲才盛露徑漸卑下此爲宋爲元益不足道明初閩萬國之蒙紹三王之緒洪武永宣六七十年作者斐豐及弘正時李夢陽何景明玄黃金石焜耀一時有振衰扶敝之功邊徐未薛又追琢之如是者有年嘉靖時王李並馳鷹揚虎視有後七子之目如是者又有年稍歟盛哉至隆萬之際而天下之無詩也久矣山陰朱朗詣歸安錢允武慈谿魏雲寶三子者起而憤之歎維鏞之黍離憫窮途之車轍貧而不哀賤而不情誠耻儒冠腐同草木于是收渙亡剔荒穢有吳越之選典屬揚榘釐于雅馴原本性情綱紀倫物窺刪述之微意鑽四始之遠音而後亂者治邪者正鬼神可感而天地可動也吳越文雅甲于天下非三子之功哉夫天之

贈孟懷霜修孔廟敘

霍叔達 謹識

天下有服其業而能享其功者。儒術是也。天下有食其德而忽其報者。即儒術又每中之何知其然。知之於清源學宮也。知之於吾年友孟懷霜修葺學宮而益爽然也。易言之。蓋以今日修建之舉。大抵爲浮圖因果之說誤之。或托足於仙踪。或受戒於佛法。至過孔廟之門。不顧而去。以爲其因果浮屠不在此也。以爲其邀福致祥不在此也。市井之愚氓。無論矣。唯是身列士林。

燕臺文選

補

三十一

讀聖賢之書。而一旦入官。偏欲與釋子講禪。與羽流論道。因而修寺院。建觀宇。且恒云吾今而長揖辭聖賢矣。出斯言也。是竟逃儒而歸於楊墨之流。卽此便墮輪迴之厄矣。余卽命陶使於茲。得與懷霜把臂。一日向余言曰。清源之先師廟圯甚。願爲之重修。以爲何如。余曰。善。而說者議以爲有司者之事耳。嗟乎。此太惑不解之言也。吾人一業儒。卽有斯文之責。况錢穀兵刑。孰非聖教之遺。借曰設之有司。有司復以額設之。

費。謗諸朝廷。是天子崇祀報德之至意。爲人臣者。反以功令爲責。不亦對宮墻而有愧者乎。

頽而屏當世哉。然則懷霜之此舉也。念不起於邀功。心期於自振人品學術之正可知矣。昔宋高祖以未到孔聖門墻爲愧。於是儒教大行。後如周程張朱諸先儒。紹續經術。感觸人心。以鼓吹一代文明之盛。是又不特功在聖門。而且福致朝廷。澤及百姓。視浮屠因果之說。其孰彰明較著哉。今上敦儒尚禮。崇祀正殿。而懷霜可

燕臺文選

補

三十二

謂不愧宮墻。不辱君命。與先儒並俎豆春秋者。廟貌告新。人文蔚起。多士異日奮飛之後。幸以懷霜爲法也歟。

田髯淵曰。絕不事修學故套。語語有開治極。龍淮先生崇尚古誦。讀此知倡明古道。當世尚有其人。

半社序

李發二承

社命半者何。仍平社也。平社以文行相高。非漫然而已。數年之內。幾及二十人。或歸省。或宦遊。僅得人之半。或言在盟忘。或名是實非。僅得文之半。或文如其人。行如其文。又僅得行之半。此半之由來乎。夫璧稱乎全。珠稱乎圓。若人之文。不必完行。不必滿。則亦何以社為矣。雖然。無薄言半也。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哀。豹則文才不減班固。吾社之讀書也。如仲文。則吾社之服石髓也。亦當如王烈。奈之何。薄言半也。

田第淵曰。短幅中具步武節奏。是能隨者。余雅不識二承。暇日偶以詩文見投。為之擊節。所謂讀其文。想見其人者。二承是也。

送黃門季天中流尚陽序

田茂遇

諫臣季開生以言事遠流尚陽。其友田茂遇乃策蹇馳送之。國門外。于時天風擊。暑城角橫秋。叢條脫葉。勢鳥離離。乍分手而一哭。覺無地之非愁。汪子曰。余將辭于贈子以言。夫古所稱諫臣者。吾知之。大約無所畏也。無所戀也。亦無所悔也。折檻一人也。剖心者又一人。漆面貯草一時也。長沙賦鵬者。又一時。甘錮鑊之如飴。始識譴徒之偏厚。故曰。無所畏也。當身之榮可也。如沒

燕臺

補

三十

世之謂何一家之權笑可也。如一路之痛哭何。寧使遷善之君王。不願以為臣。必不可使保家之父母。甚樂以為子。故曰。無所戀也。屈平既放。而猶與悟于懷王。史轡已死。而猶遺諫以補過。縱鳥頭馬角。尚有玉門之期。毋引領揚眉。預擬金雞之望。故曰。無所悔也。人之為子言者。不過曰。七十之父。五十之母。二十之妻。六齡之女。飄然數千里外。饑不得汝食。寒不得汝衣。金屏錦幔。夢隔重關。孤枕清宵。身憐蕩子。以是為堪嘆。

息耳。然使子與衆委蛇。擇言而言。利則趨之。害則去之。縱弗憂爾父若母。怨而妻若女。翔翔倫黨。弄安帷房。一旦墳壙。刺人枯柏。被地亦猶夫。人焉爾。而又何取焉。子行矣。平生何幾。歲月如流。晨看旅雁。則心繫燕城。暮望牽牛。則魂飛邗水。鴛衾淚滴。則錦濕流珠。玉軫絃驚。則琴操別鶴。悠悠爾心。亦何可言。雖然。支機取石。終歸博望之槎。投筆從戎。還乘大宛之馬。其出也。即命雖殊。其入也。適旋。則一況今日。尚陽猶當代。豐

無事

補

沛之舊壤。群彥雲龍之勝區。冠蓋絡繹。郵路馳自有虎節之通。何煩帛書之寄哉。

天中下詔獄。命予作序。越兩日。則繫遣出關矣。五夜疾草。追送之沙河門蕭寺中。不自知其言之無緒也。

楊猶龍先生曰。意既工。體又疎放。此取格漢人而輔以六朝之色。若在明初。宋學士有此。魏石生先生曰。無畏無戀。無悔尤難。是血性詩。學問語。不必問世。爲史漢六朝陳辭矣。

遼中書牘二卷

〔明〕熊廷弼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予不佞生長南方不諳邊務雖
眼中有所見與心中有所據
不敢不言亦不敢不盡有不
言弗已其於職掌之目
當明白
方何忌何言

勉懇懇不獨章疏爲然雖書牘往
來亦是如此而惟恐彼此之情不
通或有所蔽以至於誤或有謂予
言爲多者多信有之矣顧當此之
時予欲無言得乎哉予在遼首尾
四年心肝嘔盡矣瀕行時檢焚管

藁而不忍盡委之灰燼因存其什
一以付梓氏辛亥夏日熊廷弼漫
識

遼中書讀

谷石副憲開道

與情十九則

承教以宰賽近託北關謝罪求賞願還所起機尚可
爲而惟恐當事議勦者復生事端爲邊人福誠實如
所慮者卽僕初出關時亦曾慮之及至廣寧晤當事
者果以勦爲言僕故悠逸之而心知其非實耳人問
宰賽巢穴距邊幾何有衆幾何諸營共衆幾何我衆
幾何將以何人期以何時出以何地勝以何法則數
問不能一對大都地方失事後定有幾句門面說話

使聞者異已他日勦之功先實今日失之之罪而
其實不過一爛套語說過就了非真能如此也初甚
憂宰賽以入犯自絕又深中奴間終其兇德不復來
講而甘與我爲難今幸託北關爲容且先還郎書手
史秀才及男女數口以示誠既來矣其以誘殺歸過
於我我且無詞以應其以報復謝罪於我我且難於
透絕不趁此機急急收拾更欲何待竊細算今日許
款有數便爲夫人之飲水冷暖固自知也我自度其
力終無如宰賽何必爲其所挾而不得不款以示弱

則不如因其求而遂許之以存中國之體此其便也

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賽款則諸營不敢搶宰賽
槍則諸營不敢款與其以一宰賽失諸營孰若收宰
賽而堅諸營之款此又其便也宰賽素與其叔嫂是
不和嘗因領賞先後爭鬪又秋花父子嘗勾合宰賽
不聽亦成隙今不許款則宰賽急必和於幾秋以拒
我而幾秋又得挾宰賽爲重以要我則孰與收之而
即揚其間使宰賽幾秋處螭蚌之勢而我事漁人之
利也此又其便也然此猶其小者也北關者關屬之

鐵門拴也橫亘其中而東西屬不得通而一焉奴酋
之圖遼也必借西力而先通爲一其通西也必併北
關而先去其梗所以十數年來不惜于女財帛以交
於西虜而所不卽併北關者徒以宰賽爲北關壻耳
近宰賽已受奴酋婚好又德其報誘殺之信而怨北
關之不報矣猶幸與奴酋有宿讐外雖好而內讐其
相圖若不許則必忿而與奴酋合奴宰合則北關必
併而開原益孤東西必通而遼益不可支故許宰賽
款者又所以離東西之交而固北關與開原輔車之

勢也此又其便也如此則數便反此則數不便而外
取其便則莫如今日何也彼叩關悔罪而來求我是
其一機會也嘗見好門面者動以大言夸衆雖有機
會之來心欲就之而猶照管前言耻於自肯及虜衝
忿入犯則又差人往購而惟恐其不款焉勢與秋而
辱中國者往往而是所以近日雖未有精法機勢
四說開地方下手之路誠知他日究竟必歸此着而
不敢自哄自誤以誤地方也竊竊附覽惟專意圖之
僕請佐其下風不宜

書所

卷一

三

與劉義齋道長

頃者搗巢之夜見小利而忘大害今邊報旁午至矣
初出關時見得地方破壞千商萬量只圖養兵息民
脩備自強何意臨事許亂以至於此歎恨何及二十
年前西虜土蠻罕父子動引十數萬騎蹂躪我無寧處
而東虜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時尚孤弱南北兩關
皆爲我蔽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來奴酋
宰賽等日漸驕兩關之蔽又撤其一而河西則虎噬
兎罕向切黃台拱友諸部長貪漢物不欲利獨歸主

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第八邊關三
月來猶是此等光景竊幸諸虜尚可羈縻以達我之
初計謬與諸公謀曰河西幸緩其虜心貪而志不大
吾可以餌中也河東雖急其虜志大而勢尚孤吾可
以計制也乃言方脫口而搗巢寇雲河西又急矣奴
酋乘此構西虜以敵我宰緩諸酋乘此挾秋賞以遷
我奴酋又乘此誘宰賽併北關以孤我而河東又
加急矣以志大之虜嗾性貪之衆當四面俱急之時
而爲一舉兩得之計此卞莊之故智而漁人之大利

書所

卷一

四

也吾不知當事者何以不細細打筭而遽有此舉動
也今事急矣大將軍計無所出惟有舍着敵之一法
今日傳箭要搗宰賽明日下今要夾關金勒而中情
怯甚也本無謀人之心而徒以虛聲恐喝使虜之仇
我者益多方備我而爲圖我之謀虜之附我者亦相
率疑我而有背我之意勢不使全鎮之款虜人人惡
失處處開起而與我爲難不止也此又無策之甚者
也以第愚弄夷狄犬羊嗜利貪餌自其天性拱兎雖
怨我而西鎮實路彼固不肯斷也我誠遣人宣諭以

禁其心使懸懸於其路之不斷不肯決然與我深仇而四路撫慰賴麟虎墩黃白宰煖諸酋以陰孤其黨而過解其援助則諸酋皆款拱會一人獨何能為縱令報仇而吾自足以辦之必如是而後此局或易完結不然吾懼貴鄉之子遺不堪其一擲再擲也明當事者亦心然此說而微察其意似以捷疏初去大帥方橫難於違背故且將錯就錯付成敗利鈍於其後而大帥則自知必敗重軍遺事對明明有板人同下水之意正不知將來作何狀年大幸請本兵以

卷一

北

前說商之為桑梓圖一生計如其可行赴此仇兵未舉黨孽未深及早收拾猶不失為善策而過此則兵連禍結騎虎之勢俱不得下恐更有難於着手者此不可不熟計也佇切佇切

答友人

春初承翰教語及疆事謂人言東夷先年出沒無恒自李寧遠剿殺始得寧靜又人言分疆起人寧遠與舊撫未必無見欲僕細加斟酌而更以結局慘慘為僕憂其後長讀反屬深心雅愛遂於滿楮感何可言

獨勘疏未覆不便裁報今其疏已下而後敢一布其愚僕生長南陲不識夷情第考按國初臣書東朔置衛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別其種類以間之使之入自為雄而不使之勢統於一者何也夷漢合則強分則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諸夷若主兀堂王果阿台輩管分矣而合之則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則自李寧遠始何則正統間海建勾比虜也先為患卒被奪其勅書失貢市利不能過活乞哀守臣復請補給或十數道三五道各自入貢勢莫能相一也自寧遠為險山寨將以至總兵誘此間彼誘彼則此專以掩殺為事諸部或絕或散而是時奴酋之祖曰教場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塔也其襲阿台也寧遠是使誘之已而城下併殺其父祖而奴酋請死寧遠顧思各家勅書無所屬悉以與奴酋且請為龍虎將軍以寵之于是奴酋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各家故地遺民歸於一統而建州之勢合矣自建州之勢合而奴酋始強自五百道之貢賞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遠交近攻兼併南關及八諸部而海邊島

卷一

六

龍江之勢又合矣自諸部之勢合而奴酋始敢與我爭地要盟寧遠恐其報祖父誓計亦不得不與於苟順以俾旦夕之無事而付之無可奈何矣噫數言之間死也羣衆之卵可一指拍也孰生其禍而長其爪距縱其飛揚而成其跋扈事遠不備而辭其過也祖宗朝方分之以樹相親之形而寧遠願合之以成相一之勢相疑則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則縱夷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隱憂亦寧遠難了之前件而人言願者彼所謂以告者過也至於分

卷一

七

疆趕人之說詳在履覽中矣請再商以數言分之起之於爭界未定之先則可分之起之於何繼祖等立石定界之後則不可分之起之爲地方杜患則可分之起之爲自家圖陞陞則不可况橫江一帶由成化中劉忠宣之說其朝鮮貢道也由嘉靖中李直指之說其遼人羣人共棄之地也何必分何必起而舊籍鶴關地則又載在遼誌而不待言者此又疆事之定論也若乃原始要終而憂其結局之難則誠有如白愿之深者矣曩僕至邊時見一帶崇山峻嶺阻深曠

遼曾私語同行者以此地難種難守正使曾以遷我亦屬無用况已得之物有必不肯吐者而徒令反側子借此爲黨端亦屬憂之雖然在勘言勘清界明法吾事也吾亦無落吾事而已而此外又安能以趁賭也哉自勘曉後地方中謂其大核太盡不便歸結若以僕道其難於伊等者是必不核不盡而後可也而又何以勘爲此僕之所以爲苦也然而不敢爲他人道也惟門下莫違幸甚

答李垣瞻中丞

卷一

伏承手教以數碑華當復地絕貢四事下問展讀惶報不知所對自惟小賤當時第據道理以覆碑文屏我中國宜毀也新地入我夷取之我故地入夷夷取之夷宜復也加賞原爲存地地去而當存宜革也道理如是疏不得不如是絕貢一節小疏所未及至於所云長庚懷德不得不還者當時亦曾躊躇至此只應作如是說耳不然而謂已棄之地不當復還耶則如事體何耐當懷復耶則如地方何故不得已爲是姑徐徐之說若曰曩我能自強使渠畏威懷德而不

得不選則今非畏慎之時隱然言外非謂今日便當加兵也總之緩急次第尚有深計誠如來論所云者成書數算固已預定于胷中矣漢人主教詔同後將軍後將軍力主屯田之議卒以服義今日之事蓋下力主於外廟堂議論惡得而奪之耶謬以非才庸茲勘責不直則簡書可畏直則地方大難即僕已先苦此矣何況臺下教此率復伏冀鑒原

答石副憲開道

潘陽道中得那會物故報不勝驚駭北關當東西之

卷一

九

衝自曾年少惟此會強立不憚今若此是天又起奴會一著也萬一結連率會舉表代表北關何以支吾聞那會有第金台失者謀勇為諸夷所服若是此人承理寨務人心尚有所恃但夷中兵權多出婦人不審金會平日叔嫂情分如何設或婦人無見聽其手下撥置或白會見那會無子來爭家財產庭之關一開嫌隙其敗立見為今之計須先有以穩北關之心杜奴會之謀而後可以保無虞尋思一夜了無所得今且亟遣伶仃通使齎帶書信往北關慰以彰忠願

而死者之榮使生者益知感附聽我約束仍論義叔侄叔嫂大家同心合意提防奴會不得因喪弛備又使北關之人見我之休戚相關如此必可倚以自衛而無疑貳渙散之心而奴會聞之亦將有所畏而不致動唯是宰賽今春中奴會妻無端趕去白會馬百十匹此意殊惡更不可不一消解之聞宰賽見有通夷來此求款當遣人同伊回去諭以伊與北關男舅之情唇齒之勢當為料理喪事母中奴會假道之舉自貽伊戚而或設他言以激怒之畢竟此會性直與北關不肯絕好奴會知宰會不絕北關之好終亦不敢輕觀而藩籬既固堂與自安此非為北關計所以為開原計也不日至黃龍諸嗣面商不盡

又

奴會與北關講婚借詞也我中國豈有為夷狄媒妁之理林宗彞只宜以此等道理折之如何代北關分辯據理講矣至於宰會換婚亦只應說爾與北關男之好若棄他之妻與奴會捨他之厄因而換成親事豈是親戚情義為爾宰賽計只可當此時節幫助

此關使不受奴酋欺負絕口不題親事一字此關心
中自然感激待事寧日然後講親當無不允以此宜
諭宰官便自無詞若因其挾便諭令北關許婚無論
北關不服恐宰官益輕我而奴酋益有辭於我矣奴
酋之橫爲有鎮所憤豈是一日聞已屢諭不聽若僕
諭之亦不聽所委處多容再商量以報還屬營堡缺
少馬匹擬差左都關往宣府張家口市買查開鐵馬
匹應買補七百餘匹亦當如此行之其議買之法一
如遼陽詳報可也不多及

又

承教宰賽與北關復好而建酋之勢漸孤此不得不
孤之勢也吾兩人者向所日夜愁而惟恐其不就
幸就矣惟是東性無常此後更宜設法駕馭方可保
得數年無事而我因是以脩數年之備此又前日之
本謀後日之長策也至於奴酋以後仍應好意相待
寬爲之容而密爲之備不宜因西北之款常與集
計較使狡酋得爲口實而異日苛求者且以爲關原
實遠之反是在門下熟計之耳幸託同心誼爾休戚

不得不過計如此惟省察幸甚

與徐耀玉職方

大勝堡之役當事者不認罪諉之哨探朋及偏裨殊
非事體前具題知疏後向欲查叅後見貴衙門既督
貴當事者無字不可察稟僕不能復加一辭矣杜弁
本悍驚不可使乃邊疆事一則曰松二則曰松養成
跋扈旁若無人亦當事者過也每欲更議而內外扶
之者衆優容至今直待草青馬肥寇屢臨門而始不
得不易之懊悔何及然今之人不到此地位則剛不
肯信且以爲不惜才今雖欲惜才將如此病狂之人
何而地方之受虧已多矣往者事不謀始輕啓戎端
關西虜以趁東虜之謀使得乘隙弄兵壓我邊關是
以三月內乞酌東西虜情疏有西虜之舉不可深北
關之援不可斷東虜之計不可墮之說蓋西事不結
則東謀不寢勢也上何貴衙門有復款之議而軍門
亦遣使書云插漢諸酋俱聽前門撫款後差通官往
諭虎墩兔罕及黃口吉拱兔三大酋爲還講款竊意
西事可得收拾東虜亦將弭伏而地方厚幸矣頃科

疏爲杜升護過東拉西扯破沮款事地方當事者備
備焉益無所指手足豈必使大勝堡之事再見而後
可耶且西事之該收拾不但於東虜有關係也即以
西夷論朵顏衛賴蟒諸酋未有罪於遼也今年亦疑
畏不來領賞問之則曰拱兔以遼東殺伊執勇爲我
河流口事所累若伊款未就而我先領賞伊必以兵
加我不敢不候彼款消息以爲進止是拱兔之事與
賴蟒相連爲拱兔而併携賴蟒非計也歸義諸酋惟
小反青最狡最强屢欲向寧前捕賞一分而馬道拒
之欲搶寧前而拱兔又沮之不得如意久矣自殺降
事出及會因而激怒拱兔曰叔屢沮我擒今偏殺叔
夷願以兵助叔必報若款不如死又使人挾寧前曰
拱兔款事非我主張不可得許我賞我必戍之時該
道不從而拱兔恐分已賞亦不欲其預事若不許則
拱兔之望絕必借及會之兵以犯我而且倚及會爲
重以挾我矣款成而及會索謝則拱兔之外復添一
賞款不成而連兵入犯則不惟拱兔斷及賞亦斷是
拱兔之事又與小反青相連絕拱兔而至併絕及會

非計也軍門通官論虎墩兔罕罕曰拱兔是箇好人
裏邊無故殺他夷不償他命如何回首今一面使人
傳諭如不聽我秋間自家到關口與他講處是拱兔
之事又與虜王子相連爲拱兔而惹一王子又非計
也此西事之所以當急急收拾也非獨僕一人之意
亦地方當事者之意也當事者不敢言而僕言之所
以便諸公之措手而爲地方弭禍難也天下事要在
審時度勢慎始慮終算就後日之結煞處必可如此
而我乃如此以行之然後可以有功或其始算之未
慎以至失利猶能回頭猛省直直認錯而還尋其所
爲不錯者以收之則亦不失夫桑榆之效而不然者
左回右護舍封疆大計而必從已私之爲快策斯下
矣踞揭呈覽惟門下與李老先生主持萬萬
答謝大憲守道
得來教不勝驚駭何物娛會敢以五千騎壓我邊關
賊氛亦太惡矣前僕常言其狀人輒稱爲張皇今何
如耶堂堂中國濟濟賢豪而威服勝間甘受此奴之
凌辱耻之耻之率門下視震騰之危如剝床之患激

勵各官軍晝夜訓練以防不測仍不時與開道計議以佐之召募事教承教矣

荅王霽亭制府

頃據邊報奴酋近來疑我益亟不但立柵砌牆爲自固計浪聞我兵往剿率衆來迎及至邊見無消息復詭云我來圍獵你邊上不必放砲又據開原道稟用關灰吹部夷陸續來奔皆云奴殺南關頭自十數人又欲殺吾兒忽荅其女哭救乃止今猶幽隔一室未放觀此則彼中人情動矣天下未嘗無可爲之機而

書牘

卷一

十一

患我無有以乘之一難在內外上下不得同心二難在文武將吏未盡得人三難在兵戶相持不肯處餉四難在地方糧少難支客兵五難在兵不練器不具六難在彼步兵數千人善用長鎗騰山短戟而我兵騎射無所施七難在西局未結不得專一肆力於東易云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苟無所藏動何所恃竊計今日事勢人情惟當密爲之備嚴爲之防相時乘隙而後動如未可乘姑且待之方爲得策蓋非夷無可乘之隙而我無可動之具也又想密備嚴防只是做

得自家計較若是奴終不解乘間竊發而我第止於備防護落後者似應先設一法以銷之細觀此會外雖洞囑實則虛怯當此虛怯之時誠得一能言有膽其人者論以恩威禍福責令退侵地去車價減人數堂堂正正莫作常時快僥話頭渠故慣受奉承一旦見此度必氣折尚可奪而下也如肯暫服我後何求如不肯服亦不遽絕仍與往復講折以緩其謀俟我從容整備停當一旦問不貢之罪誰曰不可而內外上下到此恐亦不得不同志一心以相濟也鄙見止

書牘

卷一

十一

是如此瑣瑣奉對統惟財照

又

奴酋之必爲遼患必當一嚴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觀秋間收夷塞路開剿迎敵諸報甚無狀若岌岌焉不可以旦夕者乃自兩月以來頗稍稍戢矣雖有開原道勾引西虜過河之報而奴酋尚未見動也遼東向來見急也不惟不急也而該道昨又以奴可羈縻之說報矣奴酋未動而我先動遼東未急而我先急揆之嚴測似尚未安承教欲徵兵討餉預爲題請軍失

張皇母寧遲悞誠爲桑土先慮當塘報初去部覲未上之時僕見近日召募因循明年新糧無著亦欲盡速秋間警報責成地方官嚴備以防其變宜論以緩其謀速處新餉以完召募之局後見部覲遂止今若只虛虛申其前說則塘報部覲已明似覺重複若欲實實徵發調遣乞討錢糧必奴會再有動息道將再急急報方好措詞反覆躊躇未知所對後遣人商之李岨老似與鄙見畧同而兩道又皆願以母動爲大今卽題不但廟堂之上要人相應卽道將以下要人肯承舉大事而不因下之所急交指于其下下且得以推却而百不與其憂此不可不熟計也願令剿討之檄已下矣僕雖屬道將秘之弗發然而奴偵聞密忽行忽止既生奴心又示我怯似亦未見其可應趁此機會爲兵符作一小結束仍如前啓遣材官能言者明以利害動之畢竟奴雖洞啗實則虛怯當不出僕所料或者因而完舊募結新局亦未可知如必不肯聽是彼終不悅我爲有詞一面往復請諭以見其心一面題請專爲進取之計亦爲未晚集族大事

行止總俟台裁非小子所敢專決也過稽悚仄
又
奴曾狡詐莫測其欲歸張其哈刺佃子以管我非一日矣自去夏以來夷使干骨里等九三數見願以退還而僕未之許也何也佃子西接險場三十里東接靈陽五十里原議孤山舊堡移置此地前冬勘驗時曾按其形勢而相度之孤山舊堡居險場靈陽中間內縮而迂而佃子對直則其弓弦度也初議移堡不爲無見及至移時却近止數里於山口之麓距佃堡二十五里名雖展而實未展也佃在兩山峽中初曉止置四墩而峽外之西三十里東五十里所去極險場發陽者皆崇山深樹向屬夷人擒獵我未嘗樹堡壘正經界也今雖以佃歸我不過峽中之二徑耳而峽外山險不爲我有雖得佃而我不能守也奴亦何愛於我不能守之地而不以書表不然奴之所欲在土地者橫江新地也孤餘里不以歸焉獨願地也十餘里不以歸而歸以一峽此其情可知也此向者之所以不許也前月干骨里等復持印文來送僕以備

江鴉鵲關地及應革實事體詰之而夷使與通使皆云撫鎮道衙門從無宣諭及此輩退地革實二節皆地方中所諱而不敢明言者僕恐含糊誤事且欲一覘奴情遂稟書諭帖以窮之而奴果錯愕不知所應但先遣通使回云茲事大待長子烏龍江回日同衆頭目議妥方敢回復仍索通使以去而未報也竊惟此奴素驕悍近聞西兵陸續渡遼計不無恐怖而又有內潰之憂今之退地減夷若曰吾且以此緩我目前而圖逞於一日耳地雖退而裏邊不能守猶吾地也夷雖減而額賞固自在猶吾利也於吾未嘗有絲毫損也此奴之情也何罪之認何誠之輸而遽以塘報縱使認罪輸誠成一片段而鷹雖化鳩眼猶可憎尤未可以遽信者大氏奴自去夏以前務爲虛囑以恐我去秋以後變爲卑屈以緩我恐我者以我爲易與其備我猶踈而其禍猶顯而小緩我者以我爲不容其備我愈急而其禍愈深而大此籌款者不可不知也若徒以其退地減夷繆爲恭順姑諱此而完前局也遂自說云奴已受我羈縻而康之若晏然安

之若無事不益深奴計以自誤而卒誤封疆之甚耶僕愚聞無識何知夷情承明問不敢不以臆對惟詳察而熟計之

又

前書曾將奴酋以張其哈刺佃子嘗我之情及諭帖親奴情節一一附呈台覽矣頃奉諭劄又以會願納地自贖爲非誑者豈前啓尚未至耶自諭帖去後奴酋無以應徘徊半月但云橫江地方向來不曾說起鴉鵲關地方祖輩是我夷人居住今若具文回復恐有違錯止遣干骨利等撫順關上口稟不敢使來親自回話此其不肯全還地土而僅以一峽嘗我之意可具見也奴酋之情既是如此愚意亦且緩之示以不甚要緊之意計此會恐我問罪之師又恐失我賞賚之利必再引起貢求我我則索還前地不聽則置之而會再求我又索之不聽則又置之惟只日除戎餉器簡將厲兵壯我聲勢以陰動其懼心而外仍款款細細理諭勢禁待之以好意而不過激以致突發於一旦則此會終畏我不敢先動又戀我貢

費與易費參和之利勢必計窮情急而不得不以地全還於我必如此而後東方之局乃可結耳永示諭帖一道恩威福禍徹始徹終當使此會見之毛骨俱聳卽僕初議遣人往諭亦以爲決當如此及近觀奴意未必遽肯聽服卽宜諭仍應付與撫鎮去做必不得已而後以此到底之法出之方爲妥帖蓋明公而上更無宣諭之人宜諭不從而外只有討剿一着以此躊躇旬日暫留葉時新不敢輕遣俟與該道再酌而奉報焉先此率復併謝來教不盡

書牘

卷一

二十二

又

建夷事承以三說見教細細參詳皆有一段思想至於區處之法皆一無與焉重封疆者曰因舊乞款早爲結局專備西虜阻之恐激他變此說誠是但其所謂乞款者亦須成個片段夫責會送還南關吾見忽若此事誠難但使橫江鴉鴨關地盡以還我原議張其哈刺佃子北抵縣場三十里南抵駿陽北山五十里一帶山險盡踏與我使我事體稍有着落中國稍成體面誰好與會爲事不肯結局今嘗我以一山

缺必不能守之地而便謂其乞款便欲其結局卽目前苟免他變而將來益啓戎心此重封疆者他日之憂也度虜情者曰狡會反覆變詐其來已久一旦化爲繞指其誠其僞尚未可知不宜輕信此說又是但夷性犬羊難保其誠而不僞亦顧其在我者何如耳我無以懾之雖誠何益我有以攝之雖僞何妨曾陽爲繞指陰故驚驚始終只是一會只是一僞而看者自異之今不度其僞而遽欲苟且結局固鮮慮矣知其僞也而責之太急拒之太過不自顧其在我者之

書牘

卷一

二十二

如何此又度虜情者他日之憂也若舉數年累疏必烈之夷倏報求款使聖心疑從前章奏皆屬張皇後來封疆有事繁置不信誠有如重化原之說者初見塘報時輒已頗足歎亟按張其哈刺佃子地圖欲具一疏以挾校會之情破二三之說而解九重之疑顧已削而後中止恐於報者不便耳看來封疆事大似終不可無說至於區處大槩日前回啓已略及之總之今日之規模要做得寬寬大大以潛消其不肖之心今日之武備要做得整整壯壯以陰動其畏

懼之意畢竟此會圖我之心不勝其怯我之心山州之利不勝其貢賞易市之利而其勢終亦不能出之于我卽終不悛而是時吾力已厚自有問罪之師在又何必眼前汲汲於結局之早近庸情之誠僞爲哉率爾奉復不審當否統惟高明財酌

又

初過遼河聞有剿虜勦會之說心知明公慎重此舉然不知檄語何說心地方官奉行不善至於債事故此率爾冒責不知其可及承人教併別稿及覆讀之

書牘

卷一

二十三

諄諄以修城堡練兵馬備火器明烽堠謹偵探嚴收斂爲言而其大旨則只在外姑籠絡內專修備以爲主此其執言之正運籌之密精詳周到尤非膚淺所能識而始自愧夫管窺蠡測之果不足以仰度淵慮於萬一也大氏今日之事處敵弱而驕語犁庭誠難掩衆虜趕達馬以快一時而遺未禍又不可惟第如台檄所申飭者設誠而致行之俾在我無隙可乘而後斷賞也可不斷也可搗巢也可不搗也可來則拒而去勿追自亦足爲勝算獨恐明公雖如此行地方

書牘

卷一

二十四

不如此應徒以依准數字塘塞而絲毫實事之未做欲張威而威不足畏欲示惠而惠不足懷豈惟巢不敢搗而賞又焉可輕言斷乎故以愚策之先脩備而後斷賞搗巢是謂全得一面脩備一面斷賞搗巢是謂得失半不脩備而遽斷賞搗巢是謂全負及以愚策之將來之事必出於全負只如臺下總督遼鎮幾時矣朝夕經理區畫而見之施行者幾檄矣地方官所呈詳驗聽成於左右者幾事矣而試觀其廢壞之狀城堡如故兵馬如故火器如故烽堠偵探收斂皆如故何曾實做一件以副白望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昨也此以知其將來必出於全負也至於拱免款事以道理論之未有曾已鑽力說督而不許其款者以事勢論之未有收拾到此地位而可容再壞者以一方論之未有寧前義州正安一帶俱款獨夾錦州於中而不款者以一事論之未有遺下額賞寧前已給之而錦州可不給者此等事體明白易見而該道獨不然何也至云及會垂涎主青及青援例告爭補此等款以激反會之忿啓講大賞之漸尤非通論大

拱會未領之額賞與友青何預拱會遺下之牛馬與諸會何預友會之忿與不忿青會之爭與不爭大賞之講與不講與寧前何預台檄行查業已見其肺肝不審回詳何以置對且諸會原無講大賞者而先爲此說以倡之異日不講則必自該道之言始卽不欲分人之罪而已寧脫然無恙耶則亦弗思焉耳矣河西諸虜小友青最强而役獨李懷忠有以撫馭之去年助拱會犯搶長嶺一帶今年又以二千衆聚虹螺山邈外聲言挾搶時寧道告急而懷忠又以科言故閉門稱病僕呼其中軍責之以大義懼之以危禍付之以寧前擔子而又以好言獎慰之懷忠乃始恐懼感泣差人宣諭友會回巢而寧前途得免于侵擾之患愚觀懷忠效忠兩兄弟一長於撫一長於戰手下各有家養健兒數百名數獲首功爲諸虜所憚今遼將而人人如此亦可矣乃當事者既顧人之力以安地方又不爲人作主而愛護之以安其位抑獨何歟至於楊暉不惟不愛護之而已又從而文致構害之嗟夫城堡兵馬等項事事不備事事不修致

卷一

三十五

我武德不兢不得不姑用龍絡之計而僅一善爲籠絡者又途人而冠簪之以至於憂愁窘辱之極然則壞封疆者獨武弁之過哉承台教似深知兩弁而爲之憐惜者故此不憚瑣瑣併謝大教之辱伏楮磨馳

答高僉憲開道

承教宰騫煖免及二十四營撫賞俱將停帖謂數十年來撫賞未有如此容易以爲僕修邊增兵所致則僕何敢貪天功惶惶愧愧然竊因是而自嘆自悲已復自慰而不勝其感激也往者撫鎮失圖誘殺事敗致宰騫有前秋之犯時去殺熊鎗事未遠也革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當是時當事者誰肯道一撫字有不知自家淺深而空爲國家裝門面者則曰剿之無赦僕心知其不能也有知其淺深而陽爲自家裝門面者則舍其欲撫本情而亦曰剿之無赦僕心惡其不誠也以此查叅疏未附以情法機勢四說爲收拾張本而斷之以兩言曰待漢法不得不嚴不嚴如捕則遼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寬宰騫則東西糾合益堅而貽遼

書牘

卷一

三十六

境以深憂夫豈不恨此會之橫途必剪滅此而後朝食而顧蹈此怯懦無能之迹哉誠知吾之兵力不足以制果死命又其時奴宰之交正合北關之勢正孤急之將益合東奴併北關以圖我異日仇深禍結流毒生靈喪盡 國家與自家門面不暇顧而終亦不出於款之一着則不如趁其送還掠人稍爲我存一體面而遂收拾之所以力爲前道主張決然行之而不悔者此也假令維時亦作笑推欺人之語大請伐以彰 國威豈不足傳直指風力且直指主言

書牘

卷一

二十七

方諸公主行徒交其責於他人或成或敗而已不與其憂又何憚不爲而卒不敢好一已之虛名以遺國家之實禍然而愚已甚矣無干之身強與人事當其事者顧門面而僕反不知顧當其事者推檐子而僕反不知推試看今日宦途何從得此癡漢不但人咲僕僕行自咲也至於欲結駭降之局收拾拱會衆人媚虜之謂而終愚不悞則不但自咲又自悲矣獨伏門下同心共濟了當前事粗貽地方一日之安而不至以鮮終遺日後之譏此則藉以自慰而不勝其感

激者也人亦有言飲水冷暖惟自家知之邇左今日兵力與今日虜勢我輩自知甚明橫行絕幕臨瀚海而封狼胥既難望於我兵我將而其搗襲掩取誇一時之僞功種無窮之慘禍似又不可再誤計惟崇垣深塹以固我外併屯置堡以清我內除戎飭器以壯我威保民務農以培我本信賞罰簡文法以勵我氣而外仍用此款法以羈縻之但今款一年而我得脩一年之備歲費不過數千兩而我得保全千百人之性命此僕雖自咲自悲而猶甘爲愚而不變者其本

書牘

卷一

二八

圖原爲如此竊意取虜之法亦不能有出於此而終守其前說也款之殘局於此爲善終款之本圖於此爲善始大豪傑作用異恒知不待區區贊祝矣

與葉相公

善馭戎者不在一時之順逆而在其制之之術苟我無以制之第見一時之順以爲輪誠而粗之以爲不足慮他日未有不受其禍者我 國家久苦海運進貢人多費繁然終不能一減今貢夷十減其二又歲省驛遞車價數萬金雖地未全退而亦以一山峽與

我回面奴會之所以就我約束者亦可矣願嘗靜而思其所以至此者有虞於我而然乎抑別有虞者姑以紓目前之急而然乎如其別有所虞而不出於我將來別虞去而更以全力向於不足虞之我正恐東方之憂方大耳夫奴會之所虞者何也北關其世仇南關灰以諸部其腹心之仇也前年奴會賄誘宰賽共併北關弼急遣問之宰賽遂歸所奪北關馬匹復甥舅之好北關會長白羊骨金台失各遣其婦來謝弼厚遇之而探以虛實其中軍代會婦應曰我畏奴

書

卷一

三九

步奴畏我騎原自均敵只緣奴誘占南關灰以諸部又誘宰賽來搶而烏龍一帶江夷向皆由我北關買賣於開原者又被奴以利誘去唆令搶我四顧皆敵不能不懼今蒙勸和宰賽若再稍以恩信招致江夷我北關請悉兩寨之兵奪奴後山牽令北救而天兵從南直搗其巢可一鼓擒也弼心然其說而依違聽之自是北關之氣始振而奴會北併之謀始寢若南關灰以諸部常有擁故主恢復之意願力不能耳前秋見我召軍買馬西兵四集遂謀叛去事覺誅其頭

自三十餘人餘皆陸續來奔而是時拱兔宰賽俱受款西邊無釁又乖奴會漁人之謀以此恐我兵一動而南北俱起腹背皆潰不得不聽我喊夷革價以緩我一時而徐圖再逞此奴會之情也得其情而因以制之厚撫北關以掣其肩背襲西虜以伐其羽翼招致江夷以散其手足寵厚南關灰以諸降夷召集遺衆以潰其腹心將我不煩指麾而奴會且承駭服顧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此制之之術也三年以來爲此一事日夜籌算至熟以此人言北關不肯

書

卷一

三十一

忘仰逞之仇而弼必厚之人言宰賽當剿而弼必撫之人言拱兔不可款而弼必復之雖屢蒙人誦而不恤凡此非爲北關拱兔計也爲奴會計也茲幸制伏有緒矣獨地方議論尚不歸一顧疎北關親奴會甚有謂奴會不及江南一富家從前悖狀皆我一二武弁所誣而爲之去其忌者豺狼難親烽臺有毒弼竊爲封疆他日憂之所以小晚復有以奴會所算還算奴會之說久病求歸猶復沾沾及此亦一念不敢忘地方之意也伏惟相公裁酌

與李霖寰本兵

遂中夷情視它邊爲難而建夷視它夷尤難初弼入
遼時宰賽以誘殺北關拱兔以復仇西犯而奴會遂
乘時弄兵靖安撫順間亦岌岌矣作謾語者曰必勦
終題一羈縻字便詆爲媚虜而不知結禍於西乘敵
於東此正奴會漁人之計也法自不得不收拾西北
弭其嚮隙而後可以制伏其東故款拱兔收宰賽撫
北關皆所以爲奴會計也百餘年不能一減之貢夷
數萬金不能一革之車價一旦帖耳奉我約束奴會

卷一

三

何以遽至於此召買徵調日討軍實已足奪其氣而
又樹其仇伐其交潰其心腹彼左右顧而疑其背背
肘腋之間有不測之變不得不以此緩目前之急勢
也今貢事分數完結到此過望矣獨有疆事在中打
攪張其哈刺佃子一山溝耳虜以愚我我復自愚遂
以改堡塘報長定之後借東隅以蓋桑榆非其情也
何可據了疆局而索之過急又生夷心卽不得不以
緩之之法頓之而議者遂有不果不許之疑不知揆
之本懷亦不願其如此只緣 國體所在不敢置之

不問而其實此地不可種又不可守卽令奴會拱手
送還我亦無移堡百里外以就界之理正復何用况
自祭疆事以來邊鄙驚皇河渭不寧實爲東方禍端
若如計議姑置此而先結貢局以安夷心亦目前一
權便宜也小疏畧引其端以候裁酌而其所重尤在
以奴會所筭還筭奴會一段蓋三年以來日夜計慮
所以制伏此會就我緜緜而不敢逞者全賴此法而
近議頗不謂然萬一北關疎而仇敵解東西合而羽
翼衆內外固而肘腋安他日之奴寧可復制此弼之
所深憂也純惟裁教幸甚

卷一

三

答楊滄嶼中丞

建會貢事去秋批開道詳後數日守道適來見言奴
決無退地意貢如之何僕以誠告云貢事斷不可以
地故阻但地事既經一番大議豈一佃子可能結局
細想此地已入奴手欲以口舌責還誠難而終聽其
自據亦不可必不得已與其使奴自據而示以輕我
之意不如及此遄罪未顯尚可包護之時因其進貢
獎其款誠而用 宜廟之所以待建會之先者待之

以收其權於我稍爲妥耳先遼中經畧馬忠肅叙東
夷大略言建州女直原以招降屢開原後叛入毛憐
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守臣遂請以建州老
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建
東州初止一衛後復添一衛云云今東邊尚有東州
堡名是建地亦昔地也 宣廟爲東方計尚不難捐
以處旅降旅叛之夷矧奴酋爲其後裔未失朝貢卽
明以賞之名正言順亦無不可此不但以地而阻
貢而且因貢而完地業與守道備述之誠欲俟其詳

主册

卷一

三十三

至題破此意一了俱了而兩道詳久未報以致今春
科中復有說前小疏雖就渠姑置此而先許起貢之
議以立論而完貢事而疆事尚存垂其初謀矣然在
今日速許起貢安其反側而相機密圖其所爲奇者
以牽制之乘時亟圖其所爲正者以震疊之使在我
常處不可犯之形而在彼常懷不敢肆之意此又馭
奴之本計而地之退與不退且可勿論也若乃邊臣
所難更不在夷狄而在中國之人大疏遊人險土
一段有以待之矣從此議論安靜而東方亦安靜矣

敬謝大教之辱憑願欣感不盡

與趙太室納言

賦款五則

頃小疏申明款議非好與主戰者左緣在地方中身
親目擊見得今日之區處與他日之結局似皆不能
有出乎此而不得不一言之以爲封疆計也承教僕
孤身萬里不必與人講氣伊欲主戰且聽之戰俟其
不效說亦未晚非翁丈骨肉之愛休戚相關之極何
以有此刻骨之感殆難言喻唯是待其戰之不效而
後說之鄙言雖驗而地方愈受虧此衷似有不能安
者往杜并奉搗巢之檄以搗吾壘殺降冒捷而其戰
固已不效矣一敗於中後再敗於錦昌三敗於大勝
鵲城殞衆殺略無算而其戰又已不效矣戰者見不
效而後拚死求去主戰者俟其去而復嚙口言戰意
亦不在戰也保杜并之僞捷以見已前日主張之不
差也杜預曰朝臣言利害之情亦不能得直是耻其
前言故守之耳此主戰者之謂也若乃遼之今日朋
黨有萬萬不能戰者遼軍故皆祖朶而絕者十六雖
有存者孤丁獨口既弱不能自振而富有力者又以

書讀

卷一

三十四

賄脫去倩他人及族中衰癯者應典而此外則四方
老弱流落之人頂名食糧苟活性命者耳其根原之
不濟已如此額軍月餉四錢歲止四箇月既以各色
科斂盡而關支本色復無一粒實惠貧軍不遇則死
間有幫丁者糊口尚難那得餘錢治辦什物計一營
能有好弓幾張好箭幾枝好刀幾口殺得人者雖有
年例局造不過一塊頑鐵又只朽放諸庫誰曾依時
查給其器械之不濟又如此軍士從來未見操練無
論坐作進退方法卽一營而能披甲上馬者有幾焉

書牘

卷一

三五

上能開弓者有幾能提刀者有幾能點著火藥者有
幾指東射西向左打右每下教場備諸醜態其本事
之不濟又如此遼軍數十年來何曾堂堂正正與虜
鏖戰大抵躲與走兩策而已未有見虜而能站立得
住者今年看遼前隊執事者望見遼外哨探降夷以
爲虜也忽驚跑而相撞墜馬者十餘人第顧道將大
笑無不惶恐者其膽氣之不濟又如此遼將有三長
曰貪日欺日懦而至於能整頓士馬者幾人算計達
虜者幾人夙經戰陣者幾人虜未來而鬼鬼已飛軍

未跑而坐轟先動其將領之不濟又如此而遼虜之
衆且強則復如彼如之何其能戰也語曰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第不忍棄吾民也所以亟亟要將西事
收拾一則留住見在軍民免再罹於鋒鏑以重吾之
寡弱一則護住 國家門面免再露出敗象以長虜
之驕橫而因以乘暇脩備大治戰守之具以圖伸於
一日此則第之本謀也視主戰者之數戰數敗而卒
至於不能戰者果何如哉乃不深思而動加人以媚
虜之名則更不達於事情之甚矣宣大之款也歲費

書牘

卷一

三六

數十萬金薊門半之以遼遼之遠與遼虜之衆且強
倍於他鎮而歲計廣寧開原寧前三處撫賞不過四
萬金而止矣而苟可以爲兩河億萬生靈博一日之
安此亦仁人君子之所喜爲而樂就之者乃以爲媚
耶以此而爲媚也與其爲殺降陷堡之戰吾寧媚猶
丈以爲如何別來久矣暗想爲勞聊寄此以當一夜
抵掌併謝來愛知不厭其縷縷也

荅麻西泉總戎

今談遼事者大都不出戰守款三說至以三說貼定

地方審定情勢而求一當之策以保萬全之圖是固未易言也遑自三岔河隔爲兩斷東西各三面隣重卽藩籬之夷三衛海建諸酋已不勝橫矣而察罕又以元裔引弓十數萬虎踞其間尤難與之爭鋒今之所謂戰者不過偷勦奴夷虜而已能堂堂正正與虜王虎咆兔罕之衆一遇乎無論虎咆兔能與其部落黃台吉反青拱兔輩一遇乎又無論察罕能與三衛之賴蟒抄花宰煖輩一遇乎僕有以知其不能也况狐群狗黨根連蔓結挑一枝而各枝動挑部落而

書牘

卷一

三十七

虜王動挑三衛而勾引察罕亦動動河東而河西不能救動寧前而廣寧不能救卽動錦義而鎮兵不及救一着輕投滿盤俱亂誠有如輪教以主戰爲不量者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守而邊長二千餘里在在可入而何處是守無邊牆無堅堡而何險是守墩軍盡累及堡軍堡軍盡累及管軍而何人是守則其勢又不得不出於款而虜又欺我之不能戰與守也而陽順之而陰逆之而此賞之而彼槍之款又焉足圖哉然當此戎馬擾攘中而欲討一閑暇日子以脩我戰

守之備則舍款之外又無別法深計者思有以維款之窮曰非戰不足以固款信有見矣顧以愚見細參之所謂以戰固款者若只勦奴夷虜而止則未足示威先已挑釁其何款之固若欲堂堂正正與大虜一戰而服之使之不得不歸命於我則以今日之兵當今日之虜勢又有所不能此非謂戰之不足以固款也正唯今日戰不成戰搗於外爲偷爲竊堵於內爲野爲浪而不敢與大虜遇也乃若僕之所謂戰者則不然深吾壕高吾牆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

書牘

卷一

三十八

適中建堡環築牆壕以收保吾人於內而又大造火器戰車以爲堵截之備凡零竊鵬搶當日出入之賊必憚而不敢入卽入而吾人早已入堡吾本路之力已足以禦之此與小虜戰之法也卽大虜數萬入犯其填吾壕窺吾牆必就閑時候其攻吾屯堡屯民執械登陴必能爲我堅守一二日以待各路官兵之至至亦勿與浪戰但以火器戰車結一方城檣之而前直衝其老營如其過夜則大砲迭擊之使黑地自亂彼欲掠而吾野已清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

我火砲又存割不住不奔何待因其奔動而乘之不勝何待此與大虜戰之法也戰小虜既如彼戰大虜又如此虜知入無所得且受挫焉而其氣自沮其欲自殺不款何待此以戰固款之法也此以守爲戰先爲不可勝以待虜之可勝而不爲偷爲竊爲野爲浪以僥倖一旦者也老將軍得無以爲謬乎日來邊報小友青等結聚于長嶺秋花父子窺伺於遼河此輩固皆受賞於廣寧者款此犯彼犬羊無厭誠願得兩酋之首而殪之以悞瓊裘之膽伸中國之威而翰

卷一

三九

則適至欲要擒搗以示逾則勦之之法甚得以戰固狀上策誠使偵探得實的係小友青秋花等大衆所在決不可當吾世而失此賊若乃鼠竊狗偷奴夷夢虜之輩此不足以膏大元戎之斧鉞者而又奚事哉僕書生行惟知磨墨甜筆作燕然銘頌功績何敢預軍事相機進止是在老將軍矣率爾奉復併所欲言不任瑣瑣爲愧

與楊滄嶼中丞

僕嘗讀漢書光武時諸將請出塞擊胡帝手詔黃石

公記報曰北狄尚疆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未嘗不掩卷而嘆明主之能重人也雖以中國之時直匈奴百年之運而不肯遠動於方外遼人之盡於搗巢也四十年於此矣捐數十壯士之命易一胡兒首而猶益以男女百焉不惜益以廬舍生畜糧石器物千焉不惜遼之所以無人也搗巢之遺也此前事之不可悔者矣今遼人在虜中不下十數萬業已長子孫一去不復返僅僅殺掠不盡之遺而王

卷一

四一

戰者又欲戕之鋒鏑驅之虜庭何也昔宋室受金遼侵陵棄中原陵寢宮闕之地南棲一隅法當效死一戰以恢復之而卒於不戰故謂之爲款所誤我國一統寰區幅幘萬里固如金甌虜雖數盜邊然無大志不過利我子女布帛非有金遼侵陵宋室不可已之役也但使脩塞障飭險固而守禦之使寇我不得來則拒去勿追而羈縻之使仇我不得降不釋備叛不勞師如是焉止矣何必咬定一戰字以遼人僥倖且嚮者搗巢時豈不以犁庭掃穴自命願虜警轉

劇今日數萬明日十數萬又明日二三十萬報復無
休時及後開市撫賞群酋各保其所有而惟
恐失漢意遂不見有大舉如前者雖以拱免報仇而
糾合其類多不聽其所入不過三千五十而已此亦
足以明誤之在搗不在款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以此區區之愚只以保人爲主保人之法只以內
實外固爲主而欲覓一暇以完我內外之備只以羈
縻爲主誠卒屯守如鄙言有人有土有財有用遑何
詎不可爲獨惜地方之下苟且博弄莫肯打破常套

書牘

卷一

四十一

而廟堂之上好調停兩可而訖無堅確一定之議不
能不爲此子遺憂其所終耳精衛之勞日拙狗馬之
病日沉入山決矣何更問人家安懷事聊存此一段
議論以備同心之採擇而實不自知其曉曉也小疏
呈覽伏惟裁教

又

陸宜公有言中國盛衰異勢夷狄強弱異時事機利
害異情措置安危異便胡可執一故疆利用戰弱利
用守疆弱均則和僕嘗謂之以爲至言及細細推求

以爲強當用戰而漢以武耗隋以煬亡以爲強弱均
當和而唐以親辱宋以繒削此其說尚屬偏拘非合
論也三復來諭今日邊防惟在得其人因其時而不
必拘定於戰款搗之一說又云惟守可以兼之於戰
蓋之矣昔周家盛時不廢掌固司險之備而其命將
率伐獫狁不曰城彼朔方則曰至於太原夫得人如
南仲吉甫矣而終止於薄伐止於城守小疏大氏不
出此意蓋脩守以備戰非特款而廢戰也特其平日
持論主於境內戰而不於境外戰明與大虜戰而不
暗與柔夷戰以不得已心戰而不以生事心戰無戰
名無戰功異乎今之所謂戰者而脩卻者遂從而祇
之曰諱戰曰噤口不敢道戰字而其實於僕有所未
盡也至於追數四十年來邊情全斥搗巢之無益不
無矯枉過直而感激有由來矣寧遠初鎮自隆慶四
年至萬曆十九年獲首虜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八級
豈曰不多除各路境內境外不論外本鎮下實該一
萬三千五百四十二級內境外一萬三千三十七級
境內五百五級境外東夷八千三百四十四級西夷

書牘

卷一

四十二

四千六百九十三級是以西視東僅三之一而以內
視外僅三十之一也在魏二十一年不爲不久矣千
百之虜月數至數萬十數萬之虜歲數至不爲不類
矣塗人之肝枯人之骨孤人之子寡人之婦汚人之
兒女毀人之屯塞廬舍而卷人之牛馬生畜糧石財
物以去不爲不慘矣是尚未可以戰與而境內之級
殆止此此僕之所惑也夫所貴於搗巢者謂其犁庭
掃穴喋血萬里塞翁候之旗斬郅支之首組繫關氏
太子名王以下以明犯漢者必誅不敢再窺邊而我
因是以得數世之安故足術也若第劫隣邊住夷以
挑虜虜至又不一戰而徒以吾男女予虜反出於金
縢予虜者之下此僕之所以斥其無益也假令如來
諭能數道出塞耀其威靈使幕南無王庭如漢武時
事又奚斥且夫有武帝之數道出塞耀其威靈而後
後世得享其逸有高文之結好安民天下富饒而後
武帝得騁其志迨後士馬物故海內虛耗棄遼陽北
九百里終不復能師而武已僊矣宋祖以契丹方盛
未可伐置北漢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獲擇將帥積

卷一

四三

四三

封椿以待其累及太宗北伐屢出屢敗兩河騷然川
淮震動繼遷西跳而契丹復時時深入一時將相士
大夫益瞻落憚於兵而卒以金縢終其世爲一代基
禍酸衰之主我國家驅逐胡元還復中夏齊威三
駕貽安萬年而至其論將吏垂祖訓第曰無深入
窮穴日時謹備之耳弘治中議出塞劉忠宣以爲不
可孝廟曰未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同於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
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
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由斯以
談出塞之事前人之所重行也嘉靖自庚子以來俺
虜窺關隴圍太原陷石濕掠遼薊蹂躪雲谷直薄都城
世廟赫然欲代之勢未能北幸就羈縻而我始得葺
險隘存子遺省徵調度支息肩四十餘年而兵馬一
無可用者此邊更不能用款之過非款之過也猶幸
城堡見存人民尚在卽今得人收拾猶可旋整旋戰
假令當年智不出此而使此虜終其兇德聽趙全之
逆謀塞馬門侵上谷還告庸朵顏居雲中而全據太

卷一

四四

四四

原效石晉故事今日能復有宜大否來諭云知者親
未形寧不願遼之爲宜大僕亦云愚者按往事寧不
願遼爲未封貢時之宜大但爲宜大之羈縻而不爲
宜大之玩倡設險積儲練兵選將大脩戰守立於不
敗而後因其侵軼一戰以殄之斯亦足以壯元老之
猷而稱朔方太原之師已又焉用揭耶封疆之事大
利大害誠願求一當不敢避往復之嫌敢因來諭之
所及而再商之且以見僕非恃款廢戰而特不能無
疑於揭之之說也惟矜其狂瞽而進教之

書牘

卷一

四十五

荅麻西泉總戎

日者瀋陽之役道路喧傳似不止於所報聞之寒心
去春在遼陽時主客官兵一時雲集矯首跳足只欲
出牆一圖僥倖而僕輒不聽雖老將軍曾以爲言而
亦未敢從命正慮其有今日耳今春東西之間殺夷
趕馬致虜紛紛有詞良用深愁而竟若此矣計籌傳
失果孰爲多夫夷狄天驕從古難治不獨在今日也
但今在我收拾完固而又設機權以駕馭之隱隱然
善護其虎豹在山之勢而使彼無所以窺其短長

爲得策不然而輕相招惹以至於斯戰未有不見其
短者僕自戊申秋目擊以來開原誘宰賽而慶雲之
短見寧前殺熟夷而大勝之短見亡何長定之短又
見而今又見短矣一短見而中國喪一氣一虜勝
而諸虜長一驕氣喪則不可爲戰驕長則不可爲款
北虜既費於區處而建夷且肆其睥睨此不可不熟
慮也昨承以會疏揭帖見教未叙戰款機宜一段其
得羈縻之法審時度勢在今日只合作如此計較在
他日亦只合作如此結果誠如近議於長勇開關一

書牘

卷一

四十六

本市寒曾首之望且令零種窮夷伐木買賣有所過
活不至怨懣其頭目爲亂而我因得以生養休息於
其間專一收拾不生外覬因敗爲功轉禍爲福則此
番一創未必不爲地方之幸但未有此番以前虜來
乞款而其權在我則當急應之以收其心既有此番
以後虜定挾款而其權在虜則當緩應之以殺其意
遲疾之間須合節奏方爲妥帖博陸者勢已輪動正
不必忙但能拿定主意把住門戶立住脇梁而因放
一遲着以觀其變縱未得其全勝或亦不至全敗今

日之事亦款市救遲之時也老將軍以為如何僕不
談地方事又矣頃聞滄老悉以款事借重料理協恭
和衷竊不勝為遼幸故復布其詳他惟裁照不宜

荅王霽宇制府

通籌五則

趙壯侯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言
兵難喻度也乃愚則謂虜情地勢誠難喻度若只止
是過眼不會過心凡何地緩何地急何地某時緩某
時急何地某時急某時緩何地僅可單防何地兼可
兩顧何地直趨何地警繞何地前出而後必居何地

書附

卷一

四二

左援而右不空此等處所都未細細籌算得到雖日
將地方將卒左更右易徒滋紛擾何益事實此遼人
獻策之謂也遼人雖生長地方所謂過眼不過心者
也今第就其策款而畧評之海州叅將議駐長靜矣
東昌備禦議駐長定矣僅一復州叅將移駐東勝掛
在海州北角一隅而迤南五十四里之邊可虛無人
乎長安之南為長定長定之南為長寧與其東昌備
禦越長寧而北駐長定長安備禦越長定而南駐長
寧也何不東昌駐長寧長安駐長定之為便乎遼陽

副將議駐長安矣則初六日賊從長勇堡北入犯平
汝貴朱萬良等兵正在長安設防何以不能浮渡代
子河徑從北趨而必繞赴遼陽城北四五十里而後
可往乎假使是日副將亦駐長安不遲快迫剿乎新
立車營議駐長勝矣則初六日之犯遊擊郎名忠正
領左翼營戰兵七百名駐防長勇長勝間何不能邀
賊前扼賊後而與之遇乎則何如駐兵武靖營之為
便乎即此數款已不無遺策之甚而其他之移駐者
可不言而喻也以愚策之東昌備禦仍備東昌海州
叅將仍守海州似皆不必移駐他所長勇長勝長安
長寧長靜六堡近得新築壕牆為恃但各稍貼
步兵協助本堡軍民皆可堅守亦不必煩他兵移駐
惟當移新設車營遊擊於武靖營西防長勇長勝二
處北援瀋陽東救奉集堡等處其武靖備禦南移穆
家堡地方以防長寧長靜一帶而中協副將仍駐遼
陽城兩頭接應直西則長安長定迤南則長寧長靜
迤北則長勝長勇甚為方便且所謂諸將移駐者為
防邊堡乎為防村屯乎如防邊堡則新築壕牆足以

書附

卷一

四十八

待之矣如防村屯則移駐在邊正屬無用何也遼陽邊堡緊靠邊牆牆進深二十餘里有村屯虜衆我寡牆又薄雖有將在堡勢必不能當頭堵住使之不進假使進而分其半以堵堡半以搶屯雖有將在堡勢又不能衝出而往救即救矣又不能超出賊前而欲尾賊後則又有堵門守口之賊乘我後腹背受敵勢又不能支究且邊堡村屯兩失而俱不能救唯居中而應或直向或隅趨道路既甚便捷而虜畏我之在前我不畏虜之在後又得以相機進止於其間方

矜其愚而進教之幸甚

獨西南正南東南村屯尚多而東南尤多所謂奉集堡虜所垂涎處也假使該將移駐平虜堡偏在西北空處而賊從長營長勇之間緣橫河而趨東南則何以應之大抵瀋陽之西之北村屯俱盡百里既脫虜凱吾邊堡則邊堡重瀋陽之南以迄遼海一帶人烟湊聚而邊堡又有貼城壕塹可恃虜覲吾村屯則村屯重重在邊堡不妨移備而之邊重在村屯則當居中而四出應之此不可以一律論也軍旅之事僕未嘗學何敢哆口妄談亦以明問下及不敢不應耳惟復州參將之設東南備倭西北備虜近年倭無警虜無深入似覺其緩然而南衛地方遼闊縱橫各數百里皆山險多礦徒易嘯聚爲患復蓋參備官仍舊爲防內計海州之東勝雖稍空第移新添車營於武靖改武靖備禦于穆家堡便近東勝足與海州相望其寧前廣寧開原所屬設立俱妥似皆不必更移至於脩築屯堡數款洵爲安邊本計僕爲此心血早已費盡竟不見有做者此念已付之

東流矣其一切利弊今且不及言明公如不鄙遺
俟各道議有次第一一見示而後撥一夜之冗爲
左右縱談之如何

又

先是春初竊料大虜自長定得氣去夏間必再犯遼
陽故欲將調定脩邊軍民萬餘人先併屯堡爲家當
計已曾奉報左右後見窮把樁欄一時難辦不得已
散遣民夫還農止留邊夫軍夫兩項分脩長勇長勝
長安長定長寧長靜六堡城垣薄者厚之缺者補之

書

卷一

三十一

又每堡貼城增築子牆一道高一丈厚五尺牆外挑
壕三道深闊各丈餘壕塋如之俱火報完所以爲此
者往年遇虜警地方官不慮失民屯只愁失官堡每
堡輒貼戰兵一二百人防守力分勢寡以此主將不
敢與敵一遇今得此爲主雖虜數千騎環而攻之本
堡軍民自可堅守二三日以待救援而我之心力始
不分於邊堡我之戰兵始得合大衆而爲堵剿之計
蓋名雖脩守而實乃積兵使戰也朱萬良所領宜大
兵二百名已脩留於遼陽矣別鎮三百名見付備守

調度王總兵和丁善戰者止有五百名而廣寧大營
以新鎮到不肯配以甲馬皆空手徒步而來復下令
立買民間馬匹及調兌鎮江營甲馬器仗旬日內僅
而能完合計西兵在遼陽者近二千人盡付官兼忠
等操練合營免使臨敵散亂不一其遼陽之北六十
里爲武靖營遠耶名忠兵戍之北援瀋陽西防長勇
長勝兩堡其南六十里爲穆家堡遼陽戰兵一枝
戍之以防長寧長靜一帶而官兼忠等則居中四應
相機堵截凡一切調度不敢認已見皆與諸將商之

書

卷一

三十一

又商而復出之或不至於踈漏至於收斂一節性年
都是虛應故事且一官而收數十屯勢亦不能遍今
差官數十員每員只管三五屯而又總之以衛印
官監之以兩別駕又密令官秉忠親統內丁數百人
時時出其不意抽番各屯但有容留不入城者輕則
枷責重則全家祭付邊堡填實似此收斂頗有聲望
清野之象但惜遼陽兵素弱不堪戰西兵雖慣戰而
少恐不能當彼數萬之衆然兵力止此愚伎亦止此
更不能另生一法也瑣瑣奉復併懇詳計以保萬全

至望至望

答王振宇總戎

虜之糾合亦不易矣據各火牌報皆數萬又云烟亘五十里今僅以六七千衆入犯必有東誘西捨之情麾下返旆而西正合鄙意卽云只有此衆亦無有遽然空回之理必且結聚遶外乘年節元宵之怠再圖入犯若出其不意摘發通丁以收截擊之功亦兵家奇也遶左烽火不明如平明虜入辰時遶城傳砲已至終副將已出矣盼望海州兵午時濟陽申時可

書牘

卷一

與合營及至戌時而海州出兵之報始至間之則上午始得報問合營否則云想此時可得合營而濟陽兵則半夜始到次辰王遊擊見問之則申時得報問何以故則云遶左向有一弊彼此不接烽火恐異日遶事相累聞之不覺駭異所貴乎烽火者謂其頃刻數百里而應援可四至也似此彼此不相照管成何事體又據海州報子云只見傳砲並無一人來報安知虜搶何處尤覺可咲昔周幽王爲褒姒舉烽火爲戲而天下諸侯皆至若待人報方纔出門則當時幽王

不知得多少人去報諸侯遶將之玩如此麾下幸立

一法則速行申嚴非謂全遶一寨混傳但如賊犯某處傳號火一道某處某處傳二道三道使人望見道數便知處所仍分別大舉零竊號頭使相隣者不得混援受奔走之苦方爲妥帖又是日賊數初報五千後報一萬及細審探子大約六七千是實至未後火牌則報至二萬矣賊申時出境策應兵戌亥時始合營而假云望見我兵俱至卽時出境此又何說也我輩審料賊情全在於所報賊數多少處討箇分曉方

書牘

卷一

五十四

又

日者長定之役，備及督撫諸公，雖憲史遵例之體，不得不然而於心不安甚矣。至於麾下新至，實未親閱地形，而亦見細於例。此心更不安甚。夫地形者，審已料敵者也。用兵不諳地形，凡中間道里或迂或直，村落或稀或密，地勢或險或平，進口或遠或近，虜或從此入，或不從此入。我兵應援或得及，或不得及。我皆有所不知而欲一一懸斷，求中機宜，此必不得之數也。去臘二十八日，事虜實在不及三千騎，進以一口，出以八口，急急竄牆，被駝馬踐滑，不能上，皆前年

書牘

卷一

五十五

後擁始得過迄五鼓而出，始盡此小疏所未悉者。假如是日大兵駐防東昌，去槍所僅七十里，必獲奇捷。失此機會，良以深惜夫麾下所以留駐高平而不進東昌者，得非以要槍吳家墳子之報，掣其後耶？愚請借箸籌之。夫虜槍吳家墳子，踰外牆再踰路堤，行七八十里荒甸而始至其處，此非當日出入之賊所能辦也。必打帳在內二三日，然後可此又非二三千之賊所能辦也。必一二萬衆然後可，如以一二萬衆至，勢既倍我而氣又新銳，麾下即駐高平，決不敢以二

三千人撥頭一戰，必且避其銳擊，其情如二十一年黑山故事。則雖駐東昌亦無不可。何也？賊至吳家墳子，空路遠路堤又高，且冰結必平，棉一二時始得過度。申刻方可到而我兵自東昌趨西寧下道直赴之。申酉刻度亦可到，則勿與戰。賊見我到而又抵暮，亦必割營不敢槍夜間，選大砲及火鎗手遠逐野擊。賊必驚驚必移營，再驚再擊，賊必亂且疲而我大衆且堅卧休息，俟天明東西各路兵馬俱到可戰，則戰不可戰則相持，賊度難牆遠縱掠，有人畜重累難出。

書牘

卷一

五十六

必不捨而圖歸計而我則先分一枝勁兵伏其還路。前後夾擊，賊必失利。是駐東昌者未始不可以收吳家墳子也。况西北大虜從來未捨吳家墳子，以其遠而奸細少，路徑生又懼廣寧大兵居中截已而黑山一戰倖斬極多，尤其所忌諱者。且是年入槍者沿河東虜把鬼兒非西北虜也。時西北虜先串東虜槍吳家墳子，誘董元戎東援而已。以數萬衆直攻右屯城，故有此犯。不然即沿河東虜亦未敢於輕入也。彼固不肯舍遼海近地入牆，即得手而圖此遠無所獲處。

也竊謂吳家墳子斷無可慮時即遊擊云麾下已欲渡河東駐止因義州又報黃甸有賊二萬恐搶細河一帶故此復止愚又請得而籌之若果賊衆入搶細河村屯則無村屯可搶若專攻大清堡子頃刻可陷無論駐高平無及卽見駐鎮城亦不能越山遠救且以二萬衆止於攻一堡子而去亦庸所不屑度必順大凌河迤東南而搶開陽十三山右屯一帶計程二百餘里兩山夾道崎嶇難行必次日可到而我自東昌亦趨西寧下道遠亦不過二百餘里荒甸平坦可以馳騁度次日亦可到是駐東昌者又未始不可以應更何諸虜也而當日竟失過河一着夫豈麾下之過哉新至而未閱地形此中文武諸君又未有籌畫及此者僕故一言之以見地形之不可不知沿邊之不可不到非以往事之失而有所追求於其間也去秋嘗語李恒老巡邊周察地形以便調度時以邊中舊無巡例爲辭竊謂會典原有此例此行自不可少不然卽調遣設防軍馬應駐何所且有不得了於胃中者何況料敵昨麾下有義州之行想於西邊大

槩俱已瞭然若於款事停當三月間虜馬正弱邊警少緩之時乘空白二三岔河起歷遼瀋鐵開環東而向靖安撫順清河寬奠鎮江沿邊一帶使形勝險要一在我目中而指諸掌上不將與畫地望空而談者相去萬萬耶河水漸薄大舉或緩出塞之役再當觀審情形今第謹備之而已萬化乎兵馬何以至今不東如謂驚奴大營兵馬時去時來亦當相察似不必於過慮再過旬日代子河水解遼邊遼南稍緩惟迤北武靖長勇及瀋陽一帶不可不防似應於虎皮驛過中處所駐兵一枝西護遼邊北應瀋陽惟麾下詳計之傳烽事差官想能道之不及悉

荅麻西泉總戎

邊各堡堡中軍民多者不過四五十家少者纔二十家不足當剿寇而賞十分之一彼雖愚亦安肯舍大規小且招我之夾勦而與我爲難錦義之間反背已物故拱兔終有信行既款則不肯輕動虎敦兔罕雖虜王子而其年尚幼不能管領諸部正安近鎮城虜亦未敢輕覲而高平一望荒佃越百里而搶已曾失利之吳家墳子則又虜之所諱而不肯爲者其於防禦皆似急而實緩惟沿河諸虜秋花父子恃其驕盛結連宰煖諸營每春深草長悉聚牧馬於兩河間居

青肅

卷一

五十九

我肘腋日夜窺伺蜂起將退定有一搶然後去年年如此毫不爽期及去而歸巢甚速我即欲搗之一雪其憤不可得而比至冰結又糾合西虜以窺我遼海其難於防禦有如此故春夏則五月至五月秋冬則十月至次年元宵皆屬極險月分而大營人馬必不可不設防之時也彼中何見而有此止且雖止老將軍庸得而聽之非不知老將軍處此極難而全邊掃子首肩者雖似難隨人行止只如今日之事可曰吾曾發兵而爲彼中所止則向誰行訴語哉語曰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竊謂自茲以往如前所云月分宜遣精兵二千騎布置遼海之間期至而往期盡而還以爲常度其餘閒常月分皆秋水泛濫及草枯馬瘦之時不必調發以滋疲擾至於河西地方與鎮城聲息易接每一將官所守不過三四堡子無村屯可護第令收拾護城壕垣嚴偵遠探每堡貼本路步兵百十人火器助防自可爲我固守一二日以待鎮兵之至似不必代爲防守但明與約曰如賊至爾營堡等官不能堅守城池一晝夜以待我則惟爾之罪堅守

書牘

卷一

六十

一晝夜而我援不至則惟我之罪使人人知責任之無所逃設防之無可恃皆承肩着力以自爲謀而惟遇有警時節駐鎮兵一枝於杏山適中處所以爲寧錦各路聲援餘皆照常在鎮操練養精蓄銳以待策應必如此而後兵力不以四分五散而益寡人馬不以年累月露而日疲各路既人自爲守而無卸責之心鎮兵亦人皆可戰而有敵愾之實此又未可與河東之防法同日而道也敢因是而並及之其有當與否老將軍自有裁酌僕亦不敢自信以爲必可行抑

亦一得之愚耳惟省諒幸甚

與分守開原二道督務七則

昨允馬疏當事者似無難意而增兵疏分佈事宜亦復如議施行是則僕之所以區畫地方與當事之所以勉聽僕議者止此矣至於丁壯何以設法招募新兵何以盡得精健其責全在門下若但取充數雖再增十萬何益不但枉此一帑心神資人笑柄而近日所給新餉實乃朝廷心頭已盡之肉僕等眼中已竭之淚尤不可不念也召募法則想有成議尤望以

書牒

卷一

二二

安詳行之但若為補舊額然者勿大張皇顯然為備奴酋使此酋聞之而益生心反速其叛方為妥帖耳若乃修練見在軍馬更為眼前應急者數蓋召募萬眾未必一呼即應買馬製器繕甲編伍未能一日即辦故眼前應急無過收拾見在一著所轄軍士挑選精健幾何內弓箭手幾何火鎗手幾何馬上射打慣便者幾何戰馬廐壯者幾何缺少及羸弱者幾何衣甲器械之類堅利堪用者幾何缺少及不堪者幾何火器火藥幾何其馬除一面開西市買外一面本地

作何買補器械係是何官局造何日起工今已過幾何操練係是何日起手查照前行計日計程逐一料理併將行過事體及數目日期早示一日以慰一日之望今秋到不覺旬日而西虜會合宰賽等酋犯搶不知何處又見報矣僕熱心開管處不能以一刻寧也惟留神萬萬

與馬大叅寧道

小友青聲言犯戚家堡其中有兩意一在嚇李懷忠為渠索十箭之賞一在以戚家堡為名而引眾直趨

書牒

卷一

二二

寧前為挾款計昨已語撫鎮將大營兵馬漸漸南趨以防南犯而硬將寧前一帶擔子交付李懷忠以促其宣諭知酋意不在戚家堡也第使寧前一帶固壘嚴戰之法一周備如近行條件賊至果能為我堅守一日不患各處援兵不到此亦無妨聞近日西將麻濟邦復領健兵七百來遼若再乞一枝駐山海為外援以防前屯一帶尤為周慮僕非急於款只欲能守能戰使虜攻不得攻掠不得掠淹留委頓磨得一箇款字出來方為完計耳聞竊賊於今月十六十七

日夜進入寧遠城東深過大路虜去人畜似不止於所報而十八日夜又在丙家屯虜去閭承差等家羊百五十隻牛驢十餘隻頭屯民一二十名口復從寧遠教場甫出境連犯三夜如入無人之境則所謂巡哨者疎耶嚴耶每念及此恨不能身作哨戍終夜不寢以備此賊也惟門下更嚴督之臨楮皇皇心欲碎矣

與王振宇總戎

嘗考典籍漢唐宋以來俱無火器惟我明有之天之

詩譜

卷一

六三

所以助我國家也前輩名將以此建功者往往而是今獨置不用且用人用物皆當用敵所忌虜寔忌我火器虜寔忌我不用火器而用弓矢我則舍其所忌以資虜寔皆由上面率導無人以至於此所以然者上面功名皆不以火器得來而以鑽刺來又不以堂堂境上堵面相殺得來而以偷却來彼固曰我功名自有做手安用火器爲前小疏議同督撫圖上方略刻成書冊遍詢地方官軍人等內有製演火器一款而遼人久不習此其登答殊無詮次有謂鳥銳對

星打人極准者而或又謂其裝藥接手之難有謂九眼鎗七眼鎗預先裝藥孔多而用便者而或又謂其點火手頓之難有謂大將軍城虜等砲擊人於數百步之外者而或又謂其重累止可守城不便隨征之難諸說紛紛莫能歸一竊謂火器在人所用原非死煞物件如倭以鳥銳威制海東何不憂裝藥近在前屯見趙夢麟家丁打九眼鎗多中至六七下者何不憂手頓若以輕便戰車雜載大將軍等砲於馬步間何不可隨征說者又謂宜置一火器千總專管火器

詩譜

卷一

六四

軍士無事操演有事隨征竊謂此法縱使演成只可抵當一面一處若虜面面都來處處都來又何以應以愚計之必使營營皆用火器堡堡皆用火器隊隊皆用火器軍軍皆用火器然後可以隨虜之來我皆有以應之而不窮敢問火器之中何樣緊要該多製何樣不緊要該少製何樣可以守城何樣可以隨征一隊之中何樣幾件爲主何樣幾件爲佐何法雜以弓矢刀鎗使得長短互用彼此接濟砲車何以輕便得與馬步並驅規則何以立定使各營各堡各隊各

軍照樣操演考成何以限定使各將領千把總以下人入趨事火器不精則不准當于何處調匠製造軍人不教則不知當以何人分投教演幸不鄙遺詳詳見示以開茅塞且將藉手以對 明旨非徒以空談相潤也

天下事必先立定規格然後在已可以次第舉行在人亦可持循遵守譬如做屋者必先想定架間前後內外長短闊狹安排妥當然後命匠興工一做便成竊謂布置管伍者亦當如此古名將用兵

書牘

卷一

六二五

行有陣法止有管法行如風止如山立已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以勝人如繩椿刺馬鎗鐵稜角鐵鑽之類皆是行管必帶之物如某器居前某器次之某器又次之賊至二百步當用某器一百步當用某器五六十步當用某器咫尺堵面當用某器隅落鉤連更番迭進皆是行陣必不可不講之法今逮人不講此法只一味浪戰往往爲賊所誘遇伏衝半截則殺半截舉全軍則沒全軍戎事如何得振又譬如一家有奴僕數十人者必先量才使派

某應門某管帳某種田某買賣分遣停安然後事有條理家政不亂竊謂派演軍器者亦當如此如一將官領軍若干人除雜役外限定操演若干人分作若干隊每隊某執某器某執某器逐日分演旬日總演又復分又復總必期於慣熟而後止豈不可戰今遼將手下或二三千或一千四百五百人其實能戰者一千不得一百實用如正兵營兵雖一萬一千實計能戰者不過二三千人而止若使挑選不精則強弱相累分派不定則彼此相推軍士如何使得今書冊中練軍士利器械演火器雖分三項總是收拾管伍一事或作一款或以火器另作一款幸詳以見教往時鎮此地者專專護住一正兵營爲已利間有賢者亦只在收拾正兵營一處着精神而各營堡事務全不料理不知各營堡失事皆是自家責任此僕所以請教欲先定一規格刊成書冊分發各營路都要照此做去而後可以面面處處支持虜患也復此惓惓不知其瑣又

書牘

卷一

六二六

前使者還妄有附言不蒙督過及辱引謝雖古賢將虛受之風何以喻此愧服愧服每感麾下不以僕爲陋凡事輒相諮度以此地方事體苟有所知不敢不言前與旗鼓官面所云云恐不能記憶悉達於左右再因去使附申一二夫邊兵之弱由於營伍之虛營伍之虛由於役占之濫所從來矣頃查遼陽協營役占至五百名寬奠營三百名開原營亦三四百名訪之營管大氏如此收圍管精壯殷實者半跟隨牛放而而此外又有各匠與買賣庄頭樵採之役止餘一種老弱尪羸者以充操備伍安得不虛兵安得不弱見虜安得不縮而遇敵安得不敗且來爲此憤恨極行各道照例名額定與跟伴此外並裁裁革以克軍實獨計貴衙門爲一鎮之主寧遠公役至三千人後爲杜公所裁尚存九百餘名似乎猶多若以此意風示諸營再加裁省諸營必將曰鎮主且如此我輩何敢不遵上之所好其下必甚此不可不商量者一古人用兵雖數十人亦有正有奇遼協兵四千數百人止挑三哨一千一百人爲選鋒其餘五老哨各不及

一百人又皆數選之餘假與虜一二千騎遇選鋒立見圍裹而老哨不敢救此獨脚軍也一推而仆矣將官之怯全由於此今以所清冗閑各役悉編入隊竊意軍貴後勁前挑選鋒三哨哨各三百名爲先鋒後挑正兵五哨哨亦各三百名爲後軍先鋒得後軍壯膽則不怯虜見大兵在後亦不敢來圍待先鋒接戰少選則發後軍兩旁哨橫衝之如敵不亂則再發兩哨而我中軍一哨猶自不動以爲前軍底墊必如此方可立於不敗之地頃屬郎遊擊挑選旬日間可盡勾當若其可采便當撫鎮會行各路隨其多寡照此布置此不可不商量者二又因前事詰郎遊擊何以領左翼營兵三千人不挑選其半分四六爲前後軍而徒以六七百名爲孤注對云本營見有家丁七百餘名每名食糧一兩二錢者因其無馬止貼各堡防禦問右翼云約六七百名正兵營約五六百名聞之不覺驚嘆竊謂貼防各堡此乃月食四錢步軍之事今以無馬之故使三人爲一人之用六千人爲二十人之用歲計需費錢糧二萬兩曾不加惜而安視此

坐糜厚餉不收其用今不過曰無錢買馬耳不
歲出數萬金易買撫賞段物何以有錢又不過曰市
馬稀少而本地又無馬耳不審二十九年以前夷市
未開何以有馬關西張家口一帶非無馬者如使馬
必取給於本地而後可則段布鍋口何以必易於臨
清蘇杭也若於馬匹委難買補則此項厚餉何可終
糜此不可不商量者三鎮兵除雜流一千名外左右
翼各三千名正兵管四千名多從兩翼拔出者尤爲
精壯今兩翼經年設防於外久暴苦而正兵却多存
書牘 卷一 六十九

城兩翼不平頗有怨言且大帥居中馭外未有以小
小警而輕出者標下中軍隨大帥進止大帥一年不
出則中軍一年不出十年不出則中軍十年不出卽
遣正兵設防不過付之二三千把總之手成何紀律
舊規標下係都司職銜似應照舊設都司一員專領
傳宣及大帥內丁與門下員役而另設遊擊一員統
領正兵簡善戰者居之小警則與兩翼分防迭出大
警則隨大帥征剿方爲妥便去春改復三大營時初
到地方未想及此秋間亦曾與李岷老議及而後亦

竊此不可不商量者四項因竊賊數騎窺邊者間長
定堡官劉汝魁何以不禦對云本堡軍士除守臺及
調撥外止有七人存堡何敢出門及細查別堡兵數
大都似此但使賊以數百攻堡亦未有不立陷者失
一堡則爲陷一城池大勝堡之事何可一再見也應
速通查某堡見在軍馬若干內守臺若干夜撥若干
本營路調用若干實在存城守城者止有若干應取
回者盡數取回應貼防者早與貼防如此方不誤事
此不可不商量者五河東班軍方其往也一軍換班
書牘 卷一 七十一

閩戶幫貼軍裝馬仗之費不下二三十兩蓋不勝其
騷動矣乃前去未幾而後班復然及其歸也軍巡馬
死者十之二三典軍裝而賣馬仗者十之八九蓋不
勝其困敝矣乃今年如此而明年復然苟且因循歲
復一歲不至竭河東之軍命盡轉於溝壑河東之財
力盡枉於道途不止者假使於河西有分毫之濟徒
困諸此以益彼猶且不爲况軍未行而遷延既發而
頂替接班者愆期未至而先戍者已赴去過半也河
東將官以勁壯自固而徒揀其弱克數也今年趙甲

明乎錢乙兵將各不相識軍家所忌也河東將官曰
我何以操爲他人用河西將官曰我何以操爲原營
用而彼此相挾不訓練也去時猶在撫鎮過堂而歸
則任其陸續自回役未幾時而爲將官所賣放也奸
軍占住彼中不歸俟後班者仍以全數來換而私貼
之以放還也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故曰河西不得分
毫之用而河東則以一千人往返而失二千人之額
必須從長計議尋一經久之策方爲妥帖今河東議
者不勝苦累情願填實河西永絕禍端而軍士樂土

舊唐

卷一

七十一

難移實多不願竊意班軍每月行糧六錢及草料銀
兩視額軍四錢者半倍就彼召募亦無不可如謂六
錢尚少卽食四錢雙糧如班軍一千止募八百卽以
千軍之餉餉之度未有不應募者而吾卽可以得八
百實用則何如班軍千無一百之用也此不可不商
量者六至於壓買大馬撫夷牛隻及養廉等項無關
營伍急務者旗鼓官想能口道僕性直心熱與人忠
諒不好爲諛詞俟語况關係地方大利大害何可不
言以效同舟之誼望麾下與李祖老商確區處俾僕

見其行事而不托之空言幸甚幸甚

與麻西泉總戎

昔見錯畫禦戎之策終之以卒服習言操練也教軍
場爲此而設耳是故隊有隊所總有總所中軍有中
軍所以愚論之操軍者不宜遽指兵馬於一塊提幾
旗播幾鼓聲幾砲幾塘一衝實集而辰遂罷也先宜
分地列隊令各隊立其位下每隊擇五人善射者以
一教九隊與隊校熟矣而後合之於總總與總校熟
矣而後合之于中軍大操焉倣武場馬箭之法每隊

舊唐

卷一

七十一

豎三把令軍士穿盔甲跨弓刀馳馬而輪射之使人
與器相習馬與人相得猶未也又中分各二十五人
爲主客俱挽空弓執連鞘刀逐於一處使知矢左則
避右刀右則避左猶未也隊與隊逐而合之於總總
與總逐而合之於中軍然後分主客而大戰焉逐於
開曠之間倏而合倏而分倏而止倏而馳倏而傾壁
直驅倏而分軍邀擊當是時猶恐尺幅之地不足以
容吾士馬而礙其決驟也况肯用之爲禾黍之場乎
所以前人設立教場寬者周圍七八里五六里窄者

亦不下一二里原有深意而遂將弗知也第謂操
旗播幾鼓聲幾砲聲幾一衝便是操法虛演武廳前
數丈之箭道便足完吾操事而此外皆空閑無用之
地於是種麥焉種蔬焉種菊與豆焉而將將相傳遂
爲世產占其軍以爲種地之人占其地以妨操軍之
事而一旦馳不教之人以戰宜其披甲如負板控馬
如捉龍弦未引而矢先落刀未抽而指先傷敵未見
而虜先飛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夫如是奚而
不敗此鎮自寧遠公重來占種教場不操一軍各路

書牘

卷一

七十五

尤而效之十年於此矣僕欲輩者久之仰惟老將軍
廉能宿望度越尋常舍已從人不分彼此是以不知
忌諱備有斯查蓋不徒舉占種之敝風從此斷革亦
欲使操軍之常套併行改正而以前項之操法操之
所以教兵教將曉然於練習之政而一振其戎事也
僕書生也未聞軍旅不知前法果否可行惟老將軍
教之五日京兆猶願奉以周旋焉

約諸將

邇吏之弊無事而苟安有事而張皇所從來矣此中

虞患春秋二防並重而秋防更急目今夏盡秋來
高馬勁厲且乘我收成復圖犯搶而我則軍不成軍
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射打不成射打曾不思一
爲料理而惟高坐以待其來嗟此才遺其與幾何今
春已極慘毒而秋來若復蹉跌僕亦何顏與諸君再
見也近有謂僕者營伍疲敝已久一時整頓實難爲
力此其說固然顧以僕思之軍誠弱矣而就中精壯
者固自不乏未嘗挑選不可謂無軍也馬誠缺矣而
民間畜養者或不難尋未嘗買補不可謂無馬也器
械誠不全不堅利矣而製造各有所司自可刻期取
辦未嘗收拾不可謂器不足用也射打技藝誠生疎
矣而牛服馬乘尚可訓習未嘗操演不可謂軍拙不
可教也前此一二十年不一選練以至今日今又不
然復待何時夫三馬同駕而一馬病則兩馬不前言
相累也今每營強壯之軍已不可多得而復以老弱
者雜於其間無事而彼此相推有事而勇怯同死此
何可不蚤自汰選也兩人持器鬪而強者鈍弱者利
則強者必傷言所持勝也今諸軍之本事已是不濟

書牘

卷一

七十四

而又無一利器以佐其拙射人而人不死斫馬而馬不傷此何可不早自收拾也令甲總兵以下跟伴俱有定數今每營擁精壯殷實者爲旗牌答應牢伴門役不下數百名而止以一種厓廩者充伍每禁軍則託言此皆從將官出征者而不知若輩皆高冠綉袍倚勢囑軍乃號頭隊長之所不敢仰視者也責之操而入其伍下責之戰而聽其督率不能也此何可不盡歸入伍也今諸君之言曰吾非不欲收拾營伍奈軍缺而以請不補也馬缺而以請扣子銀撫夷而每匹止給十兩且責其美也火藥缺而以請恐查盤短數不發也弓刀缺而以請不即給即給而頑鐵無用不責局造者以鋼利也吾武人也賤一再請而且怒且黜與其怒且黜也吾且混此情固有之獨不曰此爲戰需也生死所係而不可以性命爭耶若操演之事豈亦有請而不應者而亦經歲不行又何說也古者將識軍心軍識將意不但知其姓名已也又識其年貌而熟其本藝某強某弱某生某熟某工某拙一一記之於心而一旦有事呼其名而遣之無不立應

書牘

卷一

七五

也今諸君自旗牌答應牢伴門役而外而記其姓名者有幾識其年貌而知其本藝者有幾甚有併旗牌人役而亦不盡識者即不幸而遇敵急難呼救其人且私幸主將之不識已姓名年貌而望望然去之不掉首一顧也僕甚爲諸君危之也即間有一二操演者又只了一套數卯出辰歸而爲灞上之兒戲此其意不過欲使院道同城者聞幾砲聲而知吾在下操耳且一將官之身無幾矣每操必人人而面試之即天長日永點名不及三百而已暮矣又况乎其卯出而辰歸也以僕論之操演之法當先以隊教隊五十人中擇五人善射者以一教外熟者賞不熟者併其教者而責之如是者數月而一隊當無不精也次以總校總兩總中平分主客披甲提木刀架綿頭矢互相衝打勝者賞不勝者併其把總而責之如是者數旬而一總當無不精也然後合之於中軍統之以將官併營大操爲之金鼓以習其耳旗幟以習其目坐作進退分合奇正以習其法如律者賞違律者併中軍千總而責之如是者數遍而一營當無不精也與

書牘

卷一

七六

其以官教軍日作而年輟不若使軍教軍各習其業而吾弟省其成與其將官逐試人多而日不足不若使中軍千把總各舉其職而吾弟握其要此僕之所謂操法非各邊之所謂操法也諸君毋泥於故套而忽不加意也自僕出關入閩月矣營伍事務未見整頓一件雖有憤然思振者又不知一下手處而當事諸公復無有一人留心於此者僕不忍秋冬間復有大勝之事而陷諸君於于守志之績也自不容不切切如此願諸君之無負僕而卒以自負也

書牘

卷一

七十七

又

論爲將者必知韜畧通習孫吳諸兵法而後可今諸君不甚讀書間有粗知文義者亦不過習學一二火牌稟帖套子而止誠不敢以韜畧兵法相望只如廉勇二事應是不取軍錢勇是不怕達子此不必讀書曉兵法者而皆可以能之僕初入境時以科欵追念遂李如梧等各數百金還給軍士効去吳希漢等六七人一時李繼武等望風解綬竊意貪風可變而廉矣未幾又有李澤者出而巧取愈甚以畏避論李

如楠于守志等俱擬重辟一時高貞等拚命全保意懦氣可振而勇矣未幾又有佟鶴年者出而退縮愈甚推其意不過曰前而人貪的也曾位通侯郡富厚一向俱討便宜我何爲不顧身家我何爲不愛性命是則前人樣子信有然矣不曰近日亦有樣子乎郭濟川遣戍烟瘴李澤畏罪自縊雖欲改行自新而不可得于守志李如楠等監候待決雖求死於戰場而不可得顧身家者追賊盡產就奪祖職而反破其身家愛性命者一正典刑終殞囹圄而反喪其性命由今觀之爲貪爲懦竟何益耶 朝廷律法森嚴原難假借祗緣向來院道皆徇私情不持法紀致使官皆討了便宜軍皆討了逃亡民皆討了殺畧以至今日今日寧有他策亦惟以法與諸君周旋欲想前而便宜光景恐難再得亦其時勢然也僕待諸君甚有情禮凡公移私劄途遇庭見孜孜汲汲無非以廉勇二字相勸勉無奈相與經年不見體帖大負初心不得不用法以佐情禮之不及猶念不教而殺謂之虐諸君不惟不知兵法實亦不知律法特撮律例

書牘

卷一

七十八

數條極切今日情弊與罪名者書刻木屏置於各署大門之右使諸君出入觀看曉然知犯法者之不宥各加警惕以審趨避又使各軍士共相觀看亦曉然知科歛殺占等項之非法而吾不可以甘受其剝削退縮等項之非法而吾不可不勇奮以陷主將於罪也此教之道也大氏爲將要廉不廉則不勇未有重身家而肯輕性命者未有剝軍財而又得軍力者至於欺之一字尤爲不廉不勇根本惟其欺也自謂吾有術能結各衙門開好賢否能使陞轉如意何必

書牘

卷一

七九

廉吾有術能使勘邊事者爲我掩飾以多爲少以罪爲功何必勇據其安排儘覺停當畢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李澤等之彌縫哈流兎大勝長定諸役之欺詐更何曾有一事瞞得人過更何曾有一人處得法過此又近事之可鑒者也嘗觀諸君心思計謀俱非出人下者獨被貪懦欺三種氣習所錮將一片心機一副伎倆盡氣費之於此布置掩伏奇正相生雖韜畧孫吳諸兵法亦未能遠過惜不用之於正耳設使以工於漁獵之計移而工於操練何管伍之不強敢

於欺蔽之心移而敢於堵截何夷虜之不畏巧於鑽刺奉承打點窺闚之謀移而巧於審已料敵何邊境之不安而功名之不立諸君其三復吾言或貪或懦或勇或懦或欺或實擇其便宜而從事焉

書牘

卷一

八

遼中書牘

與徐耀玉職方

增募五則

五月念九日得翰教談遼事歷歷中窾卽身履其地亦不及此建州變遲變速必有一日被門下一語道盡僕私憂惴惴只爲此一節晝夜不敢放過自春夏以來邊報數至因地方不入塘報以此不敢專言言之恐以爲張皇爲速叛而第於他疏微及之卽如旬日內復引重兵壓我境上一而再再而三此舉動亦何可常也拱免欵議尚無次第聞廣寧監有捕漢

書牘

卷二

一

兒討賞十三夷爲杜弁所收者當事聽寧道釋其用事者二人遣通事還之今果復遣數夷隨通事進境講欵雖未見確報度有次第當不出此且此欵成與不成只宜徑就拱免一處猶易收拾若薊門所遣入夷非一家非寧前夷也欵成而各家索賞更費周折其實不能制拱免使其必欵也徒張我急彼緩而速其要挾耳頃河西之虜三五百騎時見侵擾而河東遼瀋間以三四千騎入犯者三幸墻壕初成得阻當一二時內地趨避蚤不致失事然亦危甚矣存遼之

書牘

卷二

二

析會召募之議更無別法然人情悠悠不但司農不肯加餉卽地方中亦無人認承僕恐悞事不得已暫且收拾敵兵麻馬之見在者以爲支撐今年之計所兌寺馬乞免扣價極知爲格外之求然不如此則不如勿兌頃貴衙門議召募尚欲以數十萬餉望之計部若於此而以常格自待計部必且借爲口實卽僕所見行脩練急務亦以無馬自阻而不復振將復奈何又細看東虜意思將來不得遂必不肯已欲得遂必先取開原欲取開原必先併北關欲併北關必先與北虜合勢而其併之之法必先於新築南關內屯聚重兵無日無時得尺得寸而盤食以遏之此其路也若開原增置重兵以固北虜之欵助北關之勢阻奴酋之氣而又增兵於清河遼瀋間使渠內顧巢穴而不敢北出方爲得策蓋相度形勢知虜之必出於此而吾必不可不如此以待之非漫談也來教謂用北關寺尚可括三十萬金以應遼急似應一面請發十數萬來使地方官先行召募不得借口無餉苟安且夕以卸其責而召募既集糧草一不繼是謂之與

恐計部此時亦必有懼而不敢不應者此以子投切法也惟留意如何

與五道

頃 聖天子留意孤邊不日遼左三面防虜軍困民疲則曰該鎮危迫而令兵兩月以來爲邊區畫者既且六七上又何如其亟亟也若我輩身在地方終日悠悠不畫一籌不圖一具徒以賊憂 君父而貽本兵以其所難人其謂我輩何前會議方畧已刻布青冊託爲廣詢博訪折衷之以大教此與往時譚語登

舊牘

卷二

三

答者不同一事一件煩煩深心秘畫原始要終定可久行而不敝想此時已有定構希卽檢發以慰懸望本兵初議召募勇敢三萬餘人及昨因開原危迫復議先募一萬應急僕再思之今日之遼實非今日之兵所能了當舍召募真無別法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河東河西豈無應募而起者地方旣已募兵廟堂之上自不得不爲處餉望諸執事母爲代憂但以實心求之全力副之患已剝膚者不以釋擔有日而迷弛患在震降者不以處堂之安而自忽所以紆 廟堂

之憂卒本兵之議脫地方之苦厄而佐督撫之不逮者總此一舉僕局外之人亦得藉是以少罄血誠之一念感亦不朽矣翹首跼足以日爲歲

答李恒嶠中丞

分布兵馬事小疏雖詳部覆雖以爲聽便徑行然臨時裁酌尤在臺下僕何敢執來教兩利並存之說不知尊見何似部議遼陽開原各置五千人爲兩枝重兵此誠有見但清河慶雲二堡必不可不增兵改衝以資控馭今欲兩利俱存以愚所計度當照劉鎮三

舊牘

卷二

四

協事例于開原道增置一協名曰東協儘見在本營兵馬二千外再增騎兵二千五百人慶雲堡增兵一千五百人改備禦爲遊擊靖安威遠兩堡間酌其要地設備禦一員增兵一千人改開原城備禦以駐之遼陽東協改名中協除本協原官領原兵外再增遊擊一員名騎兵營專領有馬軍二千五百人清河增兵一千五百人寬奠瀋陽各五百人如此布置庶於分合俱宜其錢糧月以八錢爲主但得雙糧人亦肯至不必九錢又照例歲給布花銀八錢有奇馬匹月

支四錢五分不必五錢庶幾事體歸一後來別軍不致比例如不甚謬乞先賜札詳示某地若干某地若干再一商定然後檄行各道方爲妥帖頃已奉有勅令專候尊裁而後轉發也寺馬之數酌量分給以應廣寧道一千二百匹遼陽道八百匹開原寧前兩道各四百匹海蓋道二百匹其各道的發各營某應若干某應若干亦仍先札示細數俾得與聞之來教兌馬欲令各道親驗親兌固是的確然此只可於廣寧寧前兩道近者行之其河東各道遠不能來卽委精幹府官亦無不可戴通判可了此也撥軍兌領每軍應者若干匹不必以本軍領本馬則賄事亦可革矣謹先奉復其添改將銜及馬價撫賞與召募之法統俟回鎮城日請教仍乞速約遼陽開原海蓋三道定於八月初二三日會於鎮城大家商議凡有秘語難見之文移者皆可咨度而行而前日會議方畧事體亦可完訖此簡當便益之法不然今日一移明日一札往返時日又不得一要領時乎時乎恐不能復待也不揣僭擬承明問不敢不盡其愚更希指示以

慰懇切

與閩副憲 太守遵

召募之議原爲遼陽開原寧前三道而設初巡道亦欲自募弟以爲鎮兵儘多持不可而召軍旗已豎之鼓樓下矣後復見題定地方始云代爲遼陽寧前兩處召募以此初募之時未與各兵斷定今見各兵不願移駐兩處入伍議要暫駐廣寧代操候調俟一年之後人有固志方行盡撥不過見其難處而爲是說以調停於眼前耳其實各兵日後終是不願此局終是難結今日必須劃然議定如各兵肯移遼陽則隸籍開支如不肯則當如前道所議兌撥近年正兵管家丁之原抽于遼陽者而聽廣寧以新兵自補其數如兩說不可則直辭之不受而存新餉如部議必不可委曲以新兵遣寄他所猝不得其力而他日爲人話本也

與李憲襄本兵

召募之役去春台議聚精銳以屯要害至善也後僕酌量緩急以河西有鎮兵邊路增置亦密而河東列

營獨疎濶有事不相及又奴氛甚惡會議添協設將
獨於邊開致意焉部署雖小異而聚精銳以備戰陣
之意則未嘗不同假令增募之數得如原議協成其
爲協路成其爲路左提右挈彼此相望豈不成一軍
容氣勢而竟以訛言中輟矣僅僅募得一半而又填
之於堡領之以道屬之於標下兵旣不以合營權又
不以屬將揆之事理殊欠穩妥又開原募有關西二
百餘人爲親兵多亡命之徒兇淫無賴居民不保其
室而領兵千總亦西人恃其不屬協營與協守抗禮
書牘

卷二

七

而曹弁爭之遂致構成嫌隙尤覺不便竊謂文武同
城而處便當悉以軍事相付何必自己管領無論臨
陣不聽武官督率卽設防各處無人鈐束騷擾之苦
甚於夷虜此地方中一害也夫增兵者爲其合衆爲
強威夷狄而安百姓也今東零西散不爲夷狄威而
爲百姓害則增之謂何兵不成旅而徒有副將遊擊
之名則添協設將之謂何以愚計之見募之兵除邊
陽道外開原寧前兩處當盡散遣開原仍舊募將慶
雲仍舊備禦威遠仍有堡官不必留此半殘無用者

虛糜新餉長爲人家口實如虛兵勢一散爲虜所乘
亦須收堡兵解道兵還歸營路以合其勢其西人之
在開原者仍應散遣再召遼人千數使新改副將遊
備成一模樣總之此事只有兩說欲募則當募完以
收增兵之利不募則當盡停以去蝕餉之害若不及
今交與地方議一長便而因以責成之則今日已成
之人非前日預議之人陰欲藉兵之力而陽且益增
之名得濟則專其功而不濟則不同其謗他日之憂
獨老先生與僕當之况糧餉難繼計部不認今難勉
書牘

卷二

八

強代爲措處其何能久此尤貴衙門他日無已之憂
也小疏欲行地方酌議實爲明公忠計伏惟裁照不
宣

與李恒嶠中丞 援兵六則

前閱開原時宰曾煖會俱獻馬稱款意可寧帖不謂
決旬以來宰曾爭實欲與煖會開恐氣無所洩復中
開原而奴酋又見內逼真是可危前擬借兵防工今
工久停矣獨禦虜耳恐五百人未足濟也聞薊兵已
調三千五百名過關援遼軍門以台劄及寧道稟帖

而止度必以無餉之故竊意前發同寺及司農十五萬金儘可從權那用若慮其騷擾則以及檄責主將誰敢不服此與杜將軍在日不同似未可因噎廢食也且彼發兵而此止之恐異日地方有事軍門有弊於臺下矣應仍催計駐防廣寧軍前一帶而分正兵營軍二千名以護開原似亦今日急着也惟裁酌不

一
荅王霽宇制府

日虜犯正急援兵復西道中倉皇奏記極知冒昧伏

書牘

卷二

九

承台翰選荅周至不加督過又承遣官下諭更悉書中所欲言聽覽感激復以悚愧自過河西問之道路及回鄉人等語意實有前啓云云者私念款事一節僕與明公有同舟之誼恐以遲疾之間爲人口實故不敢不以私聞益待中國之人甚難則所以待夷狄者自不得不詳爲加意非敢有他腸也在邊言邊在薊言薊誠如台論頃虜時萬衆有三枝一拱兇一小反青而其一則賴蟬也邊中人私議欲比去冬例借薊帥出塞張疑以掣賴蟬僕謂邊報在前誰肯復蹈

且薊遼雖云一體而一隔懸隔實與薊昌比隣不同人情事勢亦自落落難合只宜固守城堡嚴兵策應自家勉力爲頓虜計不宜望人今台教謂河流之役薊人歸怨爲禍從遼起則去冬之事已足報復薊之撫鎮道協所以有詞於檄援而明公之所以不容於不撤者或在於此若不動薊額兵第遣榆林踐戍而薊又何詞乎但據左聰言前遣榆林兵未及挑選不盡精銳且甲馬不備惟標下夷丁驍健善戰又皆決去不復還若蒙挑選榆林精銳五百名兌給甲馬再益夷丁二百名付左聰領駐中左所側近防禦實爲萬幸蓋此地極衝極弱今日之所甚慮也援兵遠役苦楚萬端地主未見體恤急則欲藉其力緩則便虞其害僕甚不以爲然已語該道區處度後至者可無失所之歎言者右戰左歎高坐空談爲好聽耳若使親到地方耳聞目見恐噤口不敢道戰字有甚于僕者越俎言事宜見譏駁何敢復與較今只借重掌科一位監戰以觀其成不審毅然肯應來否承教有詳言戰歎之意區區之言不孤矣伏楮瞻切

書牘

卷二

十

又

拱反二會連入無所獲而又以傷去不圖一逞不休也家再調精兵七百餘人付麻遊擊出關而遼左有生氣矣援兵不遠千里來遼遼地主也一切行糧草料漫不料理動以騷擾苦相責備惟恐其去之不速及其賊至事急而又唯恐其來之不速往明公發兵三千過關而地方辭之僕曾移書李叅老復爲請發無何又陸續取回固薊門撫鎮道協之意而途人苟見暫時無事遂謂此輩無益其意亦未嘗不欲其去

書牘

卷二

十一

至近日長嶺山堡得全而後乃知援兵之力不誣也近聞寧道欲更乞一枝駐防山海關內外矣昔也辭而今也乞急則用而緩則忘非所以安遠人而致其力也今春調復蓋軍夫脩工開原時邊堡米鹽踊貴適以巡閱至急借倉糧併分投糴買遍運各堡而平糴之軍始感悅前曾以此意切切爲寧道言而近見麻遊擊以出關日期來報復檄該道早爲處備至於先後出援人馬分駐密邇以便接應所以曲體軍情者既盡矣事外之人雖曰不敢干預容卽區處以副

恤軍至意率爾裁對不盡願言

又

長勇之役我未交鋒對敵而虜已望風遁去亦足以明其先聲奪人之氣矣河東之患河虜易而西北虜難夏月易而秋冬難今天氣漸熱青蛾漸起虜知我備甚嚴再守半月度且北退獨秋冬大舉可慮耳遼陽新兵已得千七百人內有見成精慣會當家丁者強半餘亦壯健操成當是一枝勁兵已命張昌胤率領操練若得馬匹兌給儘可充秋冬之用再得西鎮

書牘

卷二

十二

諸將慣戰有家丁者調來一助河東之弱庶可少振仰蒙軫念危鎮備將各鎮官丁名數開送樞部度能陸續調用以應遼急至於糧餉一節計部雖屢極難處必須具疏責成如其堅不肯從再將新餉那移支用亦無不可但具疏乃撫院職掌敝衙門不敢預李叅老封疆大臣一日不去有一日之責在恐不得而以將去爲辭也肅此奉復

又

項皇上發帑大賑饑民中外幸甚卽欲具疏爲此

堯堯請命會賤恙不能起草欲俟少間勉索枯腸而大疏至矣敬伏枕九頓爲地方稱謝遼陽諸虜雖止從而轉盼秋防且至又建夷航舫肘腋間近來驚驚稍戢實賴西來援兵有以奪其鬼昨屬麻總兵名下者已撥發河西去訖宜大諸丁今又撤回而官秉忠帶來內丁三百名又要隨本官西還獨有王總兵內丁五百人在遼陽耳見他丁紛紛去又皆無固志前行後空此何可使關於夷狄也前會謂河東兵素弱難於驟振必借援兵力支持一二年俟遼東漸強夷情漸定方可撤去且秋冬間虜必大舉遼海猶恐見在者少不濟事而自創亦云備將各鎮官丁名數開送樞部陸續調用以助河東之弱今何相取之遽也竊謂撤還官丁亦當以漸無令驟虜有以窺我方爲萬全自離遼城之日各官丁無主皆要跟隨通西僕再三慰留之又犒賞之曾分付官秉忠暫將內丁留下俟冬防畢資送回籍似已見從須再借台撤一留之其見留各丁併祈稍加賞犒以慰藉其意蓋僕一行後此輩所仰望者獨有明公其他皆無所關其痛

瘞也馬商以往返之費不願徑往山海關驗賣自是人情萬化乎之差原令徑往宣大市買而來教又復云爾豈本官尚憚遠而未去耶秋防需馬甚急惟嚴微促之

與馬大參寧道

援兵出關遠戍犯死生不測之苦爲我捍禦其事甚難而請給行糧預儲米豆就近分駐推讓功勞四項則皆我之所易也我不以所易者體其情而渠肯以所難者用其命乎賊勢方來未知寧日將所需於援

書牘

卷二

十四

兵者且長而計筭支應不可不多爲之地矣先後援兵皆榆林人不樂遠離故有分駐相近之說至於調和主客令其同心共濟尤望門下委曲之不多及

與五道

馬政六則

遼之不惜馬也起於官不以法繩軍而官與軍又圖馬死以爲利帥曰馬不死而吾所養之馬何以售裨曰馬不死而吾驗馬之錢何以來軍曰馬不死而吾與馬戶通同及闔族幫買之利何以得是官與軍無一人而不說馬之速死者馬卽欲不死不可得矣聞

舊帥在鎮時專養馬散軍以爲利偶欲杖一倒馬軍
軍曰原發馬不堪或至營或未至營而死非某罪也
帥語塞而釋之堂堂大將軍至不能杖一卒又況追
椿銀乎假令椿銀追之如數如法則正兵營之椿不
勝追而大將軍之語不勝塞此舊當事者所以礙於
顏情而一切從寬政也今既官爲貿易以實馬給軍
自應照年追椿以實法加軍近來追法似乎太少少
則軍不知畏而以倒馬爲常事至於闔戶鬻買一節
甚爲軍餘苦累尤宜亟加禁止軍餘者遑之根本而

書牘

卷二

十五

正軍之所自出也留得此輩一旦緩急猶有所恃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昔人有成言矣且既云官買而又
私聽其半索於戶間此爲何名則何若明明派之地
畝猶爲名正言順而不使人受此不明不暗之苦乎
居今之地無改今之俗雖歲給年例百萬不能填死
馬之壑而况以千零萬落之人戶填數萬繫軍之壑
也哉惟留神裁處焉

又

國資於戎戎資於馬然矣是以重馬者必爲之齊飲

食節勞逸謹巫醫而尤辨於四時之居周制二月以
後盛陽在外則馬在牧而有房八月以後陽在地中
則馬在廐而有閑所以順時愛養而無俾損壞也遼
中營馬雖隆冬時亦繫於冰簷凍柱之下露立終夜
並無寸蓬片席以蔽風雪聞而痛之夫馬亦血肉之
軀非金石之質與人無異也終年隨官軍不分寒暑
晝夜爲我効奔走馳驅之力其爲勞也亦大矣卽不
蒙帷蓋之施豈其蓬席而不得一託庇也者有事則
用其力無事則凍其身以至於死此仁人之所隱而

書牘

卷二

十六

勞臣之所自傷也今時將進九寒氣盛矣幸如移青
令軍士搭建一所匝以葦席俾之窩煖早一日則有
一日之生全亦僕愛物之一念也若乃冬藏不固則
春來廢舒無力轉盼春防且將需之以應急用而有
不得不爲之所者又不待祝矣

又

遼左營伍爲騁通所敵極矣往者行議誠欲求一堅
決法子割斷葛藤使營驛判而爲二以絕撥差之累
頃承教清差釐獎諸款大氏皆目前調停尚無截然

一定之說而至於中間條理節目亦多所未詳恐於此事終無裨也夫今日驛遞之所不足者獨馬耳驛馬不足則營馬終不能革有馬矣而領養無人苟必待勾原軍而後付之馬何時而得到驛也有軍矣而養贍無資苟不盡查其牧田而還給之驛何藉而得存軍也查本兵撫邊時曾以驛馬不足議動年例馬價買補其大旨以買驛馬以代營差省營馬以備操用是補驛馬即所以補營馬况營馬不以差累將來倒損自少又能節省以與驛遞通融其領馬一節則

書牘

卷二

十七

以驛軍遞者未能遽勾缺者未能驟補就於附近該管營內撥步軍頂補領養走差此二說深得權宜舍此而求亦無別法惟將步軍即真頂補尚覺未便仍應速勾該驛正軍至日換步軍回伍爲妥而至於驛田尤是驛軍根本大半爲奸豪所占驛之不振全由於此必須設法清查盡還驛軍其管軍暫領馬匹者亦照數撥種俟正軍至日付還必如此而後驛能自立管不受累庶幾其有振起日也爲此一事費思踰年矣今尚未得堅確奈何惟留神速圖之

荅戴通判

承條議永寧監牧馬五款鑿鑿可行亦既無遺議矣顧又思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雖有其法而苟無其人與無法同雖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與無人同夫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者邊東之苑馬寺銜是也猶之平河屯田而不屯田銜兵備而不備兵也夫海道不歲分年例馬價近五千金耶官名苑馬矣又芻牧有場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圍長有官而所轄軍僅海復東昌蓋州數處且多緩者其監馬之不能充而又分年

書牘

卷二

十八

例馬何爲者也以愚論之亦直以其事責之而已矣歲額監馬一千二百匹除損耗外以一千匹爲率分五百匹於各道而以五百匹付該道自充所轄操備不許復分年例銀兩以自已所畜之馬供自已所管之軍官苑馬者即不爲馬政計不敢不爲邊事計也其分撥各道者不必使軍零碎關支以滋賄倖之弊撫院每歲秋冬間檄該道總解廣寧過堂轉發各道操備堪者收不堪者退官苑馬者即不爲各道計不得不爲撫院計也載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院奏

繳過數者紀錄不及者罰處官苑馬者卽不爲生息計不得不爲考成計也此責事之說也僕嘗謂一方之利自足一方之用而人自失之遼馬嘗蕃庶矣吳孫權不惜南方珍物多方購誘公孫氏而不可得者總爲其多馬耳誌載國初養馬四十萬匹設苑馬太僕兩寺卿經紀其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始有年例之發乃近來年例以撫賞故不得盡市馬而有可產馬者又無一人爲之料理可歎也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視屯田一萬一千分可徵糧十二萬石牧軍

書牘

卷二

十九

又領倉糧萬石又牧丁六千餘人歲可徵徭銀及官吏師生俸廩等項約又二千餘金是歲入可二萬餘金也假令廢若監汰若官徭若人屯若田徵若歲入二萬餘金以買馬豈不歲得戰馬千數百匹而乃今年俵數十匹發驛明年俵數十匹發驛記得則俵不則已焉牧軍告則俵不則已焉而又皆如狗如鼠之物只此一事而其餘可類推也有其人而不責其事此遼之所以不可爲也今道留心此事圍政一新昨得詳議六款大概亦如來旨詳於牧軍牧官而畧於

責成尚非一定長法而爲當官之所必不可違者夫唯必不可違而後法乃可久也欲俟其來見與之面確足下且先以此意商之如何

與孫少參巡道

撫賞之當以各邊例請也僕去秋在鎮與院道諸公會議曾懇懇及之不謂因循至今復有長定之役朝廷之上軫念遼左每地方有求轍應而敗聲數聞竟無一效良爲喜矣當此時再言撫賞誠難張口然不言而地方情事又窘不可支久望撫臺會稿竟不

書牘

卷二

二十

至再候旬日當圖所以完此局也詳教要將庫貯段物算還各道三十六年應分馬價亦無不可但遼海兩道雖分此物無處銷遣惟廣寧寧前開原尚有用途頃者廣寧亦曾陸續差官買貨矣似不必舍此見在者分以與人而另致其未得之物况年例馬價一十一萬七千有奇往年廣寧一處偏得八萬一千有奇分守四道止分三萬有奇又不得領去而仍爲廣寧占用及至算帳止以貨物與之而不問其有用無用則謂之何如謂大兵駐劄廣寧馬價應得多分嘗

試總計遼馬廣寧僅得十之三而四道尚有其七也如謂大虜吃賞俱在廣寧各道應儘留用則當爲各道消弭虜患乃年來黃白吉小友青炒花等犯搶寧前遼陽地方固皆廣寧撫賞虜也各道銀兩僅僅傳廣寧一席地之安而已則不免於患無謂此時各道不得不自爲計即門下亦不忍不爲各道計矣舊帳當分僕向會有此說蓋指各道扣留撫賞所積子銀之貨物非謂其抵正帳也此皆前人遺下之苦知門下處此極難各道當能相諒如議但僕念在全鎮不得不一私評之侍在同心勿以爲訝

卷二

與閻副憲海道

宣大張家等市口九邊大馬市也夷中最信喇嘛僧僧每年易換夷馬或一二百匹三四百匹爲一羣至則總估其直以六七兩科算即中有直二三十兩者亦不另價彼中官民轉相貿易挾爲重利故雲中大帥有馬販子之號而人乃有言其進塙即死者此忠順營所貢之馬非僧馬也貢馬有定價不論老病瘦小但可支撐入塙即得領分官價而僧馬則皆肥滿

驪色與民間市易者若果如人言則今非燕臺索駿之時彼中將帥與各處商人市此死骨何處發遣乎然而遼中官只欲護住馬價買撫賞以媚夷遼中人只欲留買本地勒高價以圖利往往持前說相混而當事不知者亦深信以爲然此惟軍門與寧道會官於其地者知之宜他人有所不知也去秋差左都司往買八百餘匹皆粗蹄大項寬腰厚腓耐奔走冬春之間大得其用今查守道所轄各營舊馬缺至千匹騎兵營新募兵一千六百餘人及清河募兵尚無一匹而王鎮守官副將內丁共八百人亦皆無馬兌給頃坐買官民自養所騎馬應急然僅得三四百匹價甚高而馬又不耐此外復無可覓處萬一秋冬虜復大舉徒步之人何以應敵今當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宣大速買之擇其高大者入伍抵價外而以稍矮小者發驛及市與民間猶不失半倍利此最便宜事也然一向躊躇無人可託惟萬副將化孚善相馬宜大又其生長宦遊地方熟經夷市不受牙行欺且與彼中各將俱相識能以情讓而其人又停妥其家又

素封非以此爲利者今夏防將竣當遣之往而第以遼陽一閑將爲之輔行併隨行員役速詳報以便早發轉盼夏盡秋來胡兒又至舊道已去舊撫將行新撫鎮尚無消息遼陽半壁惟弟與一病副將耳不得不身任其事預爲料理也貴轄少馬亦當差人隨萬去無爲人言所感望之望之

與李恒嶠中丞

脩守六則

曩小疏屯田脩邊蒙 旨會議計已有定畫矣惟是部覆要將屯田先行而脩邊一節置爲後圖僕有感

書

卷二

十三

焉竊計爲天下事者必先審定規模孰標孰本孰急孰緩度量已就而後次第舉之方於事體有所裨益治遼如治病然今有人感冒風寒醫者必投以發表之劑矣而腠理不容不以參耆飲之則何竅不可納邪脾胃不實不以粥飯調之則何藥可以延命令虜患遼之風寒也時時不免侵襲驅之以兵不過發表之劑治其標已耳至於脩邊以固腠理屯田以實脾胃似爲治遼本務而腠理不容則外受風邪內傷脾胃邊垣不修則外延虜寇內防耕牧以修邊尤爲屯

田先務此今日標本緩急治遼者一規模也今日置修邊而專行屯田此其意蓋不果於屯田也豈不曰吾職兵者兵少知有增焉已耳餉少知有催焉已耳奈何任難始之慮必屯以爲餉計此其意蓋專認修邊爲屯田設也夫使修邊而專爲屯田設也當此公私匱竭計部必不能顧之時猶當設險修阨保人護屯自尋活計以紓 國家之急而況乎非專爲屯田設也何也古今談禦虜者不過戰守款三策而止今年當主戰矣爲其無邊也臺軍畏殺烽火不明而我不能戰虜至無時軍馬奔赴未遑虜而先斃而我不能戰經年防援不得操練而我不能戰軍死於陣軍餘盡於掠補伍無人而我不能戰則其勢不得不議守而平野二千里虜無所不入而我不能守臺堡俱壞而我不能守則其勢又不得不議款以爲脩戰守計而虜欺我無邊時時挾我撫賞我予之則難繼不予則搶我或予於此搶於彼而我又何以款蓋邊一不修而戰守款俱無所恃至於此似修邊尤爲戰守款先務不獨爲屯田先務也今有住孤村者盜四面

睥睨其主人則不治垣墻而曰吾第充強奴悍僕以禦之此不得之數也若奴不强僕不悍又不治垣墻而得免於盜此更不得之數也故曰修邊非專爲屯田設也况邊一修而沿邊田土自無不墾今年開鐵遼海間已有成驗異日科糧漸加猶可以爲餉計雖不撥軍屯田可也屯田而不修邊豈惟田不可屯而遑且隨之此治邊者所當察其標本緩急而預定規模者也僕今年爲邊事言東夷而人以爲張皇言西款而人以爲媚虜幾大不免於口矣此時此地如處

書牘

卷二

二十五

火宅湯池日愁焚灼恨不卽旦晚脫去何能復爲地方圖經久之計惟是修屯事體向者不揣誤蒙聖聽留意舉行若使邊垣不修驅無辜之衆以屯於荒塞平野之間爲虜所鈔掠是僕雖不殺遼人遼人由僕而死上辜聖心下殃民命異日必有以田不可屯而坐言屯田之罪者僕之所大恐也自部覆距今兩月矣聞臺下通行各道查議而案驗一承率置高閣不得已復有此檄非強之以必行也只欲得各道一堅確之說以爲進止如不可行亦將請止屯田以

免罪戾而不使苛求者藉爲口實此僕自爲計非所以地方計也敢以私衷布之臺下瑣屑失次伏惟鑒察

與王振宇總戎

前承教製演火器諸法當已通行各道打造火器脩舉有日矣至於末論修邊一段千實萬實他人爲大將軍者誰肯說到此處他人爲大將軍者第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殺賊而已矣及說到修邊防以資守備便以爲怯而不屑出諸口不知遼邊長二千餘里

書牘

卷二

二十六

左灣右曲東隔西斷其勢最難應援而虜之去來倏忽風雨雖有兵馬設防經年奔馳而不得與虜一遇亦其地使之然也僕嘗謂無邊以爲戰戰不勝無邊以爲守守不固無邊以爲款款不久與其搗于境外不若戰于境內與其待虜入境而與戰不若阻虜不得入而無待于戰與其費錢撫賞而使虜不入不若費錢脩邊而使虜自然不得入十利之說詳具公移及李岷老書中其言似怯懦而頗爲實落然不肯爲他將軍道也今之人皆謂遼土砂鬆難築而來教則

請寧前土脉堅實延鎮砂磧尚且築邊遠鎮何獨難
築真足以破世人悠悠之議顧麾下初至猶止見寧
前一帶若見正安以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見海連瀟
鐵開原一帶土脉其決然以爲當築又不知其何如
者我輩在封疆只要幹實落事期於利地方安固
家何如耳今年誇戰功者屠毒官軍驚恐君父竟
成何事戚大將軍鎮薊時何曾與虜廝殺只脩了一
道邊牆而至今稱其功趙後將軍馳至金城何曾與
羗廝殺只屯了兩年田而先零困服此兩公者古今
書牘 卷二 二十七

荅王霖字制府

頃承以一切戰守機宜下問必須打破常套另做一
番方克有濟三復展誦真爲救時確論夫天下事之
不爲常套所壞者亦寡矣而遼爲甚凡今之所爲補
兵馬習騎射學馳突謹收欽等項皆所爲常套事也
核其實俱屬烏有不過以虛文塲塞耳而深計者以

爲遼人不足恃必請關西兵騎射不足恃必用火器
馳突不足恃必用車戰收欽不足恃必脩臺園凡此
者皆所爲破常套事也卽僕於此數事私書公檄動
輒數千百言曷嘗不亟亟是務顧又思之遼地終須
遼人自守關西兵可暫而不可久也臺園僅可禦虜
散掠而不可以禦專攻也火器車戰雖家當必不可
少之物而非其所爲家當也家當者修邊併堡之說
也人有都邑於此則必爲之舖舍巡檢甲役以備非
常矣苟恃其有此而不爲建城立關何以資守禦居
其城者而不爲築屋治垣何以謹守藏夫兵馬器械
遼之舖巡甲役也邊則遼之城關而併屯築堡則垣
屋之類也此以謂之家當者也自古善做家當者莫
如周官管子內政今讀其書凡所爲修城垣備邊境
完要塞設關梁塞蹊徑扼走集以爲險固之藉者甚
其自秦漢以來皆不能外卽如正統間遼將屢失機
特遣王忠肅公朔來填甫踰月卽自巡邊沿山海抵
開原挑築牆塹屯堡燧燧千里相望人樂戰守遼人
賴之夫以地方屢失機之時豈不亦訓練強兵是爲

而踰月之計汲汲焉不出於此夫豈不緊要而忠肅公爲之是或一道也或慮牆工難竣而近據河東三道詳議俱止以歲計矣或慮虜來擾工而去年平地修築牆臺亦曾獨力支持無恙矣所慮者獨中外不同心上下不齊力一節耳去年遼陽本無殺虜夫役言者妄構此說既從旁眺眺伺人而細窺各道意又皆畏勞怨不敢爲雖勉強詳議而非其欲也夫以重大之而強之不欲之人異日者誰與到邊料理誰與

書

卷二

二十九

曰我原不要爲而按院定爲之果有今日也則僕亦何苦而復爲此獨計算西北大虜自得去歲大勝長定之利秋冬間必大舉入犯擇利而往必中遼海無疑遼海牆工雖可今歲完然使虜以萬衆至勢必入入則村屯散處者必又受其害愚意且將見議軍夫先貼各屯築堡城十餘座盡數驅民入往如宜大事例計算兩月工可盡完然後修邊以扼其外不審得終事否其餘則自付村屯已盡止爲獨保孤城之計雖有零星數屯業委以餽虜不爲慮而僕亦不復代

爲之慮矣弓矢之長在虜火器之長在我遼人則獨恃弓矢以其所短敵其所長每語及火器輒以爲不慣誠使以學弓矢之心學之亦何不慣之有平原廣野利用戰車而遼人顧好浪戰嘗以千騎爲虜一二百騎所衝而四散不復顧先曾傳檄各道大造火器與一切器械而竟未議報獨遼城以駐劄處所開局打造已得萬餘件又以已意杜撰造獨輪戰車三百輛上載各色火器爲進攻退守之計假如革車三百輛四面結一有脚方城諸器隨宜層列城內推班迭用鼓行而前雖萬虜亦當之輒碎何遼愛匈奴也至於整營伍革占費移戍守貼邊堡補墩軍明燧燧一切皆今日要緊事務近亦止漸爲遼陽料理而不敢復及其他大凡破常套者須得破常套之人而有破常套之人然後可收破常套之功夫所謂破常套之人者必其有通達深長之識精詳爽練之才剛毅果決必爲之志而又本之以真切懇到不避嫌怨之心視遼猶身視遼事之敝猶家敝視男女之殺掠猶兒女眠思食想猶饑渴之于飲食而其誓不以賊遺

書牘

卷二

三十

君父猶父兄之仇而不與共戴也須得如此之人方可打破常套另做一番以收克濟之效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欲打破另做而終亦不出於常套中矣亦何以仰副台憲哉謹將書檄各錄一道奉覽以見脩邊併保未嘗無關戰守兵馬器械未嘗不兼舉併行而又以見區區之苦懷亦欲打破常套做事而終於不能也灰心已久非承問不敢環璣統恤裁照不宣

與楊滄嶼中丞

書牘

卷二

三十一

脩屯之說見於去秋疏中詳哉其言之矣業已蒙旨允行而向來地方中全不理料及行查荒田數目有營衛稟示而屬令不得盡報者有言田若屯戍戶部不發大餉軍兵專領倉糧不得實惠者而宋掌科又持兩說一要倣李順衡水田故事一要屯種橫江新地尤屬支離夫南北天時地利人情皆不同此中春夏少雨又土善滲而人又不習水耨且甚勞謂合陸而水爲眞任事蓋以譏僕任事不眞也嘗聞其語人云西路荒田既有二三萬頃東疆新地三百里如

何只有六百頃六百頃者勘疆疏中數也卷據二十九年委官張拱辰等議令新民仍種夷地逐畝量攤官銀以慰曾意故有此數而勘疏來之高山崇嶺中那得平土可屯蓋以譏僕漏報疆地也其撓亂之事大率類此 國初各邊皆以屯田自給兵食未嘗不足迨後雖發年例亦不甚多而今則以天下全力奉九邊中原之困極矣從古夷狄之禍莫如晉宋猶以南渡支持百年而中原百姓一呼而起雖強盛如秦如隋如元覆亡若反掌僕所以有懷憂恤妄意紓中原佐度支贍邊氓而不自知其不達時務也今已矣獨脩邊治堡大於戰守有裨如此則十五利如彼則十五害灼然在前不能不有望於今日耳今春查籌各道零竊起數河東自去年至今年二月開原遼陽兩道各十起海蓋道絕無河西寧前道五十二起分巡道八十四起所鈔畧人數十倍於河東至有一臺軍而決至一二十次者堡官將官候類叅者亦如之蓋軍不勝決官不勝叅而詳亦不勝批也此有牆無牆之證也河東荒地海州汎懿開鐵間漸漸墾到牆

書牘

卷二

三十二

下遼陽今春告壘納科者一日百人而河西沿邊一帶何敢開種一畝此又有塙無塙之證也昔人謂不垣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壘也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此確論也併屯置堡之法在他處村屯但盡無可併者而遼陽海蓋兩處似宜行之今各屯雖有臺座每面寬不踰丈餘遇有警萃一屯男女於其上恒數百人老幼既以踐踏死而壯者射打又不得措手足無論今皆坍塌難守縱使甃砌完固虜以二百騎環攻之不三時而臺上矢盡繼以

書牘

卷二

三十五

垛磚磚盡而束手下矣假如虜以二三萬騎分投專攻可半日而下我百屯恐虜有去年長定之尅法在不煩再計也僕嘗謂臺園止禦小虜散掠難禦大虜專攻則專攻者斷非置堡不可而或者不以爲然詢其故則云萬一失事臺園猶可若去一堡便是失陷城寨地方官如何禁得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開原西北一望丘墟惟二三屯歸然獨存曾過而觀之或碑堡或土堡皆有貼堡壕三道壕身皆茨榆纏結而外則多設牆把風障以樹疑所以虜不敢侵雖極邊

而反得存者實賴於此若使遼海俱倣此行何不可保人之有至於騎射虜之所長火器我之所長戰車雖於零竊鵬搶當日出入之賊追堵有所不及而大虜數萬之深入不去者必得此物而後足以制之不然雖合全鎮騎射火器之士而終不能與之浪逐於平原之下也竊謂他處戰車或可已廣寧遼陽海州三處似宜置造以防大舉今春曾置雙輪車數輛有羊角單輪之輕快而無其搖動有舊制雙輪之堅穩而無其重滯且安置火器多而不煩前後宛轉頗利

書牘

卷二

三十六

于戰嘗見往年楊昶寨岫巖七里沙灘之役虜橫行境內數百里大帥統領全遼策應人馬二三萬如鼠遇猫藏頭膝下而不敢一喘假令當日備有火器戰車以騎兵纏縫其間方陣而前且打且進何至不可逐虜而縱令旬日從容覘吾人而去也今說者第曰戰車止可立營不可合戰也追堵不及事也如使戰車而止爲立營止爲追堵當日出入之賊設也戰車信無用之物矣而又奚事哉要之支持小虜猶易爲力惟禦大虜之法非堡決不可以守有堡矣而無火

器戰車以擊之則我不敢與虜戰而堡終不可守非火器戰車決不可以戰有火器戰車矣而無堅堡以待之則或立陷或野掠而火器戰車終無所致其戰此蓋相爲表裏缺一不可者也敢因小疏以守爲戰之說而併申之兩年獨苦一事無成區區之懷不能自已極知迂濶之見無當機宜亦欲竊附於同心之後而庶幾一酬其宿念也伏惟財幸佇切佇切

又

項不揣闇劣復言脩守事宜誠有激於往日情事正

書牘

卷二

三十五

唯來教所謂各道詳議工程錢糧等項未可的確施行不過苟且搪塞云云者以此語意慙直不知忌諱顧其意實自卓膚見與臺下作爲畧有一二合處竊願以未了一念求同於左右非敢爲異也不謂詞不達意致辱教過自攝抑以爲自簡督過則僕奚所避罪乎三復惶悚措躬無地載讀制諭作事言事一段真是不易之論夫工程之爲事也粗而其爲心也細善爲千里者積於尋丈善從百雉者累於寸磧善動大衆者安於無人善處倥偬者行於無事此信未

可以空言與大綱得也往歲脩舉河東工程以爲言之而不能作不如作之而後言因此不會議不題請直待墻壕臺堡工程俱完而後繳報亦管尺尺寸寸條分而日析之矣而後據各道詳議則不然惟一二處稍有頭緒餘皆渾語見塞甚有不議一字止送一人夫冊子而姑以不屑示意者此僕所以有激於中而不自知其慙直也在遼兩年念無絲毫事報朝廷謝地方獨日夜思維計畫以爲食竭兵弱之日或者惟屯守有萬一禪而又慮夫人情事勢兼舉之難故復拈出先後緩急次序以便措手然向之在下者既皆不樂爲在上者又無可告語私衷鬱鬱良久既幸得大有爲如臺下者以事之而又甘自閉蓄以爲私憐不一二商確無謂爲封疆計不宜如此卽風念之謂何若乃語箴出位易戒浚恒僕敢不知罪請自是不復言地方事矣臨楮悚仄

荅王霽宇制臺

僕一從度遼投身絕域外苦虜患內苦人情怨嫌既深罪罟併積一片苦心熱腸已無望於悠悠之人而

書牘

卷二

三十六

猶與同舟共事者身親目擊或能亮察以此不顧淺
恒深相仰望不圖意見偶違遂形章牘動加譏駁爲
異議者所快揆之本懷不無期望要於彼此所言非
關一家私議邊屯之論在僕爲地方遠圖而寧處其
怨在滄老爲人情慮始而亟收其心搗巢之論在僕
以守爲戰而內固吾圉在滄老以戰爲守而外張吾
武總之在邊言邊爲公非爲私也何敢纖毫有所芥
蒂不惟不芥蒂之而已又從而感謝之不置焉何也
凡爲天下事者必深知夫大利之所在而中心好之
一切近功小害謠言浮說嫌勞毀譽皆有所不計而
一惟堅神定意精思細筭布置詳而調劑妙然後可
以望其成功而不然則未有不敗乃公事者今中外
人情小疏言三幸五懼之狀已見大意必欲強之勢
將莫必其後而他日且得招此爲首事者罪比來曾
中了無一事身輕意快如有重擔而行畏途者忽卸
肩於陰涼之下僕所爲感謝滄老不置者實以此况
乎閭閻召侮區區之私誠不願有此一段痕迹爲人
所借雖一切邊務夷情病累之人不能有所振刷而

書牘

卷二

三十七

同心二字則不敢不書神明教以副和衷安邊之盛
意也肅此鳴謝不勝感戢

與葉相公 屯田四則

邊中事事敵極矣幸而有可爲者獨此廢土耳頃者
恭誦 明旨屯田佐餉真得贍邊第一義而修邊護
種尤屬屯田下手先着但以人情較量修邊之費在
三年之前屯種之利在三年之後世人愛惜費徒顧
目前又惟怯而牽於俗雖于此大利之所在棄之而
不敢爲弱於此事蓄意久恐言出而莫有任者不圖
台見先啓其端輒復屬草以畢此志蓋非獨爲邊計
也省餽運以紓內困所以爲腹裏計也晉宋之禍以
胡虜猶能一綫奄奄江表近者數十年遠者百年秦
元之亡以中原百姓一旦土崩如醉人夢中墮樓死
不復醒是亦大可寒心也已惟相公留意

荅潘陽王遊戎

永示圖冊一覽如身親區畫快甚井田之法溝
塗封植左右縱橫周制寓兵於農伏至險於至順原
所以限戎馬也行之於廣寧以東及海遼潘開一體

書牘

卷二

三十八

深於邊防有裨但以此爲名竊恐愚民驚惑而世人無見識者復笑爲迂濶反爲不便前日井田之式不過欲照此笑非謂照此行也且地段可以井牧者井牧之不可井牧者畝分之惟將軍能心計他人則不可與於此恐此法一版定而不能井牧者悉置之不復報也今第照民間見行步筭事例筭報至墾種已定然後下令沿邊軍民所墾田地各就自己分下地段不拘多寡俱於四至掘溝曲直其徑以就車塗庶幾其行易而人始不驚耳然此乃修屯以後事也今日不多及

卷二

完

回正安李遊戎

屯田本爲邊計長久而不欲取必一時及其日不待軍屯之說前已見諸公移私制中所爲查者不過欲得園遼荒田全數一觀之耳所屯之田何在而戶部遂有扣餉之事所扣之餉何在而將軍遂有脫巾之言況戶部不得減餉之說其部已有先事之防覆疏甚明將軍豈其未見且待屯田果成戶部果扣餉將軍以脫巾可處爲言亦不爲遲今何計之早也至謂

蛇山開田拋荒其半扣餉上倉遺累營伍其說尤覺刺謬夫該路每年不納鎮守養廉雜糧數千石麥數百石耶不納各衙門水稻數百石耶不自收養廉穀數百石耶倘使將軍肯以自奉與奉上司之心率軍屯種蛇山諸田何至拋荒何至扣餉上倉爲營伍累豈其田以養廉則該種而以助餉則不該屯耶將軍可以思矣遂將裁價安坐享見福雖以將軍賢者亦所不免今其意不過畏屯田勞苦耳不知此言一出萬一各軍轉相煽惑小則沮軍心大則成鼓譟區區首事之罪固所不辭將如地方何即欲具奏念將軍爲區區所起用且焚草不發明以告之將軍將軍其益安心任事無有疑懼既經說過便相待如初了無他意但願將軍此後出言斟酌無負區區相成雅意可也

與葉相公

常平七則

年來邊事荷蒙相公主張一切祈請無不立應不但地方官便於措手而窮亦得感分馳驅以竟其力之所至其力之所不至而限於人情事勢之無可奈何

者亦反之於心而無所憾夫捐贖修邊置常平不謀於人而獨舉之此力之所至者也會議修邊屯田謀於人而共舉之此力之所不至者也非一人之力有餘而衆人之力不足也心志不齊議論不一工未議而預倡人情激變之言田未屯而先爲計部扣餉之說以陰沮於其下而中外當事者苦於撙節亦心苦其有此說而遂寢之以爲脩屯之果不可行如此也而其實不然今人有九子者其父母爲之置垣屋田地僮僕甚具也其子則游手好閑垣屋廢而不知脩

書牘

卷二

四二

田地蕪而不知種僮僕惰窳而不知誠一一專靠父母養濟辛累其父母亦至於窮困而顧盼之不得當是時爲之子者將率僮僕勤耕苦力自尋活計歟抑亦坐而受死歟夫朝廷以九邊付邊臣亦有垣屋田地僮僕也既以其身處幹蠱之任而事事不做事事專靠朝廷以至今日窮到至極斯亦爲臣子者勤耕苦力自尋活計之時也而猶復嘔嘔想想靠救濟不自撐持爲朝廷者不亦難乎嘗觀古人往往以一方之力足一方之用邊自公孫度以來亦自立之

國也卽國初一切取給屯田而今已矣唯是常平倉一節關係邊人大命若使善後得人推行得法人積歲累在在充實不但水旱兵戈之日可恃無恐而後來君子有起而卒脩邊屯田之業者亦可以充鹽菜牛種諸費之用此亦窮無已之極思也倘微威靈責成今後著實舉行以爲地方濟民贖軍之計而邊庶幾有起色乎謹將疏揭呈覽伏惟相公留意頓首頓首

與五道

書牘

卷二

四二

遼東米糧賤無所賣其無所買嘗見鄉老言萬曆拾肆五年大荒斗米值銀五六錢糠亦七八分軍民餓死大半多有逃諸虜者至今聞之尤覺酸痛爲念積貯備荒無過常平一法除贖緩已動脩邊外茲復括奏先發五千金爲糧本竊笑此區區者所市幾何所濟幾何正如註功德簿者首登銀數一條以勸檀越聊爲後之賢者倡耳此贖緩者軍民心頭肉也糧極便民是爲剗肉補肉已不如不剗之爲愈若所補者分毫不得實濟與委肉于土葬者何異惟在委官得

人母尅官銀母短民價母改成色母欺時估母買稅穀母報虛數母延時日斯善矣厥自不犯察自不欺門下亦嚴察之而已矣至於建倉一節尤爲吃緊今人不圖久遠只務草草所以未成先壞卒爲人笑五十日直指豈能作千年調亦欲爲數十年計耳若夫拆東補西聊且支架以爲目前非所望也惟督神萬萬

又

管竊觀九邊治封疆者自本等軍馬糧料而外率置

書清

卷二

四十三

民事於不問此是何意軍機謀則得罪飽騰則得功而民則救活數萬人而不見功餓死數萬人而不見罪宜所急在彼不在此此非所以爲根本慮也今屯田常平二事雖覺迂濶不見急效其實民足則兵壯可以便民可以贖軍豈於邊務無所補益且凡事獨思無銀耳茲者勉爲措處幸不爲無米之慮至於選擇而使平估而糴此自易易近乃有以糴買稱難於僕者私竊惑之假使東西大虜竄犯朝廷發數萬兵來援日費千石而海運又不可得當此時遼將不

買糧以充用乎往年東征遼旋買糧數十萬石運濟假使今日復遇此事可以爲他人之故推而不買乎而又況於自爲者乎事急則作事平則憐人情固然惟門下以此意諭各奉行官員則無敢有稱難於前者矣瓜期已及猶欲爲地方作長久之計行亦自笑獨熱心念之必欲遂行之爲快總之僕不遇門下門下不遇僕此事俱無望做時也不一

又

常平倉豐則糴歉則糶漢唐以利民而宋兼用以濟

書清

卷二

四十四

邊見諸載籍極詳僕去年不量力妄舉此事屬歲歉所收者約又不知秣芻不耐久頓而初行此事官吏牙行大都以軍儲倉糧一例相視多逼同作奸且瓜期已及急急欲報完而民間賣者又得乘我急邀高價以此行之未甚得法此皆僕舉事不以時又熱荒要完報雖心知其無序而勢自不能不如此非法之過也然當時祇謂早得代不謂於今尚爾淹留早知如此留著糴本豈不更便今年雨水調勻禾稼茂實當得大稔土民相傳以爲遼中數十年所未有者計

常平法所謂豐則糴者無過於此時矣但舊買穀石
必須盡發騰出本錢易買新穀而舊積秣芻再過一
年必有紅腐而不可食者其勢尤不可不盡發新穀
將登於時尤不可不急發發之急且盡盡以易新視
舊積當倍三分之一其易新者只以粟穀一色爲主
雖十年五年亦可久頓專以待款便糴而又免於年
年出納之勞必如此而後可以常行無弊此事靠下
面各官不得須門下不厭米鹽之煩親自料理方爲
停妥若塵住本錢失此豐年不糴賤穀不積而留不
貴穀不但非常平之本法而僕之初心亦大悖矣今
特差官來取發過數目其未發若干期於何時可盡
發完統望詳詳見教佇切佇切

與王大參守道

謝太玄不習爲吏邊才或非所長而素心恬致其品
故足重也去歲遼陽工程此君實竭其盡心力計脩
過壕墻二百九十里堡城六座墩臺數十座關門下
近巡邊想已一一驗視豈具如科疏所云否云云
耶兵部以此故置不覆而竟以請行記過爲此書

今日情態不足異獨敬此君當此失意時猶能捐貲
優等項一千三百餘金入常平以惠我人民也前因
優恤殺掠人戶篤賞主客官軍無所出動過前銀兩
半今思之此君方留此一段無已之惠於地方而我
則不衍之以至於長則如相負何查僕積欠補餘
稅銀不銀兩儘多金當改支仍以前銀盡入常平項
下彰此君之惠於不朽而且以明僕之不負也惟留
意焉甚

與閩副憲海道

在遼兩年一腔熱血已爲此土灑盡然而心勞日拙
莫能猶日夜思量以爲但得一事成就稍足裨地方
報朝廷便可畢此一念究竟看來屯田修邊終成
畫餅常平一事向議院贖留作澤本計部已不見從
前所鑒於地方後得者又不知如何作事之難一
此近一相知寄語云世間事原是做不盡的如欲做
盡除非是一熊子直指又一熊子內外當事又一熊
子廟堂幹旋方纔如意不然徒自苦無爲者三復思
事和以既歎不覺心灰意冷因此近自以來未敢

深惟日以飲酒射箭爲事後院隙地僅二十丈許置
十鼓如鷄子大圓弓擬之中與不中自賞自罰自事
自憫聊以送日私爲得計不謂生來命苦風欠樂緣
牌爲酒傷手爲弓傷項漸泄瀉而兩腕更酸痛欲斷
釀爲所困若此本欲以作事之念消思家之念而既
已如彼其難本欲以飲射之念消作事之念而又復
如此其苦則奚所排遣而可今作事念頭尚蠢蠢欲
動以爲遲衆不祥力抑之獨發一願心欲將常平穀
積滿三十萬石長爲途中大命而經年不准一狀數
月不批一詳前院未完紙贖又盡數豁免杜門半載
正如面壁達磨顧安得金錢了此一段功德乃者銖
銖錙括亦漸覺有次第直二萬石無著落耳語云水
到渠成此亦不足慮也年來脩造積穀賑貧諸費計
所仰給於貴屬者獨多而又不得之於詞訟鄉城人
民十似不知有按院者非徒交刺心共藉何以得此
委官張慶陽踏看教場還言金復收放極儉今發銀
兩似應獨爲兩衙市糴以俟明歲青黃不接之需但
恐無處可買河西今年太收若委的當官於石屯一

濟事賈易林明春船運亦覺便易舊例遼東饑常發
山東粟航海救濟征東時亦常轉餉天津而近年寧
前饑亦常在海州易運此事之可行無礙者不知尊
見以爲如何日來情況益無賴惟只盤算偽功與此
兩事完卽仍前飲酒射箭爲送日之計眼前人惟有
年丈別久念深何時過我痛飲一消磊塊憑楮依
不盡

與杜通判

常平事仗諸公力積糧至二十八萬石各處倉廩復
宏敞堅固可支百年眼前一點救人心腸似可少慰
但不知後來何如耳然人人各具菩薩心此亦不用
多慮惟當立一規則爲後來式使奉行者有所持循
而遵守之以至於可久則今日之所不可少者每與
各道商確多以不要查盤爲言僕尚有所未解竊謂
世間一切法皆可寬徇財利一法當嚴何也財利者
人之天性也見欲易動立法於嚴猶恐其弛若不查
盤人將視爲田野之物而恣其取用誰復忌憚况遼
升會鄙成俗年來虛估短價多收等弊難以僕三不

論五刑之制不能盡禁而此種可知也且夫所以不
要查盤者恐其科罪得生守者累也太倉事例每石
每歲賦耗一升至三升而止誠使委官如例折耗自
可以無罪矣若一年之內而耗至三升可勿罪乎三
年之外而耗至四五升七八升以至十升可勿罪乎
桶和糠粃沙土以至泥爛等獎可勿罪乎勿罪是謂
盜也且做戲巡事例一歲一盤其得罪猶輕若議定
不盤任其取用一旦發覺則侵欺之罪以久而愈重
經手之人以久而愈多是不忍於輕罪而忍於重罪
不忍於一人而忍於多人也此查盤之所以爲不可
無也非徒法也亦仁術也其次則莫如嚴交代每新
舊更換時委府州官各一員督同新舊官倒倉盤明
而後准其交代其或有短少泥爛及桶和等項則上
手者必罪下手者不收蓋惟有下府州官督盤而後
今日之新舊不敷順情他日之彼此不致混賴此交
代嚴緊處也查盤以上察下交代下自相察兩者備
而思過半矣至察實以何官中以何役難以何乎難
以何便耗糧作何賦算折爛作何責成故吏作何平

盤修盤作釘動用查盤作何擬議循環作何稽考一
切短減勒抑苛收盡耗諸獎作何禁革足下精於吏
事必有即始而見終知明而處當者幸爲我分條析
款詳細登答僕將藉手會行且刻之書冊勒之碑陰
以垂永久焉要使常平在而此法在則足下之心在
而區區之感亦在惟留神速圖之行望佇甚
與李霖霖本兵補遺六則
頃以閱至開原顧瞻四野滿眼丘墟見之慘然如盤
路地方舊屯九寸餘處今止存十四小屯中固以並
殘破更甚每指廢屯問之則某屯爲某年虜破某屯
爲某年虜破皆一二十年來事也居民離城三五里
不敢田作卽近城田作者已而出未而歸盼盼然一
人耕一人望而行者離城五里外卽云性命不敢自
保緣與虜年壤相接無帶垣之限鳴鏑一聲倏忽已
到屯寨之盡良由於此日者不自量自海州三岔河
起歷遼瀋開鐵至鎮江關止計六百餘里鐵築墩臺
一道牆高濶各一丈壕深濶如牆重修墩臺七十餘
座又重包東邊長興大興庫河穀陽清河一諸牆堡

城六座復熊岳堡城一座各動軍夫修已信地而實
莫一帶城工最大則以屯夫對之其鹽菜銀軍日給
八釐屯夫近者一分遠者一分二釐皆於敵衙門贖
銀取給樽節湊處不敢動正項向來軍夫脩工者無
鹽菜銀今得此頗踴躍從事而各官多出僕起用者
亦無不用命昨又勸諭地方官民出夫助工二十日
莫不欣赴而僕顧出令單丁獨口孤兒寡婦老弱殘
疾及回鄉人等不許赴工以示優恤官民益感悅數
日間邊藩開鐵得助工者萬人其防工軍即於工所
操演技藝小小竊賊不敢一窺邊宰賽煖免近亦聽
我羈縻宰賽且著人爲我架梁又聽我諭歸所奪北
關馬百數十匹因而乘機修復老邊近百里墩臺數
十座即前者小疏所云西起慶雲東北一帶棄去誌
書所載墩臺地面是也初道將欲修新邊以老邊久
棄恐虜爭僕度宰酋所志不在土地近方講款往來
回復動踰一二月而吾邊且完况煖免與宰賽不和
其二十二營春賞將到手誰肯舍見成之物而規其
所未得而西虜方有事於廣寧宰賽又不得勾誘爲

修工之役尋知越祖總爲親見各邊墩臺城堡領地
不成模樣故不覺其感歎而急欲修之未暇與當事
者商量行事至今悔不自安不審一點爲地方心腸
可消得出位之罪否且此事非蒙年文慨許春夏二
季折色各增一月使軍士樂於趨事弟亦無此膽弟
爲地方感謝年文沁入心骨當沒齒不忘今工程太
不論修工防工及守護城池者俱是更番迫融出力
就中亦難分別誰修誰防况查河東海州遼陽開原
所轄軍數不及三萬若兩季各增一月不過一萬三

與何處白翰部

四千兩贖下米豆亦有用處惟寬清鎮江城工比墩
壕更大秋季仍望多增一月總之不出三萬餘兩亦
足支用而便可成如許工程爲保障永計此必年文
所樂允者領銀必須道印文冊客即行與知之如尊
旨弟處印信手本亦在數日即過台端今日之事本
以輕任非出命謀所恃者獨有年文出神獅全力相
助耳望望

與王霽宇制府

日者東西虜情不自揣量一再言其畧極知無備然

折廣

卷二

五三

實一念愚誠所至不敢不盡計明公已置之擄羗之
列矣錦州中後所大勝堡一連三役血戰故自可嘉
折贖實亦可痛每寄語杜將軍誠其遠偵的探不意
哨役難用若此蓋此輩向來不敢遠出往往屬氣息
於看邊熟夷乃者被殺遠徙哨役無所寄耳目亦其
勞小入如此大人奈何頃聞明公遣人宣諭各虜
感畏漸就羈縻西解強敵之憂東折狡酋之謀所以
安邊境而保子遺者甚厚幸甚夫撫之不可爲
至矣極矣每經行野望廬井如故園樹依然而人家

則數十里不一見丘墟荒慘過之未嘗不泣數行下
也本所以至此極者介在虜壤無寸坎培塿爲之限
鞭稍一指轉眼即到一任其席卷以去而莫敢誰何
耳以此河東近日有修築壕塹臺堡之役軍夫量給
鹽菜頗願從事各官亦知鼓舞地方官民由夫協濟
旬日之間赴者萬人有此一助其成想當更速唯是
夷情叵測置數萬人於塞下干係甚重即有利字計
其分者每念及此心膽爲碎私度他處猶無妨顧獨
憂開原不釋耳昨以難於指承議欲撤工而該道率

書牘

卷二

五四

該營衛州官民人等懇稟移時繼之以泣躊躇兩日
不得已復令起工然心實恐恐無已往年無事時尚
謂邊事大兵二三千人設防今彼中多故難更開口
開趙夢麟隨帶內丁五百名俱在較門聽用此時斷
鍾稍緩不審可借調以護此工否且非徒如此而已
也宰酋不款則開原五月及八九月間必再受蹂躪
而東虜乘其敝必不在一二年之後然而我兵聲勢
不强則宰酋之款必不得就趙夢麟人馬駐防仍應
以歲終爲度俟虜之款志稍堅我之武備稍振而奴

曾見此稍知忌憚庶幾開原纔有存理況北關那林李羅旬日內新死此又奴酋乘急之時開原震隣之日尤不可不慮也論工利則數十年保障之利論虜情則目前危亡之禍惟明公

荅閩副憲海道

金賈二山豪一呼卽至非年丈恩信素孚不至此縱之入山以招其黨誠爲有見若彼有可疑安肯從李杰來正宜推心置腹令及側子自安不然卽留此二人勿遣祇足以堅衆人不來之意無用也兩示真切

書牘

卷二

五十五

動人此輩故吾赤子豈無人心有感泣而聽從耳修邊原不專爲屯田千思萬想存遼只合用此法子若今日點幾軍明日驗幾馬竟成何事來諭以別處板扯南衛工夫爲不平誠爲不平今請以不平平之遼陽邊長一百六十里力猶能支瀋陽一百四十里而止一衛之力則不能矣遼瀋海蓋休戚相關瀋遼不完則虜自瀋而南而遼陽不得安遼陽遼不完則虜自遼陽而南而遼蓋不得安若將南衛民力除修海州邊五十里外自新開河以北爲遼陽代修四五十

里而以遼陽餘力再北爲瀋陽帶修四五十里是爲瀋所以爲遼爲遼所以自爲也且以南衛全力第修海州遼則別處斷來板扯義在同舟亦難直却不如代修附近處所于我地方既有干涉于我民力亦不苦難而別處板扯者我皆得有辭以謝之是卽所以自修信地也所謂以不平平者此也約計正修代修一百里該一萬八千丈分五千人爲二百隊每隊日修一丈當日得二百丈計九十日可完但原題壕深濶各二丈牆高一丈六七尺底濶二丈頂收八尺恐一隊不能日完一丈宜日以七尺爲主大約軍民夫合七千人期一百日可俱完也屬常有公移來幸卽如此計等蓋虜所垂涎者惟遼海須以一年速成此工方保無恙若開原屯堡淨盡虜不屑大舉卽舉不得至遼海以南而犯河西者又不得越三岔河浮橋而東以七千人百日之勞而博一方數十年之安吾何憚而不爲至於併小屯爲大屯當立堡城幾座亦須併議以後年作之且以杜後年不完工者之板扯亦不可不預圖也

書牘

卷二

五十六

與徐耀玉職方

是役也當虜東西大訖敗氣不振之日不出三時重
包堡城七座墩臺九十餘座墻壕六百餘里非僕力
能及此道將之功不可誣也各將多起自僕手既感
恩又畏僕法嚴而僕又多方使之盡其力不得一空
以此告成之速其實驚怕勞苦不可爲言春夏間邊
報一日十數軍至每見傳一牌報一鼓衆一烽砲輒
蒐不附體惟恐諸將疎防時時進而誡之曰我本無
端強與人事若使虜來掠去夫役誰肯爲我分過我
罪固自甘獨令死者不復生去者不復返造下業障
子孫如何消受諸將心動皆泣下以此身先士卒暴
露于風日暑雨之下肌膚瘡痍手足龜折殆無復人
形者其後邊報愈急僕支撐不住微行撤工而開原
遼陽兩道率諸將跪懇再三僕又因而聽之然而枕
戈卧甲晝而夜夜而旦諸將吏亦苦甚矣今年河西
零竊日有報而河東秋冬以來卽不見一騎一塵居
民若不知與虜隣者建酋雖驕悍見我堡障雲連亦
稍稍爲之心折嘗見各邊修城堡一二座墻墩數十

書牘

卷二

七

書牘

卷二

五八

里便費許多商議許多錢糧許多時日又叙一許大
功勞僕故耻之又此乃僕獨舉嫌於自見但諸將吏
勞苦實不忍沒況今見議修邊屯田若不一示激勵
後來何以驅使邊吏不得已有此疏薦以完此局其
應否紀錄或比薊鎮修工年例於小疏外再加賞資
此在門下與李老先生勤恤之特典鼓舞之微權非
僕所得而與聞也遼陽改都司僉書爲遊擊則見任
管局都司胡從化便應裁革若一回部聽調便無出
理其爲人善騎射又謹慎接修海州工獨冠於他處
今遼缺儘多就便調用實爲便益如以召兵尚未報
數裁革尚早亦望記之無負其勤勞焉耳不備

與王少參守道

月來寧前錦義營報數數至而河東獨寂然得無聲
西擊東乎聞遼陽邊外尚有水代子河以南目前度
可無事獨查先年虜入故道往往自上榆林長營地
方進而直馳瀋陽正南東南奉集堡一帶此不可不
備也細料西虜情形冬初冰結必大入別處無可飽
其欲者舍遼海必無所往若但以二萬騎至通計全

遼策應人馬每將官出門多不過三四百人又不皆精者必不能一當敵惟有堅壁清野乘隙固守擊之以火器差可無患遼陽城壕被水衝壞者間已督衆修補長勇等邊堡得新修圍城壕想俱可守大路沙河甘泉等驛舖會於邊堡完後亦照前式移役挑築殆將半後因天暑權令休息俟秋來再作不知俱卒業否蓋屯民既不得築堡自保勢不得不收歛而離遼城遠者又不得不就便寄收於各驛舖若聚數千人於一城而外無城壕圍護以待救援使虜至便

書牘

卷二

辛九

得緣壕而上是聚衆予虜也大抵爲全鎮計非保住遼海人民徐圖收拾更無別法爲遼海計非併屯築堡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亦無別法不然而恃兵馬兵馬單薄不能顧恃臺圍臺圍不可禦大衆專攻恃收歛收歛終不得盡即使一人不遺而以數千男婦聚於一舖之內巷處露宿冬間不免寒凍人衆氣蒸春夏復生疫癘至於拋家失業耽悞莊農之苦又不待言以此近日小疏復理前言特爲拈出先後緩急次序而獨以遼海爲重抑或一見也今春親自逐屯

查勘棲宿荒村者旬日而後返業已糾衆定址指日興工會無勇把柵欄中止留此一段未了之事以累門下而自近疏出後有以此舉爲不可者意者禦虜扞邊有他縲巧在僕亦何敢堅執已見惟高明裁酌地方事可商量者儘多非楮墨所能悉不知何日得一一面盡也

與李垣嶠中丞

哈流兔捷功七則

遼十數年不開捷音久矣忽得哈流兔之報方濡臺作疏氣爲飛揚及聞寧道議論頗有小異反復躊躇

書牘

卷二

辛

未知所出拱兔一枝在諸夷中最沉鬱而在寧前最效順常時阻當諸夷不擾寧界今反見勦爲同醜所笑其羞慚忿恨而必圖一復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此則地方之難且置不論只我輩之所以處此者亦大苦矣明言之則十數年未見之功輕以數語敗成不惟傷大帥之心隙三軍之氣而亦沮中外諸老任事之意嘿而已乎咫尺長安傳聞易達且異同之形既見平勃之驩未交痕迹一生尤難收拾若因其難處而姑完目前之局以利鈍付之於後此在愚心又有

未安何也查勘事體舊規行道新道之來尚未有以寧道利害既迫肯盡違心以從人大帥意氣未平又難降心以相下萬一奇偶橫生一言半語微與原題未合僕亦何所藉手以報是目前之局且未易結而況其後哉且我輩能保拱免之不報復乎報復而寧前一帶能保無虞乎萬一不支而能保後言者不追咎前事乎至此而當事諸老能爲我分過乎此皆勢之所必至而事之所必有者似不可不熟慮也以愚思之大帥之功蹟自是難泯而寧道之議論尤宜併

書牘

卷二

六十二

存此舉爲兵部所議軍門所徵計定而出師豈曰無名攻魏釋韓以解薊門之急豈曰非義所獲首虜踰大捷之數豈曰無功當遼鎮積弱之後亟爲叙錄以彰威武而鼓舞其士氣豈曰不宜第於鋪叙之後點破寧道揭中語意而未緊收之若云拱免于寧前雖爲款和而于薊門實爲助逆是時重在薊門以釋京師肘腋之憂不得不緩在寧前以收封疆眉睫之效存此一段議論自與叙功毫不相妨且見我輩舉動光明正大而又可以免於後言如大帥嫌於我輩發

書牘

卷二

六十二

覺不妨同具一疏亦云某奉檄搗巢深入虜地俘斬虜衆幸不辱師及歸聞寧道言係拱免營衆寧前單敵該道思患預防某誠心服但此兩軍對壘實某急不暇擇非三軍之過明說此意人豈不益稱其賢而高其功嘗見古名將如郭李韓范之流偶有小失輒疏謝朝廷輒優詔答之而其功名乃益重今以望之大帥矣地方事當作一家熟計較若彼此起見非所願聞也僕於臺下謬同臭味幸處一方共襄王事臺下之功僕之功也大帥夙有廉勇望僕一見而教之重之今日此舉大有關係大帥之功亦僕之功也僕於此必有異詞但細思事體必如此處然後完全無有破綻寧道老成練重其爲地方爲臺下而又欲爲大帥護惜功名者懇切深至憂愁苦澁而莫得一當此亦非泛然之慮也不然彼豈不顧坐而得叙享其成功亦何樂於爲此異同以苦臺下而兼以自苦爲哉惟臺下察之秘與大帥熟思審處得一堅決而後見教驗功已久既報直待此而發耳恃愛之極輒此瑣瑣但有期於功成事濟雖蹈盡言之罪不恤也悚

又棟又

又

哈流兔之捷大爲弱鎮氣色亟行叙錄豈惟事體當然而救急之權寔不出此讀大疏至附他犬以吠主之喻雖未點破近議而大旨已躍然矣賞功銀兩不半給無以慰衆情不半留無以存國法若不待勘而便索其全是勘官不必設而明旨不必遵也且部覆行勘勘覆行賞只在月餘間耳大帥何不勉三軍以大義使之少待而必責報之速欲臺下撓法以徇之何也斟酌之權是在臺下矣

書牘

卷二

六十三

與胡隆宇兵科

獻歲發春伏禱新禧與時俱泰可勝忻慰不肖去臘以疆事冒風雪者一月遂得嗽病今益甚兼缺差年餘所積文詳三千餘件日批百件眼痛腕斷食少事煩日見顛顛昔人謂教此人出來嘔血此亦不肖嘔血之日也疆事准在二月初中旬完報宋圖老得無訝我遲遲耶事在停當耳不在急也日者出塞之捷大爲弱鎮氣色議論雖有小異自與叙功不妨顧寧

道爲地方慮其心苦其議正連年安靜而一旦開於以報仇爲名其言驗矣乃大帥心惡殺歟名不勝悻悻做出許多橫狀撫公曲爲勸諭一味不聽幸寧道老成人尚不動氣然似此光景如何共事此雖武夫常態而驕悍之漸亦何可長今寇方臨門而主人鬧於中堂敗道也相忿和衷似爲今日第一義至於賞功銀兩不待勘而立刻全要當置朝廷勘賞之法於何地故小疏不敢以題知完故事而惓惓及此聊示節制之意耳倘得貴衙門抄參數語責以文武和衷大義併責成督撫明以大義曉諭各官方肯尊信但當此緊急用人之際切勿說壞了他畧使警惕漸就撫按約束而猶得藉其一臂之力以支目前乃可耳外邊調停不來不得不借鼎言以爲重不知尊見以爲然否外與本兵督撫書稿併附覽就中本來來啓不及詳也

書牘

卷二

六十四

與李霖寰本兵

遼之不能戰也久矣日者塞外之捷明公指授於上將士用命於下遼人始勃勃有戰氣焉豈非十數年

來一奇快舉哉僕幸執筆而列紀功之後方擬奉揭
休烈以彰廟謨不圖近日人情乖謬乃有大謬不然
者初該鎮之報捷也越三日寧道據尖哨語稟報未
第綴以拱兔係款好夷人今既殺他達子誠恐結連
犯槍三言而止及面晤始畧悉一二一段羣感之容
憂苦之詞真切動人而其大旨只以爲地方附近患
爲主無它也于時私惟此事既有此說若于叙疏不
先點破何以杜人言移書撫院商之比至而叙疏發
矣回書云初聞寧道之言詎不惻惻動念繼思重中

書牘

卷二

六十五

國而輕夷狄自是大體大體不差餘可勿論吾若憐
及夷人則主將賞議軍士不賞敵未報復吾已代復
之似於大體有虧隨以此意秘語寧道寧道亦首肯
無它也乃該鎮以叙疏稍遲賞銀半給疑爲該道所
阻遂不勝其悻悻無何而有數年竊掠之示無何而
有武穆秦檜之牌無何而朴責該道中軍又無何分
付管軍站街挾問該道首級銀兩不放西還矣夫賞
功銀兩故事敵衙門勘實得 旨始得明其思出于
朝廷也撫院因其責報之急業從權半給而必以全

索是敵衙門不必勘 明旨不必遵也此與該道何

與萬一鼓譟誰執其咎撫院曲意調停悍然不顧移
書於僕亦第歎其性難近語難入付之無可奈何而
已矣且夫該鎮之所以恨該道者爲其有殺款之說
耳夫殺款與否不必論只近據紛紛邊報而該道之
言已驗矣事已至此僕何言哉爲 國家惜大體爲
當事護成謀而第一喫緊處在虜衆復仇之時正邊
廷用人之際以此小疏微微點破以便於叙混混兩
解以平其氣而終責之以同心共事之義要于叙功

書牘

卷二

六十六

又

前曾具啓奉塵台覽尚未得裁示日有懇切邊虛敵
極矣虜情兵力地險俱與前異來麟無如薊何邊無
如挿漢諸部何其大駭也近聞當事者又主夾剿之

議矣曾讀台疏覆云輕師直搗深入虎穴必在掩其無備夫虜備也久矣直搗插漢力既不能越插漢而搗來蟻勢又不可名王酋長既難望見零星小虜又復他徙錦州再出僅以五級歸亦足以効矣徒深慮恨徒益民仇徒疲軍力何爲者以此小疏有待戰于境上之說而又欲軍門移鎮山海關使遼中綏急有賴似于時論未合若比例乞餉度廟堂諸老不置輕重緩急于其間也至於諸務廢壞之狀使人不欲見而各道悠悠不任事畧改皮面全沒精神初意欲於

書牘

卷二

五十二

閱前條陳數款親自施行但恐日後無任其責者故願與督撫共圖之惟明公加意申飭爲望哈流兔之役昨見台覆力存大體至比之以勤王入衛想異同可鎮勘局可完乃近據寧道及闔學稟揭尚復如此將僕何以措手敢私請於左右乞賜裁教以開愚惑原揭併呈惟明公秘之僕未敢與一人聞也臨函悚仄

荅杜鶴林總戎

麾下杜門決旬矣中丞公兩謁不出僕書一至而麾

下卽出僕色華矣心感矣顧僕何德以動麾下麾下爲封疆念頭自真切耳嘗觀自古英雄豪傑忠義節俠之流何者不從性氣中做出來人無性氣正如頑鐵敗絮亦復何用前以廉將軍事奉勸今來書願以爲志三復之喜而不寐如秦庭奪璧時蘭豈不性氣及道過廉則引車以避見聞欲殺時廉豈不性氣及聞聞言則肉袒以謝蓋古人性氣用之正事不用之聞事當時則用過去則已僕亦嘗害性氣病者往往發輒過當及發後又輒悔不已及一悔而千了萬了

書牘

卷二

五十八

故嘗以此自喜麾下云斷不與該道較是非此真能志廉者也調遣軍馬以防寧前一帶是目前第一義謀異心乖豈惟尊虛僕亦慮之總之我不爲異而人自同我不爲乖而人自和人卽欲乖焉異焉而過有所歸矣麾下亦先以同者和者盡其在我而已矣旌旗西指邊關倘過寧遠效廉將軍與該道相會一笑而釋之豈不千過萬過都已卸盡而且以益見麾下之賢幸麾下聽然之一

與徐耀玉職方

前具疏迴避已絕口不復談殺降事不謂參浙帥者復帶此語何其不須更忘遼也僕黠淺素不識廉勇功正四字爲何物而今乃知之扣功銀以爲廉殺降夷以爲勇陷城失衆以爲功詐捷邀利以爲正科云是則是矣惟以嫉害二字過求寧道實不平其說凡人居僞功而不疑安後災而不懼者必其入之地勢與其膽力可以領此而自非然者即不免惴惴焉有身名之慮與地方之憂方殺降事出人情洶洶邊報旁午怨聲四起口語載途當此之時誰能障蔽誰敢擔承抄參誇捷此惟兵垣地勢膽力能然而以誤遼誤國之事望之一小心遼吏欲其扶同務爲欺罔宜寧道之不可以領此也爲其不可以領此也而詆之曰嫉功曰害正甚且有不處不休之意以罪弁之故而害一良吏以陪之不腆禿穎不能以諸侯退矣至於搗巢公案當不出諸侯詳揭中僕亦何必完勘如以勘邊之體仍相交付亦唯存案以俟後來不敢結此局也顧僕又有一說嘗記往時播事之勘王齊寧所持本正而中外惑於郭育螺之說竟紛紛者數年

東事之勘徐涵碧所持本正而當事者內鼓外煽迴西還以待楊風麓一往而其論遂定今日之事必欲叙杜弁之功而脫其罪非得楊風麓其人者誰能了此倘得借重兵垣一位來勘甚便不審亦可行否前論戰歟及職掌疏得旨久矣尚未見覆復無嫌於科疏未下之故耶今日公論實藉此援以爲主不然南喉北串此援彼附豈有寧耳時也翹望翹望與吳曙谷少宗伯

夫遼勢岌岌矣當戎馬倥偬間議增制額欲以文教而佐武德其說誠迂濶無當然而借此虛物以留欲去之心歆未來之念此即本兵開科實塞下之意而小收之以圖易行者亦不可謂非今日急務也往按遼者俱有疏懇賞衙門難於議覆特爲三輔諸公所持不欲割以予遼耳愚意帝里首善之地即以百名全與之不足爲優而另爲遼增置名額彼此無爭焉或亦事體之可行者明公行執大政單敷文教暨于四海而如遼者誠首被焉從此精神氣色勃勃震動文休武烈屹然東陲長爲京師藩蔽以紓一人

之顧憂則明公之功豈惟遼人賴之其在 宗社封疆實嘉明公之賜惟明公圖之

回邵泰宇兵部

百病皆可推百禍皆可推獨孀母孤兒情景難捱耳比得家信老母促歸愈急那能一刻安於塞下也承念感感初謂關政止是驗放出人不謂中間事理瑣細若此斯亦勞劇矣往時主關者大氏以防奸為事至於通商順民蠲除煩苛與人休息闕如也今章程一定而年丈之德意永永共渝闕不朽矣我輩為國為民隨事隨地皆當為百年經久計獨笑今之從政者悠悠然途之人途之人也世喪人人喪世矣讀關政書為之一歎

答閻副憲海道

馬官寨見事人聚勢眾非易處事也須設法善圖之此中將吏自不可恃金復屯糧若不蠲減但一追徵此輩必盡逃塞上以自避至於救賑之法尤當亟行所有錢糧仍須設法清查就是搭放軍餉之類亦且議留買糧賑濟併處借明春子種必如此民饑安寧

樂業若待百姓群往山寨彼時議和議戰豈不更費餉部處分今人做事只挨目前即一文不捨及至事急則大片家丟去亦所不惜誠為可嘆蠲賑二事所以塞投塞之路而消其逆黨今日一大急務也幸速查議見教請為地方力主之

答戴通判

遼遼自虹螺失守輿中淪沒退而瀋海而寧前僅一綫焉議者欲拓一片石抵椽木衝以便守禦此一說也自京中委之草莽開原至廣寧由東北而南過三

書牘

卷二

十一

岔河復西北行而兩河中斷焉議者有欲奪河北老虎林以復舊遼此一說也而大旨總以去迂取直省兵力據要害廣土地為主其說甚美而其實事不可行遼河一從東一從北一從西交匯而南汎濫淫溢至三岔河始約而就道入海今欲自廣寧拓直以至開原無論我不能復虜不聽我復即復矣必置大遼一道而後可守望遼內再置路堤一迤而後可行走乃三河方北來而我以一線之墻堤橫激其怒猶泰山之壓細卵颶風之捲輕蓬也欲續東西之斷而斷乃

反甚所以前人順河爲守不爲無見今舊堤之地
葉每歲虜來駐牧亦不過自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
而止耳初來止於寒竊臨去方纔六槍我有謹備自
可無事而五月半蟻起不能住六七八月雨水泛溢
不可住卽冬間水結亦以攝吾兩空之間而不敢住
虜無震隣之逼而我有息肩之便於我亦未爲無利
也漢之末李呼韓邪以南庭歸而漢旋以屋唐之末
李河北諸鎮復而唐隨以墟此等土地曾何益於成
敗之數醫問先生曰東人之所不安者慮在無政以
養之非患地狹也知言哉前李一敬徐鎮靜等爲僕
言此甚津津有味及細折之而皆莫能對來教條議
中有此一段恐惑於若輩之說故畧舉地形一言之
而至於啓疆開壤之禍且不必論也如何如何

又

夏間僕南巡金復詢問軍民疾苦據各訴稱王同知
審編均催銀兩不論田地多少人丁衆寡家道貧富
硬將高淮原編礦夫八數沿門抵坐又魚課銀兩不
論海岸遠近船網有無魚利多寡硬將合衛居民一

槩均攤使應出者俱得脫漏不應出者反爲乾賠一
路紛紛不忍聞聽及細加體訪有言各衛官及勢豪
人家田連阡陌戶口衆盛而出認差銀反不如一單
丁獨口者有言勢力買田不買糧而本田差事雖貧
民終身及子孫猶不除籍者有言報派故規鬼名而
直名不以入冊者有言衛所官報貧包富隱下販賣
人丁留作自己供給戶者有言審編官徇情受賄賣
富差貧不肯從公審派者嗟乎該衛納差人民只有
此數不在富則在貧富者既要脫漏自不得不重科
貧民貧者既認重差自不得不逃竄他處以此錢糧
不足原額及要足額復行編派又只尋着一夥貧民
而富者依舊脫漏此所以愈審派而貧民愈重累愈
逃竄錢糧愈拖欠愈不足額也審編官一不得其人
而公私之害遂至此可恨也前已牌行該道切切言
之屬令擇人而使項承教奉文前往審編可謂得人
矣南衛人一切情苦僕悉以付之足下矣俟銀固從
人丁起派然亦有一家產葉蓋衛而正丁却止二三
人者亦有一家父子六七人而產無立錫地者如以

丁是貧重於富也卽云出銀有等而上者多不過六錢下者亦不少二錢畢竟是貧吃虧以愚論之均從銀兩當照田畝爲主田多者多派田少者少派無田而與人傭工及雖有田已賣出而認差者免派此戶不足通之於彼戶此所不足通之於彼所要不失一衛歲計之用而止而至其所尤當盡心者更在邊夫墾夫局夫炭夫之類若不愼而一加於貧丁則此身一屬官役何處覓食此富勢之所千方百計必求其脫而窮人之所赴且死者也詩云嗇矣富人哀此輶獨願足下貼此語無令南衛人以今日之怨王貳府者而他日又移之於足下也叮囑叮囑

與杜通判

前月二十一日夜夢有五人首列於僕前一首滾滾動有向我意其年似四五十歲面紫棠色微鬚忽一人跪稟曰望老爺把這顆頭還我罷僕喝之而驚寤不知其爲何兆也晨起恐有冤獄以其夢語書辦連年來所批人命招詳閱之不得其故及出堂而義州以驗功到果五級也及復驗之問是真正殺的否曰

真有漢級否曰無有原保漢人而久爲夷者否曰是夷級內擇一級恍惚似夢中見者訊問數次不得再命門下官提級而親視之委是虜級始命之去而心疑之密訪焉有謂五級內有一級果是報信熟夷者見今夷婦引衆曰在義州索人城門晝閉戚家堡已在認罰若使報者是實可見夷狄亦是上天生命彼既報信引路效誠于我一旦枉殺其鬼如何忿得不隨其首越數百里而來告於我彼一虜枉死尚如此况百數十人如杜弁所爲者聞其歸而病甚莫究家所纏麼今年爲此惹禍至今未結又復挑之可恨如此而地方不以相聞倘裏邊聞之謂僕只許淹將殺降不許偷將殺降耶何以置對是重僕過也夷既伸冤于僕當爲查抵所以弭邊釁而重生命也幸密密查實以報

與海防李同知

僕初入遼時登萊鎮江將官縱兵船交易爲利論劾之因而大索諸越海者皆聞風遁去僅獲民船七隻則山東巨室與藩邸貨物也以爲海禁當嚴而或有

謂侯者曰遼于十二州爲青之東北境自漢武遣樓船將軍浮海東下以及孫權之於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我國家之平哈納出皆由是道從無棄置不相屬者自山東民運於弘治間改爲輕齋而海運始廢自海運廢而遼始專寄命於山海一線之路可一泥泥塞也揭一虜據前屯扼其吭而批其背而關東左斷遼西右斷則遼爲絕地不可不慮也且夫海禁之所以當嚴者禁奸民下海通島夷生事也禁奸軍禦暴爲暴害屬國也非禁商民不得往來於我境內

書

卷二

三

而以貨還者無也遼中百貨踊貴又果賤無所售饒無所糴而四方往來者又爲一關所苦若聽民間有力者各置船隻從先年故道自相貿易則轉輸不勞物價必賤而公私不乏於用此富遼一端也年饑轉遼東之粟以濟山東北直或轉山東北直粟以濟遼東又收遼東一端也利之所在商賈願出於其途四民願居於其地又實遼一端也人人習於水程熟於險夷而以知趨避以設倭警又備遼一端也由前言之則遼有不測之危由後言之則遼有莫大之利况先

年山東有司以解運之苦而議廢海船者不過苟且之便圖今日遼中官民以處囊之危而別求出路者實爲封疆之大計如之何其禁之僕聞之而慷慨自失也以商之撫臺謂於地方大有裨益僕宜題議下果覆而行之比欲作疏而海運沿革之由未得其詳且未審於地方果否裨益人情果否欣從足下職海防者也其考故實問父老而從其長者詳確以對苟有違碍不妨明言以便進止與其題後而終寢不如慎始而勿輕題也

書

卷二

三八

與李寧遠

君侯處北海侯處南海風馬牛不相及也祇緣朝命來按茲土遂得與君家周旋自強疏一覆而吾事畢矣是故君侯子孫益糧杆禁者但取完倉而不以苛求捐貲助工者至今感德而不敢忘報不肖若如枯如楠輩逐之處之而不以國法貸賢若懷忠効忠輩愛之護之而不以浮說搖非故有所時擊時舍於其間也王路本自寬平吾心從來正大固無庸狹且私焉云爾獨於安功冒職一節不能無惑焉一門子

經書尉臆王則五侯七貴之封也九族親朋咸獲其
經則許史金張之屬也中使傳而主體則則則則
金穴之道也勵養兒而積金索則則則則則則則
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苟不帝制而王自爲則
爲人臣而戮力疆場者亦自恒事何自奉天王爵人
予人之事而濫以爲市若此自古英雄豪傑樹功伐
於一時流景耀於千秋者不乏人矣無暇遠引即如
我國家開國元勳如徐常湯鄧諸公佐
開天闢地建萬代不朽之業其視今日邊功何如
乃考封建之制自正而徐徐有幾自本家外
而視我國家之制自一而再傳後而存者有
幾此君侯之所明也假使當日元勳亦皆如今所爲
則徐常湯鄧諸子孫宗族印繁疊而綏若若者豈不
以千萬計而濠滁泗壽間所爲親戚僕役商賈之類
又豈不家指揮而人千百戶耶君侯起家海微致位
通侯其當年捷伐之功赫赫一時僕雖不得目擊其
盛然竊覽君侯所造任內數冊歷院題奏稿及眼前
城郭人民之狀亦畧窺其餘榮矣以君侯之功之如

此而大拜而累陞 朝廷報君侯之功之如彼既已
遠出徐常諸公上而又以濫予親戚僕役商賈之類
則何不以濫者元勳居功之道自待且各家世世享
受無恙而獨以虛名歸於君侯實禍遺之子孫又何
不工於自謀之甚也往年侯閱垣會同胡直指亦曾
疏革日功人員二百七十餘名不過十之二三耳其
後胡以獲罪君侯立斥去各豪家巨賈饋金錢巨萬
打點內外及鑽役長公大將軍門下征倭謀復者大
半而後來院道又各徇情交賄遂將十年前已
革各衛已出結者盡數留之蓋至此而欺 君狂
法益重君侯之累地方官不得辭其過矣僕愚劣人
也不及侯胡兩公遠其嚴鑒不遠豈不亦有誠心焉
惟是一點血誠爲 朝廷爲地方實不忍此輩無端
歲盡太倉數萬金世世無極而亟欲革之倘得邀
主上之靈藉君侯之庇於此民窮財盡之時去屑
嘆風俗留世官以官英雄存帑餉以餉戰士了我忠
君愛 國一念而本懷畢矣別無他腸過爲搜索若
以此輩之故波及君家爵歷與子姓真正功倖者則

沒君侯橋梓之勞而傷 朝廷優待功臣之體則幾
之所必不肯爲者也頗聞此輩揚言往年行查賴寧
遠公律免今公又在京爲與拔弟醜金錢如前番故
事復何愛信斯言也冒功諸人有泰山之安矣常
護留此輩貽他人以安而反爲異日門戶之累當於
君家何且夫人生之受享有數 朝廷之補帑甚洪
始雖爲其所竊而終有必收之時世人之伎倆固工
造物之算法更巧陽若任其所取而陰無不還之理
今以無功之人坐冒延世之賞迨乎今茲亦造物有
算而欲收還 朝廷之時也若復逆而留之全無公
以爲自全之計竊恐衆人之受享已盡君家之德
空勞則何如以此輩聽之 朝廷歸之造物還之
爾而我反得安全無恙之爲得計也哉嗟乎
宋缺陷人事難得完全任其缺陷而足爲
之完全而已乃破綻矣是役也眼前若於
而以謝全途之念以劉陰陽之忌以
子孫之福禍完金實在於此 朝廷
是家計也忠告之言願君侯詳計之